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三四册目次

登壇必究四十卷（一）

〔明〕王鳴鶴輯

明萬曆刻本

登壇必究序

東海王君漢卿沉涵勇敢負遠畧奇知其建鉞江北之鎮山江海清晏多暇日乃編纂古今所安夏攘夷者爲集若干卷而問序於僕僕遜謝未皇也既僕自

淮入燕漢卿亦有黠中之遷前謀未竟時友兄馮慕岡氏方從事大司馬滎於至者則以其集相質焉慕岡曰大都爲將則上知天文次知地理中知人事此書三者備矣渠淮陰人故取韓氏登壇爲名所云必究者求爲宜究其理既用宜究其用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獨諸獨來安國全軍其用乃究令楊蒼不執王將軍登壇此正究其用之時也數奏以之明

試以功天下平日誦將軍之言之將觀將軍之功功副其言之乃益信集中戚南塘爲多因其生平所允蹈乎慕岡之言若是夫今世論名將輒屈指南塘南塘自序其集曰精微極於無聲

負放之於天地而動鬼神故示知者謂南塘練士藝至知者曰練士心於南塘練其心者也心包乎天何制於天包乎地何制於地包乎人何制於人不制於天者天以之清不制於地者地

以之寧不制於人者人以之生天吾清也地吾寧也人吾生也所謂究其用也至用至博而至遠其理至約而至近至機在我而無雖夫天文億萬地理億萬人事億萬不得其機而握之衆

乃在物衆在物於我寡無巨乃在物巨在物則我小矣不為所制者幾希而何用之究焉否否味乎纂圍之言哉以此弁王君之集其足以感觀在秦安攘之功矣並以之濩諸藻翀而不更有所

贅說

晋人真予曹于汴書

登壇必究序

夫易水地合體曰師師勢險而其用陰聖人之不得已也然丈人用之則吉無咎本諸德曰剛中允兵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輕率而易動持疑而寡斷利可以

誘卑可以驕聲可以奪疑可以間縣不剛也知進而不知退能勇而不能却剛愎而自用執一而不化嗜殺而不悔縣不中也不剛不中非德也是其將猶嬰孺子可襲而虜矣丈人者何其道以貞其行以順其養民畜衆以久其出以律其謀以滅敵可乘以執言時不利以左次獨知獨斷則弟子不庸使貪使詐則小人勿棄其不動難知如地其因形制變如水其取不盈險不

失信象坎其柔而動剛含先迷而趨後得象坤而剛中之德一焉一之以守其真適之以達於變靡不測也靡不究也不比於咎而皆在於吉德是之謂丈人是故國有事君爲之築壇抬而

禮馬國之六師率以聽馬閫以外專而制焉皇皇乎被三錫而開國承家也不偉然丈夫之烈乎哉故將未有不知易而能知兵者也世所傳兵家者言離之而三析之而六窮之而十三是

于易為附贅而況其多乎今觀王君之著書也則又以益多大之而三垣九野風雲氣候之徵遠之而窮髮犬荒海嶼扶桑之國顯之而律度權衡戰克攻取之法幽之而太乙六甲出神入妙之機博之而握奇乘之八陣六花之變瑣之而技擊劍術方藥卜筮之說證古義則六經百氏之遺文憂時務則名公鉅儒之疏議廣矣博矣難測究矣至讀其帷閫答問一書抽扃啓秘

發乎心精又約之乎其言之也王君之論曰非博不足以盡智非約不足以盡神敵之設詭無窮將有所不知則疑疑則怯怯則泥于剛中之旨悖矣約之為用神乎神乎不可思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也盖深乎易矣故夫衆多而亂術多而襍有淮陰氏則多而益辦垓下之勝也為趙括氏則讀父書而不知其解長平之敗也善讀王君書者而以約求之乎則為淮陰其徒以多求之乎則為趙括是多之益以長其眩瞀迷惑而不能自得又奚益于勝哉不佞書生也何知兵少而受易則竊易劉中之旨以告弁士又非敢言知易也王君仁而武沉而有謀盖庶乎

今之丈人其必以不佞言為信矣遂為之序

閬中徐鑾鳴卿書

淮陰王相鴻兵法序

余嘗備官吏有事武闈得淮陰王相卿著策讀之見其才智輻輳籌略奮發出以知兵為登壇士也無何果奉檄大司

馬氏備兵襄陽甫旬月而鄖陽制府稱一擇將公署以廣學宮卒保大謙以兵級制府謀從究令相鴻調重鎮鄖中意閱變輒奮身入軍中仗劍擐兜闖營禍衆乃釋甲歸部相鴻居鎮無名重天下嘗劉之變有譁兵圍靜勇不得闖入西地又有以反間諸計謀上督府督府陰用之拔之城壘謀反者相卿有力焉海氛起朝

籌邊發天下遣戍閩左抽之戰事而請設五營如中國動搖廷議謂江淮南北咽喉諸衆保障係朝揚帆則夕可至乃授相鴻為識

俾錯江淮羽翼則大閲士卒繕
戟甲以握晦待之哉彼乃懐海波
為悟韜門無事將自親將士校
石拔距而已乃悉紬囊中秘書操
據古今書閲彙而輯成自天文

地理也及外夷江河海防以及邊
將行軍攻守乘教旗幟蒐閲諸
類種一器一藝無不畢載蓋本之
二經以討其源情之左國子史以
議之更考之武經七書以求其

法象之歷代將傳以驗其用稽之
世名臣封事以探其議論及雜百
家衆技稗官小說以盡其能為是
四十為目七十有二名曰登壇必究書
余齋藩署中使為之序余惟法

之所以傳者法之粗也其所以
不傳者法之精也程龍氏有言
佳兵不祥之器有色者不變至於
乘勝剉弱強弱則又且能變
於孟懦孟怯之地使人隨機肆

儆止以紀鄉集儀之法為詳他未見

及也讀羽卿書如入武庫觀乎

兵色之理備於用之者何如耳

嗟乎將以忠義為上韜鈐次之

當羽卿奮身入洸軍置死生矣

以忠義之性豈可傚人耶至矣

登壇擬諸譚之成法此以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哉余與羽

卿有一日之雅因敘之以俟夫

知兵者採焉

萬曆歲次己亥仲春之吉

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友人

晉江黃克纘再拜書

登壇必究序

凡精而必勝者必有法係之行條之師曠之樂養叔之射泰豆氏之御馬亡不以其法妙天下而況于兵也與亂廼譚者創于讀父書者之敗而遂舉古法而弁髦之其說在霍驃騎犁虜廷天子即軍中立歸而不至學古兵法也然嘗考之史驃騎不善拊士卒輜車棄粱肉卒多饑藉令以驃騎之才之敏而又習古兵法則豈其不投醪吮疽如古人乎而惡用掌域蹋鞠為即史遷亦安所措

以為天幸不甚敗繇斯以譚兵之有法也自天生五材以未來之有改也余則惡知兵蓋庶幾乎世之師師稱長子者乃今以醒使者行部識王將軍已又從王將軍睹所論著登壇必究將軍雖躐張尉注乎碩其于學亡所不窺而于材亡所不庀自其受世官司馬氏而志已嗚劍馳伊吾矣今考其書上具天文下盡荒徼顯之則舟車步騎攻戰屯守之略微之則奇門遁甲占測禳禜之方遠之則北書百將之微言近之則名公碩卿之封

事繞繞乎井井乎其緒析析乎陶朱
公之治生而其剸覈乎韓非之論
難其料敵如季主之蔡卜而其批
大窾乎庖丁之解牛將軍將軍乎
豈古所稱說禮義而敦詩書者哉
天令寀丕雜賴

天子神靈方宇少事然叛虜屢見告
矣權豕突于西而虜虎黍于北聽
鼙鼓而思將帥之臣當事者倘有
意乎而方畧如將軍業已起家致
大帥脫一旦而當紛間援桴鼓將授
籥而制勝耶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耶夫兵猶醫焉醫有灸者石者熨者
齊者治熱陰石柔齊治寒陽石剛齊
故越人過邯鄲爲帶下醫過雒陽爲
痺醫入秦爲小兒醫不授方而天下
言禁方者必曰越人氏此善法法者
也善乎輪扁之告齊桓公曰不徐不

疾得之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
存焉臣不能喻諸臣之子臣之子亦
能受諸臣兵亦猶是矣世稱將軍仁
而武沉而有謀則必授其所傳者與
衆共而獨得其不可傳者于心其必爲
越人之禁方而毋令輪扁之詒其後則

其為名將直一霍驃騎云手釻將軍名

鳴鶴淮陰人

賜同進士出身江西道監察御史巡按直

隷嵩陽馬從聘譔

登壇必究叙

余甥王羽卿出自將門少負倜
志慷慨期勒燕然封狼居胥之
奇勛以故弃青衿襲千夫長丙戌
舉武進士高第累功遷今副總
戎夫羽卿錐左烏號右夏服周

旋鞭弭櫜鞬間顛手未嘗一日
廢書鈐閣之藏幾于二酉腹中
武庫不減數萬甲兵間集兵家
言為登壇必究若干卷書成来
示余余一再流覧則孤虚旺相
阨塞形勝虚實向背之數臨機

決勝之奇以至軍興所須洪巨纖悉靡不備是矣乃屬余序諸首簡余辱在葭莩豈能無言以謝羽卿也余故文士不知兵然竊有慨于中矣嘗怪趙括讀父書而為婦女子所嗤笑房琯用

古戰法小試輙挫衂何不效之甚也嗟乎其為介冑不知書者口實也必與兩人者夫圻父陰謀諸書猶古方書也非扁鵲倉公善用之即殺人庸醫也漢武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不肯

受曰將顧方畧何如豈能效人齒頰如刻舟求劍之為余聞羽卿建牙狼山諸所為倡勇敢激忠義具有方畧人人稱為大將材然士亦無不人人奮者蓋庶幾不愧驃騎風至于國爾忘家之

意大都露所自敘中則羽卿登壇事業有不盡于是書者是書也其不過羽卿之緒論而武弁家之津筏也與夫以羽卿之才猷雄畧當不至終為簸鳳為鞲鷹其翔千仞而搏秋空直旦莫

也者況今天下南北搶攘羽書旁午

聖天子拊髀思干城之臣一旦授金印如斗大俾橫行四夷中然則勒燕然封狼居胥此其時函羽卿勉旃哉余且拭目以觀爾登壇勛也

萬曆貳拾柒年己亥夏五月吉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應天府府丞東海張朝瑞撰

登壇必究目錄

登壇必究目録卷終

凡例

一是輯止取別刻有關兵事者乃係昔時隨見隨錄未暇隱栝分類多端且未嘗參入己見緣武人智識短淺不敢與當世名公鉅卿頡頏而譚時事惟恐爲高明所竊鄙故專事彙輯而鮮發揮閱者亮之

一是輯有奏議文移論辨籌策類各不一內有稱臣稱名稱字稱號及稱某公悉仍原本未嘗改易閱者幸毋以異同見罪

一輯中有名公奏議皆據別刻所載亦不知挂漏固多

非有成心去取

一天文及陣法內有無裨實用者姑悉存之以備參考其間可信與否智者能辨之一或删削恐好事者疑爲未備妄增奇異愈繁愈詭徒亂耳目

一各路將臣忽聞方隅之警必先察里道之遠近以審敵情之緩急地理於兵家亦最切者故省直道路及府衛州縣據一統志與皇輿考所載撮輯備覽誠不憚煩同志者幸亮之

一戰陣奇伏攻取之機及新變火器諸法皆別刻所舊載盡輯篇中或有秘聞不敢槧刊兵道尚詭並宜輕泄雖別有帷閒答問間嘗及之然亦不敢不愼秘也閱者幸諒其未備云

登壇必究天文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奚汝嘉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解天文說

王鳴鶴曰天文微渺難言矧我
朝有私習之禁而又不容以易言者也天下臣民恪
遵　憲制無敢軼越故今世占候獨决於靈臺如
漢太史公父子世官其業而他無與也雖然
祖宗之禁不過爲妄言妖術簧瞽人心者設耳至若
受　命制閫敵愾相伺吉凶禍福勝負所關如日
月有顯晦星辰有變遷風氣雲物有祲祥感應之
机提於影響不有先覺何以早計而預待之墨子
以帝殺黑龍而不利於北方戴洋以熒惑逆行而
知石晋之敗故古者重時日徵陰陽未之有改也
今於世所諱言及一切妄誕之書皆不敢聚輯以
干　明禁至於見今刊行于世及頒降自
上如文獻通考玉曆祥異等書敬採其切于兵事者
彙以成帙庶便臨戎備覽焉

天文總圖說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
座一千四百六十四星 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留同舍曰合變爲妖星曰散
經之曰歷相擊曰鬬早出曰贏晚出曰縮又失次
上二三宿曰贏失次下二三宿曰縮在下而上曰
陵在上而下曰乘周匝曰繞東西曰鈎南北曰紀
星月相陵日食七寸以內光芒相及曰犯居其宿
日守守之而久曰復曰還 星宿行列
行兩角間行亢外三尺行氐外四尺行房中間行心
內二尺行尾內十二尺行箕內六尺行斗柄一尺
行牛上間行女外四尺行虛外六尺行危外七尺
行室外十三尺行壁外十四尺行奎外十三尺行
婁外九尺行胃外九尺行昴外十五尺行畢左角
行觜內八尺行參內十三尺行井中行鬼外四尺
行星內十五尺行張內十八尺行翼內六尺行軫
內三天 日月五星常行黃道
天漢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
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
洛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

分交鄒氏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
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
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
七星南而沒　天漢起沒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
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
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百
八十二度半强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
之上規繞南極徑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
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强黃道日

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
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强黃道外極遠者
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
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
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强日最南去極
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
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少强故日
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六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
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
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
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
六十七度少强日最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
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
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
十六度少弱故夜短自夏至後日去極稍遠故景
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短夜行地下度稍
多故夜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稍南以至於南至
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
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
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

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短長之
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
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見之
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何以
謂晝數多而夜數少也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爲
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
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
漏晝五十五刻也洛書甄耀度春秋考異郵皆云
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三千九百三十二
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周禮日至之景尺有

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長尺有五寸以夏至
日立八尺之表其影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
陽城是也鄭玄云凡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
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據此日當去地
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
言之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
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一度凡千
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尺四分墓象紀數言人人
殊何居要之周渾無際日月盼營駟幽咫步宜寘
瑩其所以然者

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
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
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以成陰陽寒暑之節傳云
日太陽之精
月者陰之精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
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
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
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
其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
度强其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强遲極漸疾疾極
漸遲二十七日半强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
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十三日有奇在
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
而陰陽一終矣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
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至於東井
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
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
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
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日

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
北也月行九道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
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
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
道
歲星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
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
二歲而周天
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

入無常二歲而周天

填星常以甲辰元始見斗之歲鎮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

太白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

辰星常以二月春分見奎角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二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

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洞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營壘必定

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至五度多至三十度計其辰星之行見伏之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並不見驚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水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

五星為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猶月行出有陰陽也然出入無常不可以算勝求也其東行日順西行日逆順疾逆遲通而率之終為東行矣不東行不西行日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日伏與日同度日合

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始皆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稍遠朝時近中則留經曰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于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金水二星行速而下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行以追日晨伏于東方復與日合此五星合見遲速逆順流行之大經也昏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昃留逆而不居焉此天地之常道也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參天兩地之道也

漢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廣陿孟康曰伏見早晚謂五星也日月五星下道為邪存謂列宿不虧也亡謂恆星不見虛實若天牢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之屬也廣陿若三台星相去遠近也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孟康曰合同舍也散五星有變則精散為祅星也犯五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食星月相凌不見者則所食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之為歷突掩為陵星相擊為鬬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飛流謂飛星流星也孟康曰飛絕迹而去也流光迹相連也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為薄虧毀曰食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鐍其形如玉鐍也抱氣向日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暈讀曰運虹或作虹蜺讀曰齧蝃蝀謂之虹表云雄為虹雌為蜺凡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鐍鐍抉傷也迅雷風祅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師古曰鄉讀曰響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晉天文志曰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布列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彼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為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纏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後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今略其昭昭者以備天官云

紫微垣圖

圖謂之帝而勾陳口中又爲天皇大帝非是按巫咸通元經贊號圖北極五星勾陳六星在紫極宮中案宮一而帝二也此當辨曰賈逵張衡祭邕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爲不動處晉志謂北辰爲最尊者是也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言於天象爲至尊是於五星爲第一而志反以第五倒置之甚此當辨夫不以紐星之居其所衆星拱者爲帝而以從極之赤明者爲帝則異乎吾孔子云此當辨北辰一星不爲帝而精勾陛中星爲天皇大帝當居其所非大而不居其所爲大半口中一星卽大帝之座不曾遂指爲天皇大帝遂以爲繹號賢此當辨志曰北極五星具紐星大之樞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座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廢子也非是按天象列星圖亦以一爲太子二爲帝于三爲庶子而餘星則爲後宮乾象新書所載傳言亦以一主月爲太子二主日爲帝王而三則以爲主五行圖則以爲主諸王五則以爲王廢子按其說皆非是而末服辨所辨者日月五星各分所主派非其義也稍令必有所主則注者惟帝耳太子何得分

三五星爲帝乃獨主日于此當辨天官書前漢志及秦秋合成圖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勾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孝經援神契曰辰極橫后妃四星從端大妃光明二說大聚相類然考之統兒之象則指三星爲三公固不可而又以三星爲子譽左不可且既以爲三公又以爲子屬郎旁二星耳太子一庶子一豈又有于屬于宮南三星曰三公內座杓南三星及難上三星曰三公三孤後豈此又有三公乎所謂後勾四星勾曲抱極志謂四輔星也則言未大星正妃飾三星後宮之屬者子言后妃四星從端大妃光明者皆非是此當辨夫以四輔末大星爲妃者固非是而志則曰勾陳從宮也大帝之正妃也亦非是勾陳實主六軍大司爲巫咸曰主天子護軍郎不當以爲後宮又不當以爲正妃此當辨曰然則北極五星之辨如何聞之所云天樞紐星在四輔宮者是爲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此是也而彼所指勾陳中一星爲耀魄寶者非也故務一曰帝次二曰后次三曰妃次四曰太子乃其赤明者也次五曰庶子因知中宮

帝當以孔子所稱北辰爲指此猶北極星其神耀魄寶太公望謂天書不誣此其辨之二　又曰極星之在紫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是北極爲天文之正中而自唐以來晉家以儀象考測則中國南北極之正實去極星之北一度有半此蓋中原地勢之度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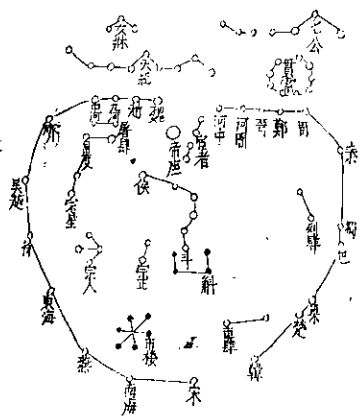
中興更造渾儀而太史局令丁師仁言臨安府地勢向南於北京極高下當量行移易局官呂璟言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若用於臨安與天參合移之他往必有差或於此罷儀後十餘年部詔鑄儀則果用臨安北極高下爲之以令清臺儀校之實去極星四度有奇焉若以星諸宿去極之度數與赤道之遠近則清臺一遊星諸所測無所更易舊史已具茲不復言

太微垣圖

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不然爲亂度金火守入兵起彗孛尤甚也

宋兩朝天文志太微十星右執法去極八十四度入翼宿十二度半　左執法去極八十六度入軫宿初度半　謁者一星去極八十三度入軫宿一度　三公三星距東星去極八十四度半入軫六度　九卿三星距西北星去極七十五度入軫七度　内五諸侯五星距西星去極七十一度入軫一度　五帝座五星距中大星去極七十一度半入翼十一度　屏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七十一度入翼十度　太子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半入翼十一度半　從官一星去極六十四度半入翼八度半　幸臣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半入翼十五度　郎位十五星距西南星去極六十六度入翼十八度　郎將一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軫十一度　常陳七星距東星去極五十一度半入軫初度　虎賁一星去極六十二度少入翼二度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坐五帝内座[illegible]列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太微而入覲乎紫宮故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illegible]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illegible]矣[illegible]有五帝[illegible]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illegible]方之事以輔天皇者皆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勢北極紫微中宮天皇大帝也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與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分五宮祀五帝也

天市垣

下元一宮名天市兩扇垣墻二十二當門六箇星市樓門左兩星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雙亦依次帛度兩星屠肆前候星還在帝座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箇微茫宦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箇貫索星索口横者七公成天紀却似七公形數著分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牀此坐還依織女傍三垣之象無相侵二十八宿隨其陰水火木土并與金以次別有五行吟

天市垣二十一星在房心東北上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星稀則歲虛熒或守之戮不忠之臣又曰若怒角守之者臣殺主彗星出為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張衡云天市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忽暗則反是市樓六星在市中臨箕星之上主司闠闤明則吉暗則市利不理也隋志市樓者市府也主市價律度其陽為金錢其陰為珠玉變見各以所主占之車肆二星在天市垣南門之內王車駕不明則國車盡行隋志主衆貨之區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宿害客星守抑則天子親屬有變又曰客星守之貴人死又曰宗正明則宗室有秩臨則國家凶宗人四星在宗正東主錄親疏享祀如綺而明正族人有序宗星二星在宗人東北族星之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脉之臣也客星守之宗人不和帛度二星在宗室星東北主度量明則尺量平商人斯暗則否屠肆二星在帛度東北主烹宰明大則肆中多卑殺侯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伺陰陽也明大則輔臣強西夷閉族細微則國安亡則主失位移

則主不安居常則吉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微細凶大人當之或云暗則大人不正張衡云帝坐者帝王之坐帝坐有五一坐在紫微宮一坐在大角一坐在心中一坐在天市垣一坐在太極宮或云帝坐一曰神農所居不見則大人當其勞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帝傍之闕人也星微則吉明則凶非其常宦者有憂其占與勢星同列肆二星在斛西北主寶玉之貨移徙則列肆不安火守人兵大起斗五星在宦者西南主平量覆則歲熟仰則人飢明昭與帛度同斛四星在市樓北亦曰天斛主星者也占與斗同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強也牢口一星為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五星見大赦動則斧鑕用中宮則更元漢志云十五星張衡云貫索賤有赦不見則刑獄簡若閉口入星入牢中有繫死者常以子午夜候之一星不見則有小喜二星不見賜祿三星不見人主得令行豆赦若客星出視其小大大有大赦小有小赦或云貫索為賤人之牢一星芒有喜事二星芒賜爵祿三星芒

有赦門閉牢中多死水犯災火犯米貴七公七星在招搖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張衡云七公稱列貫宗之口亡列去列善惡之官也星齊正則國法平差戾則歲多冤酷或云星入河米貴火犯之兵起天紀九星在貫索九卿也為九河主萬事之紀理冤訟也明則天下多詞訟亡則正理壞國紀亂散絕則地震山崩女牀三星在天紀之北為後宮御女主女事明則宮人恣意常則無咎

宋兩朝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東西列各十一星其東垣南第一星曰宋第二星曰南海第三星曰燕第四星曰東海第五星曰徐第六星曰吳越第七星曰齊第八星曰中山第九星曰九河第十星曰趙第十一星曰魏其西垣第一星曰韓第二星曰楚第三星曰梁第四星曰巴第五星蜀第六星曰秦第七星曰周第八星曰鄭第九星曰晉第十星曰河間第十一星曰河中東垣南第一星曰宋去極一百五度半入危宿七度　西垣第一星韓去極九十八度半入心宿五度　市樓一星距東南星去極九十八度入尾宿十二度　車肆二星距西大星去極一百度入尾宿三度　斛四星距西南星去極八十七度半入尾宿二度　列肆二星距東星去極八十六度入心宿三度半　帝座一星去極七十五度入尾宿十度　候一星去極七十八度半入尾宿十六度　宦者四星距南星去極七十六度半入尾九度半　斗五星距東大星去極七十九度入尾六度半　宗正二星距北星去極八十五度半入尾十六度　宗人四星距六星去極八十六度入箕一度　宗室二星距北大星去極八十度半入箕五度　帛度二星距西星去極六十九度少入箕三度　屠肆二星距西星去極六十八度半入箕宿三度

宋中興天文志天市垣中一星西大者謂之帝座宿座東北一星為后舊誤作候西南三星為妃舊失其位妃北一星在帝右前北一星在帝左是為左右常侍妃南四星為宦寺宦寺南一星為閽人閽人南四星為內屏此其別也而舊乃以右常侍一星及妃三星為宦者又以宦寺閽人合五星為十又以內屏四星為附皆誤也

又曰凡三垣紫宮在中天市在紫宮之東北太微在紫宮之東南而大角在紫宮之正東故天市在

大角左太微在太角左太角一宿志新志入衆星中
謂之天王坐其說不同司馬遷云大角者天王帝
庭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
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辦於衆星中類
表角出之亦未得傳流義凡曰天王座曰天王帝
廷曰盡寸柄所指以紀時節皆非是

角宿圖

東方 蒼龍七宿

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爲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氐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氐胷房腹箕所糞也司春司木司東嶽司東方司鱗蟲三百有六十蒼龍爲鱗蟲之長

角兩星南北正直著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黑星兩相連別有一烏名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最上三星周鼎形角下天門左平星雙雙橫於庫樓上庫樓十星屈曲明樓中五柱十五星三三相似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衡南門樓外兩星橫

角二星十二度爲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謂之天關其間天門者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耀之所行也其明則太平芒動則國不寧日食右角國不寧月食左角天下道斷金火犯有戰敵金守之大將持政左角爲天田爲理主刑其南爲太陽道五星犯之爲旱右角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五星犯之爲水蓋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也左右角間二星曰平道爲天子八達之衢明正則吉動搖則法駕有虞天田主天子畿內封疆金守之主兵火守之主旱水守之主潦平道西一星曰進賢在太微宮東明則賢者在位暗則在野又曰主卿相主逸才周鼎三星在攝提西國之神器也不見或移徙則運祚不寧天門二黑星在平星北角之南主天之門爲朝聘待客之所明則四方歸化不見則兵革起邪佞生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廷尉之象也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車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其占曰庫中星不見兵四合無星則下臣謀上明而動搖則兵出四方盡不見則國無君庫樓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隘塞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明則遠方入貢暗則夷狄叛客星守之主兵至

宋兩朝天文志角二星距南星去極九十七度半

庫樓十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三度入軫十五度半 南門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三十七度入軫十一度 平道二星距東星去極九十一度入角二度 天門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入軫十六度 平星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九度半入軫十六度 天田二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二度半入角二度半 周鼎三星距東北星去極六十四度半入角宿七度半

亢宿之圖

亢四星恰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子亢下橫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頓頑星兩箇斜安黃色精頑南二星號陽門色若頓頑直下存

亢四星九度日月之中道主天子內朝天下之禮法也又日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亦爲疏廟主疾疫其星明大則海歸王輔臣納忠人無疾疫移動多病不見則天下蕃沸流旱澇作矣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天王坐也又爲天子梁棟金守之則兵起日食王國亢南七黑星日折威主斬殺金火守之夷狄犯邊將有射市者攝提六星直斗柄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攝提爲楯以夾擁帝坐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橫客星入之聖人受制一日大臣之象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察情僞也陽門在庫樓東北主邊塞險阻之地客星出陽門夷狄犯塞

宋兩朝天文志亢四星距南第二星去極九十六度攝提六星其右距北大星去極六十七度入亢七度其左距南星去極七十二度半入亢七度大陽門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角十度　折威七星距西第三大星去極一百三度入亢二度　大角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入亢二度半　頓頑二星距東南去極一百一十六度半入亢四度

氐宿圖

氐四星似斗側量米天乳氐上黑一星世人不識稱無名一個招搖梗河上梗河橫列三星狀帝席三黑河之西亢池六星近攝提氐下眾星騎官出騎官之眾二十七三三相連十欠一陣車氐下騎官次騎官下三車騎位天輻兩星在陣傍將軍陣裏振威霜

氐十六度下二尺爲五星日月中道爲天子之路寢明則大臣從后奉君不失節如不見或移動則臣將謀內禍亂生矣日月食主內亂木犯之立妃后火犯臣僭上金犯拜將水犯百官憂客星犯婚亂不整孛犯暴兵起月暈人不安一日氐爲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嫡也後二星妾也將有徭役之事氐先動星明大則民無勞天乳在氐北主甘露明則潤澤甘露降招搖一星在梗河北次北斗柄端主胡兵芒角變色搖動則兵革大起梗河二星在大角北入子備不虞其色變動有兵喪

帝席三星在六角西北天子燕樂獻壽之所其星不明大人失位亢池六星在亢北主迎送移徙明則凶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天子騎士之象星衆則安不見兵起車騎三星在氐西騎官之上總車馬之將也金火犯爲災動搖車騎行天輻兩黃星在房西主鳥駕路車次之則華蓋有憂也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主騎將也搖動則騎將出

宋兩朝天文志氐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亢池六星距北大星去極七十度半入亢三度天乳一星去極九十二度入氐十四度 招搖一星去極五十一度入亢四度半 梗河三星距大星去極五十九度入氐二度 騎官二十七星距西北星去極乙百二十度入氐宿初度 車騎三星距東南星去極一百四十度入氐二度 帝席三星距東星去極六十七度半入氐宿一度半

房宿圖

房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黃斜向上鈎鈐兩箇近其傍罰有三星直鍵上兩咸夾罰似房狀房西一星號爲日從官兩箇日下出

房六度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

四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也天道亦謂之天闕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亦曰陽道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間亦曰陰道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主旱喪由陰道則主水兵房星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廄又主開閉爲蓄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則人流日月食主昏亂措臣横彗孛犯之兵起下二星爲陰五星犯之爲水上二星爲陽五星犯之爲旱房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鈴鍵天之管籥主閉藏鍵天心也王者孝則鈎鈐明近房天下同心遠則天下不和王者絕後房鈎鈐間有星及踈拆地動河清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星北日月五星之道也爲房之戶所以防淫佚也明則吉暗則凶日月五星犯守之有陰謀火守之兵起罰三星在東咸正西南北而立主受金贖罪正而列則法令太平曲而斜竹則刑罰不中日一星在房中道前太陽之精主明德金火犯守之有憂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

宋兩朝天文志房四星距南第二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 鍵閉一星去極一百八度入房四度 罰三星距南星去極一百八度入心一度半 東咸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一度入心一度 日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氐十四度半 從官二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三度入氐十四度 鈎鈐二小星去極一百九度半入房二度半中與天文志異氐云月一星在房之西氐之東日者陽宗之精也爲雞三足爲烏二足雞在日中而烏之精爲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在焉

心宿圖

心三星中央色最深下有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

心六度一名大火天王位也中星曰明堂爲天子之正位也前星爲太子不明則太子不得位後星爲庶子明則庶子悉心上四星爲日月五星之中道中心明則化成道昌直則地動移從不見則亡又曰心變黑色夫人有憂直則王失勢動則國有憂離則民流險次犯血光不止土犬犯吉日月食吉月暈兵起火來守之國無主客星及孛犯天下兵荒積卒廿二星在房心西南五營軍士也微而小則吉明大搖動兵大起一星亡兵出二星二亡半亡三星亡兵出盜起星守之兵大起近臣誅

宋兩朝志心三星距西第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　積卒十一星距大星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半入氐宿十五度

尾九星如鈎蒼龍尾下頭五點號龜星尾上天江四橫是尾東一星名傳說傳說東畔一魚子尾西一室是神官所以列在后妃中

尾十九度后妃之府後宮之場也比之一大爲天之中道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則嬪妾第三星旁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室尾亦爲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后妃無妬忌後宮有敘多子孫星微細暗后有憂疾疏遠則后失勢動移則君臣不和天下亂就聚則大水木犯之及月暈則后妃死火犯宮中內亂土犯吉水犯宮中有事客星犯后宮出兵食主饑一日金火守之後宮兵起暈石主星在南漢中主后定吉凶明則君臣和不明則爲辛庚亡則亦浦汗里大守之兵起在外守之兵罷天江四星在尾之北主太陰不欲明明而動水暴出參差則馬貴其星不具則津河道不通熒惑守之有立主客星入河津絕傳說星在尾後河中主後宮女巫祝祀神求祈禱子孕一故曰主王后之內祭祀以求子孫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對之象也其星明大王者多子孫小而暗後宮火子動搖則後宮不安星搖則天子無嗣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大明則陰陽和風雨時暗則魚多亡動搖則大水暴出漢中則大魚多死火守在南則旱在北則水起

宋兩朝天文志尾九星去極一百二十七度半龜五星距西第二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入尾宿十度　魚一星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尾宿十五度半　傳說一星去極一百八度半入尾宿十四度

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傳說者章祝女巫官一名太祝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名太祝以傳說於神宮或讀傳爲傳遂爲之傳祖說作莊周妄言或者勸氏引按傳說一星則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謂之傳說者內傳所傳世而說者謂傳母喜之也今之婦人求子皆祀婦神此傳說之義也偶爲之傳說方北周者諸子家更不詳審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去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傳說之位焉

按傳說商之良宰輔也而其星則所主者宮中禱祠以祈子孫其事不類故先儒疑之然諸星中所謂軒轅社稷造父奚仲王良皆古人之名蓋在天爲天神在人爲聖賢於理有之今疑其不類而欲以爲傳說則過矣

箕宿圖

箕四星形狀似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星是糠皮

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上六尺為天之中道箕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貉故蠻夷將動先表箕焉星大明直則五穀熟君無讒間疏暗則無君世亂五穀貴蠻夷不伏內外有差就聚細微天下憂動則蠻夷有使來離徙則人流若移

登壇必究 卷一 天文一 廿三

又丙圖箕八相食月暈金火犯之兵起彗星犯大臣叛后宮甚風起杵三星在箕南主杵臼之用也缺為豐儉移徙人失業不見人相食客星入杵臼人下有急變糠一星在箕口前杵臼西北明則為豐歲不見人相食

宋兩朝天文志箕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一度半杵三星距中心大星去極一百三十八度入箕宿三度糠一星去極一百十七度半入尾宿十七度半

北方 玄武七宿

宋中興志石氏云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為七宿斗有龜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皆龜蛇蟠虯之象司冬司水司鼠司北方司介蟲三百有六十玉龜不獨介蟲之長也北冬令其氣蟄藏有蟠藏之象焉

斗宿圖

斗六星其狀似北斗魁上建星三相對天弁建上三三九斗下圓安十四星雖然名鼈貫索形天雞建背雙黑星天籥柄前八黃精狗國四方雞下生天淵十星鼈東邊更有兩狗斗魁前農家丈人斗下眠天淵十黃狗色玄

斗二十五度天廟也亦曰天機丘星貫中日月五道為丞相大宰之位爵祿政事之宜褒進賢稟

登壇必究 卷一 天文一

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建也亦為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星盛明爵祿行天下和平斗赤若於動搖天子憂犯之兵起移徙其臣逐君斗星入十天下流蕩宰相犯之兵起小暗廢宰相死之輔十四星在南斗南為水星逆占在斗之白衣會主有水守之星逆六星在斗亦曰天朝臨於黃道天之都關也建斗之七曜之道建為謀事為天鼓為天馬南二星天動搖則中央人勞二星市也鉄鑕也上二星旗跗也逆動搖則諸人臣斗量蛟龍見牛馬疫月食五星犯守大臣相謀主為關梁不通有大水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入河中宮之長也主列肆闤闠若市籍之事以知市珍也星明則吉暗則凶天雞二星在牛西天籥在狗國北主吉犯守之輔貫兵起天雞入二星在南斗杓西主鑰闕閉明吉暗凶狗國四星在建東北主鮮卑烏丸沃沮明則兵起作金火犯守於東夷有變太白逆守其國亂客星守犯之有大犯將其主有天淵十星在鼈東南一曰天海主溉灌大守之大旱水守之大水一曰主海中魚鼈

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曰魏魏西一
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其星有變各以其國離珠
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也爲女子之星非其
故後宮亂客星犯之後宮凶匏瓜五星在離珠北
主陰謀主後宮主果食明則歲熟微則后失勢水
果不登客星守之魚鹽貴傍五星曰敗瓜主種子
敗瓜略同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漢中津梁所度
明而動則兵起如流死人如亂麻參差不齊馬貴
一星不備關梁不通三星不備覆陷天下星亡水
災河道水賊稱王奚仲四星在天津北古車正也
金火守之兵車必起扶筐七黑星主蠶事見吉不
見凶
宋兩朝天文志云四星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四度
半　下二諸侯十六星其道距西星去極一百二
十三度入牛宿四度　離珠五星距東北大星去
極九十五度入牛宿六度半　敗瓜五星距南星
去極八十二度半入牛宿六度　匏瓜五星距西
星去極七十九度入牛宿七度　天津九星距西
北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斗宿二十三度　奚仲
四星距西北星去極三十八度入牛宿十八度

宋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女一名婺女左傳昭公十
年有星出於婺女杜預注婺女既嫁之女織女
爲處女也
夾漈鄭氏曰謹按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所占者
牛女下十二國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謂華夏爲
南贍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
隨其所隸耳
按鄭氏因牛女間有十二國星而以爲華夏所
占者只牛女二宿凡引釋氏南贍部州之說以
爲證然以十二次言之牛女雖屬揚州而華夏
之地所謂十二國者則不特揚州而已又贍部
可言東南而牛女在天則北方宿也與南贍部
州之說異矣且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至於
角星書以爲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
主趙六主燕七主齊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
書以爲西北一星主秦東北一星主趙燕東南
一星主魯衛中央一星主楚西南一星主魏然
則北斗五車所主者亦此十二國而此二星初
未嘗偏屬乎牛女也謂
牛女專主華夏可乎

虛宿圖

司非
司危
司祿
司命
虛宿
泣
哭
天壘城
離瑜
敗臼

虛上下各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虛上星虛危之下哭
泣星哭泣雙雙下壘城天壘團圓十三星敗臼四星
城下橫臼西三箇離瑜明
虛九度少遍冢宰之官也主邑居廟堂祭祀之事
又主風雲死喪下九尺爲天之中道明靜則天下

安搖動則有死喪哭泣月五星犯之兵起客星犯賊
冢宰廟五星犯有災虛北二星曰司命主舉過行
罰滅不祥又北二星曰司祿主增年延德故
在六宗之祀司危二星在司祿之北主驕佚司非
二星在危之北主愆過凡此四司皆黑星明大爲
災居常則平虛南二星曰哭主號哭也哭東二星
曰泣主死明則國多哭泣金火守之亦然泣南十
三星曰天壘城如貫索形主北夷丁零匈奴敗臼
四星在虛危南知凶災他星守之饑兵起秦代東
三星南北列曰離瑜離圭衣也瑜玉飾婦人之服
星也微則後宮儉約明大則婦人奢
宋兩朝天文志虛二星距南星去極一百度半
司命二星距西星去極九十二度入虛宿三度
司祿二星距西星去極九十九度入虛宿四度　司
危二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五度半入女宿八度
司非二星距西星去極七十九度半入女宿九度
半　哭二星距西北星去極一百十七度半入女
宿九度　泣一星距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入危
宿三度　天壘城十三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二十
六度入女宿十一度　敗臼四星距北星去極一

觜觿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獸司西海司西方司毛蟲三百有六十王爽曰蒼龍朱雀玄龜不獨蟲之長也實為王者嘉瑞故列宿象焉白虎亦復也爾曰虎亦瑞獸也爾雅謂之虪騶虞之異名也不食生物食自死肉其性至仁五靈之一也以五行婕之蒼龍木也木得其性則蒼龍見朱鳥火也火得其性則朱鳥見玄龜水也水得其性則靈龜見白虎金也金得其性則白虎見與靈麟龜鳳為王者之瑞故西方七宿配焉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宋元嘉中瑯琊有白虎史臣具以為瑞而特書之也

奎宿圖

奎腰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繞鞋生外屏七烏奎下橫屏下七星天溷明司空左畔土之精奎上一宿軍南門河中六箇閣道形附路一宿道傍明五箇吐花王良星良星近上一策名

奎十六度天之武庫也石氏謂之天豕亦曰封豕主兵九尺下為天之中道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明則天下安動則兵亂客星守入兵起金火守有水災隋志云若帝淫佚政不平則奎有角角動則有兵不出年中或有溝瀆之事又曰奎中星明水大出日月食五星犯皆有內奎南七星曰外屏以蔽天溷也占與天囷同天溷七星在外屏南天之廁也不見則人不安移徙亦然天廁南一星曰土司空主水土之事大而黃明天下安若客入之多土功天下大疫軍南門一星在將軍之南主誰何出入動搖則軍行不見則兵起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一曰主道里張衡云天子遊別宮之道一曰王良旗一曰紫宮旗亦所以為旗表而不欲其搖動一星不具則輦道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兵起附路一星在閣道南傍別道也備閣道之敗復而乘之也一曰太僕主禦風雨亦游從之義也一曰占與閣道同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為策馬車騎滿野亦曰王梁梁為天橋主禦風雨水道路或占津梁其星移主有兵亦曰馬病客星守之橋不通金火守之皆為兵憂前一星曰策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僕御在王良旁若移在馬後是為車騎滿野宋兩朝天文志奎十六星距西南大星去極七十二度外屏七星距西星去極八十九度入壁宿八度半天溷七星距西南星去極九十七度入壁宿三度上司空一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少入壁宿九度軍南門一星去極六十六度入奎宿十五度附路一星去極三十五度半入奎宿五度王良西星距西星去極三十七度入壁宿初度

婁宿圖

婁三星不勻近一頭左更右更烏夾婁天倉六箇婁下頭天庾三星倉東腳天上十一將軍侯

婁十二度下九尺為日月中道亦為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亦為興兵聚眾動搖則聚眾星直則有執主之命者就聚國不安金火守之則宮苑之內兵起日月食宮內亂金木火土犯四水犯吉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審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躔濶狹强名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日之一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爲一度故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曰天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各有度何從而定之一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天體冲漠雖分爲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别也故作曆者隷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度也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猶九州列

縣所占之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躔可得而名也九州列縣各有其里則人之行於地也其日至某州幾里某日至某縣幾里驛可得而計也此星度所由起也曰二十八宿之度或濶狹何也曰日之所躔偶與此宿相當此濶狹於是分也故說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傍非無星也然日躔二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失其得

度濶狹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南斗六星也舉全體而言之合距杓星爲度而今曆家距魁第四星爲度杓二星則入於箕牽牛六星也舉全體言之合距星二星爲度今曆家距中二星爲度而西二星則入於斗虚二星也舉全體言之合距北星爲度而今曆家距南星爲度北星則入於牽牛蓋南斗六星之中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度故距於魁而得二十六度牽牛六星之中西星不當日之度而中二星當度故牽牛距魁而得六度虚二星之中北一星不當日之度而南一星當度故虚距南星而得

十度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躔或者不察謂二十八宿本有其度又見其宿得幾度遂謂舉一宿全體在焉則又非矣又按唐志一行所謂北星舊圖入虚今側在須女九度危北星舊圖入危今側在虚六度半又奎誤距以西大星故壁損二度奎增二度今復距西南大星卽奎壁各得本度又柳誤距以第四星今復用第三星張中央四星爲朱鳥嗉外二星爲翼比距以翼而不距以膺故張增二度半七星減二度半今復以膺爲距則七星張各得半度與沈氏曰二十八宿爲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爲宿前世測

候每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不當度自不當為宿次自是渾儀度距疏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惟黃道不合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即復以當度星為宿惟虛道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曆家取於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沈氏筆談曰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曆者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一期天故以一日為一度也○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以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期當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度如傘橑當度謂正當傘橑上者故車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則如渾儀黃道之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謂之舍舍所以挈度所以生數也○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若中興志所載王奕之說即沈括之說也王沈二公不知其孰先孰後孰倡孰和然王說詳而明沈說簡而當故不嫌並著之云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奚汝嘉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玉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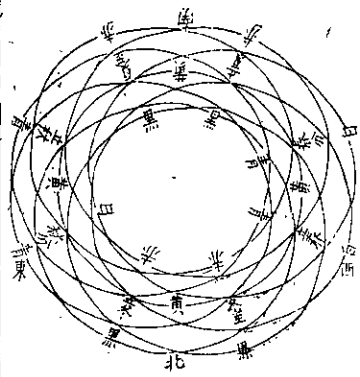
王鳴鶴曰天官家言三代尚矣秦漢而下以迄于今亡慮數十輩其流傳于世者浩瀚繁衍鮮要領之可循且推測占候之旨稍稍互異斯奚便于覽閱稽驗者耶端臨氏總諸家之緒論叅訂彙成既已畧備至若天元玉曆祥異賦須自

仁聖朝撮機要以成編裁短長爲駢句凡兩儀七曜風氣雲物禎祥災沴各以類應不煩檢閱而展帙昭然通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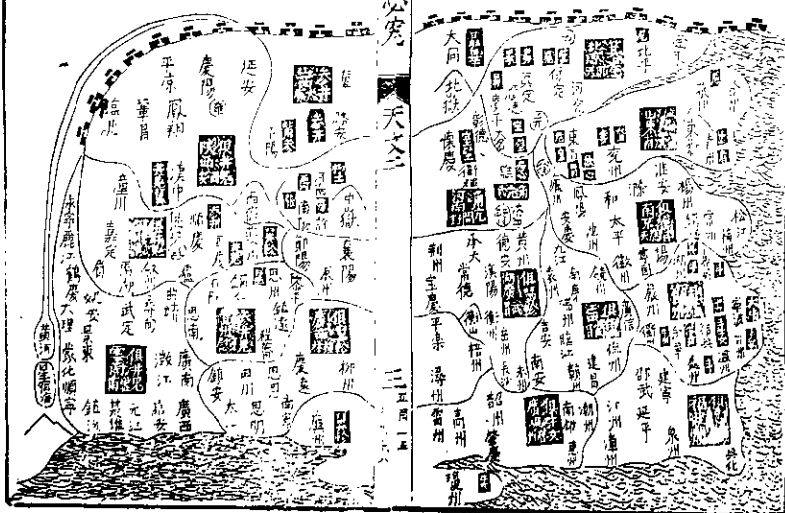
宸章冠諸首簡罔非秪若天道惕厲修省之誠更須賜股肱大臣共期燮理君臣儆戒之際誠足上格天心綿曆數于永永哉

御製序文不敢入刻謹以原賦切于戎事者類集焉嗟乎凡有閫外之寄者遵

國朝之成憲感休咎之有徵是宜著龜茲編也已

日月九道圖

日月會辰圖

如正月斗柄指寅寅與亥合日月則會於亥其辰爲營娵二月斗柄指卯卯與戌合日月則會於戌其辰爲降婁十二會皆於斗柄所指之宮合宮上會也

十二次度数

晉天文志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中興天文志突按星本無次古昔黃帝因日月所會而爲之名見帝王世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爲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分度之十四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千三里經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三統曆詳矣然帝王世紀費直周易蔡邕月令又與三統殊少或差一二度多或五六度何也是行也每歲有差則日月所會之次分度亦異此言十二次所以不同也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兖州（費直周易分野壽星起軫七度　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軫六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費直起氐十一度　蔡邕起亢八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　蔡邕起尾四度）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

之分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於辰在亥衞之分野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費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費直起婁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五度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荆州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

州郡躔次　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

角亢氐鄭兖州

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任城山陽入角六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濟北陳留入亢五度

濟陰入氐二度

東平入氐七度

房心宋豫州

潁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二度

沛郡入房四度　梁國入房五度

汝陰入心一度　魯國入心三度

楚國入房四度

尾箕燕幽州

涼州入箕中十度　上谷入尾一度

漁陽入尾三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

樂浪入箕三度　玄菟入箕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廬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虛危齊青州

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菑川入危十四度

營室東壁衞并州

安定入營室一度　天水入營室八度

隴西入營室四度　酒泉入營室十一度

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

金城入東壁四度　武威入東壁六度

燉煌入東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琅邪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一度　城陽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昴畢趙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鉅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　廣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畢一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十度
真定入畢十三度

觜參魏益州
廣漢入觜一度　越巂入觜三度
蜀郡入觜一度　犍爲入參三度
牂牁入參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東井輿鬼秦雍州
雲中入東井一度　定襄入東井八度
鴈門入東井十六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輿鬼二度

柳七星張周三輔
弘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七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零陵入軫十一度
桂陽入軫六度　武陵入軫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容齋洪氏隨筆曰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爲義多不然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丘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兖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天漢起沒
天河亦一名曰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乃分爲南北道南經傳說入魚淵開籥戴弁鳴河鼓比經龜宿貫箕邊次絡斗魁冒左旗又合南道天津湄二道相合又南行分夾匏瓜絡人星杵畔造父騰蛇精王良附路閣道平登此太陵泛天船直到卷舌又南征五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驂水位過了東南游經次南河向闕丘天狗天紀與天稷七星南畔天河沒

張衡云漢津者金之氣也其本曰水漢中星多則水星少則旱中興天文志石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娵觜而成者天所以爲東南西北經帶之限也人以河漢之界蓋出於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爲東南西北之限也漢張氏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唐袁氏云以是觀之天漢起東北南止西南其觴經可知矣

七曜

日月
隋天文志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

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行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是故傳云日爲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又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日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人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晝昏烏鳥群鳴國失政日中烏見主不明爲政亂國有白衣會日中有黑子黑氣乍三乍五臣廢其主日食陰侵陽臣

掩君之象有亡國有死君有大水日食見星有殺君天下分裂王者脩德以禳之

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强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强遲則漸疾疾則漸遲二十七日半强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道則值闇虛矣值闇虛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南北多少月爲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故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姦邪並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强中國饑天下謀僭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張衡靈憲曰懸象者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其數偶其後有馮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由明瞻闇闇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强弱之差也

日月行道

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

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其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在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

節晷過而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晷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鄭氏曰扶當為蟠齊魯之閒聲如酺酺扶聲近蟠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奢大也晉灼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側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也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

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氐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為中日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為天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為地統故為地事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

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大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為風雨日為寒温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温為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変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月出房北為雨為陰為亂為兵出房南為旱為妖

沈氏筆談曰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變不可舉事用兵又曰人主出象也色欲明光潤澤德合同又曰進退如度姦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又主

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張衡云歲星者東方之精蒼帝之子一名攝提一名重華一名應星一名紀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

西漢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不伏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曰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祆見其舍也○歲星贏東南○孟康曰五星表行天兩轉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爲祆星○石氏見彗星其氏不出三月乃生彗本類星長二丈類彗東北石氏見覺星其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槍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石原曰歲星當出東方行遲早淡爲祆星也○甘氏氏見欃雲如牛○彗昭月旁有參差之參○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欃左右銳長數丈○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率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欃本類星末超長數丈石氏槍欃皆彗星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爲旱凶饑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日乃入其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祆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興天文志歲星之北參左肩小於太白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各以舍命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鉤已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

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周旋止息乃爲死喪寇亂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而下順之戰勝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爲司馬主楚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群臣之過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將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鉤已戰凶有圍軍鉤已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民怒君子違違小人浪浪不有亂臣則有大喪人欺吏吏欺王又爲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爲天子之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房心主命惡之張衡

云熒惑爲執法之星其精爲風伯之師或童兒歌謠
嬉戲晋灼曰熒惑常以十月入朝太微受制而出行
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二歲而周天

中興天文志熒惑色赤比心大星大小類塡拔五
星之行遲有道之分則循順行天下興寧年穀
而成過無道之分則犯鬪變色爲災爲兵曰吉曰
以天下有不關於人事者也然五星之變俱足以致
妖熒惑太白爲甚而熒惑尤甚蓋火也性烈
而不常以爲執法謂之官司天下過失故其應者爲丞也

塡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
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政故四星皆失塡乃爲之動動
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
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

登壇必究 天文二 十七

福厚易則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
乃大水失次而下曰縮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
地動一曰塡爲黃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
亡之机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
信則塡星大動張衡云塡星者黃帝之子女主之象
也一名地候晋灼曰當以甲辰之始建斗之歲塡行
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

中興天文志塡星色黃比參右肩小於參按唐孔
氏謂五星之行金水日行一度火七百八十日行
星四百一十五度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
度惟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蓋土星西一度
而舒緩其行最遲故其爲變亦少
容齋洪氏隨筆曰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
以火土爲惡故有晝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
也行遲每歲一宮則二歲因月乃去以其爲災最
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
識者以爲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舍火
入旱金兵水水木功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害
也又云五居兆落宦起火金水尤甚木土尊吉
又云塡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
之其臣得土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
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福薄如此則
緯星乃爲次福德與木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繫
非天度可
得符亦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
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
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
中國敗未盡期曰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

登壇必究 天文二 十八

人更主是謂亂紀人民流亡晝與月爭明强國弱小
國强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
位謹候此張衡云太白者白帝之子一名火政一名
官星一名明堂一名文表一名太皥一名終星一名
天相一名天浩一名序星一名梁星一名咸星一名
大囂一名太爽晋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
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
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
丑未一歲而周天

西漢天文志曰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
居其北爲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

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
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
軍必有死王之墓有亡國一曰天下匽兵野有兵
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匽
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兵起
有至破國未當出西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匽兵所
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
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
凶○蘇林曰疾過也一說易前而出入也晉灼曰
上言出而易言疾過是也○入七日復出將軍戰
亥入十月復出相從之入又復出入居惡之已出
三日而復微入三日乃復盛出是爲耎而伏○晉
灼曰耎退也不進而伏伏不見也○其下國有軍
兵衆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乃復盛入
其下國有憂帥師雖衆敵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
出西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
曰出蚤爲月食晚爲天夭及彗星將發於亡道之
國太白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晉灼曰行遲
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出桑榆上餘二千里也○
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晉灼曰三

千里也[illegible]○太白經天天下革
民更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方出西入東也太
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晉
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爲經天也○
是爲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
彊女主昌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深吉淺凶埤
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
凶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
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圜以靜用兵靜吉躁
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吉反之凶○太白
初出所直之辰其國得其位得其位者戰勝所直
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晉灼曰鄭
色黃而赤者小敗其色黃而赤者小敗○色黃黑
敗皆大角勝也○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
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色勝位○晉灼曰有
色勝得位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勝
有色也○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
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傳得字作
德
中典天文志太白色白比狼星而大又大於歲星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
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爲燕
趙代以北宰相之象亦爲殺伐之氣戰鬬之象又曰
軍於野辰星爲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和陰陽應効
不効其時不和出入失其時寒暑失其節邦當大飢
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亦曰
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蠻夷之星也亦主刑
法之得失色黃而小地大動光明與月相逮其國大
水張衡云辰星一名勾星一名爨星一名伺星晉灼
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

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
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歲而周天
○漢天文志云出蚤爲月食晚爲彗星及天祆
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
所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與它星遇而鬬天下
大亂○晉灼曰伏星皆守之偏將也一曰五星
中典天文志辰星色黑比奎大星小於歲星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以其行而順應節色變有
類
凡青皆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
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
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者歲星以惠熒惑有禮塡星有福太白兵彊辰星陰陽和所行所值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惠也居虛無德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心爲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爲文武室塡星廟也亢爲疏廟太白廟也七星爲員官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

凡五星盈縮失位元精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塡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

象吉

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飢與水合爲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爲飢爲旱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合鬭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爲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爲鑠爲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爲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分宅出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爲憂主孽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爲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下師一曰爲變謀更事必爲旱與金合爲疾爲白衣會

爲內兵國亡地與木合國飢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入太白中而上欲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其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鬭大戰客勝

凡木火土金與水鬭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

凡同舍爲合相陵爲鬭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無傷七寸以內必之

凡月蝕五星其國亡歲以飢熒惑以亂塡以殺太白以彊國戰辰以女亂

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太白將僇

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

塡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各以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天喪人民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凡五星色其圜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爲憂青爲水黑爲疾疫爲多死黃爲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争白哭泣聲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

兵百姓安寧歌儛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爲政緩則不同急則過分逆則占災惑緩則不入急則不出遠道則占塡緩則不還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入逆則占辰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一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方爲格野有軍不戰五星爲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猶月行出有陰陽也終出入五常不可以筭數求也其東行日順

西行日逆順則疾逆則遲遲而至之終爲東行矣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順掩合犯法陵變色芒角凡其所主皆以時政五常五官五事之得而見其變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雖皆與日合度而後順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日稍遲朔時近中則留留經旦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于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
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以追日晨伏于東方復與日合此五星合見遲速逆順留行之大經也昏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昃留逆而不居焉此天之常道也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三天兩地之道也
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曆度者爲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曆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爲天失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机喪亂之禍云

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氏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承罕能察至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學藝博通尤精曆數因避葛榮乱隱于海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筭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

破國屠城其君死天下大亂兵士亂行戰死於野積
尸從横餘殃不盡爲水旱兵飢疾疫之殃又曰凡妖
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淺期近三尺至五尺
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
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
九年審以察之其災必應
一曰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
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埽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
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按彗體無光借日而爲光故夕
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

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二曰孛星彗之
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
氣之所生也内不有大乱外則有大兵天下合謀闇
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政孛星將出彗星
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三曰天棓一名覺星本
類星末銳長四丈或出東北方西方主奮爭四曰天
槍其出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乱君伏死其辜殃之不
盡當爲旱飢暴疾五曰天欃石氏云雲如牛狀茸氏
本類星末銳巫咸曰彗星出西方長可二三丈主捕
制六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

曰其色黄上白下或曰若植雚而長名曰蚩尤之旗
或曰如箕可長二丈末有星主伐枉逆主惑乱所視
之方下有兵兵大起不然有喪七曰天衝出如人蒼
衣赤頭不動見則臣謀主武卒發天子亡八曰國皇
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内
寇内難或曰其下起兵兵强或曰外内有兵喪九曰
昭明象如太白光芒不行或曰大而白無角乍上乍
下一曰赤彗分爲昭明昭明滅光以爲起霸起德之
徵所起國兵多变一曰大人凶兵大起十曰司危如
太白有目或曰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有六丈大

而白或曰大而有毛兩角或曰類太白數動察之而
赤爲乖争之徵主擊强兵見則主失法豪傑起天子
以不義失國有聲之臣行主德十一曰天攙彗出西
北狀如劒長四五丈或曰如鈎長四丈或曰狀白小
數動主殺罰出則其國内乱其下相讒爲飢兵赤地
千里枯骨藉藉十二曰五殘一名五鋒出正東東方
星之狀類辰可去地六七丈或曰蒼彗散爲五殘如
辰星出角或曰星表有氣如暈有毛或曰大而赤數
動察之而青主乖亡爲五分毀敗之徵亦爲備急兵
見則主誅政在伯野亂成有急兵有喪不利衝十三

曰六賊見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動有光或曰形如彗五殘六賊出禍合天下逆從同亞其下有兵衝不利十四曰獄漢一名咸漢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頭白赤表下有三彗從橫主逐王主刺王出則陰精橫兵起其下又爲喪動則諸侯驚十五曰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雞其怒有青黑象伏鼈或曰怒雌也主爭兵又曰黃彗分爲旬始爲立主之題主亂主招橫見則臣亂兵作諸侯虐期十年聖人起伐群猾橫恣或曰出則諸侯雄鳴十六曰天鋒彗象矛鋒天下從橫則天

鋒星見十七曰燭星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不久而滅或曰主星上有三彗上出所出城邑亂有大盜不成又以五色占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至四五少一二一曰蓬星在西南長數丈左右兌出而易處星見不出三年有亂臣戮死又曰所出大水大旱五穀不收人相食十九曰長庚如一匹布著天見則兵起二十曰四塡星出四隅去地六丈餘或曰可四丈或曰星大而赤去地二丈常以夜半時出見十月而兵起皆爲兵起其下二十一曰地維藏光出四隅或曰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見則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爲天棓　天槍　天猾　天衝　國皇　及登　蒼彗

熒惑散爲昭旦蚩尤之旗　昭明　司危　天欃　赤彗

塡星散爲五殘　獄漢　大賁　昭星　絀流　旬始　蚩尤　虹蜺　擊咎　黃彗

太白散爲天杵　天柎　伏靈　大敗　司姦　天狗　天殘　卒起　白彗

辰星散爲枉矢　破女　拂樞　滅寶　繞綖　驚

恐　大奮祀　黑彗

五色之彗各有長短曲折應象

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

天槍　天根　天荆　眞若　天猿　天樓　天垣　皆歲星所生也見以甲寅其星咸有兩青方在其旁

天陰　晉若　官張　天惑　天崔　赤若　蚩尤　皆熒惑之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兩赤方在其旁

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飢又曰溫星出見爲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

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水色赤有兵各以五色占之皆不出三年又曰客星入列宿中外官者各以其所出部舍官名爲其事近之者爲其謀其下之國皆受其禍以所守之舍爲其期以五氣相賊者爲其使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名半之國皇溫星皆爲咎徵老子非常星上古之有德行而不任者所謫之人周皇者國皇星也不知何國人處星者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雜占子五路之開其見无期其行无度晉志爲甄罰星占星而有虛但三蓬絮與人有益星種陵天獨文帛之爲國也隋志泛星周伯蓬絮同晉志其三星與此同然周伯晉志以爲祥隋志以爲妖

雲氣

瑞氣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妖氣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詘后妃顓妻不一二曰牂雲如狗赤色長尾爲乱君爲兵喪

十輝

周禮眡祲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蜺璚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是也三曰鑴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鑴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曰光脫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疊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隮謂暈氣也或曰虹也詩所謂朝隮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飢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謂人狩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也

凡遊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沉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有雲鄣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乱又曰数日俱出若鬬天下兵起大戰日鬬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爲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

日上爲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逃國有喜事青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青赤氣小而員一二在日下者爲紐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爲負負若得地爲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爲戟青赤氣員而小在日左右爲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爲拜將又日旁如半環向日爲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爲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爲叛象分爲反城璚者如帶璚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旁爲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

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角在日四方爲提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爲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爲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爲履日旁抱五重戰順抱者勝曰一抱一背爲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抱兩珥且璚二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璚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

貫抱順抱擊勝得二將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黃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黃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內外有璚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內赤外青名爲暈日暈者軍營之象周環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五色有喜不得五色者有憂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遲大小厚薄長短抱背爲多少有無

實虛久亟密疎澤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疎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爲天下不和分離相去背於內者離於內背於外者離於外也

凡占分離相去赤內青外以和相去青內赤外以惡相去日暈明久內赤外青外人勝內青外赤內人勝內黃外青黑內人勝外黃內青黑外人勝外白內青外人勝內白外青內人勝內黃外青外人勝內青外黃內人勝日暈周匝東北偏厚厚爲軍福在東北戰

勝西南戰敗日暈黃白不鬬兵未解青黑和解分地
色黃土功動人不安日色黑有水陰國盛日暈七日
無風雨兵大作不可起衆大敗不及日蝕日暈而明
天下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不戰日暈始起前滅而後
成者後成者戰日暈有兵在外者主人不勝日暈內
赤外青天子親外外赤內青群臣親內其身外其
心日有朝夕暈是謂失地主人必敗日暈而珥主有
謀軍在外外軍有悔日暈抱珥上將軍易日暈而珥
如井幹者國亡有大兵交日暈上西將軍易兩敵相
當日暈兩珥平等俱起而色同軍勢等色厚潤澤者

賀喜日暈有直珥為破軍貫至日為殺將日暈員且
戴國有喜戰從戴所擊者勝得地日暈而珥背左右
如大車輞者兵起其國亡城兵滿野而城復歸日暈
暈內有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內內人則勝日暈有
重抱後有背戰順也皆勝得地有軍日暈有一抱抱
為順背暈內在日西西軍勝有軍日暈有一背背為
逆在日西東軍勝餘方倣此日暈而背兵起其分失
城日暈有背背為逆有降叛者有反城在日東東有
叛餘方倣此日暈背氣在暈內此為不和分離相去
其色青外赤內節臣受王命有所之日暈上下有兩

背在兵兵起有兵兵入日暈四背在暈內名曰不和
有內亂日暈而四背如大車輞者四提設其國衆在
外不及日暈四提必有大將出亡者日暈有四背
餘其背端盡出暈者反從內起日暈而兩珥在外有
聚雲在內與外不出三日城圍出戰日暈有背珥直
而有虹貫之者順虹擊之大勝得地日暈有白虹貫
暈至日從虹所指戰勝破軍殺將日暈有虹貫暈而
不至日戰從貫所擊之勝得小將日暈有一虹貫暈
內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暈二白虹貫暈有戰客勝日
重暈有四五白虹氣從內出外以此圍城主人勝城

不拔又日重暈攻城圍邑不拔日暈二重其外清內
濁不散軍會聚日暈三重有拔城日交暈無厚薄交
爭力勢均厚者勝日交暈人主左右有爭者兵在外
戰日在暈上軍罷交暈貫日天下有破軍死將日交
暈而爭者先衰不勝即兩敵相向交暈至日月順以
戰勝殺將一法日在上者勝日有交者赤青如暈狀
或如合背或正直交者偏交也兩氣相交也或相貫
穿或相向或相背也交主內亂軍內不和日交暈如
連環為兩軍兵起居爭地日有三暈軍分為三日方
暈而上下聚二背將敗人亡日暈若井垣若車輪二

國皆兵亡又曰有軍日暈不匝半暈在東東軍勝南
北亦如之日暈如車輪半軍在外者罷日半暈東向
者西夷羌胡來入國半暈西向者東夷人欲反入國
半暈北向者南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南向者北夷人
欲反入國又曰軍在外月暈師上其將戰必勝月暈
黃色將軍益秩祿得位月暈有兩珥白虹貫之天下
大戰月暈而珥兵從珥攻擊者利月暈有蜺雲乘之
以戰從蜺所往者大勝月暈虹蜺直指暈至月者破
軍殺將

雜氣

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在天子
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亦如城門隱隱在氣
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
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
此皆帝王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火煙之狀或白如粉沸
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
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旌或如
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
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
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
粉沸其色黃白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
或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或有雲如鬬雞赤白相逐在
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

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敵欲求和退

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

凡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群羊
群豬在氣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如
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捲席如匹布亂穰者皆為敗

徵氣如繫牛如人臥如雙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
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雞相向此皆為敗軍之氣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又云如人叉
手相向或氣如黑山以黃為緣者皆欲降伏之象也

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
或青雲黃雲臨城皆有大喜慶或氣青色如牛頭觸
人或城上氣如煙火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雲分
為兩彗狀者皆不可攻

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如敗車或有赤黑氣
如貍皮斑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營上有雲如

衆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氣如雉雄臨城其下必
有降者
凡伏兵有黑色渾渾員長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
起如樓狀或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
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
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
復興當有千里兵來或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色赤
所臨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
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臥如丹蛇赤氣
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
有流血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
無雨名曰蒙臣有謀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
奄冒乍合乍散亦然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
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雲氣
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
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大重者多雨氣若霧
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趨日出沒時有霧
雲橫截之白者喪烏者驚三日內雨者各解有雲狀
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上三日
亡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
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霧者衆邪之氣陰來
冒陽
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得申
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
至地流血之象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爲陰陽氣亂
之象積日解晝夜昏闇天下欲分離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
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
羊群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已南氣下
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渤碣
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員
盌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
㹠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兎
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

屋南平氣如闕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垣杼軸橫兩
端兌竹雲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
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摶密其見動
人及有兵必起合闘其直雲氣如三疋帛廣前兌後
大軍行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
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
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菌車氣乍高
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後高者疾
前方而後高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
卑者不止而返校騎之氣正蒼黑長數百丈遊兵之

氣如彗掃一云長數百丈無根本喜氣上黃下赤怒
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土功氣黃白徙氣白凡候氣
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
出森然若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
則千里舉目望即五百里仰瞻中天即百里內平望
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敵在東
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
候之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
氣見以知大占期內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

王曆祥異賦

天地雨霜

惟天為大惟君最尊政教兆於人理祥變見於天文
行有玷缺則日象顯示天有妖孽則德宜日新確乎
在上而晶明者天之體也隗乎在下而安靜者地之
形云地土忽陷萬民離散天色忽變四夷來侵天裂
是謂陽不足君務政亂而土裂地震是謂陰有餘臣
專民擾而兵興地鳴有聲天子失國政天鳴有聲至
尊有憂驚天雨草愆祿信衰所致地生毛人勞兵起
之徵地成泉大水而兵亂天雨石大戰而君凶天陰

晦而不雨者內亂陰謀圖讖地圻裂而有聲者大兵
失土不寧山鳴乃有大亂天鼓乃有暴兵地燃乃專
恣自害之災天火乃虛僞侈靡之戒民勞而祿不肖
則天雨以土靈賢滅而用小人則地生乎光惟下人
將起也踊土如山貴臣將死也木氷而介雨雹雨霰
夷狄侮而臣后專山徙山崩社稷亡而君道壞雨羽
則人相殘食雨毛則兵徭不息雨金鐵殘酷之由雨
蟲螟貪苛之致雨血則君不親於民雨肉則天不享
其德有暴政則天雨成灰多陰謀則天雨成墨雨釜
甑咸穰之徵降爵錫易王之異雨物則其野大兵雨

水則其分大疫無雲而雨者封拜無功不時而雷也
賊臣將起霜雪之降苟非其時政在大臣而不在辟

太陽瑞應

凡日之應主君司陽含王字和平之異揚光耀德政之祥聖人在上則五色燭耀人君有德則四彗熒煌欲行再赦之恩內出二彗將有封禪之慶外有重光黃氣潤於日上宮中有喜青雲澤於西北國降賢良外國入貢也若黃人守日而立天下均心也如龍鳳抱日而翔

太陽凶變

切詳日久不明上下蔽塞過中光暗德政不明日未入而無光爲喪之異日已出而光暗主病之徵色赤如赭將死民怨而天下旱色赤如血有喪臣叛而盜賊生雲全無而光暗者臣叛雲盡赤而光暗者兵興日中分再出再沒皆爲亡土日消小飛鳥飛燕並主君凶日隕則爲鼎立而爲失政日鬪則爲兩競而爲夷兵星月晝見則謂爭明小國強而大國弱飛流犯日則爲易政民流疫而王者崩妖日宵出令紀綱大滅衆日並出也天下紛爭又有當晝而冥晦者陰反爲陽而臣將制其主日中有黑氣者臣不掩惡而百姓惡其君黑子若黑氣乍三乍五臣謀若臣亂爵賞不平齒足俱見者兵敗而將軍死日月並出者臣叛而夷狄侵號令害民則日應之而赤君務下貧則日色白而青黃則君聞善不與黑則君惡見於民

日旁異氣

君不見國中之異事將有日旁之異氣焉黑如龍嘶日而臣叛青如龍守日而臣謀臣將叛則黑氣如人在日中或如背臥兵欲起則赤雲如輪在日側亦似相扶將謀則日下雲如虎躍兵起則日旁氣若冬株如人持如人牽在日下臣將叛去若青鳥若青馬向日下主有憂虞如車馬走日下者軍破如斧鉞在日側者君憂赤如杵以衝絕其野萬人死而君惡或如血以覆蔽其下千里旱而民流大戰之氣掩日而如帶如布兵傷之象守日而如馬如牛日下雲如人垂衣天子之候日出雲如車張蓋雨澤之由日上下青氣來居出軍乃吉日出入黑雲橫貫望雨須周氣直立於日旁宮內爭鬪或相交於日側其下賊遊如人頭居日之旁兵戰流血若死蛇在日之下飢疫多愁左右如烏而色赤者君兵燹之咎上下似龍而色黑者風雨之籌氣映日如旗旬兵流血雲夾日如帚後起

無尤二白雲扶日國憂兵六起三赤烏啄日必有戈矛
雲如鷄臨於日上兵喪並起氣如箭外向日下兵出
三秋伏虎守日也將軍謀亂曲雲向日也自立王侯
氣青黃赤白刺日甲兵哭泣雲如虹與日俱出國分
兵變日未出赤雲在上佞臣在側氣相交貫穿其日
將相不備氣如蛇貫當占其色青喪白兵赤爲將叛
黃乃交兵其黑雨浮

日旁氣

日旁之氣青而且赤形曲而向日者爲抱爲子喜而
爲臣忠形曲而背日者爲背爲臣反而爲叛逆圖而

小者爲珥所臨者喜長而立者爲直下有自立一珥
爲拜將而爲戰攻兩珥爲壽考而爲勢力三珥爲喜
也驗之女后四珥爲慶也應於子息類兩直而相交
者爲交爲交逢內亂形如背而中起者爲玦爲玦敗
傷比直橫於上下爲格格則爲鬬交曲於左右爲紐
紐則爲喜氣小在日下而向上者爲纓爲得地之歡
形直在日上而微起者爲戴有推戴之德承者向於
日下喜且得地冠者抱於日上封建親戚開闢土地
今日上氣彎而如負內外安寧也日下氣立而如履
長而斜倚日旁爲戟戈戟相傷赤而曲在日旁爲提
地下兵起

日旁雜氣

暈有異常雜出日旁重抱兩珥今人主喜四珥兩抱
今子孫昌三抱兩珥是謂大和而喜慶一抱一背名
爲破走而弃張背而玦大臣反叛冠而珥人主吉祥
戴珥並出天子有子孫之慶冠纓俱見善人皆南北
之邪叛逆皆除冠紐兩珥福祿並降抱珥重光二背
一直大臣謀欲自立一抱兩珥至尊喜且爲常戴而
冠至尊有喜珥而戴天下和平君親私到姦臣則日
冠而紐後室將有喜事則日珥而纓冠珥而背雜於

中主將亂國背玦而直交於內臣欲邪行直少背多
謀自立者必矣抱多直少欲自立者無成兩敵相當
日旁雜見有抱者宜從抱而擊無抱者當順虹而戰

日暈

安居而日暈也多成風雨對敵而日暈也尤主軍營
色黑則穀傷大水色青則糴貴大風色赤則暑雨霹
靂色白則當有暴兵黃則人君有喜亦爲時雨農功
半暈所在之方其軍戰勝日上如日之蓋有欲和親
半暈再重國民蕃息兩畔相向天下大風盤并垣車
輪兩敵因兵以亡國方暈如井斧天下不和有大兵

方暈聚二背於上下人亡將北交通如遠珠而背旦兵起相爭暈再重人君有德或三四野有兵戎暈三重兵起殺傷甚下有失地暈四重軍敗於野其下有叛臣五則后憂而六失政國弱七暈八則民亂而九荒擾大亂十重

日暈抱氣

凡有抱珥之屬尤主軍兵之事抱珥在暈內圍城則內人勝抱珥在暈外攻城者外人利暈而直珥爲破軍暈而抱背爲敗亡日暈有抉裂土立王日暈而負得地之祥暈兩珥而虹貫之戰得將軍暈兩珥而雲

貫之年多病疾暈四背則爲內亂而爲臣反暈二背則無兵起而有兵入暈有抱珥虹背抉皆宜順其抱而擊暈有背珥直而虹並宜順虹所指攻暈四抱天子有喜暈兩抱天下和平重暈背抉叛從中起半暈背抉出謀不成暈一冠一紐一珥主有慶且有所立暈四珥四背四抉臣有謀夷關不行暈而負氣著暈上負爲喜亦爲得地暈而白虹貫日體近臣亂諸侯不忠有軍暈而珥外軍有悔無軍暈而珥宮中忿爭暈而抱抱相臨其軍戰勝暈而背背所在必有反城長大實有客而遠厚澤而抱久皆爲必勝之兆短小虛無疎且近薄枯而背亟並爲必敗之徵

日食變異

日食有數而推氣象別出爲異王者惡於歲初大人憂其食旣食而大風則宰相專權食而大寒則夷狄兵至臣不進忠則氣若虹霓而或有黑雲后妃有謀則氣如暈爲而或成暈珥日食有氣如兎而守日不移者民叛兵與日食兩珥四珥而白雲中出者以日占事

太陰休咎

月者闕也爲陰主臣朔而月在於東人君嚴肅晦而

月見於兌臣下驕盈行陰道則陰雨行陽道則旱風進退不常也臣后專政行於中道也天下安寧君有福昌黃芒或戴國有喜慶正月偃形月若變色飢憂則青赤色爲亂爲旱黃則爲德爲榮黑爲水而爲病白爲喪而爲兵將有殃月變色小人用月失行望前西缺望後東缺名曰反月臣不奉法侵奪主勢兵起其衝未當望而望則有更令攻人地者大吉當望而不望則主不昌攻人地者有殃未當缺而缺臣后退黜當毀而不毀兵水波揚大盈則人君憂戚大縮則臣下不祥當出而不出陰謀黙黙當晦而不晦失地

悍悍初出光色甚明女后專權執政當埜蝃蝀不見
大水城陷流亡月無光則下有死亡臣不忠敎令誅
亂月晝明則姦臣專政中國飢陰國兵強臣下制撲
月傍生黃白氣昏亂月底垂芒分爲二道也禍生齊
逆毀爲數段也天下分張月赤如赭兮大將死月自
天墜兮大臣亡月角各有一星有軍在外而賊主兩
月數月並見君弱陰盛而乘陽月見日中其下失土
大星入月野有兵喪

月旁異氣

臣下將殃異雲在旁雲如禽獸在中所王之者受害

氣如人隨月下所當之者侯王其中有如人行相爭
客勝其旁如杵抵月將死軍亡雲如人頭在旁赤戰
白兵黑雨雲氣或有來刺黑雨赤戰白喪黑如鳴雞
飛鳥羣羊羣豕不雨則匈奴兵起雲生月側一白三
蒼二黑貫月則圍邑城降

月旁氣

珥占其色青憂赤兵黃珥爲喜白喪黑凶昏時月珥
國有半喜夜半而珥邊地大驚三珥忽見國喜將見
四玦俱見臣謀不成四提天子無后四珥女主憂生
兩珥無虹爲風雨白虹貫之爲戰兵珥且戴主有喜

應背而玦國有反城暈日暈月戰謀不玦而戰兵不
合且抱且背有欲爲逆而有欲爲忠

月暈諸氣并五星

月暈受衝國不安無風雨臣下專權天下偃兵終歲
無暈大風將至月暈重圓或三或九有失地受兵之
嘆若四若八有死王亡國之憂暈五重則女后之憂
七當易主暈六重則政教之失十乃更元虹蜺背玦
度暈中兵喪之象若三若四雲抵月以戰勿當有背
玦而暈不合謀叛自敗有暈氣而蜺指月將敎軍傷
暈而白氣從外入拔城得將暈而白氣從中出圍城

自殃雲來貫暈左右吏死白虹貫月臣亂于王后有陰
謀暈連環而白虹干暈下遭兵革暈交貫而色赤有
光暈而背所臨者敗暈而珥時歲平康暈色黃將軍
益祿暈有光主有來降二暈相連而如環兩國交兵
而爭地連環及斗天下兵火而大亂拔城重暈於魁
大臣下獄而流移千里暈熒惑則大戰后憂暈歲星
則主病糴貴暈太白則其野受兵暈辰星則其下多
水暈填星則兵起於所在之鄉暈客星則憂及於所
臨之國流星入暈則大使來流星出暈則貴人出

月食變異

月食有變爲異無變可以數窮暈歲星而食者天下大戰暈塡星而食者天下兵興暈熒惑而食破軍亡地暈金水而食大水兵喪月食而鬪有軍必戰月食而暈其國君凶食而氣入暈者不宜爲主食而氣出暈者不利攻城食而彗孛來入當有哭泣之聲

月淩犯五星

將有灾眚月犯五星犯歲則飢荒而流落乘之則相死而拔城月食歲星乃將相侯王之戮死歲星食月爲君長女后之憂徵多盜賊刑獄極繁月淩歲側有逐相人臣賊主歲入月中月與火光相及其宿國兵

將起犯之則貴人出而有兵嚙之則其師破而敗北火食月則讒臣貴而後宮憂月食火則其地亂而白衣會憂在宮中非賊乃盜者火順行而入爲人主惡之讒臣用事者因逆犯而入矣月犯土主後宮失下欲犯上土入月有土功事臣將戮主月食土其國之亡也以殺以伐土食月女主之凶也有喪有黜月犯金強侯作讐金貫月國有大兵月食金強國君憂臣弑主其臣亦死金入月大人爲亂將軍死臣謀不成月戴金星國有悴卒之軍旅太白蝕月臣有簒弑之禍心太陰犯水爲兵起而上卿亡水入月中有水刑而臣叛主水食於月大水洪流月食於辰女憂亡國彗貫月則臣謀君彗入月則兵大起流星衝月則大臣凶奔星入月則君失地

歲星

歲星爲福其占在春白無光風雨總至赤有角旱暖旱臻色黑有非時之冷色青爲癘候之溫初出小而日益大國利之本初出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因去其舍而所去之國爲兵爲飢失地之害之他舍而所之之地爲慶爲樂得地之忻未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者皆爲福慶未當去而去當居而不居者其國凶屯

所衝之方乃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若自暈則爲喪事其晝見也爲強臣

熒惑

熒惑主罰於時爲夏色青而變者暴風損苗色白而眛者苦雨傷稼色黑則雹埬變生色赤則赫曦施化亦如炬火兵喪因亂臣小人而生失度吐舌旱火從宮殿高臺而發逆行二舍之餘或火焚或有女灾留以庚辛之日有大喪而有戰伐若反明者爲備爲主惡有正旗也爲軍破將殺晝見自暈臣謀背於君王燒跡成勾大凶旱飢兵迫當入不入所在宿其國有

殃借出不出所宿國民流兵疫

填星

填星主德占爲夏季迹陳於外而兆發於中居四方之中戊巳之位萬物因之以生四氣賴之而例故星之名曰填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以其屬土之行而動靜吉凶占於夏季變白則水澇不熟變青則國多風雨色黑爲風寒不時色黃爲溽蒸當位春不青夏不赤秋不白冬不黑並爲女后有憂春色青夏色赤秋色白冬色黑皆爲女主有喜白而闊芒有子孫立王之慶黃而光耀更宮室土功之役如自暈亦爲土功若芒角則有爭地色白則素服將集餌魚則黃帝將起

太白

太白兵候占之素秋宰主生成故爲之將觀象察法因以爲名青而眛者陽氣復退黑而角者雷乃先收色赤則其國旱曠色白則其令蕭颸初出小而後大者兵強而喜初出大而後小者兵弱之愁失行在東中國北敗之兆失行在西夷狄北敗之由失舍則爲破軍而亡國經天則爲革命而民流行縮后族之患行盈將相之謀出高深入乃吉出卑淺入無變行疾則速戰行遲則可留出西方爲刑右之背之而得吉出東方爲德左之迎之而獲休自暈則天下大故爲有兵而有喜晝見則兵喪並起爲強后而強候炎然而上兵起滿野炎然而下兵起盈溝光明見影者歲豐戰勝體小而眛者國敗軍憂

辰星

辰星撫刑於時爲冬色青則凍閉不密色赤則流水不冰色白則水雪雜下色黑則寒氣嚴凝有軍於野占爲偏將無軍於野占爲法刑不效之國爲水旱刑政俱失所在之分有權智爲主用兵當入不入號令廢而法律失當出不出兵大起而豪傑興與太白各在一方不戰之象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之徵在東而赤者中國勝在西而赤者外國亨無軍於野而赤兵將起而欲征晝見則其國大亂經天則天下大凶

五星淩犯

木火相近爲戰旱飢蝕而掩國亡君惡合而鬬殺將憂賊火觸木子孫之慶木觸火國亂憂疾木土合犯有兵戰敵亦爲謀更代之事又爲飢內亂之異歲白同慶軍戰將死木金相犯臣黜女喪合而交鬬兮軍破將死而內亂合而環繞兮軍破逐相而亡國合鬬

於東外有兵戰合鬭於西内有死王歲與辰合内兵
來戰有兵不利先起亦爲變謀更事相犯爲兵與孛
之憂賊至熒惑合填爲憂禍喪亦爲大人惡之又爲
舉事之殃犯之旱亂大戰或爲女子之當火犯金兵
起而主凶金犯火逆謀而主病大戰殺將今犯而或
鬭流血盈野今守而不動水火相近不宜用兵火觸
水借叛世亂水觸火主哭於宮若合則赤地千里相
守則儲憂赦行土金合矣其國亡地爲白衣而爲疾
若爲内兵而爲水國有大兵則合於太微天下兵謀
則合於營室金干土五穀不熟金犯土太子不利土

水合處則爲壅阻不可用兵舉事或爲更事變謀戰
之客敗或有陰謀國有憂懼金水相留金犯水家國
不安之候水犯金將相傾敗之由環繞或鬭或大亂
而爲内亂相合若旗爲變謀而爲兵憂辰星入太白
而上出爲主者破軍殺將辰星入太白而下出爲客
者亡地多愁二星同度遠則毋傷三星若聚改立侯
王四星若合是謂大盪閉其關梁而兵喪並起五星
若合是謂易行有惠受慶而亡德受殃

瑞星

帝王有德天見其瑞國欲昌周伯黃光國有喜天保
流墜不種而穫格澤之氣類火爽秋奉化含鼎之爆
若彗景星如月而助月德厚合天歸邪如雲而若星
慶其歸國

妖星

人事有失乖氣致異光芒四出者曰孛偏指如帚者
曰彗彗星爲喪氣也除舊布新孛星爲兵也合謀闇
蔽長星自三丈以至橫天其形與彗孛略同而異

歲星精變

天棓天槍之妖本類星而末銳東出爲棓而主奪爭
西出爲槍而主捕制國皇類南極而體大主冦難而

爲兵喪天衡如蒼人而首赤爲臣謀而主滅位蒼彗
之妖占爲不義

熒惑精變

蚩尤類彗而委曲爲旗帝將暴虐而征伐不已昭明
如太白而光芒不行占以爲起霸而或爲起德司危
如太白而有目臣行主德而國相殘賊天攙出西方
而如獅枯骨藉藉而赤地千里五都滅亡彗星再赤
此歲星之精流而爲變者

填星精變

五殘上有五枝乖亡毀敗獄漢下有三彗逐王兵起

大賊星其類熒惑爲兵喪光動而赤常星類弱殃占
宿地旬始近北斗而類雄雞其怒如伏鱉而色蒼黑語
主亂兵且主改更爲暴屍而爲積骨忽爾黃彗見之
當有女亂者矣

太白精變

天狗星流止地爲狗聲所墜如火衝天血盈野伏屍
滿谷白彗橫天斬強是主

辰星精變

枉矢若流而蛇行色蒼黑如有毛目反兵合射而所
誅以亂伐亂而臣酷上有權謀黑色彗出五星之散

精而爲妖期應以衝處則事舉

雜妖

營頭如壞山以墜軍大流星如雷而晝出所墜有大
戰而拔城有覆軍流血而積骨長庚如布天鋒似鋒
二星所見皆爲起兵老子則淳淳然色白者兵大起
蓬星則熒熒然色青者殺不登赤氣竟天格澤之氣
伏屍之象流血之徵燭星上有二彗所見大盜不成
椽星爲亂也夜有赤氣白星爲喪也似星非星

客星

非其常有是爲客星體小去速者事微而禍淺芒角
見久者事大而禍深黃爲土功而將地亦爲後[illegible]
優城青黑則其下多病純白則其分多兵周伯其色
枯黃兵喪飢饉王蓬狀如粉絮飢儉或兵溫星之出
四隅所生如風動搖而白色人飢大水而兵爭

流星飛星

流星自上而降飛星自下而昇所之之地曰有使所
墜之下言有兵姦事乃蛇行而曲曲怒氣則聲震而
隆隆奔星所墜其下有兵五星自流則帝王不安其
位衆星並流則將軍並舉其兵

飛流異狀

然曰飛流過大則異如桃則爲使行如瓮則謀爭起
白光橫天者將相當之白氣曲環者斬奪爵位搖頭
而上下者此謂降石而飢荒有喙而赤黑者名曰梁
星而失地白化爲雲名天滑流血積骨於飛流白若
周天爲沓山兵戰流血於隕墜色赤而光照地者所
往有兵色白而前卑下者所之削邑有謀策則星自
敵來兵敗散則星投於壘帝王發使慰勞散爲入角
將軍均[illegible]奚曲照地而流四方者五穀不
登有光而如疋布者以色占異衆庶流徙則星飛而
反行其國兵起則星光而青赤

隕墜晝見

民離叛今星隕於天天下亂今星墜於地列宿所墜其下國亡星墜爲石泥血兵起墜而如有人言者善惡如其言墜而化爲龍形者將有哭泣聲爲獸亡國有兵凶爲土則天下大水化爲金鐵天下兵凶總作草木干戈在國墜爲人形粟麥飛蟲皆爲水旱兵飢大起星隕墜照人而有聲如雷爲大戰覆軍而血流千里夕見則臣有陰謀夕墜則其下兵疫星晝流而光耀横天誅忠良而臣下圖議若六七八九皆晝見墜地爲喪旱兵飢而君憂逼弑晝見而與日爭光主

兵喪而傷大水常星不見及列舍斲搖君政崩亡而庶民勞役

帝王氣象

天子之氣外黃内赤氣多上達於天見必在於王日如龜鳳龍馬人虎兮鬱鬱然雜色衝天如城門高樓囷蒼兮森森然恒帶殺氣或氣霧隱華蓋之形或五色如山鎮之勢或象青衣人哥手在日西皆帝王起德遊幸之符瑞

猛將氣

名將之氣鬱鬱然與天連猛將之氣勃勃然如火烟內白而赤氣繞外中黑而赤氣在前森森如[illegible][illegible]似虎蕭蕭如雲而作山形如交蛇勢如張弩其白如粉絮圍合其氣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赤黑如旌旗擧並爲猛將強卒亦主深謀遠慮

軍勝氣

軍勝之氣覆軍似堤若烏鳥之飛去如旌旗之指敵氣如堤坂而前後摩地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徘徊其上兮如飛鳥赤白相隨兮如鬬雞如疋帛而後大前廣如五馬而尾仰首低如赤杵在烏雲之内如烏雲與赤氣相隨如人持斧而望彼如蛇擧首而向敵

或如牽牛或如覆舟或象山堤之林木或如虎豹之潜伏或粉沸如樓緣以赤氣或赤黄五色上連天體或如華蓋之獨居或如引素之不一在吾軍急擊而勿留在[illegible]上急去而勿擊

軍敗氣

氣色囚廢枯散占爲軍敗之徵如敗車擊牛壞屋或蓋道敵家晝冥黑如壞山墮於軍壘白如羣鳥趍入屯營勃勃然如燔生草紛紛然如轉枯蓬類偃蓋偃魚臨於軍上如羣羊羣猪在於氣中氣出半絕而漸盡或前高白而後青如雞兎之臨陣如馬牛之入軍

如人形而無頭如人頭以觸身如雙蛇之委曲如羆
鹿以驚奔有赤光從天流下如氣發連夜照人或如
揚灰或如捲席或如人臥或如鳥飛或如覆船車蓋
或如敗決垣堤或如霧始起而聚散或如人叉手而
頭低不爲將敗軍北必爲降退逃歸

城勝氣

雲靑黃臨城而城勝色靑白中出而勿攻白氣中出
而靑黑北入赤氣如杵而黑雲似星靑赤起暈內而
四外出濛氣繞城外而不入中白如旌旗而赤界靑
如牛頭而觸人或氣無極而如烟火或氣從中出而

入吾軍或如雙蛇之氣或分兩彗之雲或平旦有雲
而色克其日或欲攻擊而雷雨過旬氣濛而人不相
覩可速引去而遠屯兹皆城勝之氣不宜修櫓轒轀

屠城氣

氣如死灰其城可克赤氣臨城而黃氣四繞則將死
城降氣聚如樓而出見於外則攻之可得屈虹從外
入城重暈白虹貫日濛霧圍城而入城白氣繞城而
內入或赤黑如狸皮或雲氣如雄雉赤如人頭飛鳥
似敗車氣出向東或西而若北或雲如立人五枚或
如三牛邊城圍或攻城城上無氣或如白蛇以指城

或氣下白而上赤或如日死如霧濛或有氣出而復
入皆屠城客勝之徵智將勿疑而急擊

伏兵氣

兩軍相當有赤氣隨氣所在有伏兵雲綿綿紋紋今
車騎潛跡如布席蒿草今步卒匿形白氣粉沸而起
如樓狀黑氣渾渾而赤氣在中或烏雲中之赤杵或
赤雲內之烏人或如數人之在黑氣或如幢節之在
烏雲或雲如山嶽在外或前烏後白相隣此氣象之
所見伏兵藏而莫聞

暴兵氣

暴兵之象赤氣赫然赤如旌旗或四方偏滿白如疋
布或赤氣亘天如瓜蔓而八九不斷若仙衣而千萬
相連或如方暈或如赤虹或如狗四枚相聚或如人
行止不崩或如人行或如艾爬雰零自中天而下吾
陣黑雲從敵上而覆吾軍有雲如人而赤色無雲獨
見此黑雲或如胡以列陣或如人以執楯或如赤杵
或如火雲如人持節之勢或如旌旗之伸凡此氣之
所起有賊兵而暴發

戰陣氣

赤氣如傘以覆軍千里內戰則有慶天昏濱寒尅則

遇敵相攻氣青白如膏則大戰將勇赤雲如狗以入營赤雲屈旋而不動如丹蛇如立蛇如覆舟如哄龍或白氣如車入斗以轉遷或日有白氣若虹而交見氣如人以無頭如死人而偃臥或一塊四五白虹此並爲交兵大戰

圖謀氣

敵國圖謀白氣羣行士卒內亂日月濛濛黒如幢節而出於營敵欲求戰而有謀詐黒如車輪而臨我陣敵人謀亂臣與賊通晝陰則君謀將出夜陰則臣謀乃興或天氣陰沉夜不見星而晝不見日或連陰十

日不見日月而亂風四起並主君臣俱有陰謀亦爲兩敵陰相圖議黒含五色臨我軍敵與臣謀當自死

軍營雜氣

兩軍相當各占其氣以高厚實長澤之類爲勝以下薄虛短枯之類爲北氣安則軍安而治氣散則軍亂而躓對敵有雲來而其勢甚卑是賊必大至而急起嚴備將軍失魄今雲如蛟龍軍亡死亡今氣如兎雉遇四方盛氣也無向而攻遇四方死氣也宜順而擊赤氣隨日出軍行有憂赤氣隨日沒外有告急赤黒氣並行赤氣滅賊可以獲赤氣若獨行無黒氣賊不可得被圍則平目視圍救來處其氣翕翕新出復行師占雲逆可屯而順可擊

吉凶氣

五色氤氲今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也太平之應大風將至則雲如亂猿大雨將至則雲甚重潤將有喪則青氣東西極天軍有喪則白雲南北如陣赤氣如血則血流黒氣如道則有赦有雲如龍行大水也人亦流亡赤氣如火影臣叛也不過三月賢人隱逸也雲具備五色而常有常存大臣縱恣也雲赤黃四塞而終日連夜赤氣覆日而如血大旱民飢黒氣變化而

更移夷欺中國雲如一疋布而行君長憂爲雲如氣也脉而濁賢人去矣

濛霧

日月不見而在天者爲濛氣前後不覩而在地者爲霧其霧大作姦臣謀上濛日見政令不明臣志不伸晝明夜霧臣志得伸晝霧夜晴臣行邪政於百姓霧從夜半至日中積日不解今天下分散乍合乍散今臣謀不成山中冬大霧十日不解非國之灾也山將欲崩

虹蜺

虹蜺之占氣散之異對日月則風雨將至而皆不爲灾夾日月則黑白爲喪青黃爲瑞貫日月則秋爲雨而餘月喪夜穿星則有陰謀而其地多水晝霧而白虹見則君憂夜霧而白虹見則臣畏若政亂后盛而君凶下宮殿園池及井内出地中其地大飢出井中國憂兵起赤虹如杵則君凶而萬人死亡白虹貫日則臣亂而君憂逼獄日赤黑而虹貫之君憂攻城邑而虹不匝可擊虹蜺見三日占之大風雨自然災釋

占風

風氣無常來往四方其政鳴条啓坼其化鼓舞飄揚

須平則清和明靜政治則天氣溫涼發屋折木者爲怒揚砂轉石者爲狂勢紛錯交橫任小人而疎君子聲啾唧慘切不疾疾而必大喪㨻㨻蓬勃大兵將至炎炎恍惚火旱爲殃大風黃霧兮白日沉沉主上昏亂兮政化未明觸塵蓬勃者爲勃亂扶搖羊角者爲飄風凜冽而人懍戰慄刑罰暴急卒起而南北不定上下不寧

八風

聖人在上時風乃若賢人在朝八風循道立春有條風而艮生春分有明庶而東作清明巽出當立夏之時景風南來入夏至之日立秋兮西南凉風乍凉秋分兮西方閶闔欲剥立冬乾來兮不周冬至坎來兮廣莫正朔之風立春同較

五音風

何以別風之五音宮則如牛鳴窌中急惡土功大興宮來山摧岸崩自角而來虫蝗敗穀從商而至大水暴風發徵兮虫狼爲害起羽地大雨寒陰如羊離羣風聲入商暴起有鬭兵急令商來必夷塞關梁發宮方邑有憂起角地國有喪君令行也生於徵上大雨至也來於羽方如千人呼嘯其風聲配角拔木則賊

來鬭戰起角則急兵入廓商則軍令起而暴兵來宮則貴人疾而土功作羽來兮人泣而其野飢徵來兮絲貫而火爍爍聲如縛彘其音曰徵發屋有急事來自徵有火談起角則旱火發而土功宮則寺舍灾而哭泣商爲急兵鬭爭羽爲寶物出國揚波擊濕鼓馳不謂之羽急怒則羅貴而有兵起羽則霜雹而大雨從商則兵鬭將憂自宮則暴寒傷物徵來兮臣民有憂角來兮城圍不去

六情風占

五音然定參之六情申子爲貪狼貪而無厭寅午爲

廉貞遷進專精亥卯陰賊潛爲寇盜巳酉寬大酒食
歡樂戌丑公正今悲哀而報仇而諫諍辰未奸邪也
淫泆而狂詐而虛驚甲乙爲本情而不動丙丁合戌
巳則參刑衝是庚辛壬癸取鈎情而須辯陰陽後
各三辰是曰鈎名

立成圖

甲德甲 甲刑戊 子(狠貪) 戌(正公) 申(狠貪) 午(貞廉) 辰(邪奸) 寅(貞廉)

木 角 民 本情 商 徵 羽 商 徵 羽

乙德庚 乙刑巳 丑(正公) 亥(賊陰) 酉(大寬) 未(邪奸) 巳(大寬) 卯(賊陰)

丙德丙 丙刑庚 寅(賊陰) 子(正公) 戌(賊陰) 申(大寬) 午(邪奸) 辰(大寬)

火 徵 事 合情 徵 羽 宮 徵 羽 宮

丁德壬 丁刑辛 卯(正公) 丑(狠貪) 亥(貞廉) 酉(邪奸) 未(貞廉) 巳(狠貪)

戊德戊 戊刑壬 辰(邪奸) 寅(大寬) 子(賊陰) 戌(邪奸) 申(貞廉) 午(貞廉)

土 宮 君 刑情 角 宮 徵 角 宮 徵

巳德甲 巳刑癸 巳(狠貪) 卯(狠貪) 丑(正公) 亥(賊陰) 酉(大寬) 未(正公)

庚德庚 庚刑申 午(狠貪) 辰(正公) 寅(狠貪) 子(貞廉) 戌(邪奸) 申(貞廉)

金 商 兵 衝情 宮 商 角 宮 商 角

辛德丙 辛刑乙 未(正公) 巳(賊陰) 卯(大寬) 丑(邪奸) 亥(大寬) 酉(賊陰)

壬德壬 壬刑丙 申(大寬) 午(賊陰) 辰(正公) 寅(賊陰) 子(大寬) 戌(邪奸)

水 羽 物 鈎情 商 角 羽 商 角 羽

癸德戊 癸刑丁 酉(狠貪) 未(正公) 巳(狠貪) 卯(貞廉) 丑(邪奸) 亥(貞廉)

京房曰六情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好行貪狠主欺殆
不信亡財遇盜求人物強取事惡行廉貞主賓客禮
義家事圖議爲人誠信主遷官事喜行寬大主爵祿
賞賜聚集酒食慶賀事怒行陰賊主戰鬬殺傷及叛
逆主刼暴事哀行公正主報仇諫諍事樂行奸邪主
淫泆疾疫欺殆事

日辰大風

風塵蔽天干支共觀甲則海中兵起乙則夷狄侵邊
丙丁旱疫而邊兵圍急戊巳羅貴而土功邑遷叫怒

庚辛急備邊隴無咎飛砂壬癸北虜侵境不寧子爲
兵起水中丑爲粟貴之徵寅有赤氣則炎火卯有黃
霧則蟲生辰爲將行巳爲天下大旱午爲民散未爲
土功大興申則盜攻穀貴也酉作河潰流溢戌則胡
兵四起也亥爲兵賊侶攻三日有雨即解陽怒利以
陰承

風占勝負

兩軍相遇風占勝負先明其日納音次察起時方所
其日納音爲客時與來方爲主時方制音利爲主而
後應納音反制宜爲客而先舉還若相生是爲和睦

逆厄所交戰則師徒入敗而名落扉順風雨交戰則軍旋大捷而爲得助焉官羽商日風從季來或守子亥卯時當子午帶刑者急避而寒濕有寃兵犯營而出沒受角日子午之時季來則將伐寃去受角日微來則火災受羽日羽來則暴雨自刑日風來發方大火起灾及貴府飄驟而牙旗折交戰將死急惡而軍慢衙飛砂皆惡暴風迅起於刑墓之方宜防急賊及伏兵掩襲

旋風占

獨鹿盤桓風名曰旋入吾寨急宜嚴備入敵城急合

攻爲入宮宅屋室之内央音情刑德爲先德爲喜慶刑則憂煩入屋室飛揚衣物驚財耗不益須燃凡行吹逆來衝我宜迴避暫止勿前噫詳變無窮占書雜註余乃撮機要爲集解之編舉宏綱爲長短之句士乎士乎志欲學匡國佐君之術尤宜覽斯書誦斯賦

風雨賦 出天伐土扎

高明上覆日月星辰（高明天也言高明在上則有日月星辰也）沉潛下載風雨雷神（沉潛地也言沉潛而在下有風雨雷神主之也）占斗光之明暗辨月色之初新（黃昏時視北斗有無雲氣乎日則看新月上下左右之間雲氣）魁畔黑雲見沾滋于當夜（北斗前四星名魁若有黑雲連接斗口當夜有雨）罡前黃氣知潤澤以來晨（北斗後二星名杓將七星曰天罡星者前有黃色潤明主來日有雨）遮掩映而三日（北斗遮蔽鳥雲遮掩主三日有雨如無雨有憂心）獨溟濛而半旬（斗間一二星有雲遮蔽三五日有雨又日四五如無雲雜北斗中上下有雲氣潤者五日內雨又）（如黑雲黃氣一云雨屋者雲蔽斗下雨）戊巳六龍若魚行而大灑（戊辰己巳名曰六龍）（其占日上日下後占斗若雲氣蒼潤如魚鱗此被行巷北斗主當日或當夜大雨）斗間五色如龜動以長津（或斗雲五色雲氣或變蒼色如或如龍之形動上有大雨至）類雨天而炎火同中岳以飄塵（斗間天者赤色氣也斗間有赤雲氣主旱又曰赤雲蔽斗并在日月上下不黃客者多風土塵埃之象又占但青）（斗間六甲中爲者黃色氣也如黃雲昏黑蔽斗）（壬癸亥子主有雨）杓前白氣而大遭風雨（白氣掩北斗日月廣遼者大風惡雨之象每月初一日視北斗閏有白氣閏澤主月內多風雨）鬥內冊霞而甚益

農人（逢月交節氣日早晨見時之月氣主節內風雨須時）六甲晴空一旬竭澈（一甲當一旬十日陰晴若甲日晴十日晴一明無雲猶日與斗則十日晴）雲氣如出五行逐而（雲氣出者在何方上見如東方有雲應甲乙日雨黃雲戊己日余做此青雲甲乙日而紅雲丙丁日雨白雲庚辛日而黑雲壬癸日雨五色逐方而起而也）卯日同甲四方之氣象爲因（甲日王卯日與六日同占）旦夕滋蒼諸于之期程立變（早旦占看）（黑雲在何方如東方有雲應甲乙日之類斷同上）紫鳥白兎降未升而雨露（天氣下降地氣未升晝則日色紫夜則月色白主有陰雨）素日丹蟾升未降而炎旱（天氣未降地氣先升晝則日色白夜則月色赤主炎旱）陽碧陰綠未交而景色將寒（天氣下降地氣未升日色青夜則月色綠是二氣不交將寒之兆此寒而氣未寒）之奇黑耦青未審而踵覺欲見（奇者日耦者月也天氣已降地氣已升二）

登壇必究太乙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翟汝鼎 貴陽錢伏武 仝校

輯太乙說

王鳴鶴曰世傳三式書謂太乙六壬奇門而三式之中獨尊太乙蓋陰陽占候家之言也太乙占十二辰宮如有災祥禍福主客勝負乃詳見各宮歷歷如指諸掌先看太乙諸星若主客大將主客參主客筭及文昌始擊四神五福之類諸局中条看

多寡并掩擊格迫審其輕重察其淺深而預備之可以偃息干戈而坐致太平矣大氐太乙之法盡于淘金歌次以歲差法筭五子元自大撓甲子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爲始以至今年筭該若干局復以年月日時推之即可定筭幾局而内外勝負可得前知此其大畧也若夫洞通涵會剖析竅穿貫通乎陰陽之化是在才智兼全者以心運之而已矣徙泥法而或至于擠誣者亦奚足云哉

太乙定主客勝負陽局立成

第一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太乙在一宮天目武德主筭七主大將七宮客目掩主參將一宮囚始擊將大武掩主大將客筭十二和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九宮招計神寅此局客筭長和門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全青旗雲氣從北來客勝關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亥時太乙雖勝主主大將為客目掩之筭短不和不利為主關賊備西南

第二局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癸丑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族主筭六不和主大將六宮內迫主參將入宮外迫始擊將陰主擊客筭一不和客大將一宮囚主將客參將三宮客利計神丑○此客主大小將俱客人

將客大將囚主客俱不利客宜固守主閉賊備正西客關賊備西北

第三局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甲寅

太乙在一宮天目陰主辰迫主筭一不和主大將一宮囚主參將三宮發始擊將大又辰迫客筭四十不和客大將四宮發客參將三宮發計神子此局客筭長門具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紫陣全赤旗雲氣從東來將勝關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時主目辰迫不和筭短大將內不利為上宜固守閉賊備宜東

第四局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乙卯

太乙在二宮天目陰德主筭五十五入門杜主太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勝德○客筭十七不和客大將七宮所迫客參將二宮發計神亥○此局主人杜塞无門客筭不和

第二十一局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太乙在八宮天目陰主 主筭二筭短主大將二宮 格主參將六宮發始擊將

大神○客筭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內迫計神午、此局主人大小將挾客大將客不利土大將格筭短主客勢均各宜固守主人關賊備西南客關賊備正南

第二十二局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太乙在九宮天目陰德 主筭十六和主大將六宮 發主參將八宮發始擊將

天道○客筭二十孤陽不和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九宮囚計神巳○此局主主人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主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李白旗雲從西來主人勝關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客筭孤陽不和參將囚不利為客宜固守關賊備西南北

第二十三局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太乙在九宮天目陰德 主筭十六和主大將六宮 發主參將八宮發始擊武

將非○客筭二十三長和客大將三宮發宮參將九宮囚計神辰○此局主客俱利主人筭具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西戰利利方陣李白旗雲氣從西來主勝關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客筭長太乙助客參將詰　大將發於匕利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東北數利西南利宜戰李青旗雲氣從東北來客勝開城奇尚南前兵西南伏兵利辰巳時

第二十四局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義 主筭十六短主大將六宮 發主參將八宮發始擊將

陰主○客筭十七長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宮格計神卯○此局客大小將挾主大將太乙動客筭長和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李白旗雲氣從西南來客勝關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主人筭短客大小將挾主大將不利為主宜固守關賊備西北

第二十五局 戊子 庚子 壬子 五紀甲子 丙子

太乙在一宮天目地主 主筭三十九主大將九宮 格客挾主參將七宮發始

擊將大炅辰擊○客筭四十孤陽客大將四宮發將參將三宮發計神寅○此局客筭長大小將門兵出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鋭陣李赤旗雲氣從東來客勝關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戌亥時○主人大將格太乙繼助主大將為客大小將挾之○主人不利宜固守關賊備東北

第二十六局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太乙在一宮天目陽德 主筭三十二辰主大將一宮發主參將六宮內迫始

擊將和德○客筭三十一長客大將六宮發客參將三宮發計神丑○此局太乙動主匕筭長大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員陣李黃旗雲氣從正南來主人勝關賊備東北

奇兵東北伏兵利戌亥時○客大將四筭短不利為客宜固守關賊備東北

第二十七局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太乙在一宮天目和德 主筭三十一主大將一宮 囚主參將三宮典天目囚

始擊將高蒙○客筭二十八和客大將八宮主挾宮參將四宮發計神子○此局太乙雖助主匕人大將囚參將又典天目囚主大小將挾客大將客大小將挾主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關賊備東北客關賊備正東

第二十八局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太乙在二宮天目呂申 主筭十四長主大將四宮 發主參將二宮囚始擊將

大炅○客筭九宮大將九宮內迫主挾客參將七宮外迫計神亥○此局太乙雖助客主人大小將與太乙俱挾客大將客大小將挾太乙[illegible]上參將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關賊備東北客關東南

格參將發主筭長和依卜將太乙動主見陣利從
動出軍宜正南戰利正北利用擇塞蔽雲氣從
正南來主人勝關賊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亥子
丑時○客大將為主人小將挾之參將內迫筭杜
不利為客宜對
守關賊備正西

第四十六局　己酉　辛酉　癸酉　乙酉　丁酉

太乙在九宮天目呂申 主筭五八門杜主六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禁徒
客筭十六長和客大將六宮發客參將八宮發計
神巳○此局客筭長和大小將門具將發利為客
先陣利先動出軍宜正戰西利正東利方陣本白
旗雲氣從西來客勝關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
利辰巳時○主人杜塞無門
不利宜固守關賊備東北

第四十七局　庚戌　壬戌　甲戌　丙戌　戊戌

太乙在九宮主挾天目高叢宮迫 主筭四不和主大將四宮內迫

參將[illegible]宮外迫始擊將勝德○客筭八不和筭
長客大將八宮發客參將四宮內迫計神辰
此局客筭長大將發太乙助客利為客見陣利先
動出軍宜正北戰利正南利曲陣本黑旗云氣從
東來客勝關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辰巳時
主人大小將迫挾太乙筭短不和不利為主宜固
守關賊
備正東

第四十八局　辛亥　癸亥　乙亥　丁亥　己亥

太乙在九宮天目太陽辰迫 主筭一主大將一宮格主參將三宮發始
擊將申中客筭五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計神卯○此局主目迫將杜客大小將杜塞無
門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關賊備東南客關賊備東北

第四十九局　壬子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炅 主筭二十四長和主大將四宮發主參將二宮發始
擊將太陰客筭十五入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計辰寅○此局太乙助主主筭長和大小將具
將關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
利鐵陣本赤於云氣從東來主勝關賊備東南
兵東萬伏兵利戌亥時
客杜塞無門不利宜固守門賊備東南

第五十局　癸丑　乙丑　丁丑　己丑　辛丑

太乙在一宮天目太神 主筭三十六長和主大將六宮內迫主參將八宮外
迫始擊將大咸○客筭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
不出中宮計神丑○此局太乙雖助大小將迫客
杜塞無門主客俱下利各宜固守○主關賊備東
南客關賊備西南

第五十一局　甲寅　丙寅　戊寅　庚寅　壬寅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咸 主筭十五八門杜主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始擊將大
將○客筭十六和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九宮格
計神子○此局客筭長和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

先動出軍宜東北戰利西南利直陣本青旗云氣
從東北來客勝關賊備西南奇兵西南伏兵利戌
亥時○主人杜塞無門不
利宜固守關賊備正南

第五十二局　乙卯　丁卯　己卯　辛卯　癸卯

太乙在二宮主挾天目天道辰迫 主筭三十九主大將九宮內迫
主參將七宮外迫始擊將大族○客筭三十一和
客大將三宮發客參將三宮發計神亥○此局太
乙助客筭和門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軍宜
北戰利東南利曲陣本黑旗云氣從西北來客勝
關賊備正西奇兵正西伏兵利巳午未時
主人大小將迫不利主宜固守關賊備西南

第五十三局　丙辰　戊辰　庚辰　壬辰　甲辰

太乙在二宮天目大武宮迫 主筭三十八長主大將八宮格主參將四
宮發始擊將太乂○客筭二十五入門杜客大將鉞格
參將不出中宮計神戌○此局上筭長大將雜格

將相關主人關客卜不
利宜固守開賊備東南

第二十一局 甲申 丙申 戊申 庚申 壬申

太乙在二宮天目太陽 主筭十孤陽主大將一宮 客大將關主參將三宮與
客參將關始擊將大神○客筭一客大將一宮與
主大將關客參將關計神守
此局九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開賊備東南客開
賊備東北

第二十二局 乙酉 丁酉 己酉 辛酉 癸酉

太乙在一宮天目太炅關客 主筭二十四長主大 將四宮與客宮大將
關主參將二宮與客參將關始擊將天道○客筭
十四客大將四宮挾主大將客參二將宮與主參
將關計神亥○此局太乙助主卜人開客卜敗主
勝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利
發陣奉赤旗云氣從東來主勝開賊備東南奇兵
東南伏兵利戌亥時

客為主人關不利宜
固守開賊備西南

第二十三局 丙戌 戊戌 庚戌 壬戌 甲戌

太乙在一宮天目太炅 主筭二十長主大將四宮 發主參將二宮發始擊將
武德○客筭七宮知和客大將七宮發客參將一
宮因計神戌○此局太乙助主筭長大小將門具
將發利為主見陣利後動出軍宜正東戰利正西
利發陣奉赤旗云氣從東來主勝開賊備東南奇
兵來南伏兵利戌亥時○客不宜進參
將因不利為客宜固守開賊備正南

第二十四局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乙亥

太乙在一宮天目大神 主筭十六長和大將六宮 內迫主參將三宮發計神
酉○此局太乙雖助主筭長和大將迫參將為客
挾之主人不利各筭短大將迫主挾之參將雖發
不利為客主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開賊備東南客開賊備西北

第二十五局 戊子 庚子 壬子 甲子 丙子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歲追宮 主筭三十一長和上 大將一宮客挾備上
參將三宮發始擊將大乂○客筭十六宮客大將
六宮發客參將入宮主挾計神中○此局太乙助
客六將發大小將挾主敗客勝見陣利先動出軍
宜正西戰利正東利方陣奉白旗云氣從西來客
勝開賊備西北奇兵西北伏兵利辰巳時
主大將為客挾之天目迫大將格不利為主宜固
守開賊
備正南

第二十六局 己丑 辛丑 癸丑 乙丑 丁丑

太乙在六宮天目天道 主筭三十孤陽不和主大 將三宮客目掩之主參將
九宮發始擊將和德掩主大將○○客筭七和大將
七客發客參將一宮格計神木○此局太乙助客
客目掩主大將客大將發利為客見陣利先動出
軍宜西南戰利東北利方陣奉白旗云氣從西南

來客勝開賊備東北奇兵東北伏兵利巳時
主筭孤陽不和主大將為客所掩之不利為主宜
固守開賊
備西南

第二十七局 庚寅 壬寅 甲寅 丙寅 戊寅

太乙在九宮天目大武 主筭二十九宮長不利和 主大將九宮四客挾主參
將七宮發始擊將高叢掩大將○客筭四客大將
西宮客目掩擊客參將二宮主挾計神午
此局太乙助客客目大將掩參將為主挾客大小
將挾主大將四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
主開賊備西南
客開賊備正東

第二十八局 辛卯 癸卯 乙卯 丁卯 己卯

太乙在八宮天目武德 主筭八不和主大將八宮 四主參將四宮發始擊將
太炅○客筭二十五八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
宮計神巳○此局主人將四客杜塞无門主客俱

客外迫參將主挾之主客俱不利各宜固守主囚與客兵宜客闘戰務東南

第七十二局　乙亥　丁亥　己亥　辛亥　癸亥

太乙在一宮六日和德主算三十一主大將一宮四主參將三宮始擊將客算二十五入門杜客大將參將不出中宮囚此局主大將囚客將塞門主客俱各宜固守宜客闘戰務正南

太乙總圖

中宮　五福玄室宮　十干戊己

一層　十六宮間之神

二層　八宮　三層　十六神

四層　九宮八門九星六乙六丙之神

五層　十干分直所在　六層　五福三基分野

七層　四天地直分野　八層　二十八宿

九層　二十八宿所主　十層　九州十二國分野

萬曆丁亥歲大遊太乙入巽九宮小遊太乙陽遁九宮陰一

六宮直事嘉靖甲子入已二十四年　文昌陽辰陰戌

杜門直事嘉靖甲子入已二十四年　主大陽一宮陰一宮

君基萬曆甲申入已四年　主參陽三宮陰三宮

臣基萬曆丁亥入酉已一年　始擊在寅陰陽俱

民基萬曆丁亥入未　客大陽杜陰九

五福萬曆己卯年入寅和宮已九年　客參陽杜陰七

四神萬曆乙酉入巳丁亥滿　計神陽四陰六

天乙萬曆乙酉入戌丁亥滿　定計將陽丑陰未

地乙萬曆乙酉入孔丁亥滿　計大將陽九陰三

直符萬曆乙酉入酉丁亥滿　計參將陽七陰九

太乙纂要

十六宮間之神

子地主　丑陽德　艮和德　寅呂申　卯高叢

辰太陽　巽太炅　巳大神　午大威　未天道

坤大武　申武德　酉大簇　戌陰主　乾陰德

亥大義

太乙諸星

文昌　主大將　主參將　始擊　客大將

客參將　計神　定計將　計參將

五福　大遊　君基　臣基　民基　四神　天乙

地乙　直符　飛符

年局　以百十零為主不除滿千後方除之

置上元甲子至萬曆戊子積得一千零一十五萬五千五百零五筭掟得祖數一百九十三萬八千一百四十五筭以大周法三百六十除之餘二百六十五筭又除四紀二百四十餘二十五筭一甲子位十一甲戌位二十一甲申位二十二乙酉二十三丙戌二十四丁亥二十五戊子仍還二百六十五筭以元法除之甲子元除去七十二丙子元除去七十二戊子元除去七十二止餘四十九筭則知戊子歲即庚子元四十九局也

月局　起筭即加天正地正二筭

甲子甲午一紀巳亥巳巳二紀甲戌甲辰三紀[illegible]巳卯四紀甲申甲寅五紀巳未巳丑六紀[illegible]六年甲子元七十二局庚子庚午六年丙子元七十二局丙子丙午六年戊子元七十二局壬子壬午六年庚子元七十二局戊子戊午六年壬子元七十二局

日局

弘治元年戊申歲截筭得祖數二百一十三筭用退

兩數遞年一進一退逢閏重退進用巳往二十四月之數退用巳往小畫之數假如今年元旦日辰退居去年元旦之後則用退明年元旦日辰進居今年元旦之前則用進退不過五六進不過二十四一定之數也先以紀法求日次以元法取局與歲計皆同

時局

與月局同但不加天地二筭冬至後用陽局夏至後用陰局

太乙陽遁起一宮順行至九宮陰遁起九宮逆行至一宮因所求局未滿二十四與二十四除之不盡者皆以一宮三數輪之即知太乙所在

歲計萬曆戊子陽遁一宮理天陰遁九宮

太乙者天帝之尊神在北辰前亚當勿陳口中天乙紫微垣宮門右星南主使十六神而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病災害國主興亡曆數脩短遊行九宮而歷八卦自太始初分始從其一一生二二生三三即天地人也日月星也乙丙丁也上中下也以三乘三為九以三乘九為二十七故太乙行宮每位住三年一年治天整五星失度日月薄蝕妖彗光怪之變二年治地整山崩地陷水決河嘶蝗虫土工之變三年治人整君臣父子口舌妖言疾病飢饉生靈流亡之變蓋三年一官二十七年一周天但不遊中宮寄在

七宮故二十四年一周天耳

置上元甲子至所求積年以太乙行度二百八十八去之不盡以二十四去之又不盡者為入宮年數遇掩擊格迫在陽絕之地與曆數同者其災甚也其有不發者不在陽九百六下元故災漸滂若當陽九百六而合下元中子即兵革攻伐慕䄄篡弒之災若在曆運太陽陰主下入大遊卦文者必有敗易也

一宮在乾主冀州并州若文昌關囚是謂相佐迫會君父之象二宮在離主荊州豫州太乙臨之象人君居明堂誅將相去奸邪三宮在艮主青州主后妃主閽寺始擊臨之發寵進中宮兵起四宮在震主徐州始擊臨之西戎兵侵六宮在兌主雍州客大將臨之南楚之侵或曰擊臨南楚之侵　七宮在坤主梁州益州主大將臨之梁益兵起八宮在坎主兗州太乙臨之應紫微宮衛明而治若二日日對大臣伏誅九宮在巽主揚州客大將臨之北狄來侵巳上九宮其在關囚掩迫格擊挾提囚杜之年驗之必矣若三才筭和而無囚迫所主為輕耳

八三四九為陽宮二七六一為陰宮歲計太乙與文昌始擊主客大小將在一宮則為

絕陽在九宮則為絕陰在四六宮則為絕氣在二八宮則為易氣遇掩迫囚擊格挾杜固之年而有大凶交餘九宮大凶有凶災更會卦運內外極文除舊更新禍患深重重一九宮最重余稍重三才筭和為災尚輕九舉百事慎而勿用四計皆同

文昌陽遁起申順行乾坤重留一筭陰遁起寅順行艮巽重留一筭求所局數以十八除之命起寅申即知文昌所在歲計遇曆戊子陽遁在巽陰遁在乾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乙之府乃為天乙之目故曰天目屬土主人為中宮鎮星之精屬土旺于四季能知天地開辟之事為太乙之輔弼輔相掌斷天下吉凶能預知也皆徒筭於太乙官而止不可同官

同宫因不利主人若在陽絶之地而辨致虧其本之
災也若在太乙前宫名外宫迫主臣下有外謀在太
乙后一宫名内宫迫主下有陰謀成后宫妃子之孽
也若與太乙相冲者名曰對對者臣下失禮王綱格
乙也有僭拒沉機之謂也對者災輕若囚門加而與
辛臨之又得天内天禽天英天理天蓬加之必有臣
下謀上也若與始擊同宫名曰二目関則旺相者勝
加在一三七八宫者主人勝如在二六四九宫者客
勝太乙在一宫天目九宫對者有災相輔當之太乙
在二宫天目在八宫有変君父之災也太乙在六宫

天目在四宫有支宰輔大將之災也目者天目在旺
宫君父之災也太乙乘旺宫主君誅臣下也皆以五
行旺相推之此爲天月之変也

計神陽遁起寅陰遁起申逆行十二辰位不入乾坤艮巽四所十居十二階之不以者倚起寅四維輪寅二丑三子亦如計神所在歲計宫辰戊于陽遁在寅陰遁在申

計神者歲星之使太乙之燭龍所司幽冥而能燭照
也

始擊陰陽二遁俱以和德加計神視文昌所臨之下即知始擊所臨假令戊子陰陽二遁俱在辰

始擊者熒惑之精南方屬火禮虧視失逆夏令傷大
氣罰見熒惑行度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次舍命
國爲亂爲戰爲喪爲飢爲兵爲疾所居國受殃芒角
動搖破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愈甚南丈夫北
女人周旋止息爲死喪冦乱其分野之地色赤而行
速兵聚其下順之戦勝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
主司空又爲司馬主吴楚越以南又司天下群臣驕
奢世乱候變主歲成歲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戦有誅
將其色出赤怒逆行成鉤乚鉤凶國有災鉤乚有芒
角如鋒刃人主死無出宫下也故曰明天子必視熒
惑不在守犯室房心主命悪之若犯太乙宫爲掩必

有掩盜襲奪篡弑之事仍遇曆放太陽陰主下者其
驗明矣若在太乙左右宫間之神名擊有兵逼廢殺
奔敗之禍人君將相皆畏之若與文昌同宫爲関乘
旺相宫者勝始擊在四九二六之宫客勝主在一八
三七之宫主勝客若掩主大失將者不論四宫必死
敗也其所加臨変化歲有五行生尅應各不同行有
一十八舍事各異主審其輕重察其淺深消息而脩
預之可以掩干戈致太平矣

甲乙歲

金爲始擊酉戌兵起東百敗亡木爲〇〇坎袄兵起筭知則冬有和親歲稔大稔

木為○○東夷兵起舟車爭與農豐
火為○○南蠻妖動夏旱大熱民流亡疾病所臨分野有失暑兵若太乙在丙丁下者其城必有大旱之變及異兵火災
土為○○中宮兵動如與太乙格迫掩者主將下謀上亦主廢將輔及土工興作

丙丁歲

水為始擊東北兵起息大水民流亡
土為○○兵京兵起后中宮
木為○○秦又東京周人有和親之事
金為○○西戎有兵金銀貴重多破訴
火為○○正南蠻兵動大旱民飢病兵革

戊己歲

木為始擊東夷兵動
火為○○南方有兵及粳米大貴大旱民流移
土為○○主中宮憂土工興山崩地動
金為○○西戎兵起與北狄交爭

水為○○主御北狄大旱夏旱多大雨雪

庚辛歲

木為始擊東夷兵起民流移及西戎兵動
火為○○南蠻兵動中國火災少有掩捕巢奪之亢旱金穀貴
土為○○中國兵興民豐稔夏大水
金為○○西戎兵動
水為○○北狄兵起

壬癸歲

木為始擊東夷兵疲
火為○○南蠻多災夏旱赤地千里秋冬大水冬雨雪
土為○○中國有兵
金為○○西戎獻寶大豐民和
水為○○西北兵侵冬大災霜雪殺物

東方七宿

角大人有憂兵出　亢民有疾疫之災
氐內有叛臣宮中防火　房人君將相有憂
心太子諸王有憂　尾后宮有驚后妃有災
箕兵起士卒流亡

北方七宿

斗臣失爵誅戮將門塞　牛糴貴民飢饑牲多死
女后妃疾病憂大災　虛諸侯有喪子令行赦宥
危歲多病土工兵起　室大人病謀慮不收
壁文章兵兵發

西方七宿

奎臣下謀擊　婁山林施盜道路不通
胃臣爷不發有兵　昴胡人疾病燕趙兵起
畢邊兵刑罰征伐　觜將殺司馬急行
參宮室有移動事將有憂

南方七宿

井川瀆滿溢兵動　鬼后妃失勢民多疾病
柳民飢荒多流亡　星憂人災

張孔似多疾易　翼陰陽失序多雨水
軫有大喪死亡之事

已上隨歲計所迁加臨次金於歲中各有所主之事
又法以計加和德視始擊所臨之下以察休咎其理尤明又推歲計太乙所迁入宮之年淺深為辨如太乙理天則當第一宿理地則當第二宿理人則當第三宿其或始擊不在子午卯酉四正之宮止臨一宿者則本宿當之臨二宿者中分則轄一年矣

主客筭

陰陽二遁局論至日客目若何宮關正宮依宮數與關神起本位作一數積依宮數數至太乙宮後住筭即如至客筭多少歲計之陽戊三陽遁主筭二十四客筭二十五陰遁主筭十六客筭卑一十四十八為上和 三 二十九 三十 二 三十

六爲次和十二十六二十一二十七三十一三十四十二
十八爲下和十一十六三十七十九三十一三十三
三三十七三十九爲重陽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
六二十八爲陰三十三三十九爲純十二十[illegible]
十二十六爲純陰十一十七爲陰中重陰四十三
十二三十一三十七爲雜重陽四十四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子曰陽與陰和不和者謂太乙主客二目就所在宮辰命筭數以相配視陰陽之數和與不和也陽無獨立陰無獨成一陰一陽之謂道筭和氣順而爲祥不和氣逆而爲咎自然之理也太乙在八三四九爲陽

蓬壇必究　太乙卷一

宮筭偶奇爲重陽二七六一爲陰宮筭併偶爲重陰二目在乾離艮震兌坤坎巽爲陽宮筭得奇爲重陽在亥丑寅辰巳未申戌爲陰神筭得偶爲重陰皆不和之筭也若太乙二目在陽筭得偶在陰得奇是謂筭和太乙天目立陽宮筭得純陰立陰宮筭得純陽爲不及立陽宮筭得純陽立陰宮筭得純陰爲大過大凶之筭也若立陽宮筭得雜重陽立陰宮筭得雜重陰爲次凶主內外有謀當視二目在陰陽之位得筭多少以河爲勝須考氣數淺深而知成敗然雜重陰災尤甚也蓋以筭論之一三七九爲奇二四六八爲耦以宮配之八三四九爲陽二七六一爲陰三九奇數也而配在陽宮爲純陽其數自臨爲重陽二六耦數也而配在陰宮爲純陰其數自臨爲重陰一七亦奇數也而配在陰宮爲雜陽其數自臨爲陰中重陽是陽奇之數併爲雜重陽四八亦偶數也而配在陽宮爲雜陰其數自臨爲陽中重陰與陰偶之數併爲雜重陰十與一同雖奇數而配在陰宮四八偶數而配在陽宮故一四八爲陰陽自和之筭其相配爲和中之和二六偶數也而配在陰宮三九奇數也而配在陽宮是謂陰陽獨立之數二數相併爲次和其

蓬壇必究　太乙卷一

陽獨立之數與陰自和之數相配亦爲下和矣上和國有禎祥更利爲將次和四塞息兵天下豐樂下和九野人安衣食樂足陽多利爲客陰多利爲主陰和其政濁陽和其政清筭和其政平不和其政乖純陽其君暴純陰其臣縱重陽厄火重陰厄水雜陰雜陽其氣雜錯陰陽失節雨雪愆期災咎所由生也筭中無十號無天無五號無地無一號無人太乙理天得無天之筭則二曜虧蝕五緯失行彗孛飛流霜雹爲沴太乙理地得無地之筭則地震山崩河竭海湧飛蝗竟天人民相食太乙理人得無人之筭則口舌昧

言更相殘害疾疫兵革迁徙流亡更遇挠迫關囚格
擊提挾相併爲失信尤甚矣
主客大小將三將俱旅式筭去十用零一參將又歲陽遁主大四宮主參二宮客將杜陰遁主大六宮主參八宮客大一宮客參三宮
主大將者太白之精秋金義也言也義爲言失逆秋
參[illegible]秋入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革高早遲速
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東方
失行中國敗若經天天下兵革民更主是謂乱犯人
民流亡與太乙爭明大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
白主大臣號上公卿司馬位故曰主大將若筭在太
[illegible]必寃 太乙卷一
乙宮者名囚又曰爭明必有纂弒之災若在太乙陽
絕之地者君主之災若乘四九二七而與太乙同者
輔相之災若在紀傷杜驚門下而與天蓬天柱天英
天內天衝之下者大將死若與客大將始擊囚關在
囟門下者客大將死凡出軍征伐不可関囚于囟門
囟星之下亦不可在丙丁下主大將災也不可與太
乙對宮名曰格格者隔絕杜塞之謂若格則上下格
絶后不敬于臣臣不忠於君也若在太乙前後一宮
一辰者名曰迫主臣下罔上也參將在大將官前故
三囚之入宮護大將爲參副囚金而生其神屬水若
與主曰大將同宮名曰關如一林二虎一泉二蛟乘
旺相宮者勝若值死絕之地而又在囟門囟星或庚
辛下者出軍定損參將必死主大吉而參將凶也又
不可犯太乙宮名無禮迫歲計過之后宮有陰謀事
若與客參同宮遇方兵動在太乙宮下爲兵起之方
也
客大將者辰星之精北方冬水智也聰也智虧聰失
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主刑主廷尉主燕趙
代北戎狄蠻夷與客宰相之象亦爲殺氣戰鬥之象
又曰軍於野辰星爲客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陰陽
登壇必寃 太乙卷二
筭和應動而不動不和出失其時寒[illegible]失其節邦國
大飢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房心間地動若
臨太乙在三宮七宮及與大小將同者亦動若同太
乙在一宮八宮大水若近太乙宮者名曰迫宮迫災
微辰迫主外國來[illegible]甲乙東國丙丁南國庚辛西國
壬癸北國戊巳中國自起兵也與文昌同者名曰提
主臣下與外國有謀與主大將同者名曰関視太乙
在天內主人勝天外客勝與計神同者名曰謀主臣
下有纂奪之变也三因之有參將爲水所生故屬木
如值因也格挾之年參將不利與主大小將関歷者

勝與主參同宮遇兵亂起在太乙宮下客將網必在
囚門囚星庚辛之下皆不利爲客也
定計目計筭大將參將
陰[illegible]二[illegible]以合神加太歲并月日時之辰視文昌下[illegible]也合神者子丑午未寅亥申巳酉辰卯戌計筭與主客筭同分正[illegible]數近太乙一宮而止視得幾何去十用零爲定計大將之宮三因之爲定計參將之宮[illegible]陽遁定計辰宮計筭三十四大將[illegible]二宮陰遁定計戌宮計筭二十五二將柱
定計目者續火之餘熒惑之使度量先動明休咎之幾太公慮兵家先事最難故以此爲客重審之神行次無常要屬於客其對格提挾固柱與主客大小將

同論

總論

立式有掩迫擊關囚格對提挾挑提固柱三門具不具五將發不發以占四計之休咎始擊臨太乙宮爲掩掩者陰盛陽微擠襲刼殺之義歲計遇之王綱失序君弱臣強身死國亡水旱霜雹盜賊疾疫若在易絕之宮人君大凶在絕陰絕陽之位臣誅掩主大將主筭不和凶大將筭和大將雖凶參將發利以小將擊之勝若參將被掩則小將凶也文昌主客大小將及定計目在太乙左右爲迫而曰外迫後曰內迫宫曰宫迫辰曰辰迫迫者逼迫脅持之義外迫主大臣逆命內迫主同姓逆謀內臣后妃懷貳若內外俱迫則內外合謀筭和者謀成筭不和者謀敗若在易絕之宮先勝後敗如大小四將迫太乙有謀臣在朝若較太利辰迫災急宮迫災緩如太歲在太乙前陽年災深陰年災淺如太歲在太乙后陰年災深陽年災淺月兵主客俱敗也始擊在太乙左右爲擊前曰外擊后曰內擊宮曰宫擊辰曰辰擊擊者奮縱搏擊上下相凌之義外擊主諸侯臣子生逆外國侵伐內擊主近臣同姓親王后妃廢弒之禍宮擊災緩辰擊災

急校筭利鈍絕易有無以占勝負主客大小將自相同宮爲關客大小將犯文昌宫爲客關主主大小將犯始擊宫爲主客若一林二虎一泉二蛟關防守禦提備之義歲計遇之占在將相自相關忌不利氣有盛衰勢不兩立則主客目所盼之利耻相若勝休囚者負多筭者勝少筭者負筭和者勝不和者負或曰四將同宮客能關主主不能關客當此之時師宜先舉以應客後起爲主者大凶文昌主客大小將與太乙同宮爲囚或曰主客將同太乙爲囚文昌同太乙爲關囚者以下犯上拘繫而執正之義四計遇之有

奔亡篡弒悲泣之禍若在易氣絕氣之地大凶在死絕
陰絕陽之地自敗又云諸將與太乙同宮或[illegible][illegible]自
謀則視二目美和者成不和者敗始擊大小將與太
乙相望曰格格者改易格變之義文昌大小將與太
乙相守曰對對者衝突相對之義歲計遇格上下格
易政令不行又云客目大小將俱格太乙以戰客勝
主人格客關以戰則主人勝主人關客格以戰則客
人勝主客二目或一目而共太乙挾主客二目及大
小將在正宮者爲提挾若二目在間神主客二將共
太乙挾二目於間神者爲挾關主客相閉筭長和者

勝二目在正宮與間神總名爲挾也若客主目或兩
將或一將而共太乙挾大小將或客主目者皆爲君
臣同謀共誅不義不道也若二目與大小將挾太乙
者政由大臣臣下專權之象筭和有格對太乙者爲
凶筭不和而無格對者先勝後敗又云客目大將挾
主目在宮間之神則客勝如挾太乙者先勝後敗若
目大將因太乙宮亦客勝若主客二目四將兩相互
挾爲兩敵相謀若偏挾一將一目所挾者敗主雖值
提挾而在內者猶可戰自一至四爲內也客雖值提
挾而在外者猶可戰自九至六爲外也仍關囚死絕
氣值之亦凶凡客在內外值迫而挾者皆不利先起
若文昌因迫客大小將挾之皆不利爲主也太乙與
開生二門合曰挾提與開生二門衝曰提格挾提者
操持提挾之義謂太乙雖在吉門不在開門與杜門
對生門與死門對大小將在凶門下來衝格之所以
爲凶也歲計遇之不可舉事戰兵亦同文昌因太乙
宮主大小將相關或始擊臨之或客大小將相關或
與主大小將相關總名四郭固歲計遇之主有篡弒
之禍客參將與文昌相併主參將與客大將相併蕪
之掩迫關格爲四郭固歲計遇之不利出兵皆掩塞

不通諸事不成大凶之筭也太乙天目不在開休生
三門之下爲門具太乙二目主客大小將分屬五行
謂之五將始擊無掩擊文昌無囚迫主客大小將無
格對爲將發主將爲利主客將發利客三門具五將
發八門開通路道清虛出兵征戰無不勝矣

五福太乙

一黃祕宮 魯分河東冀衛 戌乾亥 一乾宮
二黃始宮 燕吳越青 丑艮寅 三艮宮
三黃室宮 鄭分東吳揚楚 辰巽巳 九巽宮
四黃庭宮 秦分晉益蜀川 未坤申 七坤宮
五玄室宮 京都洛陽 子午卯酉 五中宮
子齊 卯宋 午周 酉趙 三河之地 河內 河南 河東

五福所臨之地其君有福其民富貴所聚亦同無兵

革旱滂疾疫之災若君基太乙同宮人君尊賢遊行乾艮巽坤中五宮每宮皆住四十五年自萬曆己卯年入黃秘乾一宮

三基

巳楚分荊州　酉趙分冀州　戌魯分徐州　亥衛分并州
未秦分雍州　子齊分青州
午周分三河　丑吳越分揚州
申晉分益州　辰鄭分兗州　卯宋分豫州　寅燕分幽州

君基為人君之象理人面南而治順天之道故起于午邦順行十二辰臣基同起午邦者為君臣不相離承讃王業也民基起戌者聖人化民而治位當處卑不敢並君而行也凡三基所臨之邦切不可攻伐敕

開控歛遁世可向其邦

君基所臨之野五谷豐登干戈罷用將勇兵強人君脩德上合天道下合人心荣登福壽從午起每宮住三十年十年司天十年司地十年司人共三百六十年一周甲寅歲起午至甲申入未嘉靖甲申入酉甲寅入戌萬曆甲申入亥

臣基太乙輔相之象所臨之邦出賢士直臣任于王室人民安五谷登嘉靖甲寅年入戌丁巳入亥萬曆丁亥入酉

民基太乙者庶民之象所臨之邦其民富貴五谷豐登無兵革疾疫之災起于戌宮順行十二辰一年一位嘉靖丁巳入丑萬曆丁亥入未

四神天乙地乙直符

七宮梁州申　八宮兗州酉　九宮揚州戌　絳宮交州亥
六宮雍州未　陰辟坤元　天柱破煞　明堂益州子
五宮豫州午　陽孤旺九　幀者旺　玉堂幽州丑
四宮徐州巳　三宮青州辰　二宮荊州卯　一宮冀州寅

四神者天地水氣之元神綱紀有道之代則昌若臨無道之代則亡若臨戰鬭之鄉居無道之地則兵革水旱民人相食起自玉堂宮順行三年一移周而復始下元起午中元起戌三十六年一周嘉靖壬午元年入申戊午又入申萬曆乙酉入巳戊子入午

天乙太乙者即乾言貞一之神取六宮逆金之氣具体屬金肅殺萬物主兵戈相接所臨之邦即有勝負有決斷之義所到之方兵革大起演紀自上元甲子積年以周法同四神除之以三約之為宮數順行九宮次接絳宮明堂玉堂行之上元六宮中元二宮下元絳宮三年一移三十六年一周萬曆乙酉年入九宮丁亥年出

地乙太乙者六巳土神也所守之宮主兵飢荒亡若臨無道之邦凶兵尤甚田禾不熟兵革水旱在五宮旺於四季五寄二宮也演紀芙數與四神同上元起

九宮中元起五宮下元起一宮三年一宮三十六年
一周萬曆乙酉年入玉堂宮丁亥年出
直符太乙者火神也天帝之使星遣觀人間善惡萬
民禍福若臨無道之邦水旱兵革人民流亡凶惡若
乘太乙臨生旺之地其災莫測假如元辛卯三年入
二宮火旺甲午三年入三宮火長生故辛卯二月紅
中起于陳蔡江淮蜂起六年之間勢猖獗丁酉三
年臨四宮火敗方年然太乙屬木又居旺鄉乘君基
故有此驗演數行宮俱與四神同上元起五宮中元
起一宮下元起九宮戊午入明堂萬曆乙酉年入八
宮丁亥年出

金鏡捷法小淘金歌

太乙念四除積數一宮遲留在三辰陽從一上行隨
順陰向九宮逆去輪十八除之起武德乾坤重算天
目神寅申偶皆行逆此是計神所在辰計加和德
文昌下客目至此可容身主客之算從官數太乙宮
後數其真正宮還依宮數數間神一數就宮神合神
加支文昌下定計還須從此論就從定計起計算論
過太乙宮一陳三將就隨零數立泰將再還因三因
七十二局皆從此傳與師家仔細尋

五福太乙次行宮乾坤艮巽中五匿無宮皆四十
五所到之宮有條律乾宗甲寅起上元積至庚申二
紀七大遊太乙行八宮為首順行須用同七八九一
二三四數至之方六六窮三十六年移一位入元剪
删芟繁莽長與元年庚寅歲初起七宮為元例天禧
四年是庚申九十一年何具陳三基大乙同甲寅君
臣起午戌起民君基每宮三十載臣基三年一位輪
民基一年行一位十二宮中仔細尋次第可推四太
乙水火土金為災咎太乙如臨年不豊天乙盜賊兵
戈凶地乙病死多喪禍直符旱澇出蝗蟲皆在上元

甲子起三歲移宮周復始三元次第相接連九宮行
盡三宮尾

太乙行兵主客勝負占

年月日門具不具二百四十除積數一門還立三十
辰却從開門順行路推時一百二十除陰陽二至莫
相悞陽間至生驚休時陰杜死傷景門布二門不具
休與生三門不具休門杜太乙不在三門下名為門
具得其助

太乙金鏡七十二局賦

明主客之勝負察內外之淺深太乙助客今九二一七

六之位助主令一八三四之宫若分主客之後先當
觀門具之將發出軍向主客之地戰利其中用陳隨
二目之方與旗同数一八黑曲二五圓黄六七白方
四九赤銳三宫屬木陣旗須當直青四向來雲方位
還依主客關賊來於何處二目方上須知主客所閒
各宜預發奇兵出二目之所伏兵宜掩迫之時窮究
精微看元局而下断審問動静詳上文而無差
主目與太乙同宫名曰囚在太乙前一宫或一辰名
曰外迫後曰内迫宫曰宫迫辰曰辰迫始擊同宫曰
掩前後曰擊大小將在主客目或太乙宫前後爲挾

主客將自相前後則有客挾主人主人挾客大小將
自相同宫爲關則有客關主人主人關客當相關之
時若一林二虎一泉二蛟氣有盛衰勢不兩全則以
主客目所臨之神五行决之勝負見矣主客筭得五
十五二十五名八門杜塞不利興師筭得二名畧地
經曰出兵畧地並用其二客得則客利主得則主利
凡主客筭以長多爲勝短少爲負長多利深入短少
利淺入凡出軍宜向筭戰利皆筭凡伏兵必有掩迫
之時凡奇兵必各置於主客大殺之地天目始擊將也奇兵
者百人以用三十人爲奇候敵人之便鳴鼓高旗噪

之令竊發而取勝故曰能知奇伏轉禍爲福不知分
合不可語奇
太乙有展陣舉奇之法筭得一八即用曲陣舉黑旗
以應北方筭得三七用直陣舉青旗以應東方筭得
四九用銳陣舉赤旗以應南方筭得二五用圓陣舉
黄旗以應中央筭得七六用方陣舉白旗以應西方
筭得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興兵動衆但文昌主目不
囚迫始擊客目無掩擊即是三門具五將發不在所
宜八門之下吉八門筭法兼用應驗如神
太乙天目在陽筭得偶爲和太乙在陰筭得奇爲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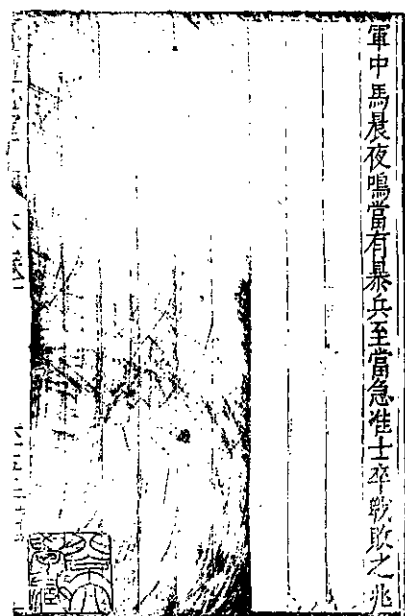
陽者太乙在八三四九宫陰者太乙在二七六一宫
也天目在正宫爲陽天目在間神爲陰筭得陰陽和
利興兵用將
凡主客者先後之禮動静之義也陳兵原野旗鼓相
望先動爲客後動爲主　若安居之時先與者爲主後
至者爲客欲明天道審順逆先推主人次推客計若
主客俱得善計三門具五將發陰陽和利以稱兵所
向必克先起則勝後起則敗　若主客俱得悪計三門
不具五將不發陰陽不和先起者敗後起者勝若主
客計一吉一凶利客客勝利主主勝吉凶等筭則長

者勝短者敗
凡占外國動靜皆以時之客計占之筭入門竝就不
來若三門具五將發陰陽利無關格掩迫客主俱吉
太乙前所關見實敗來降不爲盜若天目煞轉而北
行者爲不來
凡占敵使講和可信伏當視太乙所制假令時令計
太乙在二宮屬火始擊將臨武德屬金火制克金敵
使來降不敢有他意可信伏實降若敗將降卒一例
推之
凡占閒諜有無當視客目前後假令太乙在一宮則

主客大小始擊臨六七二宮爲前外諸將若臨八三
四九爲後內若客目臨戌陰主爲賊來窺覘閒諜
凡占射賊來多少若客筭十六以上陰陽順有虜必
多有強將若十五以下虜少無門天目臨左賊從東
方來臨右從西方來入門杜不來
若天子巡狩太乙天目在四維之歲
若舉方正必在亥卯未之歲及太乙歲計三門具五
將發
凡占賊閒事虛實占天目掩迫太乙開不善事實善
事虛吉三門具五將發開吉則吉閉凶不凶若三門
不具五將不發閉凶則凶開吉不吉
凡對敵常觀風雲之勢察飛鳥之情若太乙所在風
雲從飛鳥從中對上來急備○假令太乙在九宮巽
屬木風雲鳥獸從一宮乾位上來屬金金能制太乙
大凶○雲飛鳥從主大將太乙從德上來○急擊其
將主將大利○若從客目大將宮來則主將宜謹備
敵兵
凡太乙筭得一至四步卒在前車騎次之筭得六至
九車騎在前步卒次之凡雲氣從日按五行在我軍
從敵行我軍利倣此○假令壬癸日黑雲氣自我軍

上自北從南隨雲氣攻之必勝凡擇日擇時當審日
時之計所利興兵卜吉克制不可從之
太乙所統神名凡十六神其年月日時時計命起武
德隨時計有陰陽冬至氣應後用陽局夏至氣應後
用陰局皆以陽局所命之對冲則陰局大乙所在也
行軍攻戰見怪異雜占
將帥牀帳及軍無故自動者主遠行或下謀上將帥
衣服無故血汚主下欲謀上宜施恩驚備將帥鎗刀
器械無故自鳴動出匣者主鬪
凡將杖軍杖將馬旗纛節杆倒折主將失位鼓角刀

勵自鳴者陰謀之刑應將宜備之
將軍眼遲目動耳鳴及無故自鳴並不自覺明差者
並下人起念生謀軍中馬生角下謀上
將師騎馬之次馬無故回頭齧人靴觸人衣服者主
下謀上又主陰謀已成大將門廳鳴者下謀上將〇
鴟鵂鷂雀飛鳥入宅帳幕中無聲者必有下謀上將
〇大將飲食膳之時旗節自動其內行毒或匕題筋
器自鳴動者其下行毒〇蛇入廳及帳幕中屈盤無
損將謀相助〇狗無故上床下謀上〇將帥廳中高
聲自覺警懼計謀必成有神助之
登壇必究 太乙卷二
凡城郭中及營中池水上有烏作巢及却節折斷去
者兵大出行別下
凡將師領士卒察淵與測成敗參諸天道不可不知
等卜視神光可見吉凶欲交戰之時以手隱其雙目
誦金光神呪見其光色以五行卜之各見五行言之
黃色喜勝必見金帛赤光喜勝白光兵刃相交血染
大將行年本命克火主勝休囚彼勝青光有憂黑光
主大憂各以五行王相休囚死推之立應
凡出兵忽見虎狼在軍前後吼嗷及軍營中者不出
五七日有戰先冲突者勝又云虎豹熊入營及傷害
人者主大戰或獐鹿之類入軍營皆主營空[illegible]
吉主刼營軍行營幕已成驗之忽有虎狼走獸從外
入營城走穿過者急移營卜吉否則必敗若猛獸至
軍營敵將必勇必突入我軍行營或奸細入營戰我
軍
兩軍相對飛鳥入軍營陣大凶急移軍營吉兩軍對
有虎狼豹狐狸野獸圍繞軍陣營壘悲鳴將有凶必
大敗宜撫賞軍士異日而戰若鳥獸在彼敵戰陣中
或營壘鳴彼軍必敗急統兵擊之攻戰得大勝〇若
有猛獸忽縱橫入營中急宜准備戰主敗〇若豺狼
登壇必究 太乙卷二
及雉鳥飛入軍營者皆主急宜准備脩德揚武振威
得吉〇若狐狸向軍四面鳴者戰必敗宜固守〇軍
營城壘往來狐狸者敵人來戰必敗〇狐狸獐鹿之
類入軍營者不出五日主軍驚若上將移營後敵人
降違立營壘
凡野獸入軍皆與主將為應之兆兩軍相當從禽獸
將軍年命德上來并歲月日時德上來皆有吉慶事
從將軍年命刑上來并歲月日時刑上來主失位之
兆
軍中馬飲食沙石主應兵強戰勝

軍中馬晨夜鳴當有暴兵至當急催士卒戰敗之兆

登壇必究奇門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茅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奚汝嘉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奇門說

王鳴鶴曰奇門有陰陽二遁共十八局該七十二局之微妙大約有日奇月奇星奇叅六儀以定九星以起八門而精義奧旨則烟波釣叟歌盡之矣五日爲一元一節分爲三元以定二十四氣矣看三奇及開休生三門會於何方門奇俱到不受尅制爲上吉門奇雖吉而各門少有不利亦宜裁决用之諸事自無不驗大氐奇門以占時爲主使人趨吉避凶大畧不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爾若符應經則應及出軍勝負獨趍神接兵畧問三法爲雜餘法詳具起例中嗟夫五占三兆之具今不可復覩矣而爲情風角遁甲之記其法亦有可推顧不求之睿明微悟之才而専付之庸隸小豎之手宜其法之日晦而道之月污也可勝惜哉

奇門遁甲起例

三奇　乙爲日奇　丙爲月奇　丁爲星奇

六儀　甲子常同六戊　甲戌常同六己　甲申常同六庚　甲午常同六辛　甲辰常同六壬　甲寅常同六癸

八門　休　生　傷　杜　景　死　驚　開

九星　天蓬　天任　天衝　天輔　天英　天芮　天禽　天柱　天心

九宮　一坎　二坤　三震　四巽　五中　六乾　七兌　八艮　九離

方位　戴九　履一　左三　右七　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

安三奇六儀八門九星歌

一居坎位是蓬休　芮死坤宫第二流　更有冲傷並輔杜　震三巽四總爲頭　禽星死五開心六　驚柱常從七兌遊　惟有任生居艮八　九尋英景問離求

遁分三元　上中下

甲己臨仲上元天　臨孟之時作中元　臨季下元爲定局　此名遁甲混三元　子午卯酉爲四仲

潛伏此三時加杜門者可以潛形○若杜門
合丁巳癸下臨太陰宮利謀人陰謀探事○
若杜門合丁巳癸下臨六合宮利逃亡○若
景門合乙丙丁臨九天名曰天假乙爲威德
丙爲威武丁爲太陰三奇之合宜陳利便進
謁干求○若傷門合丁巳癸下臨九地名曰
神假利塟埋○若驚門合六合下臨九天官
名曰人假利捕逃亡若太白入熒惑已在其下必獲巳上五假各取其宜隨事
用之
更得直符直使利○兵家用事最爲貴○常從此地擊其

衝○百戰百勝君須記○
亭亭玉曆曰亭亭者天之貴神背而擊其衝爲勝推之法常以月將加時將於下爲亭亭所居逆○假令五月用寅時將小吉加寅卽神后臨未爲亭亭之在未也
白奸白奸者天之奸神合於巳亥移於寅申當合之符刑背之當擊不當合與不合者背亭亭向白奸擊之法以月將加用時寅午戌上見亥卯亥卯見白奸之位常行寅申巳亥四孟如此○假令正月將登明加午時則孟神臨午卽白奸之在午也○又如酉月用巳時以月將加巳則孟神臨寅卽白奸之在寅也餘倣此
天乙之神所在宮○大將宜居擊對衝○假令直符居離
九○天英坐取擊天蓬○湯謂曰第一勝天乙宮上將居之用兵擊其衝勝也按万一訣云若在陽遁卽用天上直符所居宮若在陰遁卽用地下直符所居宮上將居之而擊其衝勝○第二勝

九天宮陽遁天上直符後一爲九天陰遁直符前一爲九天我軍立九天之上而擊其衝則敵我之入亦不敢當我之鋒○第三勝生門宮謂生門合三奇之占宮上將引兵從生門擊死門百戰百勝○又曰背亭亭向天門一勝背月建二勝背生擊死三勝大同小異也○假令大寒上元陽三局甲巳日丁卯時天上直符乘六丁臨九宮正南爲天乙宮爲第一勝也九天四宮東南第二勝也生門與丁奇合七宮正西第三勝也○假令陰遁八局甲巳之日平旦寅時地下直符在八宮東北天乙宮爲第一勝九天在三宮正東第二勝生門臨六宮西北第三勝也○有五不可擊○湯謂曰第一不擊天乙宮二不擊九天宮三不擊生門宮四不擊九地宮五不擊直使宮已上皆不可擊○假令陽遁八局丙辛日辛卯時天乙在坤二宮西南生門在三宮正東九地在四宮東南直使在八宮東北巳上並不可擊我軍居之必維勝○假令陰遁七局甲巳之日丙寅時天上直符臨九宮○九天在二宮西南生門在一宮正北九地在七宮正西直使在五宮寄二宮西南巳上俱不可擊我軍居之必雖勝拔萬一訣云若在陽遁卽用天上直符所居

之宮若在陰遁卽用地下直符所至之宮而擊其衝則百戰百勝也註云上將居之引兵而擊其衝亦百戰百勝
甲乙丙丁戊陽時○神居天上要君知○坐擊須憑
天上奇○陰時地下亦如之○五陽時利以爲客當爲客之時利先舉兵高旗鳴鼓耀武揚威以決勝謂時下得甲乙丙丁戊五干善神治事可以出軍征伐遠行求財立邦國化人民臨武事入官移徙嫁娶起造百事皆吉此時逃亡者不可得故經云直使之行一時一易陽時利以爲客故曰得陽者飛而不止陽在于午之東剖生氣也故爲利客先舉　若見三奇在五陽○
偏宜爲客自高強○忽然逢着五陰位○又宜爲主好裁
詳○直符前三六合位○太陰之神在前二○後一宮中爲
九天○後二之神爲九地○九天之上好揚兵○九地潛藏
可立營○伏兵但向太陰位○若逢六合利逃形○九地者幽隱之

至深也九天者剛徤之至極也藏於九地言守之至深動於九天言攻之至極也九天乃天之發氣運在此方亦可以藉此氣遊藏形遁太陰之中可以趋下冬至後陽遁順天上直符所臨之宮後一為九天後二為九地前一六陰前三六合夏至後陰遁逆天上直符所臨之宮前二九天前二九地後二太陰後三六合

天地人分三遁名。天遁月精華蓋臨。地遁日精紫雲蔽。人遁當知是太陰。生門六丙合六丁。此為天遁自分明。天遁者生門合六丙月奇下臨六丁為天遁此時得月華之所蔽故也開門六乙合六己。地遁如斯而已矣。地遁者開門與六乙日奇臨地下六己為地遁此時得日精之所蔽也休門六丁共太陰。欲求人遁無過此。人遁者休門與六丁星奇合前二太陰為人遁此時得星精之蔽也要知三遁何所宜。藏形遁跡斯為美。已上三遁最宜隱遁人莫能窺天上六乙合六辛。合地下六辛臨三吉門雲遁取。天上六乙合三門。三吉門者開休生也下臨巽宮風遁矣。日奇合休於坎宮。此為龍遁雲從起。天上六乙合六辛。合地下六辛臨休到艮虎遁名。天上六丙合九天。再合生門神遁然。天上六乙合九地。臨於杜門鬼遁遂。知此六遁合三遁。合前天地人三遁也用者隨机而取慶。此名九遁○庚為太白丙熒惑。庚丙相加誰會得。誰字即指庚丙而言六庚加丙白入熒。天庚加地丙也六丙加庚熒入白。天丙加地庚也白入熒兮賊即來。此時有敵宜防賊來熒入白兮賊須滅。此時相敵賊自恐退丙為勃兮庚為格。格則不通勃乱逆。天丙加地庚為勃天庚加地癸為格丙加天乙為直符。天乙加丙為飛勃。天上六丙加地下當將日時有勃直符同類凡舉事用兵遇勃主紀綱紊乱凡遇六丙六庚之處直符加時干則十時皆凶為勃格也四時而用之庚加日干為伏干。若遇六庚詩曰六庚干臨此名伏格干相侵若逢戰斷須不利大將為主必敗日干加庚飛干格。及日臨干庚飛干格偏將爭戰不利為客是平平加一宮兮戰在野。同一宮兮戰于國。天盤庚加日干日加庚與地盤庚同一宮皆主客不利如庚加一宮或○六庚臨六乙號為六宮戰于野入凶庚加直符天乙伏。六庚加直符名伏宮格交錯多天乙伏不利為客以成功直符加庚天乙飛。直符加六庚名飛宮格此星何安不利為客不在不來占人不堪爭為庚加癸兮為大格。庚加癸名大格人遠不來主人終不見圖謀未可主逐似羸加己為刑最不宜。六庚加六己名刑格主車馬兵半路止赤地千里言逐加壬之時為上格。六庚加六壬一云伏格當此之時逃亡難尋上格

歲格此時凶之今名日更有一般奇格者。六庚謹勿加三奇。此時若也行兵去。疋馬隻輪無返期。六庚加丙丁乙奇天英景為下難上朱學者凶疋馬隻輪死有返期六庚加乙音沖傷杜上克下先鋒被傷疋馬隻輪能敵乃人六癸加丁蛇夭矯。六癸加六丁天矯逆路程憂惶步進步出還苦六丁加癸雀入江。天上六丁加地下六癸名朱雀投江此時詞事皆凶六乙加辛龍逃走。乙木辛金也六乙加六辛金木不和親為青龍逃走乙木為龍故也六辛加乙虎猖狂。赤松子云刃蓬喑磨歆如之何彼欲見害可陰和六辛加六乙白虎也悲哀若與幹錢財須防灾天上六辛加地下六乙名白虎猖狂不宜舉事請觀四者是凶神。百事逢之莫措手。丙加甲兮鳥跌穴。天盤丙加地甲乃飛鳥跌穴大吉赤松子曰進退得地甲加丙兮龍返首。天盤甲子加地丙名青龍返首宜舉事龍囊君曰慕飛皆利

陽遁三局圖

大寒上	雨水下	春分上	芒種中

天芮	天衝	天輔	天禽	天心	天柱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二二一三九四八五二六三七四八五九六一七二	三三一四九五八六二七三八四九五一六二七三	四四一五九六八七二八三九四一五二六三七四	五五一六九七八八二九三一四二五三六四七五	六六二七九八八九二一三二四三五四六五七六	七七一八九九八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六
死	傷	杜	死	開	驚

奇門遁甲必究　卷一　奇門卷一

陽遁四局圖

冬至下	驚蟄下	清明上	立夏上

天衝	天輔	天禽	天心	天柱	天任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三三二四一五九六三七四八五九六一七二八三	四四二五一六九七三八四九五一六二七三八四	五五二六一七九八三九四一五二六三七四八五	六六二七一八九九三一四二五三六四七五八六	七七二八二九九一三二四三五四六五七六八七	八八二九一一九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
傷	杜	死	開	驚	生

奇門遁甲必究　卷一　奇門卷一

陽遁五局圖

小寒下　立春中　穀雨上　小滿上

星	干支	數	門
天輔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四四三五二六一七四八五九六一七二八三九四	杜
天禽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五五三六二七一八四九五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	死
天心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六六三七二八一九四一五二六三七四八五九六	開
天柱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七七三八二九一一四二五三六四七五八六九七	驚
天任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八八三九二一一二四三五四六五七六八七九八	生
天英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九九三一二二一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	景

陽遁六局圖

大寒下　雨水中　春分下　芒種上

星	干支	數	門
天禽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五五四六三七二八五九六一七二八三九四一五	死
天心	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六六四七三八二九五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一六	開
天柱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七七四八三九二一五二六三七四八五九六一七	驚
天任	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	八八四九三一二二五三六四七五八六九七一八	生
天英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	九九四一三二二三五四六五七六八七九八一九	景
天蓬	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一一四二三三二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一一	休

陽遁七局圖
冬至中
驚蟄中
清明下
立夏下
天心
天柱
天任
天英
天蓬
天內
開
驚
生
景
休
死
遁甲必究
奇門卷
陽遁八局圖
小寒中
立春上
穀雨下
小滿下
天柱
天任
天英
天蓬
天內
天衝
驚
生
景
休
死
傷

陽遁九局圖
太寒中
雨水上
春分中
芒種下
天任
天英
天蓬
天內
天衝
天輔
生
景
休
死
傷
杜
登壇必究
奇門卷一
陰遁九局圖
夏至上
白露上
寒露中
立冬中
陰遁九局至一局俱直符加時干直使加時宮
天英
天蓬
天內
天衝
天輔
天禽
休
死
傷
杜
死
陰遁九局至一局俱逆布六儀順布三奇
登壇必究
奇門卷一

天英	天任	天柱	天心	天禽	天輔
甲子 九九	甲戌 八八	甲申 七七	甲午 六六	甲辰 午午	甲寅 四四
乙丑 一八	乙亥 一七	乙酉 一六	乙未 一五	乙巳 一四	乙卯 一三
丙寅 二七	丙子 二六	丙戌 二五	丙申 二四	丙午 二三	丙辰 二二
丁卯 三六	丁丑 三五	丁亥 三四	丁酉 三三	丁未 三二	丁巳 三一
戊辰 九五	戊寅 九四	戊子 九三	戊戌 九二	戊申 九一	戊午 九九
己巳 八四	己卯 八三	己丑 八二	己亥 八一	己酉 八九	己未 八八
庚午 七三	庚辰 七二	庚寅 七一	庚子 七九	庚戌 七八	庚申 七七
辛未 六二	辛巳 六一	辛卯 六九	辛丑 六八	辛亥 六七	辛酉 六六
壬申 五一	壬午 五九	壬辰 五八	壬寅 五七	壬子 五六	壬戌 五五
癸酉 四九	癸未 四八	癸巳 四七	癸卯 四六	癸丑 四五	癸亥 四四
景	生	驚	開	死	杜

陰遁八局圖

小暑上 立秋下 霜降中 小雪中

天任	天柱	天心	天禽	天輔	天衝
甲子 八八	甲戌 七七	甲申 六六	甲午 五五	甲辰 四四	甲寅 三三
乙丑 九七	乙亥 九六	乙酉 九五	乙未 九四	乙巳 九三	乙卯 九二
丙寅 一六	丙子 一五	丙戌 一四	丙申 一三	丙午 一二	丙辰 一一
丁卯 二五	丁丑 二四	丁亥 二三	丁酉 二二	丁未 二一	丁巳 二九
戊辰 八四	戊寅 八三	戊子 八二	戊戌 八一	戊申 八九	戊午 八八
己巳 七三	己卯 七二	己丑 七一	己亥 七九	己酉 七八	己未 七七
庚午 六二	庚辰 六一	庚寅 六九	庚子 六八	庚戌 六七	庚申 六六
辛未 五一	辛巳 五九	辛卯 五八	辛丑 五七	辛亥 五六	辛酉 五五
壬申 四九	壬午 四八	壬辰 四七	壬寅 四六	壬子 四五	壬戌 四四
癸酉 三八	癸未 三七	癸巳 三六	癸卯 三五	癸丑 三四	癸亥 三三
生	驚	開	死	杜	傷

陰遁七局圖

大暑上 處暑下 秋分上 大雪中

登壇必究　奇門

天柱	天心	天禽	天輔	天衝	天內
甲子 七七	甲戌 六六	甲申 五五	甲午 四四	甲辰 三三	甲寅 二二
乙丑 八六	乙亥 八五	乙酉 八四	乙未 八三	乙巳 八二	乙卯 八一
丙寅 九五	丙子 九四	丙戌 九三	丙申 九二	丙午 九一	丙辰 九九
丁卯 一四	丁丑 一三	丁亥 一二	丁酉 一一	丁未 一九	丁巳 一八
戊辰 七三	戊寅 七二	戊子 七一	戊戌 七九	戊申 七八	戊午 七七
己巳 六二	己卯 六一	己丑 六九	己亥 六八	己酉 六七	己未 六六
庚午 五一	庚辰 五九	庚寅 五八	庚子 五七	庚戌 五六	庚申 五五
辛未 四九	辛巳 四八	辛卯 四七	辛丑 四六	辛亥 四五	辛酉 四四
壬申 三八	壬午 三七	壬辰 三六	壬寅 三五	壬子 三四	壬戌 三三
癸酉 二七	癸未 二六	癸巳 二五	癸卯 二四	癸丑 二三	癸亥 四二
驚	開	死	杜	傷	死

陰遁六局圖

夏至下　白露下　寒露上　立冬上

登壇必究　奇門

天心	天禽	天輔	天衝	天內	天蓬
甲子 六六	甲戌 五五	甲申 四四	甲午 三三	甲辰 二二	甲寅 一一
乙丑 七五	乙亥 七四	乙酉 七三	乙未 七二	乙巳 七一	乙卯 七九
丙寅 八四	丙子 八三	丙戌 八二	丙申 八一	丙午 八九	丙辰 八八
丁卯 九三	丁丑 九二	丁亥 九一	丁酉 九九	丁未 九八	丁巳 九七
戊辰 六二	戊寅 六一	戊子 六九	戊戌 六八	戊申 六七	戊午 六六
己巳 五一	己卯 五九	己丑 五八	己亥 五七	己酉 五六	己未 五五
庚午 四九	庚辰 四八	庚寅 四七	庚子 四六	庚戌 四五	庚申 四四
辛未 三八	辛巳 三七	辛卯 三六	辛丑 三五	辛亥 三四	辛酉 三三
壬申 二七	壬午 二六	壬辰 二五	壬寅 二四	壬子 二三	壬戌 二二
癸酉 一六	癸未 一五	癸巳 一四	癸卯 一三	癸丑 一二	癸亥 一一
開	死	杜	傷	死	休

陰遁五局圖

小暑下　立秋中　霜降上　小雪上

天禽	天輔	天衝	天內	天蓬	天英
甲子 五五	甲戌 四四	甲申 三三	甲午 二二	甲辰 一一	甲寅 九九
乙丑 六四	乙亥 六三	乙酉 六二	乙未 六一	乙巳 六九	乙卯 六八
丙寅 七三	丙子 七二	丙戌 七一	丙申 七九	丙午 七八	丙辰 七七
丁卯 八二	丁丑 八一	丁亥 八九	丁酉 八八	丁未 八七	丁巳 八六
戊辰 五一	戊寅 五九	戊子 五八	戊戌 五七	戊申 五六	戊午 五五
己巳 四九	己卯 四八	己丑 四七	己亥 四六	己酉 四五	己未 四四
庚午 三八	庚辰 三七	庚寅 三六	庚子 三五	庚戌 三四	庚申 三三
辛未 二七	辛巳 二六	辛卯 二五	辛丑 二四	辛亥 二三	辛酉 二二
壬申 一六	壬午 一五	壬辰 一四	壬寅 一三	壬子 一二	壬戌 一一
癸酉 九五	癸未 九四	癸巳 九三	癸卯 九二	癸丑 九一	癸亥 九九
死	杜	傷	死	休	景

陰遁四局圖

大暑下

處暑中

秋分下

大雪上

天輔	天衝	天內	天蓬	天英	天任
甲子 四四	甲戌 三三	甲申 二二	甲午 一一	甲辰 九九	甲寅 八八
乙丑 五三	乙亥 五二	乙酉 五一	乙未 五九	乙巳 五八	乙卯 五七
丙寅 六二	丙子 六一	丙戌 六九	丙申 六八	丙午 六七	丙辰 六六
丁卯 七一	丁丑 七九	丁亥 七八	丁酉 七七	丁未 七六	丁巳 七五
戊辰 四九	戊寅 四八	戊子 四七	戊戌 四六	戊申 四五	戊午 四四
己巳 三八	己卯 三七	己丑 三六	己亥 三五	己酉 三四	己未 三三
庚午 二七	庚辰 二六	庚寅 二五	庚子 二四	庚戌 二三	庚申 二二
辛未 一六	辛巳 一五	辛卯 一四	辛丑 一三	辛亥 一二	辛酉 一一
壬申 九五	壬午 九四	壬辰 九三	壬寅 九二	壬子 九二	壬戌 九九
癸酉 八四	癸未 八三	癸巳 八二	癸卯 八一	癸丑 八九	癸亥 八八
杜	傷	死	休	景	生

陰遁三局圖

夏至中

白露中

寒露下

立冬下

天衝	天内	天蓬	天英	天任	天柱
甲子 三三	甲戌 二二	甲申 一一	甲午 九九	甲辰 八八	甲寅 七七
乙丑 四二	乙亥 四一	乙酉 四九	乙未 四八	乙巳 四七	乙卯 四六
丙寅 五一	丙子 四九	丙戌 五八	丙申 五七	丙午 五六	丙辰 五五
丁卯 六九	丁丑 六八	丁亥 六七	丁酉 六六	丁未 六五	丁巳 六四
戊辰 三八	戊寅 三七	戊子 三六	戊戌 三五	戊申 三四	戊午 三三
己巳 二七	己卯 二六	己丑 二五	己亥 二四	己酉 二三	己未 二二
庚午 一六	庚辰 一五	庚寅 一四	庚子 一三	庚戌 三二	庚申 一一
辛未 九五	辛巳 九四	辛卯 九三	辛丑 九二	辛亥 九一	辛酉 九九
壬申 八四	壬午 八三	壬辰 八二	壬寅 八一	壬子 八九	壬戌 八八
癸酉 七三	癸未 七二	癸巳 七一	癸卯 七九	癸丑 七八	癸亥 七七
傷	死	休	景	生	驚

陰遁二局圖

小暑中	立秋上	霜降下	小雪下

天内	天蓬	天英	天任	天柱	天心
甲子 二二	甲戌 一一	甲申 九九	甲午 八八	甲辰 七七	甲寅 六六
乙丑 三一	乙亥 三九	乙酉 三八	乙未 三七	乙巳 三六	乙卯 三五
丙寅 四九	丙子 四八	丙戌 四七	丙申 四六	丙午 四五	丙辰 四四
丁卯 五八	丁丑 五七	丁亥 五六	丁酉 五五	丁未 五四	丁巳 五三
戊辰 二七	戊寅 二六	戊子 二五	戊戌 二四	戊申 二三	戊午 二二
己巳 一六	己卯 一五	己丑 一四	己亥 一三	己酉 一二	己未 一一
庚午 九五	庚辰 九四	庚寅 九三	庚子 九二	庚戌 九一	庚申 九九
辛未 八四	辛巳 八三	辛卯 八二	辛丑 八一	辛亥 八九	辛酉 八八
壬申 七三	壬午 七二	壬辰 七一	壬寅 七九	壬子 七八	壬戌 七七
癸酉 六二	癸未 六一	癸巳 六九	癸卯 六八	癸丑 六七	癸亥 六六
死	休	景	生	驚	開

陰遁一局圖

大暑中	處暑上	秋分中	大雪下

天蓬	甲子 一一	乙丑 二九	丙寅 三八	丁卯 四七	戊辰 一六	己巳 九五	庚午 八四	辛未 七三	壬申 六二	癸酉 五一	休
天英	甲戌 九九	乙亥 二八	丙子 三七	丁丑 四六	戊寅 一五	己卯 九四	庚辰 八三	辛巳 七二	壬午 六一	癸未 五九	景
天任	甲申 八八	乙酉 三七	丙戌 三六	丁亥 四五	戊子 一四	己丑 九三	庚寅 八二	辛卯 七一	壬辰 六九	癸巳 五八	生
天柱	甲午 七七	乙未 二六	丙申 三五	丁酉 四四	戊戌 一三	己亥 九二	庚子 八一	辛丑 七九	壬寅 六八	癸卯 五七	驚
天心	甲辰 六六	乙巳 二五	丙午 三四	丁未 四三	戊申 一二	己酉 九一	庚戌 八九	辛亥 七八	壬子 六七	癸丑 五六	開
天禽	甲寅 五五	乙卯 二四	丙辰 三三	丁巳 四二	戊午 一一	己未 九九	庚申 八八	辛酉 七七	壬戌 六六	癸亥 五五	休

遁甲法

昔大撓造甲子推天地之數風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奥極天幽隱遁之謂歟以六甲儀以直符以二十四氣符六甲六代貴神攸處九王[illegible][illegible]代計[illegible]制勝不辨[illegible]擬之内參合天人之理則[illegible][illegible]者鮮矣因擇其指要別加編次庶開卷而易曉也○凡一節三氣八節各起主卦冬至後陽遁順數自一至九夏至後陰遁逆數自九至一　冬至後順布六儀逆布三奇夏至後順布三奇逆布六儀○凡六甲爲直符直事乙爲日奇丙爲月奇丁爲星奇戊己庚辛壬癸爲儀也

凡常以直事加時宫卽知開休生三門所臨又以直符加時干天上三奇與開休生三門合則爲吉遁有奇之門可以出軍行師吉無不利○凡五日六十時週而復始　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若後天地人遁之時出軍最吉　生門令月奇臨六丁爲天遁華蓋日精所蔽　開門令日奇加六己爲天地遁紫微華蓋所蔽　休門與星奇合太陰爲人遁後太陰所蔽○凡時逢五不遇卽損其明不可出兵行師爲時下之干以尅日干是也　假令甲日庚時是也○凡陽遁後一九地二九地前二太陽陰三六合陰遁前一九天二九地後二太陰三六合卽陳於九天之上伏藏於九地之下伏兵於九陰之中逃亡於六合之地　又曰六甲爲九天六癸爲九地六丁爲太陰六己爲六合○凡地有三勝五不擊　三勝者一勝天乙宫二勝九天宫三勝居生門　五不擊者一不擊天乙宫二不擊九天宫三不擊生門宫四不擊九地宫五不擊直符宫○凡三甲明主客勝負時逢上局仲甲之時閡格刑德在門不可以出戰上局甲子甲午時是也中局

孟甲之時刑氣在内德氣在外主客俱不利中局甲
寅甲申時是也丁局季甲之時陽氣在外陰氣在内
此時顯赫利以出軍利爲客吉　又曰三甲之時陽
星加時吉陰星加時凶陽星者天蓬天壬天衝天輔
天禽也陰星者天英天内天柱天心是也○凡時有
五陽若得甲乙丙丁戊爲五陽時善神治事甲爲德
丙爲威皆利客不利主客宜先舉則高旗鳴鼓大喊
揚威武主宜低旗待敵以候天時若得己庚辛壬癸
時爲陰五時惡神治事利主不利客見陣利後動雖
宜設謀秘密偷令研營○凡天網四張之時不可以
出當背天乙君得宮若在一二三四宮尺寸低人卽
可揚聲而出若天上直符宮六七八九宮尺寸過人
爲天網四張不可舉兵○凡十干相加凶時縱有吉
宿奇門不可興師舉衆○凡青龍反首之時六甲加
六丙是也飛鳥跌穴之時六丙加六甲以上二時百
戰勝○凡六丁加六癸名朱雀入水六癸加六丁名
螣蛇夭矯此時不可舉兵六辛加六乙名白虎猖狂
六乙加六辛名青龍避走此時凶○凡六癸所加名
之爲格六丙加臨名之爲勃遇勃紊亂紀綱値格則
閉傷主客六庚加日干名爲伏干格日干加六庚名

飛干格六庚加直符名伏宮格直符加六庚名飛宮
格○凡六丙加今日干名之爲和此時防有初亂
者○凡太白入熒惑謂六庚加六丙是也若熒惑入
太白謂六丙加六庚是也　經曰金入火而賊來火
入金而賊退○凡六庚加六己名刑格此時凶勿開
敵賊若奔亡亦不可襲逐○凡六庚加六癸名大格
時凶逃者不可追○凡子加子爲伏吟○凡午加子
爲反吟不可舉兵行師凶○凡六儀擊刑不可用今
日甲子直符時加卯卯加三宮是也甲戌直符時加未
加二宮甲申直符時加寅加八宮甲午直符時卯加
九宮甲辰直符時加辰加四宮甲寅直符時加巳加
四宮巳上是六儀擊刑是也○凡三奇入墓凶不可
用乙爲日奇臨於坤丙爲月奇丁爲星奇臨六宮天
門巳上是三奇入墓乙未丙戌時亦爲奇入墓六宮天門
也○凡言向三避五之時謂三宮震發生而爲吉五
爲中宮無門戸死氣而爲凶○凡時宮下三爲吉五
爲凶也生氣刑爲百事如甲子用丙寅時之類五爲
吉氣百事皆凶如甲子日用戊辰時之類○凡地有
八門　開門萬事通達利以將兵遠出顯赫揚兵
休門利選練軍旅和合衆情　生門陽氣盛宜貢獻

平旦南向丙丁日食時西向戊己日日中北向庚辛
日日昳東向壬癸日日入南向以此日所向取方寸
桃枝書敵師姓名着左履下求者必得俘獲人必至
兵不起者書賊人怨賊姓名着左履下訖呪曰敵
人兼卒不善大逆輕毀天地日月伐名木枯樹使神
不得安食神但持之吾自與神誅繫陰陽神理共來
剪滅先於符下畫作人之像從月建上來呼其人名
而隨六甲之神所在滅之則敵人必伏自消亡矣

遠行法

凡欲行千里禹步呪曰六甲九章天圓地方四時五

行日月爲光禹爲治道蚩尤爲兵蒼龍挾轂白虎持
衡熒惑前引辟除不祥北斗誅伐除去凶殃五祥從
我周旋四方當我者死向我者亡左社右稷寇賊伏
藏行者有善求者有福五神祐我所願者得急急如
律令

居青龍法

凡出天門入地戶過太陰居青龍　經曰初兵出天
門六戊也入地戶六己也過太陰六丁也居青龍六
甲也居其下百戰百勝○假令冬至上元甲己之日
半夜生甲子初起兵出天門辰地入地戶巳地過太
陰卯地居青龍子地即百戰百勝○又一法曰出天
門者出天上六戊在一宫入天上地戶在九宫過天
上太陰在七宫居天上青龍在一宫他皆倣此

藏形法

伍子胥曰當乘青龍六甲也歷蓬星六乙也過明堂
六丙也出天門六戊也入地戶六己也還太陰六丁
也取草折半障人中半人天藏六癸也○假令六甲
日半夜生甲子欲伏匿者初從子地六甲也歷丑六
乙也過寅六丙出辰六戊入巳六己延卯六丁取草
折半障人半置卯地六丁而入酉六癸去人無見者

過太陰時呪曰天翻地覆凡道皆塞有來追我至此
而極徑入天藏慎勿反顧庚爲天獄辛爲天庭壬爲
天牢宜避之不可抵向即被束縛倣此

亭亭白奸法

三章曰亭亭者天之貴神背之而擊其衝爲勝推此
之法以月將加時神后下是亭亭所在○假令正月
登明爲月將時加午即神后臨未爲亭亭所居白奸
者天之奸神常與亭亭合於巳亥格於寅申當合之
時皆格之當格之時俱合之宜背之背亭亭向白奸
推此之法以月將加時寅午戌上見孟是即是白奸

之位常行亥寅巳申四孟○假令正月登明爲月將時加午登明並將臨卯白奸在亥

六甲六丁營法

三元經曰大將兵四出統衆屯營必取其法則其法以六甲爲首十時十日一移○負阜因以歲向而爲狀或依歲月或取六甲旬首而排布之大將居青龍六甲爲青龍旗鼓居蓬星六乙爲蓬星士卒居明堂六丙爲明堂伏兵居太陰六丁居太陰軍門居天門六戊爲天門小將居地戶斬罰居天獄六庚爲天獄判斷居天庭六辛爲天庭囚繫糧儲居天牢六壬爲

天牢府庫甲伏居天藏六癸爲天藏倣此○假令甲巳之日青龍在子大將居之蓬星在丑旗鼓居之明堂在寅士卒居之太陰在卯伏兵居之天門在辰軍門居之地伏在巳小將居之天獄在午斬罰居之餘倣此 右上出武經總要

天時統論

天時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變見雲氣聚散六壬旺相遁甲休咎風露雷雨之所動作陰陽晦明之所啓閉鼙鼓之震响禽鳥之示情通天地鬼神之心開勝敗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臣切謂天地之道大正也夫陽爲實陰爲虛實有常而虛不常也法具實者政令之謂也政令一定之象也法具虛者權智之謂也權智應變之象也動以虛實爲用者天地之正一作道也是以知政令權智之所設能應於天地者此之謂大順也或天地示其災變我以順應之示其吉祥亦以順應之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應正行師豈有敗乎然雖黑一作雲氣出壘赤氣臨軍六窮起風三形生霧皆爲敗象當其時苟能覩其凶變修政謹身卜地遷營應天揆日恭受謹戒一作怒而警省焉此可以易凶爲吉矣斯乃以順道應天者也臣今所列

時日雲氣曆象之間其占候既不一在乎用兵者因其時擇而用之也若能善服人心以順天地之情和陰陽之性使災咎不見幸由政令權智之得其道也又何假於占天時以爲候哉

出軍日

月殺月虛日利命將出征又曰十二月中各有出軍吉凶日正月戊辰丙子庚午辛卯戊子壬辰丙辰丙申二月丁卯辛卯此是九醜日宅月皆不犯三月甲子乙丑戊辰巳巳丙辰庚申四月丁卯巳卯辛卯癸卯巳一作五月丙申戊戌庚戌庚申壬戌六月辛未巳

未癸未庚寅丙申辛卯壬寅庚申七月乙丑乙酉巳酉丁巳癸丑八月庚午癸酉壬午丙午戊午九月癸酉乙酉丙申丁酉壬寅巳酉甲寅十月巳酉甲寅巳上用皆吉十一月十二月九醜八魁無翅大禍反激天賊天門四不出六絕血忌大敗諸日今悉刪而去之不宜此十二月吉日一作月中唯犯九醜大凶一說云天乙絕氣日不可出軍攻戰正月六月二月七月三月八月以次周十二月一說云六窮日不可出軍初九十九二十八一說云天日門亦謂之往亡不可出軍正月初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一日四月

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若有急難擇時吉辰而動不用此日可也

孤虛

一人巳上用時孤虛萬人巳上用日月一作孤虛日內如或賊不在虛上我巳得其便地即用旬孤虛若復逼迫不得用孤虛之位背建向破假令卯爲建則酉爲破是也用日孤虛于日亥孤巳虛丑日子孤午虛寅日丑孤未虛卯日寅孤申虛辰日卯孤酉虛巳日辰孤戌虛午日巳孤亥虛未日午孤子虛申日未孤丑虛酉日申孤寅虛戌日酉孤卯虛亥日戌孤辰虛用時孤虛以時爲主方位並同旬孤虛甲子背戌亥擊辰巳甲戌背申酉擊寅卯甲申背午未擊子丑甲午背辰巳擊戌亥甲辰背寅卯擊申酉甲寅背子丑擊午未背者爲孤擊者爲虛也用孤虛之時須觀年月所避一作見兵乃如山何可爲敗如或賊在虛久戰而不敗者切不可引退但併力擊之必勝矣故兵法曰背孤擊虛一女子當五丈夫此之謂也

九勝法

黃帝曰行兵要背天目向地耳甲子旬天目在庚午地耳在戊辰甲戌旬天目在庚辰地耳在戊寅甲申旬天目在庚寅地耳在戊子甲午旬天目在庚子地耳在戊戌甲辰旬天目在庚戌地耳在戊申甲寅旬天目在庚申地耳在戊午

地兵法

太公曰凡行兵向陣勿可犯地兵將軍忌之甲子旬地兵在寅甲戌旬地兵在子甲申旬地兵在戌甲午旬地兵在申甲辰旬地兵在午甲寅旬地兵在辰

黃幡虎尾

凡戰背虎尾向黃幡吉午戌歲黃幡在戌虎尾在辰子辰歲黃幡在辰虎尾在戌卯未歲黃幡在未虎尾在丑酉丑歲黃幡在丑虎尾在未也

遊門

出兵攻敵當須遊門正月天門在申百死在酉二月天門在酉百死在戌三月天門在戌百死在亥四月天門在亥百死在子五月天門在子百死在丑六月天門在丑百死在寅七月天門在寅百死在卯八月天門在卯百死在辰九月天門在辰百死在巳十月天門在巳百死在午十一月天門在午百死在未十二月天門在未百死在申

八卦

一日從艮擊坤二日從震擊兌三日從巽擊乾四日從離擊坎五日從坤擊艮六日從兌擊震七日從乾擊巽八日從坎擊離一日十一二十一日同前例擊之每到十日二十三十日並軍忌不可用之

五姓

角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卯死酉刑禍申羽德在申陽子陰午生氣子死午刑禍丑徵德在未陽午陰子生氣午死子刑禍未商德在亥陽子陰午生氣酉死卯刑禍午宮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子死午刑禍亥以生氣擊死氣以陰擊陽

天罡

舊說曰天罡加孟神在內加仲神在門加季神在外凡有所用以天罡加地戶可以入山林設伏兵以天罡加天門可以攻敵以天罡加酉隨便伏匿可以探敵一云他人不覺知以天罡加子天地所通吉候也天罡加丑天地不小一作通以為吉事不可以私忿興兵征伐遠行三十里止合吉凶一作天罡加寅天地慶悅舉小事吉天罡加卯天地開格不可舉衆天罡加辰天地初呼不可侵人關界守巳地則敵人不能攻之天罡加巳天地神祐無憂患但進兵入敵境逢敵則止營勿與即戰天罡加午天地初起而縱橫之時凶天罡加未天地小通宜小心行賞賜撫將校慎兵馬如是吉反是凶天罡加申天地不遠揚兵堅壁設備吉天罡加酉天地閉無路若出兵中道奔亡遇敵即敗大凶宜守營自備天罡加戌天地返逆吏士謀殺主將主將備之天罡加亥天地迫無路行者止占戰鬭天罡加孟孟謂寅申巳亥是也利力戰加仲仲謂子午卯酉是也主客傷加季季謂辰戌丑未是也利客勿迎戰從去之占卒鬭敵出

軍加孟不出加仲半出加季全出占卒鬪敵罷軍加孟不罷加仲及季俱罷占鬪憂加孟不足憂加仲小憂加季大憂

雷公（雷公者六庚耳庚爲天刑故不犯又庚乃百神聚之方）

攝殺六律曰雷公將軍在午遊庚領十二月將及風伯雨師其所在之處群居响應而到若出軍布陣立營則雷之所處愼不可犯之主敗軍殺將也甲子旬六庚在午甲戌旬六庚在辰甲申旬六庚在寅甲午旬六庚在子甲辰旬六庚在戌甲寅旬六庚在申

十二將

用起天乙以將兵大捷（一作棲）鬭地千里敵畏服用起六合以將兵主得子女玉帛用起青龍以將兵大勝得敵之邦國府庫用起太陰以將兵士卒怯怖用起天后以將兵不戰自敗用起大常以將兵無功用起螣蛇以將兵士卒驚駭上下相尅多傷用起朱雀以將兵士卒驚恐或妄作口舌用起勾陳以將兵士卒敗軍馬折傷用起玄武以將兵軍多亡遁戰不利用起白虎以將兵師敗無救援用起天空以將兵士卒亡亡爲敵所欺詐說曰天一者人皇之靈也上滑精而爲星在紫微宮下遊十二次則君巳丑寒慶賀事治大吉小吉臨甲乙上寅卯假令天一治大吉小吉而臨甲乙寅卯是龍蛇此皆倒此凶神騰蛇者飄風之精也居大陽之丁巳雷公六律曰天一奉車都尉凶神也（一作而）大小殺並主驚恐朱雀者（一作星）月之精也居大陰之丙午雷公六律曰天一羽林下爲霹靂凶將也主刑戮口舌六合者大陰之精也居少陽之乙卯吉將也雷公六律曰天一光祿大夫主和合吉事勾陳者雷電之精也居大陽戊辰雷公六律曰天一大將軍也凶將也主戰鬪多傷敗青龍者太陽之精也居少陽之甲寅雷公六律曰天一左丞相吉將也主喜慶

事天后者水之精也居大陽之癸亥雷公六律曰天一綵女也吉將也主蔽匿事太陰者金之精也居少陽之辛酉雷公六律曰天一御史中丞吉將也主陰私事也玄武者北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壬子雷公六律曰天一之從將也凶將也主逃亡離別盜賊若與風伯雨師二神并必有盜賊大常者土之精也居少陰之巳未雷公六律曰天一大常卿吉將也主財帛白虎者西方七星之精也居少陰之庚申雷公六律曰天一廷尉也凶將也主囚禁繫骨天空者斗魁之精也居少陰之戊戌雷公六律曰天一宜師（一作星）

凶將也主欺詐事

三九

一九命榮衰安怨成壞一作敗友親　二九業榮衰安一作敗友親三九胎榮衰安怨成敗一作敗友親大將軍將有事即預撰已所生之日以月將推之爲命宿一室二奎三胃四壁五參六觜七井八角九亢十氐十一牛十二虛第一命宿次榮衰安怨成壞友親之類一九之法次以業宿爲准前三九周二十七宿而推之假令大將生於五月五日胃宿爲第一命宿二昴爲榮三畢爲衰四觜爲安五參爲怨六井爲成七鬼爲壞八柳爲友九星爲親次爲二九之法十張爲業宿後起之爲首餘皆以類推之然於三九也皆倣此也設或值命業宿直日宜舉號命一作令數習士

馬建立榮寨吉昌宿直一作昌日攻之取戰吉衰宿值日所作凶安宿直日移兵廷寨吉餘凶怨宿直日惟利結交於諸侯及延納賓客餘凶成宿直日設權詐及攘厭吉壞宿直日宜大夆師旅討伐叛逆及鎮厭呪咀皆吉友宿及親宿直日備藥餌治軍病犒勞宴賞

此三九之用也苟欲求其直日之法即以二十八宿本直之日配於大將軍命業胎宿之次以定吉凶之後以七元甲子起之第一虛宿直大陽受日房星昴直亦大陽受日他皆倣此是謂天元甲子第二奎宿直木星受日角斗井北所直同是謂地元甲子第三畢宿直大陽受日危心張所直同是謂人元甲子第四鬼宿直金星受日牛亢婁所直同是謂見元甲子第五翼宿直火星受日亢觜室所直同是謂江元甲子第六氐宿直土星受日女宿昴胃所直同是謂河元甲子第七箕宿直水星受日軫參畢壁所直同是謂海元甲子以二十八宿所直之內足以見九宿之日假令三月一日爲五元甲子即翼宿直火星受日二日乙丑軫宿直水星受日三日丙寅即角宿直木星受日以類次之凡七元起於天元終於海元周而復始苟欲知其七元甲子之資次當以長曆推之凡見所直之宿可以配於三九也行師者能以三九用日五行用時

孤虛用地雲氣星辰用天況机用人未有不建拔世之功者也

卜螺法

螺者田中大蝸牛也有赤色活者取時忌婦人孝子鷄犬見之凡預卜勝負取二螺安于盤中直畫一路分界左爲我右爲賊盤中盛水一寸許將螺各記之呪曰田螺舞舞能知風雨賊若來遇入我境界田螺索索風雨不着賊若不來各守城廓呪畢候至天明依法斷之若賊螺入我界不可與戰宜固守我螺入賊界急宜攻伐　春占螺頭向東大利向南有驚向西被賊向北小吉

夏占向東小吉向南大利向西賊來破我向北大驚秋占向西大利向南有神助向東六
吉獲賊向北賊勝我宜固守冬占向北大利向西平安向南賊散向東小驚宜固守則吉
甲乙日賊頭向東賊來急不宜戰向南五月內賊來向西十日賊來向北潵不至丙丁
日向南九十日去向西七日去向北當日至交戰殺勝敵收向東賊散戊巳日占宜名固守
庚辛日向西與賊平向北賊散向西賊來戒復去向東有賊大戰壬癸日向南賊不戰而
云宮三家奈向東與[illegible]一方向北宜平

護身符法

凡大將逐年五月五日午時速備生硃黃紙敬書此護身切勿令婦人雞犬見之符成縫在衣服内臨前後心佩戴鎗箭不傷佩至來年再換書符之時向日

剎將
護身
吉

頂禮用天罡祖炁極驗

神光經識　殷勲

神光之法其來尚矣予嘗考索故典始於岐伯之傳初但驗有無為夙生壽夭之訣殆至有漢張子房受圯上之書始作行師之用驗五色以考勝負吉凶之机其法愈神而其說愈備高祖嘗欲攻匈奴驗神光得青白于房以為不吉高祖不從遂有白登之圍是其明驗也及至後世賢人君子往往推演以備人事不過卽其理而通之誠亦不為誣矣也夫人之有神猶草木之有精華盛衰而萃悴可以預知理之自然不可逃也人之神光正猶是焉其理至實而不誣其事至簡而不煩用之以守身用之以避禍用之以出入起居事至物來無施而不可也予家居數十年屢經夏憂感未嘗有非權暮怨之禍者藉此法之助焉耳後之君子得此當寶而藏之勿示非人可也

㝵正玄機神光經

取驗要訣

凡驗神光當先登心靜慮默默存想其所向之方所為之事及所欲接對之人存想既定然後以兩手中指緊按左右月窟緩而揣之其光自見青者凶白者虐驚紅者黃者吉慶有喜事黑者大凶取之無光則不日而絕矣

源流確論

夫神光者一身之主宰五臟之精英根於靈臺之中見於月窟之際不假人力取驗如神昔李光弼野宿取神光不吉而知高驛之有謀急移營避之乃得免禍蓋得此法也孔子十日不見神光而知夙期將至遂有泰山梁木之嘆近世浮屠有預知夙期者亦本

此法馬史書不載乎受異人之傳君子得之可以帥兵討罪可以促裝遠遊可以避患於未來可以袪疑於未決不假蓍龜無勞思慮然必正心誠意乃可得之若乃僭意非心以求僥倖者則神自不存胡吉凶之可憑乎循理君子得此宜寶而秘之非人勿傳也

定神湯方序

凡居倉卒之際或事擾心忙神必不定神不定則光亦憑之而忒故須先服定神湯然後心定神安驗之自無不中矣

定神湯方

天門冬（一兩去心） 人參（一兩去蘆） 石菖蒲（五錢九節去毛） 茯神（三錢去皮） 甘草（五錢去皮） 辰砂（五錢光明者） 麝香（一錢真者） 黃連（砂另研極細）

右件依法修製爲細末將砂麝和勻黃連燈心泡湯調服二錢許如神氣自定無他事煩擾者不服

事君篇

事君以忠或上封事或面奏對少有差謬禍莫大焉必先午夜驗其神光若得紅光輝熖必主天顏有喜嘉納所言黃色而光圓大者必主賞勞或賜宴酒食進陞官爵之喜青者必主虐驚白者言無所納且有威罰之恐黑者大凶自宜整旅

臨敵討罪篇

凡臨敵討罪須驗神光色紅黃明且耀者必大勝縱彼千軍萬騎攻之我亦無虞如青黑色或神光不見急宜徙營別所如白色則不宜進兵必有破軍折將之患

野宿篇

凡遇夜野宿或所處有疑須澄心靜慮速驗神光若青色則有姦人至黑色賊兵來白色親近有謀紅黃色熖可高枕無虞矣凡處危地而眠瞷者一瞷則一

里之遠二三瞷則二三里之遠十瞷則十里前面必有姦人賊黨至吾事先知則姦賊可談笑而擒也

遠遊篇

凡遠遊止宿村落去處必須驗其神光若不在而心動目瞷急宜遠避不可入也若居山谷石崖枯木壞墻之下神光不在必有山崩石墜樹倒墻傾之患山林幽寂去處出入經過神光不見切不可妄動恐有虎狼蛇虺等害謹慎防之則無害也

風雨雷電篇

凡在外卒遇暴風驟雨速驗神光若不見者決有洪

水泛漲地塌城崩之患不可於此久居須當另擇高阜乃可免也

過渡篇

凡渡江海或水惡波險去處須先一日驗其神光紅黄色者可渡青色者有大風白色者有大雨黑色或無則有船翻柁折沉溺之禍喪身殞命在須臾矣可不謹哉

飲食篇

凡飲酒會食或客居遇人邀請處有所傷須驗神光若紅焰光明黄圓且大必有歡忻之慶醉飽之樂且

無所傷損若青白之色必主爭端或酒食不佳不能暢意光若黑者或被酒食所傷或為骨鯁所害或誤食毒物患出百端矣

交遊篇

凡往來探望朋友亦驗神光其光黄赤者其人在家懽忻迎接酒食款顧之喜青白色者或在家忙迫或他事奔馳或欲喪凶事無暇逢迎若黑光不必去之橫生他故諸事不吉也

疾病生死篇

凡人七夜神光不明或不見形迹大主危厄五夜中有一夜見不妨常於黄昏時候之或無[illegible]時驗之若有則是元氣不和必罹災亡之[illegible]紅黄色且夕痊安青白色但主沉滯黑色或無災期將至矣

取驗法

凡取驗須於靜夜獨處勿令人知暗而取之亦不須避其他人談說務在精一專求萬取萬中設若輕率妄動雜私百端而欲元神之精激取驗之得真蓋亦難矣蓋神且於吾心心既擾惑則神亦昏乱而欲誠其功效匪術之弗灵乃驗者之罪也

軍戎之大耻近時發用見朱雀被敵人毀辱見笑太陰中止玄武失物
以憂深發用太陰出兵士卒怯弱用起玄武出兵遺失士馬奔遺也天后无威發用
天后出兵不戰則敗白獸自敗而禍起發用白虎出兵士卒不安乎喪疾也空亡
失衆初傳雖吉中末見空者不可出兵天空乃毀軍發用天空不利出兵士卒使
傷彼欺詐凌辱之事勾陳發用則戰士折傷發用勾陳出兵士卒亦亡車馬折傷
天罡加巳則行者獲利斗柄天罡指巳爲天地初關將出兵關千里之大勝縱
横建馬天罡加午爲縱横坐甲而不出則吉坐帳調琴宜宴樂而備兵防賊指未
必通謂聲名之顯著天罡加未未通小吉時可出軍及備所得也向申地
追言災禍以彌深天罡加申天地小時又爲道路追時不可出軍避之即吉值酉
西方地閉而車折馬死天罡加卯酉爲天地關格不可出師必有傷絶人馬關地傷

反來戌上人乖而將殃兵傷天罡加戌爲天地反吟時不可出兵君臣反逆
父子相違夫婦情別奴婢害主用之相害出兵爲亂君臣不利士卒多傷亥上見之天窄
而敷傷鵂鶹天罡加亥爲天窄時百事皆凶子邊見也路逼而半
地難任天罡加子爲地逼時兵亡路恍惚不安也丑向逼途三十里宿來
晨任意神防潛功天罡加丑爲天地小逼將兵兵三十里宿來晨任意前來每向
寅上龍見天乙以情懽或到卯上天地塞門而氣爍
天罡加卯爲天地閉塞不通時宜藏閉可也伏吟辰地閑閉塞以潛通天罡
伏吟時亦爲天地閉塞時伏吟守巳也若守城營客將憂而自縮若守賊皆
賊將自退不可出兵必後賊循若逃攏擾賊亂到皆取之必得老行聲卒逢賊將方虞
來占時下見賊加正將丞從兵如來輕兵神后從子上來者賊將先來並是輕奇兵步

卒牽牛賊從大吉上來其賊將堅強也猛健功曹賊從功曹上來其兵將士猛強也車
騎長鋒于兎腹賊神從卯上來有車騎相兼急旗角亢賊從辰上來必有伏兵急
速也衛兵變陣于龍頭賊從巳上來名曰龍頭是大乙衛兵者善能進退變化陣行
宜發而用兵也馬隊勝先大將秦官而坐甲賊從午上來其將武勇或車馬
用兵之衆當用奇兵待之驍捷傳送賊從申上來其賊將勇兵銳天明趙次以運
賊從酉上來能刃天道號爲地上大梁之交也天魁猛壯而難擊賊從戌上來將成
士猛壯銳勇不可擊登明突急而難留賊從亥上來多有突急銳兵奇伏之率也色
象天机金來大逆賊從申上來我以赤旗火陣應之四方皆此也刃兵將入
勾陳是的正時占勾陳克日即賊刑併在閏甲子東方也與勾陳制日兩軍
合戰以爭雄申酉作勾陳臨甲子爲刑金克申必戰戰在門所傷四季神在外必有大戰

戰井斗來臨彼此收戈而息怒大小吉臨甲子日辰兵自辭而不戰也井
惟小吉斗大吉也年逢六害若上將本命上見六害子未丑午寅巳卯辰申亥酉戌是也三命
六害同也凶神必併于閏傷六害與凶神併者當今日時必敗克日大凶日值
孤雄吉將堪逢於陣擊孤者識丹后二辰是也正月起辰爲孤背而擊克也二月起丑逆者
以午爲虛二月丑爲孤未爲虛大十二月十二辰遊而復始雄神前神臨擊雄者大勝雄神者春寅夏巳
秋申冬亥宜取爲精神臨行年本命日辰大勝也凶官軍欲勝勾制玄都勾陳
玄武者所以必勝官軍利也主將年上神克武白虎亦勝一說始終三傳前三五六合青龍也后玄
二四大常太陰也如有氣天乙神臨將軍行年及所是天乙須有氣之鄉玄武臨地則軍敗玄
天乙勾陳所乘神干克勾陳勿戰而必敗武臨日辰逢克將上勾陳道神者必敗損支坐敗
若干上神遥克支上神或于支克乃上克下皆爲坐敗也傷于行輪支上神或支或

干下克上爲王勝也欲掠何鄉戊巳須逢干吉將欲掠視天地二刑消兵劫位其日是何甲旬次占地占戊巳位逢吉將出門有功名凡天上戊巳亦爲天將者木爲吉也假令子子旬中辰巳位屬戊巳上下皆爲吉將者必螣大勝將也前三後二前三六合后二人陰是也

私門禁戶以相扶有四禁戶者除定危開爲地禁戶若卯酉六太常太陰青龍居其地

三路迷心大吉入水不傷入火不傷受天乙之祿也時下隨罡干孟仲逢路三叉欲知何道吉正時看天罡加孟左道通加季右道通仲中道通此下本軍大捷所來必通兩岐

惑意日辰左右以規模行逢道附岐者干吉者左道通支吉者右道通欲傷

江河支干莫入正時占之害水必漲有沉溺之災卯辰及酉地有三井卯辰酉是也天有三河壬癸子是也

天河覆井以沉波正時占有三河內一河臨地井者災

水之厄不可渡河也泊忌冲罡太歲遭虛而禍急正時占見太歲天罡加支

干風清神后支干太歲缸行沉溺之災

涅陷之地天罡指處以堪行亦作泥池干吉刑陸如有泥水亦取天罡去通乾地也一云天孟勿前行加仲勿中行加季勿後行支吉

干傷水面通舡而宜立支吉利步行凡丙丁發丑癸未爲傷水龍日不可涉水

有沉溺之災又戊寅巳卯亦因凡卯爲舡爲車蔽支爲舡臨于爲車卯在旺相牽舡宅御在夜因之地車於故發乃占天罡加孟前亦藏知於季星有徧知

昏濛失路執式天盤出林野谿濛倒木大材陷失路執式盤于地取天罡加孟左行加仲直行五六步當得好道也參行意曉

參宿傳送下自然開路也參即申

天角堪行或臨孟仲季之方舉兵

不可悞也天角天罡也大必有路天罡加孟左行加仲直行加季右往即通角即辰也以天

罡地戶之頭戴行情自開焉常以天罡地戶頭戴式行則不迷惑天門地戶元

此空亡有亥閒地戶丙壬悲歌正時占丙丁壬癸行悲歌趨井房之清泉正時

占小吉有井宿大冲有房宿其下可以求泉或河不出三百步亦天道路也欲劫軍糧向

吳秦之大廟月將加正時大小吉下必有劫糧必得分大吉秦分小吉此二位求糧必得大

吉紫方神后華蓋大吉爲紫蓋神后爲華蓋能藏兵卒急行无害

凡吉急事須行藏者太吉神后可以掩襲必得也大冲千騎此下可藏千騎從魁可

遁百人酉爲女石之神可藏百人牛鬼參因天駟當潛不敗凡伏兵及

避惡可以從丑上去向未回而中立定向未上去避兵避惡追不可得也丑上有牛宿未申上有井參宿

也青常陰合青龍太常太陰六合是也大梁大火以同居大梁從魁酉大火大冲卯也

除定危開主將其方而喜在除定危開爲地禁戶卯酉天乙

之私門青龍太常太陰六合係出其下大吉急賊方所初傳五行忽聞賊正時占

只是初傳賊之位也水爲地虜火作南征亥子爲水巳午爲火後見土神

不意及從于四季辰戌丑未也當初木位其謀必自其東

溟東方初傳見子亥是此方來也地恐埋軍軍行太陰休石城閒房澤恐有伏兵參軫

虛房而速備正時占申巳子卯臨日辰必有伏兵參宜休卒蛇支獸于

以尋觸神旺相與刑殺併者大凶必有戰有盜刑殺併日能剋支從必不敢動與戰虎克日辰有

卒螣宜存之而備斗季損支邀截我后正時占天罡加季有伏兵支傷于吉伏兵

在后也干傷前伏陰陽左右丁傷支吉伏兵在前天罡加陽伏兵在左加陰在右

帶刑併殺旺相而猛將來爭伏兵日辰上于卯巳申併殺有旺相無殺

刑囚將弱而庸夫退驟刑殺上空下死氣者伏兵不敢起退三刑五墓

日辰遇而夜防正時占日辰上見三刑五墓神加之者主將宜從營不然大凶也蛇

虎魁罡支干遭而宿候又占辰戌爲白虎螣蛇臨支干者皆有伏兵夜防寅上金

蛇虎魁罡青龍常兮信使將來註曰丁營未定必郵者正時占日辰上見青龍太常必有來使也郊野目潤風雨暴兮高陵狄就正時占日辰上見魁罡蛇虎必有賊至占見卯子臨日辰欲有暴雨就安高處置營忽被圍逩日辰陰陽經云傷不傷視陰陽正時四課日辰之陰陽不決交爭見損和好無傷若夫干被傷有惡鬬相傷假令見吉神臨日不傷凡欲突圍隨斗罡而可擊月將加正時正罡所臨之乃黃帝日兵圖十後占出路以勾陳而取強假令寅卯爲勾陳可宜四季之日從關星下去吉鬬星者春房夏張秋申冬壁審察其情內神主出于天乙深知其義吾軍可動于龍驤正時占初從動初在天乙后傳出在天乙前可向天罡可向出而必動潛起掠地玄神須壯能制支干戎兵必旺我欲掠他境潛伏謀軍正時占乃視玄武所乘神旺相克日辰者必捷也若

乘四季玄武太常辰戌丑未四季爲神也忌甲乙爲東征忌甲乙日發行及行兵行東方卯酉曹冲二神玄武來功曹太冲二神慮庚辛而西向忌庚辛日發兵及兵行西方則凶龍頭莫犯凡攻城勿攻辰之神龍頭必損主將支干以休囚凡旺相之日必於氣強可以干氣衰不可攻擊也背腹宜攻要日辰之旺相凡攻戰宜擒捷功兵陰滅龍頭在亥尾在巳背當辰陽滅龍頭在巳尾在亥腹辰背戌攻之攻於法式以昭昭知軍情之蕩蕩明視法式明心清淨使軍心之後定孤虛者坐亡爲孤對冲爲虛一說歲後或月后是孤對冲是虛以攻擊背孤而虛者吉經日怖不怖視五墓敗不敗視六害鬭不鬭刑相簇此將軍玉帳之珍乃帝王金門之實

擇歲月日時法

凡出軍攻伐當擇歲月日時爲先忌衝太歲金神若爲主候太白辰星東見之月若爲客候太白辰星西見之月其月即避仲旺方○凡擇日諸家六壬各有擇日篇多與月內凶辰六壬神殺相犯忌之叶吉犯之有殃諸家舊法亦皆存之於後凶神合避今錄之於前○凡出軍忌月建之日損大將其決應行軍避忌凶惡之日不可用兵㊀凡天火狼藉日凶不可用

正五九月在子 二六十月在卯 三七十一月在午 四八十二月在酉㊁凡八龍七鳥九蛇十虎日凶 春甲子乙亥爲八龍 夏丙子丁亥爲七鳥

秋庚子辛亥爲九蛇 冬壬子癸丑爲十虎○凡九醜之日忌行軍 乙戊巳辛壬之日臨子午卯酉之辰此是九醜若時更遇殺神臨支干主大凶○凡往亡及日月蝕並不可出軍歸忌亦不宜用○凡平日收日天罡天魁不可用○凡兵禁日不可出軍 正月起寅逆行六陽辰○凡大敗日與咸池同不宜出軍 正月起卯逆行四仲○凡四離日不可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前一日是也不可用占時月宿更臨四離之表名曰天冠凶○凡四絕日 玉門經曰四立前一日名曰絕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日

是不可用也占時日干臨四絕之辰名爲天禍凶○凡月厭　沖對之辰皆凶　月厭正月起戌逆行十二辰○凡受死日凶　正月戌一辰三亥四巳五子六午七丑八未九寅十申十一月卯十二月酉是○凡龍虎日凶　正巳二亥三午四子五未六丑七申八寅九酉十卯十一月戌十二月辰○凡罪至日凶

正月午二子三未四丑五申六寅七酉八卯九戌十辰十一亥十二巳○凡伐忌攻討　日不宜用支尅干日是也○凡飛廉大殺日凶不可用　正戌二巳三午四未五寅六卯七辰八亥九子十丑十一

申十二酉　右巳上之日不可出軍最爲凶並須避之○凡擇日取其旺相日辰制尅所攻之方吉若休廢無氣皆凶○神樞經曰欲出軍擇日常以天罡加月建傳送從魁下爲歲前天罡魁下爲天府登明神后下爲歲對大吉下爲天倉功曹下爲歲後巳上日辰皆吉　大冲下爲夾畢天罡下爲負冲太乙下爲拆冲勝光下爲掩冲小吉下爲致死以上日皆凶○七十二占日法　辰巳日再見青龍故曰戌亥利行賞賜　戌亥日再見白虎故曰戌亥利行刑罰以順天心　辰巳日再見騰蛇宜動內財　戌亥日再見天后宜靜內財　午日終不見大陰子日終不見六合故子午爲經不可逃亡是陰陽之始也卯日終不見玄武酉日終不見朱雀故卯酉爲緯不可攻盜是陰陽之中也雖有吉神良將猶不可用○黄帝占曰及支不可出軍　戌亥爲月朔則一日七日是　三日十九日二十五是　申酉爲月朔則二日八日是

四日二十日二十六日是　午未爲月朔則三日九日是　五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是　辰巳爲月朔則四日十日是六日二十二日二十八日是　寅卯爲月朔則五日十一日是　七日二十三日三十

九日是　子丑爲月朔則六日十二日是　八日二十四日是○玉門經曰六窮日不可出軍　每月四日十九日二十八日是○玉門經曰天乙絕氣日不可出軍　正月六日二月七日三月八日四月九日五月十日六月十一日七月十二日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日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七日

占用兵應日

神樞經曰將欲出軍○假令以木日聞驚急事謂四方舉兵及攻仇怨必以火命人用火日火時從火門出

兵大勝此名子孫爲父母孰仇勿令金命上將以金日金時出門必敗言金剋其木日也假令三月甲子日閼鷂急事例以丙丁日巳午時出火門太乙勝光下大勝餘倣此

擇時擇六凶神藏吉神

謹按六壬靈匣經云○甲庚戊日善能用者使前一螣蛇墜水二朱雀頭破後三玄武拆足四勾陳入獄五白虎燒身六天空被剝○假令三月庚申坤時天魁爲將加坤卽天乙庚日晝治在大吉而臨乾前一螣蛇火神臨壬水故曰墜水前二朱雀火神臨坤土故曰折足後五白虎金神臨丙火故曰燒身後六天空土神臨巽木故曰被剝爲吉時利於此時出軍攻討與動土工皆吉但十二月用將加課之時凡甲戊寅庚日晝卽晝治貴神在丑夜卽夜治貴神在未若臨乾之時卽得六凶神藏四惡殺沒於四維此時最吉自餘七日乙己丙丁壬癸六辛日各依日夜貴神臨之時六凶神藏若辰戌丑未臨乾坤艮巽四維之上卽爲四殺沒皆爲吉時

六壬兵機三十占法

總目

遊都魯都第一

遊都魯都法最玄穿地尋屍見九泉魯都臨處逢白虎戊巳原加辰戌閒常將月將地分數兩位相逢遠近看此是先賢眞妙訣千金莫與世人傳

訣曰

甲巳之日丑爲先乙庚神后不虛言丙辛常向功曹上丁壬之日在巳边戊癸傳送遊都往遊都冲處魯都安要知賊伏藏人馬遊都之法計推干出入魯都臨定處依前法式可通仙

又曰

賊類相凌切要知遊都作限用推之遊都甲巳常在丑乙庚在子丙辛寅丁壬在巳言非謬戊癸同申更不移遊都覆日今將到前支一日在明期二三依大須防禦若臨前四不侵圍遊都旺相支干畏賊勢憑凌難守持遊都合處喜隆辛畏下難侵大戰時居在東南災稍重臨之西北禍當徵不見遊都視天乙臨處還如都將推子辰巳位加今日賊盜猖狂疾似飛

金鳳戰干第二

占賊之法妙難窮起成課法門通靈要知賊寇藏人馬遊都魯都兩干稱方爲賊居將爲寇[illegible]人兵干是我軍爲主數更知賊數百和[illegible]爲我利干若受尅財須傾四課之中神克將不須旁力用心動若还行兵謀計策寇兵一掃化爲[illegible]文神將[illegible]當謹備莫攻征方來克貴主細作必有[illegible]我軍貴神不尅地方位將軍攻戰莫消停將若刑方賊移動晚間逃走似飛雲方若克將賊守寨故然不動亦難通干克將令與人馬依行兵士將賊攻神將刑干賊須勝我當隄備不宜兵方來克干賊堅固干若刑方我得贏神若克干軍宜使干友克

貴軍不聽貴神爲將干爲使將位二方是賊兵我克他將爲戰聞他來尅我不須攻地方名爲遊都將對冲魯都賊遊兵有人學精遊都法不須專念六韜文千卷萬書惟此驗只此一卷應如神一脉流傳玄妙訣常將賊寇掌中擒

論盜方路

甲寅乙卯丙巳空丁午戊辰巳戌中庚申辛酉壬亥上癸子十干定吉凶天地相合爲去路暗藏人馬捉賊兵若人會得魯都法捉將如同在掌中

尋賊消息第三

丑未賊名大小分傳聞兩耳實非輕若人探覓尋蹤

酉消息從來特此真

此論用將加時尋看天盤上丑未卯酉四字凡六
法以丑爲小賊未爲大賊丑爲地耳未爲天耳卯
差人探察尋其蹤卯酉方出去之可得消息假
令庚辰日巳將未時丑在卯地主小賊在東方木
在酉地主大賊在西方卯在巳地酉在亥地東南
西北二處可差人探事余倣此

度關格賊第四

緝賊行程度彼關行年歲月日冲難日干將命休囚

惡賊推相生去即安

專看年上神冲于上神不可出 相生比合去
此論專看大將探所人行年凡將行年上神不可
冲日干上神又忌冲太歲與月建如冲彼不可出
關度彼境地冲者是子午之類是也行年不論長
少只以寅上起一歲卯上起二歲
假令甲寅年壬申月壬午日巳將辰時壬神在亥
亥上是子如將行年屬午亡冲于不可去也太歲
是寅如將行年是申爲冲大歲亦不可去余倣此

來使虛實第五

敵使欲分真與僞支干先克細詳推天空朱雀爲奸

詐辰酉逢時主敵虧

此論用將加時尋看日上神與支上神相生爲實
信若支干相剋主來使虛言又看日干上或支辰
上有朱雀天空二將臨之主變詐不信
假令庚辰日巳將午時庚課在申卯上見未土
辰上見卯木乃木克土主來使虛言不可信又况
天將朱雀臨辰天空臨午尤不可信也若未在申
上午在辰上寅在子上爲
相生其言可信余倣此

來人善惡第六

遙望人來未測詳神后加臨孟是良仲是商人季奸

惡欲避正位去天罡

緝曰凡將加時神后落處斷之寅申巳亥良人子
午卯酉商客辰戌丑未奸惡細作之人

兵將多少第七

國家兵數須先知旺相相生更有餘休百囚卒千自

散先知一舌候兵機

我比爲旺我生相我生自休君莫乱克我爲囚我
克爲死可撥千軍死更凌
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壬申七丁壬卯酉
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先干四

方性強弱第八

發用何神方性知假如子動北方知性情定是多奸

詐急早隄防用力宜

此論專看發用之神若是亥子水神主北方之兵
巳午主南方之兵若論其性見申子爲之奸邪見
亥卯爲之陰險見寅午爲之猛勇見丑未爲之公
正見巳酉爲之寬大見辰戌爲之奸詐

出軍擇日第九

擇日天罡加月建看其神后可移軍歲對登明神后

下歲前頭上酉兼申河魁臨處爲天府歲後仍看神

見寅天倉大吉加其日余外相逢不利人 支上順起

凡擇出軍日專以天罡加月建上看傳送從魁下
爲歲前天罡下爲天府登明神后下爲歲對大吉
下爲天倉功曹下爲歲後巳上日辰並吉再逢上
下相生尤吉○如太冲下爲伏俘天罡下爲貞神上
太乙下爲訴中勝光下爲鬼冲小吉下爲致殺巳
上以辰大凶不可出師余倣此再着上下相生尤

吉凶
宅凶

出軍吉時第十

吉日還須擇吉時神藏煞沒自然宜天乙貴坐凶災散兵出功成奏凱歸 月將加時

此論專爲甲戊庚三日說如丑或未臨亥地爲貴人登天門此時前一螣蛇在子名墮水朱雀在亥名投江勾陳在卯名折足白虎在午名燒身玄武在申名折形已上爲神藏煞沒此將出兵大吉假令二月庚申日申時卯將丑在亥丑爲庚之貴神酉是也如不係甲戊庚三日乃取青龍黃道吉參詳玉堂爲吉

正七加子二八寅三九原來卯向辰四十須知午上始五十一月起於申六十二月起於戌黃道爲詳黑道遊起黃道時法

擇日出門第十一

日吉從門更欲宜子孫爲父報仇時假如甲乙方有讐巳午臨門莫避之

凡用兵之法須擇吉門而出如甲乙日有讐須命火命人舉紅旗或用巳午時從南門兵出爲父報仇注忌金命人金時或申酉方不利丙丁日宜往辰戌未三方吉亥辛酉子丑亥方吉戊己日申酉方吉至癸日寅卯方吉

訣曰 甲乙用兵先舉紅旗 丙丁黃色不須論 戊己白旗庚辛皂纛 壬癸堪用青色冲棼

行擇吉道第十二

遇寇逢中擇路行勝光爲午北休征見木傳爲忌申酉庚辛南往不宜兵玄武艮方爲辰地軍師須得會其情

此論專看玄武所乘之神如玄武乘寅卯不宜往西方去如玄武乘巳午不宜往亥子地去如玄武乘辰戌丑未不宜往東方寅地去如玄武乘亥子丑不宜往辰戌丑未地去如玄武乘甲丙不宜往南方巳午地去

假令庚辰日巳將申時庚日以丑爲貴神落辰上玄武乘戌土落丑上如此將不宜往寅卯方行乃木克土也或云玄武乃賊神殊不知我先行兵却以我爲玄武不受克也余倣此

凡庚日忌東方去乃玄武屬土故也甲戌日亦不可東行

大將居方第十三

大將居方取亥宜左爲卯將右酉隨勝光前處爲前將神后臨方是後推

春寅 夏巳 秋申 冬亥 六壬謂動於九天之上如亥方不便從卯將春以寅爲雄背之吉夏以巳爲雄秋以申爲雄冬以亥爲雄如四位不便再以年支天罡上所之吉此大將居之如神將又看月建方背之吉

此論專看大將下營所居方分以月將加時看天罡二亥字落在何方如在酉上正西安營大吉如亥在卯上正東安營大吉如亥在午上正南安營大吉

假令辛巳日巳將卯時亥在酉上爲中軍大將正酉安營吉午爲前將在辰地卯爲左將在丑地酉爲右將在未地子爲後將在戌地如有驚大將居亥左右前後將分兵擊之全勝余倣此

野宿安營第十四

月晚行疲欲下營支干逢墓不安寧

日辰俱墓夜必有賊宜防之

卯辰巳等宜防賊兵書說此是三刑

彼將內相遇三刑
夜必有賊兵至

若見魁罡宜恐懼將兼蛇虎重遭驚陽歲大吉來加上陰歲还將小吉輪丙丁之下爲天道若問人君是甲庚

陜年大吉加大歲陜年小吉加大歲乘丙丁甲寅之方爲天道人居吉甲在寅丁在午丙在巳庚在申

惟此四干臨處吉其余方所並爲凶大吉臨干宜吉去若逢斯將不堪行

丑臨神將凶
大吉臨下

方分歲占第十五

歲占方分莫枉嗟陰歲須將小吉加陽歲郑從丑未併傳中机泄恩神奪

如甲寅子上加青龍卯酉寅上加青龍辰戌丑上加青龍巳亥午上加青龍　凡遇甲戌庚三日魁將貴神放在丑上丑放在亥上看月德臨何地支即知此時煞沒

又看月將臨何支知在申對宮是寅申寅二時吉余做此

天目察賊第十六

聞賊來知其所在加時春乙夏居丁秋辛冬癸名天目賊當其下伏其形

春乙　夏丁　秋辛　冬癸
假令占此子日辰時寅將冬癸丑是以月將加正時臨行丑臨卯地有賊若正東伏藏人馬是也

中途占賊第十七

途中前後疑逢冠大吉加臨知賊程臨於子午太冲下如加辰戌伏登明寅申定是居参宿丑未必應藏軫中卯酉從魁下潛伏巳亥还於大吉停兼刑旺相難冲擊設法抽軍別路行

假如三月酉將癸亥日午時占月將加午上順行大吉在戌其賊在登明之下潛伏是也此時在途勿從登明之下必逢伏兵須察其地旺相抽軍設法避之其地休囚出奇擒之在臨時通變勝負可決

抽軍避冠第十八

賊勢憑凌我未强抽軍廻避看天罡值孟直須從右隱仲季还宜在左藏

天罡加孟宜加右避之仲季宜加左避之以月將加正時看從罡太冲爲勝地天罡加申是生方

卯酉二方吉　加甲亦吉
假令乙酉日巳時申將從罡臨午太冲臨子宜向子午二方避之旺方亦吉　酉時旺也

察賊前後第十九

賊近我軍誰前後加時占測用防奸巳申子卯臨支後立在干頭巳在前干若居之賊當路支若臨之廬我軒

經云占賊在我前後看巳申子卯四神若臨干在我前若臨支在我後四神不臨支干前後無賊是也如支干不相蒙亦無賊也

察賊伏兵第二十

恐賊埋兵居要程支干上决最通靈子卯巳申來復

伍賊寇奸心布伏兵旺相帶刑逢必戰休廢空亡不
敢征干傷前伏支傷後支干俱損莫施籌
註曰干爲前伏支爲後伏支干俱傷前後有兵中鋒之亂假令春占甲戌日申時酉將以月將酉加申上數到寅上是卯字乃卯臨日干前主有伏兵春占木旺故賊必大戰○假令甲午日亥時酉將酉加亥數到寅字是子子屬水三月土旺木休囚故不敢來戰

占賊去否第二十一

傳聞賊去尙疑奸專看斗擊處占看加孟未行加仲
發臨季須知向遠山
靈轄經曰占賊已去未去以月將加時視天罡落何神若天罡加孟未去加仲欲去加季已去
天吉過守將出界未至猶須住吾關
此視去大吉若臨干不論天罡主賊去界如乙酉日午時卯將大吉臨干是也

決戰勝負第二十二

兩軍相守已經時今辰憂戰始占之勾陳克日刑并
鬪不克無刑各守持
今日戰否看勾陳若勾陳克日即戰與刑并亦必戰○如戊寅日未時丑將乃酉爲勾陳酉屬金寅屬木爲勾陳克日主有戰○甲子日卯爲勾陳刑在東方此爲戰而彼此俱傷
大小吉俱支干上兩軍俱解困彊圍
若占大小吉臨日辰兩解不戰 如丁丑日酉時卯將大吉臨干小吉臨支主不戰
斗罡加孟須堅守加重相傷彼此疲
以月將加時若天罡加孟宜堅守加仲不利

臨季出兵攻擊好得勝名之是順機
以月將加時若天罡加季宜出兵急擊

戰雄取勝第二十三

戰雄用起春寅勝夏巳秋申冬寅盈冲破爲雌値着
凶此術標題龍首經
註曰若雄臨干客勝臨支主勝更詳主客而論 雄神春寅夏巳秋申冬亥對冲爲雌 假令冬占丙寅日未時丑將亥臨干客勝也 假令春占己卯日酉時戌將申臨干客敗 經曰雌臨支客敗臨干主敗

將命所忌第二十四

六害加來年命上此時攻戰有遭刑假使將軍年在
酉天罡立酉敗縱横白虎若臨輸更甚日辰還忌切
須明
六害同宮 戌酉 子午 丑未 寅巳 申亥 卯酉○假令屬雞以月將加時戌到酉上是六害同宮

主客刑制第二十五

興兵交戰誰當勝主客先後看日辰先起爲客後爲
主上將明之不陷軍干客支兼上克下宜客反此宜
主入本將行軍宜制虎不然須見克勾陳無此即須
勾克武勾陳利克賊方神賊方之上勾陳立天乙遥
能制下辰遇此敵降天滅寇佑我行師有大勳
假令丙申日酉時子將占賊在卯方主將行年在巳寅加巳巳加申爲干害支兼上克下宜客宜舉兵寅加巳是主將行年辰加申爲白虎巳火制申金是將行年制火辰土是凡上巳上寅木制土辰

是勾陳也蔵方卯上見子水辰土剋之是克賊神方也

註曰幸遇斯剋是天戮其寇搴旗入陣千里皆降爲將者知之可取不知者不能也

突圍出方第二十六

或賊兵圍不要忙加時出路望天罡

太公曰兵圍十里土必通以月將加正時天罡下出之吉○如丁酉日巳時亥將天罡到戌宜向西北方出

若知絳宮申酉地明堂時往太冲方

以月將加正時亥加子午卯酉爲絳宮若明此宮宜向申酉方出○如丙午日未時卯將亥臨卯爲絳宮矣○若子臨午卯酉爲之明堂若得明堂宜向卯方出之吉○如戊寅日卯時午將子臨酉爲之明堂

玉堂直突天罡下制若鋒芒八極張

若丑臨子午卯酉爲之玉堂宜向戌方出之吉如癸卯日申時酉將丑臨子爲玉堂開軍應危險

忽逢豪強軍勢不敵當天罡下出爲八極

日辰上將相生吉相克加金忌損傷

法曰傷不傷視陰陽凡被兵圍日辰上無傷爲吉皆日辰上被傷不吉○如甲子日辰時丑將日干上見卯酉辰上見從魁二將俱不傷本日加貴神日上見太陰屬金辰上見太常屬土支干相傷可詳之將上起貴神天后臨干騰蛇臨支

迷路尋出第二十七

山野林中忽覺迷便將月將正時推天罡百步还投未投未前行道路知

此論月將加正時專看天罡上辰未二字决之假令乙丑日前將酉時迷路以月將加時辰加巳爲東南方就往東南上逢百步爲止此時辰在巽未合坤又從東南將向西南往三百步乃見天盤上未字加在申上面逢八十步方有路也

渡河涉水第二十八

天河覆井渡河繁水用尋罡水道通支傷水淺下深渡支吉不逢龍日亨

其法以月將加時專看天盤辰未卯亥四字爲天河若天盤四字加臨地盤子卯辰未名曰天河覆井此時渡河上有房前又法水在遇圓看天罡加處爲水道如罡加孟勿前行加仲勿中行加季勿後行又法六壬以日干爲陸路日支爲水路若支不受克宜水路行又看丙子癸丑癸未二日爲水忌日不可行船渡河

假令丁亥日巳將寅時天盤未字爲天河臨地盤辰上名天河覆井不宜出兵渡河余倣此

覓水求糧第二十九

丑爲糧草未爲泉卯未之間水道間飢渴有時難共飲將軍且善莫愁顏

此論月將加時專看天盤上未卯酉三字爲水泉以丑爲糧草以卯爲水道若天盤丑字落處就從起算往丑處進三百步即見糧草

假令甲子日戌將卯時未加子上往北行三百步有井泉卯上加申西南二百步有水消丑加午上正南三百步有糧草

藏形遁跡第三十

紫房華蓋可藏兵卯木從魁莫自驚月將加時按此處自然遁跡却成功

此論月將加時專看天盤上子丑卯酉四處爲有事或藏兵於山林溝壑自然掩襲必得全勝○假令丙寅日午將辰時子加戌宜西北藏官人軍亞東北藏下人馬加未丙南藏獵人此法不拘多少可隱藏

六壬直指

十課寄宮

甲課在寅乙課辰丙戊在巳不須論丁巳在未庚申位辛戌壬亥定其眞癸課由來丑上坐分明不用四正辰

十二月將

正月登明娵訾亥二月河魁降婁戌三月從魁大梁酉四月傳送實沈申五月小吉鶉首未六月勝光鶉火午七月太乙鶉尾巳八月天罡壽星辰九月太衝大火卯十月功曹析木寅十一月太吉星紀丑十二

月神后玄枵子

十二月將起例

天罡辰起順行流正月從猪逆數周月建合辰爲月將六壬從此是根由

貴神順逆

貴神在亥子爲先戌上神行鷄引前天乙在辰蛇復位神居巳上在龍前〇月將加時順冤只尋天神等候從戌至巳逆行以辰到刻順就貴騰朱六勾青空白常玄陰后

貴神起例

甲戊庚牛羊乙巳鼠猴鄉丙丁猪鷄位壬癸兔蛇藏六辛逢馬虎此是貴人方

貴神治旦暮

甲戊日旦治大吉暮治小吉乙巳日旦治神后暮治傳送丙丁日旦治登明暮治從魁壬癸日旦治太乙暮治太衝庚辛日旦治功曹暮治勝光

宗門九課入式起例歌

一賊克 元上克下日克下克上曰賊

取課先從下克乎若無下克上爲初初傳本位明中次中上因加是末局

二比用

下克或三二四侵不然上克亦同論常將天日比用神陽日用陽陰用陰

三涉害 剛日以日上神爲用柔日以辰上神爲用

涉害原來是本家路途多克最堪誇孟深仲淺季無取復尋柔辰剛日查

四遥克

四課無克號爲遥日與辰分遁互招先取神遥克其日無神却與日相交或有日克無兩神復有兩神來賊日看其比者用爲辰依此之課情不失

五昴星
無遙當以昴星窮陽仰陰俯伏陰神剛日先辰而後
日柔日先日而後辰
六伏吟
六甲伏吟寅巳申六丙六戊巳申寅六乙便尋辰戌
未六庚申寅巳三刑六巳子辛臨亥酉辰先日次未
戌刑五卯巳未更無克以上但爲六辛辰刑衝處三傳神六
癸便尋丑戌未壬辰壬午亥巳申更有四壬別立法
日先辰次未刑真巳生老癸伏吟法剛日柔辰中末
分

七返吟
返吟有克克初生理取先衝而後行次傳若在自刑
上須求破法是原因
井欄射返吟无克
惟有六箇無克神丑未配于丁巳辛丑用登明未太
乙辰中日未論其因
八別責
三課無克別責名剛日先傳干合神柔日支前三合
取中末都來日上行
九八專
兩課無克號八專陽順陰逆復陰傳各家數至三辰
位中末都來日上眠
釋賊克
一上克下名元首凡取課先取下克上如無即取上
克下爲初傳初傳本位爲中傳中傳本位爲末傳其
斷法以日干爲巳身爲外主動爲尊長爲君父爲夫
以支辰爲宅爲內主靜爲卑幼爲臣子爲妻妾以五
行生克旺相死休囚論之假令丙日屬火初傳卯卯
屬木木能生于火然于是喜傳生而惡其來克生我
者爲父母又中傳申屬金丙火克之爲財又末傳丑

屬土丙火生之爲子孫若正月占春令木旺火相土
死金囚水休卯木在春正爲有氣丙火爲相氣又得
助故爲吉課余倣此
一下克上爲重審假令甲辰日午時酉將占以地盤
午上起酉將次第排完十二支甲辰日干甲課在寅
寅上見巳即以巳甲爲日之陽神第一課巳上見申
以申巳爲日之陰神第二課再取支上辰字見未即
以未辰爲辰之陽神第三課未上見戌乃取戌未爲
第四課四課之中取三傳一課巳甲不克二課申巳
有克爲下克上名重審其三四皆無克不論取申受

克爲初傳申本位見亥亥爲中傳亥本位見寅寅爲
末傳

安貴神法

其日甲辰用甲戊庚牛羊於天盤丑上起日貴逆行
所謂戊上神行雞引前是也若用夜貴於天盤未上
順行蓋未在辰前所謂天乙在辰蛇復位是也

其斷以日干爲巳身爲外主動爲尊長爲君父支辰
爲宅爲內主靜爲妻爲卑幼却以五行旺相死休囚
論之○假令三月主木旺有氣初傳申屬金金能克
木乃因金克甲木爲官鬼又有氣金無氣中傳亥屬

水水能生木爲父母又末傳寅屬木木見木爲比肩
爲兄弟又三月上占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但爲
初傳雖是因金來克甲木木被傷終不吉

二比用

所謂比用者陽日以陽神爲比陰日以陰神爲比何
謂陽日甲丙戊庚寅是也何謂陽神子寅辰午申戌
是也余五干六支爲陰與日爲比者用之或有三下
克上二下克上或四下克上皆以比爲用上克下亦
然○假令四月辛酉日卯時申將占以地盤卯上起
申將辰上坐酉排至寅上坐未爲止辛酉日辛課在
戌戌上見卯以戌辛爲日陽神第一課卯到本位上
見申以申卯爲日之陰神第二課支辰是酉酉上見寅
以寅酉爲辰之陽神第三課寅到本位上見未以未
寅爲辰之陰神第四課於內取三傳以涉害爲用蓋
三下克上以涉害論然卯見辛辛克卯到本位又受
二克寅見酉酉克寅至本位路上見戌爲辛亦受二
克未見寅寅克未到本位路上又遇卯爲二克辰上
又遇乙木爲三克乃未受克爲多取爲初傳未上見
子爲中傳子上見巳爲末傳

安貴神法

其日辛酉乃用庚辛逢馬虎於天盤午上起日貴順
行未上蛇以次排去至巳上天后爲止所謂以辰到
亥順就是也若用夜貴逆行丑上是蛇子上是朱雀
以次排去至卯上爲神后是也所謂從戌到巳逆行
是也

釋比用

假令正月丁卯日丑時亥將占以地盤丑時起亥將
寅上坐子以次掛至子上坐戌爲止丁卯日丁巳在
未未上見巳以巳未爲日之陽神第一課巳之本位
上見卯以卯巳爲日之陰神第二課支辰是卯卯上

見丑以丑卯爲辰之陽神第三課又以丑上見亥以亥丑爲辰之陰神第四課內取三傳然辰之二課俱受下神所克何以爲用蓋丁陰日也陰以陰辰比爲用第一課巳加未無克不取第二課卯加巳無克亦不取第三課丑加卯木克丑土丑爲用乃陰神與支辰爲比故取丑爲初傳丑上見亥亥爲中傳亥上見酉酉爲末傳如用上克下亦如此取用

釋涉害

所謂涉害者以日辰上見如日上辰上俱受克則以涉害深者爲用又有日上辰皆平等方以剛柔論陽

日以日上神爲用陰日以辰上神爲用假令正月甲辰日卯時亥將占日上河魁臨寅下克上蓋河魁戌也戌到本位歷有八路涉卯爲一重害乙木卽辰爲二重害連寅甲其四重害支上子加辰亦是下克上前頭地下到本位亦是八路但辰土一重巳上有戊土二重未上有巳土三重連未上四重戌土五重比日上多一重爲深故取子爲初傳子之本位見申申爲中傳申之本位見辰辰爲末傳若日與辰上皆平等方取剛日柔辰之例

釋遥克

所謂遥克者四課之中既無上克下又無下克上乃先取神遥克日神卽子丑寅之類如無神遥克日卽取日遥克神○假令正月甲戌日寅時亥將占以寅時起亥卯上坐子次第排至丑上坐戌爲止甲戌日甲課在寅寅上見子取亥甲爲日之陽神第一課亥本位上見申取甲亥爲日之陰神第二課支辰戌上見未未戌爲辰之陽神第三課未之本位見辰辰未爲辰之陰神第四課然四課之中上下俱無克但看日課上亥字被日支上戌土神來遥克乃以亥上申爲初傳申之本位見巳巳爲中傳巳之本位見寅寅

爲末傳此爲神遥克日名蒿矢卦

彈射

假令正月庚戌日申時亥將占庚課在申以申爲日干申時又在此起亥將酉上坐子排至未上見戌止庚上見亥取亥申爲一課亥上見寅取寅亥爲二課支辰戌上見丑取丑戌爲三課丑上見辰取辰丑爲四課然四課上下並無克又無神遥克日故取日上庚金日遥克日神上寅木爲初傳寅之本位上見巳巳爲中傳巳之本位上見申申爲末傳此爲彈射卦

釋昴星

四課之中既無神遥克日又無日遥克神却取昴星蓋昴星酉也陽日仰視酉上所得神爲初傳陰日俯視酉字落處爲發用陽日以支辰爲中傳日爲末傳陰日以日爲中傳支辰爲末傳假令六月戊寅日寅時午將以寅上起午時卯上坐未以次排至丑上坐巳止戊寅日戊課在巳巳上見酉以酉戊爲一課酉上見丑以丑酉爲二課支辰寅上見午以午寅爲三課午上見戌以戌午爲四課陽日昴星仰視酉上是丑以丑爲初傳取支上寅字上午爲中傳日上酉爲末傳此爲剛日昴星課之例○假令正月乙未日子

時亥將以子上起亥丑子坐子次第排到亥上坐戌止乙未日乙課在辰辰上見卯以卯乙爲一課卯本位見寅以寅卯爲二課支辰未上見午以午未爲三課午上見巳以巳午爲四課其三傳以柔日昴星取俯視酉落在戌上卽以戌爲初傳日上卯爲中傳辰上午爲末傳此爲柔日昴星之例

釋伏吟

所謂伏吟者天盤神與地盤神俱會于一處故取伏藏之意也假令六月甲午日午時午將天地二盤皆一様不在四課中取三傳只以前歌一句爲主甲午用六甲伏吟寅巳申爲三傳何以用寅巳申蓋甲乃剛日以日爲初傳中傳用刑蓋寅刑巳也又要與日相衝蓋寅申相衝也此爲剛日伏吟之例

釋返吟

所謂返吟者天盤神俱坐地盤神之衝處天地反覆之謂也何以爲衝如子坐在午是也其例有二有克有無克假令正月丁卯日巳時亥將午上坐子以次排至辰上坐戌爲止丁卯日丁課在未未上見丑以丑丁爲一課丑上見未以未丑爲二課支辰卯上見酉以酉卯爲三課酉上見卯以卯酉爲四課卯酉爲

下克上以卯爲初傳卯本位見酉爲中傳酉本位還是卯以卯爲末傳○所謂井欄射者丁丑丁未巳丑巳未辛丑辛未六日也余皆有克丑日用登明以亥爲初傳未日用太乙以巳爲初傳中在於支末在於日假令正月辛丑日巳時亥將日辰陰陽二課俱無克故以亥爲登明作用爲初傳辰上未爲中傳日上辰爲末傳

釋別責

所謂別責者主倚杖別物借徑而行事當考於初傳然四課止有三課內伏藏一課陽日先傳日干上合

神爲用陰日先傳支前三合爲用中末皆在日神所
落處
假令八月戊午日卯時辰將戊課在巳以卯爲時上
起辰將辰上坐巳以次排至寅上坐卯爲正日止千
坐午卯午戊爲一課午上見未以未午爲二課支辰
午上見未以未午爲三課未上見申以申未爲四課
四課之中伏藏一課止有三課故取戊爲剛日以干
合者取其戊與癸合癸課在丑丑上見功曹以寅爲
初傳中末皆在日上
假令正月辛丑日申時亥將以申上起亥酉上坐子
以次排去至未上坐戌止日干辛辛坐戌上戌上見
丑以丑辛爲一課丑上見辰以辰丑爲二課支辰又
是丑丑上見辰以辰丑爲三課辰上見未以未辰爲
四課四課之中内伏藏一課止有三課故取辛之柔
日爲用柔日以支前三合取巳酉丑爲三合巳加寅
巳爲初傳中末皆在日上

釋八專

所謂八專者支干共位陰陽兩課五日四辰表裏俱
拱於八極故曰八專陰陽止有二課陽日順行数三
辰位上爲初傳陰日逆数三辰又復三辰本位爲初
傳中末皆在日上三辰又法陽日用日之陽神順数亦上
假令正月甲寅日寅時亥將以寅上起亥卯上坐子
以次排至丑上坐戌止甲課在寅亥加寅即以亥甲
爲一課亥上見申以亥申爲二課支辰寅上見亥以
又是寅亥爲三課亥上見申又是申亥爲四課四課
之中止見二課取甲爲陽亥坐其上順数三辰是丑
爲初傳中末皆在日上
假令正月巳未日申時亥將以申起亥酉上坐子以
次排至未上坐戌爲止巳課在未戌加未上以戌巳
爲一課戌上見丑以丑戌爲二課支二課一四課
中亦止見二課取巳爲陰日戌坐其上逆数三辰見
卯申復其家却是亥以亥爲初傳中末皆在日上又
法陰日用日之陰神逆数天上三辰

行年小運法

男一歳起順行至十一却逆行如一歳起逆行至十
一却順行如男是甲子旬生人一歳起丙寅十一到
本旬爲丙子二十一爲丙戌三十一到申爲丙申四
十一丙午五十一丙辰六十一丙寅逆行如女命在
申上起一歳壬申十一壬戌二十一到本旬爲壬子
三十一壬寅四十一壬辰五十一壬午六十一壬申

順行

六甲旬行運捷徑男以本旬順前三位上起一歲逆到本旬乃十一隔位而行至戌乃二十一爲丙戌三十一到申爲丙申若三十二却返廻順行到酉爲丁酉此一定之訣法也○女皆以當生本旬後五日位上起一歲爲壬申順行十一壬戌二十一到本旬爲壬子三十一壬寅若三十二却轉廻逆行到丑爲辛丑三十三爲庚子甲戌旬男一歲丙子十一到本旬爲丙戌女一歲起壬午十一壬申二十一到本旬爲壬戌　甲申旬男一歲起丙戌十一到本旬爲丙申

女一歲起壬辰十一壬午二十一到本旬爲壬申甲午旬男一歲起丙申十一到本旬爲丙午女一歲起壬寅十一壬辰二十一到本旬爲壬午甲辰旬男一歲起丙午十一到本旬爲丙辰女一歲起壬子十一壬寅二十一到本旬爲壬辰

甲寅旬男一歲起丙辰十一到本旬爲丙寅女一歲起壬戌十一壬子二十一到本旬爲壬寅

五行生旺死絶法　長生　沐浴　冠帶　臨官　帝旺　衰　病　死　墓　絶　胎　養

凡占六壬以六處決斷日與辰二處三傳共五處年命共六處年命係二處實是七處看類神爲要就於七處取來問何事各於類神上決斷如問走失奴婢亦有二等河魁天罡爲男太陰從魁是女此神落在何宮遇河神兼取刑衝破害旺相死休囚斷之又看當令不當令有氣與無氣空亡不空亡然六處之說不同心鏡中黄二出及畢法主此直啓通神集與斷經大要有八處之說天上時正時日與辰三傳本命共八處比前六處無年多正時天上時斷徑了了歌亦主六處則日與辰歲支月建來人方位用神比前六處無年命無中末傳大抵六處要緊其太歲月建

正時天上時來人方位亦不可不容心但方位雜冗[illegible]者以此忽略要當兼而用之

登壇必究地理卷一

淮滁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輿地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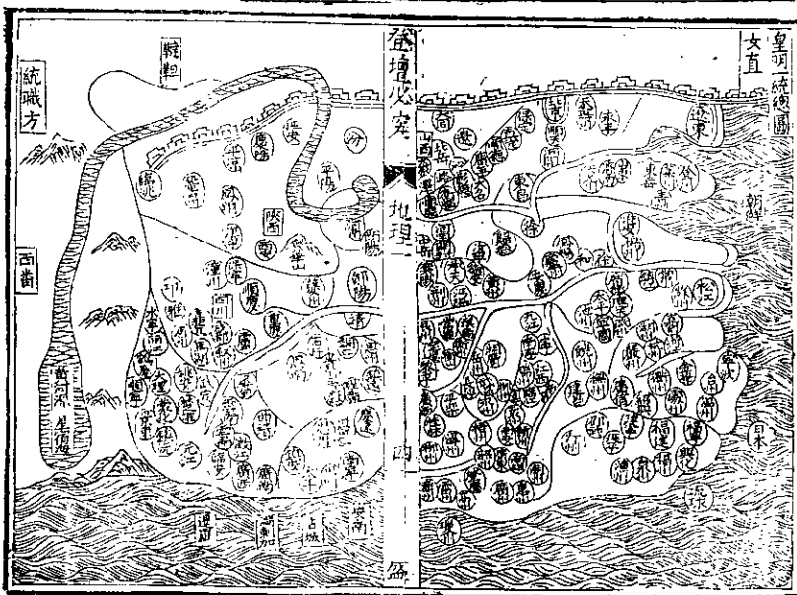
王鳴鶴曰地理一書大明一統志載之詳矣至於中原輿地四夷九邊海防七邊江防萬里漕海兩圖遍滿宇內至於省府州縣遠近險易又人人而能言之又何待於輯也殊不知將臣多篤上粗豪雖諸家兵法而究心者亦少況輿地乎夫將者貴明三才之道天文杳茫尚可少緩至於地理若不素明夷險不知遠近莫辨則何以料敵而設謀昔趙奢謂先據北山孔明謂蜀爲天府皆深明地理者也項羽不都關中馬援之由壺頭因不明地理而致敗今受命閫外張軍宿野安得與籍浦前而時時捜索險易乎今天文地理及一切戰陣之道總輯一書一檢閱間而四夷八蠻總在目中而南北邊防明如指掌矣此輿地圖說之所由輯也觀者幸勿僤其瑣歟

輿地總圖叙

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統天下而後爲盛[illegible]故上疆理之制世遠莫之詳矣其見諸載籍者謂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帝嚳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平治水土更制九州列五服禹繼唐虞之盛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而四百年間遞相兼幷逮商受命其能存者纔三千餘國亦爲九州分統天下及周克商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爲九畿至成王時仍曰九州厥後諸侯相吞列國耗盡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爲七秦并六國罷侯置守分天下爲四十郡漢因秦制加置郡國武帝攘胡開越四履彌廣分天下爲十三州郡皆置刺史既而三國鼎峙至晉始合爲一置州凡十有九未幾南北分裂至隋復合爲一盡廢郡爲州唐承隋後置州愈多貞觀初分天下爲十道開元中又增至十五道宋承五季削平僭據至道末分天下爲十五路宣和中又增至二十六路元氏以夷狄入主華夏內立中書省一以領腹裏諸路外立行中書省十以領天下諸路然其地西北雖過於前而東南島夷則未盡附惟我

皇明誌序

天命統一華夷幅員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極八荒靡不來庭而疆理之制則以京畿府州直隸六部天下分爲十三布政司曰山西曰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廣曰四川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以統諸府州縣而都司衛所則錯置於其間以爲防禦總之爲府一百四十九爲州二百一十八爲縣一千一百五而邊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與夫四夷受官封執臣禮者皆以次具載於志焉

頌昔周官詔觀事則有志詔地事則有圖故今[illegible]圖分置於兩畿各布政司之前又爲天下總圖於首披圖而觀廣天下疆域之大了然在目而我皇明一統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萬世有足徵云

古九州

冀州

禹貢曰冀州既載壺口雷首至于太岳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太原霍山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舜以冀州南北濶大分衛水為幷州燕以北為幽州並置牧周禮職方曰河內曰冀州山曰霍數曰楊紆川曰漳浸曰汾潞其利松栢人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藪曰貕養川曰河泲浸曰菑時其利魚鹽人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

宜三種正北曰幷州山曰恒山藪曰昭餘祁川曰虖池漚夷浸曰淶易其利布帛人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五種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風俗

冀州堯都所在壃域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而鄴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井之間習於成法幷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資焉

揚州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敷草夭木喬厥土塗泥島夷卉服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舜置十二牧揚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揚州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

風俗

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內分崩

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兗州

禹貢曰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厥土黑墳其草繇其木條浮于濟漯達于河浮于汶達于濟舜置十二牧兗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兗州其山曰岱藪曰大野川曰河泲浸曰盧維其利

蒲魚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蓋以兖水爲名又兖之爲言端也信也

風俗

兖州舊壇界于河濟地非險固風雜數國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及西晉之末爲戰爭之地三百年間傷夷經甚自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青州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瀕廣斥萊夷作牧舜分青州爲營州皆置牧周以

徐州合青州其土益大周禮職方曰正東曰青州其山曰沂㠑曰孟豬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魚人二男二女畜宜雞狗穀宜稻麥蓋以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曰青州

風俗

青州古齊號稱强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而興霸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豈因輕重而爲弊乎固知導人之方先務推以誠信逮于漢氏封立近戚武王臨極儒雅盛興晉惠之後淪沒僭偽慕容建國二代而亡今古風俗頗革亦有文學

自國初立都督府命親王鎭之復漢氏之制信可取也

徐州

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厥土赤埴草木漸苞羽吠夏狄嶧陽孤桐浮于淮泗達于河亦舜十二牧之一周併徐州屬青州今分入兖州之域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爲名

風俗

徐方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自五湖亂華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被傷殘彭城要害藩捍南國必爭之

地常置重兵數百年中無復講誦況今去聖久遠人情遷蕩大抵徐兖其俗畧同

豫州

禹貢曰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諸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浮于洛河舜爲十二牧之一周禮職方河南曰荆河州其山曰華藪曰圃田川曰滎雒浸曰波溠其利林漆絲枲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五種

風俗

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織嗇韓國

分野亦有峻阻自東漢魏晉宅於洛陽永嘉以後戰爭不息元魏徙居纔過三紀建平二魏爰及齊周河洛汝潁迭爲攻守夫土中風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輸便萬國之享獻不恃隘害務修德刑則卜代之期可延久也

雍州

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黄壤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舜置十二牧雍其一

也以其四山之地故曰雍州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藪曰弦蒲川曰涇汭浸曰渭洛其利玉石人三男二女畜宜馬牛穀宜黍稷兼得禹貢梁州之地矣

風俗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四塞爲固被山帶河秦氏資之遂平海內漢初高帝納婁敬說而都焉又徙齊諸田楚昭屈燕趙韓魏之後及豪族名家於關中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則遷戶立縣率以爲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輔稱爲難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陽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節自東漢魏晉羌氐屢擾旋則符姚迭據五梁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穰其餘郡縣習俗如舊

荆州

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同歸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舜置十二牧荆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正南曰荆州其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州同荆強也言

其氣躁強亦言荆警也或取名於荆山焉蓋蠻夷之國槃瓠之種即犬戎詩人所謂蠻荆也

風俗

荆楚風俗畧同揚州雜以蠻夷率多勁悍南朝鼎峙立皆爲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是以上游之寄必詳擇其人焉

梁州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曰漢川以下諸郡皆其封域舜置十二牧梁其一也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

自梁州周禮以梁州併雍州梁州當夏殷之間爲蠻
夷之國所謂巴賓彭濮之人也

風俗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周初從武王勝殷東遷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於戰國又爲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贍漢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凶歲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親賢勿居

南越

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非禹貢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晉書隋書並會交廣之地爲禹貢揚州之域云

風俗

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珠崖環海尤難賓伏是以漢室常罷棄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強吏懦豪富兼併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易興逆節爰自前代及于國朝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也

登壇必究地理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北直隸南直隸浙江江西輿地說

王鳴鶴曰我
高皇帝迅掃腥膻混一區宇建都金陵虎踞龍蟠啓
千萬年基隆之業
文皇帝嗣起幽燕長驅逐北滌胡塵瀚海之外乃扼強胡之吭而定鼎焉南北雄據爲

國家之根本令萬世而下安於覆盂此
二祖所爲子孫黎民計長久者一何深哉第今北虜畜牧無常數肆侵掠延邊諸鎮衣甲枕戈而禦之至勞瘁矣至於海夷之黠詐輸以中國之逋逃圖撤外藩窺疆圉勢極猖獗東南瀕海之邦靡不厲兵修艦期滅此而後朝食按圖以求要害備兩都之門戶者蓋一一可指而知矣江淛接壤之區形勢則異兩淛爲東海所經其最患者在島寇檇李之鹽徒括蒼之礦盜次之江右沿江濱湖盜舟四出而南贛之間連跨州郡林谷茂密稱賊藪焉然則江防海道兩省所先而其次則在守土者相机而動焉

北直隸圖叙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卽金元舊都也扆山帶海有金湯之固（左環滄海右擁大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眞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俱關）喜峰古北黄花鎮（俱口子在順天東北境）險阨尤著故薊州（順天府屬）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自宣府東南至遼陽俱是）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

國家棄以與虜（今三衛是）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屬州）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閩廣初江浙糧運俱從海道）（[illegible]）河間眞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俱順天府屬）而東野曠人稀姦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遵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姦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叠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寄養馬匹）河間之水潦尤烈焉

順天府 東至東平府灤州界三百九十里南至河間府任丘縣界三百五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薊州界三百五十里北至隆慶州界一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四百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虞爲幽州夏殷省幽入冀又爲冀州地周復置幽州武王封堯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即此秦爲上谷漁陽二郡地漢初爲燕國又分置涿郡元狩中改燕國爲幽州元鳳初改爲廣陽郡本始初更爲廣陽國東漢省廣陽合上谷永元初復立廣陽郡後罷郡立幽州治薊三國魏爲燕國晉改范陽國後魏於薊立燕郡又於郡置幽州北齊於幽州置東北道臺後周改置燕及范陽二郡兼立總管府隋開皇初郡廢州存後省州入涿郡唐武德初改爲幽州總管府開元閒改州爲范陽郡乾元初復爲幽州遼陞幽州爲南京幽都府後改幽都爲析津府宋宣和中改名燕山府尋復入金稱燕京改號中都以析津府爲大興府元初爲燕京路號大興府至元初建中都後改爲大都路　本朝洪武初改爲北平府永樂初改爲順天府領州五縣二十二

昌平州 在府北九十里　**通州** 在府東四十五里
涿州 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　**霸州** 在府南二百一十里
薊州 在府東二百里　**太興縣** 附郭
宛平縣 附郭　**順義縣** 在府東北六十里
良鄉縣 在府西南七十里　**密雲縣** 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
懷柔縣 在府東北一百里　**固安縣** 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
永清縣 在府南一百五十里　**東安縣** 在府南一百五十里
香河縣 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　**三河縣** 在州城東七十里舊屬通州
武清縣 在州城南五十里　**漷縣** 在州城南四十五里

寶坻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房山縣在州城西北四十里屬霸州

文安縣在州城南七十里屬霸州　大城縣在州城南一百三十里

保定縣在州城南四十里　玉田縣在州城東八十里屬薊州

豐潤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九十里　遵化縣在州城東一百二十里

平谷縣在州城西北八十里

在京府衛

中軍都督府　左軍都督府　右軍都督府

前軍都督府　後軍都督府　錦衣衛

旗手衛　府軍衛　府軍左衛

府軍右衛　府軍前衛　府軍後衛

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　羽林前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虎賁左衛　燕山左衛

燕山右衛　燕山前衛　大興左衛

濟陽衛　濟州衛　武驤左衛

武驤右衛　騰驤左衛　騰驤右衛

彭城衛　永清左衛　永清右衛

武功左衛　武功右衛　武功中衛

長陵衛　獻陵衛　景陵衛

在外衛所

通州衛在通州治　興州中屯衛在良鄉縣治東

密雲中衛在密雲縣治東　密雲後衛在密雲縣東一百二十里

通州左衛在通州東南　通州右衛在通州治東南

神武中衛在通州治南　定邊衛在通州治西

興州後屯衛在三河縣治西　武清衛在武清縣治東

涿鹿衛在涿州治西北　涿鹿左衛在涿州治西

涿鹿中衛在涿州左衛西　薊州衛在薊州治東北

鎮朔衛在薊州衛西　遵化衛在遵化縣治南

東勝右衛在遵化衛西　忠義中衛在遵化縣治東南

興州前屯衛在豐潤縣治西　興州左屯衛在玉田縣治東南一百四十里

營州前屯衛　營州後屯衛

營州右屯衛　營州中屯衛

寬河守禦千戶所在遵化縣治南

梁城守禦千戶所在寶坻縣東南一百四十里

關

居庸關在府北一百二十里　天津關在良鄉縣北西至大龍門九十五關

口其間大者曰天津關　黃崖峪關在薊州北四十里自關以東九十口至

馬蘭關　馬蘭峪關在遵化北自是而東九三十一

關口至大喜峰口其間差大者曰沙坡峪口曰羅

文峪口曰松棚峪口曰龍井兒關曰潘家口曰劉

亭寨　白楊口在昌平縣西九二十七關口至天津關

古北口在密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自是而東凡二十四關口至峨嵋山寨　**大喜峯口**在遷化縣北凡七十口至永平府青山口　**峨嵋山寨**在密雲縣東北又東至黃崖峪關凡五口其間差大者曰黃松峪關曰將軍石關

保定府東至河間府靜海縣界三百里西至山西大同府廣昌縣界三百里南至真定府安平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順天府涿州界二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三百五十里至南京三千二百里自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戰國時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三郡地漢為涿郡及信都中山國地晉屬范陽高陽中山安平河間國後魏為樂浪北平上谷郡地隋屬上谷博陵河間三郡始於此置清苑縣唐時其地屬莫定瀛等州五代晉割屬契丹於此置泰州後移州治滿城而舊州仍為清苑縣宋即縣置保塞軍太平興國中陞為保州政和初號清苑郡保塞軍節度金天會中改順

天軍初屬河間路後改屬中都路元初為保州尋改為順天路至元中又改保定路

本朝洪武元年改為保定府初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師領州三縣十七

祁州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安州**在府城東七十里　**易州**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清苑縣**附郭　**滿城縣**在府城西北四十里　**安肅縣**在府城北六十里　**定興縣**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新城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唐縣**在府城西百一十里　**慶都縣**在府城南九十里　**博野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容城縣**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完縣**在府城七十里　**蠡縣**在府城南九十里　**雄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深澤縣**在州城南二十里屬祁州　**束鹿縣**在州城南一百三十里　**高陽縣**在州城南四十里屬安州　**淶水縣**在州城東四十里屬易州　**新安縣**近時添設皇輿考一統志俱不載

衛

大寧都司在府治西　**保定左衛**　**保定右衛**　**保定中衛**　**保定前衛**在都司治西　**保定後衛**在都司治東　**茂山衛**在易州治南

關

紫荊關在易州城西四十里　**鴻山關**在唐縣西北七十里　**倒馬關**在唐縣西北　**八渡關**在唐縣西北五十里　**高陽關**在高陽縣　**瓦橋關**在雄縣

河間府東至山東濟南府海豐縣界三百里南至濟南府德州界二百九十二里西至保定府蠡縣界六十里北至保定府雄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四百三十里至南京二千九百四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箕尾分野春秋時為晉東陽地戰國時為燕趙齊三國之境秦為鉅鹿上谷二郡地漢置河間國東漢併入信都和帝時復舊後魏於樂成縣立瀛州後置河間郡隋初罷郡置瀛州大業初改為河間郡唐改瀛州天寶初仍為河間郡乾元初復為瀛州五代晉初入遼周復取之宋陞為河間府瀛海軍節度元為河間路

本朝洪武初改河間府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師領州二縣十六

景州在府城南二百九十里　**滄州**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河間縣**附郭　**獻縣**在府城南六十里　**阜城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四十里　**肅寧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任丘縣**在府城北九十里　**交河縣**在府城南八十里　**青縣**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興濟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靜海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寧津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九十里　**吳橋縣**在州城東五十里屬景州　**東光縣**

在州城東北七十里故城縣在州西九十里南皮縣在州南七十里屬滄州鹽山縣在州東九十里慶雲縣在州南一百六十里

衛

河間衛在府治南瀋陽中屯衛在府治東南大同中屯衛在府治西

天津衛　天津左衛　天津右衛俱在靜海縣

真定府東至直隸河間府獻縣界三百一十里西至山西平定州界一百八十里南至直隸順德府內丘縣界二百一十里北至保定府慶都縣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六百三十里至南京三千一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畢分野周為幷州地春秋屬鮮虞國戰國屬趙秦為鉅鹿郡地漢初置恒山郡後避諱改曰常山武帝置真定國常山屬焉東漢建武間併真定屬常山國魏復為郡晉因之治真定後魏移治安樂壘後周於郡置恒州隋廢郡

存州大業間省州以縣屬高陽郡唐復置恒州開元間改恒山郡置大都督府元和中改鎮州後陞成德軍節度五代梁改武順軍唐復為成德軍後復為鎮州晉改順德軍漢復為成德軍周改為鎮州宋為真定府成德軍節度金屬河北西路元改真定路

本朝改為真定府直隸京師領州五縣二十七

定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冀州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晉州在府城東九十里趙州在府城南一百一十里深州在府城東二百五十里真定縣附郭

井陘縣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獲鹿縣在府城西南五十里元氏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靈壽縣在府城西北六十里藁城縣在府城東南六十里欒城縣在府城南六十里無極縣在府城東八十里平山縣在府城西九十里

阜平縣在府城西北二百五十里新樂縣在州城西南五十里屬定州曲陽縣在州城西六十里行唐縣在州城西九十里南宮縣在州城東六十里屬冀州新河縣在州城西六十里棗強縣在州城東三十里武邑縣在州城東北九十里安平縣在州城東北九十里屬晉州饒陽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三十里武強縣在州城東一百六十里栢鄉縣在州城南七十里屬趙州隆平縣在州城東南一百里高邑縣在州城西南五十里臨城縣在州城西南九十里贊皇縣在州城西九十里寧晉縣在州城東四十里衡水縣在州城南五十里屬深州

衛

真定衛在府治神武右衛在真定衛西定州衛在定州守禦

倒馬關中所在定州西倒馬關屬定州衛

關

倒馬關在定州西自是而東凡二關口至保定之周家保自是而西北五關口至金龍洞土門關在獲鹿縣之西一十里唐置一名井陘關龍泉關在曲陽縣西自是而東北凡二十一關口至金龍口自是而西南凡十五關口至白羊口白羊口在寧壽縣西自是而西南凡二關口至惡石口惡石口在真定縣西自是而西南凡一十五關口至故關故關在井陘縣西界接山西平定州

順德府東至廣平府永年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山西遼州和順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廣平府永年縣界五十里北至真定府栢鄉縣界一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里至南京一千七百二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分野周時為邢國地後屬晉戰國屬趙秦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襄國漢屬鉅鹿常山二郡及趙廣平二國晉時為石勒所據石虎改置襄國郡後魏改為襄國縣後周仍

於縣立邢州府初廢郡以縣屬洺州開皇中置邢州大業初復置為襄國郡唐初為邢州置總管府天寶初改為鉅鹿郡乾元初復為邢州五代梁為保義軍節度唐改安國軍宋陞為信德府金改邢州仍置安國軍元初置元帥府尋改安撫司中統初陞順德府至元初改為順德路

本朝洪武初改為順德府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師領縣九

邢臺縣附郭 **沙河縣**在府城南三十五里 **南和縣**在府城東四十里 **平鄉縣**在府城東南一百里 **廣宗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鉅鹿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唐山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內丘縣**在府城北五十里 **任縣**在府城東北四十里

衛

順德守禦百戶所在府治東

廣平府東至山東東昌府臨清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縣界八十里南至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界八十里北至順德府南和縣界六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六百七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為邯鄲郡漢置廣平國又為平干國宣帝復為廣平郡東漢省入鉅鹿郡魏復置之後周改置洺州隋改為武安郡唐初改為洺州立山東道天寶初改為廣平郡乾元初復為洺州宋屬河北西路金屬河北西路元初置邢洺路總管府又改洺磁路至元中改廣平路

本朝洪武初改為廣平府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師領縣九

永年縣附郭 **曲周縣**在府城東北四十五里 **肥鄉縣**在府城南四十里 **雞澤縣**在府城北七十里 **廣平縣**在府城東南七十里 **邯鄲縣**在府城西南五十五里 **成安縣**在府城南六十里 **威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三十五里 **清河縣**在府城東北二百里

大名府東至山東東昌府冠縣界九十里西至河南彰德府臨漳縣界一百一十里南至河南開封府封丘縣界四百里北至山東東昌府館陶縣界一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一百六十里至南京二千四百四十里

禹貢兗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本商書都周封衛地春秋為晉地戰國屬魏衛二國之境秦屬東郡漢置魏郡治元城東漢分魏郡為東郡屬魏郡置陽平郡晉亡宋嘗置東陽平郡前燕於此置貴鄉郡尋省後周置魏州隋改為武陽郡唐武德中復為魏州治貴鄉初置都督府龍朔初改為冀州咸亨中復為魏州天寶初改為魏郡為河北道魏博節度治此乾元初復為魏州號曰天雄軍五代唐陞為東京與唐府尋改鄴都晉改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復改天雄軍宋初因之慶曆初陞為北京大名府治元城金為大名府路又改安武軍元改為大名路

本朝洪武初改為大名府屬北平布政司永樂初直隸京師領州一縣十

元城縣附郭 **大名縣**在府城南一十里 **開州**在府城東南一百六十里 **南樂縣**在府城東北四十里 **魏縣**在府城西四十里 **清豐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內黃縣**在府城南一百里 **濬縣**在府城西南二百里 **滑縣**在府城南二百里 **東明縣**三十里 **長垣縣**在州城南一百五十里屬開州

關

金堤關在濬縣西南五十三里隋大業中置關尋廢 **博望關**在內黃縣東南一十三里接河內及滑縣界

永平府東至山海關一百八十里西至順天府豐潤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海岸一百六十里北至

桃林口六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五百
五十里至南京三千九百九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初虞分冀州東北
為營州此即其地商為孤竹國周屬幽州春秋時
為山戎肥子二國地秦為遼西右北平二郡地漢
末為公孫度所據魏改盧龍郡北燕置平州從樂
浪郡後魏改樂浪為北平郡隋改為平州後改州
為郡唐復改平州天寶初改為北平郡乾元初復
為平州五代唐以為遼興軍金陞為南京天會初
復為平州遼與平軍元改興平府中統初陞為平
灤路大德中改永平路
本
朝洪武二年改為永平府屬北平布政司永樂中
直隸京師領
州一縣五
灤州在府城南四十里 盧龍縣附郭 遷安縣在府城西北四十里 撫
寧縣 昌黎縣在府城東南八十里 樂亭縣在州東九十里屬灤州

衛

永平衛在府治 東城左衛在府治 盧龍衛在永平衛南 開平
中屯衛在灤州西 興州右屯衛在遷安縣城 撫寧衛在撫寧縣北十
里 山海衛在撫寧縣關口

關

榆關在撫寧縣東二十里 劉家口關在遷安縣北東至桃林口關凡四口 桃林
口關在盧龍縣北至界嶺口 界嶺口關在昌黎縣界東至義院口凡八口其間差大者為箭桿嶺 山海關在撫寧縣東其北為山其南為海相距不數里許實險要之地 青山口在遷安縣東至冷口關凡三口其間差大者曰河流口徐流口 冷口在遷安縣西北東至劉家口關凡十二口 義院口在撫寧縣東北至董家口凡五口其間差大者為石門寨 董家口在撫寧縣北東至山海關凡十口其關差大者為大毛山口大青山口

隆慶州東至四海冶一百三十里南至分山道屯界二十里西至保安州沙城界一百里東至崇
州八谷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百
八十里至南京三千六百二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漢為廣寧縣地屬上
谷郡晉屬廣寧郡後魏郡廢北齊置北燕郡隋廢
郡以其地屬涿郡唐武德中置北燕州貞觀中改
媯州唐末析置儒州遼為儒州縉陽軍治縉山縣
金皇統初州廢以縣屬德興府元至元初省縉山
入懷來縣尋復置屬奉聖州後以仁宗生於此陞
為龍慶州
本
朝初州縣俱廢永樂十一年 詔復置州改曰隆
慶直隸京師編戶
一十四里領縣一
永寧縣在州城東三十里

保安州東至隆慶州界土木驛四十里南至山西蔚州界美峪一百里西至蔚州界深井一百四
十里北至宣府界泥河七十里自州治至
京師三百里至南京三千七百二十五里
禹貢冀州之域虞為幽州地天文尾箕分野春
秋戰國時屬燕秦為上谷郡漢置涿鹿縣趙晉
時地屬代燕唐末始置新州五代唐
置團練使後入遼後唐同光初置威塞軍遼會同
初改奉聖州武定軍金大安初陞德興府元初因
之至元初復改奉聖州屬宣德府仍至元初以地
震改保安州領永興一縣
本
朝初州縣俱廢永樂中復置保安州直隸京師舊
治南山下景泰二年城雷家站移州及衛治於此
編戶七里

衛

保安衛在州治西北 美峪守禦千戶所在衛治西
萬全都指揮使司東至四海冶三百三十里南至廣
昌千戶所四百五十里西至枳兒嶺一百六十里北至長峪口四十里自都司至
京師三百五十里至南京三千八百五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分野戰國屬燕秦爲上谷郡地漢爲下落縣地屬涿州東漢魏因之晉末爲鮮卑所據後魏於此置文德縣[illegible]武州仍置[illegible]縣[illegible]五代時屬遼改爲武州[illegible]以路遠遼改爲歸化州後改德州金天眷初改宣德州屬大同府大定中又改宣化州尋復爲宣德州元初爲宣寧府尋改爲山東路總管府中統初改宣德府屬上都路至元中以地震改順寧府領宣德宣平順聖三縣

本朝洪武四年盡徙其民於關內府縣俱廢二十六年置萬全都指揮使司領衛十五守禦千戶所三堡五其屬州隆慶左永寧保安四衛廣昌美峪二千戶所散建於各州縣

宣府左衛　宣府右衛　宣府前衛俱附郭　萬全左衛在宣府城西六十里　萬全右衛在宣府城西八十里　懷安衛在宣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保安右衛在懷安衛城內東北　懷來衛在宣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隆慶右衛在懷來衛城東北[illegible]　開平衛在宣府城[illegible]　龍門衛在[illegible]　興和守禦千戶所[illegible]　龍門守禦千戶所在宣府城東北二百四十里　長安嶺堡在宣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　鵰鶚堡在宣府城東北一百七十里　赤城堡在宣府城東北二百[illegible]里　雲州堡在宣府城東北二百[illegible]里　馬營堡在宣府城東北二百六十里

登壇必究　地理二

平河北盜　出鴻猷錄

正德初劉瑾用事賄賂公行百官非貲入不得遷且裀及故貪墨風熾有司尤甚連歲值水旱瑾併徵數年積逋急使者旁午出敲朴慘酷百姓無不嗟怨思亂霸州文安縣民兄弟劉六劉七及齊彥名俱任俠善騎射初挾弓矢道中刼行旅號河北響馬賊時中貴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文安人方倖用事劉六等以鄉曲故時往來諸中貴所從其家人入禁內縱觀遂有輕　朝廷心亡何行刼事頗洩露都御史甯杲捕之劉六等聚衆拒捕其黨有楊虎劉惠邢老虎等

皆俠徒相結納爲盜會杲罷去正德六年秋七月兵部檄有司逐捕擒齊彥名繫安肅獄劉七等師衆刼之去遂反諸窮民響應之旬日有衆數千人屢敗官兵橫不可制流刼山東還入畿甸京師戒嚴以右都御史馬中錫總督戎務惠安伯張偉總兵討之還攻文安有趙燧者文安罷業諸生也勇力任俠自負以其家屬被賊辱燧不勝忿手刺殺二賊爲劉七所獲遂從賊以通文義故遂得列爲渠魁時承平久戎政廢弛京營兵出討賊皆市井惰游素未嘗矢石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之張偉亦老練素稱

知兵中錫乃榜示各屬賊不殺掠有司勿擅捕仍給
飲食賊降待以不死劉六等遂不殺掠至德州劉六
來謂中錫推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不可曰今政在
內臣馬公豈能踐其言潛使人入京探　朝廷無招
撫意又輦金帛饋諸中貴求赦不得遂不聽撫乃大
肆刼掠至故城賊衆戒勿焚掠馬都御史家由是中
外謗騰謂中錫欲庇其家故縱賊遂逮繫中錫及丁
偉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貸死奪爵時賊已數萬
人衆議勿迫京師須先得河北河南後至南京南京
大位俱有可就彼封拜乃分衆爲二劉六劉七齊彥

名等爲一黨推劉六爲主楊虎劉惠趙燧等爲一黨
推楊虎爲主劉六等攻破青縣往山東復令劉七還
兵攻破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又攻景州獻縣阜城
略青縣靜海滄州焚刼漕舟若干楊虎等攻破與濟
縣亦攻滄州刼漕運至南皮執東光知縣顏某署南
宮棗強等縣九月至景州總兵官馮安帥兵擊之殺
賊千餘楊虎等奔小灘都指揮田某帥兵擊之官兵
敗死者七千餘人指揮趙文被執尋釋之虎亦往山
東蒙山等處副總兵李瑾帥兵擊之敗績虎等遂略
濟南東昌兗州登州萊州等府東平高塘濟寧沂豐

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　朝廷見馬中錫等無功
諸中貴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
督兵部侍郎陸完提督駐臨清居中控禦檄宣府游
擊許泰郤永大同副總兵張俊游擊江彬帥邊兵入
討之逮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巡撫山東都御史邊
憲俱下獄除名去以不能禦賊故也又著爲令州縣
官失陷城守者如邊將失機論死時劉六楊虎二寇
皆往山東聲勢相倚重或合兵攻刼郡縣已復分爲
二楊虎略得崔氏爲妻亦驍徤時領賊衆刼掠後虎
死有楊寡婦軍是已時山東郡縣多爲賊所破惟不

敢近樂陵樂陵令許逵築城浚隍令城內外民皆環
其室築土墻高過其簷家開土竇僅可一人出入令
壯夫執刃候竇內號令嚴明亡何賊至舉火火無所
施入土竇被守者擒斬之旗舉伏發賊殲焉事聞擢
逵山東兵備僉事賊劉六合崔氏以千騎犯利津逵
禦之斬首四十餘級追至德平復大破之逵河南人
後爲江西副使死宸濠之難云齊彥名分兵南畧至
裴子岩會游擊許泰兵至擊之殺賊八九百人追至
大名府又斬獲一千餘人楊虎等破靈山衛日照等
縣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至宿遷高郵衛兵禦之敗

續死者三百餘人楊虎乘小舟渡河官兵擊之舟覆
虎溺死衆推劉惠爲主趙鐩副之遂執高郵衛指揮
陳朋至靈壁縣令陳伯安帥兵禦之兵敗亦被執伯
安不屈劉惠欲加害趙鐩勸令釋之遂破虹縣求城
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某尋釋之破歸德州至
亳州指揮石某帥兵衆及僧兵三百禦之敗績僧兵
死者七十餘人至鹿邑縣蔡縣致仕知府某及邑庠
諸生數人饋金幣馬匹求免攻城劉惠許之時劉六
劉七等往來山東北直隸爲河北害劉惠趙鐩寇略
河南劉六等爲官兵所敗勢稍微衆五六萬人劉惠

趙鐩至河南勢亦猖獗有陳翰者用事稱主事僞署
官職劉惠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鐩爲副元帥翰爲
元帥府長史諸賊首分二十八營以上應列宿數通
計諸營賊衆至一十三萬有奇於是河南賊爲獨盛
僉事孫璟遣人賫黃榜招之賊且乞恩既達　朝廷
以誅奸臣爲言遂攻陷裕州同知郁采死之并殺御
史任某都指揮詹某又破上蔡知縣霍恩死之事聞
并前東強知縣段豸等俱有恤典得贈諡賜廕焉乃
命副都御史彭澤總制延綏寧夏兵征討河南賊陸
完專經畧河北七年正月劉惠趙鐩聞南陽有備去

攻唐縣知縣某帥衆禦之晝夜登城拒戰賊攻城二
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劉惠趙鐩見賊聚衆乃分遣賊
徒于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等處刼掠二月劉六
劉七齊彥名等在山東滕縣爲總兵劉暉等所破殺
千餘人奔登州海套官兵圍之劉六等潰圍奔古縣
鎮官兵又追敗之賊衆大潰止餘數百人仍奔北直
隷香水竇抵諸處劉惠趙鐩陷泌陽前太學士焦芳
走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墓取芳衣冠被庭樹劒斫之
曰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先是攻均州不克欲屠城
以尚書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頴州等處時賊衆

多散還南畧會都御史彭澤及河南鄖陽都御史總
兵官等督延綏寧夏兵至并湖廣土兵擊賊屢敗之
斬獲賊衆及渡河溺死者五千餘人賊黨沿途逃散
者甚衆遂大敗被追急奔光山六安諸處又攻破舒
城縣復還商城僉事郭詔督兵追至羅田淅河橋獲
三百餘人圍困焚二百餘人又天雨山水驟漲溺死
一千餘人時賊徒陳翰見勢敗赴總兵仇鉞投降王
本等三百餘人奔湖廣界遇參議白金李源擒斬百
餘人餘皆逃散入諸山谷又賊三百餘人由信陽刼
掠往桐栢知縣李聚敗之擒斬數十人奔泌陽知縣

劉機敗之擒斬數十人奔固始光州商城光山供被
官兵擒斬畧盡餘衆散入湖廣河南界山中河南巡
事王玹追襲賊屬劉覺勝趙鎬等擒之劉惠趙燧帥
餘賊萬人至應山縣郭詔等帥兵追及于二郎坂擊
敗之斬首百餘級墜崖溺死者一千餘人衆潰散劉
惠不知所終趙燧與邢本道等餘賊至應山東化山
下趙燧削髮鬚假僧人真安度牒為僧邢本道及餘
賊四散奔鉄趙燧遊食至江夏為軍人趙成所獲時
正德七年夏四月也劉六劉七等先自登州古縣鎮
之敗復奔北直隷香河寶坻玉田等處招集餘黨稍

殺至武清縣參將王杲帥兵擊之兵敗杲陣亡[illegible]
[illegible]京營兵與戰于真定之境銳大敗羅資喪
亡畧盡過宣府遊擊許泰兵救之銳以身免失所珮
印徵還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僅罷歸第時劉六劉七
齊彥名屢敗復集賊徒不過千人其擄掠脅從者衆
仍號数萬官兵與戰其驅所脅良民當之楊一清欲
重賞格制許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官兵幸多殺良民
冒功賊過兵過貧民亦殺之大同遊擊江彬殺冀州
民一家二十三人民訴之陸完等恐挫軍士心不為
理故屢報捷斬首級至萬餘陸完谷大用等至十數

陞勅獎諭犒師費大倉金二百萬而賊猶不滅云閏
五月劉六等屢被邊兵所敗由南直隷走黄州至團
風鎮為湖廣土兵所扼劉六并其子劉仲淮被追急
赴水死劉七與齊彥名等奪舟入江奔南蘄州復至
蕪湖下鎮江南京都御史陳某帥操江兵與戰敗績
官兵溺水死者甚衆然賊衆亦潰散劉七等欲自通
泰至淮安復回山東為楊州兵所扼復至通州泝流
至九江七月復下南京賊敗亡餘衆往來江上官兵
莫能禦劉七與齊彥名等帥餘賊復舟駐狼山大風
折舟壞劉七等上山被官兵圍剿劉七中流矢復登

舟舟覆溺水死齊彥名等為亂兵所殺賊衆皆盡趙
燧械繫赴京師中道詔磔誅之九月論平賊功封太
監谷大用弟谷天寛為高平伯太監陸誾弟陸永為
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券世襲陸完
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召總臺務廕一子錦衣
衛百户餘各陞賞有差諸中貴勳戚子弟以奏名從
軍得冒功授錦衣秩者千餘人內帑儲積亦耗竭或
傳数年後有人見劉七于山西塞下實未死狼山云

論曰國家二百年盜賊倡亂未有甚于此役者蓋
濟南京畿蹂躪數省郡縣蕭然加焉其卒蕩定者
祖宗之慶澤天命之眷祐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
之畧未見有持必勝而得万全者然焉馬中錫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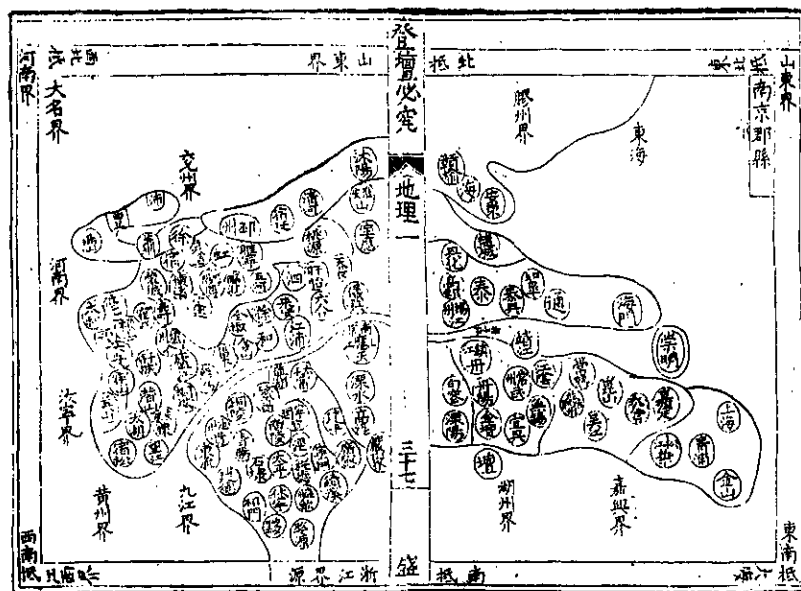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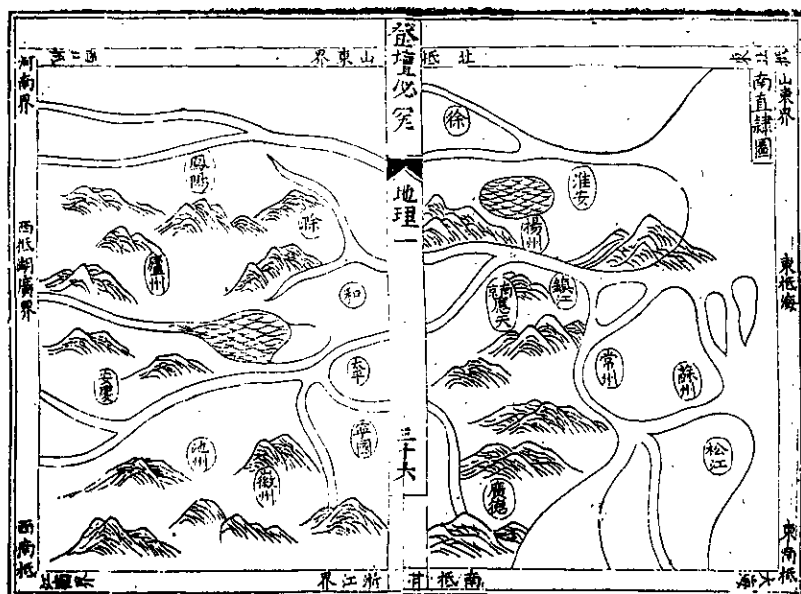
當國以失策示弱而始之際完答大局毛錢等務中錫着何彼此所以於是乎不幸耳及中錫之言斥獄論死而完等棄封常與惡足為貴歸彌要之雖攻賊降者諸辛之功而亂補益平於各守臣之力其究為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亦以不可泯而皆當格於從也雖然幸興無業門之適耳使二賊此時按紀律相為角再告完等之所能耶故乃若去歲州城不為而入汲陽撫焦芳先塈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孰謂其無良心也

南直隸圖叙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卽六朝舊都也我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卽此地也）江北則徐潁二州（鳳陽府屬）地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漕運衙門）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江西湖廣俱楚地）為江表門戶沿海兵戍俱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俱蘇州府屬縣）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摽掠者不可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

則民習游情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牆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蘇州）松（松江）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俱徐州屬縣）之間濁河汎濫幾淪魚鼈轉餉既艱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謂山田多荒白圍田多瀕江）民勞甚矣

登壇必究
地理一
三十六
南直隸圖
山東界
北抵
東抵海
東南抵
南抵
浙江界
河南界
西抵湖廣界
西南抵
徐
淮安
揚州
鎮江
應天
常州
蘇州
松江
廣德
鳳陽
廬州
和
太平
安慶
池州
徽州
寧國

登壇必究
地理一
三十七
南京郡縣
山東界
北抵
東海
膠州界
河南界
大名界
兗州界
河南界
汝寧界
黃州界
九江界
湖州界
嘉興界
浙江界
東南抵
西南抵
南抵
崇明
上海
金山

南京

古金陵之地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眞帝王都即此地也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雖嘗於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天下至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奄有四海乃定鼎於此爲京師始足以當形勢之勝永樂中於北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爲京師遂以此爲南京實根本重地云

應天府東至鎮江府丹徒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和州界八十里南至太平府當塗縣八十五里北至揚州府儀眞縣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四百四十五里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吳地戰國屬越後屬楚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置金陵邑埋金以鎮之故名秦始皇以金陵有帝王都邑之氣改曰秣陵屬鄣郡漢改鄣郡爲丹陽郡武帝後屬揚州刺史部三國吳自京口徙都於此改建業晉平吳改建業爲秣陵尋分秣陵北爲建業改業爲鄴建興初改爲建康東晉元帝復都此置丹陽郡宋齊梁陳因之隋平陳廢郡更於石頭城置蔣州唐武德初置揚州後改蔣州又爲揚州又爲郡治至德初置江寧郡乾元初改爲昇州後廢復置五代時吳楊氏建大都督府尋改爲金陵府又改爲江寧府南唐李氏都之宋復爲昇州尋陞爲江寧府建康軍節度高宗改爲建康府建行都置行宮留守元至元中改爲建康路尋置司立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天曆初又改爲集慶路

本朝丙申年改爲應天府領縣七

上元縣附郭　江寧縣附郭

句容縣在府東九十里　溧陽縣在府東南二百四十里

溧水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　江浦縣在府西四十里

六合縣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　高淳縣新設

在京武職衙門

中軍都督府在長安右門外　左軍都督府在中府南

右軍都督府在左府南　前軍都督府在右府南

後軍都督府在前府南　錦衣衛　旗手衛

府軍衛　府軍左衛　府軍右衛

府軍後衛　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

羽林前衛　濟川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留守左衛　留守右衛　留守中衛

留守前衛　留守後衛　龍虎衛

龍虎左衛　江陰衛　虎賁左衛

虎賁右衛　鎮南衛　英武衛

瀋陽左衛　瀋陽右衛　應天衛

飛熊衛　水軍左衛　水軍右衛

武德衛　廣武衛　龍江左衛

龍江右衛　豹韜衛　豹韜左衛

驍騎右衛　神策衛　天策衛

和陽　龍驤　興武

廣洋　江淮　鷹揚

橫海　孝陵

關

大勝關在府南十里　龍江關在儀鳳門外

石灰山關在石灰山

中都

古塗山氏之國即大禹會萬國諸侯之所東連三吳南引荆汝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淝之固山川環拱鍾靈毓秀實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地如周之岐豳漢之豐沛也洪武三年建爲中都尋定鼎金陵乃設留守司於此誠爲國家千萬世根本之地云

中都留守司　皇陵衛

鳳陽府東至泗州界四百里西至河南開封府項城縣界五百九十里南至廬州府合肥縣界一百五十里北至徐州蕭縣界三百二十三里自府治至南京三百三十里至京師二千里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爲塗山氏之國戰國時屬楚淮南郡秦屬九江郡漢更郡爲淮南國武帝初復爲九江郡東漢爲鍾離侯國晉復爲淮南郡安帝時置鍾離郡屬徐州劉宋泰始末改屬徐兗州後置北徐州治中興北齊改爲西楚州隋開皇初改爲濠州大業初復改爲鍾離郡唐復爲濠州天寶初又改爲鍾離郡乾元初復爲濠州貞元中改屬徐州後復爲濠州五代時南唐改置定遠軍宋建炎間復爲濠州元至元中置濠州安撫司後陞爲濠州路未幾改臨濠府復爲濠州隸安豐路本朝爲興業之地吳元年改臨濠府洪武三年改中立府定爲中都七年改爲鳳陽府自舊城移治中都城直隸京師領州五縣十三

壽州在府西一百八十里　泗州在府東二百一十里　宿州在府西北二百三十三里

潁州在府西四百四十里　亳州　鳳陽縣附郭　臨淮縣在府東北二十里　懷遠縣在府西七十里　定遠縣在府南九十里　五河縣在府東北一百一十里　虹縣在府東北二百五十里　霍丘縣在州西二百二十里　蒙城縣在州北一百八十里　盱眙縣在州南七十里　天長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五十七里　靈璧縣在州城東一百二十里　潁上縣在州城東一百二十里

太和縣在州城西北八十里

衛

英武衛在定遠縣北四十五里　飛熊衛在定遠縣東北五十里　壽州衛在壽州城內　泗州衛在泗州城內　宿州衛在宿州城內　潁州衛在潁州城內　武平衛在亳州城內　潁上守禦千戶所在潁上縣城　銅城鎮在天長縣西北四十里　連珠寨在泗州城北五里

蘇州府東至海岸三百一十四里西至常州府宜興縣界一百里南至浙江嘉興秀水縣界九十四里北至揚州府通州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八十八里至京師四千八十里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周泰伯仲雍始居之地武王封仲雍曾孫於此爲吳國自闔閭以後並都焉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并會稽郡治吳漢初因之尋改屬江都漢順帝始分浙爲吳郡三國

十里

衛

鎮江衛

揚州府東至海三百六十里南至江六十五里西至儀天長六合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淮安府山陽縣界二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百三十里至京師三千一百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時地屬吳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秦為九江郡地漢初為淮南國又更為吳國景帝更為江都國武帝時更為廣陵國屬徐州東漢初為廣陵郡三國初屬魏後屬吳晉廣陵郡移治淮陰此地屬焉東晉分置海陵山陽二郡劉宋置南兗州治廣陵縣齊梁因之北齊改為東廣州陳復為南兗州後周改為吳州隋始改為揚州大業初改江都郡治江陽縣唐初復為南兗州改邗州尋復為揚州治江都置大都督府天寶初改廣陵郡乾元初復曰揚州置淮南節度

五代時楊吳都於此改江都府南唐以為東都周世宗取揚州仍置大都督府宋初因之屬淮南東路建炎初陞府元至元中建大都督府置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尋改為揚州路屬河南行省

本朝庚子年置淮海府壬寅年改維揚府丙午年復為揚州府直隸京師領州三縣七

高郵州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泰州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通州在府城東四百里　江都縣附郭　儀真縣在府城西七十五里　泰興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　興化縣在州東一百二十里　寶應縣在州北一百二十里　如皋縣在州東一百五里　海門縣在州東四十里

衛

揚州衛在府治　儀真衛在縣治　高郵衛在州治　興化守禦千戶所在縣治　泰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通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瓜州在府城南四十五里　宜陵鎮在府城北六十里　北阿鎮在高郵州北九十里

淮安府東至海一百三十里西至鳳陽府泗州界三百一十里南至揚州府寶應縣界六十里北至山東青州府莒州界四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里至京師三千一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臨淮郡及廣陵國東漢屬廣陵郡及下邳國三國屬魏為臨淮廣陵二郡地晉分淮北為北徐州南為徐州又分廣陵置山陽郡隋立兗州於此劉宋失淮北乃於此立州鎮為北兗州東魏為東楚州後改為淮州大業初併入江都郡唐為東楚州後改楚州天寶初改淮陰郡乾元初復為楚州五代時南唐陞順化軍宋仍為楚州建炎中置楚泗承州漣水軍鎮撫使尋罷紹定初於此置淮安軍端平初陞為州元陞為淮安路屬河南行省

本朝改為淮安府直隸京師領州二縣九

海州在府城北三百七十里　邳州在府城西北四百五十里　山陽縣附郭　鹽城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三十里　清河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桃源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　沭陽縣在府城北一百七十里　贛榆縣在州北一百一十里屬海州　宿遷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屬邳州　睢寧縣在州城南六十里　安東縣在州城東北九十里

衛

淮安衛在府治　大河衛在府治東北　邳州衛在州治　守禦海州千戶所在州治　守禦東海千戶所在東城內　守禦鹽城千戶所在縣治

廬州府東至和州含山縣界一百九十里西至河南汝寧府固始縣界三百五十里南至安慶府

桐城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鳳陽府定遠縣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一十里至京師二千六百七十二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周以前爲盧子國春秋時爲舒國戰國時屬楚秦爲九江郡地漢立廬江國東漢爲合肥侯國仍隸九江郡三國屬魏爲重鎮晉爲淮南廬江二郡地宋齊兼屬南汝陰郡梁爲南豫州治合肥後改合州北齊因之兼置北陳郡隋初始改合州爲廬州大業初改廬江郡唐初爲廬州天寶初改爲廬江郡乾元初復爲廬州屬淮南道楊吳置昭順軍節度南唐改保信軍宋因之屬淮南西路建炎初爲本路安撫司治所元初置淮西總管萬戶府尋改廬州路總管府屬河南行省

本朝洪武初改廬州府直隸京師領州二縣六

無爲州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 六安州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合肥縣附郭 舒城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廬江縣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 巢縣在府城北九十里屬無爲 英山縣在州城西南四百里屬六安 霍山縣

衛

廬州衛在府治東 六安衛在州治東

關

冷水關在廬江縣西三十里 北峽關在舒城縣南四十五里 東關在巢縣南四十里 西關在巢縣東南三十里 九井鎮 梲城鎮俱在舒城縣北二十五里 清水鎮在故巢縣北六十里 石索山寨 龍眠山寨俱在舒城縣

安慶府東至廬州府無爲州界三百七十里西至湖廣黃州府黃梅縣界二百一十里南至池州府東流縣界五里北至廬州府舒城界二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四十五里至京師四千一百八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皖國亦爲舒桐二國地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廬江郡三國初屬魏後屬吳爲重鎮東晉始以廬江分置晉熙郡宋齊因之梁置豫州後改晉州北齊改江州陳復爲晉州隋初改熙州大業初改同安郡治懷寧唐初爲東安州尋改舒州爲淮南道天寶初復爲同安郡至德初改盛唐郡乾元初復爲舒州五代時初屬楊吳後屬南唐宋初仍爲舒州政和間置德慶軍紹興中改安慶軍慶元初陞爲安慶府元改爲安慶路屬河南行省

本朝初改寧江府後復爲安慶府直隸京師領縣六

懷寧縣附郭 桐城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潛山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四十里 太湖縣在府城西二百三十里 宿松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七十里 望江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衛

安慶衛

關

海門第一關在小孤山

太平府東至應天府溧水縣界一百一十里西至和州界三十里南至寧國府宣城縣界七十里北至應天府江寧縣界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百五十里至京師三千五百九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吳地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鄣郡漢爲丹陽郡地晉屬丹陽宣城二郡成帝時僑立淮南郡及當塗縣治于湖後又僑立豫州治蕪湖劉宋以來或治姑孰或徙于湖又併淮南入宣城郡亦治于湖齊省蕪湖等縣以當塗屬蔣州唐以當塗置南豫州尋廢州以縣屬宣州五代時南唐於當塗立新和州後改雄遠軍宋改爲平南軍後陞爲太平州元陞爲太平路

屬江浙行省
本朝改爲府直隸京師領縣三
當塗縣附郭 蕪湖縣在府城西南六十五里 繁昌縣在府城西一百五里

衛

建陽衛

寧國府東至廣德州建平縣界六十里西至池州府青陽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徽州府績溪縣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太平府當塗縣界一百五里自府治至南京四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一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越後屬楚秦爲鄣郡地漢置丹陽郡治宛陵東漢永和閒析置宣城郡桓帝時省宣城復爲丹陽郡三國屬吳晉復置宣城郡治宛陵宋析置淮南郡尋又置南豫州治宣城陳改南豫州爲宣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復改爲宣城郡唐置宣州天寶初改宣城郡乾元初復爲宣州昭宗時陞寧國軍節度宋仍爲宣州爲江南東路乾道初陞寧國府元改爲寧國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改爲寧國府直隸京師領縣六
宣城縣附郭 寧國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五里 涇縣在府城南一百五里 太平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旌德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五里 南陵縣在府城西一百五里

衛

宣州衛

池州府東至寧國府南陵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江西九江府彭澤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徽州府祁門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安慶府桐城縣界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百里至京師四千五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時吳地後屬越越滅屬楚秦屬鄣郡漢改鄣郡爲丹陽郡三國吳爲石城侯邑晉爲宣城及淮南郡梁置南陵郡陳屬北江州隋初屬宣州後改州爲宣城郡唐析始置池州治秋浦以地有貴池故名貞觀初州廢永泰初復置南唐陞康化軍宋復爲池州治貴池縣元爲池州路屬江浙省
本朝改爲池州府直隸京師領縣六
貴池縣附郭 青陽縣在府城東八十里 銅陵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石埭縣在府城東一百六十里 建德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八十里 東流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徽州府東至浙江杭州府昌化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西饒州府浮梁縣界二百七十里南至浙江衢州府開化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寧國府太平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屬吳吳亡屬越戰國時屬楚秦爲鄣郡地漢爲丹陽郡地三國吳分置新都郡晉改新安郡治始新縣劉宋以郡屬東揚州梁又析置新寧郡隋廢郡置歙州治黟大業初改爲新安郡遷治休寧縣中又遷治歙唐置歙州天寶初改新安郡乾元初復爲歙州屬浙西節度或隸宣歙觀察宋改爲徽州元爲徽州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改爲興安府後改徽州府直隸京師領縣六
歙縣附郭 休寧縣在府城西六十五里 婺源縣在府城西南二百里 祁門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黟縣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 績溪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衛

新安衛在府治東南

廣德州東至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界三十里西至寧國府宣城縣界一百里南至湖州府安吉州界六十里北至應天府溧陽縣界七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五百里至京師三千七百五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地名桐汭後屬越國屬楚秦爲鄣郡地漢爲丹陽郡故鄣縣地爲秦初爲廣德國東漢分置廣德縣仍屬丹陽郡三國屬吳晉屬宣城郡宋齊因之梁分置石封縣梁末增置大梁郡尋改爲陳留郡隋郡廢改石封爲綏安縣屬湖州以廣德縣省入煬帝改屬宣城郡唐初以綏安置桃州後又改置宣州至德初更綏安爲廣德縣南唐改爲廣德制置司屬昇州宋太平興國中置廣德軍隸江南東路元至元中陞爲廣德路隸江浙行省

本朝改廣德州直隸京師尋以廣德縣省入編戶一百二十七里領縣一

建平縣在州城西北九十里

關

若嶺關在州南六十里

和州東至應天府江浦縣界六十里西至廬州府巢縣界一百一十里南至廬州府無爲州界九十里北至滁州界一百一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三千二百八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皆爲楚地秦置歷陽縣隸九江郡漢初屬淮南國後仍爲九江郡東漢爲揚州刺史治所三國屬吳爲重鎮晉爲淮南郡東晉分置歷陽郡劉宋兼置南豫州治歷陽梁末屬東魏北齊置和州歷陽齊江二郡後周改齊江曰烏江隋罷郡復置和州治歷陽郡大業初改歷陽郡唐初爲和州天寶初又爲歷陽郡乾元初復爲和州五代時爲南唐後屬後周宋隸淮南西道元陞和州路後爲和州隸廬州路領歷陽含山烏江三縣

本朝初省歷陽烏江二縣入和州洪武二年又改爲歷陽縣仍隸廬州尋復爲和州直隸京師編戶四十一里領縣一

含山縣在州城西五十里

衛

潘陽右衛在州治東

關

東關在縣西南七十里　石湖關在州境

滁州東至應天府六合縣界七十里西至鳳陽府定遠縣界七十里南至和州界七十里北至泗州盱眙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三千二百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吳楚之交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元狩初復爲九江郡三國魏地晉屬淮南郡東晉於此僑置南譙郡宋置新昌郡梁置南譙州北齊徙南譙州於新昌郡又改北譙州爲臨滁郡隋初罷新昌郡改南譙州爲滁州因滁水而名大業初州廢其地屬江都郡唐初復置滁州天寶初改爲永陽郡乾元初復爲滁州五代時屬楊吳南唐有其地後入於周宋屬淮南東路元初爲[illegible]後復爲州隸揚州路

本朝[illegible]滁州[illegible]鳳陽府洪武十四年復置全椒來安爲直隸京師編戶一十二里領縣二

全椒縣在州城南五十里　來安縣在州城北三十五里

衛

滁州衛

關

清流關在州西南十里

徐州東至淮安府邳州界一百一十里西至河南歸德州虞城縣界二百一十里南至鳳陽府宿州

界九十里北至山東兗州府嶧縣界一百二
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一千里至京師二千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房心分野本古大彭氏國春
秋為宋地戰國屬楚秦置彭城縣屬泗水郡項羽
自立為西楚霸王都於此漢改泗水為沛郡又分
沛郡立楚國置徐州宣帝改為彭城郡尋復為楚
國晉武帝於淮南僑徐州安帝始分淮北曰北
徐州劉宋改北徐州曰徐州而加淮南徐洲曰南
徐州後魏於徐州仍立彭城郡隋開皇初郡廢復
為徐州大業初改為彭城郡唐置徐州天宝初復
改彭城郡乾元初復為徐州後梁武寧軍宋因之
金屬山東西路元初復為徐州屬歸德府
本朝初隸鳳陽府後直隸京
師編戶一百五里領縣四
蕭縣（在州城西五十里）碭山縣（在州城西一百七十里）豐縣（在州城西北一百一十里）沛縣（在州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衛

徐州衛（在州治東）徐州左衛（在州治西）

浙江圖敘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阻隔然嘉（嘉興府）湖（湖州府）與江淮相表裏嚴（嚴州府）衢（衢州府）以徽（直隸徽州府）饒（江西饒州府）為郛郭左信郡（江西廣信府）右閩關（福建）大海東蟠繞出淮揚（淮安揚州府）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南直隸州）之間上無萊韓之司訟訐繁興頗號難治嘉湖寧（寧波）紹（紹興）四郡則震澤東海之所經也淵衝淤塞大遺三農之害而塩徒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處州屬縣）松溪一帶歲被侵巢溫（溫州）台（台州）並海而南信達于福寧（福建屬州）估客艮俱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琛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倏來詰許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寧波屬縣即倭夷所從入）乎

登壇必究
地理一
五十四
浙江圖
南直隸界
北抵南直隸界
東抵海岸
日本
紹興
台州
溫州
南抵福建界
西抵南直隸界
西南抵福建界
登壇必究
地理一
五十五
浙江郡縣
鎮江界
寧國界
蘇州界
松江界
徽州界
廣信界
建寧界
福州界
海
日本

浙江布政司

浙江古揚州地漢會稽郡兼統二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而兩浙諸州並隸焉宋初以兩浙爲一路後分浙東西爲兩路而浙西安撫使治臨安浙東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海右肅政廉訪司于婺州又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

本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溫州十一府置

浙江都指揮使司領杭州前杭州右紹興寧波台州處州溫州海寧昌國松門臨山金鄉海門定海磐石觀海十六衛湖州嚴州金華衢州海寧十五所置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浙東浙西二道兼察諸府衛所而三司皆治于杭州府云

杭州府 東至□□海□六十里西至嚴州府桐廬縣界一百三十五里南至紹興府蕭山縣界四十三里北至湖州府德清縣界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九百里至京師四千一百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屬吳越戰國屬楚秦爲會稽郡地東漢屬吳郡三國吳分置東安郡尋罷晉宋齊梁屬吳興及吳郡陳置錢唐郡隋廢郡置杭州治錢唐後移治餘杭唐初改州爲餘杭郡唐初復爲杭州天寶初又爲餘杭郡乾元初復爲杭州吳越初號武勝軍光化初移鎮海節度治於杭置大都督府五代時爲吳越國宋爲杭州高宗南渡巡幸於杭陞爲臨安府元置兩浙都督府尋改杭州路

本朝改爲杭州府領縣九

錢塘縣 附郭 仁和縣 附郭 富陽縣 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海寧縣 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餘杭縣 在府城西北七十里 臨安縣 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於潛縣 在府城西一百七十里 新城縣 在府城西南一百三十里 昌化縣 在府城西二百一十里

衛

杭州前衛 杭州右衛 俱在都司前 海寧守禦千戶所 在海寧縣東

嘉興府 東至直隸松江府華亭縣界五十里西至杭州府仁和縣界一百里南至海八十三里北至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界一十七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三十八里至京師四千一百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地名長水又名檇李初爲吳越分境後爲越所并戰國時屬楚秦爲會稽郡地東漢屬吳郡三國吳以其地屬嘉興縣晉以後因之隋廢嘉興縣後復置仍屬杭州唐復置嘉興縣屬蘇州五代時錢氏奏置秀州治嘉興宋爲嘉禾郡慶元初陞州爲嘉興府元改嘉興路

本朝改爲嘉興府領縣七

嘉興縣 附郭 秀水縣 嘉善縣 在府城東三十六里 海鹽縣 在府東南八十里 平湖縣 在府東五十四里 崇德縣 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桐鄉縣 在府城西六十里

衛

在府城西南八十五里 浦江縣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 湯溪縣

衛

金華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衢州府東至金華府蘭谿縣界一百二十二里西至江西廣信府玉山縣界一百一十五里南至福建建寧府浦城縣界二百一十里北至嚴州府遂安縣界九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七十里至京師四千六百四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爲越西鄙後屬楚之地秦立太末縣屬會稽郡東漢分立新安縣三國吳以二縣屬東陽郡隋廢太末人金華屬婺州唐始析婺州信安縣置衢州天寶中改信安郡乾元初復爲衢州宋屬兩浙東路元改爲衢州路

本朝改龍游府尋改爲衢州府領縣五

西安縣附郭 龍游縣在城東七十里 常山縣在府城西八十里 江山縣在府城西南七十五里 開化縣在府城西北二百里

衛

衢州守禦千戶所在府治西

關

仙霞關在江山縣南一百里抵福建界爲入閩咽喉之地

處州府東至台州府仙居縣界一百一十里西至衢州府江山縣界一百六十五里南至溫州府瑞安縣界三百五十里北至金華府永康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三百三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八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戰國屬越秦爲會稽郡地漢初爲東甌國武帝時爲會稽郡三國吳隸屬臨海郡晉屬永嘉郡隋置處州治括蒼尋改括州大業初復爲永嘉郡唐復立括州治麗水天寶初改縉雲郡大曆中復爲處州宋屬兩浙東路元改爲處州路

本朝改爲處州府

領縣十

麗水縣附郭 青田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縉雲縣在府城東北八十里 松陽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遂昌縣在府城西一百九十里 龍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慶元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雲和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宣平縣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景寧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衛

處州衛在府治南

紹興府東至寧波府慈谿縣界二百里西至杭州府富陽縣界一百三十五里南至金華府東陽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海口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一十三里至京師四千六百五十八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禹會諸侯于此計功命曰會稽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號曰於越春秋戰國時爲越國後爲楚所併秦滅楚置會稽郡治於吳此地屬焉東漢順帝時始以吳置吳郡而徙會稽郡治山陰晉爲會稽國咸和中改會稽爲郡劉宋置東揚州領會稽等五郡隋初郡廢改東揚爲吳州治會稽縣大業初改越州尋爲會稽郡唐初復置越州天寶初改爲會稽郡乾元初復爲越州置浙東觀察使治於諸暨越明初義勝軍乾寧中改鎮東軍五代錢氏以越爲東都宋仍爲越州紹興初始陞紹興府元改紹興路

本朝復爲紹興府

領縣八

山陰縣附郭 會稽縣附郭 蕭山縣在府城西北七十三里 諸暨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餘姚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上虞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嵊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新昌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二十里

衛

紹興衛在府治東　臨山衛在餘姚縣西北　三江守禦千戶所在山陰縣東　瀝海守禦千戶所在會稽縣東北　三山守禦千戶所在餘姚縣東北

寧波府東至海岸一百四里西至紹興府餘姚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台州府寧海縣界一百四十六里北至慈溪縣界海岸六十二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三百八十五里至京師四千六百四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夏商周皆為越地秦置鄞鄮句章三縣屬會稽郡漢因之三國吳及晉宋齊梁陳皆仍舊隋以鄮省入句章縣隸吳州後隸越州唐武德初析句章縣置鄞州尋廢為鄮縣仍屬越州開元中以鄮縣置明州天寶初改餘姚郡乾元初復為明州屬江南道五代時錢氏於此置望海軍宋初改奉國軍屬兩浙東路紹興初置沿海制置司於此紹熙中陞州為慶元府元至元中改置慶元路本朝吳元年改明州府洪武十四年又改寧波府領縣五

鄞縣附郭　慈谿縣在府城西北六十里　奉化縣在府城南八十里　定海縣在府城東六十五里　象山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七十里

衛

寧波衛在府治西　定海衛在定海縣　觀海衛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　昌國衛在府城南三百五十里　後千戶所　中中千戶所　中左千戶所俱在定海縣東北　大嵩守禦千戶所在定海縣東南二百三十里　霩衢守禦千戶所在定海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石浦守禦千戶所　石浦守禦後千戶所俱在府城南二百七十里　龍山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北七十里　爵溪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南二百七十里　錢倉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

台州府東至海岸一百八十里西至處州府縉雲縣界二百一十九里南至溫州府樂清縣界一百三十九里北至紹興府新昌縣界一百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三十三里至京師五千七百七十八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戰國時為越地秦屬閩中郡漢初屬東甌國後東甌內徙以其地還回浦屬會稽郡南部都尉治此東漢改回浦曰章安三國吳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治臨海縣徙治章安梁改赤城郡尋廢陳置章安郡隋罷郡置海州尋改台州因天台山為名天寶初改臨海郡乾元初復為台州至德初移治如豈陞德化軍宋仍為台州屬兩浙東路元改為台州路本朝改為台州府領縣六

臨海縣附郭　黃巖縣在府城東南六十里　天台縣在府城北九十里　仙居縣在府城西九十里　寧海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太平縣

衛

台州衛在府治西　海門衛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松門衛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　前千戶所在海門衛城北　新河千戶所在海門衛南五十里　桃渚千戶所在海門衛東北五十里　健跳千戶所在海門衛東北一百一十里　隘頑千戶所在松門衛城南一百一十里　楚門千戶所在松門衛城南六十里

溫州府東至海岸九十里西至處州府青田縣界九十里南至福建福州府福寧州縣界四百九十里北至台州府黃巖縣界三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九十里至京師四千六百九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戰國時並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初爲東甌王國後爲會稽郡之回浦縣地東漢爲章安縣地又分置永寧縣三國吳屬臨海郡晉置永嘉郡治永寧隋初廢郡改縣曰永嘉屬處州大業初屬永嘉郡唐置東嘉州後廢以縣屬括州上元初置溫州以其地恒燠少寒故名天寶初改永嘉郡乾元初復爲溫州建靖安軍五代時吳越建靖海軍宋爲應道軍建炎初仍爲溫咸淳初陞瑞安府元初改溫州路

本朝改爲溫州府領縣五

永嘉縣附郭　瑞安縣在府城南六十里　樂清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平陽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泰順縣在府城西南三百七十里

衛

溫州衛在府治東　金鄉衛在平陽南七十里　盤石衛在樂清縣西六十里

平陽守禦千戶所在平陽縣治西　瑞安守禦千戶所在瑞安縣治南　海安守禦千戶所在瑞安縣東　蒲門守禦千戶所在平陽縣南　壯士守禦千戶所在平陽縣東北　沙園守禦千戶所在瑞安縣東南　蒲岐守禦千戶所在樂清縣南　寧村守禦千戶所在永嘉縣東

處州寇　出鴻猷錄

處州多銀坑民亡賴者並緣爲姦利正統十二年春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和遍掘諸坑塲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于山旁而無獲孰若取于人一舉而有餘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刼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路于車盤嶺鉛山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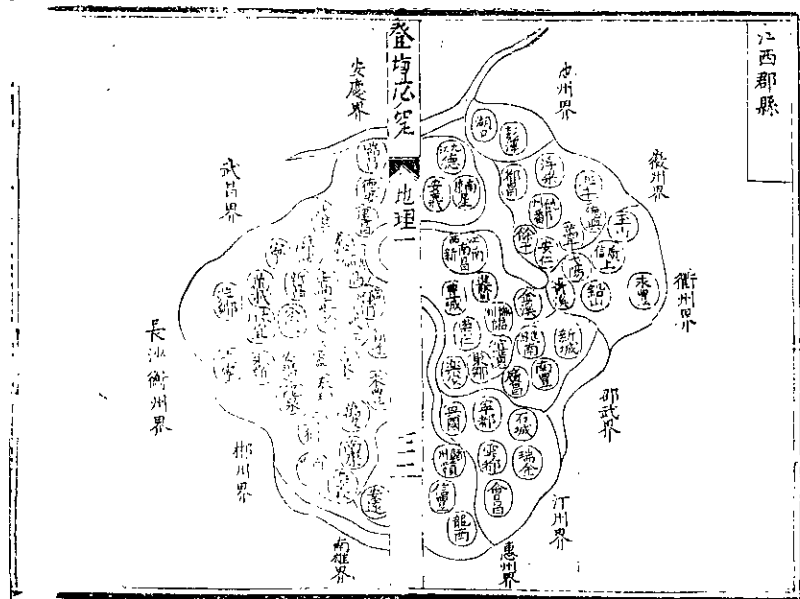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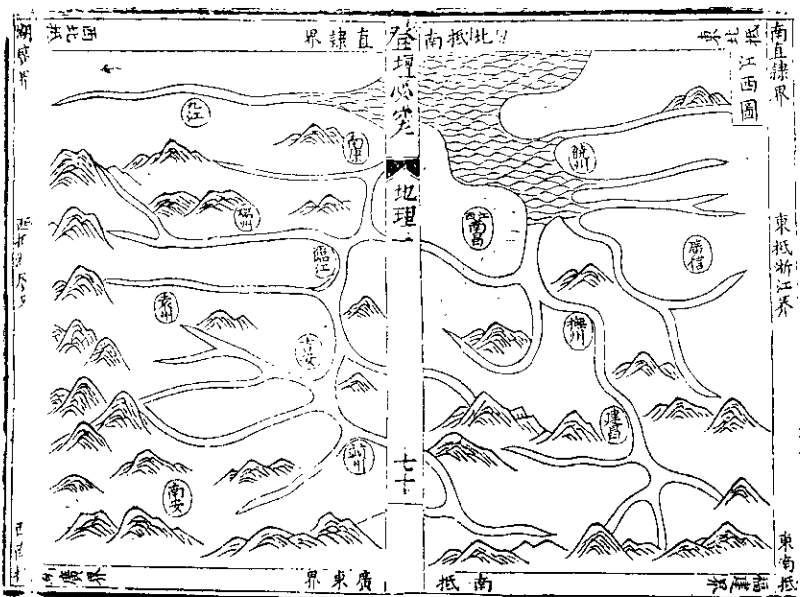
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　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畱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爲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栢鋪戴禮兵擊之欸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欸官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爲渠魁刼車盤嶺衆寇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棠率兵一千往

併勦禮軍至十三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參將[illegible]
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往福[illegible]討鄧[illegible]賊
盡掠取器仗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illegible]龍泉[illegible]者
至數萬人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飽行陶得二各率
衆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
不若由水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飽村取貲于義烏
掠人于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追矣衆
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于省御史命
都指揮沈麟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
年三月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

復遣使請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　朝廷
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嬰守不敢出
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
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
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
之沈麟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
守不敢出已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
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並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
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
十面笆如牌裂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

至處州界知府陸鏜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
求撫實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
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
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
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
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
器仗[illegible]之乃以捷聞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飽
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二人自言於
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
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狗楷至以老

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賚令
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
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鋪緋衣中
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
余海四陳川十余下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
六月兩得　璽書諭楷相機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
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
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
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
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

江西圖
登壇必究
地理一
七十
南直隸界
東抵浙江界
九江
南康
饒州
南昌
廣信
撫州
建昌
臨江
吉安
贛州
南安
瑞州
袁州
廣東界
南抵
江西郡縣
登壇必究
地理一
三二
武昌界
長沙衡州界
郴州界
南雄界
惠州界
汀州界
邵武界
衢州界
徽州界
湖口
彭澤
德安
星子
都昌
浮梁
萬年
安仁
鉛山
永豐
新城
南豐
廣昌
石城
瑞金
會昌
寧都
興國
安遠
龍南

江西布政司

江西古揚州地漢領以揚州部刺史專隸江南道開元中分為江南西道置採訪處置使治洪州後改採訪為觀察治仍舊宋置江南西路安撫使以隆興守臣兼領又置江西提點刑獄司治贛州元於隆興路置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本朝置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南昌饒州廣信南康九江建昌撫州瑞州袁州吉安臨江贛州南安十三府置江西都指揮使司領南昌前南昌左袁州贛州四衛吉安安福撫州鉛山建昌廣信饒州會昌南安永新信豐十一守禦千戶所置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南昌湖東湖西九江領北五道兼察諸府衛所三司並治于南昌云

南昌府 東至饒州府餘干縣界二百四十里西至湖廣岳州府平江縣界四百九十里南至撫州府崇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北至南康府星子縣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七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時為吳楚之交秦屬九江郡漢始置豫章郡屬揚州王莽改曰九江東漢復為豫章郡晉元康初置江州治此後移治武昌宋齊梁陳並為豫章郡隋罷郡為洪州大業初復為豫章郡唐復為洪州置都督府天寶初改豫章郡後以避諱止陽章郡乾元初復為洪州建中以後并為江南西道觀察使治所南唐陞南都於此改州為南昌府宋復為洪州宣和中於此置安撫使隆興初陞隆興府元置龍興路

本朝初改洪都府尋復為南昌府領州一縣七

寧州 在府城西三百六十里 **南昌縣** 附郭 **新建縣** 附郭 **豐城縣** 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 **進賢縣** 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奉新縣** 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靖安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 **武寧縣** 在府城北三百二十里

衛

南昌前衛 治在府東 **南昌左衛** 治在府南

饒州府 東至浙江衢州府開化縣界三百七十里西至南康府都昌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撫州府臨川縣界二百里北至直隸池州府建德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置南京一千五百八十里至京師五千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楚東境後屬吳戰國後屬楚秦置鄱陽縣屬九江郡漢為鄱陽

餘汗鄱陽縣地屬豫章郡三國吳分豫章置鄱陽郡晉治廣晉縣梁兼置吳州陳廢隋廢郡改置饒州以其物產豐饒故名大業初復為鄱陽郡唐初為饒州屬江南西道天寶初改鄱陽郡乾元初復為饒州五代時南唐置永平軍宋仍為饒州隸江南東路元陞為饒州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初改鄱陽府後改饒州府

領江西布政司領縣七

鄱陽縣 附郭 **餘干縣** 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樂平縣** 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浮梁縣** 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德興縣** 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 **安仁縣** 在府城南二百一十里 **萬年縣**

衛

饒州守禦千戶所 在府城西

廣信府 東至浙江衢州府常山縣界一百二十五里西至饒州府安仁縣界二百里南至福建建

寧府崇安縣界一百六十里北至饒州府樂平縣界一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四十里至京師五千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迭爲吳楚之地秦屬九江會稽二郡漢爲豫章郡之餘汗縣及會稽郡之太末等地晉東及隋屬鄱陽東陽二郡唐析鄱之玉山常山饒之弋陽及撫建二州地置信州隸江南西道五代時楊吳南唐俱有之宋以信州隸江南東路元改置信州路隸浙江行省本朝改爲廣信府隸江西布政司領縣七

上饒縣附郭　玉山縣在府城東一百里　弋陽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貴溪縣在府城西一百九十里　鉛山縣在府城南八十里　永豐縣在府城東南四十五里　興安縣新設

衛

廣信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北　鉛山守禦千戶所在縣治西

南康府東至饒州府鄱陽縣界一百里西至九江府德安縣界六十里南至南昌府建昌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九江府德化縣界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三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七百六十五里

禹貢荆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爲吳楚之地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彭澤二縣地後爲豫章鄱陽二郡晉屬潯陽郡宋齊因之隋屬江州宋太平興國中置南康軍治星子縣元爲南康路本朝爲南康府領縣四

星子縣附郭　都昌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　建昌縣在府西南一百三十里　安義縣

九江府東至直隸池州府東流縣界三百里西至湖廣武昌府興國州界二百里南至南康府子縣界五十里北至湖廣黃州府黃梅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師四千六百里

禹貢荆揚二州之境天文斗牛分野春秋時爲吳楚地秦爲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尋分爲豫章郡文帝時又分屬廬江郡東漢末其地南境入吳屬彭澤郡北境入魏屬廬江郡後盡入吳屬武昌郡晉爲武昌鄱陽豫章三郡地永興初置潯陽郡於此屬江州梁移江州治湓城郎今府治隋初廢郡後改州日九江郡唐復爲江州天寶初改潯陽郡乾元復爲江州五代時楊吳置奉化軍節度宋降爲軍事隸江南東路建炎初改陞定江軍江西安撫司治此元置江州路本朝改九江府領縣五

德化縣附郭　德安縣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　瑞昌縣在府城西九十里　湖口縣在府城東六十里　彭澤縣在府城東一百里

衛

九江衛在府治東

建昌府東至福建邵武府光澤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撫州府宜黃縣界四十里南至贛州府石城縣界三百四十里北至撫州府臨川縣界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三百八十里至京師五千八百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吳南境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之南城縣地吳分豫章東部置臨川郡治南城隋罷郡置撫州治臨川縣而南城屬焉唐因之南唐以南城縣置建武軍宋改爲建昌軍元置建昌路本朝初爲肇昌府尋改建昌府領縣五

南城縣附郭　新城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南豐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廣昌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瀘溪縣新設

衛

建昌守禦千戶所在府治南

撫州府東至饒州府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吉安府永豐縣界三百一十五里南至建昌府南城縣界九十里北至南昌府進賢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四十里至京師五千四百八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吳境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郡漢爲豫章郡地三國吳以豫章東部置臨川郡隸揚州晉隸江州齊臨川郡徙治南城梁復治臨汝隋罷郡置撫州治臨川大業初改爲臨川郡唐初復爲撫州後改臨川郡乾元初復爲撫州五代時楊吳置昭武軍節度宋仍爲撫州隸江南西路元置撫州路

本朝改爲撫州府領縣六

臨川縣附郭 **崇仁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金谿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宜黃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樂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東鄉縣**

衛

守禦撫州千戶所在府治東

臨江府東至南昌府豐城縣界八十里西至袁州府分宜縣界七十里南至吉安府吉水縣界一百六十里北至瑞州府高安縣界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九十里至京師五千二百三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郡漢初屬淮南後屬豫章郡三國吳爲豫章安成巴丘三郡地隋屬洪吉袁三州唐因之宋淳化間以清江縣置臨江軍隸江南西路元改置臨江路

本朝改臨江府領縣四

清江縣附郭 **新淦縣**在府南七十里 **新喻縣**在府西一百二十里 **峽江縣**

吉安府東至撫州府樂安縣界二百里西至袁州府宜春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贛州府萬安縣界二百八十五里北至臨江府新淦縣界一百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一百一十里至京師五千五百五十里

禹貢荊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長沙二郡漢屬豫章郡及長沙國東漢興平初始分豫章立廬陵郡三國吳又分置安成郡治平都縣晉廬陵郡屬揚州安成郡屬荊州元康初俱屬江州隋廢二郡以廬陵縣置吉州大業初復爲廬陵郡唐改吉州天寶初改廬陵郡乾元初復爲吉州屬江南西道宋屬江南西路元初爲吉州路後改吉安路

本朝改爲吉安府領縣九

廬陵縣附郭 **泰和縣**在府城南八十里 **吉水縣**在府城北四十里 **永豐縣**在府城東一百三十里 **安福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龍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七十里 **萬安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永新縣**在府城西二百里 **永寧縣**在府城西二百八十里

衛

吉安守禦千戶所在府治後 **安福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 **永新守禦千戶所**在縣治西 **龍泉守禦百戶所**在縣治東 **牛王寨**在龍泉縣西五十里 **張欽寨**在吉水縣北九十里

瑞州府東至南昌府新建縣界五十五里西至袁州府萬載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臨江府清江縣界六十里北至南昌府奉新縣界二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里至京師四千九百六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之建城縣地唐初置靖州領高安等五縣尋改爲米州又爲筠州後州廢

省四縣入高安爲筠州尋改靖州復爲筠宋紹興間避名高安郡寶慶初改爲瑞州屬江西道元至元中陞爲瑞州路

本朝改爲瑞州府領縣三

高安縣附郭 上高縣在府城西一百里 新昌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袁州府東至臨江府新喻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湖廣長沙府醴陵縣界二百四十里南至吉安府安福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瑞州府上高縣界三百四十里自府至南京二千六百三十里至京師六千一百七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地孫吳及晉兼屬安成郡隋於宜春縣置袁州因袁山爲名大業初改爲宜春郡唐初復置袁州屬江南道開元間屬江南西道天寶初復爲宜春郡乾元初仍爲袁州宋因之元改置袁州路

本朝改爲袁州府領縣四

宜春縣附郭 分宜縣在府城東八十里 萍鄉縣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萬載縣在府北八十里

衛

袁州衛在府治東

贛州府東至福建汀州府長汀縣界四百六十里西至南安府南康縣界三十里南至廣東韶州府翁源縣界五百二十五里北至吉安府萬安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八百一十里至京師七千六百七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隸九江郡漢爲贛雩都南埜三縣地隸豫章郡東漢屬廬陵郡三國吳立南部都尉治雩都晉罷都尉立南康郡仍旧治屬江州東晉移郡城於

章貢二水間隋初罷郡置虔州大業初復爲南康郡治贛縣唐爲虔州天寶初改南康郡乾元初復爲虔州屬江南西道五代南唐置昭信軍節度宋初因之紹興間改爲贛州元陞爲贛州路

本朝改爲贛州府領縣十二

贛縣附郭 雩都縣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信豐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七十五里 興國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會昌縣在府城東二百里 安遠縣在府城東南四百里 寧都縣在府城東北三百六十里 瑞金縣在府城東三百八十里 龍南縣在府城南四百一十里 石城縣在府城東北四百六十里

長寧縣新設 定南縣新設

衛

贛州衛在府治東 會昌守禦千戶所在會昌縣治東 信豐守禦千戶所在信豐縣治西

南安府東至贛州府贛縣界二百一十里西至廣東韶州府仁化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界二十里北至吉安府龍泉縣界二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二百一十里至京師六千六百六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贛南埜二縣地晉爲南康縣地隋屬虔州唐因之宋初置南安軍治大庾縣割虔州之南康上猶二縣來屬隸江南西路元改置南安路

本朝改爲南安府領縣四

大庾縣附郭 南康縣在府治東北一百六十里 上猶縣在府城東北二十里

崇義縣

衛

南安守禦千戶所在府治 梅關在大庾嶺頂舊植梅因名以分江廣之境 横浦關在府城西南三十里

[illegible]

正德六年江西諸郡縣盜賊蜂起贛州南安有華林寨碼碯寨賊其後撫州有東鄉賊饒州有姚源洞賊其始行刧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亡匿山谷間招集亡賴貧民多歸之各據險立寨一時並熾聲勢相倚其渠魁姓名不甚著時公移傳報惟以某地賊呼之官兵討之不能定屢招撫不從贛州賊執叅政趙士賢以開賊之出華林寨賊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守臣列其事上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戎務金時居喪詔奪情起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大發兵討之金檄

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進討華林寨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往與賊戰時有斬獲至是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死之其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賊勢大猖獗事聞　朝廷贈憲官諡節愍仍旌其子孝烈時官兵討他賊俱無功金又檄大同諸邊兵討賊雖時小勝竟不能窺其巢穴乃檄廣西田州等府狼兵恊諸路官兵勦之狼兵性猛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驕橫無節制金欲藉其死力稍姑息之兵出不嚴禁又不下令先徙避居民狼兵肆屠掠所殺傷良民甚衆江

西多朝士或聞其家族被兵皆乃洶洶倡議謂金不能平賊返多殺無辜又謂狼兵調集多且驕横恐有他變乃命給事中黎奭往紀功卸劾金功罪實密俾散處狼兵也金乃厚犒賞諸士酋稍嚴約束用之仍降榜示招撫脅從且勦且撫諸賊黨來降者號新民仍用爲嚮導與漢土兵恊力分勦之是時華林賊殺憲勢甚熾金檄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承勛時招有降賊黃奇寘麾下知畧可用承勛任用之人有謂承勛宜防不測者承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承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

多來降者與約期令候報至日承勛召士酋岑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効力功與賞皆君有也猛問計承勛令猛選精兵五百人從夜與俱至山下猛尚不知所往承勛始告之故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承勛乃與猛帥五百人夜啣枚登山歷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群賊方鼾睡直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刃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自據險後官兵無一人敢近壘者至是倉卒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遂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逬歷山

谷賊殲盡天猶未明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餘
皆奔潰四出華林賊遂平於是移兵擊碼磖寨東鄉
賊皆平之時諸賊降號新民者官給皆產又丁令禁
民勿得報私仇新民頗効力故多藉之破賊云諸賊
略平定惟姚源洞賊尚狙獗恭政吳廷舉往撫之爲
賊所執劫以威廷舉不爲動日賦詩自慰時反覆譬
曉之賊不敢加害廷舉因察識賊左右有謀勇者間
得其情賄誘之或執其黨來降廷舉亦獲免然賊負
固不聽撫陳金等移大兵進討之賊見諸寨平又憚
狼兵勇悍遂乞降王秩許之納款者相屬也或謂曩

賊衆故納降以携其黨今華林碼磖東鄉賊皆平矣
此賊勢孤援絕縱不降將安之況賊反覆無信恐爲
他日患不若乘勝撲滅之遂盡殺來降者賊乃大亂
棄寨潰圍出踰饒信入徽衢諸郡縣大肆殺掠賊據
險阨官兵猝難近既棄險奔軼無所據金等督兵追
襲浙東兵夾擊之其黨遂散所在被擒戮餘衆多降
官府以脅從宥不治陳金乃奏於東鄉立縣隸撫州
姚源峒立萬年縣隸饒州又於華林碼磖等處夷其
寨壘移置巡檢司控制之散遣狼兵歸廣西厚加犒
賚仍分道先後行以防他變遂班師金始以言官論

革宮保秩至是事平以功大遷小仍復舊官

論曰江西之役終始以招撫爲言云而上不任有言
招撫之說可行于[illegible]督從之民而下不[illegible]行
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向化之徒而不
可要施於俘服僨拔之黨斯言得之矣江西將盜
其始以姦宄亡頓據險猖亂世[illegible]構兵有惡不
宥也而守臣姑息苟且以招安饜之遂使盜無所
忌遂近效左蜂屯蟻聚不可撲滅因己失之于其
始矣及其猖獗之後屢討不克則濟從罰治古有
明訓招撫之說誠有不得不用者然當論其情罪
之輕重別首從之科條惠恩威並行也乃果于殺
降者則醜類不遺急于招納者則渠魁是縱甚至
亂者新民禁民不得報復遂至殺人之父而[illegible]不
得以逞其忿殺人之兄而弟不得以雪其讎者屠城
將師之徒皆得以安享其富貴與後來者何[illegible]楷水悍
而不爲盜乎此所以諸窮惡平之不旋踵而繼起於其
左溪瀬頭之賊也蔡非招安之說又貽寇於其國
乎然守臣之所以樂于招撫者非[illegible]
者也以兵食則不足以法制則太繁用兵不免有

勝敗之虞而論功[illegible]反遂有偵事之殊[illegible]
苟目前之安而境上一稍寧遂興[illegible]
又何若而不用招撫之策乎故用將[illegible]
心而姑略其迹久其在而徐考其成[illegible]
知而功罪要于事定則要平國家有[illegible]
天下無難平之亂也

登壇必究地理卷二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福建湖廣河南輿地說

王鳴鶴曰嘗閱正統間鄧雲韋流入閩中以狂俠鼓衆遂至覆官兵屠城邑旋舉大軍撲滅之暴師數千里興費無算而倭奴陷興化則近在世宗朝荼毒之禍憯於他方去茲四十餘禩耳昔言八閩土沃民稀耕稼自給兵燹所不加然歟否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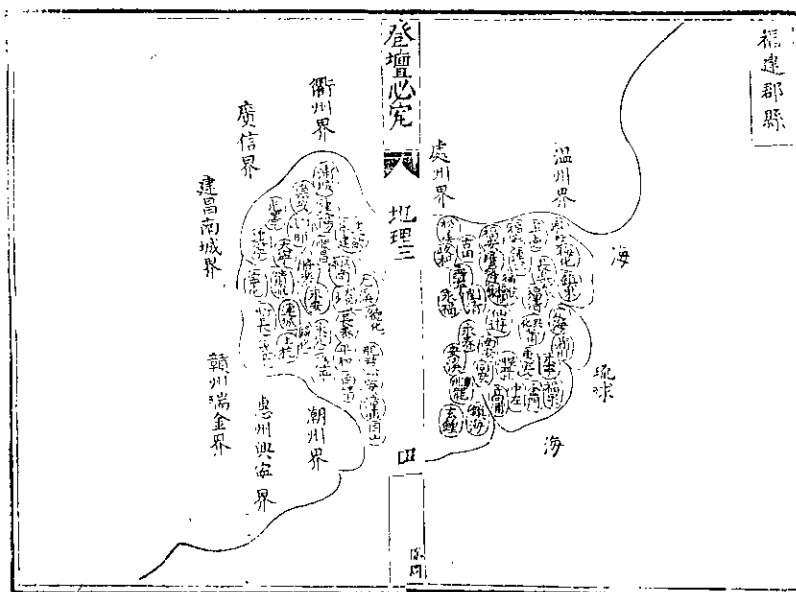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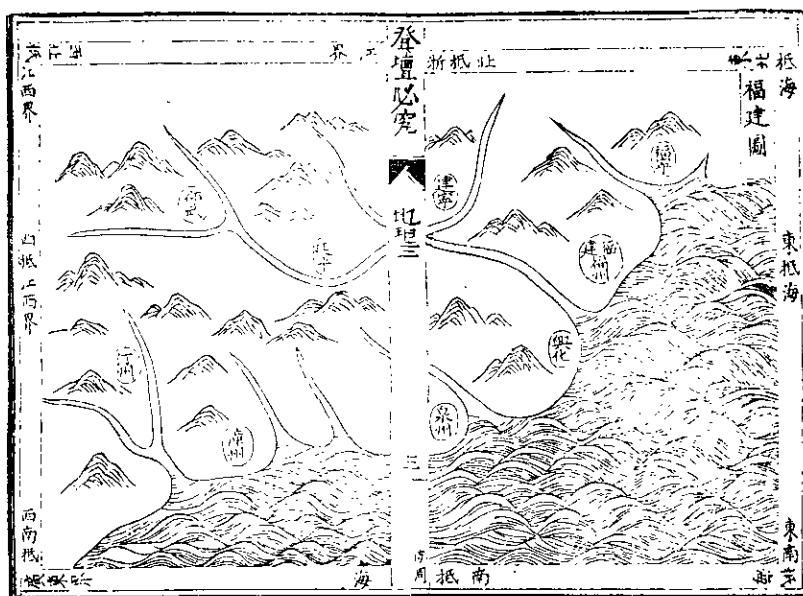
迺今鯨浪洶洶羽書十道濱海上下靡不戒嚴閩地切邇島夷民未安枕任將飭武爲桑土計正今日之所宜亟講者矣至若楚俗慓輕民率呰窳湖寇之竊發與谿蠻之陸梁何日無之豫州闢閾中夏庶稱陸海乃亦有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彊弓利弩出乎其間而近時鑛利之興又不能無厝火積薪之慮也撫腕而譚世務者可不爲之寒心也哉

福建圖叙

福建古閩越地以温處衢（温州處州衢州俱浙江屬府）信（江西廣信府）爲北落建昌南贛（建昌南安贛州俱江西屬府）爲右壁惠潮（惠州潮州俱廣東屬府）爲外戶海爲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浙江處州府）人輒用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俱建寧府屬縣）之境大爲患害古田（福州府屬縣）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山谷遂深逋寇每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邉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爲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通番海賊不時出沒）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漳（汀州漳州）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

贛州（江西屬府）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俱泉州府屬縣）沙尤（俱延平府屬縣）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四縣交界地方山谷頗多）蓋簡僻莫如邵武囂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耕稼自給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福建圖
登壇必究
地理三
北抵浙
東抵海
東南至海
南抵
西南抵
西抵江西界
海

福建郡縣
登壇必究
地理三
溫州界
處州界
衢州界
廣信界
建昌南城界
贛州瑞金界
惠州興寧界
潮州界
海
琉球
海

福建布政司

福建古閩越地漢以揚州部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南部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于福州

本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福州泉州興化建寧延平汀州邵武漳州八府置福建都指揮使司領福州左福州右福州中福寧鎮東泉州永寧興化平海漳州鎮海一十一衛又置福建行都指揮使司領建寧左建寧右延平汀州邵武五衛及將樂守禦千戶所置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分福寧建寧二道兼察諸府縣衛所三司並治福州府而行都司則分治於建寧云

福州府

東至海岸一百九十里西至延平府南平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興化府莆田縣界二百三十里北至浙江溫州府平陽縣界六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八百七十二里至京師六千一百三十二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秦置閩中郡漢初封無諸爲閩越王都此武帝滅閩越徙其人於江淮閩盡虛其地後立冶縣屬會稽郡東漢末分冶縣地爲會稽東南二部置都尉此爲南部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分置晉安郡劉宋改晉平郡尋復故陳兼置閩州後改豐州又改泉州大業初復爲閩州尋改爲建安郡治閩縣唐初變爲泉州後改治晉江縣而以此爲閩州開元中更爲福州天寶初改長樂郡乾元初復爲福州唐末置威武軍節度五代時王審知據此陞長樂府改彰武軍宋復爲威武軍建炎中陞福州府元至元中爲福州路本朝洪武元年改爲福州府領縣十

閩縣附郭　侯官縣附郭　懷安縣附郭今無　古田縣在府城西北二百八十里　閩清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長樂縣在府城東南一百里　連江縣在府城東北九十五里　羅源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永福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福清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衛

福州左衛在府治東北舊因爲右衛　福州右衛在府治東北　福州中衛在左衛東　福寧衛在福寧縣東　鎮東衛在福清縣東　守禦定海千戶所在連江縣東北隸福寧衛　守禦梅花千戶所在長樂縣東　守禦萬安千戶所在福清縣東南俱隸鎮東衛　守禦大金千戶所在福寧縣南隸福寧衛

泉州府

東至海岸一百二十里西至漳州府長泰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海岸一百零三里北至興化府仙遊縣界一百三十二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二百五十五里至京師七千一百五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職方爲七閩地秦爲閩中郡漢初屬閩越國武帝以其地屬會稽郡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屬晉安郡梁置南安郡治晉安縣隋廢郡以其地屬閩州唐初以南安縣置豐州貞觀初州廢聖曆初置武榮州治晉江景雲初改置泉州天寶初改清源郡乾元初復爲泉州

五代時南唐置清源軍節度宋改平海軍元爲泉州路

本朝改爲泉州府領縣七

晉江縣附郭 **南安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惠安縣**在府城東北五十里

德化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五里 **安溪縣**在府城西一百五里 **同安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三十里 **永春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衛

泉州衛在府治西 **永寧衛**在府城東南 **守禦福泉千戶所**在晉江縣東南 **守禦金門千戶所**在同安縣東南 **守禦中左千戶所**在同安縣之西南 **守禦高浦千戶所**在同安縣西

關梁

石鼓寨[illegible] **躍龍寨**[illegible]二寨 **石井鎮**在晉江縣南

建寧府東至福寧州福安縣界三百二十五里西至南平縣界一百一十五里南至延平府北至江西廣信府上饒縣界三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二百一十里至京師五千五百十三里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爲冶縣地屬會稽郡東漢置建安南部都尉三國吳置建安郡治建安晉以後因之隋廢郡以縣隸泉州大業初屬建安郡唐武德中置建州治建安天寶初改建安郡乾元初復爲建州五代時閩置鎮安軍節度又改鎮武軍南唐改永安軍尋改忠義軍宋端拱初改軍日建寧紹興末陞爲建寧府元改置建寧路

本朝洪武初改爲建寧府領縣八

建安縣附郭 **甌寧縣**附郭 **建陽縣**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崇安縣**在府城北二百四十里 **浦城縣**在府城東北三百三十里 **政和縣**在府城東二百四十里 **松溪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壽寧縣**在府城東北二百五十里

衛

福建行都司在府城中 **建寧左衛**在行都司東 **建寧右衛**在行都司西

關

分水關在分水嶺介乎江閩之間乃入閩第一山 **梨關**在浦城縣北安樂里路通衢州江山縣

延平府東至建寧府建安縣界五十里西至汀州府清流縣界三百二十五里南至福州府古田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邵武府邵武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四百七十里至京師五千三百九十里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閩越地秦爲閩中郡漢爲東治縣地屬會稽郡東漢屬會稽南部都尉三國吳屬建安郡晉以後因之隋屬閩州唐爲建州地後於此置延平軍五代時閩置延平鎮尋於鎮置鐔州南唐改劍州宋太平興國中因利州路亦有劍州改日南劍州屬福建路元至元中陞南劍路後改爲延平路

本朝洪武初改爲延平府領縣七

南平縣附郭 **將樂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沙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尤溪縣**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順昌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永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里 **大田縣**

衛

鎮守衛在府治東將樂守禦千戶所在將樂縣治南守禦永安千戶所在永安縣治東北

汀州府東至延平府將樂縣界三百三十里西至江西瑞金縣界八十里南至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界三百一十里北至贛州府石城縣界一百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八百八十六里至京師五千二百二十六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屬閩越國後為冶縣地屬會稽郡東漢屬會稽南部都尉三國吳屬建安郡晉於此置新羅縣屬晉安郡齊宋梁陳隋皆省唐開元末始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汀溪為名天寶初改臨汀郡乾元初復為汀州初始新羅大曆中徙治白石皆長汀縣地五代時初屬閩王氏後屬南唐宋隸福建路元改為汀州路

本朝改為汀州府領縣八

長汀縣附郭 寧化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上杭縣在府城南一百九十里 武平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清流縣在府城東北二百一十里 連城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歸化縣 永定縣

衛 汀州衛在府治東 守禦武平千戶所在武平縣西

關 武婆寨在上杭縣

興化府東至海岸九十里西至泉州府永春縣界一百二十五里南至海岸四十里北至福州府永福縣界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一百四十里至京師六千四百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為東冶縣地後為南部都尉地並屬會稽郡吳屬建安郡晉屬晉安郡梁屬南安郡陳隋屬閩州隋始置莆田縣隷泉州尋廢唐復置隷豐州後隷泉州五代時王審知留從效陳洪進相繼竊其地宋初屬平海軍尋以泉州游洋鎮地置太平軍又改興化軍以莆田仙遊二縣來屬八年始移軍治莆田宋末改為興安州元改為興化路

本朝改為興化府領縣二

莆田縣附郭 仙遊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衛 興化衛在府城中禮義坊 平海衛在府城東九十里 守禦莆禧千戶所在莆田縣東新安里

邵武府東至延平府順昌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西建昌府新城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汀州府寧化縣界三百四十里北至江西廣信府鉛山縣界三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四百五十里至京師四千八百三十里

禹貢揚州之境天文牛女分野周為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為冶縣地東漢為東候官縣地屬會稽郡三國吳于此置昭武縣屬建安郡晉改縣曰邵武隋平陳縣廢尋復置屬撫州大業初屬臨川郡唐改屬建州宋以縣置邵武軍又領歸化建寧光澤三縣屬福建路元改軍為邵武路

本朝洪武初改為邵武府領縣四

邵武縣附郭 光澤縣在府西八十里 泰寧縣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 建寧縣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

衛 邵武衛在府治東南

漳州府東至泉州府同安縣界八十里西至汀州府長汀縣界二百三十里南至廣東潮州府饒陽縣界三百五十里北至延平府龍溪縣界二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五百三十五里至京師七

千五百二
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秦屬
閩中郡漢爲東冶縣地東漢爲南部都尉地晉屬
會稽郡晉屬晉安郡梁屬南安郡隋屬閩州唐垂
拱初始析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南有漳水爲名
治漳浦縣開元初徙治李澳川天寶初改漳浦郡
乾元初復爲漳州又徙治龍溪五代晉時留從效
改爲南州宋復爲漳州元陞爲漳州路
本朝改爲漳州府領縣十
龍溪縣附郭 漳浦縣在府城南一百里 龍巖縣在府城西四百里
南靖縣在府城西四十里 詔安縣 長寧縣在府城東三十七里 漳
平縣 平和縣 海澄縣此二縣今查縉紳便覽近時添設皇輿考一統
志俱未載 寧洋縣
衛

漳州衛在府治西 鎮海衛在漳浦縣東海濱 守禦六鰲千戶所在漳浦縣東 守禦銅山千戶所在漳浦縣南 守禦玄鍾千戶
所亦在漳浦縣南海濱
關
蒲葵關在龍溪縣西南二十一都
福寧州東至浙江温州府平陽縣界三百三十里西
至建寧府政和縣界四百二十里南至海岸
三百六十里北至温州府泰順縣界三百里自州
治至南京三千[illegible]百里至京師五千七百二十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七閩地歷朝
沿革建置屬漳州其名温麻晉長溪唐宋其形勝
風俗多
同福州
福安縣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寧德縣在州北二百二十里
衛
福寧衛在州治東 左右中前後千戶所 大金守禦千
戶所在州南
寇亂[illegible]獻錄
鄧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爲衆所推正
統間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今
名茂七聚衆爲墟集會常數百人有司立茂七爲會
長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横順指殺人尋爲讐家
所訐縣官捕之拒捕與正景率黨刦上杭從者日衆
回攻汀州爲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得仁擒正景送

京師斬之正統十三年茂七率其黨據杉關刦商旅
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攻邵武官民悉逊匿至順
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
邵武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乘亂因爐丁號集居民
村落貧人及亡賴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遂襲尤溪
據之與茂七聲援相聞將刦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
事省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
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拒官軍
皆沒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笑
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

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賁書佑者擄貢川及王臺館
締置里圖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給至
延平遣都指揮張某劉某率兵四千往剿之行二十
里至雙溪口道隘賊僅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
兵過將盡都指揮從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
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殺都指揮并其從兵
長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作官軍大
潰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　上遣使招諭之乃召都
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得新
陳榮往討之楷等以正統十三年九月出師至南畿

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
浙入閩使還請益兵　朝廷屢降璽書令相機持重
毋墮賊計會處州賊葉宗留起掠鉛山等處遮道浙
江守臣請楷駐師討之楷分兵會浙江兵勦處賊宗
留中流矢死余賊奔入山而茂七等勢益張順流下
至延平丁宣督官軍嬰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至廣
信先揭榜馳往招撫之時處賊見官兵趣閩急復出
掠楷命指揮戴禮率兵驅賊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
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遏大軍寄邇二賊並
熾而我輩逗遛不進遣一部將往　朝廷知之何所

逃罪楷然之遣榮率戴禮等往軍無紀律猝遇賊戰
敗榮禮皆死焉楷聞敗益兵進尋得報劉得新率江
西兵已至邵武又聞鄧茂七有衆數萬造攻具攻延
平楷分兵進會劉得新已取道趨建寧　朝廷聞敗
報踵至復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瑤平
江伯陳豫等率京營及江西浙江等處大軍討之以
中官王瑾曹吉祥爲監軍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余
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殺百餘
人軍士亡者亦倍之以捷聞劉得新等率兵至建陽
與賊戰殺賊千五百餘人先是賊于近城五里許斷

楷爲守道阻不通及劉得新敗賊楷等乃遣使招諭
賊徒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居民不許復私讐
至是建陽路始通　璽書又屢至戒諭詳切沙縣賊
首張由孫至延平自首復業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
楷請降願殺賊贖罪且云賊自襲敗後皆據山險自
衛必欲取之吾爲公從中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攻之
吾爲內應可擒許之先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
七僞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
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遂擊殺賊千餘人
賊衆稍卻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守臣張英與賊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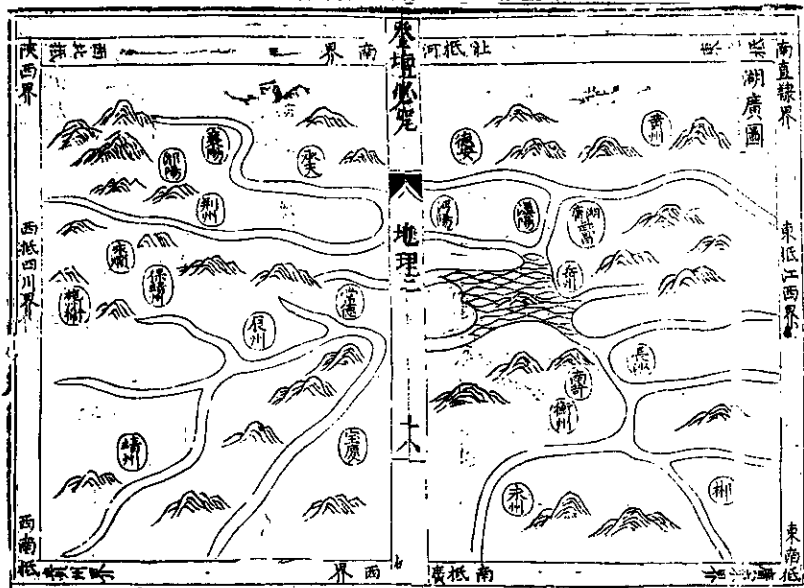
死之於是楷等還趣建寧金濂等大軍亦至賊遂遁
尋報賊復下山攻延平張由孫羅汝先誘之出也劉
得新等率兵駐延平城北預於溪北伏兵置火器賊
捷衆溪南岸乘浮橋渡火器齊發殺賊數百人衆大
潰官兵乘勝追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
首賊遂大奔得賊船百餘艘乃函茂七首并生擒賊
賊首若干人馳露布以捷聞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
楷等至順昌等處慰撫居民餘賊或復擁茂七兄子
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
分道捕之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賊婦廖

氏偽號女將軍廖氏甌寧人被擄至鄧伯孫所妖淫
善幻最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
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　國望書
至褒論諸將以降賊黃琴為主簿羅汝先為縣丞賞
其誘賊功也餘候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未
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先是有賊將張留孫者極
驍健茂七起事多從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龔
遂榮乃偽為貽留孫書許其自新令立功贖罪若素
有約者佯使諜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
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大軍遂執鄧伯孫械

送京師斬之諸山砦賊擁衆保險者諸將先後擒斬
招撫畧盡張楷遂往討處賊金濂陳懋等留撫處八
閩悉平乃班師

論曰茂七起偽子耳遂至屠城邑剽八閩並其勢
累蹈制哉閩中武備久弛兵亂不嚴將帥不重既
不能於萌蘖而撲之于始發又不能振兵威而遏
之于既亂之後地遠朝廷當事權多中閩張
揩禁始發號令師老玩惡寇蠢起有盜毒
甚矣金濂之出山佐寇勢已窮狹滅餘燼未可言功
也及後師出率所中官為監軍聞多作威福議將
上功戶戶務何頼焉是役也幸其誅茂七猶在巳
巳月中甚使更數月未捷則
剃遂有七木之難不暇南顧矣不將有尉佗之憂
邪然豈非天幸哉

湖廣圖叙

湖廣古荊州地襄陽鄧（襄今河南鄧州鄧襄陽北境）抗其頭顱蘄（蘄州）黃（黃州俱屬府）引其肘腋江陵（荊州府）制其腰腹伸臃向南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陝西河南交界地方）郴（郴州）桂（本州桂陽縣）之跨閩（福建）粵（廣東）辰（辰州府）沅（沅州偏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州地方）外錯荊楚阨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于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憚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宗藩棊布歲賦實繁楚俗慓輕鮮思積聚於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呰（音子偷情之意）窳（音愈懶也）而難治谿洞諸蠻（施州及永保所屬地方是）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徧搆驕橫滋萌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湖廣布政司

湖廣古荊州地漢置荊州部刺史領南郡江夏長沙武陵桂陽零陵等郡國而不常所治東漢荊州初治漢壽後治江陵唐貞觀中領以山南道開元間增置十五道採訪處置使而山南東道治襄陽以諸郡隸之兼分入黔中淮南及江南西道後改採訪爲觀察其治仍舊永泰間始置鄂岳觀察使于鄂州宋置荊湖南北二路及京西南路安撫司以潭州江陵襄陽守臣兼領又於襄陽衡州澧州各置提點刑獄司元置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于江陵置湖南道宣慰司及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于潭州

于武昌又置荊湖北道宣慰司及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于江陵置湖南道宣慰司及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于潭州

本朝置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武昌黃州荊州常德永州寶慶辰州長沙衡州襄陽岳州漢陽德安一十三府安陸郴靖沔陽四州置湖廣都指揮使司領武昌武昌左靖州沔陽長沙常德永州永定衡州岳州辰州平溪清浪九溪鎮遠偏橋寧遠沅州五開荊州荊州左荊州右安陸襄陽瞿塘黃州蘄州銅鼓施州寶慶茶陵三十一衛枝江德安夷陵長寧澧州

均州在府城西北三百九十里 襄陽縣附郭 宜城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南漳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棗陽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四十里 穀城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光化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衛

襄陽衛在府治西南 襄陽護衛 均州守禦千戶所在州

關

鳳林關在峴山半荊南

鄖陽府東至均州界八十里西至白河界百三十里至南至大昌縣三百三十里北至淅川縣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九百余里至京師二千三百五十里

古屬襄陽路華建置與襄陽府同

領縣六

鄖縣附郭 房縣在府西南三百一十里 竹山縣在府東南三百八十里

上津縣在府西北百八十里 竹溪縣在府西一百六十里 保康縣在府西北二百里 鄖西縣在府西北百九十里

行都司[illegible]

鄖陽衛在府 竹山守禦千戶所在縣 房縣守禦千戶所在縣

德安府東至黃州府黃陂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襄陽府棗陽縣界三百里南至漢陽府漢川縣界二百里北至汝寧府信陽州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師五千六百一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職方氏荊州澤藪曰雲夢即此地春秋為鄖子國秦屬南郡漢屬江夏郡劉宋於此置安陸郡梁兼置南司州西魏置安州後周改為鄖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復為郡唐改安州尋為安陸郡乾元初復為安州貞元中置安黃節度觀察使治安州五代梁置宣威軍後唐改安遠軍晉為防禦州後漢復為安遠軍周復為防禦州宋復置安遠軍隸京西路後隸湖北路宣和初升為德安府後徙治漢陽元復舊治隸湖北道宣慰司尋改隸鄂州行省後隸黃州路

本朝洪武初改德安州隸黃州府十三年復為德安府領州一縣五

隨州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安陸縣附郭 雲夢縣在府城南四十六里 應城縣在府城西八十里 孝感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應山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屬隨州

衛

德安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隨州守禦百戶所在州治東

關

平靖關在應山縣北六十里 白雁關在應山縣北九十里 鳳凰關在應山縣東北二十里 武陽關在應山縣東北一百三十里 崎山鎮在應山縣北二十五里

黃州府東至直隸安慶府宿松縣界五百一十里西至武昌府武昌縣界二百八十里南至武昌府武昌縣界一十里北至河南汝寧府羅山縣界四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五十里至京師四千九百九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時為黃國地後屬楚楚徙郢於此又名郢城秦屬南郡漢為西陵縣及邾縣地屬江夏郡三國時魏為重鎮後屬吳晉弋陽郡又於此置西陽國東晉以邾城為豫州治所宋為西陽郡南齊分置齊安郡北齊兼置衡州陳罷州後周復置隋改為黃州大業初改永安郡唐初復置黃州天寶初改永安郡乾元初復為黃州並治黃岡縣中和初徙治邾城宋還州治江濱今府治是也元為黃州路隸河南行省

本朝為黃州府今屬領州一縣八

蘄州 在府城東三百一十里 黃岡縣 附郭 蘄水縣 在府城東一百一十里 羅田縣 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 麻城縣 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黃陂縣 在府城西二百四十里 廣濟縣 在州城東六十里屬蘄州 黃梅縣 在州城東一百七十里 黃安縣 今查新縉紳便覽新添設

衛

黃州衛 在府治東北 蘄州衛 在州治西 三江口 在麻城縣北三十里 沙武口 在黃岡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即沙洑口 團風鎮 在府城北五十里 陽邏鎮 在城西一百二十里 赤壁鎮 在府城南清源門外

關

虎頭關 黃土關 木陵關 白沙關 大城關 俱在麻城縣北 岐嶺關 在中岐嶺下 雙門關 在羅田縣東北 平湖關 在羅田縣西北

荊州府 東至沔陽州界二百里西至四川夔州府界一千六百六十里南至岳州府澧州界一百九十八里北至襄陽府宜城縣界二百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七百一十五里至京師六千一百三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時為楚郢都秦拔郢置南郡漢初改為臨江郡尋復故武帝時置荊州刺史南郡隸焉三國初屬蜀漢後屬吳晉太康初改新荊南郡尋復曰南郡為荊州刺史治所東晉以為重鎮梁元帝都于此隋初州郡俱廢尋復置荊州治江陵大業初罷州為南郡唐初復為荊州天寶初改江陵郡上元初又改江陵府號南都宋置荊湖北路淳熙初改荊南府尋復為江陵府元改江陵路天曆初改中興路

小朝改為荊州府領州二縣十一

夷陵州 在府城西三百四十里 歸州 在府城西五百二十五里 江陵縣 附郭 公安縣 在府城南七十里 石首縣 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監利縣 在府城東南一百一十里 松滋縣 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枝江縣 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長陽縣 在州城南九十里屬夷陵州 宜都縣 在州城東南九十里 遠安縣 在州城東北二百里 巴東縣 在州城西九十里屬歸州 興山縣 在州東北

衛

荊州衛 在府治西 荊州左衛 在府城東 荊州右衛 在府城南 夷陵守禦千戶所 在夷陵州城內 枝江守禦千戶所 在枝江縣治 長寧守禦千戶所 在縣治東

關

虎牙關 在夷陵州西北 南津關 在夷陵州南門外 西津關 在夷陵州西 白虎關 在夷陵州北六十里 古捍關 在長陽縣南七十里 梅子八關 俱在長陽縣西南北

岳州府 東至武昌府通城縣界二百里南至長沙府瀏陽縣界二百九十里西至辰州府沅陵縣界八百二十五里北至荊州府監利縣界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二百二十五里至京師五千六百七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以前為三苗地春秋為楚國羅縣地戰國屬楚秦屬長沙郡漢因之三國吳為重鎮晉分置建昌郡尋復省入長沙劉宋復分巴陵等縣立巴陵郡屬湘州南齊為巴陵國梁復為郡兼置巴州隋平陳郡廢改巴州曰岳州治巴陵縣大業初改為羅州尋復為巴陵郡唐初蕭銑復置巴州武德中改為岳州屬江南

西道天寶初復爲巴陵郡乾元初復曰岳州宋隸荆湖北路宣和初置岳陽軍節度使紹興間改州曰純改軍曰華容後復川元置岳州路

本朝初爲岳州府尋改岳州後復爲府領州一縣七

澧州在府城西五百七十里 巴陵縣附郭 臨湘縣在府城東北九十五里 華容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平江縣在府城南二百四十里 石門縣在州城西九十里屬澧州 慈利縣在州城西一百六十里 安鄉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五里

衛

岳州衛在府城東 永定衛在慈利縣西一百八十里 九谿衛在慈利縣九十里 澧州守禦千戶所 守禦大庸千戶所在慈利縣西二百一十五里 守禦添平千戶所在慈利縣西二百一十五里 守禦安福千

戶所在慈利西北二百九十里 守禦麻寮千戶所在慈利縣北二百里 桑植安撫司在九谿衛西北四百里

關

九淵關與三江口閘口野牛共四關俱在九溪衛境 魚洋隘在添平千戶所西北五十里又有洪避細沙遙望鷄兒中坪寮門石磊長拂龍溪與魚洋共十隘 靖安隘在麻寮千戶所境又有山羊九女櫻桃曲谿梅梓欄刀黃家青山守所共十隘 古樓寨在華容境 臺宜寨在石門縣境 安福寨在慈利縣境又有索口西牛武口澧川凡五寨

長沙府東至江西袁州府宜春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衡州府衡山縣界二百三十五里西至辰州府沅陵縣界六百五十里北至岳州府巴陵縣界二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四百一十五里至京師五千八百七十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旁有小星曰長沙應其地商爲荆楚地周始名長沙春秋戰國時爲楚黔中地秦置長沙郡漢改爲長沙國治臨湘東漢復爲長沙郡三國時初屬蜀後屬吳晉隸荆州永嘉初於此置湘州咸和中罷湘州復隸荆州劉宋復爲長沙國兼置湘州南齊又改國爲郡隋廢長沙郡置潭州大業初復爲長沙郡改置潭州天寶初復爲長沙郡中和初置欽化軍節度五代唐爲長沙府宋置防禦使復置武安軍隸荆湖南路元至元中改爲潭州路天曆初改天臨路

本朝甲辰年改爲潭州府洪武五年復改爲長沙府領州一縣十一

茶陵州在府城南四百八十里 長沙縣附郭 善化縣附郭 湘潭縣在府城西一百里 湘陰縣在府北一百二十里 寧鄉縣在府西一百二十六里 瀏陽縣在府東一百五十五里 醴陵縣在城東一百八十里 益陽縣在府城西北三百里 湘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一十二里 攸縣在府城南三百

六十里 安化縣在府城西三百六十里

衛

長沙衛在府城內東北 茶陵衛在茶陵州西 喬口鎮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寶慶府東至衡州府衡陽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靖州綏寧縣界三百一十里南至永州府東安縣界百一十里北至辰州府溆浦縣界三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七十五里至京師五千三百九十五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皆屬楚秦爲長沙郡漢屬長沙國東漢屬零陵郡三國屬吳置邵陵郡屬荆州晉宋齊梁並爲邵陵國陳復爲郡隋初罷郡以其地屬潭州開皇中置建州治邵陽尋廢唐置南梁州貞觀中改爲邵州天寶初又改邵陽郡乾元初復爲邵州五代晉時改爲敏州宋仍爲邵州後陞寶慶府元改爲寶慶路

本朝仍改爲府領州一縣四

武岡州在府城西南二百八十里　邵陽縣附郭　新化縣在府城北一百八十里　城步縣　新寧縣在州城東九十里隸武岡州

衛

寶慶衛在府治西　守禦武岡千戶所在武岡州治東北

關

巨口關在府城北一十里　白馬關在府城東北五十里　石羊關在武岡州東二十里　紫陽關在武岡州東一百五十里

衡州府東至長沙府茶陵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寶慶府邵陽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廣東廣州府連州界四百八十里北至長沙府湘潭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二百一十五里至京師六千六百六十里

禹貢荊州之南境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楚地秦屬長沙郡漢為長沙國又分屬桂陽郡東漢長沙桂陽二郡隸荊州三國吳分長沙為湘東衡陽二郡晉初隸湘州後隸荊州宋為湘東國南齊改國為郡梁分湘廣二州置衡州陳增置東衡州以衡州為西衡州隋初省衡陽湘東二郡置衡州大業初改衡山郡唐初復為衡州隸江南西道天寶初改衡陽郡至德初復為衡州後置湖南觀察使治此宋隸荊湖南路元置衡州路又置湖南宣慰司

本朝改為衡州府

領州一縣八

桂陽州在府城東南三百里　衡陽縣附郭　衡山縣在府城東北　耒陽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三十五里　常寧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安仁縣在府城東二百里　酃縣在府城東三百九十里　臨武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屬桂陽州　藍山縣在州城西南二百里

衛

衡州衛在府治西　鎮守常寧中千戶所在常寧縣治東　守禦桂陽千戶所在州治東　守禦寧溪千戶所在藍山縣西二十里

常德府東至岳州府華容縣界三百六十五里西至辰州府沅陵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長沙府安化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澧州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七百六十五里至京師六千二百一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商周時為蠻荒所居春秋戰國時屬楚秦置黔中郡漢初改武陵郡治索縣亦名義陵王莽更為建平郡東漢復曰武陵治臨沅三國時初屬蜀後屬吳梁置武州後改曰沅州隋罷郡改為朗州治武陵縣大業初改武陵郡唐復為朗州天寶初又改武陵郡乾元初復為朗州光化初置武正軍五代梁曰武順軍後唐曰武平軍宋初為朗州後改鼎州陞永安軍政和中陞常德軍節度乾道初陞常德府元改為常德路

本朝甲辰年復為常德府

領縣四

武陵縣附郭　桃源縣在府城西八十里　龍陽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三十里　沅江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三十里

衛

常德衛在府治西

辰州府東至常德府桃源縣一百四十里南至寶慶府新化縣界三百二十里西至貴州鎮遠府界六百五十里北至永順宣慰司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五百里至京師七千一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本古蠻夷之地春秋屬楚秦屬黔中郡漢為長沙武陵二郡地屬荊州東漢仍舊三國時或屬吳或屬蜀漢晉宋齊梁為武陵郡地陳分置沅陵郡治沅陵縣隋開皇中

陽郡置辰州大業初復爲沅陵郡唐初復爲辰州尋置都督府天寶初改爲盧溪郡乾元初復爲辰州屬江南道宋屬荊湖北路元陞爲辰州路

本朝改爲辰州府領州一縣六

沅州在府城西二百七十里 沅陵縣附郭 盧溪縣在府城西六十里 辰溪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溆浦縣在府南一百七十里 黔陽縣在府城東南八十里屬沅州 麻陽縣在州城北一百三十里

衛 辰州衛在府治東 平溪衛在沅州西南一百六十里 沅州衛在沅州治 鎮溪軍民千戸所在盧溪縣西二百三十里

關 獎州寨在州西一百里 托口寨在黔陽縣境 洪江寨在黔陽東洪江溪

永州府東至衡州府常寧縣界二百里西至廣西桂林府全州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廣西平樂府富川縣界四百二十里北至寶慶府邵陽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四百三十五里至京師六千八百八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戰國爲楚南境秦爲長沙郡地漢置零陵郡屬荊州三國屬吳晉爲湘州又分零陵置營陽郡宋改零陵郡爲國南齊改國爲郡梁改營陽爲永陽郡隋罷二郡置永州治零陵縣大業初改爲零陵郡唐初復置永州屬江南道天寶初改零陵郡宋復爲永州屬荊湖南路元爲永州路

本朝改爲永州府領州一縣六

道州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零陵縣附郭 祁陽縣在府城北一百里 東安縣在府城西九十里 寧遠縣在州東七十里屬道州 永明縣在州西七十里 江華縣在州南七十里

衛 永州衛在府治西 寧遠衛在道州治西 枇杷守禦千戸所在永明縣東南 桃川守禦千戸所在永明縣西南 守鎮寧遠縣千戸所在江華縣東 守鎮江華千戸所在江華縣南門外 守鎮錦田千戸所在江華縣東 守鎮東安百戸所在東安縣東

關 黑石關在府城西北 湘口關在瀟湘二水分流之處 大橋關在府北六十里 雷石鎮在府城南六十里 順化鎮在府城東六十里 杉木鎮在府城一百里 鳴水鎮在府城西南一百里

承天府即古之安陸州東至德安府應城縣界一百六十里西至荊州府潛江縣界一百七十里北至襄陽府宜城界一百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六百八十里至京師六千二百二十五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漢爲雲杜縣地屬江夏郡宋齊梁爲竟

陵郡地梁爲南司州北新二州之地西魏改南司州曰安州北周[illegible]郢州[illegible]郢州隋廢温州入安陸郡[illegible]京山[illegible]州治長壽及置温州[illegible]京山貞觀[illegible]縣隸郢州尋復置郢州以温州[illegible]長壽本郡乾元初復爲郢州元陞爲安陸府隸河南行省

[illegible]洪武中改爲安陸州以[illegible]爲承天府領州二縣五

沔陽州 荊門州 鍾祥縣附郭 京山縣 潛江縣 景陵縣屬沔陽州 當陽縣屬荊門州

衛 承天衛在府治 沔陽衛在州治

興都留守司

門

塘港關在府城南三十里　池河關在府西北一十五里　保埠關在沔陽州城東六十里　范溉關在沔陽州城北一百二十里

靖州東至寶慶府武岡州界一百六十里西至貴州黎平府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廣西柳州府融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辰州府沅州黔陽縣界一百八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一千五百七十里至京師六千十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軫分野秦爲黔中郡地漢初屬武陵郡武帝時屬牂牁郡唐爲溪峒誠州五代時湖南馬希範有其地後周時楊正巖以十洞稱徽誠二州宋太平興國中其酋長楊通蘊內附熙寧中收復元豐中仍爲誠州後治渠陽縣元祐初改渠陽軍尋廢爲寨屬沅州後復置誠州崇寧初改爲靖州隸荊湖北路元陞爲靖州路後降爲州屬辰州路

本朝洪武初陞靖州府九年復改爲州以附郭永平縣省入直隸湖廣布政司編戶二十二里領縣四

會同縣在州城東北一百里　通道縣在州城南一百里　綏寧縣在州城東一百一十里　天柱縣係天柱所萬曆二十五年改設在州城西北二百里

衛

靖州衛在州治東　屯鎮汶溪千戶所在州城西北二百五十里　豐山堡在會同縣境　黃石寨在綏寧縣境　收溪寨在通道縣南五十里通廣西　大田堡在州境又有羊鎮零溪等堡

郴州東至江西吉安府龍泉縣界三百九十里西至衡州府桂陽州界四十里南至廣東韶州府乳源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衡州府耒陽縣界一百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三千七百里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戰國屬楚秦屬長沙郡項羽徙義帝都郴即此漢初於郴置桂陽郡屬荊州三國時吳蜀分荊州以湘水爲界桂陽以東屬吳晉仍爲桂陽郡初屬江州後屬湘州隋廢郡置郴州大業初復桂陽郡唐初置郴州天寶初改桂陽郡乾元初復爲郴州隸江南西道五代時晉改爲敦州漢復爲郴州宋隸湖南道元置郴州路隸湖南道宣慰司

本朝改爲郴州以附郭郴陽縣省入直隸湖廣布政司編戶十二里領縣五

永興縣在州城西北八十五里　宜章縣在州城南九十里　興寧縣在州城東北百里　桂陽縣在州城東南二百四十里　桂東縣在州城東二百八十里

衛

守禦郴州千戶所在州治西　守禦廣安千戶所在桂陽縣東一十里

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東至荊州府巴東縣五百里西至酉陽宣撫司九百里南至安定峒六百八十里北至石柱宣撫司七百五十里自衛治至南京二千四百五十五里至京師四千一百五十里

禹貢荊梁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爲巴國之界戰國爲楚巫郡地秦屬黔中郡漢屬南郡三國吳及晉屬建平郡後周於此置亭州及清江郡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名庸州治清江縣尋改州爲清江郡義寧初改爲施州唐以州隸江南道元閒改清江郡天寶初改清化郡乾元初復爲施州宋屬四川夔路元以清江縣省入州屬夔州路

本朝洪武初仍置施州屬夔州府及置施州衛二十三年省州入衛改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屬湖廣都司編戶三里領軍民千戶所一宣撫司三安撫司八長官司及蠻夷長官司五兩容美宣撫司亦在境內焉

大田軍民千戶所在衛城西北三百五十里　施南宣撫司在衛城東百里　東鄉五路安撫司　搖把峒長官司　上愛

茶峒長官司　下愛茶峒長官司　鎮遠蠻夷官長官司　隆奉蠻夷長官司　忠路安撫司　劍南長官司　忠孝安撫司　金峒安撫司　西泙蠻夷長官司　散毛宣撫司在衛城西二百二十里　龍潭安撫司　大旺安撫司　東流蠻夷官司　臘壁峒蠻夷官司　忠建安撫司在衛城東二百五十里　忠峒安撫司　高羅安撫司　木册長官司　鎮南長官司在衛城南二百五十里　唐崖長官司　容美宣撫司在衛城東南二百一十里　椒山瑪瑙長官司　五峯石寶長官司　石梁下峒長官司　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

關

五峯關在衛城東門外　東門關在衛城東門山上　石乳關在衛城北　深溪關在大旺所西陽路口　土地關在木册峒路口　忠勝水關與虎城野熊野牛四關俱在忠建宣撫司竟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東至岳州府澧州慈利縣三百九十里西至保靖州宣慰司界一百二十里南至辰州府沅陵縣三百一十里北至永定衛二百九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三千八百里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古蠻夷地春秋楚國之境秦屬黔中郡漢以後為武陵郡地隋為辰州地唐天授初析置溪州或為靈溪郡五代時為楚馬氏宋初為永州及上中下溪三州嘉祐中溪州刺史彭仕羲叛臨以大兵仕羲降熙寧中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隸辰州元時彭萬潛自改為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後以彭天寶又改宣撫司

本朝洪武二年内附六年陞為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隸湖廣都司

領州三長官司六

南渭州　施溶州　上溪州　臘惹洞長官司　麥著黃洞長官司　驢遲洞長官司　施溶溪長官司　白崖洞長官司　田家洞長官司

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東至鎮溪千戶所界一百八十里西至施州大田軍民千戶所界三百里南至酉陽宣撫司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永順宣慰司界四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三千八百里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隋為辰州地唐為溪州地宋置保靖州屬荊湖北路元為保靖州屬新添葛蠻安撫司

本朝初置保靖州安撫司洪武六年陞靖州軍民宣慰使司隸湖廣都司領長官司二而竟內隆近壯堡滑石江三巡檢司則直隸湖廣布政司

五寨長官司　草子坪長官司

鄖在古爲麋國春秋時爲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
流逋作亂元祚終竟不能制　國初命鄧愈以大兵
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廣河南陝
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阸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
可採掘食天順中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
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有錦衣衛
千戶楊英者以使事至河南聞其事歸上疏請命有
司賑恤之因散遣其衆願占籍者聽疏入不報三省
官又多諉非己境內遂日因循至成化元年夏流民

劉千斤倡亂以其黨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
虎等爲羽翼居南漳衆至數萬人遂僭號改元僞署
置諸將帥襄鄧漢中之境屠掠出沒民無寧居諸守
臣不能禦列其事上二年夏　朝廷以尚書白圭督
戎務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帥兩京及諸路兵往
討之師抵南漳永病湖廣總兵李震帥土兵來會圭
指授方畧督震等分道進兵敗其前鋒賊退保據險
立柵自固震等麾其兵進士冒險深入乘勝攻破之
遂擒劉千斤并苗龍等石和尚劉長子遁入岩險會
永病愈更帥兵入與震等協擒其巢穴斬首九百餘
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以計擒石和尚送軍門賊
衆大潰追勦餘賊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其
僞將校劉聰等百餘人諸郡邑悉平諸將忌張英功
譖于永恨英多獲賊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劉千斤
等磔于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永封撫寧侯封
震興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
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鬍子復煽衆
作亂流民歸之者至數萬人勢復猖獗七年春　朝
廷復遣右都御史項忠督兵討之諸將欲進兵忠曰
流民迸聚山谷其始非擬爲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

遠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
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携老弱纍纍來
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險不服者斬首二千
餘級李鬍子遁爲其黨所殺斬首出降賊衆大潰遂
發兵搜捕諸山谷盡徙出之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
戍者萬餘人諸郡邑復平班師進忠左都御史初忠
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
死者不可勝計亡何歲復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
事以逐流民爲弭亂策祭酒周洪謨憫其事爲著流
民說其畧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

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版籍爲
王者可以塡實襄鄧戶口又援晉置松滋縣荊州事
爲徵時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右都御史李賓
恐逐之生他變乃即洪謨所著說疏上之制曰可遂
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傑至徧歷諸郡縣深
山窮谷無不親涉復宣　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欲
諸流民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爲土著民者於是大會
湖廣河南陜西三省撫按藩臬諸臣籍流民得十一
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
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爲計丁力限給之

令自墾爲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治於是湖廣割
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
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栢南召伊陽三縣陜西析
商縣地爲商南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爲商州又即湖
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
縣且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土
著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鄧州知州
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隣境良能吏習知其
事者爲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
望請代已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　上悉
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代傑撫治傑還進右都御
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聞之無不流
涕爲立祠焉尋改道宏撫治右僉都御史開府鄖陽
遂爲定制其後野王剛何淮等倡亂撫治都御史蘯
討平之

論曰驅逐流民唐末魯以之亡蜀也豈不失策之甚哉王者有分土無分民移民移粟之政職國之常自行之堂堂一統之盛既不能賑民使無飢矣乃欲禁使不就食于曠土豈人情哉況中原聚失業之民爽鄧不拼之仁其于体國經野之規容民畜衆之義胥失之矣由是觀之項忠之還定者一時之功而原傑之經畧者百世之利也後人裳已成之業不能平定安集而至有萌蠹孳于承平者亦深有愧于前賢云

湖廣之間有山曰蜡爾又曰蠟爾諸苗居之苗古三
苗遺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筸子坪長
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
貴州西北隣四川酉陽而不屬地東西可二百里南
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實相數
匿焉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猺獞不
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
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筸子坪
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

歛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土奉之興爵返虐苗多
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相
蔓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
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流官
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
責見戶見戶苦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
挈印逃諸苗悉驕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
上其事嘉靖庚子
朝廷召禺鏜起家爲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
機撫勦鏜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不克有言鎮溪土指
揮田應朝爲諸苗所信服足辦此事鏜用爲剿捕指
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例委
衛指揮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乃土
目以功授者不列銜不食俸並事見流官指揮掌印
者禮如屬官田應朝即土指揮少曾爲辰州府學生
員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
靖相仇殺皆應朝陰搆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忌憚
朝實啓之數年恒挾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剿捕益大
肆姦利督府監司不悟顧切任用之征則庇匿寇誘
殺居民肩功賞撫則挾求重貲多反覆苗實未蒙惠

利故功久不成鏜召苗渠魁使來見苗謂必得質始
出鏜令千戶某入質苗寨苗魁龍某來見鏜執以聞
誅之苗殺其所質千戶某鏜乃厚恤其家復遣兩省
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
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苗魁龍許保給冠帶時湖廣
苗以連年被勦故聽撫惟貴州苗雖稍戢然未懲創
內實驕橫鏜遂班師
朝廷各論功陞賞召鏜還爲刑部尚書未幾苗魁龍
許保吳黑苗復猖亂焚掠州縣兩省無寧日嘉靖戊
申遷兩廣總督侍郎張岳爲右都御史撫勦之仍開

府駐師辰州岳至集兩省官議衆多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

上降詔切責之岳詢前故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其湖廣聽撫諸苗行令參政王崇如故撫處崇亦撫綏有方苗遂不復叛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岳乃大集漢土官兵以嘉靖庚戌九月進兵討之總兵則沈希儀領兵則參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參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所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

事故被論劾　制下當辯任聽理岳歷叙邦憲功次

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且以捷聞龍許保實未獲遂撤新調兵止留石邦憲等搜捕首惡嘉靖辛亥三月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刧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焉有瞿寯翁錢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將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刧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寖不能制既構永保釁又合酉陽兵攻平茶虐殺無

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檄使來見不出頗慢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雖譎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為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戸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托永順宣慰挍見于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督苗冦破仍以討擒杖殺之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購之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賄

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猓吳旦逞等竊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吊喪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轍等欲遂罷兵岳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為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蹤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至嘉靖壬子八月土官某廡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被諸苗欲攘其功追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索重賞僉事遂給賞仍令土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實乃齎至軍門岳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衆議設總督鎮撫其地留岳為之數年得代去

論曰諸苗蒙霧之地耳蟄三省之力討之十餘年不克底寧者豈其用兵之難果如是哉非苗之雜克衆諸之黠協而事權之難定也萬鏜始集諸路兵亦稍有斬獲乃見犒賞之惠足以賈諸蠻一時之安郭詡可保無虞輒班師去何異兵之遇也張岳力主用兵不察撫守之說而險沮旁撓因循不決歷三年始收一戰之功其初不免要有敢者亦其之素定之謀而地利之未諳耳然岳於人臣任事之忠可嘉幾焉但其成十二月疏報全捷詔已除掃窩穴首惡就擒而辛亥二月賊復出破思州談何容易哉其後必欲得吳黑苗而後罷兵者豈亦有懲于前事則知狄青不盡信儂智高之死有見哉同後若者所當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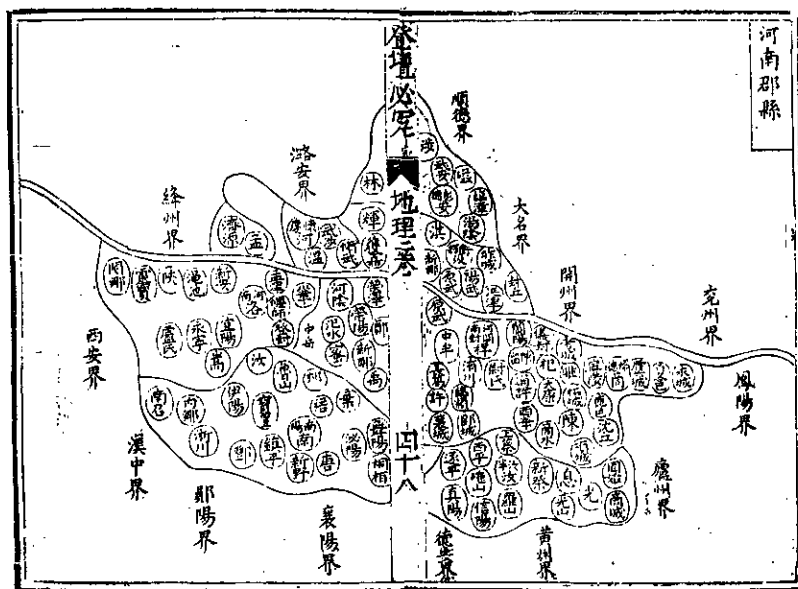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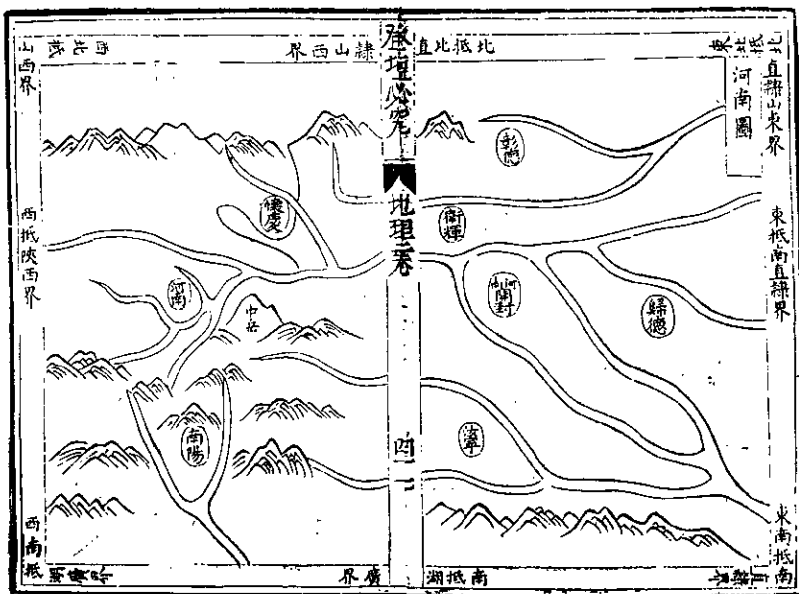
河南圖敘

河南古豫州地閩闕中原四方輳進益彰德則控河北（今北直隸是）嵩洛以蔽山南（今陝西南境是）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襄陽黃州俱湖廣屬府）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

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三州俱開封府屬）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姦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逸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山西北直隸）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斂跡而牽制

之忠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為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河南）為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冦盜刼奪之禍歲不免矣

登壇必究 地理二卷
河南圖
直隸山東界
北抵北直
隸山西界
山西界
西抵陝西界
東抵南直隸界
東南抵
南抵湖
廣界
西南抵
彰德
衛輝
懷慶
河南
中岳
南陽
開封
歸德
汝寧

登壇必究 地理二卷 四十八
河南郡縣
順德界
潞安界
絳州界
大名界
開州界
兗州界
西安界
鳳陽界
漢中界
鄖陽界
襄陽界
廬州界
黃州界
德安界
林
輝
淇
孟
陝
嵩
汝
葉
唐
光
中牟
中岳

河南布政司

河南古豫州地漢置豫州刺史察舉潁川河南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置司隸校尉治洛陽而別置豫州於譙郡唐於此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都畿道治東都河南道治陳留河北道治魏郡宋都於汴置京東京西二路安撫使以開封河南守臣兼領元於此置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

本朝置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開封彰德衛輝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七府置河南都指揮使司領宣武南陽信陽彰德弘農陳州懷慶河南潁川睢陽十衛并潁上守禦千戶所置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河南河北二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于開封云

開封府 東至直隸鳳陽府宿州界五百一十五里西至河南府鞏縣界三百六十里南至汝寧府上蔡縣界四百里北至衛輝府汲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五百八十里至南京一千一百七十五里

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春秋鄭衛陳三國之境戰國魏都於此號為大梁秦為三川郡地漢為陳留郡地晉改為陳留國東魏置梁州及陳留開封二郡北齊以陳留郡後周改梁州為汴州隋初廢陳留郡州如故大業初廢州以其地併入滎陽梁潁川等郡唐武德初於此置汴州天寶初復改為陳留郡乾元初又為汴州興元初自宋州徙宣武軍於此五代梁都於此

號為東京置開封府後唐為汴州及宣武軍晉漢周皆為東京開封府宋因之金以此為汴京貞元初又改為南京宣宗南遷復都焉元初改為南京路至元中又改為汴梁路

本朝洪武元年仍改開封府領州四縣三十

陳州 在府城東南三百五十里 許州 在府城西南二百二十里 禹州 在府城西南三百二十里 鄭州 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祥符縣 附郭 陳留縣 在府城東五十里 杞縣 在府城東一百里 通許縣 在府城南九十里 太康縣 在府城東南二百一十里 尉氏縣 在府城南九十里 洧川縣 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鄢陵縣 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 扶溝縣 在府城二百里 中牟縣 在府城西七十里 陽武縣 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原武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封丘縣 在府城北七十里 延津縣 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蘭陽縣 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儀封縣 在府城東北一百一十五里 商水縣 在州城西南十里屬陳州 西華縣 在州城西北九十里 沈丘縣 項城縣 在州城東南九十里 臨潁縣 在州城南六十里屬許州 襄城縣 在州城西南九十里 郾城縣 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 長葛縣 在州城北五十里 新鄭縣 在州城東北九十里屬禹州 密縣 在州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滎陽縣 在州城西七十里屬鄭州 滎澤縣 在州城北五十里 河陰縣 在州城西北五十里 汜水縣 在州城西一百一十里

衛

宣武衛 在都司西 陳州衛 在州治 睢陽衛 在睢州治東

關

左嶠關 在汜水縣西二里即虎牢關

歸德府在開封府城東三百五十里
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本古商丘湯所居亳邑地周封微子于此為宋國秦為碭郡地漢為睢陽縣屬梁國隋置宋州改縣曰宋城大業初改州曰梁郡唐初為宋州後為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為南京應天府治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
本朝降為州以睢陽縣省入編戶一十三里領縣五復陞為府領州一縣八

睢州　商丘縣附郭　寧陵縣　鹿邑縣　夏邑縣
虞城縣　永城縣　考城縣　柘城縣

衛

直隸歸德衛在府治

彰德府東至直隸大名府內黃縣界七十里南至大名府濬縣界七十里西至山西潞州壺關縣界一百七十里北至直隸廣平府邯鄲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南京一千七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商河亶甲居相即此春秋為晉之東陽地戰國為魏之鄴地秦為上黨邯鄲二郡地漢置魏郡治鄴東漢末冀州徙治鄴魏曹操受封於此後魏稱為鄴都晉仍為魏郡屬冀州後趙石虎前燕慕容雋並都鄴之後魏於此置相州東魏靜帝徙都之改曰司州北齊武帝又都之改為清都尹後周復改為相州及魏郡治安陽隋初罷郡為相州大業初復改為魏郡唐為相州天寶初改鄴郡乾元初復為相州五代梁置昭德軍節度晉改彰德軍宋復為相州屬河北道金陞彰德府元改彰德路
本朝改彰德府領州一縣六

磁州在府城北七十里　安陽縣附郭　湯陰縣在府城南四十五里　臨漳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林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武安縣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屬磁州　涉縣在州城西二百里

衛

彰德衛在府治　守禦林縣中千戶所在縣治　守禦磁州中千戶所在州治

衛輝府東至直隸大名府滑縣界五十里南至開封府延津縣界四十里西至山西澤州陵川縣界二百一十里北至彰德府湯陰縣界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四百里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本紂所都朝歌之地周武王克殷分其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封康叔於衛春秋時邶鄘入之戰國屬魏秦屬河東郡漢為汲縣地屬河內郡晉置朝歌郡屬冀州晉改汲郡後魏徙郡治枋頭城而於此置義州後周改衛州隋大業初改汲郡唐武德初復為義州尋復改衛州天寶初又為汲郡乾元初復為衛州屬河北道宋因之金改河平軍徙治胙城元改衛輝路還治汲縣
本朝改為衛輝府領縣六

汲縣附郭　胙城縣在府城東三十五里　新鄉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獲嘉縣在府城西北一百里　淇縣在府城北五十里　輝縣在府城西六十里

衛

守禦衛輝千戶所在府治

關

延津關在府城東南二十五里　臨清關在新鄉縣北

懷慶府東至衛輝府獲嘉縣界二百四十里西至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河南府鞏縣界七十里北至山西澤州界六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及南京俱一千八百里
禹貢冀州覃懷之地天文室壁分野商為畿內地周初為三監及邶鄘衛地後屬晉戰國時又為魏

衛鄭三國地秦爲三川河上黨二郡之北境漢初爲殷國尋改河內郡晉爲河內汲二郡地後魏置懷州兼置河內郡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廢州復置河內郡唐初置懷州治野王城天寶初改爲河內郡乾元初復爲懷州屬河北道宋屬河北西路金改爲南懷州又置沁南軍元初復爲懷州改懷孟路延祐中又改懷慶路

本朝改爲懷慶府領縣六

河內縣附郭 **濟源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修武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武陟縣**在府城東一百里 **孟縣**在府城南六十里 **溫縣**在府城南五十里

衛

懷慶衛在府治

關

大斛關在府城北 **碗子城關**在府城北大行山 **軹關** **孤嶺關**俱在濟源縣西 **河陽關**在孟縣西南 **黃河關**在孟縣南黃河北岸

河南府東至開封府汜水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南陽府南陽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陝西西安府華陰縣界四百九十里北至懷慶府濟源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八百里

禹貢豫州之域天文柳分野武王克商定鼎於郟鄏成王營洛爲王城下都至平王自鎬京東遷乃居王城秦置三川郡漢置河南郡東漢都於此置河南尹兼置司隸三國魏置司州晉亦都此置河南尹司州如故符秦改爲豫州劉宋初仍置司州後魏改爲洛州孝文自代徙都之又改司州亦爲河南尹東魏改司州爲洛州改河南尹爲河南郡西魏又改爲司州北齊爲洛州後周爲東京[illegible]罷郡爲洛州煬帝徙都于此改豫州尋改河南郡唐初復爲洛州置都督府開元初改河南府初置宗以此爲東都光宅初改神都神龍初復爲東都天寶初又改東京五代梁爲西都唐改東都晉改西京宋因之金置德昌軍興定初號中京置金昌府元爲河南路

本朝改爲河南府

領州一縣十三

陝州在府城西三百里 **洛陽縣**附郭 **偃師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鞏縣**在府城東百三十里 **孟津縣**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宜陽縣**在府城西南七十里 **登封縣**在府城東百四十里 **永寧縣**在府城西南二百里 **新安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澠池縣**在府城西一百六十里 **嵩縣**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 **靈寶縣**在州城西六十里屬陝州 **閿鄉縣**在州城西百三十里 **盧氏縣**在州城西南三百四十里

衛

河南衛在府治 **弘農衛**在陝州 **洛陽中護衛**在府治 **嵩縣守禦千戶所**在縣治

關

轘轅關在登封縣西北 **石羊關**在登封縣東南 **鵶鶻關**在永寧縣西 **函谷舊關**在靈寶縣東一十里 **函谷新關**在新安縣東二里 **白楊關**在嵩縣東 **大陽關**在陝州城西 **雁翎關**在陝州城東南 **硤石關**在陝州城東 **潼關**在閿鄉縣西六十里 **大谷關**在閿鄉縣西秦山嶺 **白峯關**在盧氏縣西 **桃林寨**在靈寶縣西 **皐門關**在洛陽舊城

南陽府東至汝寧府遂平縣界二百八十里南至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鄖陽府鄖陽縣界二百里北至河南府登封縣界四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二千一百四十五里至南京一千七百里

禹貢豫州之域天文張分野本夏禹之國在周爲申伯鄧侯之封春秋時併於楚戰國屬韓秦取韓地自漢江以北置南陽郡治宛以其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曰南陽漢因秦領於荊州更始光武起兵舂陵更始立於淯水皆在此地晉爲南陽國宋齊並爲南陽郡後魏於穰縣置荊州以郡屬焉隋初罷郡置鄧州治穰改宛爲南陽縣唐初於南陽縣置宛州尋罷五代至宋因之金置申州元陞爲南陽府

本朝因之領州二縣十一

鄧州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裕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南陽縣附郭

鎮平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唐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泌陽縣在府城東二百二十里　內鄉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屬鄧州　新野縣在州東南七十里屬鄧州　淅川縣　舞陽縣在州東北一百四十里屬裕州　葉縣在州北一百二十里屬裕州　桐柏縣　南召縣

衛

南陽衛在府治　南陽中護衛在府治　守禦鄧州前千戶所在州治　守禦唐縣右千戶所在縣治

關

魯王關在府城北　仙翁關在裕州東北　石夾口關在唐縣東北　象河關在泌陽縣北　昆陽關在葉縣　西夾口關在內鄉縣西北　花園頭關在內鄉縣西北　荊子口關在內鄉縣西南　掌子口關在內鄉縣西南

馬尾鎮在內鄉縣北

汝寧府東至直隸鳳陽府潁州界二百三十里西至南陽府裕州舞陽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湖廣黃州府黃陂縣界四百五十里北至開封府陳州西華縣界一百一十五里自府治至京師二千三百里至南京二千二百五十里

禹貢豫州之域天文角亢氐分野春秋沈蔡二國地秦屬潁川郡漢置汝南郡劉宋立司州號其城曰懸瓠後魏改爲豫州東魏置行臺後周置總管府後改舒州尋復曰豫州又改爲溱州後改蔡州汝南郡如故隋初廢郡大業初改蔡州復爲汝南郡治汝陽縣唐初置豫州天寶初改汝南郡乾元初復爲豫州寶應初仍改蔡州宋爲淮康軍節度使金改鎮南軍元爲蔡州後陞汝寧府

本朝因之領州二縣十六

信陽州在府城西南二百七十里　光州在府城東三百里　汝州在府城北三百七十里　汝陽縣附郭　上蔡縣在府城北四十五里　確山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新蔡縣在府東五十里　西平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三十里　遂平縣在府城西九十里　真陽縣　羅山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屬信陽　光山

縣在州西四十五里屬光州　固始縣在州東一百四十里　息縣在州西北九十里　商城縣　魯山縣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屬汝州　郟縣在州東九十里屬汝州　寶豐縣屬汝州　伊陽縣屬汝州

衛

信陽衛在縣治　直隸汝寧千戶所在府治

關

寘阸關在信陽縣東南九十里　平常關在信陽縣西北　恨這關在信陽縣西南　武勝關在信陽縣南　長臺關在信陽縣北　大埠關在信陽縣東　九重關在羅山縣南一百二十里　破關在羅山縣南一百二十里　大勝關在羅山縣南一百四十里　五關在光山縣西南　木陵關在光山縣南一百三十里　城關在商城縣南四十里　五水關在固始縣南一百二十里

登壇必究地理卷三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山東山西陝西四川輿地說

王鳴鶴曰蓋我
國家定鼎燕都南面而蒞中原東則有遼陽青兗翊其左西北則上谷雲中迄於隴西以蔽其右貽億千萬禩磐石之安斯則形勝居多也然二百餘年之間亦有大謬不然者土木之變為國大創

世廟時虜薄郊甸烽火達於甘泉或蹦入各邊大肆剽掠蜂聚蟻結猝難蕩掃甚至由華邑直侵益部為中土憂夫豈形勝可足恃耶慨自秦漢以來犬羊之性未易化誨馴擾其勢然爾頑未聞以區區島夷不足當漢一大郡迺妄衷我外藩類伺我邊圉遂壓我軍越境而禦竭府庫而赴之樂浪玄莬之界繹騷穷年此其時何時也夫中國屢詘于北虜而再詘于東夷財力俱困智者抱杞人之憂危孰甚焉即巴蜀山水襟束自相藩籬亦安保其內訌之不作而畨釁之盡弭哉噫可慮也已

山東圖敘

山東古青兗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濟南府屬）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境為餽運通衢南盡邳徐（俱南直隸州）北泝天津歲有河（運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州水潦為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
京儲邊餉之外
王祿是供六郡斂輸於斯為急而青（青州）濟（濟南）之間號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遼陽）自為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

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登州）萊（萊州）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成山沙門一帶多海礁運船至此輙壞）稽之往蹟則平度州（萊州府屬）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西行二百四十里即至萊之海滄復入北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元時所濬以避遼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蓋嘗治閘（故蹟在遼北新河店海潮所通）自此至海北八十里以達安東（衛名在青州東南境）則避開洋之險宜有可講者

山東布政使司

山東古青兗二州地漢置青州部刺史領北海濟南齊郡琅琊東萊五郡高密膠東淄川城陽四國又置兗州部刺史領東泰山濟陰平原清河渤海千乘七郡東平一國後漢刺史如故兗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魏以青兗諸郡分隸焉宋置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元以山東直隸省部置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治濟南

本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濟南兗州東昌青州登州萊州六府置山東都指揮使司領濟南青州左登州大嵩濟寧東昌寧海靈山成山平山鰲山靖海安東威海萊州臨清十六衛東平肥城膠州諸城滕縣五所又置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濟南東兗海右三道兼察諸府州衛所布按二司俱治濟南都司初治青州後亦遷治濟南云

濟南府

東至青州府臨淄縣界二百五十里西至東昌府茌平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兗州府寧陽縣界三百里北至直隸河間府景州吳橋縣界三百一十七里自府治至京師九百里至南京一千八百五十里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春秋戰國並為齊地秦屬齊郡漢初屬齊國文帝分置濟南國景帝改為濟南郡東漢仍為國俱治東平陵晉後治歷城劉宋割青州西部於此僑立冀州後魏改為齊州兼置濟南郡隋初罷郡存州後改為齊郡尋復為齊州天寶初改為臨淄郡尋改為濟南郡乾元初復為齊州宋陞為興德軍又陞為濟南府金因之元改為濟南路

本朝復改為濟南府領州四縣二十八

泰安州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　德州在府城西北二百八十里　武定州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濱州在府城東北三百五十里　歷城縣附郭　章丘縣在府城東一百一十里　鄒平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淄川縣在府城東二百三十里　長山縣在府城東北二百里　新城縣在府城東北三百二十里　齊河縣在府城西五十里　齊東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濟陽縣在府城北九十里

禹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里　臨邑縣在府城北一百五十里　長清縣在府城西南七十里　肥城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六十里　青城縣在府城東北二百二十里　陵縣在府城西北二百四十里　新泰縣在州城東南一百八十里屬泰安州　萊蕪縣在州城東一百十里　德平縣在州城東一百六十里屬德州　平原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陽信縣在州城北四十里屬武定州　海豐縣在州城東北六十里　樂陵縣在州城西北九十里　商河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　利津縣在州城東六十里屬濱州　霑化縣在州城西北六十里　蒲臺縣在州城南三十里

衛

濟南衛在府治南　直隸德州衛在州治　直隸德州左衛在州治　直隸武定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肥城守禦千戶

所在縣治

關

鹿角關在臨邑縣北

兗州府東至直隸淮安府贛榆縣界四百九十里南至直隸徐州沛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東昌府濮州界二百三十里北至濟南府肥城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京師與南京俱一千二百三十里

禹貢徐兗二州之域天文奎婁分野春秋時為魯國戰國屬楚秦為薛郡漢為魯國及泰山山陽郡地東漢為任城國山陽泰山郡地兼置兗州晉改為魯郡劉宋元嘉末復置兗州於瑕丘北齊改為任城郡隋罷郡為兗州大業初改為魯郡唐為兗州天寶初又為魯郡乾元初復為兗州後陞泰寧軍五代周復為兗州宋初復為泰寧軍重和初改為襲慶府金仍為兗州復為泰寧軍又改泰定軍元初復為兗州隸濟寧路

本朝初因之洪武中陞為兗州府領州四縣二十四

曹州在府城西三百里濟寧州在府城西六十里東平州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沂州在府城東三百六十里嵫陽縣附郭曲阜縣在府城東四十里寧陽縣在府城北五十里鄒縣在府城東六十里泗水縣在府城東九十里滕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嶧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六十里金鄉縣在府城西南百八十里魚臺縣在府城南一百七十里單縣在府城南二百九十里城武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九十里曹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屬曹州定陶縣在州東南五十里嘉祥縣在州城西五十里屬濟寧州鉅野縣在州城西北百里鄆城縣在州城西北一百六十里汶上縣在州東南六十里屬東平州東阿縣在州西北七十里平陰縣在州北一百二十里陽穀縣在州

西北一百四十里壽州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郯城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屬沂州費縣在州城西南九十里

衛

直隸沂州衛在沂州治濟寧衛在濟寧州治兗州護衛在府治東滕縣守禦千戶所在滕縣城西東平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南

關

陽關在魯城北

東昌府東至濟南府長清縣界一百里西至直隸廣平府[illegible]平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兗州府陽穀縣界二[illegible]里北至直隸河間府景州故城縣界二百五[illegible]里自府治至京師九百四十里至南京一千五百四十五里

禹貢兗州之域天文危室分野春秋時齊西鄙聊攝地戰國為魏齊趙三國之境秦漢為東郡地曹魏隸平原郡晉因之劉宋嘗置魏郡後魏置南冀州及平原郡治聊城未幾州廢隋初郡廢後置博州大業初州廢唐初復置天寶初改為博平郡乾元初復為博州五代晉徙治[illegible]陵宋屬河北東路淳化間移今治金屬大名府路元初隸東平路至元初析為博州路尋改為東昌路

本朝改為東昌府領州三縣十五

臨清州在府城西北二百二十里高唐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濮州在府城西南二百里聊城縣附郭堂邑縣在府城西四十里博平縣在府城東四十五里丘縣在府城西二百里屬臨清莘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清平縣在府城北九十里冠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館陶縣在府城西一百三十里恩縣

縣在州北七十里屬高唐 夏津縣在州西五十里 武城縣在州西北二百廿里
范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屬濮州 觀城縣在州西七十五里 朝城縣在州北
十里 茌平縣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衛

平山衛在府治東 東昌衛在府治西 臨清衛在臨清州 濮州備禦
千戶所在州治

青州府東至萊州府濰縣界一百里南至兖州府沂州界三百八十五里西至濟南府淄川縣界
一百二十里北至濟南府利津縣界一百九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一千里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虛危分野周禮正東曰青州
蓋以土居少陽其色青故以名州武王封太公望
於此爲齊國秦置齊郡漢分置北海郡屬青州東
漢爲齊北海樂安三國地以青州治臨淄魏爲益

都城晉爲秦樂安三國地安帝時慕容德立南青
州故於青州加北字劉宋省南青州乃去北字仍曰
青州後魏治東陽又改益都郡後周改爲齊郡隋
改爲青州尋改北海郡唐初爲青州後改北海郡
乾元初復爲青州又陞平盧軍節度宋改鎮海軍
金爲益都府元改益都路
本朝改青州府領州一縣十三
莒州在府城南三百里 益都縣附郭 臨淄縣在府城西三十里 博
興縣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 高苑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 樂安縣在府
城北九十里 壽光縣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昌樂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臨朐
縣在府城東南四十五里 安丘縣在府城東南二百里 諸城縣在府城東三百
里 蒙陰縣在府城西南三百五十里 沂水縣在州城西北七十里屬莒州 日
照縣在州城東一百五十里

衛

青州左衛在府治東 諸城守禦千戶所在諸城東

關

紫金關在蒙陰縣東南五十里 穆陵關在太峴山

登州府東至海七百里南至萊州府即墨縣界四百里西至萊州府掖縣界一百五十里北至海
三里
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南京一千九百里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古爲酐尋國唐虞時
爲嵎夷地春秋時爲牟子國戰國屬齊秦爲齊郡
地漢屬東萊郡後魏析東萊郡地於黃縣東中郎故
城置東牟郡北齊省東牟入長廣郡自昌陽縣移
長廣郡治中郎城隋初郡廢置牟州大業初州廢
唐復置牟州治牟平又置登州治文登貞觀間二
州俱廢如意初復置登州於牟平縣神龍間徙治
蓬萊縣天寶初改州於東牟郡乾元初復爲登州

屬河南道宋屬京東路金屬山東路元初屬益都
路後屬般陽路
本朝初屬萊州府洪武九年陞爲登州府領州一縣
七
寧海州在府城東二百二十里 蓬萊縣附郭 黃縣在府城西南六十里
福山縣在府城東南四十里 棲霞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招遠縣在府城西南
一百五十里 萊陽縣在府城南二百五十里 文登縣在州東南一百
二十里

衛

登州衛在府治 大嵩衛在萊陽縣東南二百三十里 寧海衛在寧海州治
靖海衛在文登縣南一百二十里 成山衛在文登縣東一百二十里 威海衛
在文登縣北九十里 寧津守禦千戶所在文登縣東北二十里 福山備

一禦中前千戶所在福山縣治 奇山守禦千戶所在福山東北二十里 新開海口在府城北

萊州府 東至登州府萊陽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青州府昌樂縣界二百六十里南至青州府諸城縣界三百五十里北至海岸九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四百里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古萊夷地春秋爲萊子國齊侯遷萊子于郳在國之東故曰東萊秦屬齊郡漢始析置東萊郡治掖縣屬青州刺史後漢徙治黃縣晉改東萊國後治于掖劉宋仍改爲郡徙治𠀤城後魏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郡同治於掖隋初罷郡改光州爲萊州後復爲東萊郡唐爲萊州天寶初改東萊郡乾元初復爲萊州宋屬京東東路金於州置定海軍元初廢軍以州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

本朝洪武九年陞爲萊州府領州二縣五

平度州在州城南一百里 膠州在府城南二百二十里 掖縣附郭 濰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屬平度州 昌邑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高密縣在州西五十里屬膠州 即墨縣在州東一百二十里

衛

萊州衛在府治東 靈山衛在膠州東南九十里 鼇山衛在即墨縣東四十里

膠州守禦千戶所在膠州城內 浮山守禦千戶所在即墨縣南九十里 雄崖守禦千戶所在即墨縣東北九十里

遼東都指揮使司 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里西至山海關一千一十五里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北至開原三百四十里自都司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南京五千四百里

禹貢冀青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今廣寧以東之地天文箕尾分野戰國屬燕秦以幽州爲遼西郡營州爲遼東郡漢初因之武帝拓朝鮮取其地割遼東屬邑置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三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等五郡置平州晉改遼東郡爲國仍隷平州尋爲慕容廆所據後魏仍爲遼東郡隋初又爲高句麗所據唐征高麗復其地置蓋遼二州又置都督府九又置安東都護以統之尋爲渤海大氏所據五代時地入契丹阿保機修遼東故城以居名曰東平郡尋陞南京又改爲東京金初因之後置遼陽府元爲東京路尋改遼陽路

本朝洪武四年置定遼都衛八年改爲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革所屬州縣置衛永樂七年復置安樂自在二州今領衛二十五州二

定遼中衛附郭 定遼左衛附郭 定遼右衛附郭 定遼前衛附郭 定遼後衛附郭 東寧衛附郭 海州衛在都司城南一百二十里 蓋州衛在都司城南二百四十里 復州衛在都司城南四百二十里 金州衛在都司城南六百里 廣寧衛在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 廣寧中衛 廣寧左衛 廣寧右衛以上三衛俱在廣寧衛城內 義州衛在都司城西北五百四十里 廣寧後屯衛在義州衛城內 廣寧中屯衛在都司城西北六百里 廣寧左屯衛在錦州城內 廣寧右屯衛在都司城西五百四十里 廣寧前屯衛在都司城西九百六十里 寧遠衛在都司城西七百七十里 瀋陽中衛在都司城北一百二十里 鐵嶺衛在都司城北二百四十里 三萬衛在都司城北三百三十里 遼海衛在開原城內 安樂州 自在州

關隘詳載九邊圖內今不備

山西圖叙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漠（沙漠是）表裏河山蓋有俯扼中州之勢焉忻代（二州皆太原府屬）以北虜數内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在陜西）宣府（在大同東南）互為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三関俱在太原北境）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河套）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保德州河曲縣俱太原府屬）之間與虜僅隔一河（黄河）稍可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若蔚州（大同）之鑛徒臨晋（平陽府屬縣）之屯卒（潞府屯軍）潞城（潞州屬縣）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

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晋之民勞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

令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山西郡縣

沙漠界

宣府界

直隸真定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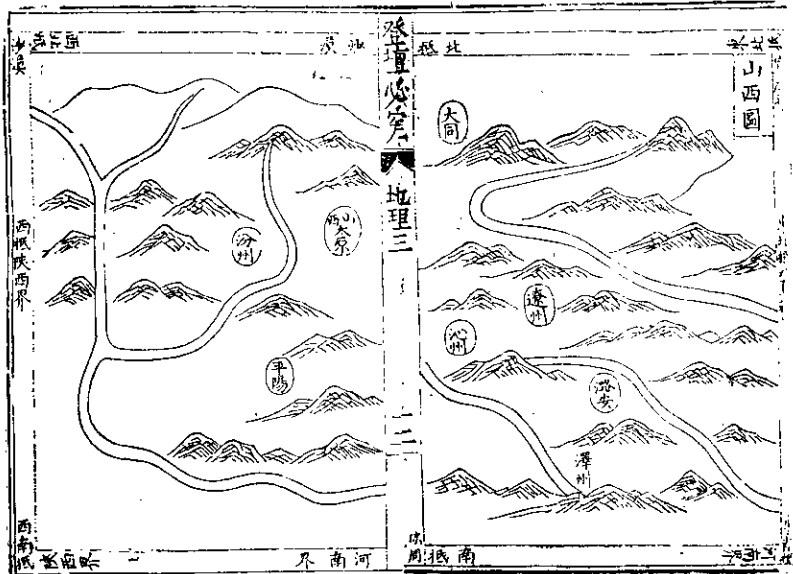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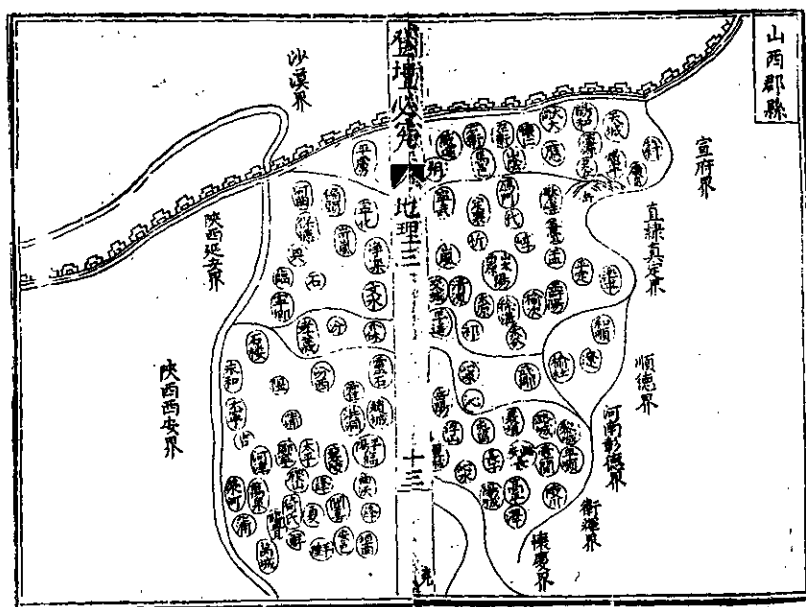
順德界

河南彰德界

衛輝界

懷慶界

陝西延安界

陝西西安界

山西布政使司

山西古冀州地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置并州部刺史察舉太原上黨雲中鴈門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并州治晉陽唐貞觀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東採訪處置使治蒲州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宋置河東路經畧安撫司以太原守臣兼領元以冀寧諸路直隸省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置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于冀寧

本朝置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太原平陽大同三府澤潞汾沁遼五州置山西都指揮使司領太原左太原右太原前振武平陽潞州鎮西七衛保德州寧化沁州汾州四所又置山西行都指揮使司領大同前大同後大同左大同右天城陽和鎮虜玉林高山雲川朔州威遠安東中屯十三衛山陰馬邑二所置山西等處按察司分冀寧冀南冀北河東等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太原而行都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

太原府 東至直隸真定府井陘縣界三百七十五里 南至沁州武鄉縣界二百一十里 西至陝西延安府吳堡縣界五百五里 北至大同府馬邑縣界三百五十五里 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 [illegible]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舜初以冀州地廣分置并州後復省入冀州周置并州成王封弟叔虞於此為唐國春秋時為晉戰國時屬趙秦置太原郡治晉陽漢兼置并州東漢末省并入冀三國魏復置并州改太原郡為晉國晉為劉淵所據後沒於石勒後魏仍為太原郡後周置并州總管隋初廢大業初罷州為太原郡唐為并州後置大都督府開元中改并州為太原府屬河東道天寶初加號北京五代時唐為西京又改北京宋以榆次縣置并州後徙治陽曲縣唐為鎮節令治嘉祐中復為太原府兼河東軍節度金改軍曰武勇後曰河東元改置太原路大德中改冀寧路

本朝仍為太原府領州六縣二十二

平定州 在府城東二百八十里 忻州 在府城北一百六十里 代州 在府城東北三百五十里 岢嵐州 在府城西二百八十里 保德州 在府城西北五百五十里 石州 在府城西南四百一十里 陽曲縣 附郭 太原縣 在府城西南四十五里

榆次縣 在府城東南八十里 太谷縣 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祁縣 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徐溝縣 在府城南八十里 清源縣 在府城西南八十里 交城縣 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文水縣 在府城西南一百六十里 壽陽縣 在府城東一百六十里 臨縣 在府城西南五百里 盂縣 在府城東北二百四十里 靜樂縣 在府城西北二百二十里 河曲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樂平縣 在州東南六十里屬平定州 定襄縣 在州東五十里屬忻州 五臺縣 在州南一百四十里屬代州 繁峙縣 在州東七十五里 崞縣 在州南六十里 嵐縣 在州東南一百四十里屬岢嵐 興縣 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寧鄉縣 在州西南五十里屬石州

衛

太原左衛 在府治西南 太原右衛 在府治東南 太原前衛 在府治西南 振武衛 在代州城東南 鎮西衛 在岢嵐州城西 寧化守禦千戶所 在靜樂縣北一百八十里 保德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治東南 直隸平定州守禦千戶所 在州城東 雁門守禦千戶所 在州北三十五里

關

天門關 在府城西北四十里 石嶺關 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馬陵關 在馬嶺 隆州谷北關 在祁縣東南九十里 伏馬關 在盂縣東北七十里 榆棗關 在盂縣東一百六十里 偏頭關 在河曲縣北一百二十里 葦澤關 在平定州東北八十里 井陘關 在平定州東九十里 雁門關 在代州北三十里 郎嶺關 在繁峙縣東一百里 平刑關 在繁峙縣東一百四十里 合河關 在興縣東北 又有蔚汾關 兩嶺關 在靜樂縣南六十里又東八十里有沙婁嶺臨縣 天澗堡 河底堠北五里又州西北八十 隘 在府有干坑堡監東又有共谷堡陘

平陽府 東至澤州沁水縣界一百五十五里南至黃河岸二百六十五里西至黃河岸三百一十里北至汾州孝義縣界三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八百里至南京二千四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堯都平陽即此以其地在平水之陽故名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皆為河東郡地三國魏始置平陽郡晉仍舊後魏兼置唐州孝昌中改唐州為晉州建義初改晉州隋改郡曰平河郡尋廢郡為晉州大業初改臨汾郡義寧初復改為平陽郡唐改為晉州天寶初改平陽郡乾元初復為晉州五代梁置定昌軍節度改建雄軍宋仍舊政和中陞為平陽府金屬河東南路元初為平陽路大德中改晉寧路

本朝改平陽府領州六縣二十九

蒲州 在府城西南四百五十里 解州 在府城西南三百四十里 絳州 在府城南一

九十里 霍州在府城北一百四十五里 吉州在府城西二百七十里 隰州在府城西北二百八十里 臨汾縣附郭 襄陵縣在府城西南三十里 洪洞縣在府城北五十里 浮山縣在府城東九十里 趙城縣在府城北九十里 太平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岳陽縣在府城北一百一十里 曲沃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翼城縣在府城南一百三十里 汾西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蒲縣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臨晉縣在州城東南九十里屬蒲州 榮河縣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 猗氏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二十五里 萬泉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九十里 河津縣在州城東北二百七十里 安邑縣在州城東五十里屬解州 夏縣在州城東北一百里 聞喜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平陸縣在州城東南九十里 芮城縣在州城西南九十里 稷山縣在州城西五十里屬絳州 絳縣在州城東南一百里 垣曲縣在州城東南二百三十里 靈石縣在州城北一百屬霍州 鄉寧縣在州城東南六十里屬吉州 太寧縣在州城西南九十五里屬隰州 石樓縣在州城北九十五里 永和縣在州城西一百五里

衛

平陽衛在府治東 蒲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

關

平陽府關隘 大慶關在蒲州西門外 風陵關在蒲州南六十里 烏仁關在吉州西七十里 平渡關在吉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上平關在石樓縣西北九十里 窟龍關在石樓縣東北六十里 永寧關在永和縣西一十五里 永和關在石樓縣西北九十里 興德關在永和縣南六十里 鐵羅關在永和縣西南七十里 馬鬬關在大寧縣西七十五里 陰地關在靈石縣南二十里 大平關在襄陵縣南三十五里 武平關在絳州西二十五里 留莊隘在中條山路通垣曲縣 龍尾磧在鄉寧縣西一百里路通陝西韓城

大同府東至直隸保安州深井界三百六十里南至大原府代州雁門關二百九十里西至大同右衛黃土山墩二百三十里北至本府舊宣寧驛貓兒莊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九百里至南京二千五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虞周屬并州天文昴畢分野春秋時北狄所居戰國屬趙秦為雲中雁門代郡地東漢末郡縣廢三國魏屬新興郡晉改屬雁門後魏徙都平城置司州牧及置代尹又置北恒州後周並廢隋以其地屬代朔雲三州唐初復置北恒州治雲中縣尋廢開元中置雲州天寶初改雲中郡乾元初復為雲中五代唐以雲州置大同軍節度遼陞西京府曰大同金因之元改置大同路

本朝改為大同府領州四縣七

渾源州在府城東南一百三十里 應州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朔州在府城西南二百八十里 蔚州在府城東南三百五十里 大同縣附郭 懷仁縣在府城南七十里 山陰縣在州西六十里屬應州 馬邑縣在州東四十里屬朔州 廣靈縣在州西六十里屬蔚州 廣昌縣在州南一百五十里 靈丘縣在州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衛

山西行都司 大同前衛 大同後衛俱在府治 大同左衛 雲川衛二衛俱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大同右衛 玉林衛俱在府西北二百二十里 陽和衛 高山衛俱在府治東北一百三十

至天城衛 鎮虜衛俱在府治東北一百八十里 威遠衛在府治西一百八十里 朔州衛在州治東 安東中屯衛在應州東北以上俱隸山西行都司 蔚州衛在州治西 山陰守禦千戶所在縣治西南隅 馬邑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北隅 廣昌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北隅

關口

雁門關在馬邑縣東北七十里南通代州 隘門關在蔚州西南四十里今名石門 倒馬關在廣昌縣南七十里通保定唐縣西十里有岳嶺口 亂嶺關在渾源州東四十里 開山口在府城東北四十里自此而西有小石大石二口又折而南有黑峪火峪二口 瓷窯口在渾源州南一十里又有李峪大小麥雲二口 北婁口在應州東南四十里過東有黃沙徐峪康峪三口過西有牛槽大石小石三口 茹越口在應州南四十里西接胡峪口共稱南時峪箭拜峪明福峪張峪神堂峪水峪馬峪等十三口 寧武軍口在朔州南一百二十里 徧嶺口在懷仁縣西南五十里過北有大峪小峪芦子阿毛岡口 龍灣峪口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過東有沙家五人赤石盆子四峪過西有東寺西寺白樹石門覓峪水峪七口 林關口在廣靈縣西南四十里東有火燒嶺五峪口西名岔山口 小峪口 虎峪口與廣靈口將軍猫莊口大小白括二峪口陽和前後二口俱在陽和衛境 白陽口與榆林磚磨水磨等口俱在天城衛 水南寨與順城牛欄等寨俱在廣靈縣 對節寨與楞挖饅朕孟良等寨俱在廣昌縣

汾州東至太原府祁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太原府石州界六十里南至平陽府靈石縣界一百里北至太原府汶水縣界五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三百八十里至南京二千四百二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分野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漢皆為太原郡地三國魏置西河郡治茲氏縣晉為西河國後魏置汾州治蒲子城後移治西河北齊改置南朔州後周改為介州隋初郡廢大業中州廢復為西河郡治隰城縣唐初改浩州尋改汾州天寶初改西河郡乾元初復為汾州屬河東道金置汾陽軍節度元復為汾州屬太原路

本朝以西河縣省入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九十五里領縣三

汾陽縣 孝義縣在州城南三十五里 平遙縣在州城東八十里 介休縣在州城東七十里

衛

汾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關

金鎖關在州城西三十五里 子嶺關在介休縣南六十里 普同關在平遙縣南五十里 溫泉鎮在孝義縣西九十里

遼州東至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沁州武鄉縣界四十里西至太原府太谷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平定州樂平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南京二千四百二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春秋時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為上黨郡地漢為涅縣地屬上黨郡晉屬樂平郡後魏置遼陽縣北齊省隋改置遼山縣屬遼州大業初州廢以縣屬并州唐初復置遼州治樂平縣尋移治遼山改為箕州先天初又改儀州中和間復曰遼州天寶初為樂平郡乾元初復為儀州五代梁復改遼州宋熙寧中州廢入平定軍元豐中復置遼州治遼山縣金仍舊元屬平陽路

本朝以遼山縣併入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二十七里領縣二

榆社縣在州城西一百里 和順縣在州城北九十里

關

黃澤關在州城東南太行山 馬陵關在榆社縣西北 榆嶺關在和順縣東太行山

沁州東至潞州界二百一十里西至平陽府霍州界二百五十里南至路州界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原府太峪縣界三百三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南京二千四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晉地後屬韓又屬趙秦漢皆上黨郡地後魏置義寧郡隋初郡廢置沁州治沁源縣大業初州罷義寧初復置義寧郡唐初復爲沁州屬河東路天宝初改陽城郡乾元初復日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軍尋以州省入金復改沁州元隸平陽路

本朝洪武初以附郭銅鞮縣省入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六十六里領縣二

沁源縣在州城北二百里 武鄉縣在州城東北六十里

衛

沁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西

關

紫店關在沁源縣 昂車關在武鄉縣北

潞安府即古潞州東至河南彰德府林縣界一百七十里西至平陽府岳陽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澤州高平縣界七十五里北至遼州界二百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三百里至南京二千二百六十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商時爲黎國書曰西伯戡黎即此後爲赤狄潞子国晉滅潞子嬰兒復立黎国戰国初爲韓之別都後屬趙秦置上黨郡治長子晉徙治潞縣後周始置潞州領上黨襄垣二郡隋初郡廢大業初改州爲上黨郡併置上黨縣唐復爲潞州天宝初改上黨郡乾元初復爲潞州後置昭義軍節度屬河東道五代時梁改匡義軍唐改安義軍晉復昭義軍宋改昭德軍後陞爲隆德府金復爲潞州元初爲隆德府尋復爲潞州屬平陽路

本朝以上黨縣省入洪武九年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一百七十里領縣八

長治縣附郭 長子縣在州城西南五十里 屯留縣在州城西北五十五里 襄垣縣在州城北九十里 潞城縣在州城東北四十里 壺關縣在州城東二十五里 黎城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一十里 平順縣三十一里

衛

潞州衛在州治南 瀋陽中護衛在州治

關

長平關在長子縣南四十里 五峪關在黎城東北二十八里 十八盤隘在壺關縣東南八十五里 正梯隘在壺關縣東一百一十里 樹林隘在壺關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澤州東至河南衛輝府輝縣界四百一十里西至平陽府翼城縣界二百九十里南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界一百四十里北至潞州長子縣界一百九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八百里至南京亦一千八百里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爲上黨郡地漢爲上黨河東二郡地後魏置建興郡治高都城兼置建州北齊又置長平高都二郡後周併爲高平郡隋廢郡改建州爲澤州治丹川縣大業初廢州置長平郡唐初復置建州又於高平縣置蓋州尋廢建州徙蓋州治晉城縣又置澤州治端氏縣貞觀初廢蓋州而以澤州治晉城天宝初改爲高平郡乾元初

後爲澤州會昌初屬河陽府宋屬河東道金屬平陽府元隸平陽路本朝以晉城縣併入洪武元年改直隸山西布政司編戶一百六十七里領縣四

高平縣在州城北八十三里 **陽城縣**在州城西一百里 **陵川縣**在州城東一百四十三里 **沁水縣**在州城西二百里

衛

寧山衛在州治東北

關

天井關在城南太行山 **長平關**在高平縣北

撫定大同 出鴻猷錄

大同古雲中地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嘉靖甲申七月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爲大同藩籬云諸鎮卒竊相謂去城下二十里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應援者即死不願徙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爲令趣之又所遣董役參將賈鑑望風峻法白文錦杖其隊長且罪之諸鎮卒遂變有郭鑑柳忠暨諸驍悍者倡亂殺賈鑑裂其屍七月二十二日也遂嘯聚塞下焦山文錦恐與虜連招撫之入城即索治首亂者二十七日郭鑑柳忠脇諸卒焚大同府門刼獄因又焚都察院門文錦倉卒踰垣避匿宗室傅野王所諸亂卒掠其家脇傅野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遂發武庫兵仗盡甲而馳欲殺鎮守太監王某不果又欲殺總兵官江桓走免掠其家乃出逮繫故總兵官朱振于獄脇令主之振知不免乃告曰吾與衆約三事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能從我則可不從寧死無與諸亂卒曰惟命衆稍戢迺脇鎮巡爲奏乞 赦宥 廷議遣兵部侍郎李昆宣勅赦諭之復命太監武忠鎮

守都督桂勇爲總兵官擢按察使蔡天祐爲巡撫先
是撫臣既遇害諸亂卒肆行刼掠雖勉諾朱振約令
弗行振播殺二十餘人竟不能制及天祐至乃會武
忠桂勇朱振等集亂卒宣諭　朝廷恩威反覆開諭
諸亂卒稽首謝暫解散然皆恐不安又姦盜多乘隙
誘亂卒刼掠居民桂勇稍督兵擒獲播殺五十餘人
仍笞郭鑑郴忠諸首亂者釋之以安衆而人心恟恟
訛言日至有它鎮叅將李賢者率兵徃陝西征回賊
道經大同境頗侵擾村落村落人詈之陝西兵詭駭
之曰爾大同軍爲亂　朝廷將令我輩回軍將殺之

尚何恡畜牧也由是轉相傳言有洗城之說亡何妥
報京營暨諸鎮兵已駐近地勅大同矣適戶部遣進
士李枝轉餉至鎮諸亂卒謂密旨也衆夜集擊李枝
門訊故枝自門隙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集有謂
知縣王某曾白巡撫欲誅衆卒者遂徃執王殺之又
縱火延燒居民百餘家亂復大作明日逼脅　代府
謂其請兵也且索府賄　代王曲應之辭去　王懼
陷害以三十口率子弟數人潛出居宣府天祐等委
曲諭撫不定以狀上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督兵討
之而都督魯綱總其兵　制曰誅首惡脅從不問也

瓚至陽和密檄桂勇督城中兵討擒首惡文移日十
數下於是城中大懼衆白天祐求自全天祐傳制諭
之曰兵來惟誅首惡脅從不問也汝輩勿助惡即良
民無事矣以是首惡者煽惑衆多不從桂勇遂率茵
發諸將討擒郭鑑郴忠等十一人皆斬之鑑父郭疤
子糾胡雄黃臣徐氊兒等復倡亂報復逼脅諸亂卒
盡甲閉城門夜圍桂勇第掠其貲殺家衆數人磔屍
于坊有啖其肉者遂擁桂勇寘葉總兵宅天祐暨太
監武忠亟馳至諭之反覆譬曉衆復少定勇得不遇
害衆請天祐泣訴求止兵天祐曰汝等自作孽至此

柰何若今能擒獻首惡吾爲若轉達兵猶庶可止也
諸亂卒乃復擒徐氊兒等首惡四人以獻天祐斬之
函首詣瓚郭疤子暨諸首惡皆逃匿城中士人數十
輩詣瓚請緩師不聽天祐乃疏請班師復以書止瓚
謂首惡既誅餘黨釜魚耳易處也疏上命瓚旋師瓚
還御史蕭一中給事中鄭一鵬等劾瓚討叛無功逆
黨未盡得乃師不臨城歸冒功賞請治欺罔罪別遣
大臣督兵討亂疏寢不報惟　勅天祐等擒捕餘黨
仍宥脅從弗治復遣使諭慰　代王還國嘉靖四年
正月天祐等省諭鎮城兵民各安業所刼軍器令首

官衆稍寧二月二十七日郭疤子胡雄既潛入城度
終不自容復誘聚餘黨數□人夜焚總兵王振第諸
卒奔告天祐天祐曰噫當治之明日集諸卒諭以
朝廷班師不屠城之恩且詰亂故衆曰夜倡亂者皆
知請閉諸城門戶索之得首惡郭疤子胡雄等四十
人斬之人人稱快事聞優　詔荅之賞賚有差嗣是
天祐厚賚多間因事捕誅逆黨近數百人大同始安
數年天祐還兵部侍郎言者追論其費財竟罷去多
枉之

論曰文錦之議建五堡大同百世之利也惜其不
察機宜而用一切之法其所任用貲餉者又不能
体因奉公以犯衆怒遂皆致殺身之慘而學固莫
生馬後此遂多因循姑息至必褒无任事之臣則
營[illegible]而畏負亡人大下事雖有拂人情而成大功
呂其亂與屯羽景虜害使民見可趁之利而樂迁
者豪一二姦究豈能爲梗哉莪行之有遺五堡未
夕不可達也雖然文錦之志可加矣彼嘗以安慶
那殘而能抗方張之寇今以大同全盛而不能弭
先亡之亂則彰也至天祐之倚首惡散驕從以孫
危之適寄身于究逆之群且不保夕而卒能相机
況定內外炭婿其功豈可證哉雖不免有姑息之
遺糜費之溢然其勢則難矣言
若尤謀孽之覺以罪去過哉

再寇大同　出鴻猷錄

嘉靖癸巳秋七月虜渡河將入寇巡撫大同都御史
潘倣以聞兵部尚書王憲曰非設總制重臣不可乃
請以兵部侍郎劉源清爲總制都督郤永總兵鎮之
舊鎮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城之左浚濠四十里以
遏虜騎源清從之期三日事竣瑾素嚴馭士卒少恩
尤酷爲捶刑督役輿鎮卒李當子王寶等六七人倡
亂衆應者六七十人遂殺瑾倣疏奏鎮將用法苛刻
兵柔變請置勿問源清曰卽兵柔變法不可廢請討
之事下兵部議尚書憲曰兵未必柔變脇從宥弗治

渠魁必殲降　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撫剿之倣督
僉事孫允中等計擒首惡若干人縛以獻時源清駐
陽和乃榜示大同城中曰五堡之變
朝廷處大寬乃今稔惡戕主帥天討所宜加者五堡
遺孽見榜示輙偶語不自安謂追理甲申事也僉事
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請沮師稍徐圖之逆黨可盡得
又伍堡事
朝廷巳處分今勿以爲言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
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更襲前轍乃以四屬
御史蘇佑訊而遣叅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人捕亂

黨倣驗所捕名多捕賊有功爲諸囚所伉誣者乃止
捕無功八十餘人比曉諸鎮卒皆變拒巷不納捕者
源清遣允中入城諭意令明日釋甲迎　王師至夜
城中譁聲作訛言兵來屠城矣群起爲亂倣令允中
暨諸裨將擒斬二十餘人解散黎明源清師至城下
斬關入大肆殺掠城外横屍枕籍五堡遺孽遂變悍
横不可制閉城門弗敢少選郤永師至整隊及城亂
兵開門迎敵殺叅將一人倣允中亟馳往諭衆曰城
外屍塞道矣汝尚紿我反覆諭不聽倣與允中討曰
亂不可遏矣乃列將士貪功妄殺激變鎮兵狀聞道
上之源清亦疏奏巡撫諸臣黨逆卒致抗王師言官
遂劾倣罷去源清次聚落驛允中往見之言將士妄
殺故源清曰毋爲賊說允中遂留居懷仁時禮部侍
郎顧鼎臣黄綰皆言用兵之非綰言尤力忤輔臣意
吏部以他事謫叅政出綰發憤上疏自列且指言用
兵失
上悟命復其官王憲謂非大發兵糧剿之不可乃以
江桓總兵擢叅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
與源清議大忤遂上疏請假金牌單騎入城諭之可
立下且云恐賊計無聊將亢連虜貽患非小也疏入

不報源清於諸闕設邏卒遏城中章疏奏宗室諸文
武悉已從賊實天欲棄此城矣兵部是其議有
命趣攻之源清乃百道攻城且令郎中李文芝主事
楚書穴城水灌之諸叛卒城守益堅乃大掠城中遣
人誘北虜數萬人大舉入寇永帥師與虜戰失利殺
傷甚衆城中叛卒鼓譟以應虜酋長數十人入城諸
叛卒指　代府曰兵退以此謝虜留精騎相持餘衆
分掠渾應朔懷諸郡邑數月乃去羽檄達　京師中
外洶洶　廷議遣使詣九邊募兵益之源清又疏請
再設總制禦虜已專事攻城輔臣議請從之上不許
而御劉謂叛卒謀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
郤永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訛傳洗城以致逆卒劫
四勾虜旣云協從不問何又引水灌城大同北門要
地
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
若二人不用豈有今日之患今可罪出二臣別遣大
臣備虜察擒逆賊之魁赦兌老師傷財云劉出中外
始知用兵非　朝廷意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
時郎中詹榮與都指揮紀振游擊戴廉俱陷城中相
與謀曰總制誠索首惡當誅爲内應時指揮馬昇爲

賊所擁戴威令行城中榮等激以大義昇委心焉遂
揷血盟令鎮撫王寧出告繼祖繼祖深加獎慰告源
清源清佯許之令人穴城詐給票乃水灌之穴者從
爲昇大恚恨將不利於榮等事遂已源清知不可爲
乃謝病乞解任
上大怒罷斥之乃以張瓚代爲總制瓚至下令曰毋
攻城吾將有請也因遣騎招允中于懷仁與議時允
中已被劾落職矣又密遣使諭城中主事楚書觀兵
城下城中登陴請曰吾輩非殺將者畏死自全耳請
書入書遂入諭慰之且言用兵非

朝廷意衆皆望　闕呼萬歲書乃進馬昇等陳
朝廷威德曉以禍福令獻首惡是夜斬倡亂黄鎮等
二十四級獻軍門於是繼祖亦馳入城以鎮撫人心
郤永猶沮撓倡言繼祖伏兵爲内應衆果夜驚繼祖
堅臥不起乃安瓚復遣允中入城宣諭之乃榜諭城
中大發倉粟賑濟稍稍繩以法亡賴縱恣者輒殺一
二人以狥衆稍寧瓚遂馳至城下退諸路兵二舍外
諸將領以伏上謁次日張鼓吹與御史蘇佑自南門
入置酒高會賞賚將士城中乃大定虜聞之亦遠遁
瓚還居上谷遥制之事聞

上大悦降璽書遣禮部侍郎黄綰往核功罪定賞罰
永猶郤沮敗事綰先疏罷永始抵鎮宣　御劄以安
慰　宗室撫傷殘掩骼胔賑窮乏令守臣捕誅遺惡
雪誣罔乃核激變之由正欺罔之罪差列諸將士功
賞疏上久之徵劉源清郤永下獄源清削籍去永降
級立功贈罪潘倣孫允中復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
楚書詹榮等各賞賚有差

論曰軍士戕殺主帥　國憲且存付之一獄吏足
矣而何至釀大亂邪倣始論罷不問非也源清議
討之良是然鎮靜而徐圖之首惡不過百人耳不
可盡撫論邪乃以攻蠻夷之策而自毀其藩籬鎮
鎬之地謬甚矣扇讒本兵猶可諉之事難遥度也
源清受　國重托乃憤其謀不得已而其爲亂階

[illegible]其初破[illegible]變之功黄亦同人成
事者乎郤永[illegible]無論矣
卑宣允中乃能獨得群議深燭邊情
御劄數語皆千百載之人所宜可謂所見萬里者
[illegible]是乎張瓚[illegible]繼祖孫允中[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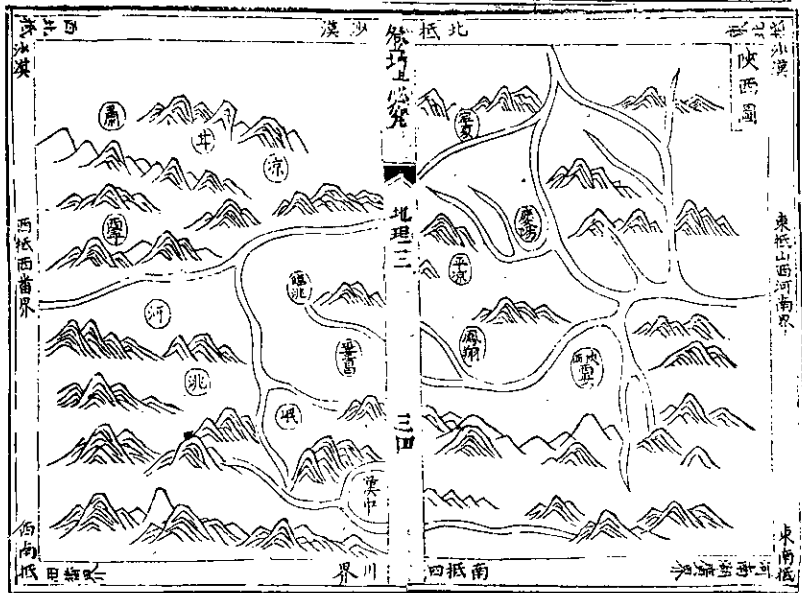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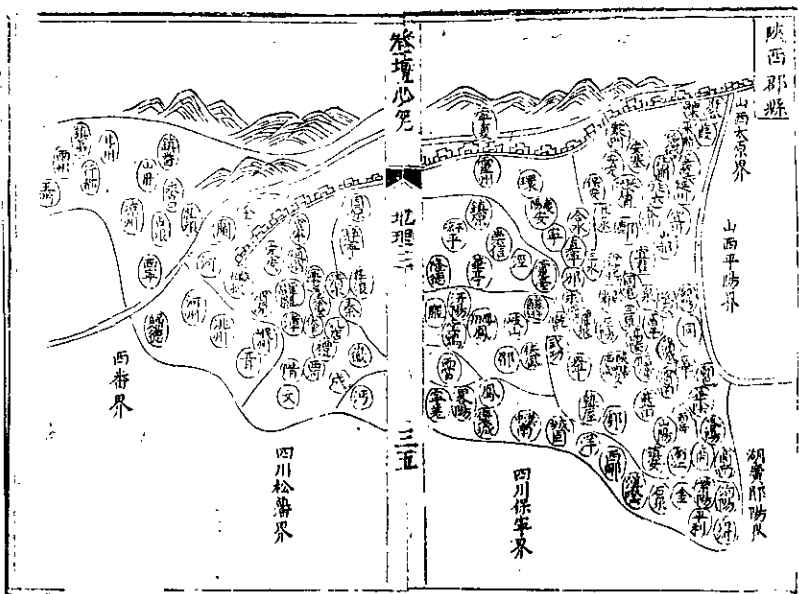
陝西圖叙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原（平涼屬州）一帶畜牧蕃滋外之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昌（鞏昌）鳳翔（鳳翔）之墟若延（延安）慶（慶陽）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俗差易

蓋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唐張仁愿嘗築三受降城于河外以禦虜）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延安鎮）河套（延安地境是）盡爲虜有烽火遂達于內郡矣甘（甘州）涼（涼州）以西左番（西番）右達（北虜）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在肅州西北二千餘里）輒肆侵犯以爲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實與四川同患若且亦不剌（北虜小王子枝將）以殘孽竄居西海（在西寧西境）番人漸以南徙（今松藩臨洮地方是）

國家既失茶馬之利（每歲番人獻馬易茶頒賞其用）而逋寇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在西安府東南）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藩力以供邊奉

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陝西布政司

陝西古雍州地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置涼州部刺史察舉隴西北地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司隸如故涼州治隴唐貞觀中置關內道開元中置京畿等四道採訪處置使而京畿道治京城關內道以京官領隴西道治西平山南西道治漢中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宋初置陝西路後置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六路經畧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鳳翔元置鄜西等處行中書省于安西置鄜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于鳳翔又置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及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于甘

州

本朝置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西安鳳翔平涼慶陽延安鞏昌臨洮漢中八府置陝西都指揮使司領西安左西安前西安後平涼慶陽延安綏德鞏昌臨洮漢中秦州蘭州洮州岷州河州寧夏寧夏中寧夏前寧夏左寧夏右屯寧羌二十一衛鳳翔金州靈州文縣四千戶所又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領甘州左甘州右甘州中甘州前甘州後肅州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莊浪西寧十二衛及鎮夷古浪二千戶所置

陝西等處按察司分關內二關南隴右西寧河西六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西安而行都司則分治甘州以控制邊境云

西安府 東至山西蒲州黄河界三百五十里西至鳳翔府扶風縣界二百…里南至漢中府金州界六百八十里北至延安府宜君縣界三百五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二千六百五十里至南京二千四百三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爲王畿地秦置內史以領關中漢初置渭南郡尋罷郡復置內史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此爲右內史武帝改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東漢於此置雍州尋罷三國魏改尹爲守晉置雍州理京兆未幾爲劉石符姚所據後魏仍置雍州西魏後周皆置京兆尹隋初置雍州尋改爲京兆郡唐初復爲雍州又改京兆郡尋復雍州開元初改京兆府自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唐末爲佑國軍五代梁改永平軍後唐復爲京兆府晉改曰晉昌漢改曰永興宋仍改京兆府屬永興軍路金屬京兆府路元改安西路後改奉元路本朝洪武初改爲西安府領州六縣三十

商州 在府城東南二百六十里 **同州** 在府城東北二百八十里 **華州** 在府城東二百里 **耀州** 在府城北一百八十里 **乾州** 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邠州** 在府城西北三百五十里 **長安縣** 附郭 **咸寧縣** 附郭 **咸陽縣** 在府城西北五十里 **興平縣** 在府城西一百里 **臨潼縣** 在府城東七十里 **涇陽縣** 在府城北七十里 **高陵縣** 在府城北八十里 **鄠縣** 在府城西南七十里 **藍田縣** 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盩厔縣** 在府城西南二百六十里 **鎮安縣** 在府城南三百五十里 **洛南縣** **山陽縣** **商南縣** 俱屬商州 **朝邑縣** 在州城東三十里屬同州 **郃陽縣** 在州城東北一百二十里屬同州 **澄城縣** 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屬同州 **白水縣** 在州城西北一百二十里屬同州 **華陰縣** 在州城東七十里屬華州 **渭南縣** 在州城西五十里屬華州 **蒲城縣** 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屬華州 **三原縣** 在州城南九十里屬耀州 **同官縣** 在州城北七十五里屬耀州 **富平縣** 在州城東南七十五里屬耀州 **醴泉縣** 在州城東七十五里屬乾州 **武功縣** 在州城西南六十里屬乾州 **永壽縣** 在州城北九十里屬乾州 **淳化縣** 在州城東二百里屬邠州 **三水縣** 屬邠州 **長武縣** 新設

衛

西安左衛 **西安前衛** **西安後衛** **西安右護衛** 以上俱在府治 **直隸潼關衛** 在潼關城

關

潼關 在華陰縣東四十里 **子午關** 在子午谷中漢平帝時置閣 **藍田關** 在藍田縣東西九十八里 **武關** 在商縣東一百八十里 **駱谷關** 在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穆陵關** 在永壽縣南四十里 **蒲津關** 在朝邑縣東黄河岸關下

鳳翔府 東至西安府武功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鞏昌府清水縣界三百一十里南至漢中府鳳縣界二百里北至平涼府靈臺縣界二百二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二百里至南京四千八百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爲岐周地春秋戰國爲秦地始皇并天下以屬內史漢初更內史名中地郡後復故景帝分屬右內史武帝更曰右扶風與京兆左馮翊爲三輔三國魏爲扶風郡晉爲秦國後魏置秦平郡又於郡東置雍城鎮後改鎮爲岐州西魏爲岐陽隋初爲岐州大業初改爲扶風郡唐初復爲岐州天寶初改扶風郡至德初

改鳳翔郡尋改鳳翔府號西京尋罷京名屬關內道五代時屬鳳翔西道宋仍爲府屬秦鳳路金置天興軍屬陝西西路元爲鳳翔路

本朝爲鳳翔府領州一縣七

隴州在府城東九十里 鳳翔縣附郭 岐山縣在府城東五十里 寶雞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扶風縣在府城東一百一十里 郿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 麟遊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汧陽縣在府城東九十里屬隴州

衛

鳳翔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關

隴關在隴州西七十里 二里關在寶雞縣西南四十里 大散關在寶雞縣西南五十里 金牙關在寶雞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斜谷關在郿縣西南三十里

石鼻寨在寶雞縣東四十里 金兕堡在隴州西北四十里

漢中府東至湖廣襄陽府上津縣界一千四十里西至四川保寧府廣元縣界二百七十里南至保寧府巴縣界一百四十里北至鳳翔府寶雞縣界六百四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五百二十里至南京三千五百四十里

禹貢梁雍二州之域天文井鬼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秦與楚秦置漢中郡漢高祖初爲漢王都南鄭即此武帝分隸益州部東漢末爲張魯所據改漢中曰漢寧曹魏復爲漢中郡尋入蜀漢後又屬魏置梁州晉陷於蜀桓溫平蜀復置梁州末沒又陷於苻秦宋齊梁及後魏皆以梁州治漢中郡後周改爲漢川郡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州廢爲漢中郡唐初復爲梁州開元中改曰褒州尋復舊名大宋初又改爲漢中郡從元初復爲梁州德宗陞爲興元府唐末蜀王氏孟氏繼有其地宋平蜀仍爲興元府元爲興元路

本朝洪武三年改漢中府領州二縣十四

寧羌州 興安州即古之金州在府城東南六百四十里 南鄭縣附郭 褒城縣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 城固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洋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西鄉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一十里 鳳縣在府城西北三百八十里 沔縣在府城西一百一十里 略陽縣在府城西北二百一十里屬寧羌 平利縣在州南九十里屬金州 石泉縣在州西八十里 洵陽縣在州東一百七十里 白河縣 漢陰縣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紫陽縣

衛

漢中衛在府治 寧羌衛在沔縣北一百九十里 守禦沔縣右千戶所在縣治 金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關

青石關在府城南九十里 雞頭關在褒城縣北八里閣口 漢陽關在褒城縣西北二十里 虎頭關在褒城縣北二百里 陽平關在褒城縣西一百八十里 馬嶺關在鳳縣西三十里 僊人關在鳳縣境路 方山關在漢陰縣西三十二里 土門隘自青岡平蓋過武林山寨至此甚峻險

平涼府東至西安府邠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鳳翔府隴州界二百四十里西至鞏昌府會寧縣界四百一十里北至慶陽府環縣界二百九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四百里至南京三千二百八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爲朝那故地秦屬北地郡漢析置安定郡治高平晉徙治臨涇後魏於涇原縣置武州屬太平郡後周屬原州隋安定郡治安定縣又析置平涼郡治平高唐初屬原州元和中以原州平涼縣置行渭州後陷於吐蕃中和間復置宋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治所政和中置平涼軍金元皆爲平涼府

本朝因之領州三縣七

固原州 涇州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靜寧州在府城西三百三十里

平涼縣附郭 崇信縣在府城東南八十里 華亭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鎮原縣在府城北一百三十里 靈臺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屬涇州 莊浪縣在州城東南九十里屬靜寧州 隆德縣在州城東九十里

衛

平涼衛在府治東 安東中護衛在府治

關

通稍關在府治東五里 木峽關在鎮原縣西南境內 蕭關在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 瓦亭關在華亭縣西北一百八十里 天聖寨在開城縣東北一百里

長武寨在涇州東七十里 定川寨在鎮戎驛境西北二十里 靜邊寨在靜寧州西七十里 得勝寨在靜寧州南一百五十里 治平寨在靜寧州南八十里

新城鎮在鎮原縣西五十里

鞏昌府東至鳳翔府隴州界五百五十里西至臨洮府渭源縣界七十五里南至漢中府百縣界一千三百里北至平涼府開城縣界六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三千六百二十里至南京三千六百三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戎羌所居秦屬隴西郡東漢靈帝時分立南安郡三國魏隴西南郡治襄武南安郡治獂道晉仍舊後魏為隴西安安陽三郡隸置渭州後周併為南安郡隋廢後復置隴西郡唐置渭州天寶初改隴西郡寶應後陷于吐蕃宋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寧中改通遠中崇寧中改鞏州金始為鞏昌府元初改鞏昌路

本朝洪武二年改鞏昌府領州三縣十四

秦州在府城東三百里 階州在府城南八百里 徽州在府城東四百八十里

隴西縣附郭 安定縣在府城北二百八十里 會寧縣在府城北二百二十里 通渭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漳縣在府城南七十里 寧遠縣在府城東九十里 伏羌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西和縣在府城東南四百里 成縣在府城東六百里 秦安縣在州西北九十里屬秦州 清水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 禮縣 文縣屬階州 兩當縣在州東八十里屬徽州

衛

鞏昌衛在府治 秦州衛在州治 禮店守禦千戶所在秦州西南二百二十里 階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關

石榴關在秦州南九十里又南一里有冕子關 大震關在清水縣東三十里 熟羊寨在府城北四十里 通安寨在會寧縣境 栢閣寨在西和縣內 定西寨在秦州北領六堡 三陽寨在秦州北領十四堡 三岔堡在府城北二十五里 鐵城堡在西和縣東十八里西有鐵藏堡 白環堡在成縣北二百二十里南十里有北店堡 皂郊堡在秦州西南三十里

臨洮府東至鞏昌府隴西縣界一百三十五里西至河州衛界八十里南至洮州衛界二百五十里北至莊浪衛界二百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四千六十里至南京三千八百四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戰國時西羌所居秦置隴西郡漢因之晉析置狄道郡劉宋置武始郡後魏置臨狄郡後周廢隋復置武始郡屬蘭州後改金城郡唐天寶初置臨州又視中置臨洮軍寶應初陷于吐蕃號武勝軍宋復改為鎮洮軍尋改熙州治狄道縣金改熙州為臨洮府元仍為

城西南九十里安定縣在府城北一百九十里保安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宜川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延川縣在府城東二百里延長縣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洛川縣在州城東六十里屬鄜州中部縣在州城南一百四十里宜君縣在州城南二百一十里青澗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屬綏德州

米脂縣在州城北八十里吳堡縣在州城南八十里屬葭州神木縣在州城東北三百里府谷縣在州城東北五百里

衛

延安衛在府治北綏德衛在綏德州治北塞門守禦百戶所在安塞縣北一百五十里安定守禦百戶所在安定縣治保安守禦百戶所在保安縣治

關

蘆關在安塞縣北一百七十里永寧關在延川縣境銀州關在米脂縣西九十里烏仁關在宜川縣境安定寨在安定縣城內又有白洛城龍州二寨縣之西北李廣寨在綏德州東門外孤山寨在綏德州北又有伯顏孤山拜堂魚兒河榆林莊五寨在北柏林寨在綏德州東北又有柳樹高家東村神木府谷五寨在北土門寨在綏德州西又有[illegible]河大兎鶻波羅寺四寨在西石堡寨在保安縣北順寧寨在保安縣北四十里德靖寨在保安縣西八十里義合寨在綏德州東四十里暖泉寨在米脂縣東四十里神泉寨在葭州西二十五里大和寨在神木縣西五十里懷寧寨在青澗縣北七十里綏平寨在青澗縣西一百里寧塞營在保安縣北靖邊營在保安縣南黑水堡在安定縣北一百里闖光堡在綏德州北二十里園林堡在保安縣東南十里

寧夏衛東至省嵬城二十里西至賀蘭山一百里南至慶陽府界二百六十里北至西爪山二百九十里自衛治至京師三千六百四十里至南京三千八百四十里

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時羌戎所居秦為二郡地漢置朔方郡後亂赫連夏建都於此後魏始置夏州西魏置弘化郡後周改懷遠郡隋為朔方郡唐置夏州又為朔方郡唐末拓跋思恭據夏州遂世據其地宋天禧間其孫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後陞興慶府元改中興府尋置寧夏路

本衛初改寧夏府後府廢洪武九年改置寧夏衛隸陝西都司後又增置寧夏前及寧夏左屯寧夏右屯凡四衛

寧夏中護衛　靈州千戶所在衛南九十里靈武營在衛城北一百里黑山營在衛城北二百四十里清水營在衛城東南一百二十里興

武營在衛城東南三百二十里花馬池營在衛城東南三百五十里河西寨在黃河西岸河東寨在黃河東岸潘和堡在衛城東二十五里自是而東有余貴李祥張濮鄢王信王貴任春葉敢八堡王景堡在衛城西南四十里自是而西有李俊鄧鋼瞿靖林寧蔣馬陳剛六堡王澄堡在衛城東北三十五里東南又有張政魏政仁堡楊顯堡在衛城西南十五里西北又有陶容當諸捏文當信洪漢高榮姚福七堡謝保堡在衛城北十五里北又有張亮李信丁義周澄四堡

寧夏中衛東至寧夏衛界二百一十里南至平涼府開城縣界三百里西至莊浪衛界七十里北至觀音山七十里自衛治至京師三千九百里至南京三千八百三十里

本唐靈州地元置應理州屬寧夏路

本朝洪武初州廢三十二年移建寧夏中衛于此隸陝西都司領千戶所五關口

功受賞弘治元年阿黑麻謂罕慎非脫脫族不當嗣伴以結親誘殺之遣夷使入貢求爲王主哈密將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以阿黑麻入貢固所不拒然自有分地何得殺罕慎代爲王主哈密乃就遣哈密夷人居甘州者賫賞物往仍切責諭之時王母已死弘治四年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上其事下兵部議尚書馬文升謂哈密三夷種同居一城罕慎非貴族故衆不服今非得元之遺裔不足以攝服諸番因命通事于諸番中訪忠順裔派得王姪陝巴奏令甘肅守臣取陝巴并再詢諸番族審立陝巴情節後尋

得三番族酋目合詞稱陝巴可立爲王主國事　隨以聞於弘治五年二月封陝巴襲忠順王主國事尚未得冠服甘肅守臣遂遣使送之往未幾諸番以陝巴無所犒賜阿黑麻又怒哈密酋阿木郎與搆釁遂殺阿木郎復擄陝巴及金印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酋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在京　朝廷乃遣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賫璽書率寫亦滿速兒等往經畧之旣抵甘州遣哈密夷人賫璽書往問阿黑麻擄陝巴狀久不報海等修嘉峪關完乃捕哈密點詐回回通阿黑麻教令反覆爲姦者二十餘人發戍廣西

兵部以阿黑麻擄陝巴又久不報　勑使當示懲請以先遣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嶺南閉嘉峪關絕諸番貢令西域結怨阿黑麻以携其黨張海等不俟報先以弘治七年三月歸上言西域違夷勢難興復哈密存亡不必過煩中國　上怒其無功下海讞獄黜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至　朝議頗駭馬文升謂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道乏水草聞夷使入貢多載水行今遣來使肅州有備彼豈得全歸哉此必未能至虛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阿黑麻遣酋目牙木

蘭率夷衆二百餘據哈密馬文升欲示之威聞肅州衛撫夷指揮楊翥熟知哈密道路夷情乃令守臣遣翥入奏事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翥具言其道路甚悉且陳牙木蘭可取狀遂請命肅州副總兵彭清帥甘州兵由南山捷徑至罕東調番兵兼程往乘夜襲斬牙木蘭會守臣帥兵往行不深事泄至則牙木蘭先遁去清追勦之斬首六十餘級復哈密空城而還守臣都御史許進都督劉寧太監陸闇及清皆以功陞秩亡何阿黑麻復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九年也　朝廷令以陝巴金印

至甘州候命然後于嶺南取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并前所未給賞物以　璽書付貢使與之其未賜陝巴冠服命總制尚書王越就彼給賜仍以兵送入哈密會王越卒事久閣至十一年二月陝巴始克入仍以回回都督寫亦虎仙畏兀兒都督奄克孛羅哈剌灰都督并迭力迷失領夷族三種輔之主國事至十三年都御史周季麟總兵官彭清太監陸誾等俱以興復有功各陞賞其後阿黒麻死速壇滿速兒嗣立陝巴掊尅諸夷酋長阿孛剌陰誘土魯番阿黒麻別子真帖木兒入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亦

棄哈密城歸甘肅守臣又遣人以兵送陝巴還哈密陝巴入遂殺阿孛剌等陝巴死子速壇拜牙郎嗣淫酗爲虐屬夷謀害之速壇拜牙郎走歸土魯番時正德八年秋也速壇滿速兒乃令其酋目火者他只丁入據哈密貽書甘肅守臣索幣萬疋兼索前被留夷使郎許之彼獻哈密城及金印不則入寇守臣以聞九年八月　朝廷遣右都御史彭澤往經畧之澤時始平蜀寇歸遂至甘肅集兵會土魯番寇赤斤苦峪諸邊衛且遣人來促幣澤謂番夷可利誘乃遣通事火信等賷幣二千及銀器同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

贖哈密城印火信等仍許後增幣千五百疋使未報澤即奏哈密事寧乞致仕仍乞賞諸守臣功遂命澤還時巡按甘肅御史某上疏言哈密未寧狀不報速壇滿速兒見幣至又許後數遂遣使送印還并退哈密城而留速壇拜牙郎不遣甘肅守臣李昆以雜惡幣二百疋付夷使去令送速壇拜牙郎入哈密而留夷使虎都六撒者兒二人于甘州爲質使回速壇滿速兒怒復遣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據哈密又遣夷使斬巴思持書來詰幣不足故而引兵寇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死時哈密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并前所

留及入貢諸夷使俱在肅州副使陳九疇恐其爲奸細內應皆收繫撫殺之令內附諸夷夜刼其營外結北虜庵剌聲言擣其巢穴速壇滿速兒懼引去時正德十一年也于是哈密夷三族皆散去其寫亦虎仙回回族遂從土魯番同回種也畏兀兒哈剌灰二族皆歸附入居肅州尋擢陳九疇爲都御史巡撫甘肅土魯番每以殺三夷使爲釁端時入寇至嘉靖三年侵甘州大肆殺掠時總督尚書金獻民暨九疇等議閉關絶其貢後議者追咎九疇殺夷使爲啓釁罷之都御史寇天敘復議令土魯番退還哈密城池仍許

入貢竟不獻總督尚書楊一清王瓊皆以此罪廢之
至嘉靖十一年速檀滿速兒遣夷使虎力奶翁同天
方諸國入貢方物詞頗驕嫚多所挾求佯許以哈密
城歸前都督寫亦虎仙子米兒馬黒木時米兒馬黒
木已從土魯番也後兵部尚書胡世寧獨建議忠順
王速檀并牙郎已自歸土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
其他畏族無可立者回回米兒馬黒木之族以其同
種類亦歸之畏兀兒哈剌灰二族入居肅州已久欲
驅之出亦不可也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使忠順王
嫡派今有可立之人　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
登壇必寇

與爲守不過一二年復爲所擄奪也不如閉嘉峪關
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　皇命究詰城印以中彼要
索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或復爲寇閉關
絶之庶不以哈密故疲吾中國之奔命也尚書桂蕚
議亦同　朝廷從之自此遂不言興復哈密云

論曰　宗祖揭哈密漢武通西域意在要令北虜西番不得合謀勝勢耳使哈密能自立爲国藩籬亦何不可然漢都関中声援猶可相及武帝後且梅之國家都燕視昔肅已避絶于哈密何有夫不能遠保五百里之人宰復千里之東勝而欲撫万里外之哈密豈理也哉張海雖未有功其言有足取者馬文升之經畧亦大可觀然謂阿黒麻長逝歲可未得九重西顧之憂亦過矣况遠出獅輒六十餘級及送一陝巴復国遂旹以爲奇功至今守臣得爾家壓賞无亦大濫乎若彭澤許贊賷城印則事涉欺罔矣此僥倖苟且之爲孰謂澤以忠義自許云乃有是乎或曰澤平中原大盗又靖蜀寇功名已著忌盈滿急欲引退故耳然如国事何哉殆春秋之責備者不能不概借于澤云乃若閉關謝西域之義則世宗得之矣

固原土達滿四降虜把丹孫也　高皇帝平陜西殘元部落把丹率衆歸附　高皇帝授平京衛千戶其屬散處開城等縣爲民號土達簡其壯者充平京衛卒使自耕食仍胡俗射獵寡徭役家多殷富畜羊馬以千百計然與北虜同族類虜入寇多相誘爲姦利間有因事欲北徙者滿四以貲力推諸族成化丁亥有通渭縣民避徭役逋匿滿四所縣官上其事撫臣陳介又致仕都督張泰畜牧多被虜掠或謂泰掠娃畜非虜蓋土達張把腰爲之泰亦列張把腰事於介

介下其事僉事蘇燮逮問會參將劉清初至指揮馮傑門欽諸土達賄利爲餽滿四等謀于其黨李俊俊素奸黠欲從虜者遂以言激滿四等爲亂滿四姪滿璹初襲把丹職後以功稍遷平京衛指揮有司以介燮檄移文平京衛捕滿四張把腰甚急衛主者日追璹索之璹素憨不知滿四等與俊異謀也率家衆二十餘人往捕滿四等滿四等知之預約結其黨俟璹至堡佯許歸罪有司給遣其衆散各家具食盡殺之遂刼璹號集諸土達以戊子夏叛入石城（石城在衆山中）去平京若千里東西皆石山峭壁數十仞無徑路非引繩不可登西山頂稍平可容數千人前有小山高亦數仞山麓皆墻墻高可二三丈各留小門僅容单騎城中無水有數石池由棧道入蓋昔人造之避亂者不知所自始云城外亂山巉巖人至者恐不敢入滿四等往獵射故熟知其險可據至是率衆叛入居之李俊者又招誘諸土達方苦馮傑欽賄多應之衆至千餘人參將劉清聞之自靖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陜西陳介與大監黄沁總兵任壽議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諸衛兵往捕之戰于城下兵敗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兵大潰遠近震駭賊勢大振民失職者多往

從之事聞兵部請勅陳介任壽會寧夏總兵官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督諸鎮兵討之寧夏兵先至陳介任壽吳琮不俟延綏兵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至比曉即出兵架梁行去石城十里許賊率衆出迎請降有李璹信者頗知兵言於介等曰賊雖誠僞叵測然我軍夜至未休暇即行且乏水飲不可戰姑聽彼請緩師徐議攻討吳琮叱之曰賊計欵我兵至此豈可退遂麾兵進賊遁去至城賊驅牛羊前而精兵後繼時尚乏器械執木梃鬭官兵官兵大敗任壽吳琮退保東山陳介欲自殺左右救免遣軍

資器仗甚衆兵有被圍在山者盡殲焉賊乃益猖獗
凡土達族悉驅入城時截靜寧州道掠奪糧運或傳
其欲窺陝西八月　朝廷遣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
傑等械至京遣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凉州副總兵
劉玉充總兵官夏正劉清爲左右叅將太監劉祥爲
監軍率京營兵五千發甘凉延綏寧夏陝西官軍五
萬人往討之復擢大理卿馬文升爲都御史巡撫陝
西協勦賊十一月朔項忠馬文升等先後至固原是
夜二鼓聞營外礮聲近營中皆驚覘之無寇明旦於
營外得賊所遺書求宥罪容居石城免其徭役衆知

爲緩兵計置之忠等議進兵方畧衆懲前失利多謂
石城之險不可攻忠等乃令善書者畫其山谷形分
六路進兵項忠劉玉劉祥馬文升御史任佐姜孟倫
布政使余子俊叅政麗勝屯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
綱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副使鄭安屯酸棗溝伏羌
伯毛忠都督白玉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叅將夏正
叅議嚴憲屯打剌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叅議崔忠屯
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鞏昌府同知羅豫屯羊房
堡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且探地勢後乃大舉比
至城外賊來迎敵延綏兵恃勇進首失利陣亡二十

餘人賊死傷亦多衆益懼十三日復會兵往賊迎敵
佯敗去斂衆入城毛忠麾其兵進諸路兵攻城賊極
力拒之毛忠攻東山路險臨忠戰死賊中鎗砲死者
亦衆斬首數百級馬文升領兵五百欲持草束往燒
柵見官兵却不果進劉玉被圍城下衆潰玉中流矢
家丁陣亡者數人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徇衆懼
不敢退玉得免項忠以兵敗憂失色馬文升曰勝敗
兵家常事況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
不能北徙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言毛忠登山
偶爲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平以安中

外時　朝廷聞毛忠敗死又是月彗出西方衆多言
西師不利兵部尚書程信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
等議恐賊北連虜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永
即敬慎其事請定賞格乃行事下閣議大學士彭時
知賊可平擬旨令永飭戎裝待報啓　行會忠報至
上詔兵部與時等計時曰賊四出掠信可慮今入保
山我師圍之甚固賊已困行當就擒矣京兵何庸再
出大學士商輅亦言觀忠等布置似無足憂也程信
等猶執謂不出師恐遂失關中衆多尤時輕敵　詔
問忠等當益兵否忠請命永率宣大精兵五千沿邊

西得賊平報止不來未平則西勦力攻之忠等日督
兵攻圍賊堅壁不出戰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
芻粟亦漸乏之若絶其芻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
令官軍掩捕芻汲者多被擒乃知城中正艱于水忠
等日引兵至城下挑戰至暮引回而令指揮孫璽領
兵數百駐東山上覘賊出入大兵將回璽先撤兵退
兵回每被賊襲其後文升謂忠曰孫璽兵撤太早也
明日令璽俟大兵還行遠乃撤賊自是不敢出襲會
續調甘州衛都指揮劉晟兵三千人至十八日復會
兵攻城兵已登山山高險卒不能克又日短不盡攻

兵在山上者數千人未能退方懼賊乃恐我攻山亦
自危詐請降忠等遂許之以退山上兵賊要忠文升
等詣城下與語項忠劉玉皆單騎往賊數百人擐甲
胄馳近門外示武又要馬文升文升帥數十騎往叱
賊使歛衆入滿四等訴被劉參將馮指揮激變故乞
宥死請降忠等言劉參將馮指揮等　朝廷已械赴
京下獄矣爾速降　朝廷必宥爾死又問滿璹曰爾
被劫入城非反者璹乞命忠等遂納其降撫璹歸營
明日賊復設木柵請戰不言降一日夜五鼓城內有
李旗者來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仇殺可乘機

勦之忠等議曰此固不可深信然以理度之不虛遂
令諸營會山下果聞亂少選山上亂矢下射諸營兵
仰受敵矢至面無敢避者間用大將軍礮擊城中賊
死傷甚衆但不獲首級時天寒甚士卒嗟怨忠等謀
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即黃河凍虜入套我師豈能久
駐倘賊乘間突出與虜合患不可言者須急攻城破
之衆不敢決文升議欲縛木爲廂車渡濠攻城衆恐
多傷人不果然賊見此攻具益懼漸有出降者忠等
皆給票縱之歸賊聞出降者益衆有楊虎力者最驍
悍滿四所倚任至是亦降至督　心甚恐忠等諭慰之

劉玉刮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之來獻　朝
廷有賞格賞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遂示之銀虎
刀許誘滿四出戰擒之乃與約戰地于東山口且令
討移其精兵上山爲信厚撫慰遣之明日忠等整兵
至山下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等不欲泄乃謂延
綏將領曰爾暫休今日予代爾守乃令人登高覘之
見一人乘白馬出城即滿四也既而果有精兵駐山
上忠等始信虎力約既有人報曰賊今日射矢多向
上文升等曰賊多詐不可信乃伏兵東山口而約王
銳等部兵悉前戰良久殺傷相當我軍伏發奮勇鏖

戰賊大敗兵士擒滿四至草前文升欲乘勝擣城内忠等恐猝難拔遂以滿四歸營乃奏捷止兵且馳報諸郡邑以安人心明日賊驍將馬驤南斗李杰出戰官兵擊擒之賊益窮蹙又二日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爲主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賊北行即捕南行勿追蓋欲殺其黨云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今縱之全逸去它日必爲陝西患乃屯兵日覘之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散去忠等乃發諸營兵分捕之擒斬數千級惟滿四姪滿能最驍捷逸去詢知入青山洞

乃用火熏之出亦就擒并獲其家屬百餘口諸營搜山又獲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悉分給軍士惟宥楊虎力家遂令萬人盡夷石城之險毀其墻收諸軍士骸骼起大塚瘞之立石紀平賊歲月于山惟餘賊百餘人走據彗箒山會有報虜入河套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勦餘賊忠等回固原時生擒千人惟滿四馬驤南斗火敬并各罪大者二百人械送京師餘八百人皆即營中斬之明年正月彗箒山賊首毛哈喇亦被誅傳首至餘賊解散下令各歸農業不問于石城迤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改固原千戶所爲固原衛設官防守之忠等遂班師論功增太監劉祥祿米歲二十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御史馬文升王越皆陞左副都御史餘各陞賞有差

評曰滿四之亂起于邊將之不恤下云雖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予野心之眾乃使之與處邊塞容遁懸下王師比冰炭鳥南翔能保其百年無異志哉今降附多處畿輔之地圖家承平狀何收肆萬一胡馬南牧氣類或召禍寇之亂不但固原爾也往也先寇京師圍城議中其驕蕩平定之早耳當時云侯事定處之而之今其然何哉天朝之盛往往數其存江統郭欽之論思丁滿寇事更有感也

四川圖叙

四川古梁州地劍閣（即劍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棧之固瞿塘峽（石在夔州城東）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西番）阻以蠻部（東川烏蒙烏撒芒部是）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姦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扼備也然姦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況上列

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宣撫司）千里轉運輒為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即鎮雄府）諸夷（四川軍民府）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啓兵釁且於敘（敘州）瀘（瀘州）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擣其私黨而已乃若硐門（地名天全六番招討司治此）之臂視諸番播州（宣慰司）之富藏四省（播州地方與湖廣雲貴相隣接）殆與蜀相為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為與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四川布政司

四川古梁州地漢置益州部刺使察舉蜀巴廣漢犍為牂牁越巂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雒唐貞觀中於此置劍南道開元中置劍南并山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而劍南治蜀宋為西川路後分西川為東西兩路又分益梓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於嘉定重慶潼川三府元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又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俱治成都

本朝置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成都保定寧順慶夔州重慶叙州馬湖七府潼川加定瀘眉雅五州東川烏蒙烏撒芒部四軍民府龍州永寧二宣撫司播州宣慰使司黎州安撫司平茶長官司置四川都指揮使司領成都中成都右成都前成都後利州寧州茂州瀘州叙南重慶十衛松潘軍民衛天全六番招討司疊溪保寧雒州青川黔江威州大渡河廣安八所又置四川行都指揮使司領建昌前鹽井會川寧番越巂六衛置四川等處按察司分川西川東川南川北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并宣撫宣慰安撫司長官諸司三司並治成都而行都司則分治建昌以

本朝初陞嘉定府開禧初又陞嘉慶軍元為嘉定路洪武四年復改為府九年改為州以龍游縣併入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十一里領州一縣八

邛州在州西南百二十里 峨眉縣在州西八十里 夾江縣在州西八十里 犍為縣在州東南一百里 榮縣在州東南二百里 威遠縣在州東二百里 大邑縣在州北四百八十里 蒲江縣在州西五百二十里

關

二石關在龍游縣

瀘州東至重慶府江津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敘州府南溪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永寧宣撫司界二百一十里北至重慶府榮昌縣界九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五百一十里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為巴國地秦屬巴郡漢為犍為郡之江陽符縣地東漢建安

中置江陽郡晉江陽郡治江陽縣梁置瀘州治馬湖江口隋廢江陽郡改州為瀘川郡又改江陽縣為瀘川縣為郡治唐初復為瀘州天寶初改瀘川郡乾元初復為瀘州宋宣和初置瀘川軍節度景定初為元所取尋復改江安州徙治江之南元復名瀘州還故治以瀘川縣省入隸重慶路本朝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七十六里領縣三

納谿縣在州西南四十里 合江縣在州東一百二十里 江安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衛

瀘州衛在州治

關

龍透關在州南七里 倒馬關在納谿縣南一百三十里 石虎關在納谿縣南一百五十里十里 博望寨在州境 綏遠寨在州境 安遠寨在江安縣南七

雅州東至嘉定州夾江縣界八十里西至六番招討司界五十里南至嘉定州峨眉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嘉定州蒲江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七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里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屬雍州秦為嚴道縣地屬蜀郡漢因之晉屬漢嘉郡西魏於此置蒙山郡及雅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州為臨邛郡治嚴道縣唐初復為雅州天寶初改盧山郡乾元初復為雅州屬劍南道五代時孟知祥置永平軍宋復為雅州仍治嚴道屬成都路元至元中改屬加定路尋割屬吐蕃宣慰司本朝洪武四年省嚴道縣入州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四里領縣三

名山縣在州東北四十里 榮經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蘆山縣在州西北一百里

衛

雅州守禦千戶所在州南

關

金雞關在州北金雞山上 金沙關在州東北二十里 天險關在榮經東北四十里 紫眼關在榮經縣北三十里 大關在榮經縣西八十里 飛仙關在蘆山縣南五十里 臨關在蘆山縣北六十里 雄邊寨在榮經縣西北 碉門寨

東川軍民府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會川衛界三百里南至雲南尋甸軍民府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烏蒙軍民府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八百三十四里至京師九千七百九十七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參井分野古名東川甸烏蠻仲牟由之裔閟畔得之後因閟畔爲名其後南詔蒙世隆置東川郡後烏蠻閟畔據之宋時閟畔部元初置萬戶府至元中改爲閟畔萬戶府後改爲東川府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
本朝洪武初仍爲東川府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爲東川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

烏蒙軍民府 東至烏撒衛界八十里西至建昌衛界九百九十里南至東川軍民府界一百三十里北至敘州府界六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六百三十五里至京師七千八百二十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古爲竇地漢爲牂牁郡地唐時烏蠻仲牟由之裔阿統者始遷于實地甸至十一世孫烏蒙始強號烏蒙部宋時封阿杓爲烏蒙王元初歸附至元間置烏蒙路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
本朝改爲烏蒙府洪武十六年陞烏蒙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

關 **羅佐關** 在府北二百五十里

烏撒軍民府 東至貴州宣慰司界二百五十里西至烏蒙軍民府界一百九十里南至雲南霑益州界九十五里北至芒部軍民府界二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三百一十里至京師九千四百八十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其地舊名巴凡兀姑後名巴的甸自昔烏蠻居之舊時烏蠻之裔孫曰烏些者居此甸至阿蒙始得巴的甸其東西又有芒部阿晟二部皆他酋所據宋時烏些之後曰折怒者始并其地號烏撒部元至元中始內附置烏撒路招討司尋改爲軍民總管府又改軍民宣撫司後陞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
本朝改爲烏撒府初隸雲南布政司洪武十六年改烏撒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

衛 **烏撒衛** 在府城南 **守禦七星關後千戶所** 在府城東南

關 **石駝關** 在府城東南 **七星關** 在府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老鴉關** 在府城東三百里 **善欲關** 在府城東三百里

芒部軍民府 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三十里西至烏蒙軍民府界二百四十里南至烏撒軍民府界二十五里北至敘州府珙縣界二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七十里至京師九千二百三十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爲屈流大雄甸烏蠻之裔阿統與其子芒布居此地其後昌盛因祖名號芒布部宋置西南番部都大巡檢使元至元中置芒布路隸烏撒烏蒙宣慰司
本朝改爲芒部府初隸雲南洪武十六年陞爲芒部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

關 **阿赫關** 在府南二十五里

播州宣慰使司 東至貴州偏橋衛界四百八十里西至瀘州合江縣界一千五十里南至貴州界龍泉長官司界九十里北至重慶府綦江縣界三百五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六千七百里至京師九千七百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秦爲夜郎且蘭二郡地漢屬牂牁郡晉隋因之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恭水高山貢山柯盈邪施釋燕六縣州及縣尋廢十三年復置後改郎州爲播州治遵義縣天寶中改播川郡乾元初復爲播州唐末沒於夷宋置播州及遵義軍宣和中廢州爲播川縣隸南平軍又改遵義寨隸珍州尋置播州安撫司元改爲播州沿邊安撫司
本朝洪武四年改爲播州宣慰司又陞宣慰使司領長官司六安撫司二

播州長官司 附郭 **餘慶長官司** 在宣慰使司南一百六十里 **白泥長官司** 在宣慰司東南三百里 **容山長官司** 在宣慰使司東三百二十

都尉一治旄牛主外[illegible]一治青衣主漢民並隸蜀
郡東漢[illegible]部郡尉[illegible]蜀郡[illegible]時李雄據蜀以
漢嘉[illegible]後復為晉有
[illegible]宋劉[illegible]郡宋
齊[illegible]後周[illegible]及沈黎[illegible]郡廢隋
復[illegible]以縣屬臨邛郡後省
[illegible]二州地置黎州領
[illegible]為洪[illegible]尋改
[illegible]漢源縣五代時[illegible]後
蜀[illegible]有其地宋屬[illegible]路元屬土番等處宣慰司
本朝洪武八年[illegible]縣改為黎州
長官司十一年陞黎州安撫司

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在司城西北隅

黑崖關在司城西二十里

清溪關在大渡河外

平茶洞長官司東至石耶長官司界一十里西至貴州銅仁府烏羅長官司界二十里南至銅仁府界一百里北至酉陽宣撫司界五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五千七百六十里至京師八千八里

百六十

七十里

禹貢荊梁二州之界天文軫分野戰國楚為黔中地秦為黔中郡漢屬武陵郡三國吳為黔陽縣地後周為黔州隋屬巴東郡唐武德初為思州入宋開為寧夷郡五代時陷於蠻宋政和間得其地置平茶洞元初改溶江芝子平茶等處長官司隸思州軍民安撫司

本朝洪武八年改為平茶洞長官司隸酉陽宣撫司十七年改直隸四川布政司

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東至龍州界一百九十里西至吐蕃草地界四百八十里南至疊溪守禦千戶所界二百里北至陝西洮州衛界八百六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二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一千四百七十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觜參分野古氐羌地兩漢始置護羌校尉屬河關郡晉屬汶山郡宋齊之後周置龍涸郡及扶州治嘉城縣隋郡廢以其地屬汶山同昌二郡唐初於加城置松州後置都督府天寶初改交川郡後復為松州廣德初陷于吐蕃至元時始內附

本朝洪武十一年置松潘衛二十年改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領千戶所一長官司十七安撫司四

占藏先結簇長官司　蠟匝簇長官司　白馬路簇長官司　山洞簇長官司　阿昔洞簇長官司　北定簇長官司　麥匝簇長官司　者多簇長官司　牟力結簇長官司　班班簇長官司　祈命簇長官司　勒都簇長官司　包藏簇長官司　阿昔簇長官司　思曩兒簇長官司　阿用簇長官司　潘斡寨長官司　八郎安撫司　麻兒匝安撫司　阿角寨安撫司　芒兒者安撫司

小河守禦千戶所在司城東一百九十里

關

鎮夷關在司城西二十五里　西寧關在司城南三十里　安化關在司南四十里　新塘關在司城南七十里　歸化關在司南一百里　北定關在司城南一百二十里　浦江關在司南一百五十里　望山關在司城東一十里　雪欄關在司東三十里　風洞關在司東五十里　黑松林關在司城東七十里　三舍關在司城東九十里　小關子在司城東一百二十里　鎮葷堡在司城南五十五里

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東至[illegible]山界五里西至生番六十里南至茂州衛界三十里北至松潘界六十五里自所治至南京七千八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七十里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分野古氏羌地漢爲越嶲郡晉屬文山郡後周置嚴州及宋嶲州都督府改縣屬會州大業初屬汶山郡唐改爲嶲州治置嶲州天寶間改臨翼郡乾元初復爲嶲州領衛山翼水茂和三縣五代至宋元皆爲羌人所據不置州縣

本朝洪武十一年平定西番於古翼州置疊溪右千戶所洪武二十五年改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隸四川都指揮使司領長官司二

疊溪長官司在所城北一里 鬱即長官司在所城西十五里

關

南橋關在所城南五里 小關在所城東五里 疊溪橋關在所治西五里 中橋關在所城南十五里 徹底關在所城南三十里 永鎮橋關在所治北四十里 鎮平關在所治北六十里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東至烏蒙府界四百四十里西至常卯界生番界百十里南至雲南武定府七百八十里北至寧番衛界一百四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

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本西南夷邛都國漢武帝置越嶲郡領邛都等縣晉復爲越嶲郡治會無齊梁因之梁置嶲州及越嶲郡後周改爲嚴州隋改西寧州後復爲嶲州治越嶲縣大業初改嶲州爲越嶲郡唐初復改嶲州置中都督府又改越嶲郡至德初沒於吐蕃貞元中收復大和中復沒治臺登縣懿宗時爲蒙詔所據改建昌府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路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隸四川行省尋改爲隸雲南行省

本朝洪武中罷宣慰司置建昌衛隸四川都司後改昌路爲府隸四川布政司後廢府改建昌衛爲軍民指揮使司尋置行都司領衛六

建昌衛軍民指揮使司附郭 建昌前衛指揮使司附郭 寧番衛軍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北一百九十里 越嶲衛軍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北二百八十里 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西二百里 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東南五百里 守禦禮州二千戶所俱在建昌衛北六十里 守禦打冲河中前千戶所在建昌衛城西一百四十里 守禦德昌千戶所在建昌衛南一百四十里 打冲河守禦中左千戶所在鹽井衛北一百六十里 守禦冕山橋千戶所在寧番衛東一百二十里 守禦迷易千戶所在會川衛西八十里 昌州長官司在建昌衛南二百里 威龍長官司在建昌衛東南四百一十里 普濟長官司在建昌衛西南二百四十里 馬刺長官司在鹽井衛南五百里 邛部長官司在越嶲衛東

關

雙橋關在寧番衛東北八十里 古得關在鹽井衛西南八十里 永昌關在會川衛城東三十里 迷郎關在會川衛南六十里 大龍關在會川衛西六十里 甸沙關在會川衛北一百六十里 松平關在會川衛南一百八十里 沙陀關 羅羅關在寧番衛東一百七十里 北山關在寧番衛北二十里 烏角關在寧番衛南五十里 九盤關在寧番衛東一百八十里 刺伯關在越嶲衛西北二十五里 小相公嶺關在越嶲衛南三十里 青岡關在越嶲衛北四十里 海棠關在越嶲衛北四十五里 一曬經關在越嶲衛北一百八十里

勦平蜀盜　出師獻録

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保寧劉烈反僭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衆反劉烈衆侵掠陜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陜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于門枕城峡又會湖廣兵敗之

于鎮坪茅垻橋廖惠斬之藍廷瑞合鄢本恕兵奔陜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檄參政曹祥参議錢朝鳳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會陜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副總兵閻綱等督陜西兵檄湖廣參議方璘都指揮李王樊燁督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湖廣兵先追及于陜西石泉縣熨斗壩賊見官兵追急不暇擄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許款之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兵防守諸関隘賊雖詐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實無降意違所約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

殺掠仍于松樹埡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爲巳女嫁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御史

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太監韋興加祿米十二石俱錫
金幣餘將士各陞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
曹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僭號稱王
都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鬍子
擁餘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
會勦藍鄢等寇不暇追襲數月之間方四等復猖獗
有衆數萬方四僞稱總兵任鬍子僞稱御史餘賊首
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
播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
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

雀子岡等關官兵禦之又攻東鄉永澄漕諸處儸回
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百戶梛芳等陣亡官兵敗賊
遂越關入南川綦江境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敘
州以寇成都遠近震駭林俊會洪鍾及巡撫松潘都
御史高崇熙檄各屬漢土兵至俊駐江津崇熙駐瀘
州太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重慶檄副使何珊
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鉞知府曹恕帥
兵由江津進夾攻之參政邵賁知府劉思賢督餉九
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砫兵至并力禦之賊敗走
追至合小坪破其四营十八日賊以八千人舁攻具

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砫等兵分
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獲
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
使李鉞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鋭
酉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
石兵不敢近賊復擁衆衝中堅鉞窘復賴吏何定何
士昂救免俊等見賊鋭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
屬兵仍遣生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
令其黨李廷茂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
不死賊竟不至高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

仁壽取各賊家屬入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聽
撫遣人來言任其自散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
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埡小埡月埡各關並進直衝
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
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
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跌
崖壑填塞筍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馬四千五
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
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宣冉廷賀等官兵敗所擒方
四妻妾并騾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二千餘

人俱遁入思南境內且言聚衆俟明年復來共約前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婦亦可二千餘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自知不爲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　上允之臺諫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綸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鄢方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俸次平內江崇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論曰始討蜀盜林俊功居多而卒平定之者彭澤也當時俊任便從制蜀當大下矣洪鍾軏无他然不能讓功成美與俊議多齟齬時鍾掣成務俊富受其節制軍兒進止之度闕自將敗之間其所搖爲多矣突以成功之遲而亂之不靖也夫大人臣任國事知其時可濟上之成已則求任人有材畧出己上者則當舍己從人相與合謀戮力焉盖惟此事成不必功自我也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豈吾獲念誚敵勝負之資邪鍼然俊之勳烈未竟八至今惜之澤平中原及蜀盜功最大而晚年經畧哈密事君子有遺論焉然則人臣處功名之際難哉

附播州上洛進兵圖說

附征播州說

播州土酋楊應龍先代本中土籍自唐宋以來世爲夷人所畏服其轄有五司七姓使紀李騆擾毋令梗化以是世受
國恩至隆重矣往年亦嘗征番採木頗稱恭順最後調遣征伐頗識戎事驁驁之心漸生而虔劉之禍益慘稱兵境上逆我顏行　國家畧示懲艾以不治治之此浩蕩之深仁也本酋征採皆用五司之民力四方結納皆索五司之民財不思愛恤其人民而反懟怨焉始而信七姓之欽弄以虐五司既而任一已之猜疑復虐七姓敵國盡在舟中而人心離叛不可收拾彼且縱忍殘暴日甚一日孽狐跳踉莫逃天網議者曰彼殘彼夷何與中國夫播州地居三省之中應龍職在藩臣之列五司七姓貢馬輸粮又皆
朝廷之赤子固非東倭北虜比也應龍自爲亂首夷民離畔不能上遵
國憲下撫諸夷當不免於削奪之令況罪積丘山屢犯　王畧又有目不忍視而口不忍言者乎古稱伐三苗征葛伯遏徂莒彼三聖人者何爲也議者

曰應龍身居險地若虎負嵎我將集餉繕兵從事於東北不暇與夷民爲報復計故姑事羈縻以安夷俗古聖王制馭蠻夷之常道老成謀國之忠猷也但罰贖[illegible]霄熖益張甚者圍城捉譬擄及都司譬之草也荒原千里無害夷稷而畝敵莨稗必害嘉禾應龍莨稗而且荊棘一日不芟則嘉禾之害一日不去先是安國亨戕殺官兵此議罰贖故應龍得以横肆無忌應龍戕殺官兵又議罰贖而國亨之子彊臣雖童牛之牿而牴觸之禍漸形矣伏此與相爲犄角西南之地半屬夷酋獨柰何令此輩效尤無已時耶議者曰應龍兵强食足彼主我客未易言勦似矣彼所稱兵食無非出自五司七姓五司七姓之外夫復奚賴哉及五司七姓既叛之後當
朝廷議勦之時本酋狠頑脅息人固未之知也日夜以厚利招誘江外生苗盡散五司七姓之貲財董儻得其歡心居亡何
朝廷不議勦而議罰應龍又慮五司爲讐不令江外生苗歸其本土資粮既盡剽掠横行應龍雖欲禁之不可得是時本酋常懷尾大不掉之慮內恐惧

而外張大故縱諸酋剪其讐已者以快志又陰幸
五司佐恨諸酋使不得合謀以叛我此應龍奸謀
詭計惟智者而後知之各酋旣竊五司招朋集黨
謂可常據其土地五司之民雖與應龍誓不共戴
而又慮　朝命仍歸應龍管轄終有畏志故鋒鋌
所及唯有扶携老稚而逃耳儻然
朝廷之上一意進勦
天威所加山川草木亦將效靈誰其敢抗陸梁如劉
孛狡猾如東倭　雷霆一怒拾芥摧枯終於擒
滅況楊酋一區區釜鱗轍臂哉且川貴湖廣土司

多與應龍爲隣其兵力皆不在應龍下如安疆臣
冨強之勢十倍於應龍使安氏不念唇齒之相依不
爲群小之鼓弄而毅然爲助順之舉將朝出師而
夕就縛無難者往歲議征本酋貴省司道嘗嚴督
安氏以圖厥功疆臣苐徉應之遣五千人出沒山
箐陽爲我助而實陰黨楊酋卽奚敢反戈內向而
坐觀成敗此其本願也爲今之計必欲誅戮亦何
竢竒謀秘畧爲哉總督軍門駐劄重慶偏於一隅
去湖貴數千里而遥勢難兼制政宜移鎮水西地
方當川貴接境之地專督安疆臣大舉征進不吝

破格
題賞安氏其將誰諉耶更下令各隣播土司許各勵
兵分道並進取楊酋一寸之地卽以一寸賞之取
楊酋一尺之地卽以一尺賞之人自爲戰家自爲
守使世世子孫常有其地不廢糧馬之貢彼亦何
憚而不爲
朝廷一彈力也五司被虐播遷者許復其土地人民
官職徑屬貴州布政司統領之夫如是則播地可
瞬息席卷矣彼江外諸苗始爲利誘而利盡則散
始爲勢脅而勢盡則離此理勢之必然者椎髻雕

題之衆故非五百人之擾擾孰肯爲用橫效義哉
議者曰楊酋恃險囤爲固若天險之不可升卽有
播地將柰之何予惟恐楊酋之不入囤耳誠一入
囤非三窟之穴可同日而語也我囤不易上而彼
亦不易下用智將一員精兵三千守其要害而令
各枝兵分佈其地縱楊酋猛如咆虎爪牙旣剪其
將安施且囤中無山泉可蓄不耐久困日出奇兵
以撓之陰縱反間以離之則人心自摇內亂將起
如寧夏故事所可慮者外城未破耳外城旣破人
人自危而反間易入海龍囤海字與龍同音術家以

爲楊酋被臨之應行且立見其然矣議者曰應龍郎不入冏中止嚴據各險官兵亦將柰何予謂川貴之險與各邊不同各邊止一面隣中國彼據一面之險以當我而我不能入又不能借夷地遶攻其後今播地雖險四面皆吾中國地也向所謂分道並進見有成筭一閲圖而可知也楊酋出入山險聲息難通其能左顧右盼首尾相應成率然之勢耶願今最可慮者川貴不共力文武不和衷鄙遍阻刻期會難齊將官分則號令不一道路有險易而推諉有詞士募不同情而進退靡定是可憂

在我而不在敵也且芻粮難於轉運器械難於整搠天多陰霾山洞蒸濕弓矢火藥卒難調治斬獲苗級原議賞功三兩與斬獲倭虜首級什伯相懸而荷戈行陣之苦亦不減於東北此人心所以無必死之念而玩寇養乱有以也有志於勦播者其尚留念於斯乎至若山川之險黠酋之詐可坐而策之易易耳不然微側之勇冠一方呂嘉之威行五嶺何以竟就伏波之戮終摧下瀨之師哉向征播州之役予身執戟行間入險攻敵背倣谷戰之法而爲之諸苗抵殺十数次莫不奔敗不幸川師信其詐降因而敗績故貴州之師亦告撤焉計渡江界河入黃灘關軍聲已振咫尺播州而聚於鄰師之拙想其餘魄尚有旦夕之寄耳予故知入播道路之詳而楊酋之不難致也今不能提戈貴筑以報

朝廷敢匿所知而不告諸同事哉故爲之説

登壇必究地理卷四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　晉陽鍾茂武　仝校

輯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輿地說

王鳴鶴曰漢世尉佗王南粵服屬諸蠻夷雄據一方抗衡中夏是時以一蠢酋倚嘉爲相猶能經略其疆域而安輯其人民今天下一統禮教覃敷列嶺南利擅山海號稱樂國宜其民用是富而邦由之靖矣頑猶有挺身爲盜日肆憑凌至令軍旅之興殆無寧歲者何哉說者謂良民困於徵求諸夷失於撫處斯豈不易之定論也耶嶺右接壤滇黔山箐之峭深夷情之狡猾風壤氣習大都類似譬彼禽獸然豢養有方必且馴伏一拂其性跳梁躑躅貽患實深藤峽麓川清平之役已事可鑒也雖然當今之時所蒿目而怵衷者廣則有海寇之警滇則有緬賊之橫而貴筑露翠之裔地連肘腋禍機漸萌端居帷幄者其蓋畱焉

國家深惟焉

廣東圖敘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爲樂土由雄(南雄)連(連州)(廣州府屬)可以向荊吳(湖廣江西是)由惠(惠州)潮(潮州)可以制閩越(福建是)由高(高州)廉(廉州)可以控交桂(交趾廣西是)而形勝亦寓焉瀕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惰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託名通番因而行劫海上)無事則挺身爲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久弛(賽瑤猺來入山通盜者謂之通山)教治不修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廣西梧州府)征蠻幕府在焉(總督兩廣)(太[illegible]兵都[illegible])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洪費咸以待之況珠池(在廉州海內)番物騈集本民所興而内使恣爲苛辭民反病之故外有富饒之名而内實貧困者廣東是也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四
三
廣東圖
北抵江西界
東北抵福建界
西北抵湖廣界
西抵廣西界
東抵大海
南抵大海
西南抵大海
東南抵
南雄
韶州
廣州
肇慶
高州
雷州
瓊州
潮州
惠州
登壇必究 卷之八 地理四
四
廣東郡縣
南安界
贛州界
汀州界
漳州界
梧州界
溫州界
南寧界
欽
海

廣東布政司

廣東古百越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察舉南海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末交州遷治番禺唐貞觀中置嶺南道開元中置嶺南道採訪處置使治南海後分為嶺南東道仍舊治宋置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以廣州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韶州元置廣東道宣慰司及肅政廉訪司於廣州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及肅政廉訪司於雷州隷江西行中書省

本朝改置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廣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慶高州廉州雷州瓊州十府置廣東都指揮使司領廣州左廣州右廣州前廣州後海南廣海清遠惠州碣石肇慶雷州海南神電潮州廉州十五衛增城新會新興陽江德慶韶州南雄七守禦千戶所置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嶺南嶺東嶺西海南海北五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廣州云

廣州府 東至惠州府博羅縣界二百二十里西至肇慶府高要縣界二百二十里南至海岸三百四十里北至韶州府英德縣界三百五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三百九十里至京師七千八百二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為百越地秦於此置南海郡後趙佗據其地漢武帝時討平之復為南海郡屬交州刺史東漢末遷交州治番禺三國吳又遷交州治龍編而於此置廣州梁陳

並置都督府隋置總管府後改廣州曰番州大業初又改南海郡唐復號廣州總管府陞大都督府天寶初改南海郡乾元初復為廣州唐末置清海軍節度宋為廣州清海軍大觀初陞為帥府元置廣州路本朝改廣州府領州一縣十五

連州 在府城西北五百六十里 南海縣 附郭 番禺縣 附郭 崇化縣

順德縣 在府城西八十里 東莞縣 在府城東南二百六十里 增城縣 在府城東一百九十里 香山縣 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新會縣 在府城西南二百三十里 清遠縣 在府城北二百五十里 新安縣 龍門縣 陽山縣 在州東北二百里屬連州 新寧縣 連山縣 在州西二百九十里 三水縣

衛

廣州左衛 在府城內北 廣州右衛 在左衛內 廣州前衛 在左衛南 廣州後衛 在右衛南 南海衛 在東莞縣治南 廣海衛 在新會縣南一百五里 清遠衛 在清遠縣治東 增城守禦千戶所 在增城縣治南 新會守禦千戶所 在新會縣治東 東莞守禦千戶所 在東莞縣治南 大鵬守禦千戶所 在東莞縣東南四百里 香山守禦千戶所 在香山縣治東 連州守禦千戶所 在連州治西

關

湟谿關 在陽山縣 陽山關 在陽山縣北當騎田嶺路 蓮花寨 在增城縣北一百里 白沙寨 在番禺縣界內

韶州府 東至南雄府始興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廣州府陽山縣界四百五十里南至廣州府清

速縣界三百七十里北至湖廣郴州桂陽縣界二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五百九十里至京師七千三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爲百粵地戰國屬楚秦爲南海郡地漢初屬南粤武帝平南粤置曲江湞陽二縣隸桂陽郡後漢屬荆州東漢置始興都尉三國吳分置始興郡治曲江縣劉宋改廣興郡齊復爲始興郡隋平陳郡廢以其地屬廣州唐置番州治曲江尋改東衡州貞觀初改爲韶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爲始興郡後復爲韶州五代時屬南漢宋仍置韶州屬廣南東路元改置韶州路

本朝洪武初改爲韶州府領縣六

曲江縣附郭 樂昌縣在府城西北八十里 仁化縣在府城東北八十里 乳源縣在府城西一百里 翁源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英德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二十里

衛

韶州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南

南雄府東至江西贛州府信豐縣界二百四十里西至韶州府曲江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贛州府龍南縣界三百里北至江西南安府大庾縣界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三百里至京師六千七百四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戰國地屬楚秦屬南海郡漢兼屬桂陽郡三國吳置始興郡治曲江此地俱屬焉劉宋屬廣興郡齊復屬始興郡隋屬廣州唐初屬韶州南漢置雄州宋爲南雄州隸廣南東路宣和中錫郡名保昌元改置南雄路

本朝洪武初改路爲府領縣二

保昌縣附郭 始興縣在府城西一百一十里

惠州府東至潮州府潮陽縣界六百五十三里西至海岸二百五十里南至海岸一百一十里北至江西贛州府龍南縣界六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九百里至京師八千三百四十五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女分野秦爲南海郡地漢初屬南越武帝平南越復屬南海郡晉仍因宋屬南海東官二郡梁置梁化郡隋廢郡置循州治歸善縣大業初改龍川郡唐武德初復置循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海豐郡乾元初復爲循州南漢移循州治龍川以歸善縣置禎州宋天禧中改曰惠州屬廣南東路宣和中賜郡名博羅元改置惠州路

本朝洪武初改爲惠州府領縣十

歸善縣附郭 博羅縣在府城西北三十里 海豐縣在府城東三百里 河源縣在府城北一百五十里 龍川縣在府城東北四百里 長樂縣在府城東北四百八十里 興寧縣在府城東北五百五十里 和平縣 永安縣 長寧縣此二縣新設

衛

惠州衛在府治西南 碣石衛在海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 河源守禦千戶所在河源縣治東 龍川守禦千戶所在龍川縣治西 長樂守禦千戶所在長樂縣東 平海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南二百里 海豐守禦千戶所在海豐縣治東 甲子門守禦千戶所在海豐縣東二百一十里濱海 捷勝守禦千戶所在海豐縣南八十里濱海已上四所

潮州府東至海岸一百五十里西至惠州府海豐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海岸一百一十五里北至福建汀州府上杭縣界三百一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五百八十里至京師九千七百四十七里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牽牛分野古爲閩越地秦屬南海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南越復屬南海郡晉咸和中屬東官郡義熙末分立義安郡梁兼置

東陽洲後改曰瀛州陳罷州隋廢郡置潮州揭治海陽縣大業中爲義安郡唐武德中復爲潮州天寶初改潮陽郡乾元初復爲潮州五代時屬南漢宋既定中平其地仍爲潮州隷廣南東路元至元中改置潮州路

本朝洪武二年改路爲府領縣十

海陽縣附郭　潮陽縣在府城南一百三十里　揭陽縣在府城西七十三里　程鄉縣在府城西北三百里　饒平縣在府東二百八十里　大埔縣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惠來縣在府南一百一十里　澄海縣在府治　平遠縣新設　普寧縣新設

肇慶府東至廣州府南海縣界九十里西至廣西梧州府蒼梧縣界四百里南至高州府電白縣界六百里北至廣州府清遠縣界一百七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師七千四百二里

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時爲百粵地秦爲南海郡地漢武帝平南粵爲蒼梧合浦二郡地三國吳及晉屬蒼梧郡劉宋置綏建郡治四會縣梁置高要郡治高要縣隋平陳廢綏建郡入四會縣又廢高要郡置端州大業初改信安郡唐復改端州又於四會縣置南綏州屬嶺南道貞觀中改爲貞州後廢天寶初改端州爲高要郡乾元初復爲端州宋置興慶軍節度重和初陞州爲肇慶府仍改軍曰肇慶隷廣南東路元至元中改置肇慶路隷廣西尋復隷廣東

本朝洪武元年改路爲府領州二縣十二

德慶州在府城西二百一十里　羅定州新設　高要縣附郭　四會縣在府城北一百三十里　新興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　陽春縣在府城南二百四十里　陽江縣在府城南三百四十里　高明縣在州南一百五十里　封川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開建縣在州西北三百一十里　東安縣新設　西寧縣以上二縣新設　廣寧縣在府西北八十五里　恩平縣在府南二百七十里

衛

肇慶衛在府治東　德慶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　守鎮四會千戶所在縣治西　新興守禦千戶所在縣治西　守鎮陽春千戶所在縣治東　陽江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　守禦海朗千戶所在陽江縣東南百十里　守禦雙魚千戶所在陽江縣西一百二十里

高州府東至肇慶府陽江縣界一百九十里西至廉州府石康縣界二百四十里南至海岸二百五十里北至廣西梧州府岑溪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四百八十里至京師八千六百一十七里

古越地天文牛女分野秦爲南海郡地漢爲合浦郡之高梁縣三國吳置高梁郡後又置高興郡晉以高興郡併入高涼郡劉宋復置高興郡梁兼置高州隋平陳郡廢尋廢州大業初復置高涼郡治高涼縣唐武德中復置高州天寶初改高涼郡乾元初復爲高州徙治電白縣五代時屬南漢宋開寶中得其地又廢潘州以茂名縣來屬景德初併入竇州徙治茂名尋復置高州元至元間改置高州路仍治電白

本朝洪武初改高州府徙治茂名領州一縣五

化州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茂名縣附郭　電白縣在府城東北四十五里　信宜縣在府城北八十五里　吳川縣在州城南七十里屬化州　石城縣在州城西一百一十里

衛

神電衛在電白縣東南一百八十里　高州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內北　信宜守禦千戶所在信宜縣治東北　寧川守禦千戶所在吳

同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九十里 樂會縣在府城東南三百五十里 昌化縣在府城南二百九十里屬儋州 陵水縣在州城南六十里屬萬州 感恩縣在府城西北三百二十里屬崖州

衛

海南衛在府治西 儋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西 萬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西 崖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西 清瀾守禦千戶所在文昌縣東南三十里 昌化守禦千戶所在昌化縣治北一十里 南山守禦千戶所在陵水縣治西南

西粵廣蠻　周鴻猷録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矗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迤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碎砑巀嶪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今易為斷藤峽蓋有孤藤度峽䌫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眄盡也諸蠻以此為奧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僊女關九層崖極險陁者亦十數處峽以南有牛腸大峝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為府江週遭蓋六百里其中多冥巖奧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猺人藍胡侯盤四姓為渠魁力山又有獞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猺亦憚之其言語侏離重譯始解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　朝廷北有虜警未遑問也天

順中茁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狗者賞千金爵
一級竟不可得父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
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即位銳意南討集
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猖亂其始由守臣失
策以招撫啚爲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
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
浙江叅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紓
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雍爲
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
和勇爲游擊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

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閫外之事一以屬雍　制
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
軍法論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會
諸將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
令游擊帥江西及降胡兵由庾嶺入廣東大軍由湖
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
可滅賊雍曰不然賊已流刦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竭
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南可
以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
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腹

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何煩于逐乎舍此不
啚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
救火而嘘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
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
爲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
月至桂林雍按啚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
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
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生
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
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崖容箐人不旋踵

且瘴癘爲毒不可深入某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
領賊聞大兵至爲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
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道遠紛披錯雜六百餘
里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爲
防哉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
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褫魄矣因
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叅將孫麒高端等
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
北以都指揮白全楊瑛張剛王玘等帥九萬二千人
爲左軍由桂平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叅將孫震

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諸路兵並進夾攻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荊竹雖良駒古營牛腸大岵等寨。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栅拒之雍令麾外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奮登發火箭焚其栅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崖石紀

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猺之性僅見官府撫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推鞫無因況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理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用爲流官之副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謂別類獞人國初曾充戎伍之用近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即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慶爲之酋帥統之而以故酋爲吏目亦可羈縻獷悍藉以保障地方。又經畧撫處數事奏上上皆嘉納之即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鐸爲知州屬潯州府以明年正月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開府提督兩廣戎務廕一子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餘各賞賚有差兩廣遂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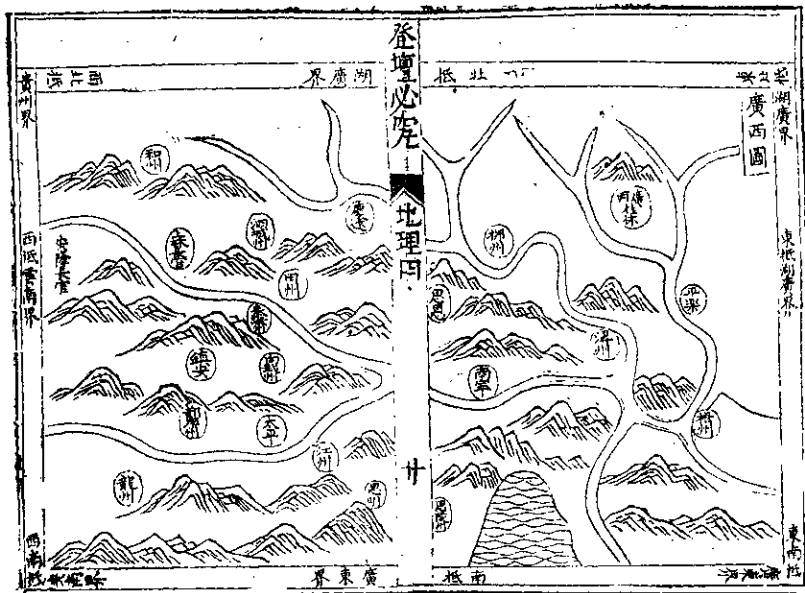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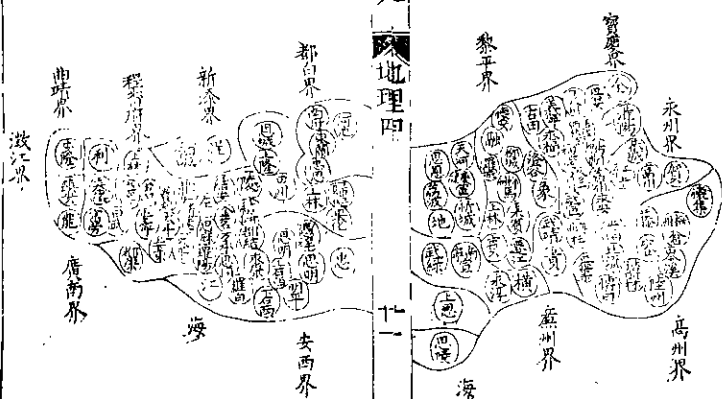
論曰嶺南諸蠻有猺獞狑獞而猺獞類最多大抵言語侏𠌯服食詭殊巖壑林箐之與居狐狸豺狼之

[illegible]

事而與形者固不可執一論也

廣西圖叙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二江(府江左江右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入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為冦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俱桂林府屬)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俱在潯州境內)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刼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田寧府屬)五屯所(在梧州府藤縣境內)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桂林府屬縣)西延六州(在興安境內)與武岡州(湖廣屬州)陽峒接壤徭獠據之

是為桂林北境之患柳(柳州)慶(慶遠)以西則八寨(在柳州境內)號為盜區洛容獠遠(俱柳州屬縣)並罹慘毒而賓州(柳州府屬)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思恩田寧泗[illegible])最強思恩(思恩田寧)既已殘破則泗城州已傾心內向屢立戰功思幷矣其南寧控遏兩江坐彌交阯(自南寧太平西南入約十餘程)桂莞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廣西布政司

廣西古百粤地漢領於荆交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宋屬廣南西路置經畧安撫司以靜江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元置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于靜江俱隸湖廣行省至正末始於靜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

本朝置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桂林柳州慶遠平樂梧州潯州南寧太平思恩田州思明鎮安十一府江州泗城奉議思陵利州龍州向武都康八州置

廣西都指揮使司領桂林右桂林中南寧柳州慶遠潯州馴象南丹奉議九衛及全州灌陽平樂遷江富川梧州容縣懷集賀縣鬱林十守禦千戶所置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桂林蒼梧左江右江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于桂林云

桂林府 東至湖廣永州府道州界六百里西至潯州府南平縣界三百五十里南至柳州府馬平縣界二百六十里北至湖廣寶慶府武岡州界三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二百九十五里至京師七千四百六十二里

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古百粤地戰國時爲楚粤之交秦爲桂林郡地漢屬零陵蒼梧二郡東漢爲始安侯国三国吳置始安郡屬荆州晋屬廣州宋改爲始建国南齊復爲始安郡梁兼置桂

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復始置安郡唐改爲桂州治始安縣天寶初改始安郡至德間又改建寧郡乾元初復爲桂州光化間陞靜江軍節度五代時屬南漢宋仍爲州紹興間陞靜江府元改靜江路

本朝改桂林府領州二縣七

全州在府城北一百三十里 永寧州即古之理定古田二縣 臨桂縣附郭 興安縣在府城北一百三十里 靈川縣在府城西北五十一里 陽朔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 永福縣在府城西南一百里 義寧縣在府城西北八十里 灌陽縣在州南九十里屬全州

衛

桂林中衛　桂林右衛　桂林左衛

關

嚴關在興安縣西南一十七里 昭義關在灌陽縣東六十里 香煙寨與祿治長烏牙烘砍石嶺石獲源共十寨俱在全州境 吉寧寨在灌陽縣西八十里又有兆水灌水二寨

柳州府東至桂林府修仁縣界二百三十里西至慶遠府天河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南寧府宜化縣界四百里北至桂林府古田縣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五百六十五里至京師七千七百三十二里

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秦爲桂林郡地漢屬鬱林郡三國吳復爲桂林郡後又析置馬平郡梁大同間兼置龍州治龍江縣隋開皇中廢郡徙州治江北尋廢以馬平縣屬象州大業初州廢以其地屬始安郡唐置昆州治馬平縣尋改南昆州貞觀中始改柳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龍城郡乾元初復爲柳州光化後爲楚馬氏所據五代時爲南漢宋仍爲柳州屬廣南西路咸淳初徙治柳城縣之龍江元至元中改置柳州路領州二縣十

本朝改爲柳州府徙治馬平

象州在府城東南一百三十里 賓州在府城南三百里 馬平縣附郭 洛容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三十里 羅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九十里 柳城縣在府城北七十里 懷遠縣在府城北三百一十里 融縣在府城西北二百五十里 來賓縣在府城南七十里 武宣縣在州南一百里屬象州 遷江縣在州西北一百里 上林縣在州西八十五里屬賓州

衛

柳州衛在府治東北 南丹衛在賓州治東 守禦象州中右千戶所在府治東 守禦賓州後千戶所在州治東 守禦融縣左千戶所在縣治東 守禦來賓中前千戶所在縣治東 武宣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北 遷江縣屯田千戶所在縣治東

關

古漏關在賓州南四十五里 鎮鄖關在上林縣

慶遠府東至柳州府柳城縣界七十里西至利州界七百里南至柳州府柳城縣界一百四十里北至柳州府融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里

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秦屬象郡漢爲交趾日南二郡界後淪于蠻唐始置粵州乾封中改爲宜州治龍水縣天寶初改龍水郡屬嶺南道乾元初復爲宜州五代時爲楚馬氏所有後屬南漢宋平嶺南仍爲宜州屬廣西路宣和初置慶遠軍節度咸淳初改慶遠府元至元中改置慶遠路

本朝洪武初復爲慶遠府領州三縣六

河池州在府城西二百一十五里 南丹州在府城西二百四十里 東蘭州

布府城西南四百二十里宜山縣附郭天河縣在府城北九十里思恩縣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忻城縣在府城南一百一十里荔波縣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屬州那池縣在府城西二百四十里

衛

慶遠衛在府城東北洪武二十九年建河池守禦千戶所在宜山係德勝

[illegible]

平樂府東至廣東廣州府連山縣界五百里南至梧州府蒼梧縣界四百二十里西至桂林府陽朔縣界六十里北至桂林府灌陽縣界三百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四百六十里至京師七千六百四十二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爲百粵地秦屬桂林郡漢屬蒼梧郡三國吳置始安郡領平樂等

縣隋初廢郡以縣屬桂州大業初州廢縣仍屬始安郡唐置昭州治平樂縣貞觀中改昭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平樂郡乾元初復爲昭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開寶中仍爲昭州屬廣南西路元大德中改爲平樂府本朝因之領州一縣七

永安州　平樂縣附郭　恭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里　富川縣

在府城東北二百六十里　賀縣在府城東二百八十里　荔浦縣　修仁縣

昭平縣近日添設皇輿考一統志俱未載

衛

平樂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富川守禦千戶所在富川縣東

賀縣守禦千戶所在賀縣南

梧州府東至廣東肇慶府封川縣界三十里西至潯州府南平縣界二百四十五里南至廣東高州府信宜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平樂府賀縣界二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九十五里至京師八千二百六十二里

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百粵地秦平百粵置桂林郡後屬南粵漢武帝平南粵以其地爲[illegible]置蒼梧郡元封中徙交州治此晉以後因之隋廢郡爲蒼梧縣屬封州唐爲梧州尋以縣置梧州天寶初改蒼梧郡乾元初復爲梧州五代屬南漢宋平嶺南仍爲梧州元至元中改置梧州路本朝洪武初改爲梧州府領州一縣九

鬱林州在府城西北三百三十里　蒼梧縣附郭　藤縣在府城西六十里

容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岑溪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九十里　懷集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博白縣在州西南七十里屬鬱林　北流縣在州東十五里

陸川縣在州城南七十里　興業縣在州北六十里

衛

梧州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容縣守禦千戶所在縣治西北

懷集守禦千戶所在縣治北　鬱林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

關

天門關在北流縣西一十里

潯州府東至梧州府藤縣界一百六十五里西至南寧府宣化縣界五百一十八里南至梧州府容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柳州府武宣縣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千五百五十里至京師八千五百四十五里

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秦爲桂林郡地漢屬鬱林蒼梧二郡梁分鬱林於此置桂平郡隋廢桂平郡爲縣屬鬱林郡唐爲鬱州貞觀間始置潯州治桂平天寶初改潯江郡乾元初復爲潯州宋省尋

復置元至元中改置潯州路
本朝洪武元年以貴[illegible]二州及永淳縣來屬三年改
路爲府改貴州爲貴縣九年以橫州永淳縣劃屬
南寧府今領州一縣三

武靖州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桂平縣附郭　平南縣在府城東一百三十里　貴縣

衛

潯州衛在府治西　奉議衛在府治西北　守禦貴縣中前千戶所在縣治西　向武軍民千戶所在貴縣北門外

南寧府東至柳州府賓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太平府羅陽縣界六十一里南至廣東廉州府欽州界一百三十里北至思恩府溪洞界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四百一十里至京師九千二百七十里

禹貢[illegible]地
秦[illegible]郡地
晉[illegible]日
宜化縣[illegible]中改
爲邕州[illegible]後爲
邕州後置建武軍節度宋[illegible]西路
大觀初改軍名永寧元至元中改置邕州路泰定
初改爲南寧路
本朝洪武初改路爲府
府領州[illegible]三縣四

上思州　新寧州　橫州在府城東二百一十里　宣化縣附郭　武緣縣在府城北八十里　隆安縣　永淳縣在州西一百三十里屬橫州

衛

南寧衛在府治東　馴象衛在橫州治東　武緣守禦千戶所在武緣縣治西

關

崑崙關在崑崙山　永平寨去府十程　合江鎮在府城西五十里　橫山寨在府境

太平府東至交趾界二百四十五里西至龍州界二百里南至江州界六十五里北至向武州界三百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九百八十里至京師一萬四百二十五里

古南越地漢屬交趾郡號麗江晉以來為獠據居之
唐爲羈縻州隸邕州都督府後或叛或服宋平
嶺南於左右二江溪洞立五寨其一曰太平與古
萬遷隆永平橫山四寨各領州縣洞屬邕州建武
軍節度元初仍爲五寨後廢置太平路於麗江以
控郡左江溪洞州縣
本朝洪武二年改爲太平府初治馱盧未幾復還麗
江親領編戶三里領州十五縣四

太平府附郭　思城州在府城西北　安平州在府城東北　養利州　萬承州在府城東北　左州在府城東南　全茗州在府城東　鎮遠州在府城東北　思同州在府城東北　茗盈州在府城東北　龍英州　結安州在府城東北　結倫州　都結州俱在府城東北　上下凍州在府城西北　崇善縣在府城西北　陀陵縣在府城東北　永康縣在府城東北　羅陽縣在府城東

衛

守禦太平府後千戶所在府治東

田州府東至南寧府界五百三十里西至泗城郡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奉議州界一里北至慶遠府東蘭州界二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三百三十里

都康州東至龍英州界二十□□至鎮安府界一十里南至龍英州界□□□北至向武州界五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五十里至京師一萬九百九十五里

古百粤地漢屬交阯郡宋置都康州隸橫山寨元屬田州路

本朝初因之洪武間爲夷所據□後三十二年復置直隸廣西布政司

龍州東至太平府界二百□里至上下凍州界四十里南至思明府界一百四十里北至安平州界一百八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一百一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五百六十里

古百粤地漢屬交阯郡宋置龍州隸太平寨元太德中陞龍州爲萬戶府

本朝洪武初復爲州隸太平府九年改直隸廣西布政司編戶五里

江州東至忠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龍州界九十里南至思明府界一百里北至太平府界一十五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里至京師一萬四百四十五里

古百粤地漢屬交阯郡號江陽宋置江州隸古萬寨元屬思明路本朝初因之洪武二十年改直隸廣西布政司編戶三里領縣一

羅白縣在州城東北

思陵州東至忠州界四百二十里西至思明府界七十里南至交阯界三百七十里北至思明府界一百二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六千四百八十里至京師九千九百二十七里

古百粤地漢屬交阯郡宋置思陵州隸永平寨元屬思明路

本朝洪武初省入思明府二十一年復建改直隸廣西布政司編戶一里

上林長官司東至泗城州界一百里西至安隆長官司界一百五十里南至雲南富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泗城州界一百五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七千四百里至京師一萬八百四十五里

古百粤地漢屬交阯郡宋元號上林洞屬泗城州本朝永樂七年建上林長官司直隸廣西布政司

安隆長官司東至泗城州界四十里西至□南廣南府界六百里南至上林長官司界二百里北至貴州宣慰使司界八百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五里

古百粤地漢屬交阯郡元爲泗城州地

本朝永樂元年建安隆長官司直隸廣西布政司

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横江禦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塩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塩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榷税然不得爲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愜即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爲大寇嘉靖六年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初議檄湖廣土兵誅盧蘇王受至則蘇受已降無事湖廣兵當回而蘇受初降

亦願立功自贖府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八寨賊倡亂狀請討之七年三月守仁至南寧與諸守臣將帥議令湖廣僉事汪溱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督湖廣土兵各隨領哨指揮等官襲剿斷藤峽賊仍分永順兵進剿牛腸等寨保靖兵進剿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日各至信地先是各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以蘇受降罷兵又督府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剿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賊弛不爲備至是官兵突進四面攻圍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據險結寨官

兵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賊敗奔斷藤峽官兵追擊之賊奔渡横石江覆溺死者六百余人官兵從後追擊又敗之前後擒斬首從賊級并俘獲甚衆餘賊潰散奔遯至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還兵回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順兵由磐石大黄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方據險自固沿途設伏埋簽禦之官兵驟進奮勇夾攻擒斬

俘獲甚衆賊奔入永安力山仍恃險結寨乃分兵圍之二十四日各兵四面仰攻賊乃大潰奔諸路者多爲防截參將沈希儀等所擒斬餘賊竄逸通計官兵二次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人俘獲甚衆於是斷藤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峽稍遠四月初五日別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田州府新附立功土目盧蘇王受五千餘衆并官兵嚮導千餘期以二十三日進勦八寨猺賊各兵乘夜啣枚速進至日昧爽抵賊巢突進遂破石門天險兵入賊始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且奔且戰日午四遠賊始

聚衆二千餘人并勢來拒官兵奮擊之賊既失險奪氣不能支遂大潰賊分道奔入高山據險立寨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險下礧石滚木官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敢士掩其不備二十四日復攻破古蓬寨二十八日破周安寨五月初一日破古鉢寨初十日破都者峒寨大潰防禦諸監參將沈希儀等又多擒斬逸賊有賊千餘奪路走柳慶官兵追及之于横水江賊爭舟渡舟小賊衆且大風作舟覆盡溺死登岸者不數十人乃分搜山谷間墮岩險死者不可勝計通計前後擒斬幾二千人墮溺死及俘獲者甚衆於是八寨之賊亦盡兩江稍寧守仁經畧撫輯乃班師又疏薦林富爲都御史巡撫其地疏上論功褒獎陞賚有差未幾守仁召歸卒于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酋侯勝海者居琴灘爲亂指揮潘翰臣聽土目黄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盧也勝海弟公丁集衆譟城下殺人十五年五月僉事鄔閱參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參將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閱繼武還潯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旦不聽六月堡成閱令黄貴韋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擇取勝海田盧不禁於是諸猺大憤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集衆二千人夜冦堡殺戍兵二百餘人貴香走免旦聞悔之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制曰可閱與繼武以啟釁罷去二司何旦亦去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今賊爲偹久矣勦而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横時出殺掠潯人苦之萬達言之經御史鄒堯臣亦賛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刼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即論如法雄懼請効力自贖萬達佯庇公丁謂讐家誣之耳乃捕係許訟公丁者數人責其啟釁募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亦佯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

鄒以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召椎申飭之椎乃詒公丁曰潯人久以爾爲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訴寇保事係他猺厥相信也公丁然之隨椎來見汝成復列究狀汝成曰聞讐家誣汝已遂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譁游徼并逮入係獄遣椎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猺須鞫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冤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猺遂言事果自公丁聽論之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汝成

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維新孫文誘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同章屬焉以副使蕭畹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欲以少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荊等處賊藪勿擊翁萬達持不可謂猝勦之必無功返墮損軍威況諸猺恣肆久不大懲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同萬達議督府下諸司議諸司請如萬達言萬達又言

之督府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候後經然之乃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荊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渡蓼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昴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緣水冲諸巢孫文纊由藤峽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緣水諸巢王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羅緣上洞戚振攻中峒吳同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南北夾擊之賊大窘遂擁衆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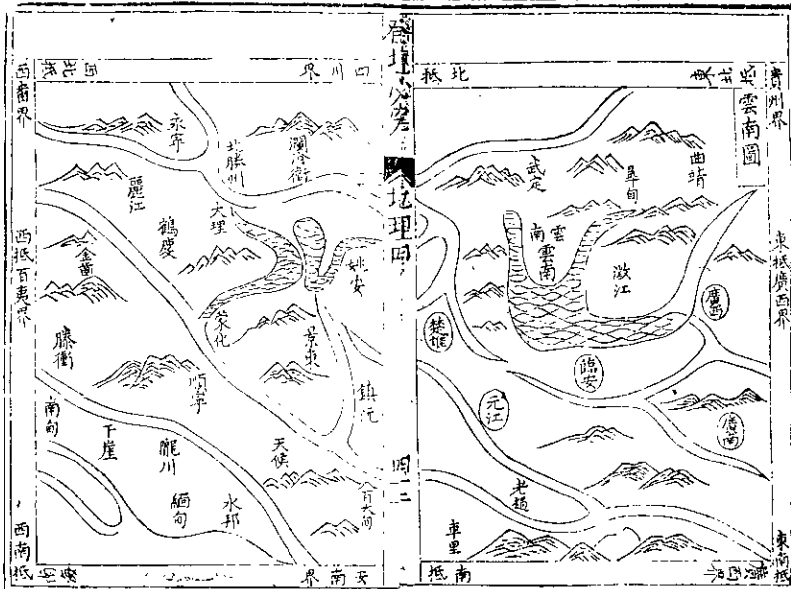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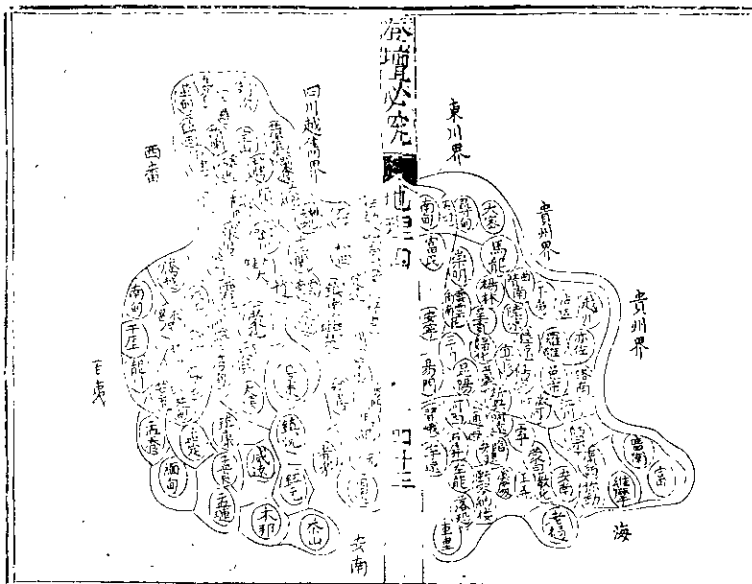
林洞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一千二百級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殲焉至是不聚結寨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餉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運山萬達等移兵攻羅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于諸隘險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級賊亦窘會右軍迷失道徑逡三日又土目盧蘇受賊賂欲兵縱之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運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弗靖萬達等移兵

剿之三月班師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諸猺復平萬達汝成乃同獻議于督府凡七事一日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日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日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日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日清浪田以正疆界六日處款兵以慎邊防七日榷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治以建屯所者蓋王守仁昔平斷藤峽時奏宥岑猛子岑邦佐罪復爲武靖州知州而邦佐蒞任後殘虐部民爲甚又令提調三縣狼民尤被其害今邦佐夷衆多離散請改州爲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即以三縣狼家之族隷焉議上蔡經多採納疏請行之捷聞蔡經改左侍郎進秩一級柳珣加宮保暨諸將帥守臣皆賞賚有差

論曰諸猺雖姦䋇鷙悍難靖易亂然方其無事時亦皆刀耕火種抱布貿絲非若北虜之不可霑化者但諸衛所之臣貪縱者多郵豈者少而官府豢猾又多倚法爲姦利得其賄則淆泄機事教誘凌掠而啟其侮不遂所求則訐發陰私誣諳垢黨以激其怒守臣瓜代無常率非久任一信其言或畏事而容奸縱悪或貪功而輕率寡謀瑕黨一開寃殘莫制中止則損威遂事則黷武而兵連禍結至無寧時況諸猺之性如禽獸然非有剤量輕重一于宼生利害之間也豢養有方彼未嘗不爲馴伏遠拂其性則䟽梁踏躅群宼不悔而難可化誘招致其勢不至于草薙而禽獮之不已也然豈可謂王者之師
天子好生之德哉故平居無事則當撫之以仁而必不可爽其恩信禍亂既作則當懲之以威而必不可狃于姑息制馭蠻夷之策豈復有過於此哉今觀嘉靖中二役在守仁則因湖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衆以征之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保其剿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其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乘此所以累[illegible]于[illegible]府庫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將帥于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至臣汝成謂藤峽府江爲寇雖同治之則異治藤峽宜速治府江宜緩蓋以藤峽可夾攻而賊無所奔潰府江地迂遠而人難得其要領也汝成親涉其地故其說爲有據此又用兵者之所當知云

雲南圖叙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巘嶂激澗縈紆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禽駭獸奔盖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江〈元江〉安〈臨安〉路納交阯金〈金齒司後改爲永昌軍民府〉騰〈騰衝〉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寧遠〉永〈永寧〉麗〈麗江〉曲靖彈壓烏蠻〈四川烏撒烏蒙等府是〉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雲盤〈鄧川屬大理雲盤屬曲靖俱州〉并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盖自麓川難夷〈正統間土酋任思發以麓川叛嘗發兵討平之〉滇境粗安則沐

氏〈黔國公〉世與有力焉惟孟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疎故諸羅〈武定東川等族俱羅羅〉搆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本無置制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貴州〉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四川馬湖府〉武定之達建昌〈四川行都司建昌衛〉川陸俱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投臣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爲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雲南布政司
雲南古梁州之南境爲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嶺於
益州部刺史自唐至宋爲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
諸路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于中慶又置曲靖等
路宣慰司于曲靖臨安等處宣慰司于臨安大理金
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于金齒
本朝改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雲南大理臨
安楚雄澂江廣西廣南鎮沅蒙化景東永寧順寧一
十二府曲靖姚安鶴慶武定尋甸麗江元江七軍民
府北勝一州者樂甸能他郎甸二長官司御夷孟

定孟艮二府孟養車里木邦老撾緬
甸八百大甸五宣慰使司干崖南甸隴川三宣撫司
鎮康灣甸大侯威遠四州芒市鈕兀二長官司置雲
南都指揮使司領雲南左雲南右雲南中雲南前雲
南後廣南大理臨安曲靖景東楚雄洱海平夷越州
蒙化六涼一十六衛金齒騰衝二軍民指揮使
司宜良易門安寧馬隆楊林堡木密關六守禦千戶
所置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普安臨元金滄洱海
四道兼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于雲南府云
雲南府 東至澂江府路南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澂江府河陽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臨安府嶍峨

十三程
徙于小師
蠻名曰……元中……內附……屬麓川路
本朝洪武二十……改為……總戶
鈕兀長官司……至中里宣慰使……
……
芒市長官司……至龍川宣撫司……
……
蠻理必究　地理四

麓川

國初麓川酋思倫發內附授以麓川宣慰其後不知以
何失官改孟養宣慰司以刁某代之正統初宣慰使
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發後裔部酋思任遂擁衆
麓川叛略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益
屠署騰衝潞江仍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中國訛
稱為思任發云正統四年春事聞　上遣刑部主事
楊寧往諭之不服乃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
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往征之次潞江思任遣其
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
登理必究　地理四　六二　三百九十　任
遣詣晟晟兒子蓄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佯許
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
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
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還思任上江上江賊壘
地也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
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遣其子瑛還曰
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
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雲南
藩臬以事聞　上遣使者責狀晟知不免遣人語使
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藥至楚雄發病

卒將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發兵爲費不皆宜置勿
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
上乃遣兵部尙書王驥提督戎務大監曹吉祥監軍
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京營湖廣廣西川貴兵共
一十二萬往征之驥薦廷臣侯爲楊寧蔣琳等爲忝
謀陛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時
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爲中
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皆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
專備西北不報蓋振主之也師至雲南賊方攻大侯
州急驥遣兵敗之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夾

攻三日不下會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兵乘之斬
首故萬級賊敗走保險驥等旋率兵入破連環七砦
十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
萬思任走緬司師還復出爲寇驥等仍督軍往征之
思任復走緬驥割思任所踞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任
緬甸斬思任首送驥所驥兵還奏設隴川宣撫司以
緬甸宣慰子銀起莽爲宣撫守孟養地論功封王驥
爲靖遠伯進封蔣貴定西侯餘各陞賚有差以死事
功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追封沐晟定遠王謚忠敬
潞江敗由晟　朝廷以晟元勳後有平安南功又畏
法引罪自殞故得贈謚云未幾思任子思機復據孟
養地爲亂　朝廷仍命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宮聚爲
總兵官張軏田禮爲副率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十
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渡兵攻破
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欽衆據險爲寨我師皆攻拔之
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
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驥等謂或死于亂兵也王師
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
酋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
眞天威也驥還兵夷衆復擁思任少子思祿爲亂攻

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終不可
滅乃與思祿約許以酋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
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
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一百石通
前食祿一千六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時正統
十三年也思祿雖無官然家僭甚後成化中鎭雲南
中官錢能貪其珎異過假借之益縱橫尋　朝廷給
諸夷金牌信符所司忘孟養又廢官誤槩給思祿遂
誑諸夷謂　朝廷已復其官會參政毛科征猛密檄
思祿兵科輕率寡謀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猛密來禦

之科大敗思祿兵爲所殲思祿大怒遂逞誓渡金沙江攻猛密畧取城寨不可制撫臣劾科科以討免思祿乃奏乞復宣慰官　朝廷不許思祿據孟養自立　朝廷亦羈縻置不問焉

論曰貴州[illegible]……[illegible]顧得一代名臣而亦能然爲之顧報國當如是哉

貴州圖叙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雲南）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城州（[illegible]）恣其狠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州名）芒部（今鎮雄府）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鎮草（[illegible]）酉播（酉陽宣撫司播州宣慰司）（俱隸四川）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諸苗常突出數爲邊患）貽患實深況地雜東川烏蒙諸部（俱四川軍民府）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四川湖廣）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與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俱土官地方）諸酋富厚僭侈夷地連肘腋逞驁首禍（[illegible]）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勝桀驁而爭襲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剪[illegible]實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國家力也

地理四
六十七
貴州圖
雲南界
西抵雲南界
東抵湖廣界
西南
南抵
黎平
都勻
水寧

地理四
六十八
貴州郡縣
曲靖
廣西府界
柳州界
利州界
太平界
四川界
慶遠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夷酋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征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歷唐宋皆以歸順不失爵王　國朝洪武初元宣慰使靄翠與其同知宋欽歸附　高皇帝仍授靄翠宣慰使欽宣慰同知各領所部居水西爲貴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思州宣慰使爲田仁智思南宣慰使爲田茂安置鎮遠等府隸湖廣普安鎮寧等州隸雲南靄翠死妻奢香代立宋欽死妻劉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燁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使爲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爲走愬京師　上使問令入宮見　高皇后使令招奢香奢香至詢故　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羅夷令不敢爲亂　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　上許之謂　高皇后曰吾知馬燁忠孝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燁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大感服爲除赤水烏撒通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即靄翠後也至永樂

登壇必究　地理四　八十一

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　成祖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從廷瓚入見　上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　上曰思南舊歸循夏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邪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畧慎勿搆衅啓兵端毋犯吾磔汝矣琛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十一年癸巳十一月上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琛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朝使出揭榜諭諸夷曰　朝廷以二酋日搆殺荼苦百姓

登壇必究　地理四　八十二

故特遣使執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部尚書印全忠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爲亂其易爲府治改思州宣慰司爲思州府思南宣慰司爲思南府易置諸官僚遂緣此設貴州布政司立三司等官治貴州宣慰司本司及思州思南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都勻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普市千戶所皆屬爲改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以廷瓚曾勘思州

思南事諳夷情也

論曰高宗克鬼方箴[illegible]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縣之者然滇南之地非條貫不達漢椎不能有貴故自巴蜀通邛筰達牂牁紆然險遠率不能令黔中被蔡數如中土專亦不得志于南詔蓋有方也我太祖[illegible]奄有滇南貴州諸夷故亦服屬皇成祖復郡縣其地自土作貢服從役與諸甸民同於一統之盛遠過三代何漢唐足云乎

貴州地阸塞險阻林箐蒙密易敷匿為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驁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並緣為姦利故諸苗輒相煽為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革㹠等寨苗及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僞稱王據香爐山為巢穴糾合苗衆焚刼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衛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勑湖廣

巡撫都御史秦金總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佘大綸各監統於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三日進勦初八 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討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進擣羅襪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一日指揮湍獬王言金章等率遊兵巡徼遇賊衆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坡獬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酉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

易分兵五哨命參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祝
鎮葉晏楊淮許詔各統領副使李騰參議蔡潮僉事
許效廉詹源各監軍參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
轉運指揮佘大綸率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
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文盛與太監李鎮居中節制
調遣御史周文光紀驗功次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
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四壁立陡絕高險惟隘路五
處逶迤上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
俱下官兵用火鏃焚其寨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
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貓爬山虎繩梯等具

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兵於十月初二日
驍兵附山下緣崖援攀相引上拔其外柵縱火焚燬
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悉戰禦之兵不得深
入遂斂衆退復採木製撐為雲梯高與賊寨埒約接
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覘賊不
備舁前攻具附崖士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
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
走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為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
督兵進駐重險間二十二月乃伏兵崖下令都指揮
王言同嚮導陳良等登山半誘之賊衆持鏢弩下山

迎敵號舉伏兵四起援戰數合賊復奔據山絕頂拒
守益堅諸將用嚮導上人探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
蘿可懸援將絙數處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至二十八
日令百戶鄧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首與語撫之使命
徃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
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倉卒拒戰
官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
擣崖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二十二日
分兵搜捕山箐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
負固稱亂據龍頭都黎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

居民被其荼毒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
不及故亂日益滋今兵衆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
叛亂巢寨其脅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
可無難者文盛言甚計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師
兵進勦黑苗擣龍頭寨賊恃江水深險沿崖禦之官
兵伐木為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
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擣都黎連日
擣都蘭都蓬寨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酋阿茲等俘
斬若干遣使招撫諸苗寨諸苗寨悉聽撫黑苗遂平
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革及阿茲等二十餘人從

賊阿劄等八十餘人斬首二千五百一十九級俘獲老弱婦女二百二十餘人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獲牲口夷器等物甚衆撫過苗衆三百七十五寨官兵陣亡七十三人傷者二百八十人乃班師捷聞
上降璽書獎諭文盛等諸將校各賞賚有差

[illegible]

安南自　宣宗時許黎利封國王後利死子麟嗣正統間麟死子濬嗣天順間濬被篡弟灝嗣弘治間灝死子暉嗣暉死子誼嗣正德間誼被篡國人請以灝孫子晭嗣正德十一年晭稍失政其臣陳暠作亂弒晭臣莫登庸并其子方瀛及黎義昭黎𡌴等共推晭從子黎譓嗣譓晭伯兄　子也仍率兵討陳暠暠走死子昇奔諒山路遂據其地自此貢使不通也登庸恃立譓功漸專橫亡何與阮時雍等謀不軌譓恐遇害嘉靖元年七月與其臣鄭綏李埛避居清華府

[illegible]

欲率國人討登庸不克登庸與時雍等復立譓弟黎懬嗣為國王登庸娶懬母為妻故得立懬事皆由登庸專決是年
朝廷遣使臣頒改元詔諭安南抵龍州緣陳昇據諒山道梗又其國有內難詔使不入境而還黎譓聞有詔使自清華上書告變不達二年三月黎懬卒或云以鴆故登庸乃立其子猶冒懬名遣使入貢以三年三月至關廣西守臣察其國王姓名非故拒不納黎譓于清華府三遣陪臣上表告變乞援皆以登庸兵阻未入六年五月登庸乃自立為安南國王僭改元

明德時隙界在諒山不知所終諒山地亦爲登庸所
據惟譓尚據有清華木州馬江老撾等處九年正月
登庸傳位于其長子莫方瀛僭大號改元大正登庸
自稱太上皇帝是年九月黎譓卒于清華其臣黎綱
鄭汀等共推立譓子寧嗣寧又稱黎氏孫其境內亦
自得三王六其 朝廷原降王印章稱未失登庸亦
有一印其所遣守臣文移印文亦同真僞莫辨其一
但奉也前此 朝廷以安南久不朝貢又以改元詔
使不達故屢勅下兩廣雲南守臣體勘皆未得要領
十年五月兩廣守臣林富侯鶩雲南守臣汪文盛沐

朝輔皆頌知莫登庸篡弑事狀又訪得黎氏舊臣
武文淵等不從登庸率衆奔雲南求納黎寧
于十三年又遣陪臣鄭惟憭入奏十五年復遣鄭垣
齎文赴軍門俱前後至雲南備列登庸篡殺及寧播
遷清華始末甚詳是年 朝廷以皇子生故遣使詔
諭天下緣安南事未平獨暫停安南詔使不遣大學
士夏言首請問安南罪制曰可下群臣議於是廷議
紛紛不決禮兵曹多謂莫登庸弑主借竊叛逆朝貢
法所必討請命將出師群臣多謂彼中事體未詳師
且未宜出申勅邊臣體勘傳諭如能悔罪許其[illegible]贖

惟戶部侍郎唐胄及諸守臣謂帝王之于夷狄當以
不治治之自安南有內難復兩廣遂少邊警古夷狄
相攻中國之利也不必罷敝中國爲黎氏復讐
上意竟主討罪亦屢勅邊臣勘報會兩廣雲南諸守
臣移文至其國莫登庸先今彼國諒山衛長慶府各
開報國人推立登庸事由并爲登庸乞降然無登庸
表疏不可復驗諸守臣更移文促之且示征討意登
庸父子乃遣其黨范正毅等齎詣公移詣雲南沐朝
輔所自列言前國王黎暉被逆臣陳暠殺害無子登
庸同諸臣國人推立暉弟黎譓亡何譓被奸人杜溫

潤鄭綏煽惑逐往清華登庸仍推立譓弟黎㦄旋自清
華迎復黎譓與㦄俱以病先後卒黎氏無他子嗣㦄
亟以時與群臣議登庸父子有功于國召登庸子莫
方瀛入備以印章令嗣主國事遂爲國人所推其不
上表逆言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爲梗復乃值閉關守
臣不納耳黎寧乃亂臣阮淦之子冒黎姓非黎譓子
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罔多自飾所謂鄭綏誘
遷清華即登庸爲亂黎譓避禍出也其謂迎歸黎譓
則與黎寧所列黎譓卒于清華者不同迎歸事所必
無者至謂黎㦄病卒屬以印章即劫奪也鴆殺事理

或有之沐朝輔乃以黎寧所遣使鄭惟憭鄭垌及莫
方瀛所遣使范正毅等并各表疏公移先後遣人伴
送至京
斬其家知莫登庸父子奸僞且疑講求降而辭不欵
服又不束身歸罪乃銳意討之先是
朝廷遣禮部尚書黃綰翰林院學士張治往宣諭未
入境召還遂命咸寧侯仇鸞總兵兵部尚書毛伯溫
提督戎務往討伯溫等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
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別集兵候師期又檄諸司
於臨邊諸郡縣備積糧餉議分正兵爲三哨廣西平

祥州爲中哨兵[illegible]萬人叅政翁萬達副總兵張經監
督之龍州[illegible]爲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鄭宗
右叅將李宗監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爲右哨兵一萬
四千人副使諸路都指揮白浚監督之分奇兵爲二
哨歸順州爲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叅政張岳都指揮
張經監督之廣東欽州爲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
陳嘉謀叅將高巽監督之又烏雷山等處爲海哨兵
一萬四千人副使涂楧都指揮武鸞監督之中軍則
都指揮董廷玉等率五百人爲親兵共須兵一十二
萬餘人又議雲南別集之兵于蓮花灘分三哨哨各
兵二萬一千餘人中哨以副使鮑象賢都指揮王紹
等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鄭騮
都指揮方策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朱方右哨以副
使張綱都指揮馮立等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程旦
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等經畫既定兵衆
漸集馳檄諭安南諸臣民諭以
朝廷興滅繼絶之後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
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授斬莫登庸父子來
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令莫登庸父
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

以不死而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
門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
許之約以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于鎮南
近地修設幕府將臺以待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
孫福海守其國至日登庸與姪莫文明并酋目阮如
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係頸詣所設　闕庭徒
跣匍伏稽首跪上降表復詣軍門匍伏再拜盡籍國
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境
土願以內屬仍請每年給領正朔遵奉舊賜印章謹
獲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溫等宣諭

登壇必究兩直各省事宜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illegible]　校正
[illegible]仝校

輯兩直各省事宜

王鳴鶴曰今天下幅幀之廣與道里遠近形勢扼塞已具載地理部戎事之暇復輯兩直隸遼陽山東[illegible]閩廣事宜者何以備倭也方今倭奴肆侮據朝鮮以撤我外藩積有歲月勢孔棘已[illegible]且散逸海上其志不徒在侵掠凡瀕海諸郡縣與倭爲鄰者環東南萬里而遥靡不議兵議餉竭厥力而禦之上下[illegible]無遺今日漳泉之閒閩且有[illegible]者[illegible]心而中國[illegible]又爲之[illegible]後之圖安所計萬全也是篇[illegible]海[illegible]圖[illegible]及諸書有切於倭情者乃備錄之即東南半壁環而萬里一按籍而計若視諸掌易易也語曰事事乃有備有備無患司寄者其尚究心焉

北直隸事宜

按

京畿山河帶礪東負大海向未嘗遭倭亂亦未嘗有備倭之設故兵防官考倭變絶不錄焉以大勢論之山東遼左實出海外幾甸居中悉數島而爲朝鮮屏翰者倭奴在其本國誠不能飛渡而肆毒也今既據朝鮮而有之則天津永平一帶無不當敵衝者設重鎮集舟師水陸兼備誠不可後矣議者欲覽借運船禦之於海是矣但糧船非樓櫓巨艦之比而運卒豈乘風破浪之夫非計也議者又欲借舟於閩浙是矣但登萊暗礁突出千里遞道又廢邑舊師能卒辦哉[illegible]是喪已成之我軍而填無窮之巨浪也策已則召閩之工匠於天津永平隨處造舟艦不可首合用木料預先從東河取運合用兵夫預先於沿海召集合用器械預先發各處打造一面清野練兵備之於陸一面鳩工造舟禦之於海木料具工匠齊數十百艘可計日而就大則爲問罪之師小則爲備禦之計此今日所當亟爲之圖也然又有說焉直隸自寶坻天津永平一帶以達山海延袤

數百里水陸設備當不下二萬之衆一年之費當
不下二十餘萬十年則費二百萬也倘倭奴常擾
朝鮮則爲備無已時矣孰若爲一勞永逸之計興
十萬之師水陸並進電掃雨捲俾
天朝之威存亡繼絕固我藩籬較之年年設備便宜
百倍或謂高麗失利遼左無功古今明戒予何言
之易耶是大不然隋唐都於長安去高麗最遠因
怒興師誠爲黷武我
朝廷居北平與高麗共一水耳此門庭之寇當與周
之獵犲漢之單于唐之突厥宋之金元例論豈隋

唐高麗遼左比哉且關白封府庫撫士民財物無
所取百姓無所殺此其志欲何爲耶語曰蝮蛇螫
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此在
廟堂自有定畫無容杞憂爲也
臣聞之命都督曰用兵有鵰剿有大征事小敵脆
則選銳輕齎襲敵不意似鵰之擊鳥單飛斂翼而
擊之也故曰鵰剿之兵如事鉅敵堅則徵兵積糧
堂堂正正分道並進以數月爲期故曰大征之兵
兵家必先定其規模而後行之若鵰剿矣用兵太
多機自難密計糧無幾殘竟致乏匱是以大征之規
模而行之鵰剿也若大征矣用兵太少既無攻圍
之勢限以旬日不知困守之方賊遁無以堵賊衝
無以迎是以鵰剿之規模而行之大征也所不收
功職此之由今日高麗之師其爲大征乎其爲鵰
剿乎夫以隋唐之強尚不能得志於遼左乃倭酋
關白一旦舉朝鮮若振槁然則今日問罪興師當
爲大征而不爲鵰剿也明矣知其爲大征也則鍾
試籌之有六焉夫倭自朝鮮而航渡天津也甚易
自遼東永平而迫
京師也甚難彼豈不知地形而故拘唐人以問道於

遼者蓋聲東擊西之詭耳倘或大兵舍天津而志
遼左則彼必揚帆西渡自淮揚登萊一帶無
不受敵若萬一內地奸民從而蟻附之其爲患又
不止一關白矣故料敵宜審也自古伐外夷未有
不用舟師以取勝漢伐朝鮮用樓船將軍因而郡
縣其地唐雖度遼而不用舟師以戰故訖無成功
蓋陸兵所由入之道彼尚得設備以待我舟師一
至則隨地可登其勢無所逃遁故舟師宜集也倭
奴向之所長者一刀耳聞之關白無論兼有弓銃
且慣用撻刀撻刀者倭刀而加其柄也彼其所以

稱雄於數島者既恃以長擊短之術則我所以制
禦之者又當出其長技之外故兵械火器宜精也
今日水陸之兵計不下十餘萬矣法曰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師行糧食皆當預爲之計且朝鮮被倭
殘蹂久矣其難因糧於敵可知也千里饋糧則士
有饑色故糧餉宜足也夫有漢高之才然後可將
十萬又安得若而人者而將之蓋必將將者知兵
將之能否審形勢之要害何宜於水何宜於陸何
者由北而南何者由東而西集謀廣思各盡所長
規畫既定然後尅期並進庶可收萬全之功故選
將宜擇也朝鮮自
高皇以來臣服李氏非一日矣今一旦越在草莽宗
社陵夷其中豈無忠臣義士如申包胥之復楚田
單之復齊者誠因而鼓舞之彼既習於地利便於
土俗必能倒戈還向助我倖亦鼓國閫可用也夫
惟上六者備然後可以宣威服遠可以恤小定傾如
其未也則寧效委粱之策勿蹈救趙之危寧爲王
翦之持重勿爲李信之輕舉可也或曰關白以封
豕長蛇之心伐之亦入犯不伐亦入犯伐之則變
速而禍小不伐則變遲而禍大奈何曰欲盡關白

之衆而殲之使片帆不返此猶假於時月若欲禁
之使不入犯其策甚易然則計將安出曰其計與
寧夏水攻之意略同但決水之策昔人嘗行之故
皆知其便此策則自倭變以來未有行者韓淮陰
用在兵法中顧諸君不察耳謹啓其端俾有事高
麗者當自得之

北直隸兵防官考

北直隸兵防官無慮百數原皆爲防邊而設未有
防海者近因倭警添設提督總兵經略標下中
軍參遊天津永平等處添註海防備倭遊擊此
後或有添設未敢列定當闕以俟

沿海府衛州縣

山海衛　永平府　昌黎縣　盧龍衛　樂亭縣
灤州　開平中屯衛　寶坻縣　武清縣　梁城
衛　天津衛

遼東事宜
遼地負山阻海屹然為東北雄鎮北控沙漠而遼海
三萬瀋陽鐵嶺之統於開原者足以禦其衝南扼滄
濱而金復寧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
京師翰屏可謂固矣然觀今日備虜邊防頗為有
賴而備倭海防視為虛文蓋自劉江金線島之捷
而海氛久熄自山東海運之廢而墩寨盡廢於是
旅順諸堡亦無復用識者謂遼東沿邊五路得分
守應援之規沿海衛所亦當如其制如旅順而西
以金州轄之三岔河而南以蓋州轄之三岔河而

東以三屯轄之總兵撫按之統其責者秋汛以防
邊為重防海為次春汛以防海為重防邊為次則
雖島夷竊伺豈能遽犯哉
鄭若曾曰遼東倭患較諸省似可緩所虞者地千
餘里衛所軍旅將十萬員名止藉山海關一線饋
餉我
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
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繼邊卒輒叫呶待哺萬一歲
歉啓邊
畿輔虜騎乘間何以禦之此其患不在兵之不強而
在食之不足食足則兵強兵強則守固矣邇者登
萊運米達遼甚便惜其不多耳謂
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為精當而大壞極弊司國計
者深念而亟圖之可也
按遼東三面瀕夷一面阻海迤東南為鴨綠江
朝鮮貢道在焉海上自劉江告捷倭莫絕跡蓋
恃高麗為之藩蔽也今高麗陷矣觀輔車唇齒
之義則為遼左慮者豈直東虜已哉或謂倭患
必不在遼蓋以倭之志若在子女玉帛也則窮
邊絕塞千里蕭條非所垂涎明矣若其不自揣

量包藏禍心也則揚帆而渡天津猶縱矢無
所不至何必涉遼越薊犯重關之險哉雖然無
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遣舟秣馬水陸兼防
因利乘便批亢擣虛此今日要務也
遼東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　遼陽副總兵　寬奠叅將　海蓋
叅將　復州叅將　寧遠叅將　廣寧遊擊　中
後所遊擊　中左所遊擊　金復守備　靉陽守
備　中前所備禦　西平備禦　右屯備禦　海
州備禦　蓋州備禦　長奠備禦

山東事宜

登州營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登州營所以控北山之險也登萊二衛併青州左衛俱隸焉其策應地方語所則有奇山福山中前王徐前諸所語寨則有黃河口劉家汪解宋蘆徐馬停皂河馬埠諸寨語巡司則有楊家店高山孫夼鎮馬停鎮東良海口柴胡海倉魚兒鋪高家港諸司三營各立把總二員以總轄之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

山蓬萊田橫沙門鼉磯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踞以為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中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叶吸跳梁可畏而不可恃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為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建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夫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匪輕自營城以東若抹直石落灣子劉家汪平暢蘆洋諸處自營城以西若西王庄西山栾家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芝罘昔島諸處皆可通番舶登突嚴外戶以綏堂閫其本營典守之責乎

文登營

登萊乃泰山餘終突入海中文登縣尤其東之盡處也成山以東若旱門灘九峯赤山白蓬頭諸島縱橫沙積聯絡潮勢至此衝擊騰沸議者謂倭船未敢猝達然考之 國初倭寇成山擄白峯寨羅山寨延大嵩草島嘴等處海側居民重罹其殃倭果畏海奚而有是哉故文登縣東北有文登營之設所以控東海之險也寧海威海成山靖海四衛皆隸焉其策應

地方語所則有寧峰海陽金山百尺崖寻山諸所語寨則有清泉赤山等寨語巡司則有辛汪溫泉鎮赤山寨諸司透而北則應援乎登州迤而南則應援乎即墨三營呼吸相為犄角形勝調度雖且密矣有干城之寄者其思 國初成山之變而儆戒無虞也哉

即墨營

山東與直隸連壤即墨縣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相錯如咽喉關鎖邇年登萊海警告寧然淮揚屢被登刼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者犯萊之漸也故即

墨所係較二營似尤爲要自大嵩鰲山靈山安東一
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禦之責其策應地方語所則
有椎崖膠州大山浮山夏河石洞諸所語巡司則有
乳山行村栲栳島逢猛卜龍灣古鎮信陽夾倉諸司
其海口若塘家灣大任陳家灣葛兒栲栳天井灣顛
武周疃松林金家灣青島徐家庄諸處俱爲衝要隄
防尤難　國初倭寇鰲山毒痛甚慘卽本營所轄
之地也殷鑒不遠封守者其可以弗愼乎
一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
獨不之及豈其無意於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于鞍
登壇必究　山東事宜卷二　三
馬而不便于舟楫無通番下海之人爲之嚮導接濟
焉耳然邇年青徐之兵多爲所擄安知其中無識海
道而勾引者乎觀山東諸郡民往强悍樂于戰鬭倭
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彼之步戰不足以當
其方軌列騎萬一至此是自喪其元也所慮者登萊
突出海中腹背受敵難于隄備　國朝專設備倭
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
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中明振厲庶幾其無患
乎
一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

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
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
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罘八角沙門三山諸島
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蓬頭槐
子口橋鷄鳴嶼金嘴石金廟淺灘亂礁乃賊之所必
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
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他日　廟堂或修海運亦
大有賴焉獨禦倭云乎哉
一山東今日之患有二其一曰班兵懷跂危之志久
矣其一曰登萊島民原係遼陽所徙不受法制地方
登壇必究　山東事宜卷二　四
癰毒宜早治而承平之不然潰決之虞不能免也
一山東關係大要尤在海運考元時海運故道南自
福建梅花所起北自太倉劉家河起迄於直沽迢迢
五千餘里永樂以來會通河成海運遂廢運者皆由
漕河所以避隔洋之險也然海險莫甚於成山以東
白蓬頭等處危礁亂磯滿流伏沙不可勝紀非熟識
水洪則不敢行宗伯席書云海運一失人不復生河
運有失尚幸不死以生易死輕重昭然是海運之罷
端爲山東之海險也然漕河自王家閘以北至於德
州千有餘里乃　國家咽喉命脉其通其塞所係

匪輕況黃河漸徙而南或衝而北易爲漕患及今承
平修復海運以備不虞曾非　國家之大計哉嘉
靖初年　廟堂嘗議及此或建議欲於膠州鑿山
導土以通海舍以避洋險山東撫巡病其煩難而止
惜小害大可慨也夫會通河也膠萊新河也登萊海
險也皆山東所轄之處也今之論山東海患者但知
備倭而不知備運故及之

按日本地勢正對寧紹朝鮮地勢最邇登萊隋時
登萊造舟以伐高麗壤相近也嘉隆間倭自本國
乘汛入犯所毒痛者上自浙直下及閩廣耳山東
未嘗犯寇被兵也今倭據朝鮮則今之山東即昔
之閩浙也添守備之設留上班之軍誠急務矣然
向者爲患在數千里之外尚爲疥癬之疾今則爲
患在數百里之內實爲腹心之憂問罪興師以除
剝牀之禍在今日誠未易談也雖然高麗自
國初以來爲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者特中國
爲之緩急耳若危不能持廢不能興則東南海外
朝貢者三十六國將何所觀望哉春秋諸侯有相侵
伐者齊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此山東往事也
故及焉

山東兵防官考

備倭都司今陞遊擊　文登守備　即墨守備　沙
溝守備

此外有都司掌印僉書各一員春秋領班僉書
六員

沿海衛所

青州左衛 京操軍二千六百三人 屯軍四百五十三人 城守軍七百二十人

萊州衛 京操軍三千六百二人 屯軍四百四十七人 城守軍餘二百五十人 捕倭軍四百十三人

王徐寨所 城守軍餘四十八人

登州衛 京操軍二千九人 屯軍一百一十四人 城守軍餘二百五十人 捕倭軍八百二十八人

福山所 [illegible]

寧海衛 [illegible]

奇山所 [illegible]

威海衛 [illegible]

金山所 [illegible]

百尺所 守城軍餘二十五人

成山衛 京操軍一千一百五十六人 屯軍二百四十人 城守軍餘一百六十一人 捕倭軍二百三十四人

尋山所 守城軍餘九十四人

靖海衛 京操軍一千五百九十三人 屯軍四百二十八人 城守軍餘一百五十人 捕倭軍三百十三人

寧津所 京操軍五百二十九人 屯軍六十八人 城守軍餘一百六人 捕倭軍六十八人

海陽所 京操軍四百九十六人 屯軍六十六人 城守軍餘一百二十六人 捕倭軍一百二人

[illegible]

江南諸郡

松江府自金山衛至南滙所官軍各分信地各有定
額[illegible]每歲二月上班十月掣班
青村以東各洪港舊制係青村官軍把守南滙以北

各洪港舊制係南滙官軍把守今査修復海塘須照
舊分汛但太倉鎮海嘉興同有倭患貼守官軍似難
調發相應於金山青村適中如柘林地方南滙吳淞
適中如七八團地方添設陸路把總二員各領箭兵
一千暫借民居劄營隨路有警相機策應此松江海
塘防備之大畧也若沿海港口金山以東有翁家港
蔡廟港柘林漴缺等處南滙以北有四五六七八九
團洪口川沙窪清水窪等處宜設船防守按舊例金
山衛所造船各有定額[illegible]俱就各衛所[illegible]巡海
巡邏正統間因循廢弛遂改以船爲虗費題准以江
船易馬而哨船之制遂廢矣今議設船隻一馬之資
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窮苦又難賠措合令每馬
二疋造船一隻再於衛所查有地租公費銀兩與松
江府庫軍前銀內措辦輳數每船量貼銀十兩金山
衛總委一官督造其各船應用器械火器合於原議
太倉置造軍器內給發聽用就點各衛所知水軍人
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賊突至而敢容
其停泊者服以上刑則自無規避之患矣此松江海
港設備之大畧也夫沿海設備固爲上策萬一外守

不固則黃浦一帶又爲蘇松險要守浦乃所以守門
戶[illegible]守城也今吳淞江口即爲黃浦口子既
經設備而吳淞江所亦設兵一枝以防深入矣至於
上海之高昌渡淡庄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
曹涇張堰等處賊亦登岸搶掠渡浦甚易除松江府
先後打造雙塔船鷹船各船發上海華亭召募水兵
分布沿浦各港巡邏把截又華上二縣各募鄉兵護
守城池有警調至浦邊協守但前項兵夫官無專職
則事難責成而沿浦二百里之遠本府巡捕官一人
勢難管攝合令清軍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水兵

自豐涇以至閔行管其信地再設巡捕同知一員住
劄上海專管該縣鄉兵水兵自閔行以至嘉定界首
皆其信地無事率兵操演有事統兵防守此松江內
地設備之大畧也然倭船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絡
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深入照得洋山爲
本府所屬爲定海吳淞江二總兵兵船會哨之處以
地里適均故也本府所造之船數本不多僅可以支
把港之用此但可以言守而不可以言戰須得福船
蒼山各數十隻沙看民船二三百隻每至風汛時月
分泊港口各住信地更番出至洋山往來遊擊晝夜

不絕外則爲定海吳淞江會哨兵船之羽翼內則爲
海港把守兵船之聲援遇有海賊務力奮擊賊船艘
散而少我船艘合而衆盛衆之氣勢既分則勝負之
分效自判得海防之上策矣又查得沿海民竈原有
採捕魚蝦小船並不過海通番且人船慣習不畏風
濤合行示諭沿海有船之家赴府報名給與照身牌
面無事聽其在海生理遇警隨同兵船追剿此則官
兵無造船募兵之費而民竈有得魚捕盜之益此松
江海洋設備之大略也

已上都御史方公廉任松江府呈

蘇州沿海一帶險隘甚多就其大者則常熟有福山
港白茆塘太倉有劉家河七丫港嘉定有吳淞江黃
窑港皆賊之通衢而東吳之門戶此則所謂一府之
險要長洲則瀕湖浩蕩吳江則鶯湖相屬吳縣則太
湖交通皆賊之徑道而腹裏之關隘此則所謂一縣
之險要其次則福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
浦金涇劉家河以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以南
有寶山以東有老鸛嘴均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
况海濱數百里一望平坦非有山嵐險阻爲之扼塞
皆可以泊船登岸要害無邊兵力有限而防禦之計

當先其大者以海邊惟福山爲最以腹裏惟滸墅爲
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自
瀏口七丫港黃窑港俱當預設戰艦庶與各港相爲
犄角又如賊自東南而來必由寶山吳淞江宜發船
一艘泊於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
沙劉家河宜發船一艘泊於營前沙以堵截之把總
遊兵船隻往來策應而三丈浦新塘老鸛嘴等處亦
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虞矣至於風
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突犯之
寇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突犯之寇長洲團

發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突犯之寇本府相度緩急發遣水陸之兵以為應援則蘇之內防或可無虞矣然福山港劉家河吳淞江各該把總之官統領兵船在洋堵截以為有備但賊船之來㒂艅接艦乘風駕潮萬一不能盡行邀擊或有一二泊淺登岸則水兵束手旁觀任其焚刼無可柰何而把總官亦且以為非所事事矣合於常熟縣分撥兵勇一千名屯駐福山港五百名屯駐白茆塘太倉州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劉家河太鎮二衛原練杆子軍兵五百名屯駐七丫港嘉定縣分撥勇兵一千名屯駐吳淞江五百名屯駐黃窰俱聽各該把總選官分領相機調度賊在外洋則水兵擊之賊若登岸則陸兵堵之彼此夾攻遠邇互應各該州縣量為聲援如此則賊亦竟畏而不敢犯矣至於腹裏如崑山縣分撥兵夫三百名屯駐清洋江三百名屯駐千墩吳江縣分撥兵夫五百名屯駐勝墩各張聲勢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聽其調遣不許退避萬一賊勢重大未易為功則各枚之兵又宜聽府州縣掌印官調回守城庶事體專一可以責成兵勢聯絡不致孤懸矣

已上副使溫公𧫴前任蘇州府議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海賊入江由江兩岸登陸之路[illegible]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面約闊一百四五十里為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圌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圌山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illegible]面約闊七八里新洲夾至圌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為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奧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岸所謂下策與無策矣

巡撫都御史翁公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者得中策出兵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壖分布信地視吳淞所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兩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為劉家河為七丫港又東為崇明縣七丫而西為白茆港為福山又折而西北為揚舍至江陰為靖江又西為孟河為圌山此皆舟師所居利于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即統以指揮而又以圌山遊兵把總駐劉營前沙會哨於江北吳

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於丁山常鎮參將統
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揚舍以備水戰者亦
既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沙積賊可登岸
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址守以出中策不可也
今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
川沙而南爲南滙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滙而
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爲柘
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
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
衛西連乍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巢穴添設遊擊將

官一員統領馬步遊兵往來[illegible]由此可以[illegible]松江
而西可以援乍浦
[illegible]總兵部分[illegible]倭自彼島入寇必乘風汛之便如遇
正東風必由下八陳錢馬蹟等澳以犯浙江遇東南
風必由茶山入大江犯直隸[illegible]所以然者以海中山沙
自馬蹟而北至於崇明或斷或續互相連絡船不能
東西飛渡故　國初於海島便近去處俱設衛所
堡寨以控禦之至爲精密承平日久寨衛徙置倭患
浸興今督撫修復舊制凡海中諸山沿海險隘建官
屯守分船巡哨自舟山以北如大衢馬蹟洋山爲倭

所必經之地而陳錢尤爲兩分[illegible]要衝設正副二總兵
分駐金山臨山互守陳錢參將分屯馬蹟等山以防
倭寇之從下八山來者又於狼山夢角嘴設遊兵把
總以防倭寇之從茶山來者又於呂四以北崇明以
南沙島迤邐羊山中峙仍設遊參二員一駐定海一
駐竹箔嚴督各總南北會哨以防倭寇之西散逸入
者伺察既嚴警報尤捷居常各督所轄有急互相策
應賊又安能越過各島流毒內地哉當職者誠能守
如赴戰哨如戰臨運臂使指潛機伏形或迎其來或
邀其歸萬無不中矣

直隸江南兵防官考
鎮守江南副總兵　蘇松參將
蘇松遊擊　福山把總　劉家河把
總　吳淞中軍把總　吳淞遊兵把總　川沙把
總　柘林把總　撫標下坐營
揚舍守備　京口圌山把總　江防把總
江口遊兵把總　[illegible]港把總
沿海衛所
鎮海衛
左右中前後五所　崇明所

入江南直隸矣沙上以南不暇已及茲以海道之要
害切于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觜港
皆揚之東南界也朐山據淮海之首海州鶯游山皆
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永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
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
可以停船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吳郡監生金魚云倭寇之患起於吳浙而沿及淮揚
蠢揚州富甲天下人所素聞三十五年之夏賊以二
百餘人突至揚州城下城中謹閉自守任其遊遐無
如之何大掠而去自是益生歆豔而揚州為賊所必

窺之地矣以江北之大勢言之東起廖角嘴大河口
以及呂四盧家等場迄于掘樹港海門東河通州與
如皋泰州稍折而北則為揚州界遐揚州而西稍北
則天長滁州抵中都踰海門而北則為徐步營又北
則為掘港又東北則為新插港轉而西北則金沙鹽
城廟灣劉庄姚家蕩再西北則蛤蜊麻線等港而至
大海口矣劉庄東北則安東安東之北則為海州贛
榆泰州西北則為高郵寶應寶應之北為淮安淮安
轉西則泗州以達鳳陽此江北形勢之大界也賊入
海之道有二其一新港為一道新港即所謂三江口
蠢由南江狼山越儀真瓜州而入登岸則十家墳周
家墳稍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從以
出海者也此最為便道其二則蛤蜊麻線等港沿北
大海口為一道大海口有水陸路南通廟灣與劉庄
姚家蕩俱為大鎮賊若據此我兵屯於湯瀾岸等處
賊南尋新港路出不得則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
必然也若安東海州之東北有大北海不惟道里迂
遠且砂積甚多此不可運舟者也掘港新插港之東
亦有北海砂積亦多不堪重載此但可從以入而不
可出者也是賊出海之路止有三途若其登岸之處

則不一東則廖角嘴呂四場西則揚樹港徐沙營又
西則狼山揚樹港北則新插港掘港皆其所從以登
岸而入寇之路也夫賊所欲慕惟在揚州一執居民
便問其道若登狼山必須通州而揚州在西使于餘
東餘西等處屯兵以擊其後則賊必不敢直前以寇
揚州若于廖角嘴呂四場或新插港掘港以進使于
餘東餘西等處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危故今餘
東餘西等處最為要地而當事者欲屯宿重兵以控
扼賊鋒者有以也按江北之地細港委蕩固亦有之
而平原浩蕩則視吳松為多夫西北騎兵倭寇未易

以據其鋒也既得平地則騎兵可施三十八年之捷以西北騎兵三千為之先衝可見也他有湯潮岸者又范公所築以捍海潮者也故亦名范公隄東南起呂四場西北抵姚家場綿亘幾三四百里高闊平衍可用騎兵為之長驅今東關瓜州俱已建堡賊若於家角嘴呂四場及新插港掘港以進或不能襲取揚州必轉之東北而窺淮安安東以據劉庄廟灣我軍苟能彼此夾攻逼之使至湯潮岸以西北騎兵衝其鋒而以火器繼之各路兵隨後擊之賊可一戰成擒矣故我軍惟利賊之至此者有以也新插港東臨北

海素有鹽徒數百艘聚泊崇明北徙之寇欲劫鹽艙徒而不果當事者欲置官于此以提督鹽徒使不為賊用而為我用亦一見也夫寇興以來燒劫屠戮之慘吳浙淮揚所同若獲利之多則未有如淮揚者而賊所必不能舍者在是矣況其地運道
陵寢存焉所係尤重乎夫江北之地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海內不為要害其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也利和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廖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插港也廟灣劉庄淦沙場姚家蕩也今皆已建城堡設戍守非若往日之無備矣其要害之茫者曰新河是入泰便通新州也曰北海所以通以通新插港且有鹽徒聚艘於此者也曰廟灣以其為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故當事者欲以把總三人一往新港一往北海一往廟灣一為陸路遊擊往劉海安鎮若海安在如皋泰州之間東可以控扼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衛揚州也

按往者倭寇猖亂江北常被禍矣未有如江南之慘且旋奏大捷者何哉蓋倭寇無他長所恃不過一刀縱有倭弓鳥銃亦無幾何能其深入則專恃威則闘凡性狡猾善於設伏故常以寡擊眾江南

地多藪澤騎不得長驅步不得用眾往往為其所陷江北則地多平原人便弓馬誠以鐵騎強弩風馳電驅未有不如駿鯨之決網網者劉顯淮揚之捷是也若在東南非節制之兵兼火器長技未易以較雌雄矣故大江以南陸兵雖不可少而禦之於海為要大江以北舟師雖不可廢而禦之於陸亦易不惟地利所宜蓋以南人使船如馬北人乘馬如船正當以長擊短而不以短擊長也

直隸江北兵防官考

狼山副總兵 駐劄通州　狼山把總　大河口把總

總兵俞公大猷云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砂硬大船誤閣則破壞且無避風安㠶兵船至彼如遇夜必須當洋下碇碇不能堅掣被急流飄去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幸要非安計然則宜如何曰錢塘江烏嘴頭浦內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練陸兵精卒一枝以待而嚴龕䝠哨探遠諜焉庶放倉猝或曰賊舟何能至此曰賊用单桅小舟徑抵山邊閣乾登刼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脫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賊舟等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於海也易要非通論海本遼濶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

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颶起不日必極大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㠶兵船在海每日過晚俱要酌量收泊安㠶以防夜半發颶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泊何㠶若一意前追遇夜颶起悔無及矣

又云沿海之中上等安㠶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處曰馬蹟曰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潯江曰烈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曰梅港曰湖頭渡曰石浦港曰豬頭㠶曰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㠶曰玉環山梁㠶等㠶曰楚門港曰黃華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鹿山曰女兒㠶中等安㠶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蒲門曰觀門曰竹嶼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閘門曰九山曰爵溪㠶曰牛欄磯曰旦門曰大陳山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㠶其餘下等安㠶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圖士無㠶一面之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

山天生此兩環士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設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非也

都總蔡汝蘭云台州遼處海濱誠四塞之國南有桃渚金竹北有桑洲桐巖西有關嶺衛對峯登嶺層岡重關鳥道真可禦之險而且東去海石楚門僅百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百里東去海門僅八十里設或倭奴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上者則一潮直達實一時難禦之變也三面阻山一面瀕海孤懸

於數百里之外救援接濟所維卒至若此耳畏哉
成參將駐兵桃渚而倭奴屯聚新河延蔓擄銀經月
不至孤危之勢誠可畏也今宜於台州專立督餉力
面積聚糧餉訓練兵士以爲重鎮而且西控溫處金
衢北衛寧紹權非遙制而威可近飭也
鄭若曾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
內訌仇殺外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起
遷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侍郎
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幕租若與此利金塘一山即可
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王環諸山計之每歲可

得米幾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端當遠慮
議要止其一是倭人藉以爲據結巢于此其禍反多
其一是大家爭佃私擅豁微且多爭奪于小民以愚害
之源大量屯田召民耕種輸式軍門耕者給棚廠
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逃戍更始如人家放租之
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宛矣官差石工伐山造
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
結巢之念矣
都指揮戴沖霄云議者皆謂王環等山可與屯田之
利以給幕租愚謂此等山古時有民居耕作信國公
皆遷之內地不許其得業豈誠棄地利而不知惜哉
亦念荒山起稅爲利不多即以萬項計之不過千石
若寇據此以爲巢穴則攻逐之費不知幾倍是賫盜
糧爲小而失大也故舟山止留二所瞭守而亦不許
民屯蓋其爲慮至深遠今日備倭之策不必遠求查
復信國公之制而已矣
金塘玉環諸山有言其可屯者有言其不可屯者
將安取衷哉大都海外絕島但當計其要害不當
計其小利如地有所必爭則雖無所利猶當守之
況有屯田之利乎如地在所可棄則雖見有居民

猶當徙之況無居民乎何也海洋孤懸寇易犯
若無兵守之是委民以與敵也若有兵守之是利
十而費百也試觀浙之舟山閩之浯嶼粵之南澳
皆極富饒然其守之者只以爲內地之藩籬耳若
論屯田所入之利豈足以供兵費之十二三哉即
此可例論矣
一台州沿海近海灘塗長數十里潤十里若倣范蠡
圍田之法令民耕種外設海塘一條以捍鹹潮俾
不得傷稻每歲起科以給幕租可得若干萬石
一浙江平倭亂之後不二十年又有壬午兵民之變

福建事宜

題設寨遊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濵海倭奴爲患自古已然故在洪武十九年則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九年則以侍郎焦宏景泰二年則以尚書薛希璉經畧海上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置衛凡十一置所凡十四置廵司凡十有五控之於陸又置水寨防之於海初惟烽火南日浯嶼三寨景泰年增而爲五時則戰艦如雲旌旗相望且哨守皆衛所之軍有司無供億之費外威内固有自來矣法久人玩武備漸弛倭患突登

登壇必究　福建事宜卷十一　三百十五

舊制盡失加以内地奸民勾引接濟南澳走馬溪倍浯嶼南日等要害俱爲番舶所據於是廣東艚船旋設舟師五寨之外又分守十有六澳力分勢寡所在莫支又至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綸　題設五寨欽依把總以舊設烽火南日浯嶼三䑸爲正兵增設小埕銅山二寨爲奇兵而又爲之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賊寡則自爲戰賊衆則合力併攻以抗扼外洋海防爛然一新而南澳屬閩廣之交海寇往往竊害萬曆三年軍門劉堯誨會同兩廣軍門　題設南澳副總兵玄鍾遊兵把總盜賊之淵藪既據而氛祲漸消矣其設浯銅海壇二遊總則自隆慶年也夫計全閩海道不過二千里之程耳五寨三遊聯絡犄角誠不爲疎然向者五寨兵船各四十隻兵二千二百餘名今節次裁減船數雖存大攺爲小兵僅存其三分之二又太半貼駕軍兵人無固志官難約束望其乘風破浪殲鯨鯢於海外不亦難哉倘欲禦大夥倭寇非復譚軍門兵制之舊不可也

寨遊要害

福建五寨三遊鱗次海外舟師錯落扼險據隘比之他省防禦似加密焉論要害則烽火之臺山小埕之

登壇必究　福建事宜卷十一　二　三百廿五

東湧海壇東庠南日烏坵浯銅彭湖玄鍾彭山皆倭寇必經之地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其最險要而紆廻則莫如彭湖蓋其山周遭數百里隘口不可方舟内澳可容千艘往時居民恃險爲不軌乃徙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然則分兵以守之可乎曰不可也分兵者於法爲弱遠輸者於法爲貧且絶島孤懸混茫萬頃輸不及而援後時是委軍以予敵也然則南澳何爲而守也曰不同也南澳雖在大海之中與内地僅隔一水商舶海賈往來必經吾漳泉糧食仰給海運若南澳

失守是隔閩粤之肩背而塞漳泉之咽喉也彭湖去
内地也遠風順尚有日半之程惟漁舟出沒耳販海
之舟不必經也故彭湖得失之不得之可也然使倭
寇結巢而來則彭湖其巢穴矣又將何如曰脩內地
之防嚴接濟之禁而後相機以撲滅之耳

海禁

漳泉負海之民舊有商夷爲業自 先朝遏禁遂致
勾倭釀成禍府至萬曆初年巡撫龐尚鵬
請開海禁惟其納餉過洋既裕足食之計實寓弭盜
之術盖市禁則商轉而爲寇市通則寇轉而爲商堙

固然也惟私販日本一節百法難防不如因其勢而
利導之弛其禁而重其稅又嚴其勾引之罪譏其違
禁之物如此則賦歸于 國建民亦何所利而爲之
哉然日本欲求貢市斷不可許何也過洋自我行往
貢市自彼而來自彼而來則必有不測之變自我而
往則操縱在我而彼且資中國之利二者罔大不侔
也若海禁愈嚴則獲利愈厚而奸民愈趨之矣嗟乎
利乃亂之囮也

一八閩多山少田又無水港民本艱食自非肩挑步
擔踰山度嶺則雖斗石之儲亦不可得福興泉漳
四郡皆賴於海海船運米可以仰給在南則資於
廣而惠潮之米爲多在北則資於浙而溫之米爲
多玄鍾向專造運船販米至福行糶利常三倍每
至輙幾十艘福民便之廣浙之人亦大利焉兵興
山嶺戒嚴擔負既難而泉調之費又衆大戶所積
莫肯輕糶海運又厲禁焉民食兵餉如之何而不
匱也故經畧福建之策莫先於處糗糧糗糧若缺
則五澳之兵雖設譬之衣冠之人外貌可觀而五
內腐裂四肢痿痺未有不喪亡者今日足食之計
有二其一須申明 祖宗之意止嚴雙桅船隻私

通番貨以啓邊釁所謂寸板不許下海者乃下大
洋入倭境也非絶民採捕於内海販糴于隣省也
嚴其保甲令民沿海運糴則廣浙有無相通而福
民不患於無食矣其二官府提編銀兩輸解督府
春夏給爲兵糧時價方貴有銀無米兵甚苦之不
如令有司以銀秋糴賤米則米數多春而隨兵所
至就以爲餉官與兵不兩利乎兵餉既備民食亦
充豈惟倭夷不能爲福建患將使福民之勾引接
濟與倭爲黨者求不敢矣

一往年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

福建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貨物然後敢貿易濟以餉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虜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 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為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要之雙桅重底始可通番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記號違者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

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是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同伴魚蝦之外有無販載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官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專以某甲而又嚴保甲連坐之法申汛期販海之禁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除未之信也

鎮撫鄭以忠曰杜接濟在乎嚴保甲重賞格而責之海防官夫接濟之船非可以朝具而夕發也聚貨累糧動經旬月同井之人非不知也所不舉者是連坐之不嚴而賞格之未重也必於五六月南風盛發之候海防官多置耳目於沿海出船之地着實體探重懸賞格但獲通倭接濟之船盡船貨賞其所獲之人借於一無所問其接濟者俱照近例重處家甲知而不舉連坐夫用法有經權用於無事之時則宜寬用於有事之日則宜嚴要在使人難犯也

遊擊王有麟曰論閩事者往往以復江夏侯舊寨為說又有言其不當復者不知今之寨遊雖設在舊

寨之內而其哨守常在舊寨之外其言當復與不必復者皆剿紙上之談而未親歷海上者也

閩人問於鐘曰倭情見矣今之倭視昔何若曰昔之倭倭之部落也其來無幾今稱關白者倭之酋長也其衆雖討殆甚也今之民情視昔何若曰昔之民情病在怯敵今之民情病在狃敵夫倭情不同不過厚為之備耳至於民情不同則其故難言已自嘉靖末奸民誘倭入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視倭如鬼神虎豹不可嚮邇一倭持刃數十百人豕奔彘解無敢誰何及久而習見則知其技止

此耳乃一二名將遂收功蕩平間有餘黨伏竄竄餓於山谷問樵夫豎子皆得誘而擒之今猶耳濡目染知倭之莫能為毒也然天下貧者多而富者少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彼貧者視富家之豪華則曰倭來若等我耳又或為勢家所拂鬱則曰倭來若無噍類矣至游手無賴之徒則曰倭來吾且因之以為利而其不可言者無論也嗟夫此豈可聞於敵哉故曰昔之患在怯今之患在狃患怯者在倭患狃者在吾民也然則如之何曰以閩中論之但當禦倭於海則變無從生若一入內地其禍蔓延矣以天下論之惟當禦倭於朝鮮使今帆不渡若一犯中國則未易救藥矣乃若撫馭人心則有主者

福建兵防官考

鎮守總兵官駐劄省城遇汛則往鎮東衛居中調度各路遊兵俱屬節制

潮漳副總兵駐劄南澳玄鍾遊兵把總專聽調度又福營陸兵三自名標下中軍把總管之

南路參將駐劄漳州城遇汛則往銅山銅山寨把總專聽調度又漳州銅山客兵共一營皆聽自兵一營俱屬管轄

軍門坐營駐劄省城有客兵一營土兵一營專聽節度策應

總兵坐營駐劄省城遇汛則往鎮東衛有客兵一營專聽調度

北路守備今議改參將駐劄福寧州遇汛則往大金所土兵亦皆駐本州有客兵一營駐營原俱聽調度

中路守備駐劄興化府遇汛則往平海衛有興泉客兵二營泉州各兵一營聽其節制

烽火把總該寨兵船四十隻兵六百余名遇汛駕軍兵近千名今議增船一十隻兵一千名其北則界乎浙江蒲門其南則界乎連江濂澳福寧州沿海一帶皆其六信地全閩之門戶也

小埕把總該寨船隻兵數十八䑸與烽火同北與烽火會哨南與南日會哨西洋下目竿塘白犬皆其信地省會之門戶也

南日把總該寨船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小埕會哨南與浯嶼會哨自海壇舊南日平海湄洲一帶皆其信地

浯嶼把總該寨船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南日會哨南與銅山會哨自崇武永寧福全金

門中左所沿海一帶皆其信地

銅山把總該寨船隻兵數大畧與烽火同北與浯嶼會哨南與玄鍾遊兵會哨自鎮海陸鰲銅山沿海一帶皆其信地

玄鍾遊兵把總該遊兵船四十隻民兵一千六百余名遇汛畢船隻係造則兵散班南澳雲蓋寺青澳并勝澳走馬溪皆其信地今兵船各設增

海壇遊兵名色把總該遊兵船二十四隻兵九百余名專泊海壇信地與南日兵船協守支福州府錢粮

浯銅遊兵名色把總該遊兵船原十六隻今議增八隻專泊舊浯嶼金門所等處與浯嶼兵船協守支泉州府錢粮

此外有都司行司汀漳守備及延建汀邵陸兵不具

廣東事宜

東路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一郡與福建漳泉治島通者之所必經諸者潮爲嶺東之巨鎮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扼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匪共海澤所賴以近係三江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碣石甲子門皆瞬息生變尤宜加之意焉倘柘林南澳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舟師防禦有信地之責者可以懈乎

鍾澳南澳遠居潮惠交界在大海之中有山田數千畝乃

國家棄遷居民遺棄之地也嘉隆間倭泊于此互市亡命接濟則夷船潮搆患則奔廣而海寇許朝光吳平之徒相繼巢穴於此誠盜賊淵藪也萬曆三年總督軍門殷福建巡撫劉題設副總兵以彈壓之外以奪海寇之巢內以絕接濟之路左以伸閩之臂指右以固粵之門戶而屯田海利其小者也數年來漳潮無亡矢遺鏃之費策誠得矣其次則惠潮二府亦當敵要衝向被倭寇殘擾爲甚今惠潮各有參戎柘林碣石有備總亦上游之藩蔽也議者謂惠潮水道延袤千里若海門靖海甲子所之間宜添設水兵一營遊擊海上與南澳各寨相爲犄角而東路遂可安枕然猶言之於無事之日則迂矣

中路

嶺南濱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高雷廉而廣州中處故於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鳥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嘗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過其

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尤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爲澳甚乃番舶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崖門寨門海萬斛山硇州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爲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

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則截殺又不敢以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撈汲則雖賓海窮其且安能而卧况會城乎

鐘按廣東省會襟江帶海其東出海則南虎頭門而虎頭門之東則為南頭皆會之門戶也其西出海則為崖門崖門之西則為廣海衛而香山澳在省會西南夷人住泊于此稱蛮通焉異日者倭寇常殘破廣海衛矣海寇曾酋輩由五虎門揚帆而來鼓棹而去莫敢誰何無備故也今既設南頭叅將廣海守備控制于外虎頭門把總防守于內又

總鎮標下添設中權二部水軍以備策應由今視昔萬一有不測之變豈遂至束手哉然議者以澳夷終為腹心之疾或議毀其巢廬或議移之浪白三洲或議設官以治之或議以隣國為壑而從之南澳要非根本之論也夫東省之有番舶猶人身之有痰火苟元氣完固精神充足則火與痰亦為血脉運動之資若元神虛耗榮衛不周而區區以去病為務未有不日消而月削也故文德武備圖治者不容缺一

西路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羅滿剌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盻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滋蔓難圖矣可弗講乎故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溟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澳若蓮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為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當托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川潿洲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為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

隘所以合防海澳以操縱反側俾不敢覬覦者可玩愒哉若廉州則尤為全廣重輕海北諸塞南有依寄故兵符特寄於靈山遠堡增屯於衛北海寇[illegible]外夷之憂視三路獨勞焉西南雉郡如瓊為廉之外戶五指腹心蠢為黎據郡邑封疆無不瀕海備倭之制若白沙石璦舖前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飆風突來防禦甚艱近雖[illegible]添將於崖州責有攸寄而守禦營戍催督嚴久寝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經畫焉者深念預防俾鼻南稽顙重譯來庭非長民若兵者之責乎

鐘按西路要害論之詳矣今之設備視昔又加密焉自嘉靖十九年征黎而有瓊崖參將之設然猶兼雷廉也至隆慶六年倭亂而始專設雷廉參將其白鴿白沙二總則設於嘉靖四十五年北津把總則設於萬曆八年至萬曆十七年珠賊爲患而始有潿州遊擊之設蓋西路東防倭夷西控諸番外禦交黎內搗珠寇營寨舟師棋置星列可謂備矣議者謂電白一帶向被倭寇殘隔如蹈無人之境備猶番延於此取故道而來則陽電參將之復似當議也又謂天下形勢皆內中國而外四夷獨

瓊崖州郡在外黎峒居中五指嶺心未爲左被不無首尾倒懸之嘆嗟乎此特設兵彈壓撫馭綏徠或觀嘆而勸因縣治之用夏變夷則可耳若治平無事欲禽獮而草薙之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一廣東濱海諸邑當禁船隻若增城東莞則茶窖十字滘番禺則三漕波羅海南海則仰船岡茅滘順德則黃涌頭香山新羅則白水分水紅竽處皆盜賊淵藪也每藏集兇徒肆行搶掠珠禁弛則駕大船以盜珠珠禁嚴則駕小艇以行刼交通搶快接濟番舶蠹害最甚爲今之計莫若通行各縣令沿海居民各於其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於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於甲副仍於船尾外大書某縣船某甲下某人十字訓刻墨填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并某樣船隻其項生理一一在其簿具呈於縣以憑查考如遇刼賊則被害者能識其船速投首於甲長副鳴鑼追究俾遠近皆知無字號者即係爲非許人人俱得拏送舊時沿海居民明知賊盜懼其反攻而不救今後坐視者罪以通同則船有統紀而行刼

之徒忌畏況操舟之時可以按簿呼召給價差用而不致費放之弊乎

閩廣商民以販海爲業寸板不許下海其禁難矣今閩之於收汛之時則商賈之利通禁之於出汛之時則接濟之奸絕凡出汛官兵凡遇海上異船便可據犯追擊而賊船不得假商船以入內地此海防上策也然必閩廣通行使商民明知春汛四閱月以清明前爲始冬汛二閱月以霜降前爲始惟此二汛海禁不得故違餘時聽其往來則航海者知其趨避而防汛通商兩不相病矣噫常情難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趙伏武　仝校

輯兵柄說

王鳴鶴曰周官以大司馬掌邦政統師詰禁佐九法糾逆邪慝所統治至鉅無非以致治保邦爲首務哉我　國朝倣古立法經制宏遠設兵部以參贊戎機即古大司馬職也天下無事則端凝鎮靜默致底定之勛有事則發蹤指示折衝萬里之外統馭總攬係時安危其柄任可知已方今東苦夷北苦虜冉沸雲擾羽書四馳此虜戈寢處之秋勢誠亟矣士大夫攄策而胡獻者不可勝計夫集衆思廣忠益武侯用以噓炎劉之燼後世稱爲王佐才藉令秉是柄者無拘攣亦無委蛇各集所長而持以獨斷是謀常在人柄常在我即以控制寓內而震疊威命乂安戎夷何所不裕不然徒吹虀于道傍之築外則偏于聽覩內則闇于神略適足以僨事而貽國家莫大之憂可勝惜哉夫柄一也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者悖也持太阿之柄而不善用者傷也悖與傷君子奚取焉

兵柄

虞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董琮曰或言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畧于政王者之世詳于政而畧于化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故此蠻夷猾夏方汝命皋陶

丘文莊曰帝舜命皋陶作士刑官也而以蠻夷猾夏爲言是則後世兵官所掌之事也豈不以兵乃刑之大者乎故班固作漢書志刑罰而不志兵乃輯兵于刑罰之中古之所謂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來者尚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唐虞之際有苗之征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固有以見于此也由是觀之有虞九官之命惟言刑而不言兵而兵在其中也

胤征曰惟仲康太康之弟**肇位四海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

蔡沈曰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

林之奇曰仲康始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

丘文莊曰唐虞之始兵政兼刑官未有專司兵政者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其在有夏之世歟前代掌兵之官無定制五代以來設樞密院然皆以文臣充之惟我朝開國之初首建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其後廢中書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爲五軍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各二員其有以公侯伯任府事者官與爵並人銜其後止書其銜曰掌某府事某侯若伯非旧制也

竟刑之法刺若也
丘文莊曰所謂文者附衆安民之謂非辭章之翰
也武者戡定禍亂之謂非蠻力技能也有捍御之
才足以附衆有制勝之術足以威敵國家得以是
之人以爲將帥尚何用威之不振而外侮之所以啟
哉然非但可以爲一時之用凡其所以建立故
旃端可以示法于四
方而垂範于后世矣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胡氏曰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
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三國作舍中
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公之兵權悉歸
于季氏矣兵權在國之司分三家兵政之本原
其作舍而公[illegible]定公不正以[illegible]之理
也
丘文莊曰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係承之天子俾
之祖宗者也今魯國之軍其作其舍皆由臣下國家
爲其君者不與焉國非其國矣後之爲天下國家

者其尚防微杜漸
使兵權爲人所持哉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

丘文莊曰後世設
官專掌兵政始此

唐志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日兵部二日職方三日駕部四日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決還日具上其罪凡發兵降勑書于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勑衞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威儀郊導

丘文莊曰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專掌兵戎之政
其後因之宋以來因之然皆爲宰相之屬至我

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以六部始得以事達于上
蓋專前代樞府之權而尚書兵部之政仍如故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三省分班禀奏事干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安騎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于開元官設于承
泰權重于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
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僉書有同僉
書有知院有同知院事
丘文莊曰按宋樞密院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
以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張說者謂密院
與中書對立止知參知政事與宰相分列知印未
害也有宗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又有所
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等官皆自爲等兵
民本一而强分爲二必置一司如是之浩繁所謂
虛設一大事者哉
朝章云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而職專事
權歸一而體統不紊百年以來我政舉而武備修
有以也夫

仁宗時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

丘文莊曰今制與宋異宋以三司主財樞密主兵
分制兵部主兵而財賦錢糧則戶部所掌也兵以
衆聚制國不可一日无者而兵之所以爲兵者以
食食栗馬必食芻亦皆可一日无哉是故户兵
二部必相通融以爲政掌兵者遇有調發軍馬必
先行文戶部會計邊儲之有无儲需既備然後師
旅出焉如是則足食足兵而軍威无有不振武備
無有不修者矣

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近命趙尚爲安南

招討使李憲爲之副外議皆云不自二府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司夫王言之出由在謹微其初少不留神其後遂爲故事樂便决于一時忘幾微于後日一啟其漸寖難改更況于邊庭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繫休戚者也至煩莫如邊務至重莫若將臣而二府有不預焉則大臣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處矣既不敢安其處則同心同德之義虧矣大臣之罷軟者必曰勢位已極矣上已爲之而又以力爭則獲專權之咎也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此出于聖旨我何預

哉是與其能者爲自疑之端不才者爲容身之地積此以往豈國家之利耶臣欲事無鉅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攬其成斷其可否而後行庶盡帝王容下之美大臣無諉上之咎

丘文莊曰命將國家之大事必在成于本兵樞之大臣使之屢詢博訪必得其人果可當大事者然後用之人君于凡有事用人猶不可遽其已意用其私人錄出師命將人之士以防繫累之安危所關而可以輕用其人乎夫用其人且不可而又雖其言之是信而從之得假上請以行之尤不可也

范祖禹言于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于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此所以無兵变也

丘文莊曰我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而兵權散主而无自專之患而兄宋元以來樞密之任一歸于兵部焉所謂上下相維文武相制潞書之善行之萬世而无弊者也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潰陽鍾伏武 仝校

輯將權說

王鳴鶴曰甚矣哉古今之所謂將權者蓋難言之矣夫爲三軍之司命者曰將以眇然之躬而繫民社之安危者曰將不奪於爵賞刑威而毅然以攄忠報國爲志者曰將有是將而不稍假之以權則將輕將輕而令不伸令不伸而三軍不肅三軍不

肅而邊陲日以多事積弱之勢其漸漬然也故將始于擇終于任不擇而遽任之是猶責千里于款段也過也既擇矣而不終任之是猶繫騏驥之足而責千里也亦過也夫天下有才將有智將有賢將將或不宜于軍而軍或不宜于將易置之而已矣不才不知不賢而僨事辱國誅僇之而已矣至於二卵之茍變不失爲干城三敗之孟明終足以服晋是在擇與任之者何如耳故將非其人而竊是權以恣肆者其失在下將得其人而撓是權以隳勳者其失在上竊者撓者其失均也甚矣哉古今之所謂將權者蓋難言之也

將權

左傳襄公三年晋侯（悼公也）之弟揚干亂行（亂行陳之次）於曲梁（晋地）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爲此司馬之官）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會盟）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此見魏絳能執法以肅軍禮而晋悼能容臣之執法以佐邦治）

荀子孝成王（趙）臨武君（楚將）請問爲將孫卿（子所荀）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術）慶賞刑罰欲必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也又行也）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權）無怠勝而忘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權）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惜賞五權）夫是之謂

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

至一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至二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至三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謂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謂之大吉言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臾不敬也慎行此六術

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謂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荀卿論為將之道至矣蓋其所論可殺而不可欺百姓敬謀敬事敬吏敬衆敬敵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此言蓋有得於先治之餘而與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語矣若所謂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三如者為將行兵而能恒以此一語存於心念念在茲事事在茲而又以是三者如凡戰凡行凡有功皆如斯言則永無覆敗之患而可以行於天下矣

光武征河北祭遵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

自古立國者必文武並用將相並任然言相臣者不言馭而馭之為言乃獨加之於將兵之武臣蓋將之為將以武勇為事以驕殺為任非人君有以馭之不能得其用也雖然此特將主馭臣之術耳豈人君待臣之道哉夫古之所謂將臣者非求之於文臣之外用之以總戎政則為之將用之以統軍旅則謂之將人君待之當如一誠心以信之直道以任之云耳何名以馭哉

太祖以姚內斌為慶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稟朕意則必憂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

後世人主得用將之術者首稱宋祖觀其謂財用豐盈必能集事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真知所輕重緩急可以為百世帝王用將之法矣

太祖時郭進御軍嚴部下整肅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

詬門訴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所訴蓋多非實恭進
御下嚴甚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即命執以與
進令自誅之進方奉表謝會北虜入寇進與其人曰
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薦
汝于朝廷軍校果立功而還
丘文莊曰人君用將而能任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則號令行而事無不集矣後世人主往往許將臣以軍法從事及其下有來訴其法過度者却又責之以為將者不知所守而為其下者無所畏矣然則太祖於門有來訴者執以還之俾自殺以戒之可也郭進不以私憾而罪及軍校且捨罪令其殺寇又果立功罷之得將兵之法
洵又曰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或者

又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
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
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
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
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
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
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
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
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
丘按洵謂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得古人處懷天下之術

蘇洵曰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
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
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
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
相侔也
丘文莊曰將相二者皆國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亂所繫洵乃謂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將也戰必勝攻必取如此之將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此誠不得與相侔若夫折衝精神之將將恃夫環衛而為盜自清處夫朝廷而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廟清之功將而如此其功豈下於相哉

將難　高伯宗

任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將也處天下之至難者亦莫

如將也將之難非其人之不易得也人不易得此君
之難非將之難也亦非畏兵凶而憂戰危也畏兵而
憂戰者庸將之難非賢將之所難也賢將之難難于
勢行也何謂勢行之難制之者之過也夫兵殺人之
人也戰殺人之事也聚殺人之人而日習夫殺人之
事非猛悍勁鷙之士不能而猛悍勁鷙之士不可以
文法繩者也君之將將與將之將兵同要當勵其無
畏之心而作其敢為之氣雖欲防範而羈絡之亦惟
潛制其要機而默握其微權不可多為之法而摩繫
之也今任將者其未講于此乎古稱善將將者莫若

漢高帝漢高之將莫如韓信然而帝之用信也隆之
以築壇之拜授之以上將之符當時未聞有監軍之
使也未聞有統制之帥也未聞有叅謀之設也未聞
有文簿之稽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勝不獻捷敗不
告罪惟要其後而責其成故信得以罄材畢力而闢
數千里之地也今之任將有能若是者乎今之總制
提督之臣非所謂將也乃所以監將也將也者親旗
鼓而臨行陣者也今之將得無難乎轄之以統帥糾
之以憲臣給餉有使紀功有官將之見此數臣也尊者
有長跪而廷謁次者側足而旁趨屏息而不敢言曲

躬而不敢舒安得如亞夫長揖于天子之前者有之
則以為跋扈不恭矣彼鷹揚之才彪虎之士其何堪
乎此乎然此特論其禮制之難耳夫天子有必私之
將將軍有必私之士私士者何啖之以賄耳夫兵之
精者非必廉介而忠義也要皆豪俠貪縱之徒如古
剌客者流見利而許之以身感恩而酬之以命此非
厚賞不可購也將有餘貲以多購死是故能倡三軍
之勇而收陷陣之功今則一金之出入必有紀查一
士之糧餉必有稽查大臣之行邊憲臣之按地則又
索其遺利計其羨餘錙銖不漏矜為己功前既有総

後當益甚則邊將者又何饒而致死士之多耶是故
屠虎之牙角而剪鷹鸇之爪羽也何望其噬獸而得
食乎不知李牧在边市租不入閑城享士日費牛酒
是皆安所仰乎然此特論其養士之難耳兩軍既薄
旗鼓相當士出百死一生以摧强敵幸而斬首執俘
是亦身命之所博也將臨陣而見當不踰時而賞之
然將不可專也使畀粮走數百里而上之統帥統帥
不得專也獻之紀功紀功不自驗也付之委屬奔走
于道路之間伺候於公府之門趨伏于庭臺之前取
決于吏胥之口彼皆豨縱豕突之士也其何能僕僕

而為此乎甚則任愛憎而存削狥喜怒而增損而又
怒其稽緩詆其欺罔兵雖精抑何利此而殺敵也此
猶論士卒之難耳攻戰之進取必有期會勝敗之形
勢必有關白首虜之多寡必有文籍行陣之左驗必
有姓名血戰之餘未遑救危扶傷而將且亟呼吏上
趣治文移介冑之人不閑刀筆一有舛誤則彼此會
勘甲乙參決便以文法繩其主將未録其剋敵之功
而先治其欺罔之罪嗚呼武夫沫血于戎馬文吏指
摘于簿書死士轉鬭于彊場逢掖潤談于庭署雖有
折衝之略報國之忠幾何不摧撓而悔恨乎此魏尚

之辱周勃之恐李廣卄刎首之慘少卿忍降虜之羞
而不堪對文法之吏也嗚呼虎豹之雄責之使俛首
而就羈絡隼鶻之悍約之使戢羽而就樊籠雖黃帝
不能必其將穰苴不能要其士也必欲羈絡之則馬
牛而已必欲樊籠之則凫雛而已將安用乎此皆制
之者之過而將之所以難也故自古承平之世鮮克
蕩定之功而顛蹶之秋每著驍雄之略豈豪傑多生
于亂世乎大抵承平則束于條例之繁多顛蹶則不
暇為文法之瑣瑣也漁陽鼙鼓方震而二十四郡竟
無堅城完顏敗盟南下而兵渡黃河若履平地當時

豈無巡遠李郭之材張韓劉岳之將乎束于法而耻
當其任牽于文而不究其施暨其顛沛流離委之兵
而不制其柄則數子者亦表表自見矣國家已巳之
變邊徼蕩然既而于謙社稷之功石亨摧陷之略亦
非異代之人也使以平世之法律之則諸將者亦救
過之不暇矣而何成功之有乎哉或曰法制之立所
以防倒持之患而弭尾大之憂此則慮之過矣傳曰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是當嚴擇任于委用之初而不
嘗多監制于既用之後也嗚呼無陳平之謀蒯通不
能移韓信之志無盧杞之譖朱泚豈能連懷光之兵

豨布之反漢藩鎮之叛唐非其監制之少而文簿之
蹟也必欲過為之防亦不過如吾所謂潛制其要机
而默握其微權耳何至若今世之瑣瑣乎如使彼我
欲嚴又豈瑣瑣者可得而制也

萬曆丙戌科武舉程策

詔書嚴飭邊吏無慮數四簡廉黜貪稽功核罪賞無
不當罰無不公即武夫悍將莫不凜凜奉法惟謹是
宜革心易慮洗貪黷而還之廉潔矣顧習尚惟深則
灌祓為難參逐既久則更轍未易今之諸將豈無有
投醪分菽同甘士卒者其人乎而縱心於朘削且有

飢鷹餓虎之誚矣亦豈無單辭一矢卻報千金者其
人乎然而極意於誅求且有剝膚椎髓之慘矣上之
求在此而下之求在彼督責愈峻而名實愈淆議論
愈繁而勸懲愈悖斯何以說也夫體貌之嚴本以制
驕悍也今自大將以下偃伏趨走不啻若嬰兒然既
足以耗折雄氣而又筐篚溢於充庭饋牢豐於首路
嚬息嚬笑皆係榮枯如是則何以責廉文法之峻本
以申約束也今幕府對簿功罪擬于苞苴之盈虛殿
最視其問遺之睞睯甚或刀筆下吏得牟奪我抑之
而士不得不爭趨於其所重如是則何以責廉古者

閫外有將臧子奈不從中御也今或餙羔鴈於昏夜
借羽翰於簡書少屬吹噓謬張功伐甚且立蹟營要
而冥咬鶴旅無不抑首受挫如是則何以責將古者
將在軍東矢修摯而已今或輦載踵於私門斧資鞶
於容地締交自內乃借援於外主名自西實薦賄於
東甚則與隸廝養得以紹介而顧使之矣如是則何
以責將自古未聞有入貲可為將者今而貲入于征
征少斥奇羸蹶起行伍而污官棄吏昔象諞於籠篋
者更得耀寵於竿旄又其下者畢卜優伶之賤亦建
牙一面鼓唇舌而制介士之死生焉如是則何以責

廉佞倆庸流本無籍於軍府今自詞人墨客下迨遊
閑拔藝莫不倚边境為外府規薦引為胠篋士非玉
鬻設者為價雖群誹滿腹而莫適為禦如是則何以
責將夫是數者上窮於求有涸轍之憐不得不假之
以濡沫之澤下窮於應有漏卮之勢不得不乘之以
侵牟之姦鞭劉椎之勾索於陴障偏裨非不知也偏
裨之需求於䝺校大吏非不知也勢有所激極則上
下咨相蔽之擅情有所牽掣則臂指有相依之瘵柰
之何不委鋒鏑之餘而為漁獵之資也哉

任將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
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於中者垂成而敗
撓於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於騏驥者必至也然縶
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
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
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
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縶騏驥之足者不可望
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
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
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

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
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拔刃冒矢以為功也
贏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續墮外監
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
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
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
人舉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
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舉瓢
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
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者閫以外將軍制之故

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有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爲田單之籍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於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委埋必究

閫外權卷止　十三　三百卅六　將帥廿五

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登壇必究將帥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廬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將帥說

王鳴鶴曰人亦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故易稱長子詩歌虎臣將帥之任自古重之矣國家承平既久諱言武事卽有韓白燕李之才無所用之故搢紳介冑上往往不能持衡而相爲用今天下見而形以爲有事已東夷狂逞于朝鮮北虜時窺乎巴蜀四封之內羽檄交馳所以慰聖天子拊髀之思者其果誰耶噫嘻天下未嘗無將材也穰苴拔于閭伍戮莊賈而罷燕晋之師韓信起于卒徒檄三秦而定炎劉之鼎甚則釋斬袪之怨以免于難置射鉤之罪而任其才不用則已用之無不感奮而圖成功此古王霸之業所由恢弘也有以哉詩有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余以爲人主之用將者頌旣敬旣戒惠此南國余以爲將帥之報主者頌

將帥

將去聲將者將也將平聲帥音率也率上聲將率其衆以身先之也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無咎

程子曰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爲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衆心之服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朱子曰師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

呂祖謙曰丈人者老成[illegible]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爲[illegible]將[illegible]之應[illegible]道將[illegible]然後[illegible]成功也高五不應師陵爲[illegible]臨敵而上[illegible]天下之至險[illegible]

師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子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illegible]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illegible]在師中爲吉[illegible]則其善則能成功[illegible]之道[illegible]而下不[illegible]之成也既[illegible]則六五在上既專之威和[illegible]上錫龍命[illegible]倚任傳尊其寵故[illegible]禮不稱則[illegible]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人臣之道於事無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制也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制者皆君所與

而戰當爲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而謂主也人臣非若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宜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者發此義王三錫以恩命褒其以功所以懷萬邦也郭忠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則諸之將能用中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五當國之旦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分誰在于懷援萬邪而已在大莊百人臣無專制之義故授閫外之寄者有剛中之德而又適聘中之宜然後可也然必有王者之發命至于再至于三焉承天寵之優布懷銳之德加後世所謂便宜行事者然後專之也不然非吉善之道也故爲臣受命必協于中爲君命將必賜以寵命則臣無擅專之過而君無中制之失而師无有不利功所有不成者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程子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無功所以致凶也楊時曰師之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則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衆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焉則輿尸之凶可知楊萬里曰可鬪之師逆爲將而令出先發後世後淮中人臨軍者師長子而不戰在文荐門弟氏本義解輿尸爲師徒挑敗輿尸而歸足以爲從非指分者之戒令從程氏傳以輿尸爲衆立者以爲人君倚在將師之法

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程子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長子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朱子曰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人君專於今但考虞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與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五文往曰人君使其兒以統命馭衆固不可以不審尤不可以不專不審則使非其人或至於喪師而零固得其人而任之不專以事无統權或彼或此而不錫於一是亦殺取之所由也使一人焉以焉三軍司命人命之生死疆場之得喪國家之安危皆繫於斯苟使之而不肯使之當矣而又使人參之皆是以致兩而取禍人君之使人固不可以不慎而況於任將揚師乎

詩云牧野洋洋（廣大貌）檀車（檀木爲車）煌煌（鮮明貌）駟騵（騵之騵馬）彭彭（強盛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涼作亮佐助也）彼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朝（會戰之旦）清明

朱子曰師尚父太公望爲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丘文莊曰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事有虞氏命禹誓師之辭其將帥之征伐之辭其不可不征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始見比詩言王者之師天下无敵譬如鷙鳥之擊搏挑辭此其所以爲有征而無戰也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朱子曰淮夷已之在淮上者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丘文莊曰古者豪傑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禮然後肯盡忠竭力以為我用苟待之以常調則彼亦以常人自居雖有奇才異能畧以自貶損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

吾無患矣

丘文莊曰古人之遣將必問敵之將何人先料敵之將與己之將偶當否然後遣之因行所任則可以逆計勝負不待臨戰陳而後決也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丘文莊曰將兵者一夫之能將將者萬乘之智君之於將猶將之於兵也人君必能將將然後將效其力將必能將兵然後兵盡其技將能將兵而又能將其將則任用得人而所向无不成功矣苟為不然君之於將也能因其材而用之而不駕馭之方是之謂遣將而非所以將將之上於兵者惟以其勢而驅之句无所制之志是之謂出兵非所以將兵也駕馭之道李衛公拜諸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高祖之所以韓信可謂駕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寬仁大度推誠遣而好謀能聽如人善任使則亦不能以駕馭之也

光武敕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

丘文莊曰光武所謂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興師旅以征伐所以除害而安民也然害豈自外至哉即民之為也平定安集則民去害而復為民矣

為將者必掠而居之以張威立功盜則除矣而民亦從而擾焉光武之為此言眞知帝王用兵之本者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丘文莊曰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將之健闘而獨遣馮異荊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畧而明於授任而又能藏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而恤其妻子賞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防諸將及賈復之於寇恂有剖符聯之理則入為之致禮極攝成消其怨此天下未定而貴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其御將亦多術矣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

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
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文蔚曰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
尤不可盡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
貳之心雖使機爵智以相待則君臣爲不終者矣
光武於馮異可以爲萬世人君推誠待下之法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懷光
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德宗遣李
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爲所并遂
移屯陸贄上狀言大上消釁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
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今
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

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
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計無所施是謂
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御將
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
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
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
臣文蔚曰當是時李晟數欲移屯東渭橋從數日李
懷光果并李建徽楊惠元死之贄之料敵可謂明
矣然贄所言非但可以施之於當時其所以制軍
馭將之策離合疾徐之勢所謂得其要契其時者
百世之下皆
所當知者也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許彬以爲使相及還語彬
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
戰耶且徐徐更爲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彬至家
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
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
臣文蔚曰人言漢高祖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然
當[illegible]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
[illegible]裂數千里地以封之此高祖有[illegible]
[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平江南之功至大然[illegible]賜以數
[illegible]而斬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
[illegible]以處之此[illegible]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
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祀以爲武
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
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

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十萬
臣文蔚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
平恐將帥恃功爲過故抑全斌以立國法及事定
之後[illegible]
[illegible]
蘇洵作衡論其御將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
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
術以智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
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彦師才將
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
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

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輙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至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一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日之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可藉

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輙近

王文莊曰歐此言曲盡用將之道觀歐所將而能假之以權豐之以財而不羈之以文法小故則將得以盡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戎行盡知自爲將者也故知爲將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將兵者以將之此所以待將其才而因願其用也歟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之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亷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自饗

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王文莊曰文帝歎不得頗牧之爲將而馮唐對以帝得之而不能用且舉古人遣將之禮及李牧守邊之事以爲言末以魏尚事實之此非但當時之弊而後世拘文法以繩邊將其弊至今猶然□之任將帥專其委任責其成功惟以兵□盜□臧爲敎不必極匡以簿書文法之拘可□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意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要其成功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受之柄既

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斧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丘文莊曰古今選任將帥之方贄此疏盡之矣後世人主所當遵行者也

贄又曰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三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用意乎平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遛之間寇以奔逼托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屠剝畜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惟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

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則減百而爲一其捕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遥制矣

[illegible]遥制之失古今[illegible]將帥既幸於[illegible]又以大權由己不究[illegible]以虛聲應援互[illegible]此乃陳功告捷其[illegible]敗則減百而爲一其捕獲則張百以成千此又[illegible]陳功告捷之過也

憲宗時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

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illegible]

元和中高霞寓六敗於鉄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

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王文成公曰韓愈曰凡此察功狀斷乃成跡之一言誠人君制事之本也苟其事合於天理之正協於人謀之公而又獨斷以主之於中則天下無難爲之事[illegible]成之功矣史言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此衰世將帥蒙蔽之常態非獨唐之征淮西也有國家者不可不知

武宗時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命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

王文成公曰[illegible]當時之弊哉德裕此舉善矣然非二樞密與之同心不能去此弊而成此功二樞密使亦宦官也乃能狥理而不徇乎私爲國而不爲其黨呼賢矣哉

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illegible]

宋太祖欲代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王文祿曰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illegible]代王者
乃行天之道也[illegible]將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宋祖命曹彬之[illegible]
之義[illegible]

太祖注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閒諜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抄亦能先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王文莊曰昔人謂太祖之御將也遂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illegible]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則其養足以得敵之方則間足以得其情以至小其名而不拘之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得以騁略其法而不能任[illegible]則事體[illegible]自古用將之方不易於是而宋祖能用之此其所以養士少而收多[illegible]而收功博也

太宗時以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卽引去主將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翁[illegible]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反還見其君收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者難爾將帥專閫外權[illegible]行賞罰人猶無疾之者之則謗自生既有疑言間之於君惑之則廢其將將被疑未有能立功者自後[illegible]主少有不惑謗言者其功不立魏[illegible]之君也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過魏[illegible]之君矣

王文莊曰太宗之於楊業可謂知其人用之追矣雖然必得其人如業可矣苟非其人豈不益長其驕哉是以君子貴[illegible]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王文莊曰[illegible]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有八九年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惟爲閒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爲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爲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

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
觀能効

丘文莊曰方平言太祖久任將帥最可爲後世法夫漢高以來人主稱善將者有二漢高祖宋太祖雖漢高祖有所不及然漢高能御將而宋太祖則善任將也

田況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宴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士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冠屏息不敢窺

也又聞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豬羊肉數千斤以給戰士

丘文莊曰將士禦敵衛民守土當出戰之時而爲將帥者待之不以禮之而無犒勞之禮何以慰激其心而使之效力盡命乎昔之人固有投一醪於河而人猶有以一爐之飲一醉其怨者飲食之微而人感激甚豈非徒以區區餔啜之故也因是之言豈無激之空言哉

劉敞言于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爲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廣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拱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雖所伏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全也朝廷以狄青宣撫荊湖經制盜賊而議不致副臣以爲不便

丘文莊曰人君之任將固不可不專而亦不可以獨專也蓋人資性不同才智有限一人之見不如二人之周此命將所以必爲之設參佐也然此非獨以補其所不及亦預以退其所不敢爲人之所以非者無人以備之也有同心之人則有異議之人則足以杜其惡念

神宗時李憲奏置保甲以爲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其言李憲能深入不可遽辭乞退請執政孰敢王珪迎勞之曰今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遂西方之事蔡確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等備位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

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丘文莊曰此言蓋有所激而云未必其本心也但所謂內臣止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則天下之名言也內臣而能爲此言豈但賢於其類而已哉

胡寅言于高宗曰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駑不才本無智勇見敵輒潰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踰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墜其朴實用命之功者此任將之虛文也

丘文莊曰寅進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務實故去虛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大凡有實有虛務其實則有其功舍乎虛則無其效非但用將一事然也

將帥

秦觀少游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机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强矣而潰于晉陽坑于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单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敗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彊弱也穰苴之用于齊拔于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狠而吳兵捷于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于雛鷇而蜀師衂于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于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强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為故

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力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彊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轍破擊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于已而禍于人則功有所不立利于今而害于後則寧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

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廊之上為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何也豈以為將者闕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出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麒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選將說

王鳴鶴曰余觀成周時宣王命皇父以三公治軍事而再命六卿副之無事則將歸卿列入司政本有事則諸卿皆將出典兵戎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何人而非卿何人而非將乎然則選將之名蓋始于周以後由唐宋以迄于

本朝法制大備豪傑之士挺生斯世爲國家捍衛生靈奠安社稷稽古按今何代無之頗起于閭閻者未免紈袴之習援于閭伍者終貽微賤之誚武舉方畧以爲器門多倖進蹶張負重以爲椎魯少文選之之道蓋難言哉雖然　國家不難于選將而難于儲將選將在一時而儲將在平昔世久承平武事廢弛機敗于中制而權輕于外監事失便宜動喏掣肘徒俾豪雄之志闕遏而不獲伸斯何以養其銳氣而克展壯猷也哉方今東北繹騷欸綏繼踵累卵之勢亦孔亟矣爲當宁計安危者亡羊而補牢或猶未晚也

選將

宋太宗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志於治矣　大祖此言即吳大帝勸呂蒙讀書之意爲將而不明義理不通古今雖能成功不過麤材而已若故古之明將無不知書者但不循行數墨尋章摘句如儒生之爲耳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垛馬射步射筒射入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本志言武舉選用去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繫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槩言其不足道耶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

丘文莊曰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文吏中求焉今以此爲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

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丘文莊曰武事與文藝異固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也然於无事之時欲求戰陳軍旅之士不以言語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資世用貴乎得其素知機變之人无間文武皆然也試之以武奎欲其知威武戰爭之意爾彼誠識義理知機變一旦臨事料敵出奇應變奉諸此而措之耳論文科者猶有曰不足以得人豪傑之士由是而出爾臣謂武舉亦然

富弼言于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耻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奥煩碎之事爲問故令所習不專爲有用之學武舉者厭張馳射儕於卒伍固不敢望得與士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畧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置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於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厲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負相遠也

丘文莊曰富弼請舉將帥不限品秩不責罪過蓋限品秩則卑賤者不與而世多遺才矣責罪過則註誤者不與而世无全人矣凡求才以用世且不可況求將才以用世者乎

弼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聚古兵書置於學縱其討習勿復禁止

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亦令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其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當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

丘文莊曰自古文武无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者所以爲文也聚武習於一室之中專爲一事之學于是乎自古雖建以成其事雖然朝廷義存其間取亦未必无益也

蘇洵言於宋仁宗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因勞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乎升斗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耳彼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録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隷役故其所得皆貪汚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爲弓馬可以出入險阻更

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右文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難語一人有抵捏安即轉而危矣人君當國家无事之時賢才棄遣之際恒思于心曰今日幸无事人才足給使令用之理政務蒞黎然倘有人矣乎萬一急难今之將帥可以折衝千里固將困恐倘乱者雖欺没以求之功以以思之我以以筋之試以繁難寬其約束養其威望儲之以需一旦倉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

神宗時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縝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爲額

右文莊曰宋自仁宗時已嘗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于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始此

張舜民言于哲宗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與歎側席而爲憂在趙則强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在戰之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養乃可至此今擧胡不殄疆埸屢驚天怒未加而爪牙先鉄此何理也傳云內無良將外有敵國此秦之君臣猶以爲憂況以天下之大者乎竊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梔幹枯栢何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務先幾有備之實故能免倉卒不及之患

右文莊曰舜民言將之爲用不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斯人也豈易得哉自非平日預有以培植之灌溉之壅其根而發其枝去其翳而除之以歲期之以大而不計其小安其成就之使至於斯哉國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則長雄之心自折夷寇之謀自銷矣

孝宗興隆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率授以權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淺深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初意也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右文莊曰開武舉以試將才亦猶設文科以取儒士也試士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因言以求其心究其李議亦可彷彿其一二焉武科之於將才何獨不然宋太宗謂科目進士不敢望拔十得五有得二人足矣臣於武舉謂亦然

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逸賢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
禮將奇變莫測動靜無端轉禍爲福因危立勝之謂
智將進之有重賞退之有嚴罰賞不踰時刑不擇貴
之謂信將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射藝
之謂步將臨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爲殿
之謂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彊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
之謂猛將見賢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
剛御而少傲之謂大將然而使能有長短局量有大
小因材器使如鈞石之權不可以稱錙銖斗筲之量
不可以代庾斛凡將有五危六敗十過十五貌情之

不相應者又不可不察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
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六敗者不量衆
寡本乏刑德失於訓練非理興怒法令不行不擇驍
果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
久也有貪（一作貪）而好利者可遺也有仁而不忍者可
勞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
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
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
也所謂十五貌不與中情相應者有言而不肖者有
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中心欺慢者有外嚴謹而

内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
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
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
外勇而内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
愨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是
以擇將之主盜其心如水鑑平其誠如權衡使貪偽
不能窺於察視大小不能移其稱訂然後可以得人
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後可以任之不疑管子曰王者
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
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而又使小人參之

害霸也是知能信在於能任能任在於能用能用在
於能知則知人之道可不重歟

辨將

許洞曰國家行師受律生殺之柄大將所專將者國
之腹心三軍之司命可不慎于選乎苟欲命將豫以
精識辨異可否者有四一曰相貌二曰言語三曰舉
動四曰行事其一曰凡眉上雙骨横起而隆巘者行
而瞠乎必瞑後者黑精少白多而有赤焰瞻視不諦
者與人語而不相目者反膺仰視者方止內多虛驚
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

者也豈下銳上袂氣安舒者謐靜而靜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黑睛深而神氣與形相過者机密沉厚不可詐動人也目睛瑩朗五岳相照顴顱而虎顧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膺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諦諦者爲事沉毅而有謀不可以威利誘人也眉目豊起盼視灼爍而神骨聳高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銳面淺鬢大腹細目睛昏瞢黑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不可使之其二曰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住

者心有隱匿也矜大人善唯恐不至者黨人也言錯綜而無所歸者心躁競也方言而目他視者心不誠也言卑而色下者有所屈也言頻四顧者其辞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搆人也言多以私事爲憂者顧妻子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已善而斥人不善者媢强人也言欲發而却縮者貪畜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氣勁而言順色鄙而言義不詳而强能理矯而强正此皆奸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

也言大而意精志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厚而不迂者正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憮恤人也言及陣敵喜動于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闊而卒近于理者識高遠見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色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專備者性緩有惠人也言速而事當者性急而有識人也是十有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其三曰行有狠顧者行與止如忽驚恐者非時召語而手足辭氣

紛拿者方食而不竟棄以筋者方行而首偏口日輙斜動者行而惟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驅者方行而勃氣騰上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買者覩事竟已不如而目他視者是于者人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蓄異慮人也不可使也行欲如大輅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臥欲如覆舟神氣安諦也此皆智度深沉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也其四曰爲事先已而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而多用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于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頭而無尾者僞人也先

急而後慢者卒暴人也事未詳而輙爲之者無慮人
也遲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折之
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惧懦者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
斷人也記一而忘一者神昧人也事虐而掩飾以善
爲惡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侯人主顔色隨所欲而
言者佞人也是十有四人有其一不可使也有事簡
而用富者有喜怒之事不形于色者臨大事神氣自
若者此謂神有餘人也有後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危
事不惧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衆
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勤而能動之者事有難安而
能安之者此謂智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
使也是以形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照也
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人之本也察其神則
盡其爲人之道矣凡國之命將可不審于此乎

兵部尚書胡公世寧云自古將材難得而起自行伍慣
歷戰陣者尤難得今指揮千百戶間有謀勇可用
者或家貧不得營幹管事以顯其材以是將官起
自行伍真能殺賊者不可再得今宜嚴
勅鎭巡官公心體訪指揮千百戶中間果有謀勇出
衆家貧不得差遣者公心選任管隊把捴掌印備
禦等職至於勢豪奪功買功之弊尤宜痛並而行
伍上卒果能衝鋒破敵或斬獲首級者務要實報
功次使其得陞官職與選任指揮千百戶俱令積
功漸陞品級以備將官之選

又云武職中固皆可將然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
故自國家用兵常之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
愚以爲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又弭盜
賊策之上也乞
勅兵部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
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不願者不强

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捴管隊民則授以捴甲教
令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督軍操練遇賊擒拏
積勞多者量授職事旌賞犯重罪者即發边方立
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幾員
精選
廷臣進士中才畧明敏者爲之平時則令草疏以習
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諸边務才弱弗稱者改選
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边郡知府等官惟
此二途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

兵部尚書張公䌹云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晉悼公

使欒糾為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苗賁皇為戎右以
訓勇力之士可以特使山林草澤行伍之間未嘗
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歐陽修所謂求賢勞之士不
必限以下位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士
不可淹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
效故魏國又謂取禁軍兩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
因其技同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
殺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合十
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
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

萬人之選也推行是說掮裨之忌庶幾可息乎
御史張公鶚云為將須有膽有略有量有德殺人如刈
草從善如轉環用財如揮沙保民如恤子拘泥故
常不敢分毫出格者不足與有為也
閩縣知縣佐俊卿云法曰有良將無弱兵宜將外衛
官員照京衛保舉會舉之例核擢聽用文職之中
有能知兵善陣者悉酌通用不必拘以常格則豪
傑之伏未必無人或致仕官僚或舉監生員或山
林高布諸凡術數小道有能占天文曉兵法服武
藝善遊說一切可為海防之裨者皆招致之察其
聲實之如何隨其材品之高下使之各盡所長以
神鼓舞則人莫不激發而賈勇效能矣此王少明
于居家握兵之日每能延攬以寓此意
鄭若曾曰將有不同有大將有偏將偏將亦不同有
先鋒有哨援有守營有奇伏必先正將之名色而
後論夫選之之法何謂大將運籌幃幄決勝千里
虛懷而取善不遺用材而器使各當古人所謂善
將將者也何謂偏將恤下而不苟遇敵而不懼奉
令而不遺況幾而不露應變而不窮古人所謂善
將兵者也要之上通天文下達地利中諳人事兼

此三者而後可以言將否則不得乎太乙六壬奇
遁之傳不知乎駕風鞭霆之術孰為勝地而宜據
宜爭孰為要路而宜守宜伏敵情有緩急難易如
何而攻陣勢有奇正分合如何而用孟浪而戰是
以卒與敵也夫大將以出令為職者也若識不足
以範圍才不足以駕馭諸將其肯奉行乎偏將以
受成算而不自用為職者也若提兵既遂不能隨
時出奇而欲一一関白主帥其能以成功乎昔王
晉溪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晉溪
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才吾置之

於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疏至人咸稱服選大將者當以晋溪為法佐咸寧之大父為百戶時虜騎數萬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佐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佐度虜所必駐之處掘地坑令三十人埋伏覆以蘆席飾以浮土二十人登山瞭望以銃為號虜至[illegible]共札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虜疑大軍掩至[illegible]蹂躪過半而走質明五十人歸報中軍遣人往割首級遂成奇勳可見勝敵不在多人今推[illegible]不必循資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選偏將者亦當以李忠宣為法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任將說

王鳴鶴曰今海內章逢搢紳而譚當世之務幸皆謂天下東詘於夷北詘於虜慨焉興嗟以爲將帥之難其人也夫所謂將帥之難其人者必其雋詬亡節庸駑不才全軀保妻子之徒耳苟其人而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若人而任之然後結之以誠信馭之以恩威進退賞罰不從中決如上記所稱閫以外將軍制之夫如是而豪傑之材有不裕折衝之畧圖報國之忠者無之矣北邊之李牧江南之曹彬當是時任之之道得也卽漢高之豁達大度而猶未免疑假王之請又安在其能任哉故獨任者事成之窐專令者勢行之機當事者不知任將而徒咎將帥之無人事功之不立何異縶騏驥之足而責千里縛孟賁之手而望奮擊哉嗚呼以是槩于今日而蒿目棘心者且有餘悲矣

任將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謂卿大夫之致仕者）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補所失）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蘇軾曰蔿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以將多爲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丘文莊曰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則其所以爲剛者得其中矣徒有其剛而無禮則是強愎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子玉之爲人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以之一乘且不可況三百乘之多哉是知禮也者治三軍之本也子玉爲人以一少年之爲賈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以知人誠難也而知將爲尤難然終無可知之理乎曰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禮而治兵者又能以禮約一禮爲三軍之約束譬則束茅葦焉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整然齊矣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

見矣於是乎蒐〔兵治于被廬地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二十七年〕

丘文莊曰文武非二道也為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臯陶贊堯稱其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為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為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所以然者詩書禮樂文德之教也必有文德以為武事之本則其武乃止戈之武也苟專以技戰鬭驍方略以為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

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丘文莊曰此九徵者莊周以為孔子之言引之以為觀人之法而六韜之論選將亦以八徵者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其言與此蓋相出入雖非太公孔子之言然人君選將參以二家之說而驗之則其人之賢不肖亦可得而彷彿矣

文帝時匈奴寇狄道　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丘文莊曰錯言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林林總總皆民也民之稟賦有強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綜集為兵精而擇之數而練之作而起之師皆良兵而可以取勝矣然非求於林林之衆而用其趨赴之良雖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奮雖多亦奚以為哉是故必得一二之良然後可以成千萬之勝然千萬人之中群居而混處未易以識之也然欲識而拔之其不以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讎而疎不以罪而廢是故管仲射鉤而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用之以霸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辭賤孫武之夷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泰罪平蜀李靖別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計其閥哉

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錯謂器械利卒可用將知兵君擇將四者為兵之至要而愚以為四要之中尤當以擇將為尤要焉蓋將得其人則士卒用命器械無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將效用命之卒用精利之器則兵威振國勢彊而四夷服矣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

戴溪曰所謂制者何紀律是也兵有紀律則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能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為用以守則固

以攻則取以戰則克舍此雖太公莫之能行矣、

兵當兵貴有制將貴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將之能否在乎君以君之擇將必求其能不能者不可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無制耳非謂將之可以無能也將既無能又焉用彼哉由是觀之選將之術在乎用其能而已蓋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兼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盡合衆人之能以爲一己之能用此有能之將而統大有制之兵進退分合左右以之無敵於天下矣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藏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所更嘗雖使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古者創

業中興之君天下雖以平定必有老成宿將相與圖回廟堂彼於用兵皆身所涉歷不但耳聞目見而已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陲卒有警急而責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顛倒錯亂而失其所措哉

丘文莊曰國家不可無老臣而於將臣猶不可無不可以其老而忽之也古語有之智如禹湯不如更嘗又曰百聞不如一見老將更嘗軍事多矣雖其辭論計慮未必竦動衆人而出其素然其所言論皆其所更嘗非無稽者彼趙充國既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其後以會

宋孝烏孫所圖亦召庭議聞之得此意也

魏肅宗孝昌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竊以比年將師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以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丘文莊曰思令此疏雖言當時之弊然後世將之弊雖取其官與世不復測其果可以後世否倖無事徒以儻貪驗曾不用命者卽前不饒後患國不足責均是敗人也而又殺人以爲功是豈人道當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將已有戰爭之事然其人服卽止不至發冢之甚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級後世襲用之而不可易也如一日也後世恐必舍功之人乃至誣平民以爲功者賞與皆秦作俑之遺禍也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時而已矣賞以名而欲貴以利而致富是名與利富與貴以爲賞人之所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爲賞之具蓋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體者以爲之所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甚惜之性命身禮之大以爲我揀戈以禦敵衛生靈安社稷功莫大焉於是乎卽其所甚欲甚慕之貴財官爵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將來之志非但爲其人舊爲乎國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緩有急有易有難不可以一槪觀也不可以一例觀亦不可以一例觀然而職陳之將急進之祭盼亂之中安能一一得其轉頭多寡之將

當而權無以之不差哉將使人臨陳而監之敵則日
方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將使人隨衆而紀之敵則
人心所將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則將待其功
成而通第之敵則是非真贋又將何所據而分辨
古今有言懽公生明公則已不爲私明則人不能
欺在己者既不爲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
人不敢欺已矣國家當有事命將之時必於廷臣
中擇平日素明公智周注執者以爲紀功之官
乃得
要領

蘇試曰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畧之類適足以開僥
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
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
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
矣天下之實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

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
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
賈觀之以爲剛則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
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
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
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
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
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
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
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
用也

丘文莊曰試謂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
可欺真有見之言也夫試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
亦未見其必然也惟試之以一官使之臨衆而蒞
事則才否見矣

漢與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
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丘文莊曰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地亦人謂關西出將即此地西方屬金金主肅殺
其土風悍勁者多壯勇耐寒苦自占以武勇驕者多
言可謂雖然此論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無往而
不有其人不可
以地氣拘也

北魏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
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將鎮之選修警備之嚴詔

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飜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
擇人惟論資級或值貪汚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
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寇之心
惟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如有執獲奪
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
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
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貲亦
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
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
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埸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

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蕃及所統郡縣所統領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時賞罰

丘文莊曰袁誠所議監舉將領之弊非但在當時欲革其弊朝臣王公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賞罰舉主之人竊以爲其人有功并賞其舉主[illegible]因陳平而賞魏無知也[illegible]之人若夫兵家勝敗[illegible]若者其人果怯懦而[illegible]以監舉之罰彼固不得已[illegible]有非人力所能與[illegible]以連坐坐之也不[illegible]則彼[illegible]亦賞矣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邊上將帥常患少人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哉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軍臣僚遮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丘文莊曰就軍伍階級中求將拔其優異其才循其序而用之則平平而功倍矣此可以爲平世選將之法然遇有非常之變則又在乎變通焉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切而取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之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販[illegible]之徒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踦庸懦暗劣之徒皆[illegible]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illegible]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illegible]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丘文莊曰修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此人君之選將者固人所難及有功當陛賞恆以此三言者爲[illegible]之公

修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

若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臣文莊曰修之此策行之今日亦爲良便蓋列以來卒伍之制當設部分已定雖遽更改誠能於隊伍中較其人之技藝智能勇者以次比較等而上之試以軍職與原管官員相兼任用俾其智勇著見多有功勞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餘矣

朱熹言于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給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

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

臣文莊曰債帥之說起於晚唐至宋南渡後亦有之方國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時無此等事也然

說出當時營求以爲將帥之弊委曲親切如躬臨其事親見其人然用將當加審察今日之所將帥得無亦有此弊乎幸勿以其案牘具備等級推先而即信以爲實然也

將職 出武經總要

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三軍之事專聽焉兵

法曰輔周則國彊輔隙則國弱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術五權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所謂五事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下同意故可以與之生死而不畏危也

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卿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不危疑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智者能機權識通變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戰乘勢不

邊郊也嚴者以嚴刑罰二軍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部曲隊伍行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陣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廝養職守主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所謂六術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處舍營壘）（收藏財物也周密敵不能究）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整而不失前不務輕速而不失機權）窺敵交欲潛以深欲伍以（間諜覘敵行潛入也伍參伍錯雜也間諜或參之或伍之誘之閒而盡知其事）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所疑（言行也）所謂五權者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謂見人出戰而輕敵）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

登壇必究　任將卷　十三

泰（熟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所謂九變者圮地無舍（無舍無依無所據也不設營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留也）圍地則謀（謀奇謀也）死地則戰（利與戰也）塗有所不由（臨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則設奇變以防敵之掩）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以留之致卒勿攻窮寇勿迫歸師勿遏死地不可攻）（我雖衆可擊而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知此之軍皆不可擊之也）城有所不攻（若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池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地有所不爭（小利之地言得之不足爲利失之不爲害）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君命也）所謂四機者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機善行間諜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怨）謂

之事機車堅舟利士卒習練謂之力機此四者兵家之所要五權九變四機者皆兵家之所要聞而兵家之所先務也古之言將者曰靜以幽正以治（清淨簡易幽深難測中正無偏）（以能致治也）能清能靜能平能整不內顧不遷怒樂而不憂深而不疑凡將之自治如此然而事有常患爲將之災夫鑿凶門而出臨死而不爲生將之勇矣然而尚死者不勝（將死不器苟以死先士卒則當敵則隳故不勝也）必死者可殺戰謹進止臨生而不爲死將之審矣然而上生者多疑（上無義人苟求全生難則事多疑）必生者可虜策不再計勇不留決（攻戰必利決斷速疾則不失時也）將之決矣然而忿速者可侮

登壇必究　任將卷　十四

獲財散之清不可污將之廉矣然而廉潔者可辱怨已以治人推惠而施恩將之仁矣然而愛人者可煩養士不易于身與之安與之危將之公矣然而上同者無獲（將弱將智與衆同等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隨衆取同故無功）自于而不循（常自督不循理也）將之專矣然而上專者多死而下歸咎（明智聽求賢問能而自專於事故戰者多敗傷）性善自治者使衆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彊有所加慮必雜於利害而後能避兹患也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以用也

任明矣兵法曰士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然而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者難用此威之不可獨任又明矣惟善御衆者附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而後發號施令人乃樂聞與師動衆人乃安鬭黃石曰士卒可下而不可使有驕謙以接士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其此之謂乎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無知（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聾瞽愚也）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所為之事所有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易其居去安履危迂其途舍近取遠故士卒懷必死之心也）師與之期如登高

而去其梯師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机（使死近心孟明）（焚舟破釜是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三軍但如進退之令不知攻取之端）聚三軍之衆投於險（險難也）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蓋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古之良將不以巳貴而賤人不以獨見而違衆故冬不被裘夏不張蓋所以同寒暑慶險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勞逸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合戰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將自臧則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鬭則安可得哉故曰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軍惧此之謂也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貪使過（智者樂立功勇者好行志貪者好趨利過者不顧死）下之爲上也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illegible]視下如子則人死愛[illegible]則人死怒使人以刑則人死威賞罰分明則人死利也）危者安之惧者歡之[illegible]● 覔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彊者抑之[illegible]貪者豐之[illegible]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illegible]讒之毀者復之[illegible]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諫能[illegible]詐能納人能採言故曰將主之法務在覽英雄之心蓋謂此矣夫智莫大於棄疑事莫大於無悔進

退無疑見敵無謀（深知敵情計謀素定進退無疑見敵而謀也）慮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不當則三軍之聽疑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一惠不周則三軍之情懈如此賞罰豈明而威豈行哉故刑上極賞下通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軍法不可變令於[illegible]不移其名不易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於民則民服令不素行則民不服故令素信者與衆相得也凡兵之敗道有六皆將之過謂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夫以一擊十之先須察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逸十倍相懸然後奮一以擊十若勢均力敵而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彼奔走不能返舍遂爲敗北矣）卒彊吏弱曰[illegible]

力強進之則陷沒於敗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將弱不嚴教導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言吏卒皆不拘常度引兵出陣或縱或橫此乃自亂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彊兵無選鋒曰北此必走之兵也此六者將之不可不察也軍之所患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惑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

三軍既惑而既疑是謂亂軍引勝士疑惑而先畏則亂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者勝之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兵法曰上下同欲者勝故善用兵者如攜手而使人得其心也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故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不受命於人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將之勝敗之先得也夫上將料敵之極計險阨遠近謂運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者在險阨遠近之間若能料此以制勝乃為將至極之道也至於天時審得地形審便車馬審彊衆寡審悉士卒審練器械審利居處審發號令審察軍用審足進退審宜動而不迷舉而不窮良將之百舉百勝得此道也夫將不可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非利不起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故不敢不重也兵法曰上煩輕上暇重子路問於孔子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必也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敗也在慢故恭勝怠則吉怠勝恭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恭謀無曠恭事無曠恭吏無曠恭衆無曠恭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然後可以為天下之將而通於神明善用兵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有敗者哉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賞功說

王鳴鶴曰賞功之典所以彰國恩所以振士氣錫予之際不可以不慎也故先王論功行賞分土列爵與金帛之頒高下次第一定而不紊在上者毋倖施毋吝予在下者適足以壓其素望而遏其非心是於優崇之中寓保全之道其制誠善矣後世

褻功賞賞以寵加弄臣而爲三公伶人而爲刺史竈下中郎濫斯極矣乃英豪忠勇之士身經百戰不得一列于通侯此綱紀蕩然而人心所以不振也奚怪哉我

祖宗優寵武臣用酬勛勩世延其賞與國同休而陞賞之例自　國初以迄于今歷歷可考見鳴鶴

皇仁浩蕩真與高厚等彼披堅執銳者不思出萬死一生以圖報效于今日非夫也愚故輯賞功爲一帙而係之以臆說如此云

賞功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受也）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子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者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或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illegible]者小人平時易至驕肆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布[illegible]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夫大君持恩[illegible]柄以正罪於之[illegible]師之終也難賞其功小人[illegible]可以有功自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待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朱子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象所謂必亂邦聖人之戒深矣

又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丘文莊曰人臣有功于國家功之大者則分土以封之次者則列爵以授之與之以土田錫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賞固不可分別之也然於其中有德望才識者則付之以官守職任使得以展有才而盡其用若夫資稟庸下局量褊淺與夫心術偏邪者則使之奉朝請居閑散有土地以世食其祿有取名以世延其賞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祿也程傳謂賞之以金帛祿位而本義則謂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優以金帛竊以爲小人務養而小人不知所以自反彼見同功一体之人皆有爵土而已独無焉安能使其無快上之心哉當如程氏言與之祿位如丘氏言優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臨民給祿而不敢恥如此則得正功之典而免夫亂邦之禍矣

激勸有功臣子與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全文莊曰易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恐其拘孩而不靖也然既得之已効其力而成大功矣而又棄之之焉自非明聖守道之君子不能不觖望也是以君子作事用人必謹其始苟失之於初則必善爲之処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厭其素望遏其非心如此則功臣保全而國家安靖矣

晉文公與荊人戰于城濮公問于舅犯舅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

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全文莊曰晉文公爲五伯之盛伯者雖曰尚功利然文公之施賞不徒賞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賞其道義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後則不復有此論矣

戰國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而嚬笑有爲而笑今袴豈特嚬笑哉

全文莊曰人君之爵賞所以爲臣下所重者以人君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視之得之以輕而人亦以輕視之昭侯一國之君以一敝袴之微猶不輕以予人況爵祿乎有天下之大者烏可輕以先王之爵祿而輕予于人哉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全文莊曰從此計首級以定軍功於此嗚呼生天地間而具於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親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爲之餘所得之境土而時之驅童肅豎一旦有事彼豈能丈之哉

陸贄言于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体豈不慱大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軍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晝之道豈不兩傷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

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
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陛下宜俯循斯意因
而受之較以付授之義因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
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
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
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
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獻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
分賢愚各適其懷將[illegible]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
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記文後同贊所謂較以付授之義因以親信之恩假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深証一有窮

以准那紛爭不一者須與務文考覈結正必須詳實而一然後明白開具牓於道省如科試揭牓然者有不公者許其告名開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雖者討論無聽者剖取其功次如此雖未盡言亦應凡乎大包天　下方事莫外於一實惟實則人心無不悅服更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爲一定式俾其遵守可察在軍伍長行及出牓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籍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功者則具名開奏所　古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同家出力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打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爲之不同不知也又行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曾臨陣性比敘作軍功不次陞賞夫以出師取勝非一人智力所能獨成其臨陣奮勇者固爲有功然左右將領爲之參謀運智以助其所不及協力幹濟以輔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元者烏可全謂其元功哉但不可以斬馘論耳爲今之計宜稽其名件如斬將搴旗奮勇當先之類各於本類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効之實績若是隨

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參謀運籌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戰死亡人商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陣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弃禦敵之功亦爲王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資　其子孫

漢高帝時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侯蕭何爲酇侯所
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
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
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
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
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群

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
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
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
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
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
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
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
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
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
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

不顧彼亦將悖而入乎陳羣謂衛國石碏鄉中其病然國家興事人臣建議銷理之是非何如正則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議焉用避嫌爲哉但韓延之工議功封爵而使房闥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且士夫可恥也

成帝時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鄴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綿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非所以示後勸化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酇侯

丘文莊曰我 聖祖開國之初功臣封公者六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其後列侯又有追封爲公者今其子孫存者蓋寡其在前朝以罪廢者固難復其襲位惟今從享太廟及祀功臣者宜如成帝詔求初功臣之後李其尤功錄用後人俾不絕其祀亦所以示後功勸也

光武時吳漢平蜀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緊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

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特進奉朝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李靖對太宗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張栻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習略涉經術又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厭閉玉門以謝西域安究覊此以爲畢于久遠之計與貴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思慮經密要自儒者中來

丘文莊曰自秦漢以來得待功臣之體者莫如光武

建安中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丘文莊曰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爲而上不知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亦蓋是時天下分裂各相爲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列國相矜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晉武帝時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

丘文莊曰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全諸已有罪无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載雜犯者不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彝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至洛陽嘆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丘文莊曰文武二途彼此不可相无而建議者乃欲折抑武人以非大公至正之道然所言之非則交抑者弘言之以序其非以所朝命可也而元親宿衛之士乃至欲人言者屠而殺其人朝廷之上乃不啻加一等召以爲因敢用是建議之臣事有涉武人者切爲之遂諱不敢明白建置嘉懼禍之及巳此者叔季之世衰亂之時若夫明盛之代所以明立典憲敢有新課人後蘇者生其明頗之官及主使之人不以如是之奸主有所隱忍以故雖輕發之心則得罪无從而與矣

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

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丘文莊曰唐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之功臣以何爲首而唐功臣之首則長孫无忌也无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以除建成事爲大功歟夫開國承家論功行封當先社稷而後己私頗以奪嫡之功而加諸佐業之首豈太公之道乎李神通推論房杜而不較无忌意者有所回護而不敢言歟

太宗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丘文莊曰太宗此言非但以論功行賞大凡用人皆當然

肅宗時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

任能唐初未得閱夷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
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爵夫以官賞功有二
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
不爲子孫之遠圖寧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
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
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
上曰善

臣文粹曰人君之所以爵祿于臣下固爲國家用人之計非不可不爲其人也意其人事方必在而功已高位已崇一旦再有功爵吾將何官以報之不報之則其人必望而亡以報起人心報之則官位已極必覬再加是其人貪欲固无厭也有非其人或有以起其非分之望不然无可賞之功而或報之以褒主用臣其能不可不知也

玄宗時宋璟爲紫微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
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
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
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臣文粹曰宋璟之不賞郝靈荃與蕭望之匡衡意同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
上言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
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
可輕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所獻瓜果豈以盛[illegible]爲勞
酬勞酬答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擕果一盛
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
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
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
草木誰復爲用哉

臣文粹曰德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之人固爲非宜然自宫以下闕於侍從之臣故陸贄得以進諫其與夫任情直行不復詢訪於人者德宗猶爲賢乎已夫散試之官无俸祿之資无攝官之柄无職事之責无役之勞惟假空名以寵浮俗役可以笑人況有俸祿之給名位之榮不徒身享之而子孫又世襲之者不以軍功而可輕以予人哉

贄又言于德宗曰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
忠實之効廢名浮于行則貪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
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
天迫於患難竟據克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
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露能多誰曰非
允至如宦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剪伐諒匪所任臣忝縉紳之列又嘗受賜之
科竊自較量猶知不可而況于介胄之士乎人之多
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循其苟得之情
況該群司以分其私聽之謗怨不在天寡皆自致必
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

僵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且名者衆之所詐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功效尤著理當優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

丘文莊曰人君行賞皆不可以不公而於軍功尤當公而不可一毫之私焉者蓋戰伐之功乃將士之性命易敵人之首命而得之也將士捐軀捨死以立功而彼富豪之家以貨賄權貴而得之則彼立功者曰我以身命而得之彼以貨賄而得之上之視我性命輕矣吾又奚有功而不得者乎彼將曰我之性命反不如貨賄私昵也上之所為如此吾將何以為人乎

贄又言曰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

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于下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有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捐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乱人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危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側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也

丘文莊曰賞罰国家之大柄所謂紀綱是也爵国不可无賞罰至于出軍命將所以寘人于死地及其成功而其賞罰尤不可不明焉蓋明今日之賞罰雖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实所以為來日用人奉事之地也

贄又曰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于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能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

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用故人不黷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日員外試官類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

丘文莊曰陸贄此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戸鎮撫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為四類而今則為三類焉盖在今日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朝異姓无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无子男歲錫以祿而无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官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无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為

謂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身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于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叔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尽其才有唐人之失而无其虛焉嗚呼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畜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

執賤役者

丘文莊曰陸贄謂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受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逮羯乘釁遂亂中原遺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雜沓于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无辯涇渭不分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由是觀之則有唐一代賞功之綜其得失可見矣大抵朝廷方創業之初慎惜官爵不輕以予人故官行尊而人得以為榮及其末世不知祖宗立法之深意殊輕以予人是以人人可得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異能故人視之蔑如也自古用官爵以賞功其輕賤之弊未有如唐之甚者也史氏書之于冊足以為萬世戒

穆宗時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嘆息

丘文莊曰唐自初創業之君其賞將校制以道下肅末有不及者乃至以官爵為事無復有軍功之積久而弊中人專為[illegible]一律為善德宗承唐積弊之後務復舊制[illegible]乃詔神策六軍及諸武官有諸道大將各以其事[illegible]而加以大將諸官有功者[illegible]不土事也嗚呼爵賞所以待有功今無功而加以爵賞一旦有功何以勸之乎穆宗所為如此宜乎唐之不復振也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喻年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遂以為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嘆

丘文莊曰陸贄有言爵位者功勳才德所宜處之而非因名器公卿之秀稍舉之肯猶不可輕棄況優伶乎莊宗之不克令終厥亦不亦有以夫

宋真宗時龐籍言綱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審當法令貴乎齊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夫賞所以勸功也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效

命立勳行陳者將何賞以塞其望乎願陛下愛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務也

[illegible]曰[illegible]真宗愛惜爵祿无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无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以[illegible]最切務[illegible]云然

[illegible]言于仁宗曰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illegible]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illegible]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illegible]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illegible]武英斷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

登壇必究　賞功卷　二十三

也昨閱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遛者皆當斬罪或罰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illegible]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半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專望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寘之法

[illegible]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効命邊廷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微勞而反過于親臨行陳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

登壇必究　賞功卷　二十四

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体望愛惜名器以待勳勞從之

[illegible]

獲賊級者紀功官從公審驗若用財買者賣者俱問罪係官旗就在本衛係軍發邊衛民幷軍丁人等發附近俱充軍若虜寇犯邊官兵明知被虜人口遺棄在彼因而妄殺冒作賊級者與殺平人者一體論斷一凡擅殺平人報功其本管將官頭目失於鈐束者問罪量其所殺多寡輕則降級調衛重則罷職充軍俱奏請定奪

登壇必究賞功一卷終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則法也治都王子弟食邑鄙公卿食邑其七曰刑刑以懲惡賞賞以勸善以馭其威明其刑賞以示勸懲

劉彝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以八柄所秉執以起事者詔告也王馭馭者驅之於善群臣一曰爵謂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以馭其貴有爵則貴二曰祿祿仕者之俸以馭其富三曰予予之以財以馭其幸出於恩賜四曰置置之於位以馭其行賢者有行五曰生生者養之也以馭其福福及子孫六曰奪臣有罪而奪之以馭其貧奪其財故貧七曰廢放之於遠以馭其罪八曰誅謂以言責讓之以馭其過謂有過失

林氏曰必言詔者有賞罰非臣下所得專也蓋八柄之重所以防壅蔽之邪正一予奪之間又

將以服天下之心而定天下之亂者在于小人消長之勞也此非以人君之私見而行之也蓋以天下人之所存而必見其功以勸賞之必當其罪以懲惡之故人之有功者不得不賞人之有罪者不得不罰作之於外又有以激其心使人皆知賞罰之所在固各因其人之當否而無容私焉故以行其賞罰而人莫得而爭也謂賞罰當乎天下人之心而後可以服人心而定天下之亂也以守天下之法而致天下之治此聖王所以賞罰必當其功罪以示天下之公而八柄之所以詔王者其意深矣

歲終則令百官府編數百官之府各正其治各使之正其治受其會受其一歲之會計聽其政事告之所行之政事以致而詔王廢置告于王而廢置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丘文莊曰人君爲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已周之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既有曰刑賞以馭其威矣而又有八柄詔王以馭群臣及內史所掌之法以詔治者亦同焉所謂爵賞予置生五者賞之類也奪廢誅三者罰之類也是八者皆掌之天官天官者象天所立也天有春生秋殺然後以成天之道君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道人君持其柄於上以馭乎下大臣計其治于下以輔乎上則綱紀立而主威不至於下移誅賞行而人心不敢以撼忽人君之所以馭衆之大權誠莫有先於此者矣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丘文莊曰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故於朝者君子之所會也市者衆人之所聚也所以懲小人衆人之所惡在故於市此見人君之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乃衆人好惡之公焉後世人主往往以賜人爵位乃以內降而出不欲其公其庭顯戮人臣有罪或至加以鴆毒惟恐外聞此皆非天命天討之至公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丘文莊曰賞罰貴乎得中固不可以僭濫亦不可以僭濫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同

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丘文莊曰此言人君賞罰當合天下之公論不可徇一己之私心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

朱子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蔽於私也至于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然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于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丘文莊曰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固不可不參之於衆然必於衆尤不可不察之于獨也參之于衆也詳而察之于獨也審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矣或不然聽一人之言遽以爲賢否而用舍之賞罰焉不復參以衆論此朱子所謂名柄權所而其威不免於下移也歟

通鑑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悚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丘文莊曰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譽者其于卽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毀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賞罰之柄而不爲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溺于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復致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者多矣幸而竟悟又或置而不復詰此所以小人往往得志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淪謫之患者此

也其說威上下亦可疑也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購求布急滕公言於上以爲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丘文莊曰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是皆有公天下之意而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宣帝厲精爲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丘文莊曰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天下于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太和之治亦不能外此賞罰以爲治也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然是詔也乃爲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卹孰知其所賞者乃僞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姦任非人所謂所稱爲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丘文莊曰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所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讐非

寂貨瑯公行賄故請亦行賍斥蕭瑀劾李靖之討乃録其功而貸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尽力以修職業哉然以讒言而誅李君羨以譖言而殺劉自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于公道惜哉

宋朱熹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虗明絶無毫髪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虗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虗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

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虗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固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虗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兵部尚書王公守云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若干彼其誘以武勇而收録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右之姻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彼且需求刻剥騷擾道路倚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憐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怨爲摠兵者且復貸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戻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困

此輩而索然矣其何以臨所服衆哉必須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潰擾侵冐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

又云近年以來如賊攻城掠鄉毎毎督兵追剿而不勝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今後但遇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摠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

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奏聞一
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鞠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
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長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
時無相悖戾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
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

都御史方韜公云用兵之際衝鋒爲難斬級次之今海
上賊船初來能迎其鋒擊沉一船另賞銀一百兩
飽去之賊擊沉一船另賞銀五十兩如不能對敵
搭駕小船撈取首級者不惟不賞即以退縮論陸
地之賊初來疲困甚易擒則延至二三日即復強

悍但初剿之不令賊害地方又不當以難易言也
其間能衝鋒破陣使賊披靡者另賞銀三百兩若
夫鄉村零斬必要倭首相兼仍審地方隣証見賊
犯某處從何斬獲取有結狀方照格行賞查係虛
冒即以妄殺平人論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賊若從某處海面深入登岸者該
總首先坐之論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摠兵又罪
及兵備海道而止至于海中擊賊初至將領以奇
功論已有事例惟軍士首級之賞尚未別白臣先
具題擊來船與擊歸船不同擊歸船真倭首級一
顆給銀十五兩自合如故擊來船真倭首級一顆
合無量增銀十兩比陸戰首級尚少銀伍兩豈足
使水卒感恩懷利盡使擊賊哉

又云自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
已惰賊貨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
銳賊船又空人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
噬人而人殺虎虎斃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
咥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虎斃

總督胡公宗憲云出入波濤冒不測之險人情所甚不
堪然賞罰之地里有險夷而土著者無險人情有

利害而利重者忘害若使各陸調官軍必於沿海
衛所自少生長身履目擊雖或利遲異地事無弗
同至其乘危冒險轉戰窮追若只同常廩止以常
格論功其視內地輕重難易之間殊有不得其平
者今雖多處行粮豈其犒賞若總兵官能使賊船
不得登岸而於海洋擒斬首級得敘異格各軍人
等比內地所獲功次倍論如止獲賊船亦以大小
論級如此則人皆爭奮而無不堪之情矣

兵部尚書胡公世寧云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

差池何服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
乘爲後軍所爭奪多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
奔遠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會軍奮勇殺
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
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
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爲敵所敗此边人
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边倒交鋒
傷擄四五人即問充軍殺擄十名口以上不報者
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
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者

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
今边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墩堡任其攻克鄉
民任其殺擄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
之人拾死迯回边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
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
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
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守備力
所不及雖被殺擄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
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
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

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殺擄數十人以上俱問
失机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
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決不
必一一奏勘以致累死边軍至于戰勝論功止憑
巡撫兵備查審衆某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
殺死几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
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
起連殺三五人以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
巡撫揔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却
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几賞罰當而

人心思奮
又云首級論功之弊有詐冒有攘奪甚至殺平民傷
戰士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惟
朝廷命將得人則所任偏裨校領自皆奉公而執法
其所身經而目覩者某陣得某人之效謀而得勝
某陣得某人之奮力而成功其方戰也某人敵退
某人其既勝也某人斬獲几首又某人奮敵不過
而被殺某人得功几多而陣亡回營之後復黍之
於衆見而報之於紀功之人由是権其難易以第
其功賞不專尚於首級也至於凱旋之日則其人

書辦得用其人隨從有勞詳以上奏而量加甄錄
罔亦可也若冒報立功之人則面試其謀勇斬敵
之狀而取證其臨敵同事之人其僞立見矣丘公
濬所言選任紀功之官更立賞功之式而欲效者
一功當生者二功皆良法也
巡撫都御史龐公尚鵬云肅隊而趨挺矛而舞非以爲
觀也將責之以臨陣禦敵之實用也責之臨陣禦
敵之實用而不以臨陣禦敵之賞罰施之則亦戲
而已矣史傳所記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孫
武以婦女試陣法而戮其女隊長二人然後鼓之

而無不如意然則古之治兵者大略可見也請於
常廩之外多儲金錢以賞其用命者以作其投石
超距之氣其不用命者縱不能盡如臨陣之刑而
軍令所謂鞭笞貫耳等類許將官督操亦時一行
之以示威或聯爲伍法罰及同伍紀律既明人心
自肅至其臨陣庶几畏我而不畏敵矣
嘉興縣知縣佗俊卿云羊斟之微足以覆宋一笠之小
可以强吳三略曰軍無賞士不往故賞罰兵家之
所尚也後世賞罰不明武備廢弛有脂韋褔抱而
報功者有手獲功級而爲人掩奪者亦有喪師潛
以爲擒而冒賞者有屢建奇功獨立而反蒙辜者
亦有乘喜怒愛憎之故而賞不以功罰不以罪者
顛倒繆迷如此何以厭服人心振揚武烈鼓其鋒
鏑縱横之際存亡呼吸之間人以萬死博一賞在
上者寧不動心矜察之乎若有見敵不前交鋒不
勇者罰固無足議也亦有勢孤援寡勞逸飢餓主
客地利之不同者此皆有可原也斬將先登破陣
殺賊者賞固在上功也亦有運籌决勝者雖未曾
身冒矢石亦賞之所推首也苟或俘降以邀功誘
虜以違令甚至截殺行人老稚以充首級者又皆

在所不赦也故將之五德信賞必罰爲之主焉若
近歲王陽明申明賞罰疏雖已事之後猶不忘前
功斯可以永保勸懲者也
續例曰平倭事例內稱遇聚至五百名以上大勢倭
賊我兵數僅相當有能衝鋒陷陣一鼓蕩平或以
寡擊衆力戰成功者列爲一等內擒斬有名真倭
賊首一名顆者陞實授三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
五十兩如賊数不多易於取勝者列爲二等獲有
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陞實授一級不願陞者賞
銀五十兩俱照舊例議自萬曆六年九月以後擒

斬倭功不拘外洋登岸賊至五百名之外船至十
隻以上爲一等所獲真倭從賊一名顆者陞署職
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
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兩賊至
三百名之外船至五隻以上爲二等所獲真倭從
賊三名顆者陞署職一級不願陞者賞銀二十五
兩如不及数二名顆者賞銀二十兩一名顆者賞
銀十五兩獲漢人脅從賊三名顆者賞銀二十兩
二名顆者賞銀十五兩一名顆者賞銀十兩賊不
過数十人船不過一二隻及敗後散遁零星擒斬

首獲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賞銀二十五兩不
願賞者陞署職一級獲真倭從賊一名顆者賞銀
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顆者賞銀五兩此外軍
中尚有衝鋒賞格只要衝殺賊徒敗走仍直前趕
殺不拘斬級以賊大敗即爲首功俱即時照格陞
賞不容斬吝至若賊犯信地官兵逡巡不進致賊
深入或脫走者或舵工繚手故意不直射賊船者
或貪取賊人遺棄財物買海縱賊不追者或巡海
疎虞致賊登岸焚掠者或賊登陸官兵失于堵截
臨陣退縮者俱即時處以軍法近奉兵部題奉

欽依比照禦虜事例如有容令一船泊岸一倭登陸
者即坐以失機之罪有能堅守信地一倭不犯者
即爲首功雖與前人所論不同似可酌議而行也
又按斬首賜爵始於秦然在泮獻馘已見於詩則上
功首虜所從來遠矣我
朝軍功凡非臨陣親斬者不得世襲而領兵官自守
把糸遊以上皆不得上親斬功豈以爲將者責在
旗鼓而不以斬馘爲務哉抑以其功易於虛冒而
不録耶然爲將亦有摧鋒陷陣身先士卒者又焉
可盡誣其皆虛冒也惟領兵官無親斬功則有身

爲大將而其子孫僅襲一千百夫長至其厮役走
卒因人成事往往得襲萬戶者豈非小功反録而
大功不賞哉如蒙
題議以後領兵官不拘總副叅遊守把如果親身督
戰勝一陣者得陞實職一級因其賊之多寡功之
難易以爲等差亦激勸戎行之一机也或曰如此
不幾於陞賞太濫乎曰不然夫一陣而斬倭虜一
百則陞賞百級矣斬倭虜一千則陞賞千級矣彼
百與千者不吝賞而獨吝於領兵官之一二級是
輕千金而重豆羹簞食也可乎哉 以上公賞罰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

吳澂曰茇舍草止之也草有草止之法防寇戒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也兵奏曰論六軍之師從門所居之門公邑閭四謂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之鄉六鄉野謂之六遂茇舍之教乃察法事其辨軍之夜事蓋亦兵陰師之時宿夜而安其萬民之計夜而處其謂无暗也將以鼓鐸而聲之非所以必亂者以加物而揮之明所見必除於是事以號名為尚而號各又以夜戰者所以防姦細及關溝等事五文茁曰所謂振旅讀書契猶今人按簿籍以辨名也觀其所謂辨軍之夜事而見古人教戰不徒教其晝以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此所以希无察事而兵无敗陳也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為常]諸侯載旂[交龍為旂]軍吏載旗[熊虎為旗]師都[謂孤卿之位]載旜[通帛為旜]鄉遂載物[雜帛為物]郊野載旐[龜蛇為旐]百官載旟[鳥隼為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

吳澂曰仲秋言治兵者禮春夏不興師秋乃出兵之時也陳與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者有所書无所將者无所書五文茁曰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陳又曰其他皆如振旅遂以所如蒐之法可見四時教閱之法皆同各隨時舉其重者而言之又以見蒐也後世有欲用古法以教閱者宜詳考而兼用之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先大閱之期]群吏[謂鄉師以下]戒衆庶修戰灋虞人[山澤之虞]萊所田之野為表[除大田草二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表第一]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明天正]弊[仆也]旗誅後至者[仆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列]車[兵車]徒[步卒]如戰之陳皆坐[使坐聽所言]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植所仆者]車徒皆作[起]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表第二]乃止三鼓摝[掩其口]鐸[而振之]群吏弊旗[仆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疾趨]徒趨及表[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曲馳而去]徒走[疾走]及表[表第四]乃止鼓戒三闋[鼓以三為節]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一表在第一]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吳澂曰仲冬鼓大閱以簡車馬習戰陳也許於三將未明詳之野謂先除其草以便馳驅也表所以正行列者步數田長度五十一表三表則三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四表五百五十步左右之塵當容三軍其步數隨軍多少可知大建旗後表之中謂第四表之中央也質明弊旗謂期衆之至后早故明以仆旗後至者誅皆坐以當所誓也陳前謂南面前表也中軍謂中軍將也令鼓者鼓以作士氣也鼓人師所旅帥也司馬謂兩司馬振鐸以作衆也及表乃至第二表前至第三表者三鼓摝鐸摝者掩鐸之上而止之所以止行息氣也又三鼓而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謂自第二表前至第三表也又三鼓而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謂自第三表前至前表鼓戒謂戒攻敵也每鼓一闋則車一轉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敵服矣鳴鐃且卻謂軍退則卒長鳴鐃以和衆鼓及表乃止第自前表至

戰隊之法凡教爲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
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
鼓刀楯在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在後行旗卧即跪
旗舉即起聲鼓即進鳴金即止講武之日皇帝乘革
輅至墠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都墠北和
門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入
蕃客立於大次四方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仗外四周
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
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
西向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

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誓詞告
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
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
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東軍一
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一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之
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
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陳西軍亦鼓而
舉青旗爲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陳
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
黑旗爲曲陳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陳以應之凡

陣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陳
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一
第二挑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
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陳先鼓而爲直陳然後
變從餘陳之法五陳畢兩軍俱爲直陳又擊三鼓有
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
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
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
之法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
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奏禮畢乃還

臣文莊曰教閱之法備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路故中秋治兵王載太常旂一歲四時之發天子親教場文武從二伯六禮之中軍將正一我國家元白禮訓皆習古典獨於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缺馬將鍾有欽聞然此是命將肄習坐作進退之節卓然不觀臨爲當講究固汎及漢唐宋之遺前不關應禮儀之汪而當循之次爲一代講武之礼每歲一冬月一行馬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少補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
二校尉位相居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十皆卷矟
幡展刀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
騎爲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舉左右校擊鼓
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卻左校進逐至

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後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二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臣文新曰此唐府兵教閱之法

玄宗特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列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鈴立於陳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宰臣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舍之流新州給事中知

禮儀事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度頗亦失序惟左軍節度薛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開元中勑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軍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于既具以弘

武備

臣文新曰唐玄宗親征未久而有講武其後又詔兩京諸州簡選教練其不忘武備有如此者

宋太宗時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為箭鐵裹以氈厲命強者兩兩相射避即捷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捷為大插施諸葦稍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自是師旅皆精銳

太宗時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

又淳化中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

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為上等艱於引滿者別為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為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遷隸之至道元年又閱禁旅有挽強至一石五年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数百東西列陳挽強彀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数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上之陳数萬成列者乎

臣文新曰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因弛而為講武如此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数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鍔飛躍滿

空及親征太原巡城擢武必令紛舞前導觀於坐

江文蔚曰秦人以講武爲前廊之戲則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舞所本也足耶非一代之制然亦則足以[illegible]
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技之技能
不敢自恃其能故當而輕我中國也後世所謂角觝
之戲曰巧一日其間有捷如神者非積以歲月
之演武之數不能背且捷如此也習武之後止以
資人笑樂[illegible]
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真宗時大閱詔將詔有司擇地於含輝門外之東武
村爲廣場憑高爲臺臺上設屋構行宮其夜三鼓殿
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並戎

登壇必究　卷備閱卷　一七　四百五十九 備閱六

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三
十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
御茂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
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於臺上
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
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駭士譟聲震百里外皆三
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陳堅
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
仁宗時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士教坐
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陳

畢令解證以弩弓射營置弓二等自一石至八斗弩
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
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衽金甲縵忌不足以應
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紛諸
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江文蔚曰諸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宗初
也

登壇必究　卷備閱一卷　十八　四百六十 備閱五十

种世衡知環州課吏民射或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
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
精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户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沈括言北地
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
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
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
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

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丘文莊曰古以弓弩為中國之長技大抵名將以弓弩取勝者往往見於史可考也況指揮舍我長技[illegible]……[illegible]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皁並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並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營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

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饑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丘文莊曰軍情所以易動者由其無恒心也何以無恒心蓋上之所以給予之者有限而下之所以用度者不貲所費不貲則衣食不給衣食不給則無恒心矣無恒心之人則情不可測之必欲保其臨事之不變難矣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軍情所以誡之若其嚴如此然不得衣紅紫可也而亦不許衣皁及葱韭不得入營門則甚矣無故不許飲可也

歐陽脩言于仁宗曰數兵不絕點兵不絕然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各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多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

丘文莊曰此言切中時弊

神宗時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朱子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又曰大凡有兵須有陳

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只袞作一團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陳各有條理方得

丘文莊曰行軍不可無陳而陳法必有據依自昔以來所傳者雖多然皆以八陳圖為得其法說者謂八陳始於黃帝用之以破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遵八陳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陳法唐時李靖得其法以授李勣上為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六武八陳即九軍九軍者六陳也宋蔡元定為八陳圖說朱子謂其分開方圓陳法不相混雜亦有取焉

哲宗時司諫蘇轍言諸道禁軍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早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雷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

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兵其餘止一教朔請郎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太憿者頗以為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鬭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

丘文莊曰[illegible]

蘇軾進策於其君有所謂安萬民者其別曰教戰守有所謂訓兵旅者其別曰倡勇敢教戰守之策曰生

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如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走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天下固不免於用兵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

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挾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丘文莊曰蘇氏之策欲無事之時士大夫皆尚武勇習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以勝負以為賞罰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竊以謂今天下州郡凡要害處皆設衛所以養兵屯坐食之官軍以為民衛民既出賦稅以衣食之而又使之執干戈以從事乎軍旅則民有辭矣則今日官軍之外民兵不可用賦日有事之秋技變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於此教而用之非但為國亦以用民也彼又將何辭乎不得已什伍之以協助官軍事已即休可也

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繼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發則勃然者相繼矣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

登壇必究 簡閱一卷　二十三　四百八十　簡閱廿二

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

丘文莊曰蘇軾此言真得夫激勸用人之道但其所謂視其勇者而陰厚之陰之爲言豈王道蕩蕩光明正大之謂哉竊以爲其言雖不能無備而其策則爲甚善請如宋人軸禁軍之制分軍爲二等擇其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爲正軍以備其戰之用其次者以爲副軍以應工役之役軍士每月支糧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石減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爲賞費軍士有才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爲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爲上五矢以上爲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爲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式[illegible]其能技能以此爲等第蘇氏之策使其技能皆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力負雖恐且曰一不得賞不徒失望而且爲人所羞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不徒失利而且爲人所羞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從衆退避不可得已如此則軍士之中有義者爲上所厚有勇者爲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爲衆人之倡者矣

胡寅言于高宗曰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酋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

登壇必究 簡閱一卷　二十四　四百七十五　簡閱廿三

敵則戮其族令則必行分毫不貸者乃至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師不敢自保者爲治軍者之虛文也

丘文莊曰寅所言治軍虛實非但一時事也人君以誠爲治凡事皆然而於治軍尤不可務虛文而不崇實効

孝宗時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一衆一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

王文宜曰人君惟不惑於浮議乃能成事況宮闈
之事尤難於遽行也變往往有意外之變報復之
禍人主非真有爲國之心若不激見議目非主人
持志之堅且盡之的諒事之艱而不爲群議所移
動者鮮矣趙雄爲造事之初與已斷一惟聖明不
惑乃能集事豈但淡法一事然哉

垂壇必究簡閱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選兵說

王鳴鶴曰選兵之法大率梗槩茲篇其要在隨材授藝各當其可卽古器使之道用兵以增敵愾與用賢以共治理其機一也方今四方多事六道徵兵獨怪夫游閒偎子喦竄孱夫或倚市門而工謌笑或窘朝夕而藉呼號往往僥倖尺籍以糜公餼東郭先生不吹竽而食祿殆是輩已至緩急之際鼓之不前金之不退手足莫知所措而披靡隨之此所謂投肉虎蹊幾何而不貽國家之大患哉戚太保謂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惟在精愚謂選用之精在一時而鼓舞之機在平日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賞畜銳養威以决勝于一戰李牧備北邊挫彊胡用是道也故選在精而養在豫此或兵家之常談然冀同志者愼毋忽諸

選兵

夫大將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藝能之精粗使人各當其任此軍之善政也古法馬步三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近代營陣法或以二萬人爲率今按古法馬軍每將三百人其差次則先以善騎者次以蹻捷者末以善用短兵者總六千人步軍每將五百人其差次先以彊力疾足負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遠趨二百里者二千人次能命中者四千人次但能射遠者四千人次壯碩輕勇能格鬬者一萬人總二萬四千人將校並在內爲馬步戰兵之數也其所由曹司車御火長牧人工匠別計七千五百人此合兵之大率也過與不及此數者約而損益之

選鋒

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其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彊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劒客奇材吳謂之解煩亦謂之决命唐則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旣具則大將勅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蹻健出衆

武藝軼格者部爲別隊大約千人選一萬人選千所
選務寡要在必當擇服以從將統者爲大將親兵前
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此色之外又有大勇敢死
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彊暴
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
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神鉤彊梁多力
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
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
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
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死

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
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姓匿名者聚爲一卒名曰
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爲一卒
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
卒名曰待命之士由是集而別之禮而厚之爲之於
大將有急則隨事呼用使各盡所能無不盡力致效
也

選能

夫總兵之任務搜拔衆材以助觀聽以咨籌畧春秋
戰國之際雖九九之伎雞鳴狗盗之士無不延見厥
養以爲已用其藏器草萊奮迹麾下者蓋不乏矣故
大將有受任則與副佐講求人材有異能者無問勢
之大小貴賤皆置在幕府以備後用其或杖策挾術
自干於軍門亦詢視其顏色察驗其所來所復可則
明試而録之凡沉謀秘畧出於人上者可使佐謀巧
詞善説能移人意者可使遊説歷聘四方知風俗人
情之隱者可使佐術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可使
爲間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
可使道軍巧思出入能爍金剡木爲器械者可使佐
攻材力蹻捷能猿騰鶻擊踰溝越壘來往無迹者可

使察覘能占風候氣視月觀星揲蓍轉式達於休咎
者可使佐謫凡此色類非可悉數但負一能軍中皆
有以用之不可棄也由智將之所裁量爾其待遇資
給則隨色爲差次

南塘戚公 継光 原選兵

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若草昧之初
招徠之勢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
方今天下承平編民忘戰東書混同卒然之變自是
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攬分揀等宰均有
所用天下一家邊腹之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

限給其法惟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貌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所謂鄉野老實之人者黑大粗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此爲第一然有一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豊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利此不可以爲準何則豊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豊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盡乃失其故態常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

特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除已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僞輩爲巳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與言至此則吾人選士之術荒矣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藝高止可添壯有膽之人非懦弱膽小之人苟能一扶而即膽大也惟素負有膽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豊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

者也然此輩不可易得思其次則武藝尚可以教習必精神力貌兼收三者兼收又不若憑各親識鄉里哨隊長舉首蓋渠皆生長同閈觀其所習也久矣此又不可以憑選者之目也所參此數者皆選兵之一籌而必以膽爲主膽包在人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于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滯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油滑寧用鄉野愚鈍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之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慓氣易于振作先以異出常情之威壓之使

就我彀中而即繼之以重恩收其心結之以至誠作其威則爲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効之方也若愛先玩于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叢而恩不感矣是故遵令奉法臨事用命所以成天下之功遊天下之事雖小而家人父子邑里之細非克濟者威嚴而已但威嚴不能自行永守保無阻壞而所以使威嚴之永行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于孝子若也子之聽命于父者以其生我也育我也設使父必于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私言況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是以必須恩以佐使其威嚴度威

嚴爲之畏爲有濟不然則威之反爲怨嚴之反爲叛矣如載人者舟之功而所以使之覆者則舵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舵乎此予數年之獨秘雖後日名將之出必不易予言也

原授器

選兵既得其道矣其法不過相貌精健而四十上下皆健也二十以上皆健也所用之器必長短相雜刺衛兼合而我之選士若無分辨一槩給之則如藤牌宜于少壯便健狠笼長牌宜于健大雄偉長鎗短兵宜于精敏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

苟一槩給之則年近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龜息以蔽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橫于鋒鏑耶若狠笼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老成成立于前行以爲三軍之領袖羽翼蔽也哉今將編選授器之法開條于後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時一日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則新集鄉民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換兵之思則一時恨不入選感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福倏生畏悔之念便就又要回家媒孽此時餉未及約束又未食餼糧不惟無所繫抑且無所畏且選日更無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信牌上書一號編營伍在此（傍註某字某營）二號記縣分都圖在此（某某生管）三號記年貌疤記在此（某官生管）四號記尺寸筋力在此（某官生管）五號記居住地名填年月在此（某官生管）六號登錄文冊在此（某官生管）又在空地別立一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

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爲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邊務每牌下留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編記每一

號牌下用卓一張櫈二條與官生坐書手一二名俱分立停當然後坐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官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一哨（都館）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內定第一哨哨長當前立訖餘幾名且在坐後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于兵內自舉抽出隊長幾名又于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在坐後立將第一隊長令在選中兵中帶願入隊兵十二名在公座前向橫一字立先將隊長用束伍內腰牌紙一張于習藝空內填領隊二字照束伍篇內給與方

色隊旗一面連人先送至壇營伍處其旗付管旗處收
給定成營伍無姓名行伍册一本選送人到將臺候牌
紙內照營伍塡畢又連人牌送與塡縣分都圖處照
腰牌紙內空處塡畢又連人牌送至塡年貌疤記處
照腰牌紙內空處塡畢又連人送至塡尺寸觔力處
照腰牌紙內空處塡畢又送至的當鄉士之官管塡
所住地名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塡住處地名畢乃將
本隊長帶過十二名兵內先擇年力老大一人付以
長牌長牌無甚花法只欲有膽有力賴之遮蔽其後
兵前進耳

次將年少便健手足未硬一名爲藤牌藤牌如前說
之謂也
次將年力健大老成二人爲狼筅狼筅枝幹繁重足
以蔽身而壯膽故用法明直易習便于老成手足已
硬之人
次將有殺氣有精神三十上下長健好漢四人爲長
鎗手又長鎗之次者二人爲短兵長鎗用法多習學
非身手眼俱活者不可用此器又專主于刺故選授
又貴于精中取精
次老實有力能肩負者爲人下者一人充爲火兵欲

力負鍋裹之重性下肯爲同類所役
一每定完一人爲其器卽塡于腰牌內習藝空內連
人一體先編記隊長之法挨次挨送各所立挨記牌
下處塡完一隊畢通令隊長帶赴又一處抄錄腰
牌紙內所塡格根在册卽將一隊兵送于空地立標
之所坐聽
一第二隊照第一隊法編給挨塡完畢又坐如此一
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照隊長挨塡照束伍篇內
給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卽執于先編過本哨該管幾
隊頭坐定又如此與過先已發放在坐後立着的第

二箇哨長來編出隊長兵又照一哨之法挨隊如前選
編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約束責令哨長管隊長隊
長管兵每隊互相識認亦照束伍篇內腰牌陰面之
式刷來將全隊姓名塡于式內每名給一張粘在腰
牌陰面
一自此爲始凡行動立止俱照式內鴛鴦次序前後
左右恁是如何不許時刻錯亂行立如有一人更換
俱連坐治罪換了兵責隊長換了隊長責哨長約在
某日闔營可以選完發放到日前來對讀腰牌如此
選兵選中卽成行伍卽有統束雖生兵烏合今日入

穀今日即可於衆中底軍容即不能更換而制欵分
散即在我矣選中一名就得一名實人在行伍中操
練若再至通完仍照選兵法分立牌所總對讀腰牌
一遍差者換者即便以重法連坐其一二人便要立
重信此時要信一立如古人徙木云者以後順爭牽
掣推我號令是聽而左可言練也此一節已於練兵
有五分工夫矣心之精微盡於此說識者詳之此一
編乃治兵之始初下手工夫百萬之綱領也節目由
茲而寓幸勿畧畧焉敢告同志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師欣武 仝校

輯教兵說

王鳴鶴曰制敵先于教兵此古簡閱之說昉于周禮至春秋戰國以迄漢唐宋遺法具存余既輯之成編猶懼詞旨深奥而三軍之中多懵愚椎魯未便解悟故又彙是篇乃講武常法而戚太保所著諸例條析詳明最為切要即令人習戶誦雖不識

一丁者可使了然其有裨于武事匪渺尠矣雖然今之將帥所朝夕按習飛衆厲修戰法者大都不爽於成憲而至于東創倭北創虜喪師辱國不免輿尸之凶此曷故哉先正有言練兵之法莫先練心人心齊一則百萬之衆即一人之身將知兵兵知將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而常勝在我矣此又為將者所當知也

教兵 出武經總要

傳曰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此不習勒卒之過也其法百不當一故曰軍無衆寡士無勇怯以治則勝以亂則負兵不識將將不知兵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百萬之衆以之對敵如委肉虎蹊安能求勝哉所謂治者居則閱習動則堅整進不可以犯退不可以追前後如節左右應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治之素也古法曰三官不謬五教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目耳手足

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知進退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兵教心知賞罰之用五者用習是取勝之治卒也故用兵欲其便用器欲其利將校欲其精士卒欲其教蓋士有未戰而震慴者馬有未馳而疲汗者非人怯馬弱不習之過也前古講武教愼之法草教習勒之常雖未盡制勝之方要之卷舒離合坐作進止不失其節矣然後觀敵應變臨事制宜使之赴水蹈火出生入死同心一力前無彊寧不由斯而致焉方今雖有訓練之方然而法制未立是以旗旛雖設不主進退鼓角雖備不為號令行

伍雖列不爲稀密部陣雖立不講圓方但見敵即驅遇地即戰不制奇正不爲備伏不擇險易不詢孤虛連師百萬呼吸變化耳事素定難乎應敵今故悉采前世教閱之法重復研究詳載于篇夫訓士之法雖貴約束繁多在于舍迂求要欲使人心齊勸指顧如一然不可得省要須兼存故但習其容不可施之戰鬬者草教日閱是也雖曰訓習便可勒爲行陣者講武教騎教步教等是也故不先日閱是謂教而無漸不後講武是謂訓習而無功斯則交相爲用而成折衝靜難之具也若夫乘三農之隙習六師之容順威儀明

少長嚴賞罰陳號令麾焉使必從指焉使必赴則將帥者當於此求其一二而施之行事云

講武 出武經總要

仲冬之月前期十有一日所司請講武命將帥選閱軍士先於都門外芟萊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於其中墠地爲步騎六軍營埒之處左右廂各爲三軍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容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此云五行表間前後各容五十步爲三軍進止之節前一日帥及士卒集於墠地禁諠譁依色建旗爲和門於都墠之中四角皆建五綵牙旗金鼓甲仗威儀習依式將以下各有統率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冑乘馬教習士衆爲戰陣法是日未明將上皆樸甲各帶卒以俟將軍儀服備物大將各處於其中立於旗鼓之下若六軍則每軍鼓十二面二十人各四面並北於其軍後表之下立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大將各以鞞合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已上各趍集於中軍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軍曰令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

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別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果毅各以詞告其所訖遂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徒皆行及表擊鉦騎徒乃止又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而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而舉黑旗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

爲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遲爲客主先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陣以應之每变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爲勝敗之形每將变陣先鼓而爲直陣然後变爲餘陣之法五陣畢兩軍集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但至中表相擬擊而还每退行至一表跪起如前遂復本列乃講騎軍二軍吹角擊鼓誓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惟無跪起騎軍東西迭爲客主爲

五变之陣皆如步法每陣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五陣畢俱待擊鼓如前盤馬相擬而罷遂振旅徒還

教例

凡敎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旗勇者擊鼓刀楯爲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告士衆使習見旌旗指揮之節旗作則跪舉則起習知金鼓動止之節擊鼓則進鳴金則止知刑罰之苦（或作）明賞罰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鬭之備習慣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凡步騎二軍之士備則滿数省則半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刃及凡步七逆退限過中表二十四步而止不得過也

大凡講武以示法程教旗以習進退教草以示殺護日閱以便坐作雖在治世不可以闕故善訓士者先教耳所以審金鼓也次教目所以辨旗幟也次教手使屈伸便利提挈敏急次教足使進退合宜往來迅疾次教心使廉務恭順執事精彊又教之抵對令賛唱整肅趨蹶趍捷教之裝束使褁幞佩結器仗倫序又使出入坐起尊卑大小不相踰越而示之禮衣食寢臥順時調息不傷寒暑而爲之制教戰之法號令

旣審指揮無失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絕而鮮之無犯進退之節無絕人馬之力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此教兵之率也至於執兵用刃（或作伎）又有法焉凡教刀者先使執持便慣乃以形制輕重折（或作所）伐猛劣而爲之等教旗若槍者先使把捉有方盤旋進退乃以干之長短大小揷刺深淺而爲之等教弓者先使張弓架矢威儀容止乃以弓之硬弱箭之遲速遠近射的親疎穿甲重数而爲之等教弩者先使

之縶縛弛張輕利捷敏乃準弓矢而爲之等此教器
械之畧也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非此謂歟

南塘戚公繼光操敵號令

竊觀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不用金鼓旗
旛而浪戰百勝者但今新集生兵春汛逼近一切戰
陣法令若逐次教來何時是熟今時緊要必不可緩
各便宜簡明號令合行刊給各於長夜每隊相聚一
處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就聽本隊識字之人教誦
解說務要記熟凡操練對敵决是字字依行各讀記
之後聽本府點背若一條不記打一板若各兵有犯

小過該責打之事能背一條者免打一板臨陣軍法
不在此例

凡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
如其色旗竪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
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輕動若旗幟金
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
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
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擂鼓該進就
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
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鳴不
止也要依令退回背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
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凡掌號笛即是吹鎖吶是要聚官哨隊長來分付軍
中事務○凡正行之間放銃一箇就是要更變號令
即立定看聽有何旗竪有何號令再行○凡歇處吹
喇叭一遍火兵即做飯衆人收拾吹喇叭第二遍各
兵吃飯吹喇叭第三遍各兵出赴信地劄營候主將
到發放施行○凡喇叭吹天鵞聲是要各兵吶喊○
凡喇叭吹擺隊伍是要各兵即於行次每哨一聚各
留空地擺定○凡喇叭吹單擺開是要各隊即便挨

隊甲疎疎擺開每一小隊相平離一丈五尺○凡旗
點過只吹喇叭一長聲是要各兵轉身照旗所向轉
過○凡打銅鑼是要各兵坐地休息○凡吹哱囉是
要各兵起身執器械站立○凡點步鼓是要各兵照
先樹起的旗次發兵行營每點鼓一聲走十步○凡
擂鼓是要各兵趨跑向前對敵交鋒○凡下營定擂
鼓立中軍旗是放火兵出營樵汲掌號是收回○凡
各舉動與交鋒但聞鳴金一聲即便立止又鳴一聲
是要各兵退还連鳴二聲是要各兵又於脚下便再
轉身向前立定○凡打金邊是發人探賊○凡摔鈸

響是要各收隊即將原单擺開的兵照舊收成各哨再收成每營一處○凡塘報挫小黃旗是有賊至○凡旗幟各兵認定各揔哨顏色但本揔旗立起即便收拾聽令若旗左點則即左行右點即右行前點即前行後點即後行隨旗所指而往本揔旗收捲在地即各聽令立定如旗不起脚下即是信地雖天神來叫移動也不許依從擅動夜看高招火鼓與晝一般○凡鳥銃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銃裝不及往往悞了衆人性命今後遇賊至一百步之內聽吹竹筒響在兵前擺開每一哨前擺一隊聽

本管放銃一箇總許放銃每吹喇叭一聲放一遍擺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銃一齊盡放不必分層○凡弩手射手候鳥銃打放將完賊至六十步之內起火放方許繼銃後射箭無令不許擅發○凡鴛鴦陣乃殺賊必勝屢效者此是緊要束伍第一戰法今開式于後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長鎗進的老了即便殺上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挨牌手低頭執牌前進如足聞鼓聲而遲疑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刀遞抵于後緊隨牌進交鋒筅以救牌以鎗救筅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要依照此法無不服矣

鴛鴦陣

鴛鴦陣左右分变二伍之圖

隊長

鴛鴦陣變三才陣之圖

二伍各變小三才陣之圖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為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惟左右前後人之一身但一人皆有左右前後庶為易曉而在讀書有位者自知即五方五行之製也然不可以之責行伍之人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即方為南行為火火之色屬紅神為朱雀卦為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即方為北行為水水之色屬黑神為玄武卦為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即方為東行為木木之色屬青神為青龍卦為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即方為西行為金金之色屬白神

為白虎卦為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即行為土土之色屬黃方為中神為勾陳卦為太極凡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點黃旗則是中軍欲变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变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变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变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变動聽號令施行仍不必拘五營之次但見舉黑旗俱要往後看但見舉紅旗俱要往前看但見舉青旗俱要向左看但見舉白旗俱要向右看但見舉黃旗四面

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五旗俱舉黙各營四方各照
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黙向何方隨其所
指向各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官
婦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鳴呼此教戰之指南此
千載不傳之秘文此余獨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允為
可寶○凡新兵初集束伍既完即須出此卷每兵即
與一本使之誦熟以知號令方可言蕩謀也○

比較武藝

凡比較武藝務要俱照示學習實敵本事真可對搏
打者不許仍學習花鎗等法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

觀各捴哨隊伍官長俱以分數施行賞罰一分以上
責成各伍長二分以上責成各教師隊長三分以上
責成哨官四分以上責成把捴○凡長鎗鋒要輕利
重不過兩桿要稍輕腰硬根粗○凡狼筅各要利刃
在頂長一尺四面竹枝須堅直粗大者○凡朳杈棍
俱要長一丈二尺蓋短兵須長用處可入長鎗每人
解首一把○凡弓箭手弓要副各辨箭要鐵鏃務三
十枝仍各長大腰刀一把解首一把○凡弩手要力
大新堅每弩毒藥一瓶鐵箭一百枝每人腰刀一把
解首一把○凡立牌要高闊遮得後面持鎗之人每
人利長腰刀一把○凡藤牌要堅大輕遮一身每人
長刀一把棄鎗三枝藤牌無棄鎗如無牌同蓋長短
勢絶急不能入須用棄鎗誘之使彼一顧則藤牌乘
隙徑入矣以上各條違犯照前分数軍令連坐○凡
火器裝藥竹筒火繩藥線匙鎚油單火藥一有不全
入場忘記懸帶隨身及藥不乾燥各不如法隊長同
罰本犯加治○凡兵隨帶百樣軍火器械隨壞隨治
如力不能私製者即明禀各捴處呈置給用把捴官
每平時調查○凡人之血氣用則堅怠惰則脆劳其
筋骨餓其體膚君相亦然况於兵乎但不宜過於太

苦是謂練兵之力○凡兵平時所用器械輕重分兩
當重於鋒所用之器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
手捷不為器所欺矣是謂練手之力○凡平時各兵
須學趋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纔好如古人足囊
以沙漸漸加之臨敵去沙自然輕便是練足之力○
凡平時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强加之庶臨戰
身輕進退自速是謂練身之力○凡吶喊所以壯軍
威有不齊者巡視旗拿來治以軍法○凡什物器械
刻名隊裝油在上以便查考及疏失○一比弩以六
十步為式把高五尺闊一尺五寸三箭中二枝為善

射○一比鎗先單鎗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
復二鎗對試真正交鋒復以二十步內立木把一面
高五尺闊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
毬在內每一人執鎗二十步外聽擂鼓擎鎗作勢飛
身向前戳去孔內圓木懸于鎗尖上如此遍五孔上
○一試射官尺八十步為式把高六尺濶二尺每三
矢中二矢為熟○一試狼筅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
法次用鎗對較凡長鎗衖誘不動又能遮隔不入為
熟○一試鈀鈀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合一復單
人以長鎗短刀對較能架隔長鎗刀棍與狼筅出入

為熟○一試刀以能衝入鈀鈀狼筅不及遮隔為熟
刀法甚多傳其妙者絕寡尚俟豪傑續之○一試挨
牌每一人執牌面左一人執狼筅面右俱牌後遮蔽
分面立定鎗筅雜藝俱照鴛鴦陣立定前設長鎗一
人為敵俱鑼响坐定聽吹哱囉起身聽鼓兩處俱進
擂鼓吹天鵝聲喇叭納喊一聲敵兵執長鎗以鎗高
處戳入牌身高起閣鎗頭上過陣內長鎗伸出殺敵
急復原伍次敵兵長鎗戳腳下牌兵用牌坐落陣內
長鎗出殺敵急復原伍次敵兵長鎗由左戳進期傷
牌兵之腎左面狼筅拿鎗長鎗出殺左面短兵即隨

鎗以出防長鎗進老故短以救之急收原伍次敵鎗
戳右欲傷右边後二箇鎗手牌兵即以右手所持腰
刀砍其鎗右面長鎗出殺短兵隨出同左边之例云
如賊亦有數人前來則長牌當中只顧低頭執牌前
進左筅防左右筅防右左鎗隨左筅出殺右鎗隨右
筅出殺左短兵防左鎗進的老了救援右短兵防右
鎗進的老了救援籐牌乘二筅之勢於筅中滾出以
殺為務鳴金急復原伍進止闔闢左右前後恁是如
何斷殺定不可亂了原伍○一試籐牌先令自舞試其
遮蔽活動之法務要藏身不見身雖藏閉而月猶向

外視敵又能管脚下為妙次以長鎗對較令牌持標
一枝近敵打去乘彼顧搖便抽刀綫進使人不及反
手為精○一試標鎗立銀錢三箇于三十步內命中
或上或中或下不差為熟○一試火器以八十步立
五尺高二尺闊木牌三發二中十發七中為精○一
試火箭以八十步亦用鏡把平去中式為精歪斜不
中果係作不如法免究其兵製作既精放不如法究
兵○一千里雷點放緩急不誤為熟臨時奇遺不載
數內失忘隨砲應用之物及損壞信藥等項俱重治
○一旗法隨鼓緊慢行如磨旗之時兩手托開陰陽

挐住高舉伏身轉腰繞頭過一遭方纔竪起○一試打鼓之勢用以木槌二根起逢下速兩手高舉過額而看鼓沉重爲可○

一在場比較法

凡操畢各兵坐息稍久主將亦暫退休養精神即升堂吹哱囉各起身從便習學聽中軍官竪起藍旗一面當中點之各營狼筅手俱聽鼓由發放路集中軍兩边金鳴鼓止用後式裝成文冊點名比較如前條法比較賞罰畢收藍旗各照原路回伍聽鳴鑼坐息盖狼筅之功在竹屬木故舉藍旗以應之次舉黃圓

旗長牌藤牌手一照狼筅手點鼓通集臺下比較如前條約賞罰畢收旗各回原伍盖牌主禦故舉黃旗以應之而圓則象形也次舉白旗各營長鎗手一照狼筅手號令赴臺下照前條約比較賞罰畢收旗各回原伍盖長鎗之利在刃刃屬金故舉白旗以應之次舉黑旗各營各色叉鈀短兵一照狼筅手號令集臺下各照前條約比較賞罰畢收旗各回原伍盖短兵勢節險短如水之激故舉黑旗以應之次舉紅旗立把子各營鳥銃火箭弩手俱赴臺下比較畢收旗各还原伍盖神器屬火而弓矢皆前行之器故舉紅旗以應之

左篇乃比較冊由頭

一比較武藝初試定爲上等三則中等三則下等三則再比仍如原等者不賞進一則者賞銀一分進二則者賞銀二分超進一等賞銀五分一次原等免責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進者打四十棍革退如有不願打者每一次追一分二次追二分三次追三分即付武藝考進之人充賞○一賞罰鳥銃三彈中一者平中二者賞銀一分中三者超賞五分一次不中者打三棍二次不中者

打六棍三次不中者打九棍五次不中者打四十棍革退不願打者每次罰銀五厘二次一分三次一分半弓弩同例

比較冊等第式凡比較將兵各填在上上之下當中空內照閱等第點在等上

上等		中等		下等	
上上上	上中下	中中中	上中下	下下下	上中下

某

右刃另刻板一片用時不拘刷印幾百張以舊兵名定爲数每冊用此賞罰由張張釘

兵部尚書張公時徹云議者欲以鄉兵代官兵奏疏文檄積滿案牘而迄未有能行者何也以調遣之失

業也糾聚之防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
而率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强者
挾詐求脫故册籍未定而武官之囊槖已滿其充
數者非貧難下戶則蠢愚無知而鄉長甲長則無
賴猾誑也謂宜明示號令不許遣差出不糾聚妨
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關廂村落備查編戶隨其住
居相近團聚大率以若干家爲一甲就中選有力
量者二名立爲甲正甲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某
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人仍於五甲之内選其
才能服衆者立爲鄉長使之統領總制一牌上書

鄉長某人管領甲正幾人某人某人甲副幾人某
人某人各該居民若干某人某人列於各甲正甲
副之後仍令每家書寫排門粉壁互相譏察各備
鋒利器械幾件每鄉長管下置大旗一首及合用
銃砲等項聽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閑處所演習武
藝一遇有警即便升旗舉砲各率牌内之人設法
把守併力截殺仍於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木
栅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團
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爲激勸有功

之日一体陞賞庶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不待調
發而收保障之績矣
巡撫都御史唐公順之云八九年間爲督撫者亦几何
人中間以練兵爲説謂不在增兵而在練兵者僅
見總督楊博一疏而已然則兵之積弱非一日之
故而兵之不練弊亦久矣切以爲目今權時之宜
但可責鎮兵以爲守量調客兵几枝以爲戰待鎮
兵練得一枝精鋭然後將客兵再減一枝至於舉
軍盡練得精鋭士争抵掌人賈餘勇一旦遇虜必
不退懾屹然足爲北門倚重然後更議免調之期

則望實不失而經權兩得也
主事唐公樞云練兵如近日教場下操之類俱虚應故
事務令精專齊一而後脅力之强弱技能之長短
可以等而上之必求其至古人謂三官不謬五教
不亂總是用志不分隨著應手此必平居歲月習
成積貫以他人未教之兵爲已卒然之用不得已
殺其監軍莊賈以求速効然亦可濟臨時之用故
練兵之法或暫或久可勉可安兩法俱在存乎人其
參議唐公愛云練兵之事當責之將官而不當任之兵
憲何也兵憲不自分領分領者將官也若兵憲練

之將官領之則將不識兵兵不識將何以制馭而
取勝乎必用此將官營領即用此將官教閱熟演
於平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臨陣無不順意矣
兵憲不過日省月試孰爲當賞孰爲當罰孰爲可
從孰爲可斥孰監督之權而已總督則但總夫握
兵調將之權其職掌愈尊則體統愈大此練陸兵
之說也若往海船則以風潮爲主有難於操演者
其緊要惟在舵工轉運趨向皆出其手遴選賞罰
非總副叅遊之所當注意者乎
又云使船必用造船之人則不惜工料而且知愛惜

領兵必用練兵之將則用心訓練而亦相識認故
平日憲職練兵而禦敵付之武將非計也必令將
官自練而兵憲不侵其權不奪其功然後可責其成效
海道副使譚公綸云凡言練兵者非但練其藝與坐作
進退之法其要莫先於練心其法莫善於節制節
者如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即人心齊一進非倖
成退無速奔而常立於不敗之地矣今姑言其槩
如以三千人分六總計之十人爲一隊設一隊長
百人爲一哨設一哨長五百人爲一總設一把總
五把總爲一營設一叅將士卒未練戰守無功
在一營則責之叅將在一總則責之把總在一哨
則責之哨長在一隊則責之隊長如是則莫敢有
退縮不奮勇者矣失一叅將則斬五把總失一把
總則斬十哨長失一哨長則斬十隊長失一隊長
則斬九卒如是則轉弱爲强因練变化無不如意
古人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正是此法苟徒具是
法而行之不果亦與無法等耳
御史徐公栻云鬬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
制勝古兵法也今賊常態每以三五星散誘致我
軍發伏取勝此慣用奇兵也手揮雙刀中者立斃

此慣用短兵也勝奇兵者必以正兵勝短兵者必
以長兵明部分正約束遠斥堠行如戰戰如守是
爲正兵强弓勁弩射疏及遠是爲長兵以史思明
善野戰遊兵及于石橋而李光弼治軍嚴整當橋
而進賊不敢犯近聞官軍過安亭烏鶴鳥散無復
隊伍將士相離遠者數里賊若擣襲邀擊將可擒
也茲豈所謂行如戰耶趙克國渡湟使壯士啣枚
先渡立營已定引軍潛濟慎密如此是以羌零之
輕狡不戚倭夷而終以萬全去年官軍出劉家河
者輕卒赴敵被賊伏兵自蘆葦小港中突出衝斷

首尾我兵大敗而將僅以身免茲豈所謂戰如守卯自此一敗賊益輕我為害愈熾蓋既不能用奇而又自棄其正是以百戰百敗所向喪氣甚非長算也今欲習用正兵先須定什伍之法自五人為伍以上遞相連屬以至于將皆如身臂相使首尾相應雖極倉皇不輕相捨而又營寨嚴整號令明肅動止不亂則賊雖變詐安能撓我此正兵之法也多置毒藥弓弩聚集善射勿與短兵相接而常殪諸百步之外此長兵之用也前時我軍不能自立無暇乘賊之間今我軍堅無隙可乘而賊跳梁

既久勢必衰沮若覘得其實鼓衆突入乘机掩擊立可擒滅此又正能生奇之妙用也故兵法曰奇正皆得則國之輔夫擊虜以殄滅為期豈可犯危險而取必旦夕凡此皆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至於因勢利導隨時變化又存乎良將之善用而未可以遙度也

訓練說

王鳴鶴曰訓字有一半工夫練字有一半工夫何謂訓凡金鼓旌旗進退坐作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要逐項講解明白說與軍士知道如何則爲遵令何如則爲犯令不曉者再講或先教頭目伶俐者令他與衆士行立坐臥之間以漸而教久則軍士自曉譬如教人讀書蓋一字不識一句不知必須師傅把手教字開口教書然後曉得句讀曉得字畫倘師傅不親把手教字開口教書止將書做授於學生任他自已去念去寫只是明日要背書要判做那學生如何來

得縱學生問傍人學得句讀字畫及問他書中之義如何說終身不曉何也不曾講明也若不講明讀書一百年終是做不出文章來況各軍士內中伶俐者少半多鄉愚之人尚不比幼童伶俐可教各兵有家事累心衣食累身比幼童無事掛慮可以日日責成又不同且師弟咫尺相親不曉又來問忘了又來問今將官高坐其上他若不來教軍士那個軍士敢去問他少有差錯拿來就打軍士畏心勝顛倒會忘了愈教不成以致將官暴怒下人怨恨縱使教成將官與士卒心已不合既不敢望其如身臂使指之意若

使臨敵將兵各懷携二之心見敵而走有由來矣一訓之中具血脉流通意氣相合正在此處用工夫莫謂軍士無知將官若有一句好言語教訓他他亦知感故此說訓字有一半工夫然後去練夫練者正欲發明所訓的說話就是小學生既教他句讀明白字畫明白要他拿書來背看他熟不熟拿字來判看他好不好若熟了好了就罷又教他別的書別的字如止有一半熟了一半好了還有一半不曾熟不曾好却又教他再念再寫只等語盡熟了字都好了方學做文章今教軍士走陣還是教學生學做文章之意

還不是考秀才中舉的說話只到與人厮殺的時候方纔是考秀才中舉的說話何也且如今日下方營敵來衝營敵人方向皆我所知係是搬演套子原非出我不意即如師傅在窓下教學生今日講這一篇書就在這篇書裡出題教做文章之意可以預知者若明日遇敵突然而來不知多不知少不知遠不知近不知強不知弱不知左不知右不知前不知後一擁將來就與他厮殺還要殺勝了他就如人家子弟赴考試官處考秀才中舉的說話考試官將門封了憑他出何題目連師傅也不得來說來教就要做出

文章來必須說盡題意還要強如衆人中了試官的主意然後考上秀才中得舉人使他總下不多讀不多記臨時如何做得文章出來今爾軍士若不日日操演件件學精事事學熟及到臨期不是我殺人即是人殺我的勾當手忙脚亂平日十分本事只使得五分的出來豈是草草兒戲可以了事的務要件件留心不可一毫苟且忽畧耳眼心膽手足俱各要到萬分要緊要緊

號令說

夫號令者乃將官分付軍士軍士聽命於將官使上下之意相通分付的話不使臨期有違之意近來操演首先掌號號即喇叭謂之號頭蓋言頭先吹他爲號故謂之號頭既舉號矣恐人馬數多一兩聲號軍中尚有聽不真者却又放一砲以濟號聲不及夫砲謂之信砲譬如將官又寄一信與軍士之意此皆將官自上而傳於下而軍士至於下而軍士聽見不聽見留心不留心將官尚不可知故令軍士吶喊一聲夫吶喊一聲即如荅應將官一聲說我衆人知道了之意又如擲旗方吶喊者爲號頭與銃皆是軍士耳聽之物目尚無所見故各哨隊長擲旗方吶喊者爲

旗一抵下軍士又各眼見一次旗一起而方吶喊一聲乃取其齊也無非要耳目相同合衆人耳目爲一人耳目之意今操中放一砲却緫掌號深失原意自來無人說破今特表而出之如不便改亦從其便但留此以俟知者採擇馬凡大將入營在營官旗各有信地似不必接尤恐有上司操練不知有信地之責見各官不接易至得罪姑仍其舊凡見主將入營將拿丁太吹打掌號三聲放起火三枝砲三箇各軍吶喊三聲號聲一止而砲聲即繼不許久遲致不節奏如不閑仍先放砲後掌號亦聽其便每見各處有升帳砲三箇今止禀放升旗砲一箇升旗即升帳少省火藥亦聽其便放升旗砲臺上即擂鼓升旗畢中軍官禀舉號笛聚官旗聽發放凡中軍官禀事務要高聲使千軍萬馬聽得見其臨了句語用張口字以示威武其聽事官代分付聚來發放中軍官起過傍立將手執小旗一招臺上方掌號旗役二人執藍旗二面自馬路分道而下至官旗來路口將旗旋擲三轉以示調兵之意各官旗見藍旗行動即離本哨隊信地照依次序凡至轉灣抹角之處即擲旗一次者爲頭目示知後人我欲向東向西之意也旗役執藍旗

引導各官旗齊至馬路兩傍各分次序立定執藍旗人報官旗到齊承聽發放中軍官跪下稟宣軍令起立臺邊高聲云官旗上來旗役報官旗進各依班次跪倒中軍官宣云奉臺上將令如係上臺閱操加奉臺上老爺軍令各官旗聽着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步閑進止手習擊刺萬人一心惟將令是聽違法的軍法不饒諭畢各官旗以次叩頭中軍官分付起去兩邊軍牢喝堂中軍官又稟發放巡視藍旗聽事官分付起去中軍官云巡視藍旗過來凡部下軍兵聞鼓不進聞金不止臨陣退縮喧譁錯亂俱聽爾拿來處

治藍旗叩頭分付起去中軍官稟云宣令已畢官旗下地方聽事官分付起去中軍官分付起去官旗齊應一聲兩傍軍牢大聲喝堂各分兩邊立定中軍官分付官旗下地方臺上吹打旗役仍執旗引下信地各官旗依次而下伺各官旗俱到信地畢旗役復回齊至道中跪報官旗已到地方中軍官稟放靜營砲聽事官分付起去中軍官將旗一舉臺上掌號一聲放砲一個各兵不許吶喊俱各啣枚在口聽候號令出兵此第一節也下此則行營走陣之事又為一節以便教演今內有發放耳聽金鼓等數語自武經總

要以下諸書皆同此數句雖約足可包括兵家諸事殆盡若將官明此數句使三軍遵守不失目果能視旌旗耳果能聽金鼓手足皆如所教則眾人耳目手足即成一個人耳目手足即父子之兵即同心之旅其相救援自如左右手之相衛何敵不摧欲曉其妙者當與我

太祖高皇帝孝順父母六言並看六言雖約而人生好歹之事皆包涵盡矣體此六言則聖賢可至近見將官不知就裡自作聰明或參己意或另為編敘數語以為奇特不落常套殊不知皆係眼前見聞豈能

如此數語涵蓄有味識者自知無容深辯每見各處操熟各兵亦有不待金鼓而自成行陣者此不過演慣一定陣勢大家動則動大家住則住熟雖是熟却是不打耳目手足及心上來的此又熟之之病夫兵乃千變萬化的勾當假如只是操演你可不聽金鼓不視旌旗自去成陣若遇厮殺特地方不是那舊教場敵人不是那舊裝擄隨機轉變只由將官三軍萬眾只由將官旗鼓指使要進則進要止則止要東就東要西就西你只依平日之熟却不專心慎念去看將軍旗鼓則將軍雖有萬人之勇也只了得自己一

只靠總有旗鼓亦不中用將官臨期又不會飛來飛
去傳諭你們又不會變化一個軍士前變一個將官
跟教你們頃刻之間安危生死所係一人回顧萬衆
生疑一隊不前全營失利要緊哉旗與鼓耳軍士眼
不可別視惟旌旗是視耳不可亂聞惟金鼓是聞夫
一軍之中刀能殺人鎗能戳人砲能打人豈不利害
古人只云祭旗只云釁鼓可見旗鼓乃三軍耳目大
將之任也夫吳起臨陣左右進劍起曰一劍之任非
將事大將之任在旗鼓宋韓世忠與金人戰將敗其
妻秉鼓桴而不止世忠聞鼓亦奮而遂勝金人古人
登壇必冠

見妻擂鼓不敬而戰不敢已今軍士能聽將令焉有
不勝之理凡在練軍士務要留心聽看旗鼓用命有
厚賞不用命有顯戮毋自遺伊戚慎之慎之

登壇必究威武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嚴陵方元兆　貴陽[illegible]武　仝校

[illegible]威武說

王[illegible]鶴曰先正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上古之時所不廢也是故黃帝戰于涿鹿大禹徂征三苗成湯之布昭周文之赫怒興衰撥亂除暴安民何莫非威武之奮揚也哉顧書言德威惟畏易言神武不殺此上世帝王所謂威武者不在輿圖之廣財賦之盛甲兵之彊而其志又非以富天下故兆民之允懷蠻夷之率服蓋有由已我

聖祖序元彞政大振威武肇基隆之業文教覃敷訖于四海于茲二百餘年誠赫然遠軼三五矣近年北虜東倭兇殘是肆不惟震隣之警而實切剝牀之災至令國家竭力罪議虛殫歲月而卒不得要領此豈覆盛之際所宜觀見者耶祭公謀父之言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翫翫則無震惟脩修于德無勤兵于遠于是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善哉斯言也愚故以是為

況　天子頌焉

威武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程子曰師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眾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為眾陰之主統眾之象也[illegible]

序卦曰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illegible]

雜卦曰比樂師憂

[illegible]

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左文注曰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謂其得伐叛討罪存亡繼絕之禮亦明矣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言者謂得與人者事待人之要而方所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者其智而謀遠也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息鄭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韙是也）而以伐人其敗師也不亦宜乎（隱十一年）

杜預曰不徵辭謂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察有罪輕罪

左文注曰韙是之義言是也人之兵師以伐人者皆見他人有不是處耳反求諸己吾之所行者亦有

不是合乎當者犯於不是者有理而已矣順理為是逆理為非知此是惟不動衆動則合天道是謂不伐人伐乃奉天伐

桓公十一年鬭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左文注曰師克者和而不知人和之和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

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文注曰曹劌對魯莊公之言既得其勇氣之不復得[illegible]不可以怠戰以其信[illegible]可謂得戰之本矣若夫三鼓則氣竭[illegible]後其人之所可以與之謀其轍靡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法矣其民之所以戰肉食者鄙不能遠謀是誠天下其人國可鄙矣所以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

不可鄙之甚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左氏註曰禮者謂國君教民上下尊卑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士蔿既言其目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上下和謂禮也以和親樂和為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在然後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正文指曰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恒以民心為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

崇侯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林堯叟曰因壘[illegible]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

左文莊曰[illegible]師以伐人[illegible]若有闕[illegible]不服者人之不[illegible]伐也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illegible]

而能爲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一喙也

左文莊曰宋襄公之敗公羊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其言雖過然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也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取敗耳是故善[illegible]者當歸其心[illegible]若其[illegible]然之道不必拘[illegible]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預曰責公不以亂治亂而伐[illegible]

左文莊曰左氏論征伐[illegible]惟亂可以已亂苟伐人之國而不以禮則是以亂平亂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

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釁謂罪也）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孔穎達曰既言觀釁而動又說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illegible]行之不變者可與之敵也[illegible]制征伐者爲有罪者耳不爲無罪是六事不易行征伐

左文莊曰此奉六事之[illegible]雖說楚不易六事以死之然是六者德爲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六者爲治之要也[illegible]六者

不可必勝則在我有不可敵之具而在人者也以敵敗矣

楚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一）戢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以示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宣十二年）

左文莊曰武有七德使楚子之言必有所本蓋古語也使凡天下之國兵動而必本於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焉則此七者不存則天下之人雖恐止不用武所至民望之直如大旱之得雲霓也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

左文莊曰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衛國家此二者國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與祥同）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厚也厖大也）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謂不施惠）而外絕其好（謂不利）瀆齊盟（謂不祥）而食話言（謂不信）奸時以動（謂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至也）其誰致死

左文莊曰[illegible]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十六年）

左文莊曰范文子此言則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之意也蓋中人之性有所警則有所懼有所懼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

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illegible]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illegible]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illegible]

孔穎達曰宋殺于游齊殺[illegible]

[illegible]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illegible]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illegible]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左傳注曰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土地之廣狹[illegible]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illegible]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明也示也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瀆也玩則無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大也求備也而利其器用兵甲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

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痛也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修志意以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貢有不王則修德文德序成謂之五者次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伐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乎

王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覿見也文不可匿隱也覿武無烈匿文不昭[illegible]

衛靈公問陳軍陳行列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禮器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illegible]

[illegible]

卷不待學亦不必學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illegible]

[illegible]不至於下移則禮樂征伐[illegible]出而為有道之世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易治也耨耘也）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梃杖也）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朱子曰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illegible]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illegible]

[illegible]忠信終可以結民心於敵[illegible]孟子之言迂闊哉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疾視怒目而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赫赫怒貌）爰整其旅（旅衆也）以遏徂莒（遏止也徂往也莒[illegible]）以篤周祜（篤厚也祜福也）以對于天下（對答也）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衡行謂作亂也）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子曰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理義所發[illegible]

[illegible]

登壇必究 威武卷一 二十七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子曰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趙岐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登壇必究 威武卷一 二十八

朱子曰千里畏人指齊王也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illegible]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

可伐與吾應之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呂大臨曰奉行天命爲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此孟子爲齊人畫[illegible]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甲也非不堅利也米粟穀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朱子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爭也

朱子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杵舂杵也也

[illegible]也

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illegible]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

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illegible]

荀子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

[illegible]

臨武君[illegible]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

能以中[illegible]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illegible]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illegible]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

促也沸湯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
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
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
與先發而後擊之一也

[illegible]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為本仁者愛人
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
也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
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
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
降莫不說喜

登壇必究 威武卷一 三十五 四百四十五 威武卅四

[illegible]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
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
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
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
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
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
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
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
可不謂榮焉豈於世儒闇於大較上去不權輕重猥云
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
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
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
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百勝諸侯
攝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
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
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貪得之
心不息也

登壇必究 威武卷一 三十六 四百四十七 威武卅五頁

[illegible]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
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正文按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蓋古有是言吾[illegible]之其言從八字古今爲治所以立國本成周治延國祚誠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遺一乎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正文按曰陸賈此言雖一時爲陳平畫計以誅諸呂[illegible]能安定者此[illegible]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登壇必究　威武卷一　三十七　四百八十六

[illegible]

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關者不過曰無兵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令號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

[illegible]

韓琦言于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修利戈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爲安邊捍盜之切務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以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爲寇哉乃若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耗即橫賜無常務晏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覘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爲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憂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登壇必究　威武卷一　三十八

正文按曰爲治之大綱曰文與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備猶人之有陽而無陰地之有柔而無剛人之

登壇必究懷遠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孝世忠　校正
門生　廬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懷遠說

王鳴鶴曰夫蠻夷散處要荒其性殊異非禮教威武可以化誨讋伏者也舞干羽而有苗格典禮樂而越裳貢在淳龐之世固誠有之而今之時何時哉夷性黠詐變態百端即欲結之以恩以示羈縻而彼且縱恣無忌若驕子之恃慈父母然西南諸夷未暇枚舉乃最黠者在北虜每以貢市爲名其志實利我財貨至今中國歲輦金帛以事之欲方飽而盟輒渝往事可鑒也其次海夷狡焉啓疆竊窺中夏

朝廷錫封典以彰國恩而桿然不顧一方有急四面皆聳然則欲紓東北之憂者將安所以懷之哉夫懷之不寧威之不靖必欲舉虞周之事律之其勢亡由也唯是擇將吏修紀律固封疆守要害壘軍營遠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是則目前之急務而遠人之至不至奚慮焉

懷遠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柔（寬而撫之）遠能（順習之）邇惇（厚也）德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難（拒絕）任人（包藏凶惡之人）蠻夷率服

宋子曰舟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孫覺曰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聚宜有長策成弄以壓伏四夷然其言專以惇德任人爲本蓋任人知內則主聽明主聽聰則任使不明忠邪難進雖有智勇安所施任人放遠則智者竭其智勇者效其力夫如是則何蠻夷之足慮哉

丘文莊曰地有內外勢有遠近人有華夷人君爲治先內而後外始近而終遠內華而外夷然必內者修而後外者治近者悅而後遠者來華人安而後夷人服苟吾德之不修食之不足君子不用小人不遠則近而在吾之內者有不修矣內治之不

修而徒外夷之懷難矣是故王者之馭夷狄以自治爲上策

大禹謨益曰无怠无荒四夷來王

朱子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懼无怠于心无荒于事則治道之益隆固夷之遠莫不歸往矣

丘文莊曰上文所謂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即无怠无荒之實也夫人君於宮闈之內日親之間即之上京邑國邦之內何預於四夷哉然而一念不謹万事爲之廢弛一言有失万方爲之傳播是故自古鎮服夷狄之道不在乎行而在乎朝廷不在于兵戎而在于臣庶內政修明患自然不作華夷既盛其心自然嚮慕雖以匹夫之人而伯益猶以怠荒爲戒良以一人必念荒則人四夷有嚮往之誠外无邊患則內有安治而吾華夏之民得以相生相養而各享安富尊榮之樂矣所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猶切切儆戒如此後世

人主不及帝舜乃欲生事四夷而為其臣者不能
制出一言以悟者以從而縱諛之其臣可謂不忠矣
而其君亦豈智者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佐也)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至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還也)師振(整也)旅帝乃誕(大也)敷文德舞干(盾也)羽于兩階(賓主之階)七旬有苗格(至也)

朱子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民猶不
聽服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
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
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
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誠感物曰誠蓋
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于苗
民乎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史臣以禹班師
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
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实以形容
有虞之德

陳櫟曰益之贊禹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神明之
幽而誠可感由此而人事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
可動者哉不煩兵而自服也
丘文莊曰益之贊禹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者若就戰伐言之小国若能制節謹度不敢縱
遑則必得大国寵化之小国不以其强圉侮慢自
賢則大国必有所不服者而謀動干戈所損多矣
大国若能包含偏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国實
貢之命不然以其衆人非礼侵陵則小国必有所
不得者竟肆其蜂蠆之毒遂得无損哉若是者即
易所謂謙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体天
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則各得其
所而兵戈
不與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底貢厥獒(犬高四尺)太保(召公奭也)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蠻多之稱也武王克商之後威德
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
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
於開四夷斥大境土
丘文莊曰德而謂之慎者蓋必兢兢業業不敢有
須臾肆者也慎德而必畢之以王者盖人心虛
靈不昧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烏知所慎哉
德昏而不謹則雖宮闈之中左右使令之人或有
以致其怨況輦轂之下百官族姓之衆或有以致其
怨況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遠而能得其來賓哉
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既明矣而不可以
不慎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illegible]而功大學
曰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

魯頌曰翩彼飛鴞(惡聲之鳥)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實)懷我好音(懷感悟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象齒

大路(遺也)南金

曹居貞曰傳曰桑黮非鴞所食鴞革響是知鴞食桑
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桑鴞來食之歸我好
音淮夷被泮宮之化其有不革面而來服者哉
丘文莊曰泮水之詩說者以為魯侯與群臣燕飲
于泮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先此事詩人頌禱
之耳然學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則人
理明人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土氣作土氣作
則彼夷狄之異類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嚮順矣

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一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

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丘文莊曰越裳重譯來朝可見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可見周之德格乎天也是觀之可見人君一身大人之主邇則有以通乎人也遠則有以通乎夷也吁人君穆清之上夷狄必遐荒之外穆程之容不可得而見而惟繫之於蕩蕩之象而已然則齊天命而主宰乎夷者十不思慎德以格乎天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

德无勤民於遠是以近无不聽遠无不服今自大畢伯士犬戎之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示也之兵其无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危也頓敗也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言其立性敦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純專固一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丘文莊曰在上則犬戎无叛兵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凡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白狼白鹿而已嗚呼損億兆之財棄千万人之命所得不償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輕我中國不復朝貢則併其先世以來保世之具而失之矣所獲又不但此而已

論語孔子曰蓋均无貧和无寡安无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朱子曰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丘文莊曰所謂文德者德即謨書誕敷之德文即禹貢揆文教之文也文德與武功對所謂文德之德即內治之有條理者是也

漢光武時北匈奴求和親不許臧宮馬武上疏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平声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

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无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无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无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茇世忠　校閱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謝伏武　仝校

輯京輔郡國兵制說

王鳴鶴曰京輔郡國之兵制自秦漢以來載于篇中最詳内以尊王室外以示威嚴法制未嘗不盡善而代有變更尋亦弊壞或致尾大不掉之患或貽坐耗廩食之憂此歷朝之敝晝已然之明驗也

國初制天下之兵内有六郡外薄四海府司衛所若基置焉無非壯　國家之勢爲萬世慮至遠也祗平既久游惰是安尺籍具存而隊伍日耗在京輔者祗以給工役在郡國者祗以供轉運遇有寇諸反籍民以衛之召募有直調發有齎官有不貲之費而兵則無事而食無惑乎兵日弱而民日困也所謂實部伍精訓練去徭役征科以復

祖宗之舊勵衛所之兵似未可以爲迂而忽之也哉

禹貢五百里甸服

蔡沈曰甸服畿内之地也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丘文莊曰傳謂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則是方千里矣

漢制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

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戎馬四萬匹車萬乘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同爲百里者千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爲三萬六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爲十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爲千里者計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十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大司徒遞而征之十年而後一備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不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志更勞均逸不役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率有四方之役所用諸侯入取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也丘文莊曰古者出兵于衆天子之兵出于六軍六留之兵上于六鄉其出而爲士卒旅軍師者節其居而爲北留當甚相繳者也甸服下里之隔其所賦之兵而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乏勞遠餉內足以衛王室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夷之遠非若后世食軍於遠方則人不土著而易于消耗則軍以長屯則人屯別業而雅丁洪億后世有志乎一代之當壯根本安國家以爲千萬世不拔之載者向有考于斯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易袚曰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于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也蓋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有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爲甚近民情有閭里戚黨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遠故以之護京城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丘文莊曰史謂北軍中壘之掌京城門內之兵西而謂之北對南而言南軍衛宮取之郡國北軍衛京取之三輔說者謂其有防微杜漸之意竊以爲衛京之兵取之近輔極是單弱於內已節制漢唐遺意有所建議若夫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爲得策夫以疎外之兵充宿衛已握爲之領悉而使之當上執戟以衛王宮无事則已一有亭焉安能保其無外顧之心乎哉朝宿衛之兵用但特以統士卒其慮深而遠矣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易袚曰北軍屬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夫中尉乃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謂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右郎扶風右郎爲綱京郎京充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于郡國矣而所領兵卒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北郡守中尉此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是矣京輔京国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邇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亦丞兵卒不屬郡守而特爲中尉之北軍其當上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謂請士者北軍以馬不適士故乏軍興連坐秩則知士者京輔兵卒皆當上北軍而屬中尉也

丘文莊曰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主南軍都尉者不同

唐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制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五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

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床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

何以支持之備立爲藩郡因近屯守則[illegible]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宗社奠安矣

郡國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丘文莊曰封建以前之軍卽秦漢以來之郡名制雖異而其實則同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澁鹵也）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百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丘文莊曰周制百乘之家卽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之國卽秦漢以來之一郡

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丘文莊曰此所謂階級之設蓋以小大相維階級相承而以合其數而統其異也漢唐宋郡国兵皆有兵[illegible]要害之[illegible]揮使[illegible]意

秦始皇既幷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易彼曰秦不[illegible]官而已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盖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也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内使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氏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丘文莊曰昔人謂侯国之兵統屬之郡而王国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皆所以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也我朝於親藩皆設護衛然惟總其使令而不許其調遣國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漸以尊京師之意同符漢世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於關中爲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校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二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一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東道置府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劍南道置府十嶺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

丘文莊曰此唐朝府兵之制非但京畿有之偏天下十道凡諸郡莫不皆有也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爲方鎮

丘文莊曰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初天宝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内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猶兼三四州方鎮[illegible]之令不復行矣

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
背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食所產益賞乃
緣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禪昭義步兵冠于
諸軍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秪可城守難
備戰陳誠非通論姑令所在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
藝稍精漸習行陳選有膂得術如抱真者統馭制其
陳隊示以賞罰何戰敵不可哉

[illegible]

馬表曰[illegible]及民
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illegible]又防其爲盜

遂募其伉健者以爲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尤指揮
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
用可使效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
也詔分置青萊淄徐沂密淮揚七州

[illegible]

神宗時知定州薛向言河朔無事軍政少弛將驕卒
惰緩急恐不可用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
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變臣
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輙復用廂籍
舊奏則編行簡社法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
朝廷立法[illegible]明設賞罰以示勸懲

[illegible]

太[illegible]

[illegible]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
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表建議以爲四
方兵寇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
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兗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
漢室矣夫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
欲乞于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

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
即各帥所屬守將遂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捍衛王室
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丘文莊曰此固欲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
屬郡以輔王室也然亦須久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為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
以為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
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
敵至而決戰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
勢又言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
邊隅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為

辭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
心體國者自不至大擾矣

丘文莊曰募兵者出令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
民既出財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親之不擾
不可也此等之說非
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其卒章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盛也）如霆（霆疾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朱子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丘文莊曰按中國之有[illegible]中國患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其在南蠻之狄聚[illegible]于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玁狁之[illegible]之師是也南有[illegible]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詩[illegible]以計而定[illegible]狄之盛衰[illegible]殊勢將謂詩[illegible]荀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illegible]止之人用得其人而又要征之[illegible]炎狄賓服矣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乱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

[illegible]

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illegible]

丘文莊曰周宣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則命吉甫南征荆蠻則命方叔至于淮南之夷則又得召公[illegible]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不安[illegible]方告成于王[illegible]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丘文莊曰充國謂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此真將師之言後世將不出國門而往已遙以節制千里之外間有幸而中者矣然之不可爲法也

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

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丘文莊曰充國謂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此有國者馭虜之法方國行兵行必爲此後此必堅營壁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可以爲將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粮分兵並出擊罕幵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駝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絶粮道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刼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幵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丘文莊曰天子之師所以誅有罪罪有大小則誅有先後先零首爲畔逆而罕幵特刼畧耳刼畧夷虜之常它種皆然不但罕幵也[illegible]加兵於叛逆之先零而[illegible]其不[illegible]罕幵雖能亂其命不足以[illegible]其心[illegible]必[illegible]之國自謂其說爲全師保勝安邊之策[illegible]可取於一時真可以爲萬世帝王以全取勝之法也

宣帝時拜許延壽爲彊弩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令詣罕幵以解其謀臣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及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丘文莊曰充國[illegible]又曰[illegible]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

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
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
足憂邪吾固以爲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
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
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
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
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
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
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

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
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
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
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
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
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臣
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

斥文華曰充國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此一言
者万世中國待治安邦之格言國家當全勝之時
并有兵革之變一以是言爲上計後倖於一戰以
中賊之計張敵之威必持重而不輕動必詳慮而

不得進非在我者有必可勝之道而在彼者有
必可勝之算[illegible]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
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趙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
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
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
謀問籌策焉

[illegible]

[illegible]

何力之有焉初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此文帝[illegible]之故[illegible]固者也而後[illegible]和之[illegible]不毛之地者也

漢高祖時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

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也

司馬光曰[illegible]

明單于之分以給之理故也

文帝遺陸賈使南越賜其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弃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illegible]

帝賜佗書自言其爲側室子而又言高后自臨[illegible]

學者諸呂爲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國家不幸

之變故亦併及之于數之下讀之犹使人心悅而

然況同時之人素不如其故者一旦得而聞之

寧能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其文简而不約而詞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亦唐謂惟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庶乎其落圖在其化身之中矣

文帝時賈誼上䟽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莬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

顔師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丘文莊曰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言賈誼之說不用是他見識低處宋朝全用此術將分明是破壞金帛買住了虜人

登壇必究　征討卷一　十五

分明是遣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觀此說則昔人謂誼爲迂遠者豈謂用兵則利在臣下不用兵而和則利歸虜上虜人嗜利此所以樂從也宋富弼說契丹以歲幣則兵出從于民因家既竭民力以养兵而又使出財以賂虜金帛有時而竭虜人貪饕之心无有已時一旦无以應其求則兵端起矣宋人之於契丹女真可鑒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貴乎謀始而思爲可繼也邪

武帝時匈奴求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丘文莊曰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彼所愛而與之國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肯從我也而興兵擊之則曲在我直在彼爭[illegible]之邪豈夷狄[illegible]而曲在我可不可乎方其後之方[illegible]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兒人生長也不常而女子[illegible]居不定或反助之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較禮義之爲長久也如此彼之非盜善得之計也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乱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内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

登壇必究　征討卷一　一六

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丘文莊曰天地間有華夷猶天之有陰陽有此必有彼夫豈能絕其類之理况其族類非一類此一類衰彼一類又起聖王知其然故其待夷狄也惟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而有常之災此中國之仁所以爲可貴而非與夷狄也

成帝時匈奴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

臣朝貢無有二心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既享其所有之賞又以其遠遊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矣

丘文莊曰吾未知此說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爲法

光武時北匈奴遣使貢馬及求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疆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未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所適

丘文莊曰孔子言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爲賢此非但可施於待人如事雖中國之待夷狄亦莫不然班彪之知北匈奴情得先覺之道者矣其所立策亦可爲後世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

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下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

克復而士馬疲敝亦累相當鎮關河南之野然[illegible]
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與匈奴人民鋒不[illegible]
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
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
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
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
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
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
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媮
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丘文莊曰此臣引董仲舒之言而規謂其不[illegible]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者謂仲舒之言猶信乎其[illegible][illegible]

魏毋丘儉為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
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
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
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果
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
多耳

丘文莊曰曹操謂羌胡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此誠御邊[illegible]

[illegible]

唐太宗時吐蕃維州刺史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
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事下尚書省集

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
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
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
川上平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
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
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
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
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為相言維州據高山絕
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
河隴[illegible]沒惟此獨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無憂城從

此得以并力西邊逼陵近甸韋皐欲經畧河湟此
城爲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夾屯蕃
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内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
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
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
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
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絶
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寃各加褒贈詔贈
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illegible]以利

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有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旣與之和棄而不取始守信約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

丘文莊曰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illegible]

[illegible]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衂
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
于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

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
主始亡爲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
其屈禮之太甚也又太宗驅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
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旣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
聖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
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
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
有失也

丘文莊曰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illegible]

[illegible]

以上征討綏和之道[illegible]

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
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
也蓋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
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无端迭
相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要今
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余欲戰則為唐太宗欲守
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
外而後內一欲而廢二以屢兵為戰以疊地為守
以解弛為和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
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守
和之三言者古今制敵夷狄之道不出乎此矣漢
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
上策莫如守上而彼侵我要求不已然後從彼已
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
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疆
而屈之是故雖彼吾彊吾亦不忘戰可一於守
和而彼吾爭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戰也守也和
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敵者在因其勢
隨其抵應其變可以戰可以无戰可以和可以无
和其運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
疆而已是則三者之
中則又以守為本焉

登壇必究軍行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李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軍行說

王鳴鶴曰新陣下營諸法并各規畧所款列于後者皆大司馬許公論所撰著公當世廟時負將相材坐策北虜折衝尊俎之間勛庸懋顯時稱爲文武吉甫云故載之簡編者鑿鑿有定據大抵步騎隊伍奇正闔闢變化縱横不出魚麗

六花偏廂鹿角等法而其要先于定制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如篇中所載幾于觕矣且讀之顯明易曉三軍之中令有識者互讀付新可不煩問辯而了然心目之間此係兵生一所未載故特表之至於菜莒度險以下諸篇出武經總要人所習覩均爲軍行要法乃采輯以便省覽毋徒目兵家常談也哉

破虜新陣大畧

大司馬許公論曰陣分前後左右四哨并中軍爲五四哨俱用步卒以五十人爲隊隊摘五人爲雜役戰士實四十五人也十隊爲哨四哨共用步卒一千八百人二衙爲正也中軍分四部俱用騎士亦以四十五人爲隊五隊爲部共用騎士九百人一衙爲奇也哨部俱用束伍法均功罪聯衆志也四哨各設拒馬鎗即吳璘所製連以鐵索可架可卸騾馱以隨制奔衝絕校也每隊用三拒馬計每哨共用三十也一拒馬卒丹　鎗刀手五人爲一伍伏鐵索前弓箭

手五人爲一伍立鐵索後神機手五人爲一伍居拒馬後即以閼鎗施放絕便利也凡戰敵至七八十步內神机先發五人遞換頃刻可得三四發也四五十步弓矢發十步之內鎗刀手突起使敵遽近應接不暇此以正合也或敵氣既衰有便可乘或正兵不支勞須策應或爭先趨利或間道設伏臨机制变其出綵翎背旂騎士焉此以奇勝也以其餘三百人設唐馬五十以司覘報馱騾一百以握神机諸品及諸雜差以備营事而官旗不與焉故陣合馬步二千餘人而成也

下急營法（將士無事豫處忽聞聲息則下此營）

許令諭曰各營操練行營布陣固有定法及其遇警須倉皇失措莫馬辭次卓立不定平日所習者百不用一故今止教以下急營行營二法發砲成營退賊即戰頗爲簡便凡下操月官軍擺列主將進營掌旗放砲吹號笛發放等項俱如舊規外惟下營之將初中軍掌號官帶砲手至適中地方坎立一聲中軍官旗即帶主將一應標旗金鼓俱急赴放砲地方聚立再放砲一聲中軍黃號旗不動發出青白紅黑號旗各照東西南北地方各急走至五十二步半住立於是

各哨官旗見號旗出即帶各高招門角管隊巡視諸旗各急走至各號旗下同立共中軍四部門角巡視隊旗亦東西南北各走三十步住立再放砲一聲在各哨則門旗巡視旗仍在招下立兩傍各離門旗左右走五十二步半住立各隊旗隨亦照每隊十六半以次擺立在中軍四部則門旗巡視不動角旗各離門旗左右各三十步住立各隊旗亦照每隊一十五步以次擺立以上共放砲三次分布旗幟營盤定矣次中軍吹哼囉各軍散處者執軍器騎馬起身次吹[illegible]三次吹分散各軍并拒馬馱騾急走各尋認本哨旗號赴各隊旗下擺立如係四哨步軍將火器手弓箭手鎗刀手各摘一半擺前一層此時拒馬來安從如此擺定縱有賊來即可拒戰餘者在後共安拒馬如係中軍原無拒馬止是照隊旗站定將一應官兵人等擺列有序俱聽中軍喇叭響四哨各步軍退回照陣圖在拒馬內外擺定號旗亦回中軍而營定矣安營既定塘馬從此以次展旗傳到北面哨官即遣巡視官赴中軍主將口報北路傳有聲息中軍即放砲一聲起火一枝遣令旗四人四面達營分付說北路聲息到了各哨整頓器械齊心隄備不許喧嘩各

哨齊聲答應分付畢分營待塘馬走報人到放入營稟畢備細中軍即放砲二箇起火二枝又遣令旗四面達營高聲分付各軍奮勇出戰有功者賞退縮者照依軍法斬首傳畢回營若賊來衝該哨千把總官俱親臨督戰候賊至七八十步鳴鑼當賊各隊小鑼一齊俱響於是火器弓箭一齊望賊俱發至十步內領哨官擊鑼邊響當賊各隊俱擊鑼邊於是各軍齊吽殺殺殺鎗刀及弓箭手持悶棍前後齊起奔賊擒戮賊敗走喇叭響各回照舊站立第二次賊四面來衝各哨亦照此拒戰第三次添賊四面來衝各哨亦

照此拒戰主將仍於中軍量火器勢[illegible]酌等隊策應接戰俱各安寧聽[illegible]鼓即於四門放出奇兵追殺賊[illegible]收軍喇叭響回隊動金鼓入營鳴鑼噠隊報功[illegible]中軍吹哱囉動身吹喇叭擺隊吹[illegible]各[illegible]序回各地方

下行營法軍行在途忽遇賊急則下此營

許公論曰軍行作三股行左哨右哨中軍居中次左右哨右後哨前後左右每三里各設塘馬一層九里三層以次加多差遣每人給快馬各持方色旗一桿無事捲旗聽中軍點鼓而行如先一層塘馬瞭見賊即展旗高執次層望見亦展旗以次傳至中軍前先遣馬軍前陣以待今所謂塘頭馬也次照前下急營法下營畢游兵馬軍擊入中軍塘馬仍以次各回營口報知賊緩急多寡如前法戰守

拒馬槍說

許公論曰問設拒馬何也曰制衝突也虜善戰步險而節短五步之內長兵技竭復短兵不備接戰無倫被衝即窘矣用車難於復險為壘難於猝辦拒馬者勢壘以行而須臾之[illegible]立也且長兵衛短於內短兵衛長於外發者有倫而應者無暇全勝之術也

問不用弩何也曰在古長兵誠莫利於弩自神机之技出猛烈倍利盍十倍焉故自　成祖以來弩遂廢矣近日神机愈出愈奇如地槍五子数百步及快槍二子亦数百步并佛郎机毒火諸品又出神槍之上矣設專官精教習止持此器佐以將軍諸品雖萬弩曷能敵哉

三迭陣法倉卒遇敵行營未定則用此陣法取更

相迭出士馬不疲

初遇則左哨前哨出兵拒敵虜退徐行次遇胡虜則中哨一枝突出陣前拒敵中營大將隨之居左哨前哨之首中哨之後徐行三遇胡虜則右哨後哨突出陣前拒敵虜退徐行至營所後哨隨即站定向北右哨擺列向西中軍吽開北門大將入營居中調度安營布陣前哨急趨向南左哨向東中間騎步相兼車輛間列擺爲八陣營圖營定巡綽官令戒喧嘩梆鈴不絕大凡中途遇寇隨作犄角勢前分五軍即合爲

三軍用角法以置其首用犄法以牽其足尉繚子行兵止用左右中三軍蓋兵張兩翼主握零奇應變無窮儻敵分兵攻戦我兵隨首足齊發急分五兵應援不可拘泥迭出今從俗名三迭陣散之特自吳璘疊陣法稍通變之耳

方陣圖說

八陣分布圖內有馳車輜車虛實奇正層疊成伍變化不窮按常陳皆向敵但中營有內向有外向外營有立陳有坐陳將居其中調度約束各有準繩務要隅落鈎連曲折相對中間九軍錯列四頭八尾車步相兼方圓互倚即古魚麗六花偏廂鹿角犁然具備量車多寡分布步騎大率古馳戰一車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輜重一車持卓二十五人二車百人不得紊亂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如步兵不敷照大扶胥一車二十四人推之或

照許公合用步騎軍數但依後陣擺列如無拒馬槍即用戦車當前亦通變之一策也許公方陣一圖四正四隅俱列門旗大都皆從孔明縱橫皆八長蛇八陣出耳考之司諫鄭公林之說尤爲確據蓋觀八陣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大將握奇爲中軍皆黃帝井田之制也李靖曰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所謂數起於五而終於八非詭設物象者也信哉

四正四奇分門出入隨機應變圖說

正門出正兵入奇門出奇兵入莫測正奇之[illegible]

時開奇門突陣方張每面三兵敵自敗北陣若不務

日實騎將突出日虛虛以待實實以陣虛故余謂許

公方陣即古之八陣乃常蛇陣也教兵科給事中鄭

於日臣遊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

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

法大將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

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救之若

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

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

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

也今遼陽李將軍以此陣教士卒演習頗得机括

其法擺用不敷隨製鐵尖木蒺藜行路則置其空缺令

步卒八人持其一置之陣前以防胡騎衝突似覺得力

軍行 此皆兵法所未載者故表而出之

一軍未發前三日下令收拾行裝鞍勒乾糧鞋履器

械一一足備聽令而行不可使預知所往泄漏事

机

一發軍日不拘時分但聞第一盪喇叭響收拾軍裝

第二盪喇叭響整隊擺立第三盪喇叭響啟行各

哨先令馬軍一半在前一半殿後各隊步軍依次

隨行如出郊外須令熟知道路夜不收及遊兵前

引左哨行左路右哨行右路前哨行中路之先中

軍行中路之中後哨行中路之末每隊相去一百

五十步如遇山路窄狹不能並行者前哨三隊先

行左哨三隊次之右哨三隊又次之如此輪流遞

為一路不許攙越停擁至寬平處仍照前三路分

行不許斷隔違者治以軍法

一凡行軍須令遊兵前持五色旗遇溝壍開黃旗遇

谿河開黑旗遇林木開青旗遇賊開白旗前後遞

相傳開掌旗官失於瞭望者痛決一百因而悞事

者依律處斬

一經過城堡鄉村鎮店不許縱軍離陣驚駭人民強

買物貨飲食奪人乘騎如有違犯定依軍法處治

一軍行步兵在前騎兵在後如遇大雪騎兵在前步
兵在後

一軍行遇大雪大雨人馬寒凍兵器濡濕者即宜擇
地駐劄申嚴隄備待天晴道乾方可行兵如欲攻
其不意不備者不拘

一軍行遇大風逆來吹揚灰沙撲人面目者不可進
兵宜擇地下營以防不虞若風從右背來者是助
我軍宜急進兵然崔浩因逆風而旁設伏兵待賊
過發伏擊之取勝是謂以權佐攻也

一軍行前有賊兵守我要害斷我歸路宜引兵避之
別求其便或用車營塞其險隘固我人馬且戰且

前用飛槍神砲弩勁兵奪其要害破其困扼可以
制敵取勝

一軍臨賊境遇関山險隘及三岔川口先令遊兵於
最高處四面卓望或路傍有深林幽谷草木叢密
去處須令短兵於内搜索果無姦伏即回報主將
挨次整隊而行

一前哨軍遇賊即於當脚下先占高平之地堅立以
待遞報中軍聽其相机調度此時如有回頭移足
悉以軍法重治退後者即係臨陣先退依律處斬

一渡水先令水手前行探其深淺如有水深淳無船
筏即用大索數條於兩岸林木或用樁橛上緊定
先令乖覺十數人攀索過水登高遠望果無藏伏
方令各隊將旗槍刀每十條為一束或於近便處
採砍竹木作排筏下排刀槍上鋪衣甲用大環穿
於渡索上以聯其筏令先過者於岸上擇要過水
或用大甕紮作架筏或用羊皮渾脫皮囊儭草於
内令實繋作木筏渡人尤妙俱要挨次而行不許
攙越

安營

一下營之法擇地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
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居山占其
高陽居水占其上流大約軍之所居就高去下向
陽背生兵法所謂養生處實軍無百疾居山之左
備山之右居山之右備山之左居山之陽備山之
陰居山之陰備山之陽不居無草塞謂四面入達
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潛襲或被火燒不
居水衝恐有漲溢或被決塹不居無水及死水恐
渴飲致病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險恐被圍難解
及糧運阻絕不居無草萊恐軍乏絕不居下濕恐

人生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恐
被兵圍生疾不居塚墓間與鬼神共處春夏宜居
高而無暴水秋不居溝澗深谷處有洪潦兵法有
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
之下謂之天獄低中之下謂之地獄斥鹵之地草
木不生謂之飛鋒故村虛落荒減古跡謂之虛耗
川谷之口壬之木無草謂之天竈孳隆鐵背四面平
垣謂之沃焦亦名龜背神祠社木謂之天社丘陵
之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
此地皆不可安營安營皆隨地形而設覓平處即

布方營半險半平處即布偃月營先計人數列營
發重配地多少隨其衆寡一人三步使隊間容隊
寧使剩隊不得少隊如有剩隊則均分四角或中
軍以備急用

一軍行將欲止舍必先令遊兵於營四旁高阜處整
隊駐劄就差乖覺四遠哨探一則以防敵兵一則
以過走遁及待營內阜幕以定各守信地訖看中
軍發起火三枝則諸軍方許撤隊入營或有瞭見
聲息隨即放砲候主將號令相机應敵

一營邊如無水者以地生蘆葦水草之處及地有蟻
穴其下必有伏泉可開井取水及尋野獸踪跡去
路不遠有水如軍遇緊急備水隨行者須用羊皮
渾脫盛之或大葫蘆亦可

一四外要害去處裝塘伏路者每更輪流三人於道
傍防候如有細作潛來偷營切勿驚叫放賊過塘
遠遠瞭襲至第二塘以裹後無賊兵相繼者即與
答號密切捻捕不許喧譁

一臨賊境凡採薪汲水牧放未出之先須用遊兵四
遠探梁見賊即便放砲使知迴避

一營壘已設警備再爲壘分遊兵於營外四面要害

去處每處給與鼓砲隱於幽僻之所或園林村疃
之中如夜有賊來犯我營壘者前項伏兵即從後
舉砲鳴鼓而出以攻其背如此賊必驚疑潰散

一凡遇賊夜來犯我營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
於立營之制也立營之法與布陣同蓋止則爲營
戰則爲陣大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必包小
營前後左右諸軍各自有營大將之營居中諸營
環衛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再於各隊量抽短兵於
營外五十步內裝塘如賊至塘所佯爲不知放賊
過塘遐遠然後放起火一枝營內軍士皆起披執

兵刃禁聲安坐以待敵至即舉四角烽堠照耀營
壘我軍於暗處伺立但見來者便以弓弩槍砲交
擊截其歸路奮勇疾戰如此則賊可擒也
一賊入隘口待十過其四五我從後傍截之如賊驚
乱則奮兵擊之必勝
一賊出隘口來鬪候其半出速馳赴之左右夾攻再
遣精兵由間道奪其高險以銃弩火箭下瞰攻之
可以全勝
一賊入境侵掠且按兵治力待其將退度其歸路從
間道潛出精兵據險設伏再以大軍躡其後候賊

入伏乃鼓譟而前奮力齊攻必勝
一賊衆我寡須要避易就險或乘其陰霾昏夜及潛
伏林莽設為疑兵隨形應變擊之必勝
一賊入境內初來氣銳不可當頭截殺候其四散搶
掠其衆必分我當潛兵於鄉村擊之或待其將歸
預為分兵伏於歸路從三分之二以邀攻之則勝
一軍行山峽之間卒然與賊相遇道路窄狹雖衆難
用當命冐刃勇力之士先鳴鼓大譟而乘之以短
兵接戰再遣健步精兵潛登石岸險阻夾攻古人
以此為谷戰譬如兩虎鬬於穴中猛者必勝

一我軍為敵所圍圍我前後我欲突圍而出必當以
步兵居內車騎長箭手鎗手刀手相參其外前後
以長鎗大牌補空分為三部各部勇鋭突之一出圍
仍合一處互相掎角擺陣緩行慎勿驚乱
一與敵遇於深林之內當視林木疎密疎處則布騎
兵雜於鎗牌密處則布短兵各以奇正更戰更息
此謂林戰之法也
一敵人遠來疲勞可擊方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
形未得可擊乱行可擊
一敵若於高山大隴揚兵而行者必別有精兵將由

間道攻我不意我當置望樓遠瞭或有塵起鳥驚
之處當潛遣精騎先於來路據險設伏待其至而
擊之
一敵若乘其風雪飄弱故令偏師來攻待我應之彼
必佯為敗北此欲誘我入伏也我當勒陣緩追潛
於軍後多選精兵從賊來路及度其歸路密切覘
望如有伏兵即分軍為三四潛入伏所互換攻擊
若彼伏兵敗走我軍就彼伏定待彼來誘我者入
伏即亂而攻之
[illegible]

爲頭帶雖等物夜選無覺有胆之人各藏牛角筒寸
竹杆小箭待賊睡熟將馬拴住撥賊以藥淬箭暗刺
跟前或十步或五步暗行刺射戰馬一中無不死者
亦古人夜斫賊馬較之類也

電掃雷丸

其爲器也管用七尺而以銅爲之小管七寸而以藥
發之小管之口塞以鉛丸出入橐中日夜任發遠者
一二里近亦二千步丸及之處人馬擊傷此蓬窓日
錄所載

一地網

古人結草尚可以絆敵馬吾穽猶能以陷獸則今邊
墻外掘品字窖坑或內安鐵尖之物或上覆草土以
蓋使敵人莫知或陷其中固亦地網之類然無人看
守即跌一二敵馬其餘皆可驚知便用他物踏知填
塞復覆如平地矣此我不善用地網之過也凡用地
網當於敵人來處或夜客遣衆挑掘成窖坑上覆以
脆薄板片或只剜掘比馬蹄大些品字羅列卽網上
或以舊布片蓋之循上土鬆壓灘平却用兵迎敵將
來往近窖坑處纔障以待相敵間必爲退回之狀則
敵必前來揃趕不行相罰必陷我品窖內卽急回以

長鎗撓鈎扎鈎之無有不勝矣不然只徒設而無人
善用之終亦不能濟事又或離安營處遠遠亦須先
密設此地網卻用精兵往挑戰先出數人記定地網
有可往來之路遲出地網外賊必來迎敵故意詐敗
走回賊一時急趕來必陷地網之中仍用前法衆一
擁鎗斧馳擊之尤無不勝

一城堡懸樓可有十益以上二件是山陰人楊經

懸樓體制高七尺闊八尺出墻六尺一樓止用十人
而十人用兵可護百丈其餘垛口卽不用人亦可此
其益一也樓之左右各開外掩火門在我得以視彼

而彼不得以視我此其益二也門之左右隨便用諸
般火器使我得以擊彼而彼不得以擊我卽雜以弓
矢亦可此其益三也樓底之門上綮蜂窩大砲使其
左右遊擊使賊不敢倚衆以齊攻此其益四也夾墻
之內時寘滾虎圓砲使其往來衝擊使賊不得恃猛
以近墻此其益五也又樓相該約可兩三箭之地得
以兩頭夾攻使賊不得以施其一面專攻之計此其
益六也上下三層以砲擊使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
不得恃其齊心捨命之勇此其益七也樓在各面視
遠卽賊使詐使巧便能覺知而預防不得遂其日夜

異取之謀此其盜八也又況支更鼓者亦在於樓上
至夜必知賊動靜其與在城墻内往來提鈴不能久
視賊或潛耙上城者異矣此其盜九也又況戰守者
俱在于樓雖遇雨雪亦不失信地其視避雨腰鋪或
晒着閑瀉賊或因雪上墻者殊矣此其盜十也

禁諠 出武經總要

凡兵體尚静惡諠譁則有序諠則必亂其軍行在路若要喚人及進退止息令每隊取曉事者兩人一人執小緋旗子於本隊外傍行去隊十步以來望一人專聽待喚如夫賊近日遮相呼報欲令止息即卧旗子當隊下即住候見旗立即速行或要抽退令旗子不住前招當隊回身速行其大軍首尾亦各差小校領主將處分他人不得輙作聲

度險

凡軍行入山林險阻之地防有伏兵先須選趫健三二百人於險阻不防之處偷路過把其出道又選驍勇當道索搜或自高山樹杪使人遠視審無藏伏分兵前後以爲堵截然後遣輜重先渡以步兵繼進其濟水亦如之〇凡遇坑穴闊三五丈人馬不可通即令軍中每人把一木椽子及一束薪芻之類遞傳填之立可渡〇凡遇峭崖峻壁之阻則以接梯倚其壁選趫捷者手執鈎竿身繫二繩索緣梯並勾木石而上至半穩處即繫繩於木垂兩頭至地繫横閣爲軟梯與衆軍攀緣并續加繩索及繼人登之

出隘

凡軍行賊境若逢山水窄隘橋梁濟渡泅涉灘汀互
相蹂踐及爲敵人邀截先令左右前虞候各領第一
隊過便於兩邊卓隊排陣以爲防守次第二隊過以
次排立第三隊亦如之餘軍亦準此待末隊過盡即
左右兩廂對行引發如非賊境即軍伍相連緩行過
渡依常引發仍置斥候遠望如前法

賫糧

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深入
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儲備雖云因糧於敵
亦慮清野以待舊法人將乾糗三斗可用數旬若班

登壇必究　軍行卷一　二三

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乏絕即須揀擇羸瘦牛馬應
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至爲賊困逼○舊法米一
石取無谷者淨淘炊熟下漿水中待冷曝乾淘去塵
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熟
水浸之待溼徹然後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鹽三
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即堅小不消一人食可
五十日又宜夏月遠行○粗布一尺以一升釅醋浸
曝乾以醋盡爲度每食以方寸煮之可食五十日○
取小麥麪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曝乾以醋盡
爲度○每梧桐子大者炙之人可食五十日○豉三升
搗如膏加鹽五升捻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棗大以
代醬菜人可食五十日○米麨一升人食可一日○
牛一頭食之五十人可一日○馬一疋食之五十人
可一日驢一頭食之三十人可一日○如更急難諸
戎裝用皮者亦可煮食救飢○山行即採松皮每十
斤與米五合煮之食爛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每
人將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烏梅乾
嚼口中亦可止渴○每人將葫蘆或竹筒皮袋可受
二升者料前得之水即盛行○馬軍每人將乾酪與
馬恐馬渴乏○邊兵遠行則有糜餅皴飯麨雜餅之

登壇必究　軍行卷一　二四

類糜餅用糜末作麨投沸湯和爲餅厚一分候冷切
作碁子曝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
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於雜餅皴飯麨並
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令可齎持及久

斥候聽望

凡軍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奇謀遠慮者令彼鄉國
之人引導而徉或刻獸足即中路爲却行之狀或土
冠微禽而隱伏叢薄之間蓋欲察聲晦迹惕人知覺
然後傾耳而聽專目而視儲何宅物以迎知敵人之
精旋見形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覩樹動則驗寇來之

聽驟衆草多障者使我疑也飛[illegible]
也駭獸奔逸者謀潛襲也[illegible]
可察而預知之必待逢敵之軍而後用其耳目則不
能及矣若師行斥堠多擇要之處察望以前探
不得推後探以為鋒左矛不得望右矛以為圖是以
軍行軍止必先謹聽候之法也

探旗

軍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內五人為一部人持一
白幡一絳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傳語後
第二第三部諸主者自之賊百人已下但舉幡指百

人已上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

探馬

軍行前後及左右五里著探馬兩騎十里加兩騎十
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用十二騎前後為一道其
最遠及以次遠者各等第揀壯馬給與之馬弱則恐
為賊所擒若兵多發引稍長即路上更量加一兩道
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兩旗無
賊則卷有賊則舒以次遞應至大軍大軍見旗展則
知賊至庶得擇利設机應變迎前出戰也

遞鋪

凡軍行去營鎮二百里以來須置遞鋪以探報[illegible]
務擇要逕使往來疾速平陸別置健足之人水路亦
作飛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鋪從非冠來之方亦須置
之

行烽

凡軍馬出行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里以來權
置行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并以賊來要路每
二十里置一烽應接至軍所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
候視至暮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賊徒見煙火掩襲烽
人其賊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慮賊徒如覺賊來即

舉烽遞報軍伺賊十騎已下即舉小炬火前烽應訖
即滅火若賊百騎至二百騎即放一大炬若三百騎
至四百騎即放二炬若五百騎至千騎即放三炬準
前應滅前烽應訖即赴軍若虜不到軍即且抵山谷
藏伏既置權烽軍內即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
其擲烽如見煙火忽舉即報大總管其道烽火起大
總管當須戒嚴收保遣差人斥探

軍誓

兵法曰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成其慮也商人
誓衆於軍門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將交刃

而誓之以致人意也故書之所記三代令王出兵誅
罪必立誓命之文所以申飭有衆堅整士心爲戰陣
之首也今之出師先將發及戰主帥當親臨士衆明
布誓言使在下無不聞者感激衆志然後行也誓曰
大將某官告爾三軍將校士卒整爾衆底謹聽予命
令今戎夷不賓侵敗王略撓我邊陲害我穡事毒流
於庶民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討爾尚一乃心力銳
乃戈矛共殲大憝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有
厚賞不用命有顯戮勉哉爾衆服勤于事毋干與刑

此誓之大意也至大將臨時爲辭以戒士卒

定惑

夫萬衆之聚事變不一起爲譁亂不可不慮或士卒
未信下輕其上或妖異數起衆情生畏主將當修德
政令繕礪鋒甲勤誠誓衆以祗天誠復擇吉時具牲
牢盛饌震鼓鐸之音以祭牙旗精意虔請以覩祥應
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高昳金鐸之音揚以清韓
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靈之助當示衆以安其心否
則矯說善祥而布之於下乃可定也黯云任賢使能
則不吉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然而智者
以權佐政大將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
助候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机不可不
察也

符契

符契之設尚矣周武王問欲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
軍卒有緩急利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
軍之用柰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
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
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
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
寸有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

事聞泄告者符誅之敵雖聖智莫之能識然近代或
用或置沿革不同宋康定初制符契頒于沿邊諸部
令附其法于后云符長五寸闊二寸厚六分上面刻
篆字曰某處發兵符下面鑄虎豹爲飾中分爲二段
牙槽相合右一段左旁作虎豹頭四枝左一段右旁
開四竅爲勘合之處先勘合訖却將篆文面相向合
定於側向刻十干字爲號○其第一符勘甲己字爲
合○第二符勘乙庚字爲合○第三符勘丙辛字爲
合○第四符勘丁壬字爲合○第五符勘戊癸字爲
合○左符即全刻十干半字○右符即依次刻甲己

等兩半字右五段留京師○左五段付逐道主將收
掌
凡發兵馬三百人以上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
千人以上用雙虎雙豹符符發樞密院以右符第一
爲始盛以木函封以本院印與宣命箚副付於使臣
宣內具言下第一符發兵馬若干主將過宣與符即
將左符看驗得合乃爲與發發訖即以本司印封題
右符还付使臣歸京仍飛驛別奏○凡主將所掌符
契專擇一官爲腹心典領○凡給受符契次第月日
所發兵馬之數皆書於籍勿得誤誤以備照覆若再

有抽發樞密院即下右符第二至第五各以次行用
周而復始其降宣遣使封題勘合並於下第一之制
其銅符右段委樞密長官於本院嚴固封鎖以承宣
主事各一員與掌亦置籍抄記如法本院官通押遞
相照驗○木契長七寸闊二寸厚一寸五分上下兩
並題云某處契中剖爲上下二段上段內爲魚形并
題一二三次第下段內刻空魚爲勘合之處左側題
云左魚合右側題云右魚合上三段下一段上三段
留主將收掌下一段付諸軍州城寨主收掌○凡主
將差發兵馬百人以上先發上契第一段盛以皮囊

封以本司印并文牒相副遣指使或職員齎付文牒
內具言發第一契兵馬若干其州縣城寨主得[illegible]
契即將下契與上契勘驗符合乃交付兵馬付訖其
上契却用本司印封題發付使人齎歸其第二第三
契差發勘合並如下第一契條約如再有抽發即依
次用之周而復始其收掌給受委官置籍一準符制

傳信牌

宋大將石普上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
人馳告恐失計覆復虞姦詐請令將帥各持破錢造
牌遇傳令合而爲信真宗以古有兵符歷代已久因

制漆木爲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
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
分而持之或傳令則書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
契乃書復命焉

字驗

舊法軍中咨事若以文牒往來須防泄漏以腹心報
覆不惟勞煩亦防人情有時離叛宋軍中事略有四
十餘條以一字爲暗號

請弓	請箭	請刀	請甲
請槍旗	請鍋幕	請馬	請衣賜
請粮料	請草料	請車牛	請船
請攻城守具	請添兵	請移營	請進軍

請退軍 請固守 未見賊 見賊
賊多 賊少 賊相敵 賊添兵
賊移營 賊進兵 賊退軍 賊固守
圍得賊城 解圍 被賊圍 賊圍解
戰不勝 戰大勝 戰大捷 將士投降
將士叛 士卒病 部將病 戰小勝

右凡偏裨將校受命攻圍臨發時以舊詩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條與大將各收一本如有報覆事據字於尋常書狀或文牒中書之加印記所請得所報知即書本字回亦加印記如不允即空印之使衆人不能曉也

鄉導

經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主兵者審知地圖然後可以行軍襲邑盖入人之境者我孤軍以進彼客嚴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憂晝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擾頓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獲冦哉故敵國之山林丘阜可以設險者茂草蒲葦之中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小大委積之所在水草之所有卒乘之衆寡器甲之堅脆必盡知之則兵行鄉導不可無也

凡用軍等或俘虜為鄉導者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先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俟事平其功賞要之爵秩乃選腹心智謀之士授而符之以防其詐也然不如索其智用之士使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如在曠野四隅莫辨又值夜黑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為正

正月昏昴中旦心中
二月昏井中旦箕中
三月昏鬼中旦南斗中
四月昏翼中旦牽牛中
五月昏角中旦危中
六月昏亢中旦營室中
七月昏尾中旦奎中
八月昏南斗中旦畢中
九月昏牽牛中旦東井中
十月昏虛中旦柳中
十一月昏東壁中旦軫中
十二月昏奎中旦氐中

若遇天景曀霾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 或出指南車及指南魚以辨所向指南車法世不傳魚法用薄葉剪裁長二寸闊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炭火中燒之候通赤以鐵鈐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蘸水盆中沒尾數分則止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椀於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

登壇必究下營法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下營法說

王鳴鶴曰營壘之制有廣狹有方圓有疏密有臨回屈曲視形勢之便宜因山澤之險易務在於適時利用魏武侯問三軍進止之道于吳起吳起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此第舉其大槩而近世所傳則詳哉乎其言之篇中所輯奚啻數萬言規制法令靡不具載最後附戚太保所製營器用之俱有成效後之覽于茲篇者其可以深長思矣抑余又有說焉嘗讀漢史周亞夫屯軍細柳天子勞軍至營不得入郎入而猶然按轡徐行、何肅也文帝不以為過而頗稱之曰亞夫真將軍哉如棘門霸上兒戲耳由斯以觀規制法令乃一時制馭之術而選將任賢尤萬世行軍之要也語有之任官惟賢則衆亂而況為三軍司命乎哉

下營法

衛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言營陣同制也法云陣中容陣謂隊伍布列有廣狹之制欲其迴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疏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紊亂卒有外寇侵軼皆堅壁全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故司馬宣王覩武侯營壘處所而歎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環（武剛蓋今之車營也）充國屯田則核聯不絕（蓋今之木柵營也）其來尚矣今採諸家之法著于篇云

凡置營先計人數列營幾重配地多少隨師衆寡一人一步使隊間容隊寧使剩隊不得少隊已住便定不得移易如一廂有剩所剩之隊發配守禦不使去卒煩擾如久住暫時各量其宜咸立表於十二辰立五旂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旂立午地白虎旂立酉地玄武旂立子地青龍旂立卯地招搖旂立中央其樵牧汲飲不得出表外

凡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並戎鋒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準發兵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仗各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illegible]

諸家軍營九說

凡安營部分之法已載前說其有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軍不久駐則爲立槍欏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符參卿曰存賊境宿則用槍營行用方陣唯大將度宜而處之令禦軍者皆可約此爲制也

立槍營法

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爲營槍頭向架令均黃昏擂鼓各着木槍設聲絕則槍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繩便斷煙火營外置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外有警當鋪不得高聲敲槍傳過四面即如有警豫作隄防

欏槍營法

凡欏槍爲營者其槍如鵶巢欏幕外七尺欏槍之外造土壕一重槍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着衣甲車馬在傍橫排

柴營法

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橛仍着土壓之其車横排須均急疾轉車便可爲城也或作若久住營中置一望竿

掘壕營法

凡掘壕立槍則白繩取定其壕底闊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闊一丈五尺其土向裏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實勿至欏塌裏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壕門掘徹即權施浮橋急疾折去當界二千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壕唇外掘陷馬坑一重闊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槍三根尖頭入火令堅近壕布棘城一重闊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密爲營者棘須急照布之令棘頭平闊二十尺）

棘城營法

凡棘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闊八尺女牆高四尺闊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在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闊三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馬坑一重

車營法

凡車營法車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爲戰車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馬槍在外仍連車轅爲左右廂和門

木柵法

凡木柵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

少壯不任板築乃建木爲棚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內重短爲閙道外柱一重長出四尺爲女牆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闊二丈深一丈木柵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法

凡繩營須以長馬若入敵境芻秣不給即須擇水草放牧每人給攔馬索一條入夜則爲繩營以護畜牧其則立槍爲杜凡兩重上繫攔馬索連絆相續馬居營中布官徒牧人四面衛馬使不得逸出營外復興更鋪夜則環營擊更鼓爲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

不得過從交雜即姦人無便以入

拒馬營法

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平列相去前槍城三步布置須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固矣

下營擇地法

夫下營之法擇地爲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備大約軍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實無以水火爲慮居山在陽居水避卑不居惡名謂豆入牛口之類不居無障塞謂四通八達之道受敵盃多不居深草恐有潛襲或被火燒不居水衝恐有漲溢或彼決灌不居無水及死水恐渴飲致病不居無出路謂四面險隘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不居無草菜恐置之絕不居下濕恐人多疾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無人居者急疾無固守不居塚墓閒與鬼神共處恐人神不安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潤深阜處有絕澗兵法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伏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䃁故村墟落荒城古岩謂之虛耗川谷之口之水無草謂之天竈穹隆徼行四

面平坦謂之沃焦亦名龍背神祠社木謂之天杜丘陵之上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龍頭凡過北地並去無留常令我遠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則此利而彼害矣

凡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斡當四司官典司兵及左右令分頭巡隊閒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隊主持畜産及水食如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凡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驢有疾者簡療者剪剔傳藥有傷者申送量事決罰

凡下營訖司胄及佐即巡隊檢校兵甲器仗等如有

破紛[illegible]依其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illegible]
察記準法科決
凡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士粮食封貯點驗勿令廣
費○凡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厠
凡營壘既定其自外齎沽販賣入一切禁斷營內自
交易即不禁
凡營門各配隨近將校守把雜色職掌亦專配一門
出入不得交雜仍令識認以防姦細
凡軍中皆令三人或五人為保同行不得分散遞相
覺察不得與外人私語軍士及接外人財賄犯者重

罪同保
凡陷沒人投來當別差主務勿使隨軍恐為備用

安營　出行軍須知

詳諸兵書安營之法相視地形各有所宜今大河之
北至於古北口千餘里三關南北幽燕恩冀之間地
平如掌頓軍置營方圓自取其便惟深溝高壘大車
為固今西北銀夏麟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地接隴
蜀南北數千里地無百里之平置營多在廣原大隴
高坂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斜枝大山或臨深澗就
其地形陂坂迤互相掩人馬設伏不相見可以登高

碩之諸兵人馬易為誘伏今二廣之[illegible]
越桂嶺至邕廣之地山水重複雖有平原[illegible]
少有平陸江山雖固安營亦多占高原平曠之地可
以固守昔儂知高亦使壯士沿山穿道中夜斫亂營
寨潰散人馬又西南巴蜀之界地接蠻夷昔樊綽蠻
書云高山峭壁萬仞連天深澗有底莫測其原昔武
侯屯兵舊跡亦隨巖冗硼道屈曲坡坂之中凡置營
陣之法但求其地形隱便臨時相度人馬多寡夷無
出入通粮之路四面無高岡大隴視下之勢若可置
營寨亦不離九地之法也意欲揚威入則虛列唐設

旗幟勢弱減竈臥旗伏戈詳在主將目視心生隨四
方山川水陸形勢應時之變也營寨之法無常定之
形明矣今具安營大要一十八條列之于後
一不居大谷之口四面受敵人馬易為衝突名曰天
竈是也○一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
破我營寨前臨險阻被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名曰
龍首之地是也○一不居炊地謂安營不臨墓塚之
地人馬多夜驚久居士卒必為疾病○一不居垃柱
謂下低中高其地土薄廣平中間有岡如覆盆之[illegible]
若竣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一不居[illegible]

高處〇一若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如仰盆之象者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也〇一不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賊穿生路而來觸我營寨秋冬草木枯敗恐被上風放火因而刼我難以廻避應敵〇一不居江河潰澗灣曲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堅守則我無進退之路外無交接卒難相救〇一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中被賊守定隘阨若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〇一不居江河之岸大山之側三面受敵最忌後無進退之路若中有州楫舡栰傍岸又有通粮之道上流

有救應之兵乃可安營〇一若居江河夾岸浮水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〇一不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敵最多〇一宜居背高面低前有清流後有通粮之路四面無高山大隴雖在遠亦不防〇一入他境安營造飯樵採柴薪不可遠去須用哨船馬軍四面卓望見賊急回〇一軍營臨山上有水恐有決灌之患不可安營〇一軍行經住安立營次一面差人卓望把路人馬於四面巡綽再差白旗子探報馬軍遠望若見人馬急報主將其探報人馬每五里為一節首尾相見遞相傳報恐隘口路遠人馬難以疏失〇一安營寨外四方百里鳥飛毛落晝夜須覺為主將者令清而德峻威嚴而謀密鳥獸不敢犯界皆可定天下營細柳文帝為之動容〇一下營如側近無水者以地生蒹葭等水草之處及有蟻壤之地其下必有伏泉可開井水又尋野獸蹤跡去路不遠有水如軍去戰要備水隨行者可於羊皮囊中盛之或大葫蘆竹筒皆可用〇一地名惡不可安營如豆入牛口之類是也〇右已上下營之法諸家兵法廣說多途為將者或在我界或在他境臨事變通不可不察也

南塘戚公繼光行營軍令禁約

凡爪探夜不收爪探不的聽人言語不親到賊所致詐因而悞失事机者軍法從事若傳報違期集兵遲延以致悞事罪同〇凡軍行在途遇有疾病把總官驗實隨即稟明給文送所在官司撥醫調治痊可卻便追來敢有詐病推避者治以軍法〇凡傍消藏哨見有乏弱人馬不能前進或在路傍潛藏者[illegible]送中軍不許私自放縱〇凡軍行定委巡哨[illegible]員止宿委巡視官生二員差巡視旗十面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實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illegible]

各依法究治○凡前哨官前令必給與清道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清道旗手仍先期禁断人畜不許攙入隊伍衝冒旗纛如遇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賫送緊急公文之人前總領哨官審實差人報知方許進見倘有異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發落不許擅放擅問○凡止宿住食去處除下野營照臨敵號令外若入人家或進城郭則前哨至城門前而各把總哨官頭目即於通衢或在於人家之外相地放起火或若干枝即為幾路挨剳在彼侯中軍到隊之中放靜砲三

登壇必究　營法卷　一五

箇每隊差火頭先進城入人家討取歇家令旗押隨完畢回報中令方傳令照教場散隊安歇巡視旗分哨巡邏生事之人遇再起行仍照前初出規矩○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取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交割○凡分兵数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如賊界相逢不分晝夜各即駐隊互舉原定記號以辨真偽○凡軍臨賊境或林木與常與賊共守之處各兵嚴勒器械須立定以待候各差塘報搜覆無礙再聽令行○凡臨賊遇沮澤坑坎不可擅即時過須據平原備將地形稟覆中軍號令再行○凡官軍啓行各須披甲戴盔執器械序綴臨敵輕便不許倂執肩縛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卸甲○凡火器應用總藥鉛子銃手須於出征頭一日請給完足不許臨賊假稱放盡討索遍以畏避論罪

夜營法 出武經總要

凡軍營下定常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伏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謹縱逢雨雪並抽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馬五疋幷鞍勒放飼防有警急立要馳告○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

登壇必究　營法卷　一六

抽戰士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鋪每鋪給鼓三面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机便必獲克捷○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毅迭作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或令馬軍至一更時舉火相應賊見火號不敢偷營○凡軍營遇夜又於賊來要路以探騎為暗鋪各持薪炬藏火遞相應接仍於路左右草中伏人或於高木遙望如覺有賊走報馬鋪舉火前鋪

應了卽馳赴大軍大軍亦置望烽人舉火相應
火門○凡馬鋪每三十里一鋪以押官部押○凡晝
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卽急擊鼓諸營以擊鼓應訖無
賊之營卽止惟所犯之營非賊散鼓聲不得輙止諸
軍各着衣甲持兵看大將五方旗所指之方卽是賊
來之路裝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輙動如須兵救聽
大總管進止○凡每夜定鋪時每鋪令貯火炬五條
乾草一束仍令種火若有警軍每鋪並相救傳相報
不得隔越仍舉火距照之中軍卽擊鼓令諸營遍覺
將士但被甲冑持弓矢見走者卽射自然立定賊若

稍多中軍疾出兵救援其偷營觽軍多作叫聲宜審
辨之○凡軍營慮有突犯卽於營外常置拓隊防護
並抽常營戰隊充其隊去幕三十步均布隊間容隊
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
大營○凡軍營被賊來犯大總管自將兵救之常先
與諸將潛約戒兵士隨身帶胡桃鈴之類為號被犯
之營聞之卽知六總管兵至或鐸或鈴皆不可預定
恐賊人偷號○凡軍營久住於山谷賊路掘斷為土
壕闊三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
淨平姦人出入與兵馬往來盡見○凡軍所駐於背

文中選曉界諳山川道路及久在軍前人與領兵討
會交鬪日夕遞候於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伏人
撫救鬪覘者生擒以歸以迅問賊中事机其舉用勿
令遊奕人知○凡軍中至夜百步着聽子二人每更
一替兒雜聽伺如夜聞敵營馬嘶則謀備夜出攻掠
之類其餘彼此以警不虞猶慮聽探之不遠故又選
聰耳少睡者令臥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豬皮為
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聞其中每
營置一二所營中闊者置三四所若孤鎮鋪柵亦各
置一所聽子須頻改易勿常定處所○凡軍營中必

為望樓其數量兵度地大牵倣地聽之数選明目能
視三四十里外有眼色者以為望子亦頻改易勿常
置一處亦以子將一人幹當每日一替之

備夜戰法

兵法曰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变人之耳目
也或曰夜黑之後必無與敵列陣克期而戰若欲襲
敵之營鳴鼓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目於我迺害
其義安在曰此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多為敵
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
之法其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

陣之中必包小陣大營之內亦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路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爲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聞鼓聲卽起卽令燔燎賊人夜入營門四顧吃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大將營中或諸小營先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皆起然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面俱發若姦人潛入一營斫營殺

士卽諸營擧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羅網矣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部分乖法若有賊夜至軍中斫營軍中無不驚擾雖多置探邏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縱有衆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戰之法貴在於乘敵之不備幸敵之撓亂擊而攻之則有勝計前史所記或因天之陰晦夜之風甚各執火炬銜枚疾馳出其不意若冦營士卒驚怖蹂躪吾以精騎勁兵乘之此必勝之理也若勝之而不亂攻之而愈靖將卒不驚營壁如故則是彼之法制謹嚴備預周密我當舍而勿攻不然非已利也[illegible]兵者避實擊虛[illegible]銳而避之亂而取之此良將之善計也晉[illegible]夜襲賊將李特營特知之整嚴以待及至其[illegible]臥不動俟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此所謂舍而勿攻者也

立號法

每日酉時虞候於大將軍幕府請號其號簿先粘紙二十四張張界一十五行卽縫標軸題首云某軍某年某月日巳後號簿出號時大將軍率意於一行書寫字上字是坐唱下字是行荅一夜書一行二十四

紙三百六十行盡一年訖則更其簿如閏年則加二紙其號不得犯國諱及大將軍元帥都統等諱其分巡虞候及諸將等候大將軍號出分明傳寫[illegible]凡坐喝行荅者乃號之大綱及有[illegible]或恐敵人[illegible]或虞內應則不可專循定法須臨事改變或聆時出或平明改其白晝則以片緋爲號其緋亦須逐日改易如分兵掩襲及設奇伏白晝或以門旗爲[illegible]一表爲號暮夜或吹笛或擊小鼓子銅盂子小大之[illegible]音可通一里餘者或使人長嘯爲應驗遞[illegible]處分

定鋪法

定鋪者每日戌時發擂鼓動虞候領甲士一隊建旗幟立號頭巡軍中及發上在野則巡營外定鋪踈密坐者唱問誰何行者答曰虞候總管某坐喝曰作何行曰定鋪如此三問三答訖坐者曰虞候[illegible]通

持更法

凡營夜賊更者每鋪十人每更二人候漏鼓擊柝一人專聽雜聲以至聆應鶴鳴衆者亦須[illegible]覺瞭時或深密號鼓弓箭應之卽姦人無所容計舊註更鋪之法須置狗鋪軍在賊境將士遠行因之籍狗以爲備也

巡探法

凡定鋪發更後當軍折衝果毅弁押鋪宿盡更探遁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健通探都巡探人不得高聲喝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弰三下方抛軍號以相應答營內巡探周而復始

漏刻法

凡軍中雖置水漏則用更牌一晝夜一百刻以竹爲一百牌長三尺闊一寸題云某月更牌以探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傳一牌一日一夜計行二百里則傳

一百牌常取月中氣爲正

雨水正月中夜傳牌四十九四分一更傳牌九餘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一更傳牌一十

穀雨三月中夜傳牌三十七六分一更傳牌[illegible]餘一里一十四步

小滿四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傳牌二十五一分一更傳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

處暑七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illegible]

秋分八月中夜傳牌四十四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illegible]

霜降九月中夜傳牌四十九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里八十步[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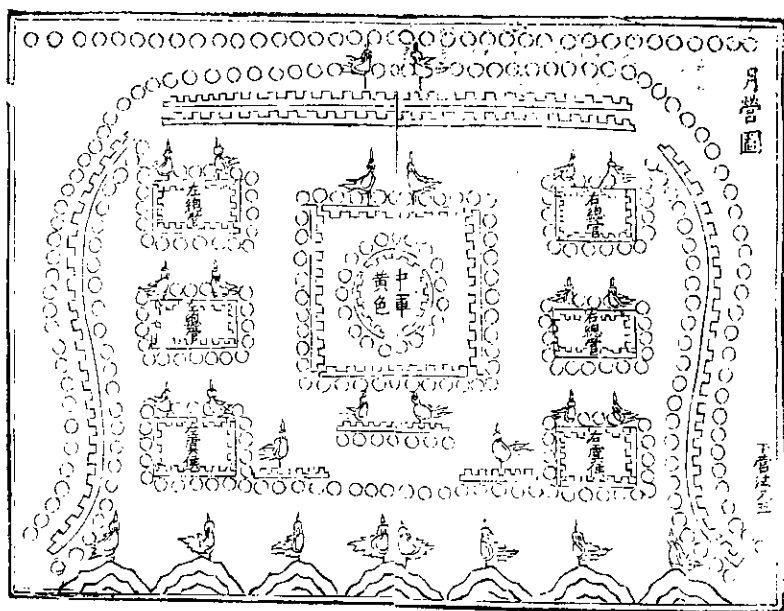
小雪十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十餘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牌五十五一更傳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三分一更傳牌一十餘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十

又法日行軍於外日出日沒時撾鼓吹角爲嚴警凡鼓三百三十三搥爲一通角一十二變爲一疊鼓音止角音動凡鼓三通角三疊晝夜尼矣又近代馬上法以數珠記時先約一晝夜爲準餘日倣之與刻漏無差

南塘戚公繼光夜營說

照得兩浙自用兵以來每遇敵晝則空腹鬭戰[illegible]復又錢奔二三十里之外人家或入城郭[illegible]

復合而賊於一夜之內黑地預設奇伏轉移深坐可昏至旦五六十里有之我兵及明尋覓賊所行疲氣怠又有未戰而已過其賊伏者有之往往取敗再或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以我勞而不及謀賊逸而伏多中爲今之計夜營既熟復有炊灶宿飽于野遇敵即與晝夜相持遇倦以奇遣之遇賊以死士乘之將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我有守兵不得與我戰灶炊無所訛傳必矣犄角上策無出乎此後開旋上燈籠布置各夜探之兵也布設蒺藜拒馬者立營之壘也枕鑼等者治營之器也

登壇必究 ■

王鳴鶴曰戚公夜營之法甚善恐只自兩浙用兵言之耳若與四夷對壘雖欲不下夜營不可得也何也去國千里張軍宿野乃其定例今因腹裏承平日久愚敵或張或撤使敵莫測吾之衆寡若與賊營相向而即恃此以爲安則不敢也恐後人不察寧不慎事予在閩中防虜則多掘品字坑及栽鹿角挑溝以爲固緣北地無深草茂林竹木不便故不得其上而思備其下及至川貴用兵則砍伐竹木旋整排柵架以爲樓緣地多山石挑掘不便是不得其下而思備其

上若蕪俑比之法以條之斯稱善矣又恐敵人出兵獲我前後我兵既勞更不得歇則精神易疲則當於夜之東路令兵傳號更番坐等以待或下地雷或用木炮點放於路暗[illegible]一至一抵勞夾發砲即打出不惟賊人之來亦可藉此營之[illegible]以待早覺而預待之而敵[illegible]火具於營之人[illegible]一二里擺兵設之[illegible]而名已於暗一見敵[illegible]發矢火砲制[illegible]如此方可稱夜營之備所見戚公之書遇有當言者又不言者是恐易度其巧也今不表明恐後人[illegible]馬可恃則不[illegible]者[illegible]

劄野營說[illegible]野外屯劄對[illegible]當地以守於前行陣其役也勞具[illegible]給[illegible]常鎮與守[illegible]易[illegible]

凡每日五更畫擂鼓已畢各起梳洗聽掌號二遍各兵通赴木城边各[illegible]立定作守城之勢各營把門

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聽鳴鼓升旗各營開門放汲其汲者限四刻掌頭號落旗回營進城蔬菜等項者限一箇時辰到營外取齊聽掌二號進營遲進及後出者俱打二十棍每隊三名以上隊長同責四隊俱有合九名以上者哨長官同責申時放汲一次號令執鎗之法俱同早辰買蔬菜止許早辰一次○凡樵採每三日一次於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掌號一盪掣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一名領去限兩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稟赴中軍掌號二盪各兵仍赴木城边擎鎗如前方開東西二門放進餘門不許

○凡登厠員役照各厠坑由各營門[illegible]上方准開門而出赴坑所事畢即還自認取[illegible]牌回營如夜間不許出營即於各自厰边方便天明即打掃送出坑內遠者照前汲水例行法○凡中軍遇晚鼓擂三次畢各營通即斷火禁喧斷人行違者隊長與兵同治隊長有犯官哨一體各打三十棍○凡差伏路人役每一晝夜換班一次俱以辰飯畢遣出到彼該回之人即還赴中軍銷報○凡夜間遇有報事人役先令門外約近二十步之間即喝令立定守門人辨其聲音如係別衙門差來問其別衙門來歷如

有書帖文移者令將書帖文移擲在地下着營外傳語人取遞由木城縫接送中軍有令箭放進者方許開門放進無令箭者不准如有遷延不去及不遵禁止徑闖木城下者許即打射殺死者勿論○凡本營人夜來報事諭令先報自己名隊然後說事一例止於營外聽令○凡遇賊臨近不拘營內營外違令者俱軍法從重決不輕貸而生○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細打一百棍遊營示衆二十名以上官同法十名以上哨長同法三名以上止於隊長伍長○凡伏路之兵即以各枝分劄地方所向之方[illegible]

每日辰時後赴中軍領令箭赴彼交替日訓撈往
來眞僞盤詰奸細照前更換遇有各衙門營寨公差
人役欲赴本營者夜則於內令一人倍送到營二十
步外止住先許倍來兵高說差人來歷守門人即與
稟赴中軍聽令進退○凡夜傳暗更籌箭每隊撥兵
二名守木城即傳箭迷失更箭者上下挨查得出軍
法示衆○凡遇有謦欬靜各守信地木城閉聽令發
兵如有喧言亂走者軍法重治○凡更籌遇日晦夜
暗行軍宿野必須定更刻時以知早晚緩急之備先
以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二十分

每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爲一時依二十四氣節爲
十二籌以日出入爲則每籌長二尺四寸上書各得
本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籌計珠
二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箇爲數緊俱行數七百
四十餘步或數珠七百四十餘箇程限該二里二十
七步餘爲一刻行數七千四百七十餘箇程限二十
里二百七十餘步爲十刻晝夜該七萬四千七百餘
步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爲百刻每一時八刻二
十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即六千二百二
十五箇爲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

晝夜各長短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
隨時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爲始將定而更漏均
大同小異可爲稽備矣且如安營一面一百八十八
步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遍若傳籌五十次共餘
五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夜極短二
十四氣皆有提同餘各倣此○凡下野營在賊不知
之處日落斷火不許燎燒柴草恐賊遠望夜來攻我
營寨夜間不許支更鼓止令傳箭約量回數定立更
次守門人須要辨認奸細非奉將令不許擅開營門
如與賊對壘須去營二十步每隊然火一堆徹夜見

賊即與祗敵勿近自營使我不能見賊自暗中望明
來攻我○凡夜營俱照定過燈炬爲號各看燈籠遵
依各哨視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
之燈如視晝旗一般違錯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遇
大風雨則視火把遇出奇或暗地移營別處燈籠留
在虚營各聽隨時編發字號如中軍說甲字則是左
哨凡言甲字一即是左哨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者
恐奸細知之也如再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禽獸之
聲爲號隨時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諭通知學雞鳴
爲某哨學牛鳴爲某哨之類皆不預設

陸兵舟行號令示各總知悉違者連坐

一起行處所中軍放砲一箇鳴鼓發行旗大吹打畢營號箇各官哨長赴中軍聽發放本日所行所止之事畢散回聽放砲吹天鵞聲吶喊三聲點鼓竪何旗色照旗色相同應行之營一體點鼓開船○一起行次序以日干所臨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五行爲前後先行餘照營次若行間遇中軍放大砲一箇晝磨旗夜車雙燈即便駐船營各照方向泊齊圍住中軍聽令○一到止宿去處前行之營放砲三箇鳴金落旗每營約去一箭之遠每一營爲一䑸一體落旗泊營公用 下營法一卷 二十八 [illegible] 聽中軍到落旗後仍復升旗是掌號箇發放若不升旗各官目有緊急事者赴禀事無事者謹守信地訓齊兵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票不在此內○一凡水陸行營第一肅靜爲要不拘何事俱聽旗鼓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之言雖本府面說亦不許從除明白進止用旗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若或近賊或欲暗行暗止聽中軍如後開傳令一人挨遞一人不分官目雖本府亦自遞之○一物件挨次遞過即便遵守陸路同

要立傳草木枝　要住傳土塊　要行傳小短箭

要坐傳石塊　要有警放拾[illegible]

一大衙役傳大令箭節使公部下陸傳每哨一止宿一營擇地勢聯絡週密擬令書內營陣立定聽待中軍傳令每總爲一處不許擁連○一止宿處所每營四哨官內輪撥兵一小哨赴把總處巡夜每營除一哨官巡夜其本夜內防恐火燭奸細之變俱要聽本官並把總不時親自察查○一止宿處所船隻各隨到齊各分營定訖到日晚聽中軍放砲三箇打閉門鼓畢候擂鼓各營照中軍一體聚巡夜人在把總處聽點下發放陸行同○發放云　官兵聽着應答　夜巡謹慎應答　毋得懈惰應答　快了要依軍法不饒應齊　起去應齊　登壇必究 下營法一卷 二十九 [illegible] 聽定更喇叭一聲凡把總處支更兵每船一隻內不分大小輪設五人守更一名在船頭執竹梆支更每打鼓一聲打梆一遍天明各赴本營回話○一以上乃明營也若暗住處所臨時傳知即便起暗號支暗更暗傳約束非用令票即用巡視但初起或初住時中軍不卓旗及落旗不擂鼓不放砲吹打即是要行暗令○一中軍官每日輪撥一哨赴本府執打器械緊隨轎馬進止擺圍于後夜則即以此哨巡夜每輪中軍官一員提更

兵兵兵大刀籐牌鎗籐牌大叉　籐牌　兵兵兵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軍制說

王鳴鶴曰古者以田賦出兵故兵農爲一無事則負耒而耕有事則荷戈而戰何民而非兵何兵而非民耶井田廢而兵農分後世沿革不常代有利病大畧載之簡編者可考而知已我
朝宮禁有衛京城有衛自畿甸以及遐方衛所鱗立所設軍士俱有定数無非寓兵于農使各爲備此
祖宗畫一之法美善之規籍令恪守遵行雖萬世無弊可也迺比者行伍空虛徒存尺籍清勾之法旣壞占役之弊滋煩此軍伍之不振而戰守之無資也奚惑哉一遇寇亂非召募則征調征調不可常召募不易使費軍需而鮮實用患孰大焉故欲無募調當復軍額欲復軍額當先屯田先屯田以足食復軍額以足兵此相須之机也於是輯軍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胥伺捕盜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也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伍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在文從曰此即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之制

及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婦爲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饒也唯田與追胥竭作尽行也

賈公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爲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羨卒尽行也

吳徵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惟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无畏憚室家无怨思秦漢以來剪里異域民之丁伴行如雄棄市於斯之族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農旣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于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懸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餘戍行五十免罷役斯從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在文從曰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偏知其人丁之多寡又丁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若其家七人之□有

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
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
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
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
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曰周制方二千五百人為師六師七万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万井定出賦六十四万井一井之田八家畿之總計六十四万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万家六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万夫以此夫家而供万乘之賦兵為七家而賦一兵一夫率之七家御使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適焉

立文莊曰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然一寓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家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出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識者多矣然先王立之周而慮遠周不寄好戰亦未害其設制為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謂先王忠厚之至更迭均逸不欲劳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為
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
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
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
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里為鄉
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為師師故萬人為
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
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
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
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
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
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
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
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
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蘇軾曰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管仲欲以岌岌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縱畧暴勝之兵

李觀曰管仲相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同其好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救死則其敎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然則寡之法道實試之矣

北文道曰管仲內政謂得此士三万人以方行於天下天下大國莫能禦後世之兵動以十百万計而終亦不能成功而反以取敗此無他以什伍之法不行所以不能以什伍之法結而使之相保其法以相屬而不得用也內政之法制行於三代之後而後世不能行者於兵農既分之後故兵可以用其命制其兵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
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

讀兵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永
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祓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
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相維足以
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
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常上與南軍等
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林駉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
主之南軍有郎衛有兵衛兵衛之別如三署郎材
期門則皆郎衛也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
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八校
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illegible]兵而衛如八校
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illegible]北軍護京之衛乎此
漢人南北軍之稱也
丘文莊曰[illegible]兵有[illegible]一[illegible]官者可考也自
迂固史皆不志兵而[illegible]言者前見班史刑法志
中[illegible]因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而掌於皋陶之刑之意鮮然帝世猶用德

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偏哉遂使一代兵戎
之制无所於考可說也所考古制王官在府故漢
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軍既謂之南則
京城之軍謂之北軍也本朝設總衣旗手
等十二衛新軍[illegible]揮使司部衛南軍衛宮之意立
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部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以三十三年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
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
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

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
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
以給代者也

丘文莊曰以上漢一代軍制六畧具焉

唐兄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
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為方鎮
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
兵於京師曰禁軍

丘文莊曰唐一代
軍制大畧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
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
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
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
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觀時總置折衝府凡天

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
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杜牧曰為國者不能无兵也居外則叛梁七國
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以下是也使
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无自焚之患將保頸領
无烹狗之諭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歐陽修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
不以德而自戡之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
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趨一切便至于无所
為而考其法制雖可以一二將而不足稱焉蓋古者
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
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
一寓之于農其居處教養畜財待事動作休息皆
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
太宗之所以盛也
丘文莊曰史謂府兵之制居无事時耕于野其番
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
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

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無所施於其間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大多

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群盜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丘文莊曰宋一代軍制具于此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遺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定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畧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皆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爲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所之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揔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竊考歷代兵制前後多有變更加減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 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 宸衷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万世无弊故自開 國至今百有余年矣 聖子神孫各守成規以爲 宗社不拔之基其間國有軍伍懸空之處將領積多之患惟在設法填補調停之則盡善矣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

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

浙中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二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為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于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為今之計合無委賢能有司官員公同該把總官前去各該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illegible]分先

將城中街巷盡行查出計有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某係老弱至於釜竈床鋪若干亦要從實開載貼於大門之上乃各委官親自持簿帶領各伍官旗沿街逐戶逐一挨查面詰該管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文冊度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者存留食糧老弱不堪者通行革退[illegible]以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營故絕無丁[illegible]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人民各衛[illegible]

不必復言單勾即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丁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違例役占者自今伊始通行禁止其賣放逃出外行商藝業投兵搬戲及容隱在籍收取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各家屬人等究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回一體選補務使食糧者皆精銳之士無復以老弱充數不食糧者照依保甲之法編守城之人如百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糧藉口該管官[illegible]名捺補充至五分以上即量行獎賞其始終不改縱容賣放如故者掌印及諸伍官旗聽各道從實查參輕則問罪降級重則緝

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紛紛請兵矣

或云今之論兵者有五曰足軍額曰選土兵曰民壯曰練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也愚謂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土兵民壯乃官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土兵民壯則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遽練也故思召募召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敝其原不在於此乃將官畏怯不敢擅動言軍殺賊之故也我

朝大明律一款云云　云云夫兵凶戰危勝敗兵家之常
也自古名將如大公孫武吳起其人上下數千年
落落可計外此雖善戰者不能為必勝矣設有所
損其數豈可量哉蓋我
太祖撥亂反正躬親戰伐深知馭將之當嚴而行師
之當慎故以是垂訓使為將者常以失机為憂全
勝為念則練兵不敢不嚴臨陣不敢不勇耳此其
立法之至意所以重人之大命也若其用法則又
有權衡於其間蓋人情易怠而難久常恐惧之猶
慮其忽若立法不嚴則喪師失律何所不至也自

登壇必究　卧　軍制卷一　十九

定律後莫敢不遵凡遇用兵言官引之以糾劾法
司據之以問擬將官惴惴焉寧殺其身而不敢損
軍士非閃奸以規避則顧家兵募義勇以衝鋒若
有敗衄軍額不虧則失机之罪免矣古者寓兵於
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後世軍自軍民自民軍常
設以衛民民常耕以養兵此國用之所以常乏而
民之所以難堪者端以養兵之費大也既不用軍
以戰則軍為徒設不過聽差點名虛文而已練之
似為徒勞不練亦為無害在班似為徒養逃亡亦
為不覺衛官初以兵缺為利而侵月糧法司後查
其糧而作羨餘兵日漸寡粮日漸縮若遇寇亂撫
操兵備見軍無適於用欲究之則弊久欲用之則
徒使將官受失机之誅耳不得已權用民壯義勇
更廣募調以支之寇平官各以功擢去誰復理前
任之事也故雖大亂如倭
朝廷新設總督提督重臣添設兵備副使海防僉事
一體亦不能正其弊不容不用義勇民壯弓兵見
在拘用不容不更召募召募無良不容不再徵調
徵調不可常然後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
亦不可為鄰援不如復

登壇必究　卧　軍制卷一　二十

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軍額須復舊設粮額此相須之
事也粮額如舊則足軍無難軍額如舊則沿海衛
所隨在有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召募調
之費矣然有軍不練與無軍同練而不戰與不練
同似宜遠稽
太祖　云云　之言近述　聖上屢批戴罪殺賊之例
嚴　勅兵備海道官專督衛所官練軍限以一
年半年務有實用仍　勅總督提督今後賞罰
務查將官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其贖罪
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候後有功准贖若損

軍至幾人而獲級不多則姑容緩死或老營官兵
行降調俾之戴罪殺賊視後次大小而宜其罰之若
隊伍敗衄全無斬獲者照　大明律失机處斬
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而凡戰官皆不敢不
用爲總者矣豈非善體
太祖立法之意通其變與民宜之乎不然官固命也
民壯義勇與募調之兵亦獨非命也軍損三人則
以犯律而論失机民壯義勇募調之兵而損三千
人三百人亦以律所不載而不論可乎夫
國家設軍衛民戰死乃其分也今受民之養而不與

民捍患民反代之戰焉天下之冤孰甚於此此弊
無人敢言則將官終不用軍以戰不用軍以戰則
軍伍之缺不必查補而沿海設備非廣募顧何人
以爲列之耶天下之費吾不知其所窮而倭寇之
患吾不知其所終也雖然猶未也兵必土著焉救
於官古之良法也欲補軍伍須改遠爲近則寇於
土便勾攝如是而遡者乞題照職官謫戍但照經
之例著爲定法此非變
祖宗之制也法久弊生不容不救而通之也

登壇必究經武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題經武說

王鳴鶴曰天下幸而無事則所重在文不幸而有事則所重在武武所以戡禍亂靖邊疆威服百蠻而綏安中夏者也古之聖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無事常爲有事之備經武之道不可不預見之經傳者可考而鏡也故曰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由斯以觀古人何嘗一日置武而不之講也近世承平既久學士大夫厭言武事遂令豪傑智勇之士束手縶足而不復展隆萬之際陵夷甚矣一遇烽燧之警尋且議將議兵議戰議守如目前海外之役垂十載而未得息有可慨也已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猶以行師之次爲戒後世而今何時也財匱力竭憂在蕭墻天下之勢幾于累卵語有之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經武者尚念之哉

經武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大禹謨○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胤征

右文註曰以上三條論兵前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胤征

李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謀於始也

右文註[illegible]亦有理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illegible]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泰誓

[illegible]

有文首勝度德校善忠也史文技亦負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上同

孔安國曰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欲 正義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嗚呼爲人上者愼之哉民之所欲哉吾拂民之欲則民不欲吾爲之主則必將以欲吾者欲他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誰民之從爲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泰誓

孝武帝曰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 正文引古人之言常誦此二句以爲懼恆存畏心日誦而心推之則必兢兢焉如朽索之馭六馬

禮記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少儀

程頤曰軍行必由險阻之防又當隱密己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 輔廣曰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爲上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敵不虞謀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密則不神也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上同

鄭玄曰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子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仲尼燕居

鄭玄曰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判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

春秋公羊傳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莊十九年

左文辭所忌言雖未及乎善然亦可爲之以用於也耳

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 宣十二年

左文辭曰此言見吾尤而避之

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隱二年 又桓十八年

正義疏曰此三言穀梁傳凡兩見雖爲會而言然亦可以用之于師旅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 言隱五年

陸氏曰不逐奔不殺降奔之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昭二十三年 ○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定十年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 僖四年 ○君不爲匹夫興師 定四年 ○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

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隱四年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隱五年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隱九年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隱十年 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隱十一年 ○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

至則舍(置也)爵(謂)策勲(書勲於策)于禮也(桓二年)○師克在和不在衆(桓十一年)○疆埸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桓十七年)○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莊三年)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並莊十年)○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莊十二年)○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莊二十七年)

○輔車(輔頰車牙車)相依唇亡齒寒(僖公五年)

(丘文莊曰公羊穀梁二子皆載此二語而左傳亦採諺語一句)

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並僖七年)○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僖十年)○古者大事必乘其產(謂馬)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並僖十五年)○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僖十九年)○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僖二十年)○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無謂邾小蜂蠆有毒(並僖二十二年)○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僖二十四年)○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

功以爲己力乎○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並僖二十五年)○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丘文莊曰此左傳所引軍志之說必古有此書今亡矣夫子其言抑有一二之存用兵者可以爲法)

師直爲壯曲爲老(並僖二十八年又宣十二年)○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僖三十年)○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僖三十三年)○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並僖三十三年)○諸侯敵王所愾(恨怒也)而獻其功(文四年)○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文六年)○先人有奪人之志軍之善謀也(並文七年)○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並文七年)○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並文十二年)○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又曰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文十五年)○我能往寇亦能往(文十六年)○平國以禮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礼(宣四年)

(往猶言貴公不先以礼合之而往伐)

牽人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人之牛罰已重矣（宣十一年）○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叛則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非丈夫也）也○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志薄之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丘文莊曰此武之七德）

拊而循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並宣十二年）○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宣十五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成四年）○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又曰善鈞

從衆（成六年）○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階乱何以在位（並成十六年）○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乱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並成十七年）○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襄三年）○謀之多族（家也）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八年）○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一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犄其足也）與晉踣（仆也）之（襄十四年）

（丘文莊曰犄角之言出諸此）

兵不戢必取其族（襄二十四年）

（杜預曰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久將墊隘（墊溺也隘困也）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襄二十五年）○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災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乱人以廢（並襄二十七年）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宇下也）○五大（官）不在邊五細（細官）不在庭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並昭十一年）○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昭二十一年）○威克其愛雖小必

濟（昭二十三年）○乘乱不祥○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勞也）以罷（同疲）之多方以誤之（昭三十年）

（唐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

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定五年）○裔不謀夏夷不乱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定十年）○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哀元年）○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哀七年）

（丘文莊曰左傳中論戰伐之語頗多其間多是引其所聞及古志往往切於用兵之实前代名將若關羽岳飛輩皆喜觀左傳有由然也故列其要語載之以為經武之要使後世知三代以前兵法猶有存者如此非但後世纇纇然用权謀變詐也）

國語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則無震也懼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乱○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習外冦外冦知其悉委而歸邑焉巳自拔其本矣○捍禍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秀質為臣無有二心秀質而勞死古之法也○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許語子曰必恭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丘文莊曰万世經武之要不出乎聖人此二語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尉繚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謹人事而巳矣

荀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成功○聖人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仁義之兵行於天下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戦如守行如戦有功如幸○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禍莫大於輕敵○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巳而用之○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晉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瑕者堅○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以不必必故無功○楊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動如一体五指之更彈不若卷手之一挃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之獨至

丘文莊曰經傳諸子言及武事者甚此

孫臏曰解雜乱紛糾者不控拳救闘者不搏撠批抗擣虚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善戦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趙奢曰道遠險狭譬之兩鼠闘於穴中將勇

者勝○婁敬曰夫與人闘不搤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李左車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鼂錯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帝王之道出於萬全○韓安國曰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勞○田祿伯曰歩兵利險車騎利平地○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巳降○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同遙度○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窮冦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夆得於外福生于内不可不謹○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戦戦而百

[illegible]兵之善者也[illegible]之可勝○
兵以詐爲本故多筭勝少筭不勝○[illegible]不必僥[illegible]苟
挌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光武曰常勝之家難以
慮敵○光武詔從鄧禹還曰毋與窮寇爭鋒○班超
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虞詡曰志不求易事不避
難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皇甫
嵩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
能之將不可[illegible]也無制[illegible]之將不可勝也○
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
戰爲下○鄧艾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illegible]

兵彊則戰勝農者勝之本也○陸抗曰德均則衆者
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蔣濟曰虎狼當道不治狐
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譙周曰射幸數跌不如
審發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廖化曰智不出敵
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羊祜曰兵勢好合
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彼專爲德我
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
義况大國乎○裴詵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
頭頭可斷乎○韋叡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卻○韋孝
寬曰不因際會難以成功○刑峦曰先爲萬全之計
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李靖曰王者
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驅脅以來藉以拒敵本非
其情不容以叛逆目之○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
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爲戰不
亦可乎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

[illegible]

杜甫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兵文莊曰此杜甫出塞詩語也射人先射馬一言雖詩人吟咏之語然中国與虜人戰制勝之要法也禦边者不可不知

陸贄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机遲則生變○
急者宜備之以嚴緩者宜圖之以計○當離者合之
則召乱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机當徐
而疾則漏策○有功見之人必悅勸○將貴專謀兵
以奇勝○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懸憂同者不邀結而
自親○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事而不失其
稱則成力全而敵脆則先其所難力寡而敵堅則先
其所易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声

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事有便宜而不拘其常制謀有奇詭而不拘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統師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二○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將欲安邊先宜積穀○陳實曰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范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又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宋祁曰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陣堅　蘇軾

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鄧浩曰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為難既勝則以持勝為難○岳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胡寅曰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吳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余端礼曰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机○程顥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行兵須不失家計[illegible]○兵陳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兩軍相向必

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朱熹曰厮殺別無法只是能使人捨死向前而已

丘文莊曰諺云一夫捨死万夫莫當若為將者以節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捨死向前向前則天下無堅敵矣

又曰厮殺無巧妙兩軍相挂一邊立得那住不退者便贏直不脚住退者便輸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兵之勝負全在勇怯○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illegible]之

丘文莊曰程朱道學大儒其於兵事亦皆[illegible]常言之可見儒道无所不該而文武无二[illegible]

登壇必究軍情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軍情說

王鳴鶴曰古者以田賦出兵故邊圉有事則荷戈而戰無事則負耒而耕是以無遠征久戍之苦如詩所稱薄伐玁狁荊舒是懲即盛世何能去兵所以卹其情者固自有道也幽厲之時以禽獸視民苕華桑柔諷刺悲怨而國步從可知已嗟夫前代興亡之跡昭昭史冊間其本原在元氣元氣之盛衰在斯民古今殊時而民情則一爲人上者柰何不思所謂息而培養之哉我　國家屯政不脩兵無土著故北邊日耗于攻戰而疲敝于徵調東南非倭征苗亦藉召募如目今朝鮮之役羽書六道竭海內之兵力以赴焉謂足以威服醜夷保障東藩似矣然能保其無異域之悲離曠飢寒之怨否也杞人憂天爲衆所唾今有睹秦隋之已事懷杞人之殺憂者有識之士其將唾之已耶抑亦深維遠慮而預爲善後之圖耶

軍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擊鼓声）踊躍（坐作擊刺之狀）用兵（戈戟之屬）土（土功）國（中國）城漕（衛邑名）我獨南行

朱子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而我独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illegible]

又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鑿墻而棲曰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朱子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産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 [illegible]

亂生不夷（夷平也）靡國不泯（泯滅也）民靡有黎（黎黑也）具禍以燼（燼灰也）

於乎有哀國步（步運也）斯頻（頻急也）

朱子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輔廣曰士者豈能不死所而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樂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此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死國不滅死民不然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illegible]之意[illegible]

其三章曰國步蔑（蔑滅也）資（資咨也）天不我將（將養也）靡所止疑（疑定也）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競爭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梗病也）

朱子曰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illegible]

登壇必究 〔軍情卷〕 五

為亂乎蓋曰謂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輔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往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民為君子則其心無所爭耳然不加誰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

其四章曰憂心慇慇念我土宇（宇居也）我生不辰（辰時也）逢天僤（僤厚也）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覯見也）痻（痻病也）孔棘我圉（圉邊也）

輔廣曰土字謂鄉里與室家也河在西故曰自西徂東[illegible]四章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之始三章則言亂之終[illegible]

[illegible]

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頞以相告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註〕[illegible]

光武時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註〕[illegible]高光皆起[illegible]目見軍士之勞苦故[illegible]

登壇必究 〔軍情卷〕 六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籌不止於冊車徵卒殆窮於閭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師猶曰財不足兵不多又曰興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饋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贄又言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

屈其志[illegible]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illegible]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illegible]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于人情而已矣今則散徵士卒分戍邊圉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遂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不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貘為鄰伍以戰鬬為嬉游晝則荷戈而耕夜則荷鋒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

登壇必究　卷[illegible]

勤于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又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虜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劳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粮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践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恬於應敵懈於服劳然衣粮所須厚踰數等豈約相形隔絶斯甚

臣文莊曰陸贄之言[illegible]

也其所以為之[illegible]又如親見其人[illegible]

[illegible]

宋太祖時給攻城役夫歿者人絹三匹復三年○三年又詔瘞征獨戰歿士卒被傷者給緡帛

臣文莊曰[illegible]

登壇必究　卷[illegible]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羞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illegible]乎

臣文莊曰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illegible]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彭尤祖　貴陽饒伏戎　全校

輯屯戍說

王鳴鶴曰嘗誦詩采薇篇而知屯戍之役始于成周盛際藉以守衛乎中國當是時民樂趨從而邊圉牧寧至於厲政遂作厲階一再傳而喪古之福殆不旋踵已自漢而後更置靡一邊防利病不啻徑庭此其故何哉夫土地人民均為有國家者所

重恤得民心則土地為守失民心則土地為墟自昔已言之今窮邊戍卒或土著或顧投或謫徙者皆日與豺狼為隣伍以戰鬭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臥其困瘁至極矣然此何莫非朝廷赤子乎有事之時既藉其力以備戰陳及其無事則雜役繁興每苦其所不能而處其所不欲甚則又從而掊尅之斯奚足以結恩情鼓敵愾而責之以備禦之實耶晁錯有言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善夫有兵戎之寄者其尚三復斯語云

詩序云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

[illegible]

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

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鼂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illegible]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方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illegible]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有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惬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忌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

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也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

子并息如猜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illegible]成夏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顧徬徨僥倖者猶患遲期之賒綴恒念戎醜之亢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摇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後有抵犯刑禁竄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適是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善之可遵者也

登壇必究　屯戍一卷　一一

丘文莊曰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謂屯戍之兵事貴可久勞異敎故非綏理所[illegible]不[illegible]非人情所欲不固蓋如置天下之事合于人情宜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然不但屯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实邊塞窮苦之状與夫分番更戍之冗濫緣事謫戍之非宜皆洞達事情切中時弊能因其利而見于施行究其害而竊加禁革則於防边无事而中國以安矣

贄又言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才程其勇校其劳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悉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若窮邊之[illegible]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illegible]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illegible]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逾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制

登壇必究　屯戍一卷　一二

所以褫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不慍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丘文莊曰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內則樂在內則逸在外則劳[illegible]廩賜之養[illegible]外[illegible]内[illegible]異于唐之季也嗚[illegible]其[illegible]其劳[illegible]加而尤不及如此則士卒感恩思報人心[illegible]劳在軍[illegible]敵振矣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illegible]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晋陽鍾伏武 仝校

輯屯田說

王鳴鶴曰昔漢文時晁錯言募民徙塞下而屯田之法蓋昉于此其後趙充國墾羌田以困先零諸葛孔明耕渭濱以伐魏祗棗之營許下鄧艾之渠淮潁羊祜之實荆襄皆足以佐軍興而著績效後世言屯田者必稽焉說者謂爲一時便宜至於經制宏遠則未遑矣豈其然乎我

國初倣古寓兵于農之意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養兵而無病農此萬世良法誠遠軼唐府兵營田之制也已承平既久武爵日輕膏壤割於豪強瘠土荒於抛擲即有儲粮而其得長又從而鼠雀耗竊之法制之弛廢可勝惜耶語有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今天下壤地猶古也戍卒猶古也而溝塍廩庾徒取具空文之間噫得人任法豈不易然安得起充國孔明諸君子輩而與之議屯政哉

漢文帝時晁錯言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輸運也將送也）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丘文莊曰先儒謂晁錯言屯耕邊塞之始蓋中國所以不得其安者以邊防之擾而內無守禦之人有其人而分不給故無人同然邊防之於今未易給也[illegible]當世之[illegible]）

武帝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昭帝時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謂春人出種也）賦人二十畆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充國謂屯田[illegible]外有守禦之備古今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者[illegible]以生物爲功故有人斯有土[illegible]因地所宜而種五穀隨在而有[illegible]因時盡地利不以其邊塞之地[illegible]其人爲之功此晁錯趙充國[illegible]屯田之議[illegible]不可不知也雖然當宣帝[illegible]充國[illegible]兵罷下[illegible]之緊攻擾川者久道上屯兵復殺掠人民將何以[illegible]之充國復奏[illegible]卒數千人虜勢大衆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塹壘）

[illegible]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illegible]或用兵或用民皆於軍[illegible]

[illegible]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illegible]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illegible]

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丘文莊曰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三千八百余里得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illegible]

宋太宗時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廪而限戎馬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各被甲兵春乾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

[illegible]

為者今宋之所謂邊乃在中國非邊徼也而藩籬乃恐其變生不測而[illegible]之鴉呼使為天下者元有興作不顧事體之可否[illegible]向人情之從違何以立國哉古不云乎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今然置立屯田分帥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從於本田之外多耕者立為賞資則猶但使人人[illegible]家宋有積邊城自然充足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郡俾其[illegible]價來糶家積有余官償自平不獨邊用不虧邊軍[illegible]內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臨津令黄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懋充判官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旱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耻於營葺群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馬端臨曰兵與農共[illegible]無事則[illegible]之為農[illegible]

元宗時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穡以資牧養之用

[illegible]國初設行太僕寺轄[illegible]

孝宗時張闡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臣以為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余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

[illegible]

元泰定中虞集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頃者或建議西北多空地棄土誠度地宜道水灌溉其區地可墾田無慮鉅萬萬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客假然造予而問曰子試籌與之孰與無與予應之曰茲役之不易就固也今必排首議而曰無庸有事於民聽諸不能者然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請衍而著爲客且籌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萑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殊哉水利不與而民無蓄泄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毋使萑葦之

場盡爲庾廩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爲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與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遙者利相蓰矣其利二東南之潛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虜故利於騎不利於步盡邊地而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少遠募則餉不貲班戍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逋匠閭閻困而軍虛自水田墾而入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遵漳於節封鄭國溉鹵於泰

長白公借灌於涇水馬援引流於兆濱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柰何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廣水夷疏引易循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距趾靡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得之饒無潮之惡東南之勢不與也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也客曰水利之益則吾既得聞命矣願計其功可必就則吾有惑焉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爲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於報命而督民役則

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溪壑徒者膠萊之役可鑒已予曰唯唯否否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敢謂不如予之所虞也然吾以爲可不專官而集事者鬻爵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濟田可墾者彙奏而籍諸部因爲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界如令

輸粟拜官者而爲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勳討效十年
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税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
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徒者墾田
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徙者以報郡邑長守丞
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爲
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
何省撫覈奏而賞之與陣功等此敵之與開田安危
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
興其半乃復以其半之人而募民必就之此其與捐
內帑而行民怨功相萬也洛曰若子之言有行世之

利而無一朝之患計無便於此矣逡巡再拜而退

兵部尚書胡公世寧云

國初各衛皆有屯田軍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
屯種是即唐初府兵營田之制萬世良法也今腹
裏各衛三分之田多有軍先拋荒年遠迷失而民
墾納粮者矣若欲一一清奪还軍非惟失利而且
失民獨念今天下軍戶消亡殆半間有存者每年
清勾戶丁隨解隨逃勞費百端不得軍用無計可
處議者謂宜上體
祖宗置衛立屯之意遠推古人寓兵於農之法[illegible]

各衛軍士各令有田一分其數江北一頃江南半
頃如江北一衛額軍五千名必須餘田五千頃江
南半之先儘原額屯田次清寺觀閑田及抄沒罪
人之田其有不足則設法開墾荒田再不足則措
銀收買民田如宋時役田之制務敷額數分與各
軍聽其有力者自種無力或不便者召佃收租然
[illegible]聽其所入如古上農夫可食九人之數平時操
[illegible]人自食必有征[illegible]方給行粮其衛所缺軍之
[illegible]分合餘軍[illegible]募民或副有罪以補之蓋彼
[illegible]必將樂從而逃者少矣此於边衛京衛或

不能盡行而腹裏衛分必皆可行所省養軍之粮
歲數百萬矣边方之地必先有人而後田可屯不
患無田而患無人腹裏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
募不患無軍而患無田其輕重各有在

知府嚴中云

國朝屯田之制北方與南方不同南方與中州亦不
同北方之屯田重在塩法兼重馬政而行之也中
州之屯田專重馬政而行之也浙直之屯田則以
屯軍籽粒供造運船之用有餘者充補月粮[illegible]
則又不然其屯田至多不若浙直之少故專設一

屯田僉事領之與浙江水利道帶管不同大抵屯
種之軍不守城不上操清查其弊於軍餉大爲有
助
參將黎國耀曰閩中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粤
中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嘗觀漳郡刀農者
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
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
一帶空地分給屯種[illegible]十年生聚籍其人可以爲
兵入其粟可以[illegible]亦富强之一助也
參將江應龍曰三代兵[illegible]辰合一萬載稱利今墾田之

法不獨可行於窮民亦當責效於營兵查得雷州
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并力合
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且耕且守有犄角戈
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也職向在衢鎮
查照潞水客談開載西北水利曾於豐潤玉田等
處督率軍兵開田萬有餘畝收穫不減南方今若
營兵墾田之議一行則沿海窮民覩西成之效聞
風興起亦未可知蓋國無游民則地無遺利民生
既厚則盜源自消不但寓兵於農彷彿三代之制
且容民畜衆遂垂萬世之利矣 以上屯種

兵部尚書胡公[illegible]世云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
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
不能增者[illegible]恐于起科得利也歲收不常而租有定
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
若查比北直隷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
土不拘土客官民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
利無害而人樂于輿[illegible]矣廣種多收米穀價賤發
銀可糴邊儲自足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爲民人犯
宜責拘解當房眞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

作爲伴儅責之收管使爲墾田而照名代出本處
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
今聞戸部又查出永樂二年令各衛所屯田官員
軍餘家人自願耕種不拘頃畝任其開墾子粒自
收不許比較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
沿边空閑之處許官軍戸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
子粒則臣前奏聽其開墾亦不起科明是舊例可
行有益边儲而該部又欲兩請或聽開墾永不起
科或候三年成熟徵粮則臣前所謂歲收不常而
租有定額人不敢開墾矣二曰與塩利今天下出

用至於稅契銀率多侵隱亦可查取併編銀再可
借觧天下各司府州縣贓銀紙價自嘉靖三十五
年爲始一毫不許別用暫觧軍門聽用其出入務
赴巡按衙門掛號查考御史徐敦題稱東南之民
方困而派常賦之外海防未已而繼之以提編均
徭提編未已而加之民兵工食臣愚以爲軍需必
不可缺而民困尤所當蘇非仰藉官帑量爲給發
隣近諸省通融協濟恐終無以自贍其東南近日
之弊於逐爲議革止令僱募民兵則民不重困於
[illegible]苦官不牽制於出納之難蒙賞者益思報

效而窮蹙者少延殘喘臣等會議得用兵以錢粮
爲本錢粮衣甲器械船隻不備賞犒不充威權不
著士不用命雖韓白不能成功但東南自嘉靖三
十二年興師以來勞費不貲致厪宵旰之憂者凡
以爲生民也今本處僥倖僅存之民常賦之外海
防銀兩未已而復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
復繼之以民兵工食百姓嗷嗷誠有如御史徐敦
所陳而提編一節通行數省編及小民不得安生
者半天之下至於各省預備倉穀亦當積貯以備
不測飢荒権商稅銀恐亦無幾俱難輕議查得應

天巡撫奏留嘉靖三十五年起運銀四十四萬餘
兩奏
旨錢粮着戶部議處來說侯覆間今徐敦復請於兩
浙歲運之數量留二三十萬彼豈不念　國家
京邊重務所需哉蓋濟東南目前之急正所以爲
國家悠久之計也合無從戶部酌量定數存留若干
以給軍門再於兩淮運司議處工本鹽銀二十萬
內借用一半至於各山香銀各關鈔銀缺官俸銀
川廣鹽銀通聽總督移文各該撫按查取不許留
難此外又有開納一節尤爲可行合無查照工部

開納事例兵部應給空頭劄付一千張咨送總督
收置軍門許令軍民照例納有願報效者一體收
用其餘掛號稽察事宜悉如都給事中丘預達等
所議施行及據各官所陳專官管理一節已經本
部題奉
欽依咨行總督選委布政司官一員專司出納無容
別議合用錢粮各有頭項大率民兵工食以後年
分各府州縣比照原額工食量加一倍通計實數
各照丁田多寡量爲輕重派徵申呈撫按[illegible]
[illegible]頒布曉諭不許數外多派重困小民士夫之家

官但應侵兌之外一體均派收貯官庫按季給發
沙兵工食聽督撫官酌量於浙直二省不經倭患
府分坐派徵解聽按察司官以時給發其一應見
在他方主客兵行粮及賞犒修造船隻置造器械
等項俱許於軍門吊取并奏留銀兩数内支用通
要造冊開註出納明白以憑廵按御史稽查
丙辰會試策云嘗思今日坐困之術莫有過於兵多
者方其兵之初調州縣傳送道里之費不可勝言
也所過擄掠其擾害之患不可勝言也至則家給
而戶養之供餉甚煩而擾掠不息其費又不可勝
發塤成究　選　屯田卷　　廿一　三十七　續兩田十
言也今議者不思兵多之費而憂才之乏此所爲
舛也因其乏而議加賦益財此又舛之舛者也昔
先零之役當其兵集耿中丞糴四下萬穀而不足
及充國罷騎兵班師不費斗穀而羌氐人皆知充
國屯田之興利而不知班師之省費也故調兵益
而爲練兵之費百調兵一而當土著之兵其費十
調益簡則費益省以其所費者而練兵何弗強也
以其所省者而充費何弗贍也此其不加益而足
財之道也
主事唐公樞云凡軍行若隨路關支口粮候到唱名給

散晝則撥隨行朝夜及二三更纔得歇息若先給
與鑑經前路行時不便買辦不無受飢之病北方
行軍每每有此必須先立從長良法庶克有濟
御史徐公栻云近者海上南沙失事祇因慎餉缺望沙
民邳兵未孚於土未交而識者已知其必徙矣且
閩總兵等官領選視兵每名每日給米一二升尚
未得一飽而求其月波濤嬰鋒鏑樂爲用命不亦
難乎然東南民力之竭已非一日而庫藏積貯又
多解給邊餉公私匱乏供難措處然則軍前之需
其可不預爲之計哉伏乞
發塤必究　　屯田卷　　廿二　三十八　續兩田十
勅下該部議行總督巡撫都御史各將府州縣在官
錢粮不拘寄庫正庫無碍等項官銀通行查出酌
量聽解以備行軍賞給或遇緊急之際動支未敷
仍許巡撫權宜行事將起解錢粮暫借軍前應用
一面題
請乘寧處補務要嚴督監守官毋得放支冒濫以滋
冗費有司官毋得分毫科派以殘疲民管領官毋
得出入尅剝而無實惠訪有此等悉從撫按官拏
問黍究如此庶軍儲有備無患而將士靑坐而策
矣

又云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在平時且不可廢况大
兵荒之後其可不汲汲焉議圖之哉臣熟思之竊
有一事其行甚易其効頗多即倣古常平倉之意
爲之欲俟秋收之後苟有所入或於他處成熟地
方即行府州縣動支官銀糴米比市價二十分內
稍增一分招民自運入城貯之空倉不足則寄貯
之空寺院待明年夏米乏之時則比市價十分之內
稍減一分糶之不拘城內外皆得糴食專委廉官
一員司其出入只此一事其利有七米價不翔貴
人不傷一也城中兵民精壯百倍二也粟多入城

默寓清野之意寇縱焚掠所失亦少三也米價常
平飢民得食不驅爲盜四也耕種無資稍給與之
秋收可望新陳相接謀食之源不絕五也十分災
傷則開倉賑散民命可全六也冬米必賤夏米必
貴增價猶賤減價猶貴羨入亦多七也乞
勅撫按轉行各該府州縣用心設行既有戰士捍禦
於外使田者得於耕又積穀預備使民有所恃賴
安內攘外何求不獲哉（以上足兵錄）

登壇必究屯田卷一終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城守說

王鳴鶴曰城守之說昉于三代易言王公設險詩言城彼朔方禮言城郭溝池以爲固春秋凡城必書雖以示譏然而守國之道所不可廢也方今六合爲家天下郡邑棊布星列靡所不城則靡所不守此特爲萑苻之竊發者慮耳顧

國家所最患者不在萑苻而在沙漠燕京北控强虜直扼其吭而制其命誠可以貽億萬載鞏固之休自正統巳巳社稷危于累卵庚戌之变烽火通甘泉藉第令不忘永圖屏蔽周密亦何遽至此也唐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逾山牧馬朔方底寧金湯之固古稱天險有以哉讀朔野子城塞諸篇論議詳覈深有槪于余衷遂輯之城守之後以爲司鎖鑰者採擇焉若夫域民不以封界固國不以山谿此又軻氏推本之論殊非武人所敢與知也

城守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程頤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

吳澂曰不可升者無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以有形之險爲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之險

丘文莊曰有吉凶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設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也地險者因地之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爲国者必明禮义立紀綱修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陵犯有等威而人不敢以踰越是所謂天險也因形勝審高深護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截來往也有所禁是則所謂地險也是二險者一本乎天一成乎地所以設而爲之者則又在乎人焉王公因天之道順地之勢而爲之城郭又爲之溝池設險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國也夫險者易之反也有其險而不據其險而不守其所不足恃矣無其險也則于其平曠之地修爲險阻之備而爲之所限外焉而爲之城池又表爲之藩籬有門以譏其出入有關以譏其往來是則爲所謂人險過天險有自然之險以爲之關塞又有所然之人險以爲之捍蔽則重關鉅鎮之中而有金城湯池之固猶萬里虎豹九關京師地大而人衆宮闕壓密而深嚴望之真如在天上而不可升矣

詩蒸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子曰言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方古者作詩以美之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引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

孔穎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揆度前事
丘文莊曰古人凡有興作修舉必先謀慮于其
其所謀慮之人分則用乎版築以下數事是也
謀慮矣即量其力而試日以役工至于其中當
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踰其所素定
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劃者也是以先
之出事无過舉
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高祖是年詔諸侯王而懷柔之城郭高祖定天下
而令縣邑城必是之時狹世亦之長短於是可[illegible]矣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五年未息來及城也至
是坂亂既有治役築馬始于西北方先所急也是

後間一歲乃興役至三蜀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
力也以三年正月發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
四萬六千人皆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費送弗勞
人衆則成事易草速則農事不遺雖當曹參爲
相實何之規模
丘文莊曰凡築城中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爲之用
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于近效則事成而民
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于築城
尤爲
切要

五代周世宗昭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埋葬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丘文莊曰世宗此舉可爲後世開[illegible]城池之法
爲之以漸立之以舉不廢于用力而豫知所以[illegible]

就凡有營繕皆可準此以
爲法不但於城一事也

宋仁宗慶曆中建大名府爲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夷簡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議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丘文莊曰仲淹之意以爲恐虜之長驅也夷簡之
意以爲大名前虜之議也二議皆是也當虜勢方

張之時而修京城以示怯誠修外城而不足以
抗其衝則亦虛名而已況益以事也仲淹之議當
于无事之時以漸而爲之隨時而增補之譬則人
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爲障蔽焉耳
夫然則已既得以爲
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六曰修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則議遷都之術

丘文莊曰先仲淹建議修京城所謂遠爲先過此
也余靖言于仁宗願含此策所議遷都之術其意
蓋與呂夷簡同也其後靖康之禍金虜長驅越過河北城
鎮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謂遠爲者果安在哉

國初設太平等翼元帥府以統諸道兵後設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及都鎮撫以總禁衛後改諸翼爲親軍立大都督府設內外衛所及各處都指揮使司後又分大都督府爲五府外衛所統於都司而都司及內衛各以其方隸五軍都督府惟親軍不屬其都司衛所自永樂以來添設收調前後不一各處上直衛門有舊都司衛所統屬及後來添設未經該載本司見當與諸司裁掌所載互有同異今備載眼掌舊文所以後定衛所別開了後所屬有土官者遠處附見其沿革大略各註本條之下

凡天下都司并衛所城池軍馬數目必合周知或遇所司移文修築須要奏

聞差人前度准令守禦軍士或所在民人築造然後施行

凡天下都司衛所

都司十七處　留守司一處　內外衛三百二十九處　守禦千戶所六十五處

登壇必究城守卷一終

一城塞

朔野子曰或問城塞古乎曰古也蓋自文王始築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爲軍壘扼要也若今之塞乎曰古者井田南東其畝設險周于天下扼要乃所以爲塞也自開阡陌溝澮蕩然由是胡馬南馳無結草之固矣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爲長城也變扼要爲長城始皇始乎曰何始始皇也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鄰胡秦趙燕之擯胡爲塞也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利群虎狼于宇下而無藩籬之隔蹈戈鋋于白

肉而無陣陘之憑仁者不忍也且無藩籬則日警備日警備則禾稼蹂蹈戈鋋則日虔劉日虔劉則生養鮮其何以爲國乎嘗謂開闢以來爲生民虐者三大變聖賢王霸忘其身以救之而皆歸之築防一曰禽獸夫人無堅皮革利瓜牙而狉然雜異類之中其不爲所吞噬者幾希矣則爲之城郭宮室重防以固重門以居故上古民相勞曰無恙二曰洪水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而人棲避于巔崖樹杪之間其不仆斃而捐死者幾希矣則爲之疏治鑿三門導九河地平天成萬世乂賴故古之贊禹者曰微禹吾其魚乎三曰

夷狄明王不作方伯弛職衛懿之戕北燕之迫天下殆及乎爲所併也則爲之封壤南至穆陵北抵孤竹前後衛人忘亡燕人寧宇故孔子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是三大变古之賢聖王覇劳心思竭筋力以圖之而其究皆歸于築防夫城居以避恙也而鯀以之治水鯀堤以捍水也而後世以之防胡此羽山之殛雖伏杞族之罰而勤民以没所以不失夏郊也今幸于禽獸洪水之害不相及矣而獨曰於夷狄從事者之何其廢古畫也然則始皇不爲失乎曰始皇不失之畫而失之行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

也夫六王畢四海一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天下服秦強矣此時爲畫非胡而何夫蚩尤豕則葷粥逐太白懸則萊夷伐内安外攘武之經也然不先之以生養休息而即苦之以工役轉輸不慮其不戢自焚而暴師萬里無有止息此不失之畫而失之行者也異類不可以盡殲異世不可以無守趙燕之故跡猶存河隍之新斥甚遠此時有慮非城塞而何夫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爲塞此何等形勢也然不遲之以歲年守之以撫字阿房未終左閭再發此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也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曰師之善則始皇可師也師之不善則始皇不可師也敢問師之善者何也曰停不急之役寛額外之征墾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以備急酌勢緩急因時後先可因者因可創者創期以再世以底永寧師之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漢文是也其不善者何也曰師屢出而不懲力長役而不休因之以飢饉加之以盜賊天变而主不悟民怨而下不達外侮未息内变且生師之不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隋煬是也然則舉鄣胡者悉城之乎曰有緩急也都邑所近則急用壤膏沃則急不可以不城也隔遼蠻甸則緩山谷

險阻則緩盖有不必城也都邑所近城則甘泉無烽火之通國勢尊矣田野膏沃城則耕稼無奪時之苦民生遂矣隔遼蠻甸不城所謂遺徼利以繫其貪山谷險阻不城所謂誘之死地而殲之也我　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　朝反是然則我　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　天壽與異域爲鄰宣府與遼東隔絶汲

況圖營以實後背猶或恐後也是故開平之勢雖難羅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險[illegible]宣遼以爲絶塞失時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　國初爲絶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　國初三衛之置根未深而開平之廢含未廢北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寇邊警旱聞手數屢發塞下殷富彼時若城　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卽必有涉于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巢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

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愼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　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虜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何如曰宜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旣城戰守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　京後應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後恐三衛之有競則啗以微賞士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劚則劚石而灰灌必愼自居庸抵山海以爲界循其下列堡寨以爲候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善當畢天下之力以尊之所不以爲費且與遷都較輕重而必不以勞難[illegible]失時可憾而究時有要也然則謂長城無益于禦[illegible]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illegible]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斯其牛畜盡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illegible]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募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矣塞田不墾則栗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募[illegible]之未成也塞下粟有斗數

緩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就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淸勾拘擾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雲集者乎將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怨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得計即如探虎穴輸商賈即如臨重淵漠尉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問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然不入也堤水而必潰必有方引繩而穿斷必有處長城之利審燧明而野易淸也攻拒久

而兵易集也衆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
大舉之易于詗伏爲鹿後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
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
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
爲國者乎是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
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
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
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領日未塞之前虜惟
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
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

登壇必究　城守一卷　十五

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痾也以城塞之遏小
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沉痾乎繆
也甚矣

乘塞上

夫城塞非難也乘之難也乘之非難也久之難也夫
集丁壯以事版築恤之有方役之有漸斯塞城矣而
必欲離畎畝捐妻子林林總總于亭障陴睨之間不
腹怨不力疲稱于畚叉敵氛至先不能也暫乘之猶
可而必欲歷歲年長子孫惴惴慄慄于沙磧斥鹵之
外不逃亡不隱匿世嗣家樂如保恒產益不能也秦
之亡也以長城而非以長城也而謫戍遍天下天
下不能堪也秦之亡也以謫戍而非以謫戍也謫戍
無更踐大半死塞下天下不能堪也夫行者無憩息
之所則行不如處負者無息肩之望則負不若仆城
長役而不休戍長謫而不代居者必發而無免耕徃
者必死而無返期此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秦亡也
故鼂錯爲漢畫尚募徙而尤謫戍懲秦失也文景重
入奴婢入粟而輕爵贖罪知民情也然秦之城也
與今異其戍也亦與今異鼂錯之爲漢謀也難而爲
今謀也不難審其異知其不難是故塞可城城可乘

登壇必究　城守一卷　十六

乘可久也秦虐用其民以一天下天下既一黔首引
領思治覬一休養匈奴無盜塞之罪邊土無虔劉之
慘而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發謫以戍之轉餉以給
之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爲塞數千里地不計
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時盡羅絕漠其結怨
天下二也夫古之爲師也不得已也命下而哭聲盈國
而行軫未旋國君爲之不寐寢不安席而長城之役
未休五嶺之戍復舉阿房驪山一時並作其結怨天
下三也今時則不然醜虜擁衆侮慢不恭其曲在彼
邊民罹害骨肉荼毒其患切身　三駕之後休養者

垂二百年自
天子以至度支廩廩以財用之困工役之勞愛念之
已深民無得而非上也夫鯀之治水其後豈下于始
皇方命受殛而民無叛者知急其急也故曰秦之城
也與今異也漢之初也諸侯戍邊者皆去楚漢兵爭
未暇顧也秦長城毀矣匈奴與故河南矣韓信陳豨
之叛戎馬及于晉陽矣晁錯之策曰募民夫漢已徙
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其徙邊必不以從新秦三
輔五陵者也其外郡國乎邊塞去外郡國地甚遼邈
也水土又不服習也閭里之士若惡當徙者憂懼其難

一也亭障未立保聚無所一旦置之荒墟而即責其
捍禦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塞廩未實徙口既盛轉運
益增始之以坐食繼之以凶年其難三也富人嚮爵
恐不肯身徙所入奴婢及罪人贖者逃亡相繼其難
四也今時則不然塞垣已成烽警急有備塞下放富號
爲樂土人多而苦于無田者比比是也但有募集不
必與冬夏衣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分口
受田無不樂從者矣　國初墾利稍寬遠方商賈有
携家居邊塞者以利之所在也而况即募塞下人耕
塞下地乎故曰錯爲漢謀難爲今謀不難也夫塞城

矣不可以不乘不乘是棄塞也塞乘矣不可以不久
不久是棄乘也更戍則不習諳戍不可也不更則怨
尤久戍不可也今年春城塞集丁男若干歷夏入秋
而免明年復然今年夏乘塞集兵若干歷秋入冬而
免明年復然乘者至則役者當往役者返則乘者就
道期月計救旬于里而已室家之棄曠生理之慼乏
形貌之竭瘁鬬心之解沮恐非所以圖久也夫乘塞
非古也而亦不可廢也古之乘塞者列亭障而已今
則長羅千里無不受障者矣古之乘塞者適烽火而
已今則執戟據險目與之戰矣然塞已成矣秋歲防

矣禾稼棲畝侍之以無恐矣婦子嘻嗃侍之以罔戒
矣即廢之不乘則畜牧驅逸之失農摧殺戮之慘士
女虜逼之耻禾稼踩踐之費無所于償也故曰乘塞
非古而亦不可廢也嘗爲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
圮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
也城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棊錯之而不
雉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千里堡爲廬舍備
器用鑿井增竈具舂列櫪入有所寢馬有所秣使至
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人受一廛統之
以一校則恊爲一隊步卒勤瞭望晝夜爲二番馬卒

逅邏徼彼此爲信驗無事則畨上者倚戈于城而畨
下者休邏徼者有逅哨于途而堡居者習技藝有警則
畨上者爲燧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畨下者亦登
則役有畨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之一年人皆
便之來歲徵集則令于軍曰乗塞而欲携室者聽增
給室養以半口比歸復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
增給温絮且移額廩既留而復令于軍曰欲恒居此
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絶者嗜慾而
其甚趨者利也若月不救旬于里有不願携室者乎
其歸不救旬復從有不願留此者乎既增室養復給

冬絮移廩以爲資有田以爲産有不願恒居者乎夫
爲國家非財用之急也無盛兵之急也非無盛兵之
急也無邊兵之急也非無邊兵之急也無執戟登陴
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乏財用樽節焉已爾乏
兵清補焉已爾乏邊兵清補邊兵焉已爾乏執戟登
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則強之怨生廢之慼守爲治
者所深憂也不強之以生怨不廢之以慼守拔邊兵
于中土拔乗塞于邊兵一轉手之間耳夫秦工役與
謫戍並行而致寡吾工役已息而戍以情誘之異于
秦可知也錯爲漢謀募遠道之人吾即募塞下人遠
不出百里易于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知其不難則
塞可城乗可久也凡此行之于天下之甫定則顧忌
者谷行之于邊口之未充則應募者鮮行之于胡患
之不救則無遠慮者疑今固其時也而斬不爲可謂
智乎

乗塞下

夫　國朝城塞不始于近年也而規制品式則備于
近年其乗之亦不始于近年也而法令節目則備于
近年何者成化弘治之敵臺懸樓大同往年之月壕
長塹城寨之始也然臺樓相去太踈壕塹亦爲塡塞

垣周于壕峻附于垣盖近年始爲之耳固原花馬池
之傳箭境門官府往年之蘆席山麓乗塞之始也然
傳箭恒失夜警蘆席不禦風寒歩兵登垣而屋居馬
兵列營以待戰亦近年始爲之耳外此而有不備則
規制隨宜移易法令以待申明智者審机運軸不膠
一隅而必共輻同輪以合力人也夫塞城更數人矣
乗之亦數年矣其始也謀之未嘗不僉同其繼也恃
之未嘗不有效乃今則甲可乙否方信急疑忽喙莫
能辯緩頰莫能曉是何也忿于虜之入惧于役之久
惑于當事之避罪而文罪也夫天下之事有禍福倚

伏而據高者迷離亶區分而持衛者弦亦[illegible]
要豕其紀[illegible]而已所以乘塞机要察之塞下[illegible]
不盡入轉黔可將也小舉莫能至大舉必歷時烽燧
易明也外阻于高牆内限以重関父攻而暫入既入
而虜歸當諸不覆極也是之謂三便以其紀極究之
瘡痍之餘[illegible]則生口日盛戎馬之力節則出塞可期
剽掠之後[illegible]雖剽盜心漸沮盤詰之令密則奸細可無
是之[illegible]今之病乘塞者一曰塞雖乘虜百道攻
之無[illegible]人者夫百道攻必曠時日我援兵可集
也潰而入必縱傷損我不縱損也乘塞之兵憑高

登壇必究　城守一卷　二十一

下拒以逸待勞既不徒損援兵可集而終莫能支然
則不乘塞不相傷縱之入而與之戰寇擊突剩于平
原曠野之間又能支乎此一辯也二曰天下鎖鑰宜
慎　京師居庸倒馬紫荊之間足恃則宜大固在所
略夫爲防貴周設險宜厚居庸倒馬紫荊　京師之
内戶宜大　京師之外門又宜大之士結髮從戰関
南之人鮮任兵革徹彼外門專恃内戶忽結髮從戰
之士倚不任兵革之人其能支乎此二辯也三曰兵
有奇正勢有倚伏過之于境上不若蹶之于既疲夫
奇正相生倚伏取利謂我能得士之死力且洞敵人
之虛實也今部曲之衆屡北而膽寒犬羊之詐百出
而莫測過之境上猶彼師期弱彼馬力尚能爲患縱
之境内則搜掠四獲騰槽起乘之而能蹶其疲乎此
三辯也四曰長羅絶塞不若散守内堡夫堡宜守在
盡規制具器械團丁壯民自爲之耳兵民百年所養
也無事食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乃今之入堡與
民雜授陴乎且一堡五十人則百堡五千人千堡五
萬人宜大之堡奚止千邪盡數萬公養之兵配數百
私築之堡將何以自觧于民且使虜之入也野無與
戰則勢必攻堡旁無可警則勢必久留堡不百兵亦

登壇必究　城守一卷　二十二

勢必卽破既破而會食既食而復攻得不長久駐之
心啓攻城之漸乎此四辯也五曰馬兵自宜邀擊但
令步兵守堡夫邊兵精器械諳旗鼓者馬兵耳步兵
則墩臺之烽燧站遞之迭迎衛所之雜役而已散之
堡内與民何殊又步兵不堪乘塞而曰足堪守堡馬
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邀擊其算已爲左矣此五辯
也六曰連歲乘塞兵皆駐邊虜一潰垣則外實而中
虛夫中外皆實首尾聯絡固兵家之勢然亦自料敵
有中分布足用者言之今宣大之馬兵不数营而塞
外之虜帳亘千里分列于塞下且猶不支何得餘兵

布之腹裏且往年未乘塞之時鎮兵數萬但尾虜後來尾之來去尾之去何嘗不內虛邪其弊又爲左矣此六辯也以上諸論多出于將臣之口將臣者當事者也往年步兵旣不出戰馬兵則隨將臣所之名曰暗伏虜偶不出其地則自張功伐遇當策應則多方規避不曰傳報失眞則曰發遣不早不曰馬力不及則曰數日無糧展轉之間因以脫罪今兵皆乘塞步卒旣有分陴馬兵亦有定援前當劾敵退有死形一有失机辭無可諉以故諸人倡爲異說以壞成規也夫縉紳之士言守介冑之士言戰介冑言守且不可

而曰步兵不宜乘塞宜守內堡馬兵不能止驅能解堡圍是可信哉事有輕重區分而持衡者昧此之謂也然則乘塞無可虞乎曰何無虞也受陴旣久玩愒乃生將帥無教閱之勤行伍鮮鬬擊之志忘戰一也始焉應役尚皆單身繼有顧差半成遊食鮮實二也一處潰防千里震動人情洶懼不能圖存自擾三也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此之謂也然此皆將臣不得其人之故耳夫步兵登陴荷戈馬兵自宜練習有警協力拒擊無警自可番休何忘戰之有五人爲伍伍必相規五十人爲隊隊必相識何鮮實之有塞

高二丈內外皆陴烽燧之傳必知起止何自擾之有今將臣貪者誅求懦者坐視不求自反其督責之政而但欲歸罪于建議之人又可信乎嗟夫塞之初城難也斧斤遍于山谿版築奪乎畎畝力三時而不懈役連歲而不休孰不爲建議者危之而初城極衝次相稍衝又次不衝丁夫役馬胥金發焉浸浸乎可大之業矣塞之初乘亦難也蹤虎狼于枕席蹈鋒刃于體膚晝無藩籬之隔夜有掩襲之虞孰不爲建議者危之而初守長塹次結蓆蘆又次登陴逢秋乘馬入冬罷焉浸浸乎可久之規矣嘗謂危城塞于工役之

初興智也棄城塞于工役之已就則所損者大危乘塞于擺守之旣久仁也廢乘塞于秋禾之被野則可虞者多何者千里之城悉役塞下之民意外不可以不防萬口之食仰給塞下之粟蹂踐不可以不護而況廛築正殷有衝突之患虜馬一入得飼秣之資邪今城成矣壕塹品窖敵臺暗門備矣城乘矣乘罷期日應援節度定矣欲一旦舉而廢之無乃不可乎然則今時之所當移易而申明之者何曰城失二乘之失四夫二者何曰堵口不便于援兵山麓不支于下擊也夫塞之可守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

之塞旗幟隊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營之
鼠闘穴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寨遺矢雨墜礧石雷轟
欲以孤垣仰首拒擊壁之守債家上壓者斃矣是二
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
慮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
相隷陴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堠之無識別
也夫塞之可守謂習技巧于暇時奮勇力于無警與
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之
官而本地長短背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
敎丁受陴出塞觀望不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

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凝目直視又何以番
休其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陴主將所對簿也
以付軍吏險僻者容坦衝者暌有以貨賂損軍實者
矣烽燧諸將宜各爲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
不寧有以虚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而
諸將臣視以爲安習以爲常無一人慮及請裁酌圖
畫者又不惑乎故欲塞之足據須吏不任之垣欲兵
之番休須布腹心之間欲軍實之不損須正分兵之
簿欲軍心之不沮須明諸路之烽自茲以後所當移
易而申明者此焉已耳今以一時之見而槩寨數人

之言而罷乘則所謂忿于虜之入怛于役之久或于
避難而文罪者也

民堡

昔晁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
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
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又曰要害
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遒事變審
机權濟智變也其所圖畫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
爲誇辭者與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
典廢而兵力太弱塞鄙之地容遞異類吞噬日聞必

待烽火徼于甘泉六軍屯于細柳然後徐且問罪執
言田禽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爲不可
勝以待之先爲不可勝城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爲
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
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
燕代反覆漢其時塞口至絶少矣錯首言更戍之無
功次陳謫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
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
今時則生養既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
總總不憂無人也郡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

落之民耕作之暮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往其衍入
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
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
在人者宜周藍營尤諸前匱專者矣宣德之間虜警
絕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圍侵稔鄉
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
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城而不城則疆埸
俾籓之間彤勞之憾生矣鄉宜爲堡而不堡則胡馬
數驚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爲之制而不制則力
徒勞財徒費徒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

其遠安于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爲御則仍餘以爲
喪雉數以爲廣剝落以爲堅危逼以爲安又富者修
其慾貧者玩其期役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術是故
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里不干相去之遠近也形
勢不干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干衆寡之多寡也智
勇不干夙昔之遴別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
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
迎今之言禦虜者曰選精銳以衝其中虛是之謂戰
城塞垣以遏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曰堅壁清
野夫言戰曰養士矣言守曰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

則惟付之虛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堡不堅也虜入
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植其根而
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
止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
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
團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稽守令保障之
功以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佚使之績必使虜至塞
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不能入則費日無所掠則飢
疲衝其中虛邀其惰歸此其時也

堡衛

夫百足之蟲至死不仆以扶之者衆也堡而無衛一
丘土之集而已遠之何以折衝近之何以禦侮故堡
衛之制其目有四一壕牆壕牆者爲牆于壕之內堡
之外也臨壕爲牆則壕愈深夾堡爲道則堡愈險夫
下射不若平射近鬬不若遠鬬此理之至明者藉牆
以爲隱隔壕以爲射緩急巧力自當不同縱有肉薄
憑牆與之戰而陴上之人復爲我援庇援彼不虞勇
怯亦懸絕也夫敵臺高垣一丈可以四擊飭矢發石
所及三二百步壕牆與彼對射所及踰壕五六十步
陴上人又以[illegible]臨垣鄉所及及壕是三險也而堡

無不守者矣又虜之攻堡也揭長竿舉車轅以耕犂縛其首人伏車下推其軸以行或以牛革蔽身舉竿而至以衝垣𡑞陴堡巫是陷者十八九今有壕墻則于內置長鉤巨斧月牙拐每堡千餘柄夫竿轅欲以衝垣𡑞陴其長必一二丈踰壕倚墻而用其至必踰時立木至一二丈其舉必無力而壕墻內人鉤之以長鉤截之以巨斧推之以月牙拐其能不顛仆乎凡此皆壕墻之利也制墻高六尺基二尺餘收頂尺餘外逼壕塹內為夾道有善射者則墻稍高開口如垣陴或為旁陴救十百與之對射無善射者則不必露

形人伏墻內器置墻下陴上以旗為認敵南則南北則北東則東西則西所伏人視旗應之外擊渡壕內仆竿轅可也近有議于壕外為墻者一則虜隱之以避矢石二則虜𡑞之即可填壕不足用也二地道者穴垣為道以通壕墻內人也壕墻置人為守固便然虜騎合圍重門堅閉獨留此輩于外鮮不膽寒失措者故必為地道每面一所以通往來則心志定勇敢決也其制穴于每面之中或近敵臺處先于堡垣內下窖丈餘其大容人次横穿之至垣外復窖而上窖皆直穿旁劚七坎為踏如世所謂斵井者居常鎖閉

或覆之木石有事則開守以餘丁或從婦殺急戒傾也三塞門塞門者以土塞堡門為平垣以達焚灼也夫既有殺掀斯重門矣然慮變不可不周為防不可不至又須平時積土于堡門內外之左右及備版築之具一遇警報即先鎖閉甕城門虜既臨壕下壯登陴老弱當以土塞門令內外皆與垣平不惟火不能焚亦門下無坎可藏攻者又堡有奸人胡諜昏夜倉卒討莫能施也若有餘力將甕城門內亦行版築尤為慎密四警夜者虜圍未徹夜備不弛或營帳未遠慮其掩襲也夫戒備于有事不若戒備于先守宵聽

于諸人不若責成于一物堡固有極貧下家或夫婦二人或隻身老稚則為之作窩室于堡垣之外壕墻之內或即于地道之上但不宜高須稱土為之高及壕墻之半可也令居止其中堡人稍資給之面置一家家養殺犬別為犬窩于壕墻之下其人犬盖以窩為廬以壕墻為院落一有風息則犬以警人人以叩堡仍別為暗號令堡內近垣人分司之或引鈴索或按懸石皆足相詔也但任人須謹必本堡生長及堡有親識者方可以防奸細及他致賊盜資給之道人為半飧犬為全牢不為費也又與虜接遇夜未宜燃

火陴閒反使虜明我暗必素具草束長三四尺兩頭爇之擲諸垣脚或令壕墻內人舉火則我明虜暗矣

堡器

古人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夫堡譬則卒也制衛備則環之甲胄也而無戈戟弓矢之利焉其以堡與敵乎故堡器之備其目有八一懸簾懸簾者以護陴也夫陴之不存石及之也陴之不守矢及之也石及之爲堅陴可免矣矢及之非懸簾不能免也夫陴垣所恃以爲命也虜渡壕則擊壕叩壕墻附垣脚則擊垣脚懸石衝木將于是乎升降而陴之不守首莫

敵伸目不暇視其猶介胄而立諸衛曰余披堅矣人莫毒也夫故必爲懸簾簾以布爲之實以毡絮或卽用民間絮被以兩竿直出揭之如車蔟然中爲橫木分簾上下下垂三之二上揭三之一臨用以水濕之貫陴上出陴五六尺簾既虛懸復藉水濕矢所不貫石所不損者也必多爲之大抵有堡陴之半而四分之以應用則陴人雖探身垂首與下從事靡所忌矣或疑懸簾礙于發矢曰堡制發矢石皆于敵臺陴但主近擊護壕墻以內耳卽不得已欲從陴間發矢則斟酌緩急開閉隙漏可也二挨牌挨牌者備陴壞也

夫陴主近擊數數引重或有架壞則乘者不能立矣須備挨牌三四十面大堡五六十面牌長以五尺闊三尺藉以補陴亦以發矢卽壕墻內敵臺上有急皆可移用也三火鎗火鎗者敵臺所用之神鎗而不用木矢木矢發多不直間有反射者鄉人尤不解用今易以鉛子出直而疾中入而深莫良之器也每臺須四柄護城加四柄壕墻面加四柄計小堡五十餘柄大堡倍之四弓矢弓矢者亦敵臺所用也遠可及百步民間多有之而不精須求買精者數視火鎗倍之五礮石礮石者亦敵臺所用也遠可及二百餘步民

間舊制以手指挑繩發之不甚致遠且爲力輕今制加木柄手握之以發既遠而力此既易辦又人人可爲每臺可置二十餘護城壕墻皆加之小堡百餘大堡二百餘不爲費也但須多備石塊小堡以十萬計大堡二三十萬計此石中必重傷但命中爲難常計虜若臨壕不必求中但令諸臺每臺一二十人一時並發下石如雨咸萃虜所必難屯立也又石之圓褊者其去有力且大聲虜尤畏之號曰飛石六陴石陴者陴睨閒所用之石也夫陴人計丁分陴何能巧力火鎗弓矢皆非所宜發但須多積石耳石有二種大

者爲懸石用廢碾石陸軸之類爲之凸足鑿孔下繫鈇繩上續麻索小堡每面五六枚大堡每面十餘枚小者爲擲石取之溪澗皆是須重一斤上每陴可三百餘擲石亦間備大重四五十斤者以濟懸石之不足大抵虜有入壕牆者則衆以擲石共斃之其推車蒙革肩版而至者則下大石或以懸石擊之七衡木衡木者亦陴睨間用也制用大木徑一尺以上長六七尺八九尺者鑿孔兩端鈇組雙繫則橫用之鑿孔其尾鈇組單繫則直用之橫用者置鐵刃其腹直用者置鐵刃其首近傍虜欲爲牛革洞子附城宜以此

懸擊斷之其數視懸石八火筒火筒者亦陴睨間用也革洞倘堅擊之不碎則宜用火筒以硝硫爲筒如今上元節所試梨花者遇有洞至則急灑油及硝硫其上而以火筒噴火然之斯須立燼也九大銃大銃者急備也夫虜矢石懸簾禦之竿輓鉤斧禦之車牌懸石禦之革洞衡木火筒禦之尚虞其畢志于我人肩土袋或挾束草千萬成群肉薄以逼前死不恤後繼轉加始而填壕繼以附垣弓矢鎗礮所及有限懸石衡木不能遠施則以大銃擊之銃大如壘石大如碗前發大石後爲碎子一轟震地其出飛餘當無不斃且隕者也小堡面置一柄大堡倍之十雜兵雜兵者隨其所有之兵也刀斧棒鐗利于列陴鎗戟鉞鐺利于守地道凡堡中人備數事家藏一屋雖五尺之童無不令帶兵者婦女亦然嘗計每陴須木棍一（大上下細如玉簪花狀）每三陴須大斧或鐗刀一每六陴須長鎗長鈎長骨朵一架有力者主斧鐗次主鎗鈎弱者主棍列陴之法也

登壇必究城守卷終

登壇必究守邊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兆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守邊說

王鳴鶴曰嘗聞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夫夷性鷙悍梟獍若禽獸然冠帶之國自不必與深較勝負古昔談邊務者大氐言戰十三而言守十七此守邊之大較也今天下幅幀之廣遠軼前代法制詳客備禦防閑亦莫有如今日者東有島寇則守隣封西有羌戎則守關隴南有緬甸而六詔爲藩籬北有諸胡而三邊爲鎖鑰是宜厝天下于磐石之安矣卒亦未免風塵之警徵兵轉饟東撐西支騷動海內無息肩之日守不必固而戰不必勝此何以尊中國而威四夷哉孫子曰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然則守在戰先募民徙邊登陴乘塞未可謂守而養吾全鋒以制敵之死命將軍之事靜以幽所謂藏于九地之下者此也是足以言善守者也

守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周王)命南仲(大將)往城于方(朔方)出車彭彭旂(交龍爲旂)旐(龜蛇爲旐)央央(鮮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威名光顯)南仲玁狁于襄(除也言勝之)

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

丘文莊曰朔方之地自三代以爲邊地漢人城之以遏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氏謂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乃常于禦夷之要法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補其闕薄)城郭戒門閭修鍵(鈕須)閉(鎖筒)愼管籥(鎖匙)固封疆(界)備邊境(境界)完要塞謹關(竟上門)梁(橋也)塞蹊徑

陳澔曰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閉或有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愼要塞邊城要害處也蹊徑野獸往來之路

陸佃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无益也修鍵閉而管籥不愼无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无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蹊徑不塞无益也

丘文莊曰月令於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无有不斂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於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則專爲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也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啓或閉則有鍵閉管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閑傳使之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于鍵閉管籥也則又終而理之愼而守之所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其所防者內恐盜賊之竊發外恐夷狄之侵陵離以无事之時亦必嚴以爲先事之備于要塞也則完之以拒其要衝于關梁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但于人馬可行之地而致其備所凡野獸往來之徑僅可容足者亦无不致其謹焉

歷晉渭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讟之歎

臣又嘗言中外攻守二議約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可謂得久守之策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鬭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團集之何

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婺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其修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尽可召呼歸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復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先行求疾速以僥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臣嘗計陝西四路之兵数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

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再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劳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劳我若復用此計彼劳我逸則取勝必矣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陳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横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兵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

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則我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丘文莊曰仲淹所議兵守之策雖以防當時之西夏然以通論後世之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之牽而拂之不必不可用也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總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

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

丘文莊曰兵勢貴乎相援苟相去懸絕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後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効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丘文莊曰張亢所言五弊非但當時有之而今世亦然

歐陽脩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鄜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分為州為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眾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眾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眾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此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以來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誠能反

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如此則動而有成功也

丘文莊曰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止故知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力全而勞之來有以待之得其全力而制將也且我以後分為堡寨日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減有如或增修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為多者也今兵元可添而堡寨不可減當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如革其稍緩者而併歸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登壇必究守邊卷一終

左右主簿直司庫直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
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
有掌閑調馬習上
[illegible]
尚承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黄二曰吉良三
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
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
增置飛龍廐
正文並曰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廐即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

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
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
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
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
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
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
左右因地爲之名乃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
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正文並曰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illegible]

[illegible]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
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群牧都使

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
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
於嵐州
正文並曰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
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
正文並曰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
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
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

二千往來資給賤亍復在數外厖貴市於外夷而賤
鬻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
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
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
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
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
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
乎

丘文莊曰覺疏引荀顗言猗之亨於馬利於事情由是以觀牧馬之政以畜牝為先牝信蕃息則生育多矣積以歲年牝又生牝駒又生駒不出十年馬大蕃息矣資又言中國之馬食粟多處華廐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家分收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無讖奴之以汧隴而欲其生育之蕃多筋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時知諫院余靖言謹按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
息故事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
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閒馬大
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
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
而言牝以牝為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
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屬
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
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地出[illegible]
名馬即今之并州嵐石隰州也唐以沙苑最為宜馬即
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
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地也坊見今
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牧見今州軍
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
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舉生堪牧
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圖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
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懲庶幾數年之後馬畜
蕃盛

[illegible]曰我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國所謂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并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木窨去矣前所出也未言之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若特以為揚世緣條之日以司牧者往往以之馬為憂守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為慮何識不行況乎之政而質州于安右之弊政故也意無事之時且評一旦有事出於乎邊陲何以禦敵當國天下無事處之事[illegible]業先事之豫籌閑暇之時而豫為之處置稍之於有點之於今貴新訪于衆謀不拘況於故途其則必有不虧官不擾民之良法行之有[illegible]者出[illegible]

宋祁言于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
夫鬪然衆忽然散雲奔飈馳少後掠前此馬之良也
強弩巨梃長鎗利刃什什相聯伍伍相逢大呼薄戰

騎步之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
而去之乃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
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鬭徒我惟用步所
長契丹馬多無所用之

丘文莊曰中國之馬不如胡虜[illegible]其良而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無事之秋欲爲武備內教養民兵古之遺意皆以馬之故馬不足擬矣而乾無善政宋祁謂朝廷與虜相攻[illegible]不[illegible]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馬[illegible]而步[illegible]請損馬益步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鬭徒[illegible]言[illegible]參[illegible]得予周人藩伐之意中國所以制[illegible]者其策議莫有過馬者也請於西北邊一帶屯[illegible]之所率以守禦爲重捉要害爲主[illegible]虜使不得入不必窮追惟制虜使不敢越[illegible]深入[illegible]兵步入而騎二騎以爲前而騎馳必精徒之足步以爲正而什伍皆從鬭之卒如此則馬雖不多而皆得其用

內可以寬保戶之孳生[illegible]外可以免騎士之勞備[illegible]

英宗時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
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
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
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甘草軟最宜牧養乃唐
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
軍其地亭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
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
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丘文莊曰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illegible]國家承平日久正當安思危之日修設邊陲之時[illegible]祖宗立法養馬之意時蹤之養必須名而責實民間之畜必無損而有益立馬之通融之法隨宜議處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爲孳息制畜養之規俾官牧之所儲廢牧之所群牧之地孳收市之利分支兌之等寬追賠之限如此則名稱其實有益而無損矣

神宗時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
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買馬法
始此

文彥博言漢唐之盛死監實繫祖宗以來修舉甚至
益入十年蔥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

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
馬於編戶責其孳息郎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
乎所斂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
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丘文莊曰彥博此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爲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編之繫之皆可蕃息乎之語言尤爲切見養馬所以蕃息者以其得衆之輕費聽游之有道今小民之家各繫一馬而縶縛[illegible]息因難矣況不蕃息乎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
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

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illegible]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狩論蔡[illegible]奏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illegible]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illegible]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强與[illegible]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

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illegible]

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憊[illegible]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俱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則報數死則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休而瘠斃後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為生乎今日行於京畿河南山東之郡此莫此為甚[illegible]北勢此數郡以為根本而[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之拯斯可乎[illegible]遠者[illegible]也

哲宗嗣位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與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于民右司諫王巖叟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

息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俱存使臣牧卒太平猶在稍加招集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

丘文莊曰古今牧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人始廢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至其中世改以為戶馬保甲之法則是牧之于民也牧之于官雖不能無[illegible]得馬之用牧之于民非獨有害

相馬說 出安驥集

夫毛物之類衆矣其引重致遠堪托死生者獨馬可稱故其行也無疆聖人所以取象於坤也是故龍駒骨駿駑馬力庸或重之以千金或勉之以十駕惟伯樂能辨之調其臟腑理其氣血惟師皇能瘳之况茲爲戎事之本代人之劳其利益非浅鮮也今撫舊聞相其骨毛貴賤以別其善惡云

相馬論 出虎鈐經

夫馬之初生無毛者能行千里先舉一足者行五百里但数其肋得十郎凡馬也十一十二者五百里十三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也毛起腕上者六百里腹脊上下平者五百里項圓者五百里眼中如童兒並坐者二百里腹下有横觔者五百里耳根下生角長一寸者三百里二寸者五百里三寸者千里尿射過前脚者五百里頭如鳴鳥者一千里如初生而不能行才行便能飲水者千里駒也放尿舉足者善走腹下毛逆生者亦然芝蘭孔中有毛長一寸者駑馬也鼻中人字者十八歲四字者八歲八字者四歳鼻上赤者二十歳鼻上青者三十歳鼻上有公王字者二

十五歳眼圓有旋毛者三十歳目下不滿而白睛多者膽小多驚目白不深唇不覆口又淺不徤食齒参差不相當皆駑馬也凡馬頭欲如側剥耳欲厚小左耳却害主右耳却不入陣眼圓欲得滿睛額前雄毛欲濃盛鼻欲大唇欲緩上唇欲方下唇欲圓口欲紅并方大舌欲如懸鈎胸欲廣雙觔欲分明蹄欲厚膝欲高前脚欲直後脚欲曲而開腹欲垂陰欲小肚欲方脛欲乖足足欲無毛尾欲毛散尾根欲齊深骨而粗汗溝欲深膊際横文欲分明脊欲平身欲短毛欲細而有光此馬之要相也

膝欲闊
膺欲平寬
項欲似圓
食槽欲深
下唇欲方
口叉欲大
[illegible]
後肋骨欲寒
後者似狗蹲

腹欲平
尾欲端
汗溝欲深
尾骨欲短
外腎欲小
股欲琵琶
[illegible]
鍃肉欲厚

馬忌

石灰泥槽損馬繫馬於門上令落駒養獼猴能辟惡并去疥癬戊寅庚寅日不可作廐作之者一年凶丙寅日不可出入三年人馬俱死申日不宜取馬必死戊午庚子日不取并忌入廐大敗凡養馬之法當擇日時之良而知所忌

馬毛利害

若□或白點入口□名的盧目下有橫毛者名死泣旋毛在吻後者名銜禍白馬黑鬃鞍下有回毛者名負屍旋下有回毛者名挾屍左脇下有白毛直上者

名白帶劒汗溝過尾根者□殺人腮上有旋毛者名目圍或後足左右白者或馬渾白而四蹄黑者或從前膊外從項去到脥腮有毛旋者或毛旋在項者或爪黑面白者以上毛病不利主也或馬前兩甲膊後近低處毛逆者能行五百里後眼近前低處毛逆者行三百里後前膊到喉中有逆毛者名印綬能行千里無益主也

口齒訣

一歲駒齒二　二歲駒齒四　三歲駒齒六
四歲成齒二　五歲成齒四　六歲成齒□
七歲角區缺　八歲六區如一
九歲咬下中區二齒白　十歲咬下中區四齒白
十一歲咬下中區六齒白　十二歲咬下中區二齒白
十三歲咬下中區四齒平　十四歲咬下中區六齒平
十五歲咬上中區二齒白　十六歲咬上中區四齒白
十七歲咬上中區六齒白　十八歲咬上中區二齒白
十九歲咬上中區四齒白　二十歲咬上下盡平
二十一歲咬下中區二齒黃　二十二歲咬下中區四齒黃
二十三歲咬下中區六齒黃　二十四歲咬上中區二齒黃
二十五歲咬上中區二齒黃　二十六歲咬上下盡黃

二十七歲咬下中區二齒白　二十八歲咬下中區四齒白
二十九歲咬下中區六齒白　三十歲咬上中區二齒白
三十一歲咬上中區四齒白　三十二歲咬上下盡白

芻水論

凡飲喂芻水者其則有三故云三飲三喂也夫三者一日少飲半芻二日忌飲淨芻三日戒飲禁芻是故少飲者飢腸休飲足疋羸休飲足妊娠休飲足半芻者飢腸休喂飽出門莫喂飽遠來亦忌飽此謂一飲一喂也忌飲者濁水休教飲惡水休教飲沫水休教飲淨芻者穀料須當節灰料須當絜毛髮須當揀此

謂二飲二喂也戒飲者騎來不得飲料後不得飲有
汗不得飲禁芻者膝大休加料騎步休加料炎渴休
加料此謂三飲三喂也夫喂飲而有此三者則馬騾
四時無患任意騎習矣內經云凡乘者一日行二日
驟三日驟四日馳五日奔終而復始千里無患病遠
來有汗撑行喘定汗息放鞍卸時放騾繫于迎風勿
近舍簷移時方喂凡喂者冬暖屋夏凉棚向南拴勿
北繫篩篩豆谷凡有砂石灰塵蛛絲毛髮務于潔淨
月令觀其形狀夜則聽其喘息較驗草料多寡詳察
疾病有無此謂善畜養之道也但如尿清糞潤鼻氣溫和

脉呼三至唇舌鮮明皮毛光彩體健神清頭尾不動
輪歇后蹄如此則爲無病之狀是飲喂得其則也是
故觀外形察內受芻水有節飲喂有三使馬騾不致
夭横而終其天壽也

茵陳散 春用　茵陳一錢五分　連翹五錢　防風五錢俱等分姜蜜共煎灌

消黃散 夏用　知母三分　貝母三分　茯苓三分　甘草二分　梔子三分　車前子三分　大黃二分　鬱金三分　芒消一分　蜜水調灌

理肺散 秋用　知母四分　山梔三分　蛤蚧三分　天門冬二分　麥門冬一錢　秦艽一錢　百合二錢　馬兜苓五分　防巳一錢　枇杷葉二兩　白藥子一錢　天花粉五分　蘇子五分　乾山藥一錢　貝母五分　各等分糯米粥蜜調灌

茴香散 冬用　茴香一錢　厚朴一錢　玄胡索一錢　芍藥一錢　當歸八分　益志仁五分　黑豆一兩　陳皮二錢　川練子三分　荷葉五錢　青皮五分　木通五分　各等分葱白三根酒童便各半盞煎灌

大七傷散 調理羸牛瘦馬添膘
知母貝母伴防風青皮陳皮用乾姜虎骨芍藥當

歸炒瓜蔞桔梗川大黃豆蔻人參破故紙茯苓甘
草使茴香茵陳益智香白芷檳榔官桂廣木香水
和猪脂煎三沸瘦馬羸牛喂便康

七補散 治馬七傷及非時起臥
青陳川練子乳沒自然銅當歸川紅豆茴香益杏
仁芍藥并官桂滑石每木通葱酒同煎灌起臥效
如神

降氣散 治搐黃　黃芩　黃連　蒼朮　知母酒炒
黃栢酒炒　香附子　木香少許　右件各等分爲末
每服二兩溫水一大盞同調灌

消黃散治馬一切熱毒及諸黃腫病 知母 黃藥
子 梔子 黃芩 大黃 甘草 白藥子 連
翹 黃連 鬱金 朴硝 右件爲末每服二兩
一盞一兩雞子清一雙漿水同調灌
雄黃散治馬黃腫 雄黃 白芨 白斂 龍骨
大黃 右研爲細末井花水調勻塗之腫處如乾
再塗之
白芨散治馬肺熱肺傷喉嗽喘息有音鼻流膿涕
白芨 茵陳 梔子 甘草 黃連 防風各四兩
杏仁半兩 阿膠二兩 右爲末每服二兩瓜蔞穰

一個研細水一升煎三沸飽灌
獨活散治馬五勞七傷腰胯痛 獨活一兩 姜活一兩
防風一兩 甘草炙一兩 肉桂一兩 黃栢酒浸一兩 澤瀉一兩
大黃一兩 當歸半兩 桃仁半兩 連翹半兩 漢防己一兩
右件爲末每服一兩水一碗酒半碗同煎三沸熱
灌之
當歸散治馬重勞傷太過毛焦草慢羸瘦病
當歸 沒藥 乳香 血竭 五靈脂 自然銅
同前引灌之
溫散治馬久經陰雨腰胯无力腎經濕

沒藥 白附子 肉豆蔻 麻黃 白朮
青皮 牽牛 蓽澄茄 巳上九味爲每服三兩
葱三枝溫酒一盞小便半碗同調草前灌之
天麻散治馬破傷 天麻 乾蝎 烏蛇皮酒浸去骨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半夏 防風 蔓荊子 蟬
殼 霍香 川烏炮 加射香硃砂膩粉巳上另研一
錢 右件爲末每服三錢入射香硃砂膩粉拌勻溫
酒半碗調灌
硇砂散治馬瘡蹄 硇砂一兩 黃丹二錢 右二味
同研爲細末羊骨髓調勻搽之

治馬傷蹄方 海桐皮 白芥子 大黃 甘草
五靈子 芸薹子 木別子 右爲細末黃米一
合煮粥調藥攤帛上於蹄上裹之立效
治馬打破脊梁方 馬藍莧 石灰 巳上共搗和
爲丸陰乾再研爲末椒湯洗淨貼之立效
白礬散 生薑燒灰 白礬
消毒散治馬誤食毒草口中吐沫悶絕欲死
白礬半兩飛 塩一兩炒 右爲細末拌勻於舌上塗
之又用甘草末二兩水二升煎至一升灌之
救方 行在途開針藥不便用此方治馬起臥

青葱三枝 飛塩半兩 山胡椒半兩即茱萸也 已上三味
共同搗爛好酒一大碗調煎三沸傾出揚去大氣
帶熱嚾之後不住撁行溺之大效
千金散治馬破傷風及諸風病 蔓荊子 旋復花
白殭蚕 何首烏 桑螵硝 天南星 羌活
烏蛇 沙参 防風 阿膠 川芎 獨活 天
麻 蟬殼 細辛 千蝎 升麻 藿香 右共
爲細末每服一兩温水一盞調嚾之天陰生薑湯
一盞同調嚾之
香薷散治馬熱病中暑 香薷 黄芩 黄連 甘

草 柴胡 當歸 連翹 山梔子 花粉
以上等分爲末每服二兩漿水嚾
撥雲散治馬眼瞕 大硃砂一錢 白硼一錢 白硇五分
乳香五分 沒藥五分 炉甘石三錢製 巳上共擂爲
末白綿紙羅過三次仍擂入磁礶内用温水洗凈
眼然後點之
治馬瘟方 獺肝肚肉去糞煮汁灌之
治馬肚熱結寒顫不食方 黄連一兩 白鮮皮末一兩
油五合 臈猪脂四兩 白水一升半調下牽行
治馬卒熱肚脹欲死 藍汁二升并水二升同嚾立効

[illegible]汗方 人脚下汗襪以水二升洗取汁嚾之
馬喉腫 軟物裹刀子露一米刺咽喉即瘥又方以
乾馬糞置瓶中頭髮盖之以火燒烟出薰鼻中立
瘥 又方以猪脊边脂伴髮薰鼻中立効
治馬草結方 以白礬二兩爲末和水咱之
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 芍藥 黄蓍 當歸 芎
藭 白芷 續斷 鹿茸 黄芩 細辛 乾姜
附子 以上各三兩共爲末先嚾酒令服五錢日
咱三服續痂至方寸立愈
點馬眼方 青塩黄蘗仁 馬牙硝 以上各等分

細研用蜜煎以磁礶盛水浸點之
馬疥瘡方 硫黄 人髮 用臈月猪脂熬消及熱
塗之

登壇必究車戰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費陽鈕伏武 仝校

輯車戰說

王鳴鶴曰善言戎車三百詩言戎車既安而革輅戎輅與夫六等之數周禮及考工記載之甚詳無非所以衛卒伍備戰陣者也三代而後鄭用之以禦北戎晉用之以制羣狄衛青以武剛擊匈奴馬隆以偏箱平凉州及至馬燧吴淑李綱魏勝輩用以威服戎虜爲萬全之策所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此車戰之利其來尚矣然大都宜於平原夷曠之地行則藉以齎載止則環以爲營使敵人不得千里長驅其勢誠便若地居險隘是坐困之道也故曰兵地有十勝勢有八用車者其可不致審于斯哉至若東南形勢大而山谿之阨塞小而溝塍之分界即有車無所用之而况島夷肆侮矯悍慓疾雲合鳥散非步騎之精鋭者不足以挫其鋒刃故易野車爲主險野人爲主此南北之勢與也

車戰

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訓馬融曰神農世之諸侯貪欲蚩尤最强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蔡沈曰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上文言其世戰爭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孔安國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二車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陳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三萬人也 丘文莊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禮記孟子皆有此言古者戰陳士卒必血車乘麗相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開也）行（道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

韓嬰曰兵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 朱子曰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卻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梁輈（上曲衡者）游環（靷環也）脅驅（亦以皮爲之）陰（揜軌也）靷（以皮二條）

爲鋈續（鋈白金以沃灌靷之環續環作環以靷接續）文茵（虎皮褥車中所坐）暢轂（暢長轂也）駕

我騏馵（騏文馬馵馬左足白）

朱子曰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
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
小戎

丘文莊曰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
侯之車二車皆戰者也所謂
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車官之長）革路（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龍勒（以龍文條飾馬勒）條（讀爲絛）
纓五就（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建大白（殷之旗名）以即戎

丘文莊曰巾車之職王之五路四曰革路卽兵車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
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玄曰此五車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車
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補闕之車也
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
敵致師之車也

丘文莊曰此車僕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
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後前者戰
左右特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共
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厮養樵汲者也
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間又有
車以衛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爲不可敗之計有
車以爲之副貳爲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軫輿後橫木）四尺謂之一等戈
柲（柲柄）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迆猶倚也）崇（高也）於軫四
尺謂之二等戈長八尺崇爲戈四尺謂之三等人長
尋（八尺曰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有

四尺謂之五等酋（近）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
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
車輢之旁也

丘文莊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
句之不得則殳擊之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
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今也兵車不設五兵之制惟旁列弓矢者是車之
大病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
我車懼其侵軼我也（軼突）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
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伏兵也）戎輕而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
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夫）逐之衷戎師前後
擊之盡殪（殪死也）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
其前後謂第二伏擊其後也中謂第三伏擊
戎師在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晉大夫）曰楚軍之戎分爲
二廣（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
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

[illegible]子弩矢大如斵一矢能射数人發三矢下数百步砲車在陳中施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陳則出騎兵齊衝撩擊彼陳追襲少却入陳間稍憩進退俱利但須預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

[illegible]

爲戰不爲無益

用車

兵法曰用車之法五車有一長十車有一吏五十車有一卒百車有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一聚二十車為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車騎者軍之武兵也故十乘敗千人百乘亂萬人用車之道陰溼則停陽燥則起貴[illegible]

下列其次營迎其糧草若進若止必從其道較人若起必逐其迹其士須選少壯蹻捷走追奔馬及馳而乘之則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車旗力可引其八石能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武車之士養之不可以不厚也然用車之道太公曰死地有十勝勢有八不可不審察也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陷之險阻出而無以返者車之絕地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地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

車之敗地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潰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鮮車之陷地此十者車之死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見避八勝者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坐或起即陷之陣堅不固士卒前後相離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勢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莫之禦也至若胡騎剽輕以安車制之適當其理河朔埏

斗以車騎行之正得其便前賢著說皆可推用故謂以車禦侮以騎逐利行有所恃止有所息居則不可犯動則不可失執此用車之利也

登壇必究用騎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黃陽鍾伏武 仝校

輯用騎說

王鳴鶴曰有步必有騎此用兵之常然步常以正勝而騎常以奇勝故陣法有戰騎遊騎陷騎之設大抵以衝突馳騁倏往倏來若疾風迅雷掩擊敵人之前後左右以駭其耳目亂其心志使之無所適從而吾以正兵臨之蓋未有不全取勝者雖然鼂錯有云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長技在匈奴自昔已言之矣然則騎戰殊未易談哉況我

國朝二百年來馬政漸弛牧養之法廢畜之編戶者鮮孔阜之實得之互市者非乘黃之種一馬或斃而受牧者鬻子女償之尤不免於橫法病軍病民莫此爲甚頃安所取以備戰陣耶方今東北騷動息肩無日疆場之士日夕介馬而馳樹木者先溉其根導流者先澄其源用騎而先馬政此根源之論今日所宜亟講者也

用騎

敵人初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群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奔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傾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蓊蘙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

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絶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武經總要用騎卷終

登壇必究奇伏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晉陵鍾伏武 仝校

輯奇伏説

王鳴鶴曰夫將家之用兵有節制如古稱五步六步五伐七伐皆止齊焉此正兵之説也三代之時南巢牧野吾不得而知之矣至乎後世兵尚詭道乘其不意攻其無備列陣對壘而不以奇伏制勝者未之有也故法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

如江河遂與修道保法之訓載之篇中並垂不朽此正而奇奇而正用兵之微權萬世不易之定論也雖然有韓信之略而先軍水上可以拔趙幟有孫臏之智而斫樹白書可以殺龐涓不然者而祇爲項籍之奇王恢之伏爾安能決勝于陷澤而僥倖于馬邑之誘哉方今海上多事召募邇于東南烏合白徒未習訓練所謂鼓之不進金之不退猶慮其在所不免而遽以奇伏之道語之善戰者不能操不調之絃善將兵者不能馭不習之士是在司寄者加之意云

奇伏 出武經總要

兵奇兵者正兵之變也伏兵者奇兵之別也奇非正則無所恃正非奇則不能取勝故不虞以擊則謂之奇兵匿形而發則謂之伏兵其實則一也歷觀前志運百萬之師兩敵相向列陣以戰而不用奇者未有不敗亡也故兵不奇則不勝凡陣者所以爲兵出入之計而制勝者常在奇也韓信破趙奇而有正也符堅敗于晉正而無奇也項籍善用兵者也烏江所存惟二十八騎猶分奇正况其衆多者乎兵法曰凡布大陣常以十分之三爲奇伏設有萬人則一千五百

爲兩奇一千五百爲兩伏奇兵如手伏兵如足正陣如身三者合爲一體迭相救援戰則互爲進退循環而無已故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此言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處則合而爲正出則散而爲奇乘敵之不意以擊之之謂也至其出入詭道馳騁詐力則勢有萬變故兵法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飽而飢之安而動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此兵法之所以爲神也所謂能而示之不能者匈奴羸師以誘漢祖圍於白登是也所謂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雲中大敗林胡是也所謂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是也所謂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所謂利而誘之者赤眉委輜重而餌鄧洪是也所謂亂而取之者李靖乘輕舟而破蕭銑是也所謂實而備之閔羽討樊多留兵備公安南郡是也所謂彊而避之者隋李良無與楚君遇是也所謂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無咎於汜水是也所謂卑而驕之者石勒奉戴王浚是也所謂佚

而勞之者吳子亟肄以疲楚軍是也所謂親而離之者漢王慢楚使而疑范增是也所謂飽而飢之者晉文困諸葛延而拔壽春是也所謂安而動之者齊單走大梁而退魏師是也所謂攻其無備者制人以不虞而敗南燕是也所謂出其不意者鄧艾由邪徑而趨劍閣是也此十有六者皆前世已然之效也亦有因地形以爲變者法曰師行已近敵境者大將必躬視山川原隰之形心預討之爲伏兵之地六[illegible]溪谷險阻者所以止禦車騎也[illegible]塞深林者所以用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illegible]其形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遠引者所以擒敵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擊倍也因其恐懼疲倦者所以用十擊百也臨塗深草者所以伏藏也假奇伎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摽前擊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食謬號令也山林騎兵者所以默行往來也夫兵以詐立以利動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上下不相救將卒不相救衆寡不相恃譬如蜂蠆出于懷袖烈火發于廬舍雖壯夫猛士無不驚撓我得乘而制之之謂也

登壇必究師律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光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師律說

王鳴鶴曰今天下之言律者有四刑罰有律五音有律詩有律行三軍有律律者法也無律則無法施之刑罰則不中協之五音則不調言詩則無體用之三軍則無統而易亂四者均宜於律而動衆出師係民社之安危死生存亡不可以不慎故易曰師出以律此行師之要机萬世之明訓也夫旌旗旋所以齊衆目金鼓鐲鐃所以一衆耳犒賞刑威所以勵衆志而奮敵愾一人之身統乎千萬人而千萬人以一人之心爲心是所謂節制之師而非律何由致之耶易又有之師貞丈人吉師而無律與無師同律而非丈人與無律同故同一燕也以燕頗則守而趙括則阬同一趙也以樂毅則勝而騎刼則敗此已事之明驗昭昭也烏乎今世之任將者可以觀矣

師律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子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夫師旅之興無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故也

朱子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丘氏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惟能以衆正而後可以王也蓋兵凶器戰危聖人所謂險道也非正不興師非順不用衆是爲王者之師然而不免有殺戮之慘供需之費兵非我所至毒害隨之故興師動衆如用毒藥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癥瘕之癖決不可輕用也毒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子曰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蓋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朱子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祭山川以告武功之成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丘文莊曰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鄭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爲由親而尊竊以謂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所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爲先後哉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蔡沈曰皆上古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illegible]曰名山大川[illegible]曰者舉武王告[illegible]之罪伐其有罪非其人得罪于天

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輕易以勤衆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犯之惡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暨所經之地所經過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與彼所以不可不討之意以告于神明者禁之理反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順于人決不敢輕舉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已必正而後可以正人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況神乎而所不可瞞若人決不可爲也一己爲之且不可況役使千萬人而爲之乎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戎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朱子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鼓而進之）厥虎臣闞（奮貌）如虓（虎之自怒）虎鋪（布也）敦（厚也）淮濆仍（就也）執醜虜截（不可犯之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轄廣曰言王師在淮濆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

丘文莊曰先儒謂此言王師至徐術陳而制勝也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羽也）如江如漢如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大也）征徐國

[illegible]如飛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illegible]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illegible]不克不可勝也[illegible]言王師之[illegible]數如此

其卒章曰王猶（道也）允（信也）塞（實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朝也）徐方不回（違也）王曰還歸（班師而歸）

丘文莊曰詩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則以常武爲名一篇之詩凡六章章八句並無所謂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illegible]以立武是以始言敬戒終言允塞是則所謂立常德也其間所謂整六師[illegible]不可測也[illegible]而栗衆而整[illegible]然而[illegible]不可勝[illegible]有不可勝之勢[illegible]下內外咸服[illegible]庭皆四夷八[illegible]武之功人君之[illegible]四方來庭則亦非常之武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公）獻楚俘于王[illegible]

馬被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左文莊曰此古人飲至獻俘[illegible]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

討貳殺舟之僑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左文莊曰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觀還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杜預曰師出先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乎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

左文莊曰古者天子親征必奉廟主社主從而行有功則賞于祖王命不用命則戮于社主所以專也

論語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子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行三軍則誰與[illegible]

漢武帝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

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眾而不可以無法也[illegible]

後因此

汪文莊曰程李二將[illegible]

矣參但行師要當以精一不
識爲法而以孝廉爲帥

宋臣何修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
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
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
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
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
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
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
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
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攻[illegible]

兵者以少爲多不善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
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
可謂多矣雖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
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
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
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勅
然奮威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
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
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
善用兵者以少爲多古人少而常勝者以此（一）

丘文莊曰先儒謂世之爲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
兵至三十萬雖用兵前代以六十萬將楚以兩十
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惟韓信
辦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
苻堅之類其兵愈多其敗愈速然後有可諉者曰
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數
於烏林是時戰艦相被故爲敵人所焚大衆屯聚
故爽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爲之累乎大漢高祖之
才不過能將十萬然則軍六十萬[illegible]則高祖者
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illegible]
適足爲累爾况國家之要[illegible]
淮修武備者惟在慎選將[illegible]
之人補其不足之數[illegible]
之使人人皆可用而充一[illegible]
東之戒飭之申令之使[illegible]
如法[illegible]

登壇必究師戒卷一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師戒說

王鳴鶴曰凡將帥受疆埸之任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為功此孫吳衛霍輩勛勛在旂常而聲榮垂後世蓋赫然稱隆矣顧饕功幸利者多啓邊庭之釁黷武玩寇者不免荼毒之慘老子謂兵強天下其事好還而兵凶戰危之訓所以示戒而警後者載之史册昭昭已王恢欲誘襲匈奴尋且伏誅以謝天下田晏期立功自効卒至大敗以辱皇威使安國蔡邕兩臣者之議行何至身名俱沒而大貽中國耗敝之禍哉古昔盛王守在四夷先于自治及邊圉竊發不得已而應之此萬全之策也即欲邀功以圖僥倖雖有耳陳不世之勲後之人且踵議之矣何况恢與晏者流耶故凡將帥有事而逗遛觀望者罪無赦無事而挑釁啓禍者亦罪無赦遂輯師戒貽我介胄之士者覽焉

師戒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illegible]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illegible]

于所師尤勝故一敗至于塗地則禍延于國災及于民雖至十年之久其道難復近則勞民不能豕也智伯之所以亡國以之隋煬帝伐高麗之衆其源之起皆好勝而殆勝之念之未萌而不知復反者逆之常道天地之德使其之後述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有輪臺之悔其于後不至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晉荀吳曰晉道十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胡安國曰懷信明義中國之道也貪利許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將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隱人之惡而于夷狄者惟于中國又利之謂耳中國一失則遂入于夷狄

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立文莊曰弗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立文莊曰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立文莊曰戰而數勝用兵者莫强也然而往往至于亡如夫差隋煬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確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立文莊曰文帝此言見于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用兵而答之如此且謂其柔無心于居位戰戰

慄慄恐懼之不給兵凶器雖能如所願動亦耗病今匈奴內侵其必傷痛乎忍之但今未可如意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元鼎年文帝光言所謂仁人之言也故帝者百姓元內外之繇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司馬氏載是詔于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哉有制礼作樂之具也

武帝時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為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為標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虜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虛耗盜賊群起富庶之俗至于蕭然骨肉自誅人其後大禍延于孫援刃闕下流血盈瀆其意悔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义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墻之禍驚望思之臺悔哉

丘文莊曰漢武戾太子敎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卽令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制勝快意于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膏野草亦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夷狄入吾境賊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患吾邊乃先發兵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有在矣夫聖人体天地以為心兼愛華夷之民使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也先儒謂武帝欲無夷狄夫有華即有夷有陽即有陰也豈有滅絕之理哉武帝好武有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後患以為子孫計而終不知武功既立後人必多從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帝之有太子據之禍可鑒也已

元光中鴈門馬邑豪聶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

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

陰阻以爲其戎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舍必取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傍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

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于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illegible]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議者不爲也況帝王乎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illegible]

胡寅曰魏相之諫[illegible]

靈帝時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發兵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

掌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
九千級分置[■]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凡百
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丘文莊曰元后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凡天地所覆載具形体有知識者皆吾赤子[illegible]之民必欲勦戮殲絕之豈非父母之心哉

登壇必究　卷　師戒一卷　九

建寧中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
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劾
諂中官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
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
卑彊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
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器利馬
疾過于匈奴今育晏慮計二載自許有戒若禍結兵
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
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
瘰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
天設山河以分內外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
與蟲蝗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
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耶
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
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

丘文莊曰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盜賊腹背之瘰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欲伏虜[illegible]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乎此豈[illegible]之言帝不能從卒致敗

隋煬帝時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啓民

登壇必究　卷　師戒一卷　廿

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為
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
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勅牛弘
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
課天下富戶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伏或有濫惡
使者立斬勑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
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
又勑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南北民夫
以供軍需舳艫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
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

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相聚爲盜云云
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煬元感等乘之而
起隋遂以亡

范寅曰煬帝前此已矜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
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如羅无不如志此
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
祐之也孽其毒而舞之爾耳若使宣師導之奮于
彼七國有權威盜竊則過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
也以苻堅苦于治國兵威莫敵施之江南遂至亡
滅又况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于前以禍亂變于
後然後遂致之欲成而大罰加天網恢恢而不失
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殘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與亡
節目實係焉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
過匈奴鮮卑突厥而已其所紛紜一統言盛衰者胡也
于是始皇以天下之事付於一方爲右者後世所劾之陣盛也
夫始皇百戰而強于武帝亦爲之世爲匈奴所侵欲

來其富疆併力除治天下困弊凡至大乱秦皇漢
武亦不必以快其意其速失國不待論然要之中國夷狄
詳一聲權衡固備以乱亡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
海一隅之小夷未嘗爲中國之害者隋文帝新合
天下爲一其矜夸驕奕已有稽首承順煬帝巡遊
至突厥帳偶見高麗之使在啓民所隸裴矩一言
遂成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來朝貢
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乱之端乃發于此自此天
下騷動煬帝親至乃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之力
以輕一城之勝負攉理論之无有不敗雖以黃帝
之兵無先能爲之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乱
蓋隋所以亡乎廣所以乱秦者在匈奴而煬元感所以
乱隋者在高麗

丘文莊曰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
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爲
戒其臣有所建說者宜以裴矩爲戒

唐貞觀中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
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
奉詔使还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
今中原清晏四夷讋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
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
測也李世勣曰閒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
用魏徵之言遂失机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
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
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
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
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
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

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
也群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于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
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于自征之乎太宗君從
遂良之言雖伐而
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祖上厚恩
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
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
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
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
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

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丘文莊曰玄齡從太宗起兵蹈難知兵戎之害且知道理諳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四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玄宗時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

登壇必究　[門]師戎一卷　十三

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于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于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丘文莊曰王忠嗣所言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非但可用于石堡城凡國家有事于邊夷皆當以此爲則雖然帝王舉事以義理爲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又有所不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其衆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況彼本無釁哉

天寶中劍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祖禹曰楊國忠之爲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害[illegible]楊國忠蔽如此而舉朝亦无一人敢以言者[illegible]皆小人也當是時[illegible]

登壇必究　[門]師戎一卷　十四

安而不知禍亂將發于朝幕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閣南詔之除喪師几二十万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万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万前此楊忠嗣討吐蕃所殺又十一万夫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丘文莊曰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天子之託而爲之牧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天之奉而爲之主假有一人死于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爲天養民之意而咎實于吾矣[illegible]況數十万人之命乎人君宜以天心爲心日念天之生民失其所固猶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之罪乎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大不得已而不輕用人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于天下澤流及乎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知許乃卑辭

厚禮求和于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于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數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大尉罷鎮特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贊請以渾瑊主盟盟于平凉瑊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

盟延賞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大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奏論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里元光濠柵深固瑊濠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相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退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

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范祖禹曰人君于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于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德宗猜忌使晟俱不保身久至于讒邪之說計戎狄之其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罪莫大焉德宗曾不設詐使之得保首領歿牖下幸矣丘文莊曰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辭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戮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听卒墮戎夷之計而爲所笑幸而不忍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爲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于又出幸卯嗚呼戎狄豺狼也豈可以盟結斯渾之言藥石也

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為戒

陸贄言于德宗曰懷生畏死蒸黎之大情[illegible]安
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
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
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
安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道施
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
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
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
人之所樂而己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
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同其
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
當外察其竊彊之由內省其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
撿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于懷柔務在攻
取不從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
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驅之原野輕人如草芥
而剿之鋒鏑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
刑是使賞罰者惧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

此以困于杼軸而思変士卒以殫于殺伐而念[illegible]
寄相攻乱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
天致擾兵挐禍結変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
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于邦
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矣蓋必
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
不易者也

丘文莊曰贄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
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
生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
為此[illegible]大學[illegible]之[illegible]孔子[illegible]一言可以終
身行之者[illegible]
[illegible]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
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
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静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
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横之後則又從而姑息
不能深討是使戎夷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于柔服
而幾為背叛近者西夷之禍生于高宜北狄之釁起
于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為為是
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边鄙武臣皆銳意而生
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
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illegible]其才能驟加擢用既

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部戶鈔劫边民所殺失
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粮其致寇之
人既不追究而守边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
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縱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illegible]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

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
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内而能治乎外者也今朝廷之
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内郡無一年之畜左帑
無歲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患即化為
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
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愠懟怨戾賜予不時則
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盗
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為欺罔兵法
曰知彼知巳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巳一勝一負不知
彼不知巳每戰必敗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
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桀驁之虜莫難立之功此臣
所謂寒心者也為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授
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精擇監
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絶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
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
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鋭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
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
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
既精然後為陛下之所欲為復寧夏取瓜沙平幽冀
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边吏之

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
大至覆軍殺將边臣晝閉朝廷乃為之宵衣旰食焦
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
曆之時巳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耻以招之卑辭以
諭之尊其名以悦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為損也不亦
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巳
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為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
者皆非實為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耳陳
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虚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聽欲
盗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與其憂是豈可

哉凡边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丘文莊曰司馬光所言皆國家大計安危所係非特边境事也所謂[illegible]者非為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疆建尙[illegible]之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誑惑聖聽[illegible]從己之官職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者也[illegible]之事非但古有之今亦有之明主不可不察之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劾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聖神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

登壇必究 師戒一卷 二十一

而堯舜禹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于功名覆危犯難以勞聖慮臣切不取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于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爲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力竭食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于事情而忌于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疆晉國知信義之效見于久遠如此

丘文莊曰蘇軾謂人臣計與人主計何同人臣所以[illegible]功前[illegible]以為功人主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illegible]之[illegible]又謂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illegible]雖一快于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皆有稽之言有國者所當体察而鑒戒者也

登壇必究 師戒一卷 二十二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禍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難謹重向者郭逵征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甚常起于至細

按此曰邊事之興多由于貪功[illegible]之人[illegible]武[illegible]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illegible]不以為[illegible]夫[illegible]自古[illegible]緩之[illegible]勇于紀不受命急之則為鷙鳥[illegible]其常態也不務[illegible]之使畏威而行乃欲幸其有事[illegible]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illegible]夫上將朝廷[illegible]邊吏之大弊也

丘文莊曰神宗謂天下大事常起于至細凡事莫

不然而兵戎之事有為甚焉楊時之言切中邊吏
之病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不邊
事朝廷之福至哉論乎
其視臣之言尤為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边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
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辞言向慕者三百
十峝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尚未
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峝要會
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蛮詔以為懷遠軍
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
兵鎮戍輦輸内地錢布塩粟無復剗限地瘴癘戍者
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于縣官蔡京既自以

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
用是超取顯美

臣文蔚曰史臣謂諸蛮溪峝茅葦非人域鴟雅與
居兒元敢闖吾圉蔡京乃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
空為功幸中國重貲兵諸不毛而文飾姦慝歸張
天貲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喜武之心一侈而
燕雲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
矣不云自中徽宗之耗内貪外驕召禍敗蹟所從
來由其本也為
此乎不戒哉

宣和中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
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
事端誠非廟筭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時
睦寇[illegible]初平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疆中原故地
将不復為我有帝遂决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房
專治边事不関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二
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乃以童貫為宣撫
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廵北边以應金時有朝散
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為
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言
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
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于塗炭之
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燕雲

之議起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謂之
犬戎投骨于地信然而争者犬之常也今乃揺尾乞
憐非畏吾也蓋边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陛下将起
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边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
心安得不蓄其鋭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
覩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
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賁謂自古
宦者領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請以誤國之大者
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群小
易置将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

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共倡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乃困之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塩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粮以給燕山民力疲困塩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飢民並起爲盜女真乘之遂至失國

丘文莊曰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邊釁至於宗社覆淪七人君之舉事用人切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狥一人之私以貽無窮之禍是故世之命於千古之責

元世祖時擊日本兵十餘萬歿于海島還者僅三十

發塙必危 國師戒一紀

人

丘文莊曰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爲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爲吾子孫害必深也秦皇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北者固異于是頹甸接于百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夫以寄不可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爲民之主而殺人以逞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嗚呼世祖爲此豈復有人君之道哉彼夷狄之主無足怪耳後世發二亦二王之位爲華夏人民之主者愼勿效尤

登壇必究號令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號令說

王鳴鶴曰國家有政事必有號令號令所以振飭紀綱整齊民志者也令不肅則民玩不一則民疑此必然之勢而況統衆出師爲三軍之司命者乎夫三軍至衆矣人各一心人各一耳目林林總總以寄于一人之身攻伐擊刺有法坐作進退有方爲將者安能耳提命若師保之詔其子弟哉是故必假號令以宣其志意明其賞罰而鼓舞介士之雄心軍讖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此兵家之机要將帥之大權號令一行卽君命有所不受況其他乎孫武斬宮姬而兵可使赴水火穰苴戮莊賈而士卒奮死力爭先亞父屯軍細柳約軍中不得驅馳至令天子按轡徐行噫是可以識其大都矣乃今之時何時哉權東于中制而勢分于外監一令未施輒虞掣肘何異縛騏驥之足而責千里鎩鵾鵬之翮而望九霄耶柰之何不令豪傑之士聞風而解體也嗚乎惜哉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遇也）后（人君也）以施命誥四方

程子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爲君后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丘文莊曰前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假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无相遇之理惟王言一佈則万民爭先快覩斯下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人君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抗括之人君號令之必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巽之彖辭曰重巽以申命

程頤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

丘文莊曰巽之卦象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浹於骨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人君體巽之象順人心以行事重復丁寧之以通上下皆以爲順而不悖逆人心然後行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子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根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义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丘文莊曰先儒謂巽爲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一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靡而易人命者所以致其成效行事者所以先行事之先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見之人君誥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謹行守於既頒之後

下所以傾也

丘文莊曰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而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道虧矣臣侵君命則下所以事君而臣道失矣人君繼天以出治必兢兢業業以存心明以燭理斷以制[illegible]則臣不敢侵君所命[illegible]稟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其感命不[illegible]旁落而可[illegible]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丘文莊曰王者之言其在中也微細如絲及其出也乃如綸之大焉其在中也微細如綸及其出也乃如綍之大焉[illegible]而已及其出也[illegible]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丘文莊曰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illegible]詔於帝之上[illegible]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興元[illegible]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入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丘文莊曰人心之易感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丘文莊曰太宗此言[illegible]下[illegible]必審定以為[illegible]

宋劉[illegible]世言于其君哲宗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迹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知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緊簡雖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

信如四時敎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方頒後令繼降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易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

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禮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臣以謂所安在斯言協中的之辨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其於命令須要端以爲鑒戒

范成大曰人君所以爲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爲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爲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行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臣大鑒曰范成大此言所以辭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曲禮之言爲臣而發范成大之言爲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詳命之令之發也不輕發之發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古不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安率爾而人此後之君其命功之成人所以易易也歟詔諸人之須臨皆王者之專然得文下若之命於帝之宗以身任之故敕乃依司擬乃出令以可遵守之重說以公其以道上下命令矣

國朝行軍號令

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出其背能破敵人陣斬將搴旗者不次陞賞

衆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後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首功務力進前者先功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爲頭功○凡建立前功其親管頭目印爲報如妄報者治以重罪行言及丁營之時務獲奸細者壁賞往頭功賞馬生擒虜賊一人事賞級三十首首首一級者賞銀二十兩○凡行營之財選有數馬衣破器械不同者衣甲器藏領人而列所者號不同者皆節錢之來降虜誰所携陣口务畜分毫不許侵卵即處來部○凡與賊對能與不力役賊不許柴爲一不擊護空缺如力不背文○能決勝死定充詳乃馬尽力務騎者全能隊動者凡隊伍巳不許軍其入步隊步軍入馬不遺○重罪如臨陣視散失進木隊縱入別隊者樹凡等取虜賊濱尽力許勳不許槍掠人畜物者重罪如乘馬阿乏部所以擦賊馬換乘凡對緞之際一隊遷者一隊有不齊力前進者戰勝之後許運隊之人首告滾以重罪容情不首者罪同○凡管軍頭人日受餉軍士軍士所令不許總畏如任中有一人不在小旗總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知發兵

登壇必究叙戰一卷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輯叙戰說

王鳴鶴曰余觀武經諸書所載戰法亦多術已後世凡有橐鞬之任者疇不典謨而誦說之唐宋以至我

朝遂以策武士其制甚重蓋爲國家不可一日忘戰而諸將士不可一日忘韜鈐也雖然趙括世爲將種秪徒讀父書以四十萬衆不免長平之阬至于韓彭衛霍輩未聞其誦習何法一則掃清中原一則橫行塞外皆足以垂勛名于不朽然則戰法固不可不習而徒習之口耳誦說之間者抑末也法曰戰以隱微爲勝夫旣謂之隱微則其法不在行列不在金鼓不在賞罰之勸懲而因敵制勝变化無窮固在爲將者以心運之而已矣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號爲仁義之師而卒以取敗是亦括之流也宜其貽訕于天下後世也故曰徒善不可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叙戰出武經總要

夫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伐謀者攻敵之心使不能謀也伐交者絶敵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於兵戈之場不得已而用之也然則善制戰者必先審於己一得地利二卒習服三器用利然後察彼之形勢不明敵人之政者不加兵不明敵人之情者不誓約不明敵人之將者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者不先陣知彼知此則始定計於內出兵於境是謂以理擊亂以教卒練士擊白徒敺散衆無不克也故兵法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上五者未戰先計度必勝之法也地生度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者計也未出軍先計地之險易道路之遠近也直兵甲糧多勇怯孰是計貴有餘即出其軍也度生量量者量彼我之形勢量生數數者校彼我之先計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戰數也數生稱稱者稱校也校彼我之勝負稱生勝稱量計度萬無失勝之道此所謂修道保法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其或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與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不可戰勝之半也夫戰兵先欲專一專一則千人同心千人同心則有千

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心齊力均故古之稱如率然如率然者常山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皆至或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吳人與越人相惡當其同舟而濟則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又曰軍身也卒肢也伍拇指也大將以軍爲身小將以卒爲肢士伍爲拇指也謂將之役士士之從將如一身之與四肢拇指也夫伍兵五當也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五兵長短各有所宜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犯則鈍鈍則不濟犯爲難用也兵等亦爲太輕皆

不中法故給兵配伎咸有率分夫兵以詐立以利度也動見利始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或分或合以戰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終能爲變化以取戰防也其疾如風來無迹其乎退疾也其徐如林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木以防所掩襲也侵掠如火猛烈不可備也難知如陰如疑雲蔽天不見三辰也動如雷霆如雷霆迅速莫知所避掠鄉分衆敵之鄉道衆落無有守兵大將戰合聽指揮須分部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得獨有所任則人小領弱皆與敵爭利也闢地分利謂開拓土境則分與有功者懸權而動如權衡所量已詳度而動也動不可久久則鈍兵費則挫威詘力縱敵生變失利後時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追而勿舍追而去勿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

不及拒敵之闔闢當亟入之敵有闔闢當急入故曰兵之情貴速乘人之不及也雖然猶須以治待亂以靜待譁以逸待勞以近待遠以飽待飢故曰見利宜疾未利則止趨利乘時間不容息先之一刻則大過後之一刻則失時也夫善戰者能易寡爲衆易衆爲寡爲何其然哉常出其不意冲其方虛形人而我無形使我常專使敵常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則此衆彼寡我所與戰者約矣我之戰地常使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我與所戰者人寡矣故曰心疑者比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

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夫戰固有當擊當避當縱者擊其微靜銳怠而靜避其彊靜攻取有備閑以而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勞倦者疲憊閑窕者暇逸無擊堂堂之陣堂堂大也無邀正正之旗正正齊也至若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又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窮兵若圍其三面闕其一面以示生路也如此類者皆敵人方乘氣盡銳而來不可亟爭故避而殺其鋒開而誘其潰也或問敵衆而整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敵所愛而恃者便地銳騎粮道也先之奪敵人之

心也夫戰兵貴勢勢可以先戰而震敵於其乘利則疾乘敵不暇支則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不復攖手然則兵之所以能爲勢者有三一氣勢二地勢三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也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蟠磴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莫過此謂地勢也因敵怠惰疲勞飢渴前營未舍後軍未涉此謂因勢也有此三者若兵非齊志非敢決非必死非蓄怒亦莫能爲勢也故曰善戰者其節短其勢險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又曰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

仞之山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其勢然也夫戰兵常持有餘以待不足故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若進止不度飲食不繼馬疾人倦而不從所舍則兵不堪命不堪命則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居則亂以戰則北矣其要在更戰更息別用之不竭也故曰三軍進止有道〔三軍人之中合半〕夫衆以合寡則爲追衆而鬭之〔或分衆也進退衆鬭也〕或分而迭擊〔分以衆攻寡分衆更戰〕或三分而乘之〔三分以一分餌之彼惑而亂餘二〕彼叙則以方從之〔方術也謂衆分其形勢使不〕

〔以衆繫寡逐而鬭之 其去道令一爲彼寇也 更息知彼以彼 勞故能克也 亦爲奇 襲之〕

〔得勞力而叙也〕又曰敵若衆衆則受圍〔己兵寡則其上急下寧審則利道受敵〕〔以至衆心分兵而前受敵則衆以氣自生也〕兵士甚信我乃不懼〔諸將殆死〕〔戰求之生也〕故知固存以爲勝〔人乘危則以死而易生也〕又曰使人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求令自求生投兵於死地〕則智者不得不謀勇者不得不決也夫重用兵者勇輕用兵者弱猶爲不可故窮兵黷武而國利兵久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因糧於敵以足軍食是謂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法曰天下以戰爲國者五勝者亡四勝者衣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此謂兵黷戰久殘人屈

財之如此也故古之明王知將以言乎戰者莫之敢易也

兵法曰凡戰晝以旌旗旆幟爲麾夜以金鐸鼓笳笳爲節〔旌以叙立吹笳令〕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三軍服威肅命如此則前無堅敵若聞鼓而起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衆何益於用哉故戰道之等技藝立卒伍定行列正從容固言名實〔等其方也次第其行伍集百人伍五人行列者左右前後從容者駐此未戰時欲堅固有俗言名各以事爲名也〕位欲嚴政欲栗力欲寢氣欲閑心欲一〔上下齊一能抱節制賞罰必行故人戰衆寢伏也氣〕

噬之歟其用齒角爪牙也託於卑微隱蔽所以能爲暴（言勝兵隱伏形勢以驕敵人伺其怠忽擊之也）故曰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至治然後使敵人不知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有生勇然後使敵人不畏我也欲然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有生強然後能使敵人先非怯怯後表軍矣）善動者形之敵必從之（形見羸也）予之敵必取之（以利誘敵敵離其壘以利便可擊之也）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事省而功倍也（利害動敵敵既從我則敵以待之）所以佯北勿從（恐有伏兵）餌兵勿食皆謂此也亦復因敵之險以爲巳固因敵之謀以爲巳事審因求勝不可窮也

按武經總要有叙戰條目俱出李靖六花七軍直騎布列陣圖後武家所宜玩索者也

兵法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也）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示敵有所爭示不敢人以迂遠敵意以行出其不意敵必設後人以利使敵人必不專然後發道衆先至所爭所爭之要害也）凡趨而爭利者不可舉軍皆進又不棄輜重而往故曰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其法若在百里之外則千人斬界殺傾僚人執刀又居後督戰覘不入陣者斬兵士書令知左膊右肩行立依次

以寡擊衆

凡以寡擊衆者利在於出奇也兵法所說有三焉一曰要之於險二曰以整擊亂三曰以日之暮將能明此者則可以一擊十以千擊萬雖敵人甚衆則其勢亦覆今列兵家舊說于后

凡敵衆我寡必避於易要之於險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如險阨相值我軍設謀卒起彼雖衆多前徒固已驚駭乘此擊之勢却則破也一說得豆阜林木之地可廣設旗幟多置鼓鐸散爲疑兵敵人必分軍以備我則選精銳出奇以擊之若未得便利且依蔽林木踈我行隊以弓弩居前當之俟夜晏則疾擊也

凡小陣逢大陣不利持久敵意輕我必不僞備我宜
乘利速進敵人兵衆陣大多連延不整金鼓之聲不
相聞旌旗之色不相見左不聞右右不聞左前不聞
後後不聞前如此我以少衆併力擊之必勝矣或敵
人下營未定布陣未集備壘未成法令未施皆可疾
擊也兵法又謂敵衆我寡則作利道受圍以堅衆心
四向而受敵我兵則在死地而決戰也

凡戰敵人之衆或分爲三四或西或東更息更戰或
鼓呼而行或靜寂而伏使輕騎亂我左右則我當候
日暮而擊之使一人操炬二人同鼓或明或暗或鼓

或呼或銜枚止聲而疾擊其兩傍冲其左右或勇士
直冲其陣敵人雖衆其將可勇也

捉生

凡軍中立威怖敵莫重捉生獲賊千兵不如生擒一
將其法擇士之身手彊敏者尋教以弓矢槍刀撩鉤
搭索悉使精習馬之壯徒疾走鞍勒牢密者部爲三
百人每百人爲一隊若賊出小陣偏師其將必勇當
爲利以誘之使貪功輕鬬乃以一隊即近爲伏一隊
爲直衝一隊爲駐隊直衝隊既入緩則撓擊急則引
去駐隊候直衝隊過直前粗若支敵示引走敵見兩
隊全走又無傍救必速追奔待引賊過伏隊處門突
掩伏背殺之兩隊回旗應接自成擒矣如列大陣即
以三隊合爲一隊望陣疎或蠶處突過之可捉賊將
假令未獲撓之令亂亦當奔北也

布戰　出行軍須知

軍志曰布陣之法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前禦其後後
禦其前右防其左左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以
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
無奔逐退無趨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亂混混沌沌
形圓而不散四頭八尾觸處爲首聚則法天散則法

地兵冲其中兩頭俱至左右應敵無所不備李筌曰
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變
化而取勝謂之神兵法曰兵無常形因地而有形形
平則方形陷則圓山嶺盤迴川河屈曲又曰拔山則
偃月臨則火斜左川澤右丘陵背孤向虛後高前下
韓信曰布陣於死地則士無退心又曰背水則必死
於前焚舟刀絕生於後又設陣之名其變甚多又曰
三陣者斗星風雲日月陰陽天陣也丘陵水泉地陣
也車兵士卒偏伍彌縫人陣也又八卦五行六甲九
曜攢星伏虎翼飛龍鳥翔偃月長蛇丘陣其說不

一獨諸葛武侯於夔州以石縱横列為八陣左右前後皆魚貫鴈行不失正奇之法布陣之要大率馬軍即飛龍鳥翔步兵乃伏虎蛇蟠因地而有形因敵而制勝變化無窮人和為貴主將得人士卒同心雖遇勍敵如報私讐何憂不勝今設布陣作戰利害一十九條于后

一馬多則利平川廣野步多則利險隘竒伏

一晝戰則旌旗相望夜戰則火鼓相應則不亂耳目

一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也而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也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一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趋敵者勞如敵人相近營壘相望料其戰地寬窄則主將先一日約束三軍以馬步士吏分定首尾前後中軍竒正駐隊出戰人馬各知地分去處如卒遇敵一鼓而成陣再鼓而三軍已定主將登高觀望敵情與戰次第决定主客則勝負自矣

一按諸家兵法曰凡征伐以先舉事者為客又曰以甲乙為主以丙丁為客甲乙發兵攻討丙丁名曰伐丙丁興兵侵犯甲乙名曰賊又曰陳兵原野營壘相望先舉兵者為客後舉兵者為主兩陣相敵先舉戰者為客後舉戰者為主此主客之辯也

一使敵人飽能飢之逸能勞之安能動之三畧曰敵逸者勞之敵強者下之敵弱者待之敵暴者安之敵悖者義之敵睦者携之順舉者挫之

一能攻其所愛快攻須救者勝

一能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謂聲東而擊西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攻也昔周亞夫聞賊攻其東南而備西北者是也

一能攻其虛不避其實絕粮道守歸路設竒伏邀截半濟使首尾不能救者必勝也

一能使敵人不敢與我戰者疑勢也漢李廣縱馬鞍虜不敢進是也六韜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

一敵人攻我我不欲戰我設權變以疑之其賊惑而不敢急攻於我觀其敵氣漸衰勢不甚猛可急使勇鬪之士攻之必勝三畧曰敵動伺敵困破之

一布陣廣大言不相聞視不相見故用旌旗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用衆之法進退之勢無出此畧也

一布陣者宜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前水不趋後澗不怯

左山不倚右崗莫依士勇將誅取勝之道也

一布陣之法如敵人先占其高原大隴已得地利我方欲趋戰料所占地利不可居與之戰必敗如此者則別設詭詐使敵人惑而不敢戰待其日暮士馬飢渴衆欲退而將意未退衆欲戰而將不見利而不敢戰我即使偏將領跳蕩馬數隊於前側近高山大隴耨其兵勢或揚言攻彼營寨邀截粮草或言發兵遏路攻其後隊遂使敵人猶豫兵勢已動難可再整我以硬弓勁弩壯勇之士左攻右擊前冲後突使敵人首尾不相應馬步雜攻則敵可潰也

一出戰之法我先知地利向背料敵可與如今日必戰大兵既出急趋戰地使敵人倉卒布陣若彼人馬未定旌旗未整陣勢未完可乘勢攻擊必勝之機也三畧曰攻如河决戰如雷發是也

一布陣作戰領三軍之衆計得三萬三千五百人可作一陣布之若遇戰鬬飢飽勞逸固不齊也或敵人一進一止互換攻我即我師日暮疲獘力敗可令兩軍作前後陣一軍作疑兵應急補空使一軍飯一軍進一軍憩雖遇敵人晝夜不退猶可救援我兵不致疲獘料其衆寡之勢臨時詳約不可不慮也

一布陣人馬當使束隊不可空闕小隊即布於陣後秘俻守禦或作疑兵使用

一兵法曰每千人選三百人爲奇兵萬人選三千人爲奇兵常隨大將羽衛左右應急用之

一欲火攻敵人營寨不必盡得箕畢軫翼四宿但有順風於我營寨不妨即從下風多著柴薪放火燒其積聚驚亂賊軍可以掩殺或我深入賊於上風放火我亦於寨前下風放火延燒及賊火至時我都移於已燒黒地上用硬弩材士翼吾左右此武韜火戰之法也

吾已上布陣作戰之法陣其大畧又在臨時觀敵衆寡審軍勢勇怯將士同心天時順地利便戰必勝矣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京口楊鑑伯武　仝校

輯百戰說

王鳴鶴曰百戰奇法五十款款下各附合于孫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證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目之間殊足以啓發後人而戰道畧備矣然此特其筌蹄哉得兎而忘蹄得魚而忘筌斯善言戰者也故曰善戰者勝於易勝無智名無勇功操縱在

一心而運量在彼已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而運籌帷幄决勝千里之外韓淮陰以跨下之懦夫戰則勝攻則取而卒成誅秦虜項之勛此所謂以心戰者爾若必欲循法而後戰何異按譜而對奕譜不可以盡奕之變法不可以盡戰之奇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柰之何泥法爲也

兵法　　秦觀

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illegible]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杙[illegible]亦皆有法兒于師無罪之人披堅執鋭從事于[illegible]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

以知其然邪昔孫臏伏萬弩于馬陵之下魏軍至而龐涓死馬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于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illegible]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illegible]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illegible]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illegible]

馬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
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于死生之變氣不奪于寵
辱利害之交則四者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于水
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鶚以爲矢傅膠
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驂在
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
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
學兵法者肩相摩目相屬雖有精粗不同然卒歸之
所謂四術而已至于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
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百戰奇法目録

百戰奇法

計戰

凡用兵之道以計爲首未戰之時先料將之賢愚敵
之強弱兵之衆寡地之險易糧之虛實計料以審然
後出兵無有不勝法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
之道也

漢先主在襄陽求計於諸葛亮亮曰今操已擁百
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
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
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
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
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用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
張魯在北民殷國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
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
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
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於
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
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後果如

謀戰

凡敵始有謀我從而攻之使彼計窮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謀

春秋時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齊國之政齊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罇酌公曰寡人之罇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罇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出景公曰晉大國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吾國臣故不從也大師

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罇俎之閒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間戰

凡欲征伐先用間諜覘敵之衆寡虚實動靜然後興師則大功可立戰無不勝法曰無所不用間也

周將韋叔裕字孝寬守玉壁孝寬善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動靜皆知之齊相斛律光字明月賢而有勇孝寬忌之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立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誅遂滅齊

選戰

凡與對敵須要選揀勇將鋭卒使爲先鋒一則壯其志一則挫敵威法曰兵無選鋒曰北

建安中袁尚熙奔上谷引烏桓入塞爲害曹操征之夏大水濵海道路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兵出盧龍塞口經白檀歷平崗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方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輜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潰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降漢者二十餘萬口

步戰

凡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林木而戰則勝

若遇平易之道須用拒馬鎗爲方陣步人在内馬軍
步人中分爲駐隊戰隊駐隊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守
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哨出兵從傍以掩
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我四面我
爲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以騎兵追之
步兵隨其後乃必勝法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
陵險阻如無險阻令我士卒爲行馬蒺藜
五代晉將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
遂失榆關之險契丹芻牧營平之間德威復敗不
克奔幽州契丹圍之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約

李存勗步騎七萬以救之乃自易州北行踰大房
嶺循澗而東嗣源以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先鋒
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
百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
疆埸晉王命我將百萬騎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
因躍馬奮撾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
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勗令步軍伐木爲
鹿角陣人持一枝以成寨契丹環寨而過寨中發
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
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勗命步兵陣於後戒勿先動

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
少因鼓入戰存勗乃趣後陣起而乘之契丹大敗
席卷其衆自七山口遁去俘斬萬計遂解幽州之
圍

騎戰

凡騎兵與步兵戰者若遇山林險阻陂澤之地疾行
急去是必敗之地勿得與戰欲戰者須得平易之地
進退無礙則勝法曰易地則用騎
五代唐莊宗救趙與梁軍相拒於柏鄉營於野河
北晉兵少梁將王景仁所將兵雖多而精銳者亦

少晉軍望之色動周德威曰此汴宋傭奴耳莊宗
曰吾提孤兵出千里利在速戰今不乘勢而急擊
之使敵知我衆寡則計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
人守城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平原曠野騎
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近營門非吾用長
之地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者德威
乃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將不速戰者非怯也
且吾兵少而臨賊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
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
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其言無

忽其言莊宗起曰吾方思之爾已而德威獲梁游騎
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乃
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
遣騎三百扣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
怒悉以其軍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
軍皆陣梁軍横亙六七里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
曰平原淺草可前可郤眞吾制勝之地也乃使人
告德威曰吾當與公德威諫曰梁軍輕出遠來與
吾轉戰其來既速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
暇食不及日午人馬飢渴其軍必退退而擊之必

獲勝焉至未申時梁軍中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梁
軍大敗

舟戰

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必有舟楫須居上風上流上
風者順風用火以焚之上流者隨勢使戰艦以冲之
則戰無不勝法曰欲戰者無迎水流

春秋吳子伐楚楚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戰吳師敗績

車戰

與步騎戰於平原曠野必須用扁箱鹿角車爲方
陳以戰則勝所謂壹則治力壹則前拒壹則整[illegible]
伍也法曰廣地則用軍車

晉楊欣失羗戎之和爲虜所沒河西斷絶帝有西
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通涼州討此虜乎
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
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如何耳
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臣請
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禀陛
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
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揀試自旦至日中

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温
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
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扁箱車地廣用鹿角
車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
應弦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
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衆歸隆前後誅殺及
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戰
斬之涼州遂平

信戰

與敵戰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而無悔懼之[illegible]

下信令候然也上好信以任誠則下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

三國魏明帝自征蜀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二十萬潛軍密進窺向劒閣蜀相諸葛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者八萬時魏軍始陣代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足以併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鵠立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令去於是去者皆悅願留一戰住者奮勇

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未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克信之由也

教戰

凡與與師必先教戰三軍之士素習離合聚散之法備諳坐作進退之令使之遇敵視旌麾以應變聽金鼓而進退之如此則戰無不勝法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春秋時魏將吳起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教習乃授其兵是爲將軍

衆戰

凡戰若我衆敵寡不可戰於險阻之間須要平易寬廣之地聞鼓而進聞金而止無有不勝法曰用衆者進止

晉元時秦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與晉將謝玄相拒玄使謂符堅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

是不欲速戰請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無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衆因亂而不能止於是玄與謝琰桓伊等擊之堅衆大潰此照原本未易筆削然衆當以王猛伐[illegible][illegible]世詞差爲得

寡戰

凡戰若以寡敵衆必以日暮或伏於深草或邀於隘路戰則必勝法曰用少者務隘

北史東魏將高歡渡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乃

涉洛軍於許原西西魏遣將宇文泰拒之泰至渭
南諸州兵來會諸將以衆寡不敵請且待歡更西
以觀之泰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搔擾今其所至
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南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
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至沙苑距齊六十
餘里高歡率兵來會候騎告齊兵至泰召諸將謀
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爭也宜置陳此東十里有
渭曲可據以待之遂進至渭曲背水東西而陳李
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之
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軍至望見軍少爭進卒亂

爲不成列兵將交泰鳴鼓士卒皆起于謹等以大
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
遂破之

愛戰

凡與敵戰士卒寧進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將恩惠使
然也三軍知在上之人愛我如子之至則我之愛上
也如父之極故陷危亡之地而無不願死以報上之
德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春秋魏將吳起爲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
有病疽者而起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
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
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
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軍
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
勝六十四

威戰

凡與敵戰士卒前進而不敢退後是畏我而不畏敵
也若敢退而不敢進者是畏敵而不畏我也將使士
卒赴湯蹈火而不違者是威嚴使然也法曰威克厥

愛允濟
春秋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
晏嬰乃薦田穰苴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景
公乃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爲將軍將兵扞
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親人微權輕願得
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
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日日中會軍門
穰苴先馳至軍中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
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

日中而賈不至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賈乃至苴曰何爲後期賈對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陣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

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殺其僕車之右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以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渡河而解於是苴乃率衆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率兵而歸

賞戰

凡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卒爭先登白刃始合士卒爭先赴者必誘之以重賞則敵無不克焉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曹操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勛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故能每戰必勝

罰戰

凡戰使士卒遇敵敢進而不敢退一寸者必懲之以重刑故可以取勝也法曰罰不遷列

隋楊素御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對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

亦不下十數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者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

主戰

凡敵若彼爲客我爲主不可輕戰爲吾兵安士卒顧家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候其困敝擊之必勝法曰自戰其地爲散地

後魏宋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城前軍大敗續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

然後攻戰今魏不宜擊者肆燕不宜動者叅德曰何故諱曰魏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其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陳必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佚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卒多斃師老釁生起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諱別駕之言真良平策也

客戰

凡戰若彼爲主我爲客唯務深入深入則爲主者不能勝也謂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法曰深入則專

漢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衆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豹擒夏悅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能進退不能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麾下願君留意否必爲所擒成安君自以爲義不聽果被殺

強戰

凡與敵戰若我衆強可偽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後與將士約曰匈奴入盜急入

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盜輒入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召之使人代牧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於是復請牧牧稱疾杜門不出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若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遂往至如故約匈奴來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不用皆願一戰如是乃選車得一千三百乘選騎得一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控弦者十萬人悉勒兵習戰大縱畜牧

人民滿野匈奴來佯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
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以擊
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
匈奴不敢犯趙邊

弱戰

凡戰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須多設旌旗倍增火竈
示強於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強弱之勢則敵必不
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則全軍遠害法曰強弱形也

後漢羌胡反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畧
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
即停車不進而宜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
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倍道兼行日行百
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
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而今
行且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虜見吾竈日
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
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驕戰

凡敵人強盛未能必取須當卑詞厚禮以驕其志候
其有釁可乘一舉破之法曰卑而驕之

蜀將關羽北伐擒魏將于禁圍曹仁於樊吳將呂
蒙在陸口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
境如何遠下後不堪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
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
逸又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
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與敵且已
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氣益壯未易圖也
蒙至都權問卿病誰可代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
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
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
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
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
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撫節想遂
席卷共獎王綱近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
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爲將軍之勳
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
以尚之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葆操猾虜也
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
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
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

此葉清華配補

德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覽遜書有謙下
自托之意遂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狀陳其可擒
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
公安南郡

交戰

凡與敵戰傍有鄰國當卑詞厚賂結之以為己援若
我攻敵人之前彼掎其後則敵人必敗法曰衢地則
合交

三國蜀將關羽圍魏曹仁於樊魏遣左將軍于禁
等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
送江陵是時漢帝都許魏武以為近賊欲徙都河
北以避其鋒司馬懿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
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
以弱又淮沔之人俱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而內
疏羽今得意權必不願也可諭權令掎其後則樊
圍自解魏武從之遣使結權遂遣呂蒙西襲公安
拔之羽果棄樊而去

形戰

凡與敵戰若彼衆多則設虛形以分其勢彼不敢不
分兵以備我敵勢既分其兵必寡我專為一其卒自
衆以衆擊寡無所不勝法曰形人而我無形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郭圖淳于瓊
顏良攻操將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率兵至黎
陽將渡河夏四月曹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
少不可敵若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
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騎襲白馬掩其不備顏
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
率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余里良大驚來迎戰操
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之斬顏良遂解白馬之圍

勢戰

凡戰所謂勢者乘勢也因敵有破滅之勢則我從而
迫之其軍必潰法曰因勢破之

晉武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羊祜杜預
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預鎮南
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
遂揀精銳襲破吳西陵都督張政乃啓請伐吳之
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上表曰凡事當以利
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而其害一二止於無
功耳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
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故守之耳昔漢宣帝

此葉清華配補

議趙克國所上事較之後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添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也時帝與張華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遂虜吳都督孫歆既平上流於是湘江以南

至于交廣吳之州郡望風歸附預仗節宣詔而撫綏之時諸將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能盡克今大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有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逕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孫皓

晝戰

凡與敵晝戰須多設旌旗以為疑兵使敵莫能測其衆寡則勝法曰晝戰多旌旗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登山以望晉師晉人使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逃歸

夜戰

凡與敵夜戰須多用火鼓所以變亂敵人耳目使其不知所以備我之計則勝法曰夜戰多火鼓

春秋越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為左右二軍乘夜鼓譟而進吳分兵禦之越率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

備戰

凡出師征討行則備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而無敗法曰有備無敗

三國魏大將吳璘征南兵到精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夾水相對寵謂諸將曰今夕風甚猛敵必來燒營宜為之備夜半敵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糧戰

凡與敵壘相持兩兵勝負未決有糧則勝若我之糧道必須嚴加守護恐為敵人所抄若敵人餉道可分

遣歛兵絶之敵既無糧其兵必走法曰兵無糧食則下

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遣軍糧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奔歸操因說操曰今袁紹有輜重萬餘乘而乏之嚴備今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矣左右荀攸閔羽勸操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御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負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敗之紹棄甲而遁

導戰

凡與敵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知其利而戰則勝法曰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

漢武帝時匈奴比歲入寇所殺掠甚衆元朔五年春令衛青將三萬騎出塞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遂醉卧帳中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廣驚獨與其愛妾一人騎兵數百潰圍夜逃北去漢遣輕騎校尉郭成等追四百里弗及得虜裨將十餘人男女五千餘口畜數十百萬於是青率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皆用校尉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

知戰

凡興兵伐敵所戰之地必預知之師至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與戰則勝知戰地知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法曰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戰國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用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涓追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精銳奇兵倍道兼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木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

[illegible]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舉火卽萬弩俱發涓果夜至立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

斥戰

凡行兵之法斥堠爲先平易用騎險阻用步每五人爲一甲人持一白旗軍行前後左右接續瞭望若見賊兵以次遞轉告白主將令衆預爲之備法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漢宣帝時先零諸羌叛犯邊塞攻城邑殺長吏時

後將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預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屬之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至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中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至洛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衆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爲堅營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平先零

澤戰

凡出軍行師或遇沮澤圯毀之地宜倍道兼行速過不可稽留也若不已浮道遠日暮宿師於其中必就地形之環龜其中高一則防水潦之厄一則備四圍之寇法曰歷沛歷圯堅合環龜

唐甘露初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詔吏部尚書右衛大將軍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軍次

單于界北暮已立營塹壕旣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吏士安堵不可擾不聽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水深丈餘衆皆駭嘆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以依我節制毋問我所由知也

爭戰

凡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爭先據之以戰則勝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變則擊之乃利法曰爭地攻

三國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出斜谷並由於武

坑是時魏將司馬懿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
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
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心此非國之利也懿善
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
後數日亮盛兵而行淮將皆以爲欲攻西圍淮獨
以亮見形於西欲使兵衆應之必移兵東攻耳其
夜果攻陽遂有備不敗

地戰

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則可以寡敵衆以弱
勝強所謂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

利勝之半此言既知彼又知己但不得地利之助則
亦不全勝法曰天時不如地利

晉武帝討南燕慕容超召群臣議拒晉師公孫五
樓曰晉師勁果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擊也宜
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揀精
兵二千騎循山而南絕其糧道別遣段暉率諸州
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若命守宰依險
自固較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來
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
城迎戰下策也超曰京都富盛戶口衆多非可以
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
全性命朕所不能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馬
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蹂
之必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而軍
軍壘成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
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
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守劍閣之險卒擒於鄧
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也阻守大峴策之上也
超又不從而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揀士馬蓄銳
以待之其夏晉師已東克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

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渡峴慕容超懼率兵
四萬就段暉等於臨朐戰敗超奔廣固數日而拔
燕地悉平

山戰

凡與敵戰或居山林或居平陸須居高阜恃其形勢
順於擊刺便於奔衝以戰則勝法曰山上之戰不仰
其高

秦伐韓韓求救於趙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
曰道遠路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曰可救否樂乘
對如頗言又召趙奢問奢曰道遠險狹譬如兩鼠

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救之兵去趙國都三十里壘不進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軍中有一人諫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晝夜至秦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入諫趙奢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曰請受刑奢曰須後令至邯鄲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

後至者敗趙奢曰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其圍

谷戰

凡行軍越過山險而陣必依附山谷一則利水草一則附險固以戰則勝法曰絕山依谷

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外諸種萬餘人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而取敗焉

攻戰

凡戰所謂攻者知彼者也知彼有可破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可勝者攻也

三國魏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晥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吳將呂蒙曰晥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難制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孫權親征問諸將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攻具蒙進曰土山必歷日乃成彼城備已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淹留經日不克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

此城不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攻之不移時可拔及水未漲而歸全勝之術也吳主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爲外城都督率兵攻其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涌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蒙功即拜廬江太守

守戰

凡戰所謂守者知已者也知已有未可勝之理則我且固守待敵有可勝之理則出兵以攻之無有不勝法曰知不可勝則守

漢景帝將吳楚七國反以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
楚因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
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會兵滎陽
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率兵東北走昌邑堅壁
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救梁上
書於景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
而使高侯等將輕騎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
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亞夫軍中驚亂自相
攻擊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自定吳奔壁
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

入吳楚兵飢乃引退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
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
漢兵因乘勝追擊盡虜之降其郡縣亞夫下令曰
有得吳王者賞千金月餘越人斬首以告凡相攻
守七月而吳楚悉平

先戰

凡與戰若敵人初來陣勢未定行陣未整先以兵急
擊之則勝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春秋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
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請急擊
之公弗許既濟未成列子魚復請公復未之許及
成列而戰宋師敗績

後戰

凡戰若敵人行陣整而且銳未可與戰宜堅壁待之
候其陣久氣衰起而擊之無有不勝法曰後於人以
待其衰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
救太宗守武牢以拒之建德陣汜水東弥亘數里
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
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

而陣者有輕我之心也我按兵不動待彼氣衰陣
久賊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
自卯至午卒飢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
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曰賊若不
動止宜退歸如覺其動宜率東出士及纔過賊衆
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列陣自武牢
乘高如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率陣中
却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
咬金等衆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
表裏俱奮賊衆大潰生擒建德

奇戰

凡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交戰之際驚前掩後衝東擊西使敵莫知所備如此則勝法曰敵虛則我必爲奇

三國魏景元中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宣王指授節度使鄧艾與蜀將姜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邀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退還頎等躡於強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

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里聞緒軍却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還守劒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去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難糧運將匱頻至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進軍劉禪遣使請降遂滅蜀

正戰 與前軍戰同斷

凡與敵戰若道路不能通糧餉不能進詭計不能誘利害不能惑須用正兵正兵者揀士卒利器械明賞

罰信號令且戰且前則勝矣法曰非正兵安能致遠

虛戰

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僞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三國蜀將諸葛亮在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餘守城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與延軍錯道前當亮軍六十里候還白懿曰亮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懿軍垂至恐與己相逼欲赴延軍相去又遠勢不能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

氣曰若勑軍衆皆偃旗卧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復見以弱勢疑其有伏兵於是率衆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與叅佐拊手大笑曰司馬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爲恨

實戰

凡與敵戰若敵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則敵人必不輕動法曰實而備之

三國蜀先主拜関羽爲前將軍假節鉞屯江陵是歲羽留兵屯公安南郡以備吳而率兵攻魏將曹

仁於樊曹公遣于禁等救仁秋大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又斬龐德梁郟陸渾群盗或遥受羽印號爲支黨羽威震華夏

輕戰

凡與敵戰必須料敵詳審而後出兵若不計而進不謀而戰則必爲敵人所敗矣法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

春秋晉文公與楚戰知楚將子玉剛忿褊急文公遂執其使宛春以撓之子玉怒遂乘晉軍楚師大敗

重戰 與後利戰同斷

凡與敵戰須務持重見利則動不見利則止慎不可輕舉也若此必不陷於死地法曰不動如山

利戰

凡與敵戰其將愚而不知變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可設伏兵以擊之其軍可敗法曰利而誘之

春秋楚伐絞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行采樵者以誘之絞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北山下大敗之

害戰

凡與敵戰各守疆界若敵人寇抄我境以撓邊民可以要害處設伏兵或築障塞以邀之敵必不敢輕來法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唐時朔方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所敗詔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出率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祀然後引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厥張仁愿請乘虛於漢南河上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景以爲西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

請中宗許之表留歲滿者以助力咸陽人二百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亦無寇歲省費億計減正兵數萬

安戰

凡敵人遠來氣銳利於速戰我深溝高壘安守無應以待其弊若彼以事撓我求戰亦不可動法曰不動

如山

諸葛亮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於渭水之南魏遣司馬懿拒之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率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出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率軍深入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終不出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曰亮志大而不見机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持兵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以歸師不之追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食甚重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食今皆棄之豈有人損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追到赤岸乃知亮已死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

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

危戰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決死而戰不可懷生則勝法曰兵士甚陷則不懼

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進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須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不聽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

營作浮橋使別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時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破矣幸無他者急率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萬餘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刼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圍之漢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將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今至其城下而與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

江南禦之若能同心協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机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兵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敗之斬謝豐袁吉於是率兵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聞而深自還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於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閒八戰八克遂軍於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蜀遂平

登壇必究百戰卷一終